

九尾龟

装帧设计　钱月华
社印篆刻　许亦农
责任编辑　周榕芳
美术编辑　彭开天
　　　　　梅加强

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中国近代小说大系

九尾龟（上）



漱六山房 撰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

顾问、编委名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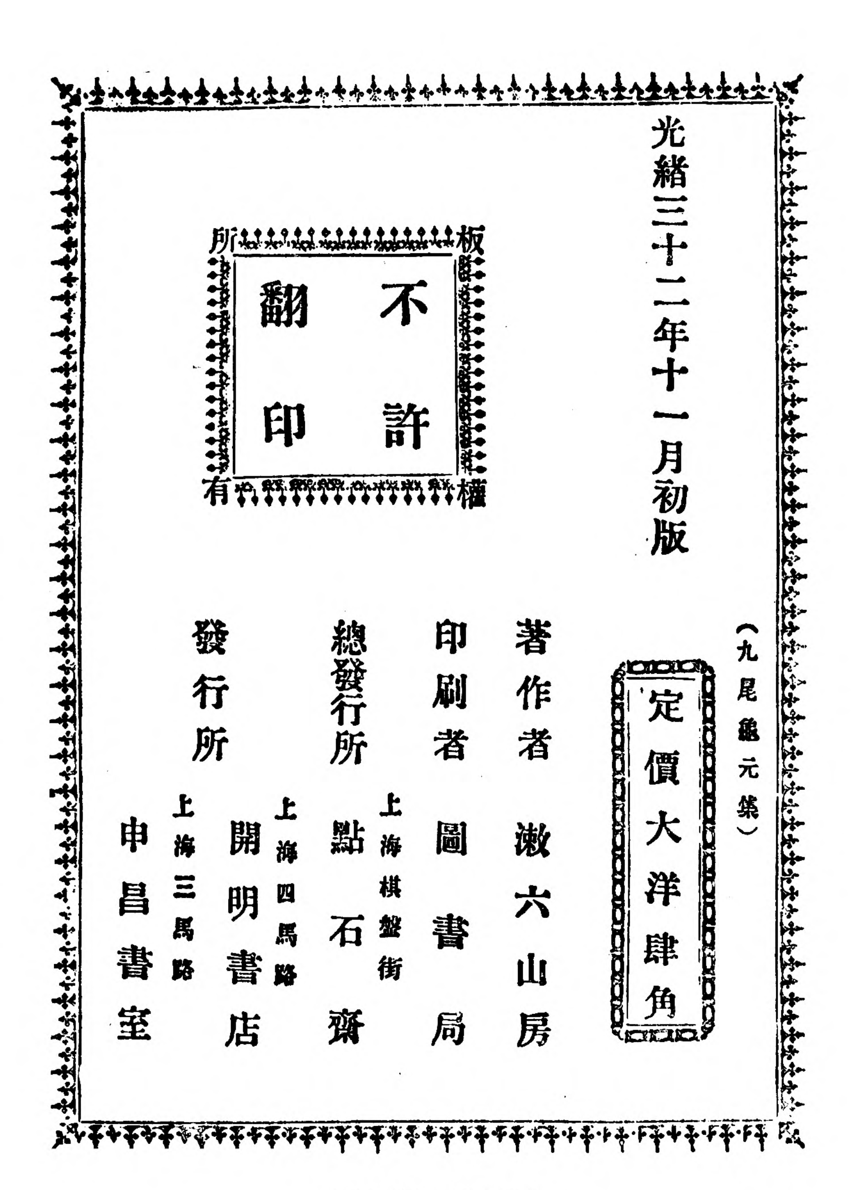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九尾龟》点石斋本

初版本封面



《九尾龟》点石斋本
初版本扉页



《九尾龟》点石斋本

初版本版权页

宣統三年八月再版

九尾龜初集
定價大洋肆角

著作者　漱六山房

印刷所　圖書局

總發行所　上海棋盤街　點石齋

發行所　上海棋盤街　開明書店
　　　　上海棋盤街　申昌書室

販賣者　各埠書局

醒世小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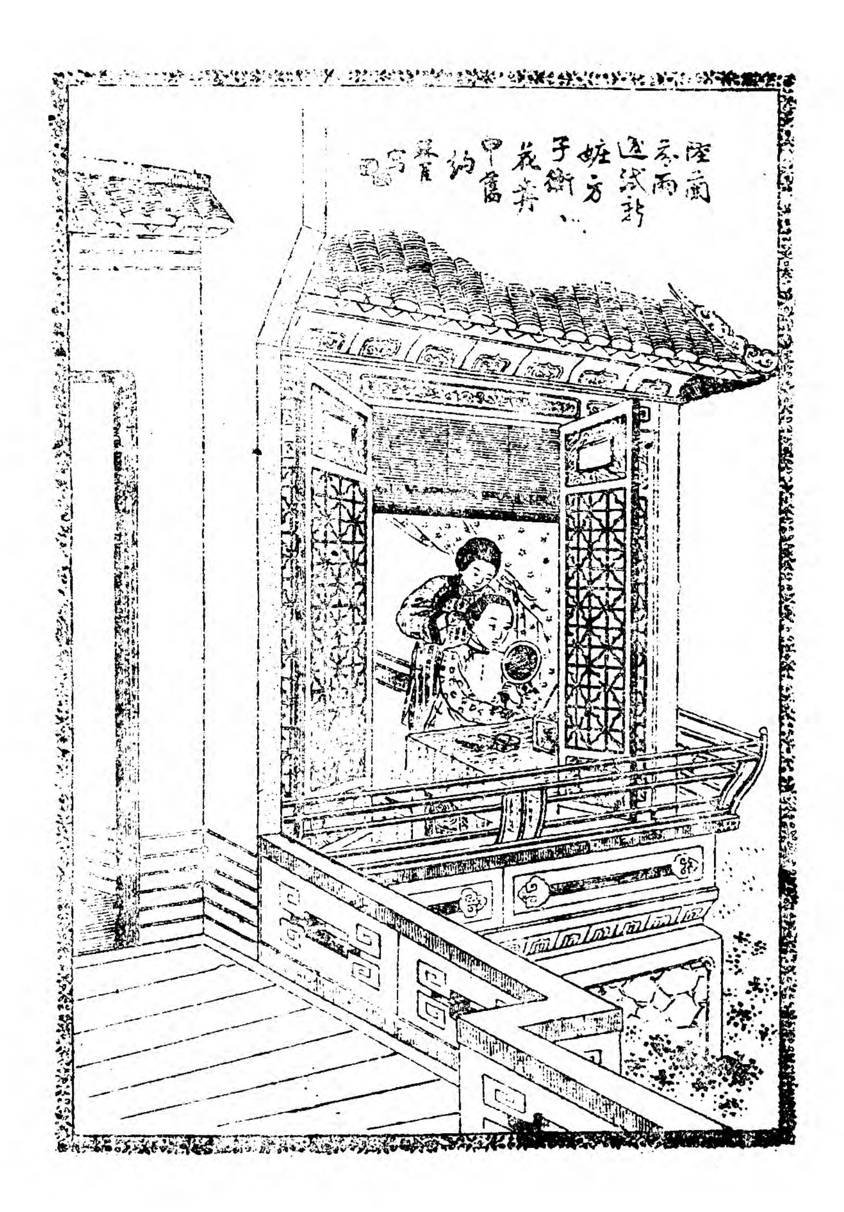
繪圖九尾龜

丁寶銓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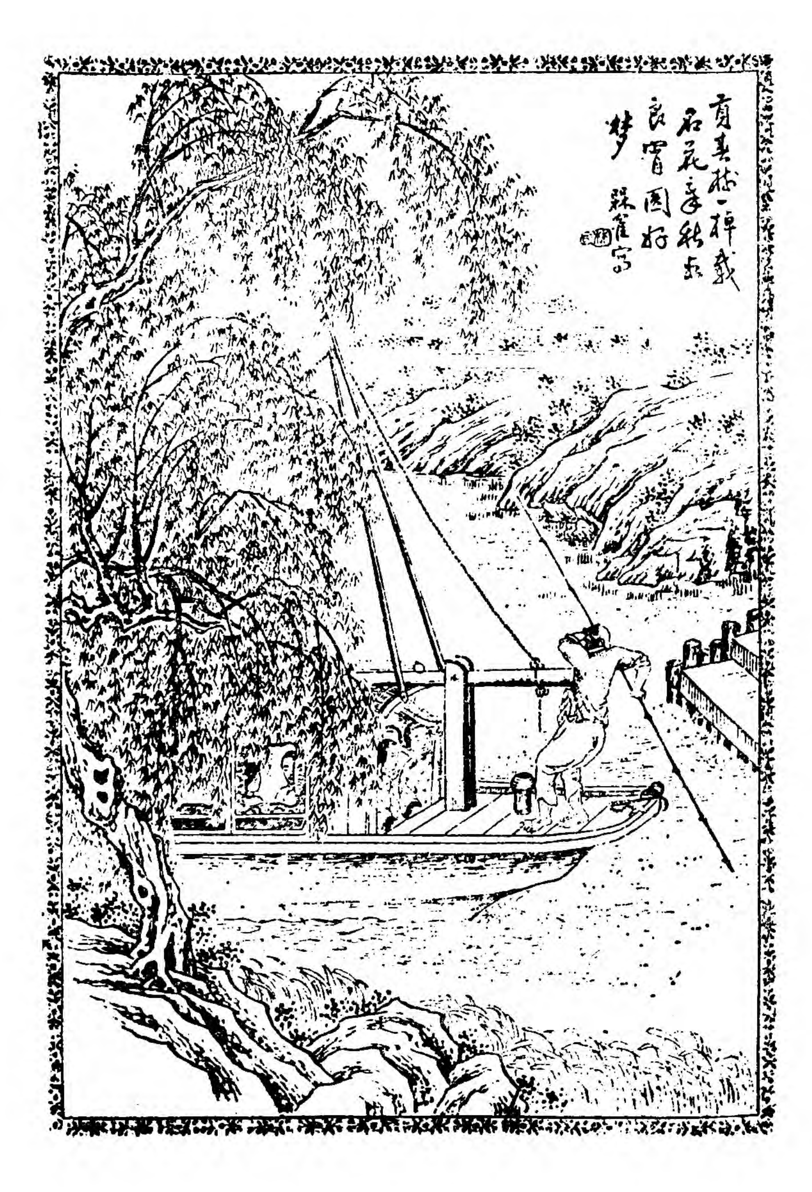



翻衣樣偷天換日
吊膀子蝕本移花


鄧公子狠心遯愛妾
林黛玉拼命鬧華堂
雲易林樵寫



陸蘭
雨
過試新
妝方
子衡
花弄
甲寅
鈞
寫




馳寶馬爭看綠衣
曲辮子


辛卯秋日
有心試名妓
王太史悵老入花叢
林屋山人寫


兆貴里鵠林出醜春中蒲君士吟秋
雲易梅庵林繪琴寫於海上

序

章培恒

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，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尽管这以后经历了种种曲折，但就总的趋势来说，仍是在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上向前行进。那些开倒车的企图从来没有获得真实的成功，虽然极大地延缓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；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，其实只是怎样行进得更为自觉和迅速。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、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，从而近代文学的研究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。

按照习惯的、现在仍为多数人所同意的我国历史的分期法，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，是近代时期。在这时期里，我国一方面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，进行了勇敢的反抗，另一方面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，而且逐渐滋长。为了弄清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，我们必须弄清楚近代文学里的这种新因素是怎么形成和演进的，其特点是什么，在整个近代文学里到底占着怎样的地位。也正因此，我们所要注意的，绝不能仅仅是近代文学里的反映了新因素的部分，还必须包括大量存在的、不反映甚或反对新因素的作品。否则就无法看到近代文学的确切样相。

可惜的是：由于种种原因，较之古代或现代文学的研究，近代文学研究显得“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”。其结果，是既不能说明现代文学的来龙，也难以探究古代文学的去脉。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：近代文学研究必须大力加强。

而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就应使研究者能够较方便地得到其所需要的资料。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套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的原因。因为近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，且分散于各地，要集中起来实在很不容易。特别是小说，虽然在近代文学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但由于传统观念视小说为小道，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又无突出成就，更被人所忽视；收藏者既少，要找起来就更加困难。这给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。所以，我们企图通过编选这套丛书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尽一点微薄的力量。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。

凡　例

一、为了保存文化遗产、积累文化史料；为了开展学术研究；也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要，特编辑、出版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。

一、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选收从1840年前后至“五四”前夕这一时期主要的、有影响的、有代表性的作品（包括各种题材、主题、不同流派的小说），特别注意选收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的小说。这样，既保持近代小说的完整性，又突出近代小说的主要部分。

一、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尽量采用最初、最好的版本作底本，参照其他有关版本，进行整理、校勘、标点。整理时，尽可能保持原样，以供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使用。

一、凡原书有眉批、夹注、回批和总批者，悉予保留。

眉批，一律改作脚注（如，①眉批：……），用新五号宋体字排印，并在正文的相应部位标上注码。

夹注，仍放在原处，用新五号黑体字排印，以与正文的字体相区别。

回批和总批，一律放在回末和书末，用老五号正楷体字排印。

一、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校勘时，尽量少作改动。凡有

改动，一般均有他本作依据，如底本不通，他本较善者，从之，并作简单的校勘记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。

一、凡属明显的错字，据文义改正之，如有可能发生歧义者，则将原错字用老五号仿宋体字保留在（ ）内。

一、凡有夺字，则相应补入，外加〔 〕。

一、凡属衍文，则删除之，可能发生歧义者，则在脚注中说明。

一、凡通假字，尽量尊重原本，一般不按今天的习惯改动。凡当年的习惯用法而与现在不同者，一般也不作改动。

一、凡异体字一律改为现在的通行字。

一、对少数作品中的糟粕作必要的删除。删除字数较少者，用□□□□代替所删的字；删除字数较多者，用“……”号，并加注说明所删除的字数。

一、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，以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进行标点、分段，采用简体字，横排，并附插图。插图均放在每卷正文的前面，几种作品合为一卷者，各种书的插图，一并放在该卷卷首。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《九尾龟》第1—90回。

《九尾龟》，漱六山房（张春帆）撰。共十二集，每集四卷，每卷四同，合计一百九十二回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至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由点石斋陆续出版。

第一、二集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出版。

第三、四、五集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出版。

第六集，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出版。

第七、八集，宣统元年（1909）出版。

第九至十二集，宣统二年（1910）出版。各集出版后，曾分别多次印刷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八月，全书十二集一起再版。

该书由点石斋总发行，图书局印刷，标“醒世小说”。除点石斋本外，又有新华书馆本(1915)、交通图书馆本(1917)、上海书局本（1917）等。

此次即以点石斋本为底本，并参考交通图书馆本、上海书局本，进行校点、排印。按回排列，不再分集、分卷。点石斋本无插图，现在本书所收插图，系从交通图书馆的石印本中移来。

目　录

① “妙”原作“雅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。
② “妇”原作“妓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。
③ “艳”原作“体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。
④ “恼”原作“悔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。

第　一　回

谈楔子演说九尾龟　访名花调查青阳地

龟有三足，亦有九尾。《尔雅》注云：南方之龟有九尾，见之者得富贵。古来麟凤龟龙，列在四灵之内，那乌龟是何等宝贵的东西，降至如今，世风不古，竟把乌龟做了极卑鄙龌龊的混名，妇女或有外遇，群称其夫为乌龟，这是个什么讲究呢？大抵也有一个来历，诸公静听，待鄙人慢慢的说来。

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，以为兵士休宿之所，这便是妓女的滥觞。唐时官妓多隶教坊，设教坊司以管领女乐，那教坊中的人役，皆头裹绿巾，取其像形有似乌龟。列公试想，那乌龟一头两眼，不多是碧绿的么？还有取义的一说，是龟不能交，那雌龟善与蛇交，雄不能禁，因此大凡妇女不端，其夫便有乌龟之号。在下这部小说，名叫《九尾龟》，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，这贵官帷薄不修，闹出许多笑话，倒便宜在下编成了这一部《九尾龟》。闲话少提，书归正传。且先将一个风流才子，架弄登场，好为诸公解秽。正是：

莫把酒杯浇块垒，且将绮梦说莺花。

且说这名士姓章，单名一个莹字，别号秋谷，江南应天府人氏，寄居苏州常熟县。生得白皙丰颐，长身玉立。论他的才调，便是胸罗星斗，倚马万言。论他的胸襟，便是海阔天空，山高月朗。论他的意气，便是蛟龙得雨，鹰隼盘空。① 这章秋谷有如

①眉批：作者亦意态雄杰。

此的才华意气，却又谈词爽朗，举止从容，真个是美玉良金，随珠和璧，一望而知他日必为大器的了。只是秋谷时运不齐，十分偃蹇，十七岁便丁了外艰，三年服阕，便娶了亲。他夫人张氏，身材不长不短，面孔不瘦不肥，虽不是绝世佳人，恰也不十分丑怪。但是性情古执，风趣全无。若在别人，原也不至夫妻反目，无奈秋谷倚着自家万斛清才，一身侠骨，准备着要娶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代名姝，① 方不辜负他自家才调；娶了这等一个平庸女子，叫他如何不气？气到无可如何之际，便动了个寻花问柳的念头。就借着他事，告禀了太夫人，定了行期，收拾行李，便登舟往苏州进发。

不一日，到了苏州，在盘门外一个客栈名叫“佛照楼”的住下。那苏州自从日本通商以来，在盘门城外开了几条马路，设了两家纱厂，那城内仓桥滨的书寓，统通搬到城外来，大菜馆、戏馆、书场，处处俱有，一样的车水马龙，十分热闹。

秋谷落栈之后，歇息了一日，不免往书场戏馆去涉猎涉猎。坐了几天马车，吃了两回大菜，觉得苏州马路的风景不过如此，与上海大不相同。虽然灯火繁华，却时时露出荒凉景象，日间欢场征逐，自有那一班朋友声应气求，到也并不寂寞。只是到了酒阑人散之时，客舍独居，孤灯相对，你道这样风流人物，怎生消受得来？②

一日夜饭后，并无应酬，信步出栈，望马路走来。见那来往兜圈子的马车上，坐的那些倌人，真是杨柳为眉，芙蓉如面，同着客人坐在一车的，更是佯嗔娇笑，情态动人。只苦的自己初到苏州，并无熟识，只得走到一家书场名叫“余香阁”的走了

①眉批：抱负不凡。

②眉批：独具只眼，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。

进去，拣张桌子泡茶坐下，细细的打量台上倌人。只见左首第三座上坐着一个倌人，年纪约十六七岁，珠光侧聚，珮响流葩，眉锁春山，目澄秋水，那粉颊上晕着两个酒涡，似笑非笑的低头敛手，坐在那里弄衣角儿。① 秋谷一眼看见，吃了一惊，那双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，登时神魂不定起来，便呆呆的看着他。

一会儿，那堂倌在傍凑趣，低低的问秋谷道："这倌人名叫许宝琴，名气狠大，今年尚止十六岁，唱得好一口京调，老爷可要点他两出？"秋谷不答，只微微的点一点头。堂倌便如飞去取了粉牌过来，并拿一枝笔递给秋谷。秋谷提起笔来，写了两出《朱砂痣》、《琼林宴》的京戏，《卖花球》、《白兰花》的两支小调，登时喊上台去。原来苏州规矩与上海不同，点戏是当台招呼的。那倌人听有客人点戏，抬起头来，飘了秋谷一眼，又微笑一笑，只觉媚眼横波，红潮上颊，越显得光容绰约，丰彩飞扬。喜得秋谷色舞眉飞，十分得意。又见一个年轻大姐，手拿着银水烟袋，下来装烟，便问秋谷尊姓，随即应酬了几句，秋谷一一的回答了。此时许宝琴抱着琵琶，弹了一套开片，背脸儿亢起娇声来，虽不是裂石穿云，却也引商刻羽。唱过一段《朱砂痣》，便把琵琶捺低一调，低低的唱那小调《白兰花》。唱到关情之处，星眸低漾，杏脸微红，把眼波只顾向秋谷溜来，台下看客齐声喝采，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一会宝琴唱完，对那大姐使一个眼色，那大姐便又下来，装了几筒烟，说声："对勿住，停歇请过来！"便扶着宝琴，姗姗而去。临行之际，又向秋谷一笑，方才下楼去了。秋谷急

①眉批：如入画图。

叫堂倌算好了帐，立起身来跟下扶梯，许宝琴还未上轿，立在门口，见秋谷匆匆的下来，含笑招呼道："章大少，倍勿一淘到倪搭去嘎！"秋谷答应道："我正要去坐坐，你叫大姐同我去罢。"宝琴便叫那大姐道："阿仙，格末倪先转去哉，耐同仔章大少要就来格嘘。"阿仙答应一声，宝琴便上轿走了。

秋谷同着阿仙一路问答，慢慢的走过了甘棠桥。秋谷早看见了许宝琴的牌子，便进门登楼，相帮叫了一声："客人上来！"宝琴早换了衣服，接到扶梯边，秋谷携了宝琴的手，同进房来。抬头一看，房间虽然不大，收拾得十分富丽，秋谷便在炕上坐下。宝琴敬过瓜子，细细的打量秋谷。正是二月初天气，见他穿着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，元色外国缎草上霜一字襟坎肩，外罩天青贡缎洋灰鼠马褂，颜色配搭得十分匀衬。长眉凤目，白面丰颐，英爽之气，奕奕逼人，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样人物，不觉亲热起来，挨着秋谷身旁坐下，应酬了一回。秋谷看他言语之间尚觉有些羞涩，便知初入青楼，不是那林黛玉、翁梅倩一流人物。又见他低鬟浅笑，顾盼生怜，不由心花大放。便向宝琴说道："我今日虽然还是第一次来，竟要在这里请几个客，不知房间可空不空？"宝琴笑道："只要大少肯照应倪，是再好勿有格事体，倪阿有倍倒勿肯格。"便回头叫房间里娘姨，交代一台菜下去。

秋谷叫拿笔砚过来，写好请客票，发去不多一刻，客人陆续到来。发过局票，秋谷叫起手巾，其时台面已经摆好，大家入座。其中恰有一位客人，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，双姓东方，单名一个瑶字，又号小松。生得仪容俊雅，眉目风流，素有璧人之目。同秋谷意气相投，时常会面的。当下到了席中，一眼先看见了许宝琴，山花宝髻，石竹罗衣，神彩惊鸿，珮环回

雪，不觉呆了一呆。又见秋谷与他非常亲热，眉语目成，又如飞燕依人，夭桃初放。便大笑道："秋谷说苏州地方并无相好，这位贵相知难道是天外飞来的不成？快快实说，是几时做起，为何瞒着我们，是何道理？"秋谷尚未开口，宝琴早已两颊通红，扭转身子，恰好与小松打个照面，更加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去，口中咕噜道："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，阿要无淘成，倪是要板面孔格。"秋谷听了好笑，便道："这位方大少，天生的不老成，没有好话说的，你只当他放屁就是了。"又向小松道："我向来作事从未瞒你，此处我实是今日第一回来，在余香阁点戏之后，钉梢回来的。你不信，只顾问房间里人便了。"那房间里娘姨阿彩、大姐阿仙，一齐说道："方大少，勿要勿相信，轧实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，倪阿肯骗耐嘎。"

小松听了，方才相信，想了一想，又摇摇头道："我只不信，既然是今天做起，为甚你们先生的神气，倒像与章大少是老相好一样，是何道理？"小松说到此际，早被秋谷捏了一把，使个眼色，小松方才住口。秋谷悄悄埋怨他道："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，我今天初次在此请客，你便如此胡言乱语，倘被他真个板起面孔来，你我岂不大家没趣？"小松笑道："你不要来吓我，我是不怕的，你只好好的叫他转个局，我便不开口了，你肯不肯？"秋谷不觉大笑道："原来你说了半天，是要割我的靴腰，何不早说，恰要绕着湾儿说呢？"便叫宝琴转过去，坐在小松旁边。宝琴抬起头来，着实钉了秋谷一眼，也不言语。秋谷又催一遍，宝琴方才对着小松说道："方大少，对勿住，倪间搭格规矩，一帮里客人勿做两个格，阿好谢谢耐，勿要扳倪格差头，倪情愿吃子一杯罚酒末哉。"说罢，便叫阿仙取出一只鸡红（缸）杯来，斟了一杯热酒，立起身来，

将杯照着小松，竟自吃干了。小松倒也无可再言。停了一会，忽然笑道："可恶可恶，我在堂子里头顽儿，总弄你这促掐鬼不过，你总要占个上风，究竟我同你是一样的人，难道我短之什么不成？"说着，又问宝琴道："你看我们两人，倒底谁的风头好些？"宝琴听小松说得好笑，不免面红一笑，暗中又飞了秋谷一眼，早被对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虚的看见，便笑道："据我看来，秋翁与小翁二人，正是工力悉敌，可算得瑜亮并生，一时无两。只是宝琴的意思，有些看不上小翁，或者小翁的内才短些，比不上秋翁的精力，那我们外人就无从晓得了。"说得合席大笑起来。恰好各人的局陆续到了，彼此打断了话头。

酒过数巡，小松鼓起兴来，便要摆五十杯的庄。秋谷微笑道："你这种的酒量也敢摆庄？待我来打坍你的。"于是攘臂(肩)而起，正与小松旗鼓相当。旁坐一个姓吴的劝道："五十杯太多，留几杯等别人来打，你打了二十杯罢！"秋谷依了，便与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阵，二十杯庄打完，秋谷自己也输了十五六杯，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，还有五杯，便折在一个大玻璃缸里，回过身来，递与阿彩，叫他代饮。阿彩刚刚接过，早被宝琴劈手夺来，一口气咕嘟嘟的竟喝了一个干净，面上早红晕起来，放下杯子，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几分风韵。①小松只顾与别人措拳，竟不理会。秋谷却是留心的，见他杏眼微饧，桃腮带涩，心上觉得好生怜惜，只是说不出来，便低低的合他说道："你何苦这样拼命的喝酒，喝醉了便怎样呢？"宝琴微笑不答，秋谷更是魂销。两人相视了好一会，小松的庄早已打完。小松除代酒外，自家也喝了三十余杯，觉得有些沉醉，从

①眉批，出色写照。

腰间掏出一个表来一看，早已指到十二点三刻了，便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散罢！好等你们两人细细的谈心。”上过干稀饭，各人都掏出两块洋钱放在桌上。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，添菜两元，一齐放在台上。相帮进来收拾台布，把洋钱数了一数，七个客人共是十四块，一总二十块洋钱，便高叫一声：“多谢各位大少。”拿了洋钱，出房去了。

看官且慢，你道此是什么规矩？原来姑苏书寓规条，大凡请客，须每位客人出台面洋钱两元，谓之“丢台面”。朋友请吃花酒，若非素日知己，不肯到场。因非但赔贴局钱，又要现丢台面，绝非上海请吃花酒，客人到了，就算赏光的风俗。再如上海碰和一概十二元，苏州却无论长三幺二均是八元。以前上海青楼风俗，凡生客进门，倌人必唱京调或小曲一支，名为“堂唱”，恰须现钱开销。现在上海此例已除，姑苏却至今未改，这是苏沪不同之处，在下预先一一申明，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。

只说客人散后，只有秋谷未曾回去，就在那里借了一夜干铺。名说干铺，只怕明干暗湿也未可知，不在话下。秋谷睡至晌午方才起来，洗漱已毕，待要回栈，宝琴叫相帮到正元馆端了一碗一钱六分生炒鸡丝面来，让秋谷吃了。又亲自替秋谷梳了一条辫子，方才放他下楼。又叮嘱他晚上要来，秋谷一一答应了，自回栈去，仍就睡了。约至三下钟方睡醒起来，随意吃些东西，正待出去，只见许宝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进来，道：“章大少，阿是刚刚起来勒？倪先生到书场浪去哉，请耐去点戏。”秋谷也无可不可的，同了阿仙走到余香阁。正待上楼，只见一顶倌人轿子停在门前，眼前觉得毫光一闪，走出一个倌人来，穿一件黑地银花外国缎灰鼠皮袄，下衬品蓝花缎裤子，元色缎子弓鞋不到四寸，眉眼虽比许宝琴略逊，那一种的丰姿

袅娜，骨格轻盈，却比许宝琴更加妖媚。① 秋谷立在扶梯边，一直等到他上了楼，目光尚有些定定的，被阿仙从后推了一把，道："阿是看得头里向有点浑淘淘哉，快点上去哩！"

秋谷被他一推，吓了一跳，不觉自己好笑，便走上扶梯，拣一个坐位。刚刚坐下，堂倌早送了点戏牌过来，秋谷且不点戏，问着堂倌，那外国缎袄的叫甚名字。堂倌道："他住在谈瀛里，名叫花云香，还是新近从上海来的，章老爷可要也点他两出？"秋谷要过笔来，便写了《二进宫》、《龙虎斗》、《探寒窑》、《铡美案》四出，都要花云香与许宝琴两人合唱。堂倌喊了上去，花云香听得分明，回头一看，就是楼梯边的相遇人，不免低头一笑，随叫娘姨下来装烟。许宝琴却着实的钉了秋谷一眼，秋谷虽也看见，并不理会。花云香先和了弦，唱出一段《二进宫》，许宝琴随接唱下去，唱到末尾一句，两人一齐背过脸去，把琵琶放高一调，全用轮指合唱。那一声摇板却唱得顿挫抑扬，十分圆稳，秋谷喝一声采。随后又合唱了一出《铡美案》，许宝琴便先起身走了。只有花云香又独唱一出《探寒窑》，那喉咙愈唱愈高，愈高愈亮，唱到极高之后，一落千丈，就如银瓶落井一般，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，又如鹤唳入云，声声摇曳，真是珠喉遏月，逸响回风。② 只听得台下喝采之声轰然不绝，秋谷异常得意。花云香唱完之后，方才立起身来，正走秋谷面前经过，向秋谷点一点头，下楼去了。

秋谷见他走了，无精打采的付了帐，慢慢的下来。才到楼下，不防阿仙候在门口，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，一直拉到甘棠

---

①眉批：笔势飞舞，读者眼光亦为之一闪。

②眉批：作者于此道三折肱矣。

桥。进门推他上楼，只见宝琴欲笑不笑，一付尴尬面孔，道："章大少，耐倒有功夫到倪搭来坐坐，倍勿到花云香搭去覅！"秋谷听了笑道："你们这班人实在难说话得狠，叫了我来，又叫我到别处去，我就依着你的吩咐，到花家去。"说着，假做回身要走，早被阿仙一把拉住，说道："耐阿要好意思格！花家里明朝去末哉，倪搭小场化，委屈耐点阿好？"宝琴接口说道："耐放俚去哩，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。"秋谷呵呵笑道："你们不要我去，也就罢了，何必做出许多生意筋络来。"一面说，一面坐下。宝琴问道："阿要吃夜饭哉，就倪搭便饭，去叫仔两样菜阿好？"秋谷正待写菜去叫，只听楼下喊声请客，把请客条子递将上来。一看，原来是小松请到如意里金黛玉家，上面写着客齐坐候入席，秋谷便立起身来。阿仙便说道："章大少，阿要带局去罢，省得来叫哉。"秋谷点头道："也好。"因如意里与许家只隔一桥，便不用轿子，催许宝琴换好了出局衣裳，二人携手出门。

到了金黛玉家，问了房间，恰在楼下。小松早在房门口招呼，进房坐下，满房客人都与秋谷相识，不用套谈。小松见秋谷同着宝琴，便道："你带局来，倒也简便，可还叫别人么？"秋谷因叫小松代写了一张花云香的局票，一同发去。少时，大家入席，花云香早姗姗其来，进房含笑叫了一声，便坐在秋谷身后。秋谷不及应酬，便留心打量金黛玉的妆束，只见他淡扫蛾眉，薄施脂粉，穿一件蜜色皮袄，衬一条妃色裤子，风鬟雾鬓，虽非倾国之姿，素口蛮腰，稳称芳菲之选。① 那边小松见了花云香，也打量了一会，忽嚷道："不好了，又被你抢了

①眉批：锦心绣口。

一个去了，怎么我到处留心，总没有好的，你遇见的总是好的呢？”秋谷道：“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脾气，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，劝你少说两句罢！”说着，金黛玉起身斟了一巡酒，众客人的局也来了，花云香先唱了一出《取成都》。唱完了，对秋谷说声献丑，秋谷说声辛苦，便慢慢的谈起来。两人咬着耳朵不知讲些什么，许宝琴却看着冷笑。偶而秋谷回过身来同宝琴说话，宝琴却只是扭过身去，不肯理他。

秋谷正在没做理会处，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与秋谷照杯，又笑道：“知己希逢，佳人难得，你快干了这一杯。”秋谷猛然听得，触起他的心事来，长叹一声，举杯一饮而尽，口中高吟道：“此时此景不沉醉，岂待三尺蓬蒿坟。”与小松彼此相对黯然。①停了一回，小松方勉强笑道：“我们原是寻乐的，怎么倒寻起烦恼来呢？我与你还是喝酒罢。”秋谷也不回言，自己斟了一杯，又高吟道：“今日少年若长在，古之少年安在哉？”就又干了一杯。花云香看见秋谷无故不乐，心中觉得十分难过，却又替他不得，便咬着秋谷耳朵道：“耐勿要煞死个吃酒哉，到倪搭去坐歇罢，耐坐仔我个轿子去阿好？”秋谷只点点头，花云香便叫自己的轿子来，亲手将秋谷扶在轿内，自己也立起身来，跟着走出，叫一部东洋车，傍着轿子同走。秋谷也不顾许宝琴，竟自到花家去了，连主人方小松多未招呼。正是：

名士风尘多涕泪，美人香草寄牢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---

①眉批：彼等感慨，我亦黯然神伤。

第 二 回

真抑塞粉墨登场　　假从良姑苏遇旧

只说方小松见秋谷不辞而别，也晓得他别有伤心，无从劝解，当下草草终席，小松便进城去了。秋谷自从坐着花云香的轿子，同到花家之后，便常在许、花二家走动，许宝琴虽只心中不悦，也无可如何。

开筵坐花，飞觞醉月，不觉已是一月有余。一日夜间，秋谷在花家吃过夜膳，想到二马路丹桂去看戏，便同着云香走出谈瀛里。那丹桂就在谈瀛里对门，不用轿子。走到戏园门口，案目认得秋谷，慌忙同了进去。苏州戏园没有厢楼，就在正桌坐下。那时台上正在演那《翠屏山》，周凤林扮着潘巧云，虽然年纪大些，台容倒还不错。筱荣祥扮的杨雄，陈云仙扮的石秀，却也工力悉敌。末后陈云仙一路单刀，身眼手步，一丝不苟，舞到妙处，就如一片电光，满身飞舞。秋谷见了高兴起来，忽然发一个奇想，自己想要粉墨登场，出一出胸中的郁勃。原来秋谷自幼投师习武，拳棒极精，等闲一二十人，近他不得。打定主意，叫了案目过来，叫出开丹桂的老板郝尔铭走到座前。秋谷向来认得，便同他商议，要点一出《鸳鸯楼》，叫陈云仙扮武松，到那舞刀的一场，让秋谷自己登台试演，一场舞过，仍叫陈云仙上场。郝尔铭听了也觉诧异，踌躇一会，方才答应道："照例是没有这个规矩，不过既是章老爷高兴，云仙又是

我的徒弟，不比外来的武生，不妨迁就。”秋谷大喜，便取出两张十元的钞票交给他说：“这就算点戏的钱，我既硬出了这个新鲜主意，自然要多出些钱。”郝尔铭随意谢了一声收下，便走了进去，早见挂出一面点戏牌来。

随后《翠屏山》唱完，便是《鸳鸯楼》出场，陈云仙仍扮武松，那脱靠的一场解数，斤斗跌扑，十分伶俐。此时秋谷早已走进戏房，打扮去了，花云香拦阻不住。少时陈云仙下去，只听得锣声一响，那板鼓的声音，打得犹如飙（飘）风疾雨一般，值场的掀开软帘，秋谷执刀在手，迅步登场。花云香见了，呆了一呆，觉得另换了一副英武的精神，绝非秋谷平时缓带轻裘的态度。只见他头扎元缎包巾，上挽英雄结，身穿元缎密扣紧身，四周用湖色缎镶嵌着灵芝如意，胸前白绒绳绕着双飞蝴蝶，腰扎月蓝带子约有四寸半阔，上钉着许多水钻，光华夺目，两边倒垂双扣，中间垂着湖色回须，下着黑绉纱兜裆叉裤，脚登元缎挖嵌快靴，衬着这身装束，越显得狼腰猿臂，鹤势螂形。再加头上用一幅黑纱巾，当头紧扎，扎得眼角眉梢高高吊起，那一派的英风锐气，直可辟易千人。加以秋谷出身贵介，天然台步从容，拳棒精通，自尔功夫圆稳。此时台上台下，眼睁睁的多看着秋谷一人。秋谷左手擎刀，用一个怀中抱月的架式，右手向上一横，亮开门户，霍地把身子一蹲，拍的一声，起了一个飞腿，收回右腿，缴转左腿，旋过身来，就势用个金鸡独立。右手接过刀来，慢慢的舞起，初时还松，后来渐紧，起初还见人影，后来只见刀光，那一把刀护着全身，丝毫不漏，只看见一团白光在台上滚来滚去，却没有一些脚步声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猛然见刀光一散，使一个燕子衔泥，这一个筋斗，直从戏台东边，直扑到台角，约有八九尺，那手中的刀便在自己

脚下反折过来，呼的一声，收了刀法，现出全身，面上不红，心头不跳，仍用怀中抱月，收住了刀。

正待进去，忽听得喝采声中，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十分清脆，高叫一声："好呀！"秋谷诧异起来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二排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，衣装娇艳，态度妖娆，面目有些相熟，好像那里见过的一样，一双莹莹的眼波，只注在秋谷身上。照例武松舞刀一场便要进去，此时秋谷见他看得认真，故意卖弄精神。好个章秋谷，另使出一番解数，把腰刀插在背后，空手开了一个四门，忽然左右开弓，连扑两交筋斗，翻过身来，脚跟尚未着地，那一把明晃晃的刀，早擊在手中。这路刀法，与前更是不同，风声飒飒，冷气飕飕，刀光映着灯光，异常精采。这一路刀，舞有半刻余钟方才收住。进场换了衣服，下得台来，并不见一些儿杀气威风，依然是一个风流才子，台上仍换了陈云仙上场接演。

那知这一路刀，虽然不打紧，却引出一个人的故事来，就是那喝采的女子。你道是谁？就是三年前盛名之下的大金月兰。这金月兰自从十七岁梳栊之后，不到一年，便有一个杭州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，名叫黄伯润的看中了他，花了八千银子的身价将他娶去，做了一位现现成成的姨太太。这位黄公子年方二十，正妻亡过，尚未续弦，性情极是温和，眉目也还清秀。家财巨万，门第清华。至于服食起居，更是一呼百诺，要一奉十。论起来，这金月兰也该自家知足，跟他过了一生，倘或生得一男半女，怕不是一位诰命夫人？岂非天外飞来的一段福分。无奈上海这些做倌人的，骨相天生，万不能再做良家妇女。这班倌人，马夫、戏子是姘惯了，身体是散淡惯了，性情是放荡惯了，坐马车，游张园，吃大菜，看夜戏，天天如此，也觉得视

为固然。行所无事，你叫他从良之后，怎生拘束得来？再如良家妇女，看得失节二字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；倌人出身的，只当作家常便饭一样，并不是什么奇事。①就是那一班情愿从良的妓女，偶然见了一个俊俏后生，便由不得背地里私通款曲，这不过如家常便饭之外，偏背了一顿点心，算不得毁名败节，却轻轻的把一顶绿头巾暗暗送与主人公戴在头上。②这还算是好的，更有那一种倌人，自己或是讨人，不能作主，或是欠了债项，不得自由，便拣一个有钱的客人，预先灌了无数迷汤，发下千斤重誓，一定要嫁那客人，身价不是三千，就是五千。这班寿头码子的客人却也奇怪，平时亲戚通融，友朋借贷，就立刻翻转面皮，倒反说穷告苦，非但一毛不拔，而且还要从此断绝往来。独到了遇着这种倌人，却情情愿愿伏伏贴贴的，捧着大把的银子去孝敬他，还不敢说一个不字，好似儿子见了父母一样。③这班人具着卑鄙龌龊的面目，怀着势利狭窄的心肠，那面目比纯钢炼就的还厚，那心肠比煤炭烧枯的还焦。目不识丁，偏会看不起读书种子；骨头鄙贱，偏要摆着那富贵的规模。真个是投畀豺虎，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，有北不受的东西。他自己丧尽良心，所以就有丧尽良心的倌人来收拾他。归根花了一注大钱，不上一年半载，得个方便，卷了值钱的衣饰，远走高飞。那时非但人财两空，连他自家的血本都丢在东洋大海去了。这便叫"倌人淴浴"，借了他人的财力，自己拔出火坑；及至出了火坑，却又负义忘恩，全不顾人情天理。终究报应循环，丝毫不爽，自家拐骗的邪财，迟早原被那戏子、马夫一齐

①眉批：譬喻得极奇。
②眉批：趣语风生。
③眉批：淋漓痛快如燃温峤之犀，令若辈无处躲闪。

骗去。如此得来如此去，依旧是一双空手，蓄积毫无，到了年长色衰，门前冷落，这便追悔也追悔不来了。看官，你道上海的倌人可以娶得的么？

闲话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金月兰嫁了黄公子之后，同到杭州，不上几时，便觉得十分拘束，渐渐的不惯起来，就撺掇黄公子，要赁房子住在上海。黄公子道："你的意思无非拘束不惯，要去住在上海，好游园听戏，散散心情。但是上海地方不是可以长住得的，况且你更不比从前，做了良家妇女，就要诸事小心，就是住在上海，也不能时常出去。你既然嫁了我，便是我家的人，却要依着我家的规矩。别样事情我总可答应，这件事情是答应不来的，劝你不必起这念头罢。"① 金月兰听了十分不悦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心中便有重落风尘之意。存了这条心念，便时时刻刻打算私逃，苦的是侯门如海，无计可施。好容易想着一个主意，那黄府的后进，一带房屋，都是楼房，最后一进的后楼就靠着城河，城河内的船都停在黄府楼下，说话都听得见的。月兰便对公子说了，要搬到后楼去住，好看看往来船上的行人。黄公子梦里也想不到他要逃走，就应允了，任他搬去。月兰暗暗欢喜，拣了一个好日搬了上去。不多几时，买通了楼下一个船户，趁那夜黄公子不在房中，先把金银细软打了一个包袱，开了楼窗，在窗洞内吊将下去。然后自己也用一条汗巾，一头紧系窗搭，一头拴在自己腰间，又用两手紧紧扳住窗口，耐着惊吓，大着胆子，慢慢的在楼上坠下船来，连夜开船逃走，离了杭州，趁轮船到上海去了。

黄府直到明日午后，见月兰还不开门，方才疑惑。在门外

①眉批：娶妓者看看

大声叫唤，也不见有人答应，黄公子就晓得事情不妙，叫了两个家人打开了门，进去看时，那里有什么金月兰的影子？楼窗大开，箱笼抖乱。开箱看时，所有金珠首饰，值钱细软，都被他收拾一空。黄公子气得目瞪口呆，气了一会，也无可如何，只得取了月兰两张照片，并大略开了一个失单，已有万金开外，自己去拜钱塘县，托他上紧追拿，又请他发一角公文到上海缉访。一面写信知会华洋同知，将失单、照片一同寄去，叫包探认真探访。明知一时海阔天空无从缉获，只好暂时放下，再作理会。因是为了此事，心中不乐，便也懒懒的坐在家中，有一月有余并未出去。屡次叫人到县里催过几趟，也并无影响。

忽一日，钱塘县差了一个家人，来黄府报知公子，黄公子方才晓得金月兰现在上海，依旧挂牌应局。自从黄公子将照片、失单寄到上海之后，那华洋同知翁延寿，便派了两个有名的包探仔细踹访。你想上海的包探，何等精细！金月兰又不会改头换面，不多几日，早被两个包探访了出来，立时协同巡捕，将金月兰人赃并获，解到公堂。会审官略略问了几句，道："我这里也不难为你，只把你移县解回杭州，等你主人自己发落就是了。"就把金月兰移交上海县收禁起来。上海县登时发了一角咨文到钱塘县，叫他派差来申，将金月兰提回核办。钱塘县接了咨文，连忙叫人到黄府送信，请示办法。黄公子听了，心中反又踌躇起来，暗想：月兰虽然可恶，既自己经逃走，便成覆水难收，若仍把他提到杭州追赃审问，岂不辱没了相府的门楣？况且耐着现在的凄凉，想到当初的恩爱，不觉心早软了一半。心中盘算了一回，打定主意，方对那差人道："你回去上覆你们贵上，这金月兰虽是府中逃妾，但是张扬起来，未免声名不雅。据我看来，不必一定去办他逃走的罪名，只不许他再做生意也

就是了。请你们贵上就回一角文书，人也不必去提，只叫他具一个以后不再为娼的切结，再切实在上海县存一个案，如金月兰再在苏、杭、沪三处卖娼，便要彻底重究。你照我的话去说就是了。”钱塘差人诺诺连声，回去说了。钱塘县就发一角公文到上海县存了一个案，准了金月兰具结取保出去，把一场天大的官司，化得来无影无踪，烟销火灭。

谁知金月兰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，只不敢上海苏杭再做生意，闻得人说天津地方富盛，阔客极多，林黛玉、张书玉二人在天津不到两年，都是服用豪奢，外场阔绰，就是手中私蓄，何止万金，那衣饰尚不在数内。金月兰便想也到天津，投奔黛玉，他们本是要好姊妹，那有不收留他的道理。便收拾了随身的金珠衣服，趁了招商局新裕轮船的房舱。不一日，到了天津紫竹林。停船上岸，好容易问到侯家后东天保南班林黛玉的寓所。黛玉见了月兰，惊喜交集，便问他如何脱身出来？月兰将逃走被拿，取保释放情形细说一遍，后说到上海不能再做生意，特地到天津投奔他的话。黛玉喜道：“这里正为人少做不出生意，要想去上海请人。我想近来上海的一班人，也没有什么色艺双佳、擒纵客人的手段，所以我也不敢荐人。如今你既来此，甚是凑巧，那生意料想做得起的，我便叫本家替你预备房间。但房内的铺设是要的，两房间的陈设，少也要四五百块钱，你可打算得出么？”月兰道：“我身旁现银虽然不多，却有几十两金条在此，约莫也有二三千块钱，料想没有什么不够，只倒不用打算的。”黛玉更是欢喜，忙叫本家进来，说明缘故，要他预备房间。

那女本家名叫阿毛，也是上海人，大姐出身，近来着实有些积蓄，所以到天津来开这爿南班堂子。此时听得金月兰要包

他的房间，见月兰年纪尚轻，风头又好，也是高兴，便满口答应。月兰开了箱子，取出六十两金条来托他去换，正正换了三千多块钱。俗语："有钱诸事办。"不上两日，把月兰的房间收拾得花团锦簇。当夜由黛玉的熟客，一个候补道姓钱的，替他摆了一个双台。从此之后，果然车马盈门，和酒纷纷不绝。约有半年光景，开销之外，多了二千开外的衣饰，三千余两的现银，月兰得意非常。

那晓得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。恰值拳匪之乱，联军破了天津，林黛玉、金月兰等一齐狼狈南归。金月兰只逃得一个空身，那黄家卷出来的金珠，也丢得干干净净。到了上海，住不两日，联军又进了北京。信息一日紧似一日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月兰是个惊弓之鸟，更加寝食不安，只得又逃到苏州，暂时住下，再听消息。恰好与章秋谷同住佛照楼栈房。

此时金月兰除了随身衣服、头上钗环之外，已是一无所有。这一日，偶然看戏，无心中遇着了秋谷。他从前在上海时与秋谷虽然认识，一则记忆不真，二则也不知秋谷有这样的英雄本领，只觉得秋谷人才出众，气宇轩昂，那一把刀舞得来滚雪飞花，神出鬼没，不觉脱口而出，叫了一声："好呀！"及至秋谷下台之后，走到月兰面前仔细一认，方才猛然记了起来，便对他笑道："我瞧着就有点像你，只是有些模糊，原来到底是你。我们有二三年不见了，也不知那一阵风把你这红人儿吹到这苏州地面来了，只怕有什么事情罢？"原来秋谷虽是认得月兰，嫁与黄公子一节却并不晓得。金月兰此番到得苏州，两手空空，连房饭钱也无从设法，又不敢再做生意，正在进退两难哭笑不得之际，见了秋谷，好似见了前世亲人一般，一把拉住道："阿呀！果然是二少，我的事情一言难尽，好在我就住在

此地佛照楼，你停回到我栈里去细细的说罢。”秋谷喜道：“我也是寓在佛照楼，凑巧得狠，等回儿回栈再说也好。”说着，仍到花云香桌上坐下。花云香早看得明白，冷笑道：“章大少，恭喜耐，咦到仔一位贵相知哉。”秋谷道：“你不要只管疑心，我从前在上海时就认得他的，并没有什么交情，你放心就是了。”云香道：“倪末阿有啥勿放心格，本来耐章大少格相好，阿关得倪啥事，倪是勿好来管耐格晼。”秋谷见他满面怒容，醋意可掬，便不去分说，只笑了一笑，只顾看戏。

台上《杀嫂》做完，换了小喜顺的《珍珠衫》上来。秋谷急欲同着金月兰回栈，要问问他的情形，却碍着花云香不便。恰巧云香的相帮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几张局票来催云香去出堂差，秋谷趁势叫他去罢，云香只得略坐一坐，立起来道：“难倪去哉，倪倒勿做啥讨厌人，等唔笃去随便那哼末哉。”秋谷也不理会，等到他去了，急急的走到月兰面前，低低说道：“这戏也没有什么看头，我们先回去罢！”月兰会意，点一点头，起身先走，随后秋谷出来。到了栈中，跟到金月兰房中坐下，二人方才剪烛长谈。月兰细细把数年事情，一字不遗告诉了秋谷，说到那身世飘零之苦，不觉滴下泪来，秋谷也为之太息不置。正是：

襄王旧梦迷巫峡，子建新欢拟洛妃。

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。

第　三　回

余香阁初点满堂红　　章秋谷重过谈瀛里

却说金月兰重提旧事，挥泪不已，秋谷劝了一回，又问他道：“你现在既到苏州，生意又不能做，总要想个法子才好，难道住在客栈一辈子不成？”月兰乘势说道：“现在我是一个落难的人，还有什么一定的主意？我的意思，只要拣一个中意的客人，暂时同住，叫他认了我的开销，或者竟嫁了他。那从前的事，也是一时之错，追悔也追悔不来了。”说着，眼圈儿又一红。秋谷见了，甚是可怜着他，便道：“你的主意虽好，只是急切之间，那里就寻得出什么中意的客人，这不又是一件难事么？”月兰见他假做不知，绝不兜搭，心中暗暗着急，便把坐的椅子往前挪了一挪，挨着秋谷低声说道：“我们既是认得一场，今日又恰好在此相遇，你总要替我打算打算，难不成你看着我落薄在此地么？”秋谷道：“你这样一个人落薄是万万不会的，但请放心就是。你现在的意思，不过是要人认你的开销，那倒不妨，真到十分过不去的时候，我自然要同你想法。只是你要拣一个中意客人，是个难题目，我又不是你的肚子里蛔虫，我可知道你中意的是什么人呢？”月兰更加着急，皱了眉头，把秋谷的手紧紧拉住道：“你同我认得也不是一天了，我的脾气你也不是不晓得，虽然没有什么交情，我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要装着糊涂来取笑我么？”秋谷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又是

粉阵花丛的老手，那有不领会他的意思；只为金月兰是个豪奢放荡的大名家，与四大金刚不相上下，你想他在黄中堂家尚且逃了出来，别人可是供给他得起的？所以心里徘徊，不肯爽爽快快的答应。此刻见金月兰发了急，方才说道："你的意思我岂有不知，只是我却也有我的心事，我们现在是要好的，万一将来一言不合，翻转面来，何苦为好成仇，弄到一场没趣？① 况且我的情形你是向来知道的，不过是一个外场。你是中堂府里出来的人，怎能弄得到一块儿？你到自己仔细想想，不要一下子闹冒失了，收不回来，我看还是图个暂时的好。"月兰听了秋谷一番说话，真个被他刺入心脾，无从分说，长叹一声道："你的说话原也难怪，我如今若要赌神罚咒的分解，料想你也是不相信的，我也勉强不来，只好日后见我的心罢了。只是可怜我金月兰当初时节何等锋芒，差不多有点钱的(的钱)客人，花了无数银钱，休想近着我的身体。不料我一时错了主意，自己在黄家走了出来，到了今日之下，就像做梦一般，我便自家迁就，别人也还有许多推托，今世那得还有出头，不如就……"月兰说到这里，良心发现，心上一酸，早呜呜咽咽的，那眼泪就如断线珍珠一般落了下来，点点滴滴的，秋谷手上也沾了几点。

秋谷见他如此，心中老大不忍，连忙偎着她粉面道："你不要这等伤心，我答应就是了。"月兰趁势把纤腰一扭，和身倒在秋谷怀中，含着一包眼泪，欲言不语的道："我命苦到这般田地，你还这样硬着心肠，怎的叫人不心上难过呢？"说着，又低头拭泪，那神情态度，犹如雨打桃花，风吹杨柳。正是：

三眠初起，春融楚国之腰；半面慵妆，香委甄家之髻。

---

①眉批：此亦意计中事。

那一阵阵的粉香兰气，更熏得人色授魂飞。秋谷见了，好生怜惜，无限关情。心中想道：这样的上门生意，落得顺水推船，且图现在的风流，莫管将来的牵惹，难道我章秋谷这样一个人，就会上了他的当么？①当下取出一块丝巾，为他拭干眼泪，又密密切切的劝慰了一番。此夜桥填乌鹊，春泛灵槎，玉漏三更，双星照影。杨柳怀中之玉，春意温存；胭脂颊上之痕，梨涡熨贴。真个是：

但能神女销魂夜，便是檀奴得意时。②

且说秋谷一连三日不出栈门，花、许二家也来请过几次，秋谷虽随口答应，却只是不去。到得却情不过，勉强也去了两次，只天天与金月兰坐坐马车，吃吃大菜，有时去丹桂看戏，也只到十点多钟，便被金月兰拉着回来。如此又是月余，秋谷动了思亲之念，对月兰说知，要回常熟。月兰要跟着到常熟去，秋谷不允，叫月兰先去上海等他，月兰那里肯依，道："我现在打定主意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你到那里，我跟到那里，好好歹歹要同在一起，总然吃苦，也是情愿的。"秋谷被他缠死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权时答应。雇了一只二号快船，搬下行李，算清栈帐，明日想要动身，却心中想道：我在青阳地住了多时，不曾出什么名，明日既要回去，定要花几个钱闹一个大大的名气，方不枉到此一场。必须如此如此，方才妥当。主意已定，便取出表来一看，恰才三点一刻，也不与月兰说知，立起身来，出了佛照楼，一直到余香阁来。上了楼一看，只见坐得满满的，堂倌见了秋谷，赶紧走过来招呼，引到台前，好容易在头排排了一张椅子，请秋谷坐下，泡好了茶。

①眉批：作者自负语。

②眉批：黄绢幼妇之词，极秽事却写得极雅。

秋谷举目看时，花云香、许宝琴二人都尚未到，台上只有十余人，暗想：今天已经不早，如何他二人还不见来。一面转念，堂倌早送上点戏牌来，秋谷便问堂倌道："今日为何人少？"堂倌陪笑道："现在日长了，要到五点余钟方住，所以有些好的还没有来，若来齐，也有二十余人。"秋谷打量台上的椅位，正面十张，两旁每面八张，一共二十六把椅子，就对堂倌道："你们这里台上通共二十六张椅子，我要照着椅子的人数，点一个满堂红，你快去叫人，不要迟误。"堂倌听了，屁滚尿流，诺诺连声的，连忙走到柜上帐台说了，立刻叫人到各处书寓去催。果然歇不多时，那些倌人陆续的来了，许宝琴也随后而来，只有花云香来得最迟。秋谷看他精神惨淡，宝髻惺忪，脂粉不施，蛾眉半蹙，那一种低徊宛转的神情，明露着十分幽怨。秋谷想：他那天临走之时，本是满心醋意，后来一连半月不到他家走动，只听娘姨来请时，说他有病，我则以为是他们请客的一句口头说话，今日看他这付神气，又像真有病的一般。一头思想，一面打量台上的倌人，竟有一半认得的。堂倌早捧着笔砚粉牌在旁伺候，秋谷分付道："许宝琴、花云香每人十出，其余一概每人两出，你随便配搭去写罢。"堂倌答应了下去，自去料理。

不多时，台上早挂出十几面牌来，秋谷看时，只见一半都是京戏，也有几支小调，一半便是梆子昆腔。那班台上倌人听得有点满堂红的客人，未免众人的视线都聚在秋谷一人身上，大家脉脉含情。跟来的娘姨大姐，早各人拿着银水烟袋，争先恐后的走下台来，装烟应酬。有老有少，有村有俏，登时把一个章秋谷团团围住，就像一座肉屏风一般。秋谷面前一张台上的银水烟筒，排得满台都是。秋谷左顾右盼，如入山阴道上，

应接不暇，不觉满心大乐。忙乱了一会，众人方才散去。台上花、许二人，已经唱了几折，接着别人唱下去。秋谷此番原不过要闹个名头，并不是有心听曲，见花、许二人唱过，就在身旁摸出一卷钞票来，点点数目，叫堂倌过来交代道："一共七十块钱的钞票，内中六十八块是点戏的钱，至于桌子的钱，今天并没有照会你们，预定台子你们也没有地方，多的两块钱，就算赏了你罢。"堂倌连声称谢，接了自去分派。

秋谷整顿衣服，要待立起走时，娘姨人等又早一哄而来，拥住秋谷，七张八嘴的要秋谷去坐坐。秋谷道："我今日还有别事，一家也不能来，明日两点钟时，叫你们先生早些梳头，我放马车到门口来接，请你们多兜两个圈子何如？"众人还不肯放，你拉我扯的，秋谷洒脱众人的手，头也不回，一直走下楼来，也不回栈，径到谈瀛里花家来。

云香尚未回来，只有他的妹子花彩云在家，见秋谷进来，忙起身笑道："阿呀！贵人勿踏贱地，倪搭长远勿来哉畹，阿姊牵记得来，请宽仔马褂坐歇，对勿住，阿姊就要转格。"自己走过来替秋谷脱了马褂，挂上衣架，推他坐下。秋谷问道："我才看见云香瘦了许多，头也不梳，好像有了病的样子。既然有病，为什么又要出去冒风？"彩云道："格两日倪阿姊本来勿出来格呀，难末刚刚困好，书场浪来叫哉，说耐二少点子戏下来哉，耐二少爷面子是勿能勿去格畹。"秋谷笑道："言重之至，我早知云香有病，我决不来多事的。"正说不了，早听楼梯上一阵脚声，云香掀着软帘走了进来，口中喘个不住，一屁股就坐在门口一张椅子上，面色也狠不好看。停了约有一杯茶的时候，方才渐渐的住了喘，回过面色来，向秋谷瞪了一眼，道："谢谢耐格好作成，倪今朝头里向正有点发热，困也困哉，勿壳

张耐来起花样，阿要诧异。”秋谷走到云香的面前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千不是万不是，总是我的不是，但是你既然发热，何苦一定要出来，只要打发人招呼一声就是了，难道我好怪了你么？”云香冷笑一声道：“阿唷！耐章二少爷来叫，阿敢勿去！倪无啥错处末，还要想扳倪个差头，禁得倪再要回报仔勿来，是人也杀得脱个哉。”①秋谷道：“好奇怪，我何曾扳过你的错处，你倒要说个明白。”云香道：“请仔耐十几埭，耐定规勿来，还说勿曾扳差头。”秋谷道：“我另有应酬，分不开身，并不是怪你不来，难道这就算扳了你的错处么？”云香板着面孔道：“自然哙，几年格老相好哉，阿肯勿应酬俚，掼脱仔到倪搭来格。”把章秋谷说得无言可答。又见他娇嗔满面，情不自禁，自己问心想想，实在有些对不起他，只得陪着小心，殷勤相劝。又道：“你的病不打紧，只要多吃白糖，包管立时就好。”云香诧异道：“咦来瞎三话四哉，阿有啥人生仔病，吃点白糖就会好格。”秋谷忍笑道：“你岂不知，糖能解醋，你的毛病不是醋上来的么？”说得云香又觉好笑，又觉好气，把手狠狠在秋谷身上一推，道：“阿要热昏，啥人来理耐嗄。”秋谷也哈哈的笑了，当夜不表。

且说秋谷明日起来，便到许宝琴家去了一趟，又将各处局帐开销清楚，便回佛照楼来。见了月兰，问他昨夜住在什么地方？秋谷依实回答，月兰默然不语。秋谷觉得月兰也有几分醋意，便将别话打岔开了，随向月兰道：“今日一准要下船的，你先到船上招呼行李，我还到朋友人家走走，再下船来。”月兰依言，把随身的衣服铺盖，叫娘姨收拾好了，发下船去，自己随后下

①眉批：急极之言。

船。秋谷见月兰去了，忙忙的到甘棠桥边，叫一个素日相识的马夫名叫歪毛阿桂的，叫他代叫十四辆象皮马车，立刻等着要兜圈子。阿桂呆了一呆，问："要这许多马车何用？"秋谷道："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快去叫来。"阿桂果然飞奔去了。不到一点钟时候，马车都已雇齐，齐齐整整停在甘棠桥下。秋谷便拣一部最新的象皮，两个马夫都穿着元色丝绒水钻镶嵌的号衣，自己坐下，招呼那一众马夫跟着。先到如意堂去接陆韵仙、王二宝、金小宝，又到翠凤堂接小林黛玉、陈巧林等，许宝琴、花云香家是不必说，自然一定在内的了。原来秋谷安心闹标劲，所以把昨日在余香阁的所有倌人通通叫到，要做一个大跑马车的胜会。正是：

潘郎年少，香留陌上之尘；苏小风流，春压鞭丝之影。

后来究竟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金月兰无端受气　方幼恽有意寻芳

却说秋谷叫齐了那班倌人，两人合坐一车，独秋谷在后与花云香同坐。当下十四部马车，别人在前，秋谷压尾，头连尾接，就如一条游龙一般。马夫把马加上一鞭，各逞精神，那一群马车，便风驰电掣，滔滔滚滚，直向二马路一带兜转来。旁观的人，见十余部马车络绎而来，末后一部车上坐着秋谷，精神轩翥，丰度翩翩。香留荀令之裾，粉傅何郎之面，真似灵和疏柳，张绪当年。花云香与秋谷同坐一车，神彩惊鸿，珮环回雪。半偏云髻，梁家堕马之妆；斜倚香肩，赵后回风之体。又似海棠熠夜，芍药扶春。①看的人个个目眩心迷，神惊色骇。再兼那前面坐的倌人，也都是骨格轻盈，丰姿婀娜，争娇斗艳，目送眉迎，把两边茶楼上的客人以及马路的行人，都看得呆了，不觉齐声喝彩，啧啧叹羡。秋谷听在耳中，甚是舒畅，连兜了两三个圈子，便叫马夫把马车放到纱厂码头上船。

到了码头，秋谷跨下车来，随开发马夫，叫仍送他们回去，自己便要上船。只见一群倌人一齐下来，拥着秋谷，你一句，我一言的，说个不了。秋谷忙乱之中，也听不仔细，大约是叫他下次早来的意思。秋谷只点头答应。只有花云香携着

---

①眉批：可当名士美人合传读。

秋谷的手，再三叮嘱，见秋谷匆匆要走，忍不住淌下泪来。秋谷也只好劝他几句，并说不多时就来的话。云香掩泪点头，秋谷也凄然不舍，狠着心撇开云香，跳上船去，立在船头，望着云香等上了马车，看不见了，方才无精打彩的进舱。

金月兰在船窗内望见一大群倌人围住秋谷，恋恋不舍，心中不大自然，却又不好发作；此刻见秋谷面上不甚高兴，倒要打起精神，殷殷勤勤的陪着他谈笑。秋谷倒底是个豪士，一会儿便不放在心上，吩咐船家开船，望常熟进发。

那常熟离苏州只有一日路程，本是苏州府属该管，在船上只住了一夜，明日上午却早到了。秋谷想月兰虽然跟来，万不能同着回去，只好自己先行上岸，到一个同窗朋友家中，与他商量，要替月兰另租房子。那朋友姓史，字玉卿，狠有几处房产，家中颇是有钱，见秋谷与他商量，便道："你要租房子，却来得凑巧，我对门一所房子，是楼上楼下十间水阁，房客前月才搬去的。我们至好，也不争论你的房租，竟是请你的贵相知搬进去就是了。"秋谷大喜致谢。又道："既承吾兄如此关切，租金一定加倍奉上，只是没有动用器物，却一总要借你府上的了。"史玉卿也一口应允。秋谷便先付了二十元房租。史玉卿再三推不脱，只得收了。立刻叫人搬了一张花梨六柱藤床，并些桌椅梳头台等器皿、动用物件过去。好在人多手众，七手八脚，就登时铺设起来。秋谷再回船，叫船家把船放到水阁码头，打发月兰上岸，开销了船钱，船家自去，便同着月兰往楼上房间里来。

月兰见房子虽然不大，却甚是精致，也觉心中欢喜。月兰原带着一个娘姨，便打开铺盖，铺在大床上，挂好帐子。坐不多一刻，早见史家的家人送了一桌菜过来，还有一坛绍酒，向秋谷道："家爷说，本要与章少爷接风，因自己不便过来，所以

送一桌菜在此，要章少爷赏收。”秋谷道：“难为你老爷费心，想得周到，回去替我着实道谢。”封了一块钱赏他。秋谷饭后，又到玉卿家，托他寻了一个厨子。当夜晚膳，也是史家送来，秋谷当晚且不回去，就在月兰那边住下。

月兰便一心一意的要嫁秋谷，那知秋谷心上却又不然，心中暗暗的打着算盘，想道：我当初顺口答应，以为他是收不住缰绳的野马，万不肯真心嫁人，不料他竟是认真起来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又想了一会道：他此时一心嫁我，是恋着我貌美力强，也不是贪图什么别事。现在我的竭力应酬哄骗他，是趁着一团高兴，博个片刻风情，更不是生死难离的情分。不要说太夫人治家严肃，断断不肯答应娶一个妓女进门，就是瞒着太夫人，把他养在外边，一则不是长久之计；二则妓女水性杨花，只图枕席的欢娱，不顾丈夫的廉耻，自己是长要出门的，又不能处处带他同去，那时孤灯寂寞，长夜凄凉，难保不别生他念；三则既做良家妇女，便有良家妇女的规模，他这样一个飞扬荡佚的人，只看中堂府内尚且逃走出来，何况我一个中人之产，怎样供得他的挥霍，称得他的心情？万一再有卷逃等事，难道我还做第二个黄伯润么？存了这个念头，便觉万万娶他不得。但是他欢天喜地在苏州跟了出来，又不好无缘无故的叫他回去。他既想着一心嫁我的主意，料想也不肯好好的开交，便又为难起来。踌躇一会，忽然得计道：“只消如此这般，叫他自己不愿起来，自然改了念头，也就罢了。”定了主意，方才睡去。

到了次日，秋谷将自己行李搬回家去，又叫了两个老年诚实的家人看守门户，私自吩咐：“无论何人，不许放进，并不许放金月兰主仆走出大门。”两人诺诺领命。秋谷又交代了月兰几句说话：“略停一二日就来看你，你须要定心住下，不可心

焦。”交代过了，秋谷便自回去。月兰等了两日，不见他来，以为必是家中有事耽搁住了。那知秋谷一去不来，直等到半月有余，还是绝无影响，问问那两个家人，又都是装聋做哑，假推不知。虽然饮食不缺，却是寂寞异常，无聊之极。月兰发起急来，要叫娘姨到秋谷家中去请，却被那两个看门的家人拦住，说：“少爷交代过的，一概闲人不许进门，你们也不许出去。”月兰气得发昏，与家人闹了一场，家人不去理会，只是守着门口不放出门。

要知金月兰是个有名荡妇，他此次安心要嫁秋谷，是贪图他貌美力强，要想和他夜夜并头，朝朝交颈。怎禁得秋谷冷淡了他半月有余，又把他关在这陌生地方，不许他出去消遣。这等情形，叫月兰如何忍耐得住？看看已过了一月，秋谷依然不来，月兰度日如年，急得没法，方才后悔起来。想道：现在人还未到他家，尚且把我这般冷淡，将来到了他家之后，还不知要怎生打发，那里保得住久后的恩情？便暗暗的又想脱身之法，但是自己身无一文，就是脱身出来，作何计较？左思右想，没法儿，只得呆呆的等着秋谷。

直到了四十余日，秋谷方才来了。月兰见秋谷到来，好似黑夜里拾着了斗大明珠一般，一把拉住道：“你好，你好，去了一个多月，面多不见；却叫着家人来糟蹋我，可是该的么？你临走的时候说一两天就来看我，那知今日望你不来，明日望你不来，差不多把我的眼睛要望穿了。我只认着你把我丢在这里，一世不来的了，你也还有来的日子么？”秋谷故意道：“那两个家人是我叫他们来看门的，怎么会得罪起你来，他们那里有这样的大胆？”月兰便把要叫娘姨来请，家人不许出门的话说知。秋谷故意把家人叫将进来，骂了几句，却暗暗的好

笑。月兰又问他多时不来的缘故，可是家里少奶奶管束得凶，不许出来么？秋谷假作面上一红，口中支吾推托道：“我出来得日子久了，到得家里，就被事情缠住，天天想来看你，实在不得脱身，难道少奶奶管得住我么？若管得住，也不放我到苏州去了。”月兰道：“少奶奶向来原是相信你的，所以放你出来，现在不相信你了，自然就不肯放你出门了。”秋谷道：“不要胡说，我章秋谷可是惧内的么？”月兰鼻子里嗤的笑了一声，又把嘴一披道：“阿唷！还要海外，凭你如何解说，我也总不上当的了。”秋谷一笑，忙用别话岔开。冷眼看月兰相待的情形，已不似从前十分熨帖、万种缠绵的样子，心中暗暗得计。

到得晚间，月兰慢慢说起从前未嫁黄伯润之先，有两房间外国木器，铁床、藤椅、大菜台面、汤台一应俱全，寄在娘姨家里，现在既然嫁你，这些器具丢在上海也甚可惜，意思要先到上海一趟，去搬了回来，此处也好摆设，只是自家没有盘费去搬的话，婉婉转转的说了出来，心上还是忐忐忑忑的，恐怕秋谷不肯放他。那知秋谷心上虽然明白，外面只做不知，欣然答道：“我正愁此间的器具不够使用，既有两房间木器在上海，你去搬来甚好。你明日便可动身前去，盘费是小事，你约着要用多少洋钱，我给你就是了。”月兰见秋谷一口允许，心中大喜。又盘算了一会，方才答道：“明日就走也好，但是我既到上海，总要去会会姊妹们的，我身上没有一件应时的衣饰，怎好意思见人，免不得要你花费，连着往来用度，恐怕也要几百块钱，不知你明日可来得及？”秋谷明知其故，微笑一笑，答道：“几百洋钱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料想我还预备得来。但是衣服首饰，也只要略略置备些，场面过得去不致坍台也就

是了。”月兰更喜，把秋谷竭力奉承。

这一夜，翠倚红偎，香温玉软，颠狂风女，春迷洞口之云，前度刘郎，夜捣蓝桥之杵，直到明日午间方起。秋谷便急到一处往来的庄上取了二百洋钱，又向银楼兑了一支珍珠镶嵌的押发。回到月兰处来，将洋钱、押发交与月兰道："这支押发虽不甚好，也可勉强带得，至于衣服，上海衣庄现成的狠多，你到上海再买也还不迟。这二百洋钱，做来去的盘费，并买几件衣服料也够了。到了上海，若没有甚事，便赶快些回来，不要十分耽搁。今日晚了，来不及开船，我叫人去雇好了船，你就今夜上船，明日一早好开。”月兰听一句，答应一句，偷眼看秋谷甚是高兴，止不住流出眼泪来；又怕秋谷看见根问，慌忙背过脸去，将巾拭干。秋谷虽也看见，只作不知，叫了家人进来，叫立刻雇只快船，先到苏州；到了苏州，用小火轮拖至上海，家人答应去了。秋谷也一面留心金月兰的举动，见他尚有些依恋之意，暗中点头，知他天良尚未泯灭，究比林黛玉等较胜一筹，未免心中也有些惆怅。两人大家怀着鬼胎，却不能说出。日西时候，叫船家人回来，船已雇好，开了过来。秋谷便令家人替月兰收拾行李，料理上船，在船上吃了一顿晚膳，秋谷便仍住在船上，此夜比前更加欢畅。

天明后，秋谷起身上岸，月兰惺忪两鬓，携着秋谷的手，送到船头。秋谷立在岸上，看着月兰，月兰却含着两包眼泪，呆呆的也看着秋谷，眼睁睁的看船家拔篙起缆，一棒锣声，那船早顺流而去。秋谷不觉长叹一声，回进水阁，把器具一切还了玉卿，又将房子交代了，便自回去。

如今要把秋谷一边，暂时按下。再提起两个曲辫子客人来，只为羡慕张书玉、陆兰芬四大金刚的名望，挟着重资到上海来

结交他。但是眼孔不大，终久舍不得大注银钱，又是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，行动举止不免有些寿头寿脑。你想这等的豪华名妓，那里看得上这种客人，到后来卒至花了一注大钱，受了几场闷气。正是：

人前输却三分丑，被底赢来一段骚。

后来幸而遇着章秋谷替他出场，争回场面，劝他回去，他从此知难而退，不敢再到春申。

闲语休提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常州东门内，有一家著名乡宦，姓方名恽，是个翰林出身，散馆得了知县，论俸推升，做了几年贵州知府，便告了病回来。止生一子，名叫宝椿，别字幼恽。这方知府把他钟爱非常，到得渐渐长成，方知府替他娶了贝季瑰太史之妹为媳，便把家事交他掌管。方幼恽出身纨袴，菽麦不辨，甘苦不知，却只爱奢华放荡，又是生性吝啬，等闲不肯破费一文。一向听亲友在上海回来，夸说上海如何热闹，马路如何平坦，倌人如何标致，心中便跃跃欲动。此番趁方知府将家事叫他独掌，便与方知府说明，要到上海去见见世面。方知府心中虽觉不甚喜欢，因是向来溺爱惯的，不忍拂他，只得许允。只再三叮嘱，早早回来。这方幼恽便欢天喜地的择了行期，雇好了船，辞别了方知府，竟往上海去了。正是：

岂有画堂登犬豕，从来名妓爱金钱。

未知方幼恽究竟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五 回

陆兰芬游园逢土地　　方幼恽摆酒闹金刚

且说方幼恽到了上海，拣了石路上一处客栈，是他的本家一位方通(运)判开的，名叫吉升栈，占一间大号官房住下。这方幼恽初到上海，没有认得的亲友，叫家人帮着茶房铺好行李之后，便走到帐房中来，想和帐房先生谈谈。刚刚跨进帐房门口，见一个人手中拿着一篇帐单，直闯出来，几乎把幼恽撞了一个满怀。幼恽与那人同吃一惊，停住脚步，那人把幼恽认了一认，便大笑道：“原来是幼恽兄，几时到的？你是难得到上海来的呀！”方幼恽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是他的表亲同乡，姓刘，号厚卿，颇有家财，专喜游荡，只是性情刻啬，也同方幼恽一般。平日方幼恽与他极是亲密，此时一见厚卿，便心中大喜，答道：“我是今天才到，你想必到此多时了。”厚卿道：“我也止到得十多日，不到半月。”幼恽道：“今天遇着了你，狠好，我初到此地，一些没有头脑，你比我多到过几次，自然样样熟悉。我此番到此，是仰慕四大金刚的名气，要来见识见识，怎样一个好法，你可认得他们么？”厚卿笑道：“不瞒你老兄说，兄弟此来亦是为此。现在我做的倌人，就是四大金刚之一，名叫张书玉，应酬工夫再好没有。你今天到此，本要替你接风，晚上就请你到张书玉家吃饭何如？”幼恽听了大乐，便和厚卿同回房间。

坐了一会，厚卿道："这栈里的饭菜恶劣非常，我们还是上馆子去罢。"同了幼恽，走出吉升栈，望雅叙园来，拣了一个雅座坐下，堂倌送上烟茶，便来问菜。幼恽先要了红烧大肠、油爆肚，厚卿要了炒肉片、炸八块、鲫鱼汤，要了一壶京庄，又要了醉虾、拌腰片两个碟子，两人先对酌起来。一会，堂倌送上菜来，味儿甚好，吃毕算帐，却甚是便宜，止一千六百余文。两人走到柜上，厚卿会了帐，同到四马路来，在升平楼吃了一碗茶。徜徉一刻，已有三点余钟光景，厚卿便同幼恽回到栈房。幼恽要坐马车到张园去，叫茶房去叫了一部橡皮马车来，二人上车坐下，马夫摇动鞭子，那马四蹄跑动，如飞而去。刘厚卿是司空见惯，不以为奇，方幼恽却从未坐过，觉得双轮一瞬，电闪星流，异常爽快。那马车望张园一路而来。

这日却好是礼拜六，倌人来往的马车甚是热闹，方幼恽坐在车中，那头就如泼浪鼓一般，不住的东西摇晃，真是目迷五色，银海生花。到了张园，在安垲第泡了一碗茶，坐下看时，倌人来得不多，疏疏落落的。方幼恽见来人尚少，要到别处去走走，被刘厚卿一把拉住道："少停一会就有倌人到来，你且坐着，不要性急到各处去乱走。"方幼恽只得坐下。果然不多时，粉白黛绿，一群群联队而来。一个个都是飞燕新妆，惊鸿态度，身上的衣服不是绣花，就是外国缎，更有浑身镶嵌水钻，晶光晃耀的。方幼恽正在看得有些头晕，只见一个倌人走到面前，朝着刘厚卿微笑点头，便款步向隔壁一张桌上坐下。方幼恽提起精神，细细的打量他。只见他穿一件蜜色素缎棉袄，下系品蓝绣花缎裙，露着一线湖色镶边的裤子，下着元色弓鞋，一搦凌波，尖如削笋，看得方幼恽已是浑身发痒。再往头上看时，梳一个涵烟笼雾灵蛇髻，插一支珍珠扎就斜飞凤簪饰，虽是不

多几件，而珠光宝气晔晔照人；① 薄施脂粉，淡扫蛾眉，虽无林下之风，大有萧疏之态，直把个方幼恽看得一双眼睛钉在那倌人身上，呆呆的出了神去，任凭刘厚卿与他说话，他耳中总未听见。

刘厚卿觉得诧异，回过头来，见他这般光景，不觉失声一笑，方把那方幼恽出窍的神魂，重新又提上身来，惊得一身冷汗。那倌人听得刘厚卿失笑，也回头一看，见方幼恽虽是衣装炫燿，却有些土头土脑的神情；又见他两只眼睛对着自家，目不转瞬的呆看，被刘厚卿这一笑，惊得直立起来，失张落智的大有曲气，不觉樱唇半启，皓齿微呈，对着方幼恽嫣然微笑。②这方幼恽的神魂，方才被刘厚卿一笑吓了回来，又被那倌人这一笑，把方幼恽的三魂七魄一齐飞出顶门，飘飘荡荡的不知散向何处。浑身骨节，十分松快，却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满身的不得劲儿。刘厚卿在旁看着，甚是好笑。

幼恽好容易定了一回神，挣扎住了，回头低问厚卿，那倌人叫甚名字？厚卿哈哈的笑道："你两人对看了半天，难道还没有晓得名姓么？待我来同你两位做个媒人，见一个礼可好？"那倌人面上一红，瞟了厚卿一眼。厚卿便向那倌人道："这位是方少大人，在常州第一个有名的富户。"回头又向幼恽道："你道他是谁人？就是四大金刚坐第一把交椅的陆兰芬哟！你的眼力居然不错。"方幼恽听得就是陆兰芬，心中更加大喜，以为陆兰芬是上海第一个名妓，尚且有情于我，何况别人？在兰芬心上却又是一个念头，想道：起先我看他是个寿头码子，所以对他

①眉批：读此书，亦觉得珠光宝气时流行间，此由天授，非人力可以强为。

②眉批：灵心妙腕，舌本□翻，恰合当下神情，可谓工于摹绘。

一笑，并不是有心吊他的膀子。但他既是个有名的富户，料想总肯花几个钱。做妓女的钱财为重，不免折些志气，将机就计的去拉拢他。便放出手段来，那一双勾魂摄魄的媚眼，连飞了方幼恽几眼，又向他略略点头。方幼恽虽是门外汉，然而眼风总是看得出的，不觉乐得手舞足蹈。陆兰芬见他已经入彀，便算了茶钱，立起身来，向刘厚卿道：“倪先去哉。”又向方幼恽一笑道：“晏歇一淘请过来。”临去之时，又似笑非笑的看了幼恽一眼，方才姗姗而去。

方幼恽直看他出了安垲第，方才要问刘厚卿，陆兰芬住在那里，早见厚卿竖起一个大指头向着方幼恽道：“好运气，第一回看见就吊你的膀子，看你不出倒是个老手。”幼恽便问什么叫吊膀子？刘厚卿笑得打跌道：“你连吊膀子都不晓得么？”便告诉了他原故，幼恽方始恍然大悟。于是两人出了大洋房，寻着马车坐下，径回原路。马夫照例在四马路兜了两个圈子。其时已是掌灯，厚卿叫马夫不必回栈，到新清和坊停车，叫他回栈到帐房去算帐，二人跳下车来，马夫驱车自去。

刘厚卿同着方幼恽走进清和坊衖，不多几家，便是张书玉的牌子。厚卿不让幼恽，竟自当先走进，幼恽暗暗诧异。① 走到扶梯，听得相帮高叫一声，也听不出叫的什么，倒把幼恽吓了一跳，立住了脚不敢上去。厚卿上了扶梯，连连招手，幼恽方才跟着上来。早见左首的一间房间，高高打起绣花门帘。张书玉满面春风立在门口，叫了一声：“刘大少！”厚卿(玉)一面招呼，一面跨进房去，幼恽跟进房门。厚卿让幼恽在炕上坐下，只见一个娘姨过来对幼恽道：“大少，宽宽马褂哩。”幼恽慌忙立起

①眉批：伏笔。

身来，脱下马褂，娘姨便来接去。不防张书玉端着一盆西瓜子，要递与幼恽，口内问他尊姓？幼恽见张书玉前来应酬，连忙立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一声："我姓方。"双手去接书玉手中的盆子。① 书玉忍不住，掩口要笑，那接着马褂的娘姨也笑起来。方幼恽自知错了，涨红了脸，把手往回一缩，书玉手中一个脱空，把一只高脚玻璃盆子，跌在地下，打得粉碎。书玉倒吃一惊，惹得一房间里的人都笑起来。刘厚卿也止不住要笑，却见方幼恽一张脸上，涨得飞红，红中泛紫，紫中又泛出金酱色来，恐他恼羞变怒，连忙摇手，止住众人道："跌碎了个把盆子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你们也要这样的笑法。"众人才止住了笑。一个小大姐便来拾去碎玻璃，将地上的瓜子扫得干干净净。张书玉还在那里格格吱吱的笑个不住，刘厚卿急使个眼色，与幼恽说些闲话，天南地北的攀谈。

停了好一会，幼恽方才转过面色来，刘厚卿叫娘姨取过请客票，又拿了笔砚过来，请幼恽替他写票请客。幼恽替他写了五六张客票，请的是什么纱厂买办金咏南，轮船买办陈少东，又有什么招商局提调祝华封，电报局文案何令仪等，交与相帮发去。不多时，相帮回来，说请客多到，一概就来，厚卿满心大喜，便靠在炕上，一面烧烟，一面与张书玉问答。

方幼恽此时已定了心，晓得张书玉也是金刚队中人物，便也仔细看他，只见张书玉家常穿一件湖色绉纱棉袄，妃色绉纱裤子，下穿品蓝素缎弓鞋，觉得走起路来，不甚稳当，想是装着高底的缘故；头上却是满头珠翠，灿烂有光。再打量他的眉目时，只见他浓眉大目，方面高颧，却漆黑的画着两道蛾眉，

①眉批：一路写来，土态可掬。

满满的搽着一面脂粉，乍看去竟是胭脂铅粉，同乌煤合成的面孔，辨不出什么妍媸；更且腰圆背厚，实大声洪，胭脂涂得血红，眉毛高高吊起，只觉得满面上杀气横飞，十分可怕，那里有什么如玉如花，分明是一副夜叉变相。① 方幼恽看了，想道：原来四大金刚的名气也不过如此，都是浪得虚名，怎么方才见过的陆兰芬，又相貌甚好呢？心中计算。厚卿所请的客人已陆续到来，大家一揖坐下，问起姓名，知是常州的富户，众人也就肃然起敬。② 厚卿便写起局票来，问到幼恽，晓得他上海并无相好，厚卿向幼恽道："你此地没有熟人，就叫陆兰芬罢。"幼恽点头应允。

局票发去，客已到齐，厚卿叫起手巾，邀客入席。坐定之后，张书玉便执壶斟了一巡酒。陆兰芬却第一个来，走进房门，那几步路儿，就如春云出岫一般，被风冉冉吹将上来。走到身边，方扶着幼恽椅背，款款坐下，众客多喝一声采。兰芬坐下之后，自拉胡琴，唱了一支小调。厚卿瞅着兰芬笑道："你的胡琴有二三年不拉了，怎么今天破例起来？"兰芬笑不语。方幼恽见陆兰芬换了一件湖色绣花袄，下着元色缎裙，梳妆雅淡，态度温存，较之张玉书那种可怕的情形，竟有天渊之隔；更是坐近身旁，口脂芬馥，吹气如兰；加以陆兰芬有心勾引，眉梢眼角，卖弄风情，把一个未入柔乡，乍经色界的方幼恽，好似雪狮子向火，浑身融化，张大了口，急切再合不拢来。③ 陆兰芬见他如此情形，更加合拍，便慢慢的一问一答，引起谈锋。二人只顾密切谈心起

①眉批：须眉毕现，我亦怕见其人。

②眉批：必富户方肃然起敬，是众人见识，是众人眼孔。

③眉批：如画，好看煞人。

来，直至客人的局到齐，主人要擠通关，方才打断了话头。

陆兰芬却依旧坐着不去，早见兰芬的相帮拿进一搭局票。约有一二十张，来催他转局。兰芬嗔道："倍格要紧嗄，倪还要坐歇去勒，耐回报俚转过来，唊唊喤喤，吵勿清爽。"相帮不敢多言。座客大家叹羡，陈少东先开口向兰芬打着强苏州白道："阿唷！恩得来，一歇歇才舍勿脱个哉。"兰芬正色道："陈老，倪搭耐一径客客气气，从来覅说过歇笑话格，耐勿要像煞有价事，勒浪瞎三话四，方大少还是第一转叫勒。"陈少东碰了这个顶子，不好意思起来，红了脸正待回答，厚卿急道："兰芬说的倒是真话，方幼翁果然今朝第一次叫，少翁也不必动气，我们还是来擠拳罢！"陈少东也便趁势收科道："我不过随口说了一句笑话，不料兰芬倒动起气来，我是本来没有动气。"兰芬见陈少东自己转湾，便也笑道："倪是勿会动倍气格，陈老末也勿要扳倪个差头。"厚卿道："好了好了，你们两家本来都没有动气，我来做个和事人罢！"随即取过酒壶斟了二杯，一杯递给少东，一杯递与兰芬。兰芬立起身来，笑道："谢谢耐，勿敢当。"就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陈少东也干了这一杯，便与厚卿擠拳。兰芬却咬着方幼恽的耳朵，悄悄问道："耐今朝扰子刘大少末，也应该复复俚个东，停歇阿要就翻到倪搭去，请仔一台罢。"幼恽见合他吃酒，正中下怀，心中大喜，[①]便向厚卿说了，托他代邀在座诸客，停会务必要赏光，翻台到陆兰芬家去。众人一齐应允。

只见兰芬的相帮，又拿了十余张局票进来，兰芬皱着眉头对方幼恽道："格个断命堂差末，厌烦得来，倪头脑子也痛格

---

①眉批：意想不到。

哉。”方幼恽道：“既是你有转局，你就去罢，只要去去就来，招呼台面就是了。”陆兰芬假意坐着，尚不肯走，幼恽又连连催他，方才起身。先叫娘姨回去，交代台面，却暗暗的把幼恽衣服扯了一把，口中照例说声“对勿住，停歇就请过来”的套话。出了房门，尚回头望着幼恽一笑，下楼而去。方幼恽被他这一拉，拉得心花怒开，无心饮酒。众客人同厚卿也因还有翻台，便多不肯尽量，大家随意饮了几杯，等菜将近上齐，就叫干稀饭来吃了，谢了主人，一同出门，同到四马路陆兰芬寓的洋房内来。

到得门口，方幼恽便让客人先走，厚卿大笑道：“阿唷！老兄怎的这般老实，你还没有晓得规矩么？上海堂子的规例，进门时主人在前，出门时主人方才在后。你先走进去，不要混闹的你的怯排场。”幼恽被他排揎了这一阵，觉得不好意思，又羞又笑，方明白刚才张书玉家厚卿先走的道理。①到了楼上，兰芬尚未回来，房间台面已经预备，娘姨请进房中坐下，幼恽便向厚卿道：“此地的规矩我是一毫不懂，你只好替我招呼招呼客人罢。”厚卿应允，便代客人写了局票，先行发去，又叫先起手巾。

不多时，兰芬已经回来，一进房门便含笑招呼，执壶斟酒，应酬得十分圆到。真是满场飞舞，八面张罗，这一台酒吃得十分酣畅，众客人尽醉方休。方幼恽被兰芬灌得沉迷不醒，睡在炕上犹如死狗一般。刘厚卿恰还清醒，见方幼恽醉到如此，料想不能回栈的了，便先自回去。兰芬见众人去了，时候已经不早，想把幼恽扶到床上去睡，那里叫得醒他？兰芬无奈，打发娘

①眉批：补叙一番，回应前文，便觉曲折有味。

姨等出去，掩上房门，把炕上烟盘移去，自已也便侧身而睡，又取过一条绒毯，替幼恽盖好。幼恽直到五更，方才酒醒，见兰芬睡在身旁，春色横眉，脂香扑鼻，真个是：

烟笼芍药，雨洗芙蓉。①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---

①眉批：文则色香味三者俱佳

第　六　回

留夜厢假装阔客　　抢汇票硬捉瘟生

且说方幼恽酒醒之后，见陆兰芬睡在身旁，星眼朦胧，玉山颓倒，那一种娇媚之态，真教人心荡神飞。从来酒是色媒，不觉心旌大动，便坐起身来，想去唤他。兰芬早被惊醒，连忙也坐起来，低声问道："耐故歇心浪那哼？刚刚叫耐勿应，倪吓得来！"幼恽见兰芬陪他坐起，睡眼含饧，桃腮微涩，低言悄语的问他，更是心中快活。[①] 便道："我现在酒已醒了，只是口渴的狠。"兰芬忙道："倪炖好仔开水来浪，倪去冲碗杏仁露来，耐解解酒阿好？"幼恽点头。兰芬便掀开绒毯，掠了一掠鬓发，下炕去把莲子壶上炖现成的开水提了下来，取了一只玻璃杯，又取出一瓶杏仁露，冲入开水，对了一杯，自己放在口边尝了一尝，方走至榻床旁边，挨着幼恽肩头坐下，把玻璃杯送在幼恽口边。幼恽大醉初醒，口中奇苦，干渴非常，把那一杯杏仁茶，不多几口，吃个干净，就如醍醐灌顶一般。兰芬候他吃完，放下杯子，又问道："耐阿要到床浪向去靠歇罢。"[②] 幼恽大喜，故意问道："我睡在床上，你呢？"兰芬低头一笑，觉得有一种脉脉幽情，荡漾出来。

看官，你道陆兰芬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名妓，平日间有等花了

---

①眉批：我读之亦色授魂与矣。

②眉批：更意想不到。

无数冤钱，近也不得一近的客人也是狠多，为什么今日见了方幼恽，就这般出奇的迁就起来？原来陆兰芬自张园见了方幼恽，听刘厚卿说他是个常州首富，便认定了他是个初出茅庐的脚色，有心要去笼络了他，敲他大注的银钱，好供自家的挥霍，所以第一台酒就留他住下。万想不到幼恽是个一钱如命的人，以致大失所望，所以后来终久弄得不欢而散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方幼恽住在兰芬处，明日起来，止给了二十块钱的下脚。兰芬见他出手不大，不像有名富户的规模，心中未免有些不快，还只认自己骗工尚未到家，所以不肯拿出钱来，就一连几天不放幼恽回栈，把那擒纵客人的手段施展出来。这几日加倍殷勤，直把个方幼恽弄得神魂颠倒。

这一日，兰芬午后起来，坐在窗下梳头，幼恽就坐在梳头桌边呆呆的看他。兰芬梳完了头，对方幼恽道："倪今朝要到亨达利去看点洋货，耐同仔去阿好？"幼恽此时心神已乱，不觉应允。兰芬大喜，随叫相帮去叫子一部马车来，兰芬与幼恽携手登车，径到亨达利洋行门口停车。兰芬同着幼恽进去，先看了些表链、香水，不过二三十元；末后看了一对戒指，那戒面上镶的金刚钻，竟有黄豆大小，光芒四射，要七百两银子。幼恽猛然听见，早吃了一惊。兰芬笑迷迷的把一对戒指套在手上，方向幼恽道："方大少，耐看格对戒指那哼？"幼恽料着兰芬必要他出钱代买，心内就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，七上八落的跳个不住，只好将就看了一看，胡乱称赞了两声，便想走开，被兰芬一把拉住，靠着他的肩头，附耳说道："倪呒拨洋钱，耐替倪买子罢。"方幼恽急得涨红了脸，答应不出来。兰芬见他面色来得诧异，便追着问道："方大少，阿肯买拨倪介？"幼恽那里敢答应他。兰芬见此光景，不觉顿时掇转面孔，冷笑一声，便向亨达

利的人说道："物事倪先带得去，洋钱明朝送来。"洋行中人都是久仰大名，向来认得，那有什么不肯，答应了一声。陆兰芬便移步出来，也不招呼幼恽，径自上车坐下。幼恽老着面孔，只得也跨上马车。马夫问道："还是一直回去，还是要到张园？"兰芬道："倪勿到张园哉，一直转去罢。"马夫答应，把马车直赶回四马路来。

不消片刻，早到门前，兰芬径自下车进去，幼恽没法，也跟进去。上了楼，兰芬向方幼恽不依道："方大少，耐是有名气格大客人碗，倪要耐买两只戒指末，一塌刮仔，不过七百两银子，也勿算啥格希奇事体，耐索性勿答应倒也罢哉，板起仔只面孔一声勿响，实梗架音，阿是有心坍坍倪格台？①几百两银子格事体，耐方大少也勿造至于碗。"方幼恽被他说得满面通红，无言可答，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进去，②勉强说道："并不是我不肯答应，实在我带来的银子不够数目，恐怕答应了付不出来，你休要认错了。如今我立刻写信回去，汇几千银子来替你付戒指的钱可好？"兰芬冷笑道："谢谢耐格好心，只要少坍坍倪格台就好哉，倪穷末穷，七百两银子格事体，还出得起来里。看耐方大少自家心浪，阿意得过？"③方幼恽被他逼得愈加局促，只得立刻要了纸笔，写封急信给他家中的帐房，叫他立刻汇二千银子。写完，叫相帮赶紧去送，信面上限着日期，兰芬方才有点笑容道："勿然是倪也无啥希奇。不过俚笃说起来，倒说耐方大少买一对戒指才舍勿得，勿要说倪坍勿落格个台，就是耐方大少面浪末，也无啥好看碗，方大少阿对？"④幼恽

①眉批：责备极是。

②眉批：冷刺入骨，幼恽自取。

③眉批：闻者不堪。

④眉批：口角尖刻，与书玉之惫赖又是一种。

刚刚被他发作了一场，那里还敢驳回，只好连连答应。

自此兰芬相待就冷落了许多，却也还敷衍着他。刘厚卿也来看过幼恽几次，只是幼恽已经迷惑，也不回栈，终日在兰芬那里，昏昏沉沉的过了几日。那日幼恽还未起身，当差的拿了一封常州来信，并同着一个后马路厚大钱庄的伙计寻到兰芬来，原来是常州汇来的银子，要幼恽亲笔写个收条。娘姨叫醒了幼恽，兰芬正在好睡，便也惊醒。幼恽连忙起来，走到外间，家人送上来信，那钱庄伙计拿出一张即期本庄的票子来，共是二千规银。幼恽看完了信，无甚话说，便进房寻着笔砚，写了一个收条给那钱庄伙计，接了自去。进来再看兰芬，已披着衣服坐在床上，便问幼恽道："舍格事体，实梗贼形怪气？"幼恽道："是我家里汇来的银子。"兰芬又问银子放在何处？幼恽笑道："不过是一张汇票，凭着票子去拿洋钱，那里来的现银？"兰芬道："汇票是啥个样式介，①拨倪看看哩！"幼恽正要炫耀于他，便在袋中取出，递与兰芬。芬兰看了半晌，半真半假的将一张银票向自家衣袋一塞，向幼恽道："方大少，耐银子末汇得来哉，倪格戒指铜钱好去还脱仔哉畹。"幼恽见陆兰芬将一张银票轻轻的袋了进去，出其不意，急得满头是汗，急忙赶过来夺时，已经不及。满心烦恼，又不好意思认真，只得勉强按住心神向兰芬道："不要取笑，你把票子还了我，那戒指的钱我替你付就是了。"兰芬见他急得不可开交，嗤的一笑道："阿唷！耐放得定点哩，吓得来格付神气，阿要难为情！"②又伸出手来

①眉批：痴儿：上海红倌人岂有未见汇票之理。幼恽自堕其术中，良不足惜。

②眉批：妙不可言。

把幼恽拉着，坐在床上，轻轻把手去摩他的心口，道："阿唷！急得来，故歇心口里向还勒浪跳，阿要作孽。"[①] 这几句不痛不痒的话，说得方幼恽满面羞惭，满心难过，又不好认真发作，那一时的可笑可怜的情状，竟难以言语形容。陆兰芬料他发作不出，心中暗自好笑，一面还在调侃他道："方大少，刚刚阿是吓煞哉，头浪出仔几化格汗，倒拿倪别生能一跳，现在阿好仔点哉？"方幼恽被兰芬颠来倒去，就如三两岁的小孩一般玩之股掌，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出来，赌气立起身来一言不发，便要走出房去，早被一个娘姨劈胸搪住道："方大少，到倽场化去？"幼恽不语，想要夺路走出，娘姨那里肯放？

正在扭结固结之际，兰芬已着好衣服，赶下床来，一把衣角拉住，口中说道："耐格人阿要无趣，说说笑话末，就说勿连牵哉，可煞作怪。"[②] 方幼恽方才本是满心愤恨，想要奔回栈去与刘厚卿商量一个主意，挖他的出来，所以娘姨留他，毫不瞻顾。不知怎么被陆兰芬拉了一把，又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，心头那一把三千丈高的无名业火，也不知消到那里去了，身体便不觉软绵绵的，回过身来，被兰芬推他坐在椅上，反埋怨他道："耐末总是实梗性急，倪又勿做倽强盗，阿好抢耐格铜钱，晏歇点倪自然要还耐格，耐放心末哉，勿要急坏子自家格身体，倒勿止格点铜钱。"[③] 幼恽听兰芬说仍旧还他，心中大喜，却勉强遮饰道："我是偶然想起一件要事，所以要紧回栈，并不是为着票子。你既不叫我走，我就不走也好。"兰芬又去温存了一番。

---

①眉批：妙极！作者真有本事道出来。

②眉批：轻轻以笑话二字飏开，当局者之气自冰销雾散矣。

③眉批：词令妙品，兰芬竟自可人，我亦爱煞。

幼恽虽然迷惑，却究竟后天的色字，抵不过先天的财字，到底二千银子的事情不是轻易，总有些失神落智的。兰芬口中虽说取笑，却只是哄和着他，不肯真拿出来还他。幼恽又不便只管催逼，只急得团团走转，坐立不宁。兰芬看破他的神气，只当并无此事一般。幼恽勉强在兰芬处又住了一夜，却通晚不曾合眼，到了天明之后，才朦胧睡去。八点余钟便又惊醒，就坐起身来。兰芬问道："要紧起来到倍场化去？"幼恽道："我有正事要回栈房去一趟，下午就来的。"兰芬拉着他的手不放，道："耐去仔就要来格嘘。"幼恽道："自然就来。"兰芬道："耐格人有点鬼头鬼脑，倪倒勿相信耐格闲话。"就在幼恽左手上勒下一个戒指来带在自家手上道："耐去罢，耐要戒指末，自家来拿。"原来幼恽这个戒指，是他的母舅徐观察出使美国带来送他的，约来也值一千多块洋钱，现在又被兰芬探去，更加心痛，只得忍住了，穿衣起身。兰芬暗笑，也不留他，任幼恽一径回栈去了。

只说幼恽回至栈中，满心焦燥，便一直走到刘厚卿房里来，谁知锁着房门，人已不知何处去了。问他的家人，说是好几日没有回来。幼恽想他一定住在张书玉处，便也不回房，寻到新清和来。走进客堂，还是静悄悄的，及至走上楼梯，并不见一个娘姨大姐，张书玉的房门却是虚掩，一半开着，就蹑足进房。只见垂着湖色绉纱帐子，衣架上挂着厚卿常穿的一件漳缎马褂，知是刘厚卿在此。榻上睡着一个小大姐，听得幼恽脚步之声，方才惊醒，连忙坐起，擦着两眼，看不明白，只道是厚卿已经起来，口中说道："刘大少，倍勿困歇起来介？"方幼恽道："我不是刘大少，是来看刘大少的，快去请他起来。"小大姐又仔细看了一看，方知认错了人，忙笑道："阿呀！看错仔眼睛哉，

方大少倷能格早介。”一面下了榻床去揭开帐子，低低的叫了两声，把厚卿、书玉一齐惊醒，忙问何人？小大姐道：“方大少来哉，说请刘大少快燥点起来，有闲话说勒。”

刘厚卿听幼恽一早寻到此间，谅必有甚要事，连忙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跨下床来，看着幼恽的面孔笑道：“前两日我到兰芬处，看你们二人，就如蛤蚧一般连得紧紧的，一刻也分不开来，怎么今日就这样的早起，可是当差不合，被他赶了出来么？”幼恽皱着眉头摇手道：“我正为一件事心上十分懊恼，要来寻你商量，你怎么开口就是取笑！”厚卿见他面色仓皇，也就不好再去笑他，只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情，清早赶到这里寻我？”幼恽恐被张书玉听见不好意思，移过椅子，附着厚卿的耳朵，低低的把兰芬抢去汇票、戒指的情节说了一遍。“所以来寻你想个法儿去问他要回，可有什么主意？”厚卿听了不住的摇头道：“这是你自家不好，汇票、戒指怎的落在他的手中，我看起来要去问他拿回，只怕是办不到的了。”幼恽再三要他设法，厚卿道：“我只好替你到兰芬那里去问他一声，探探他的口气，至于一定要他拿出来还你，也是拿把不定的。”幼恽听了，略略放心。厚卿问道：“你一早起来只怕没有吃点心，就在这里吃罢。”厚卿就叫去叫了两碗鸡丝面来。

两人吃毕，张书玉蓬着头，正要下妆梳洗。幼恽看他剩粉残脂，烂然满面，那隔夜画眉的轻煤都一条一条、横七竖八的印在面上，比前更加可怕。暗想：这样一付面貌，怎也居然列在金刚之内，上海地方真是无奇不有的了。略坐一坐，便催厚卿前去。厚卿便叫方幼恽在张书玉处宽坐一会等他回来，匆匆的穿了马褂出门而去。见了兰芬，说了一回闲话，便提起幼恽的汇票来。兰芬告诉他道：“刘大少勿要说起，倪末当俚是个户

头客人，勿壳张格位方大少，着实有点踱头踱脑。倪前日仔到亨达利去买仔两只戒指，为仔倪自家呒拨洋钱，问仔俚一声，俚就跷起仔格面孔，一理勿理，难末倪也有点光火哉，埋怨仔俚两声。昨日仔俚屋里向汇子洋钱来哉，倪为仔覅看见过歇汇票，问俚要得来看看，说仔一句笑话，俚加二勿对哉，面孔末涨得通红，头浪向汗末出仔几化，极得来要死要活。倪并勿是要抢俚格汇票嗄，为仔俚做出格副极形，有心叫俚难过难过。刘大少去耐想哩，倪为仔呒拨洋钱问俚一声，就是耐刘大少末，也勿好意思勿答应倪豌。俚倒直头做得出格，阿要讨气！今朝对勿住刘大少，到倪搭来，托耐刘大少带声信拨俚，倪总勿见得要抢仔俚洋钱格，叫俚尽管放心，倪归搭呒拨啥格老虎勒浪，勿会吃脱仔俚格，叫俚自家只顾来拿末哉。”厚卿尚未开谈，先被陆兰芬一大片话兜头罩住，竟是无可如何，不便再说，只得自家做个收场道：“他倒并不是不放心，也没有托我问你讨取，我不过自己问问罢了。”①说着，更不久坐，回到新清和，见了幼恽，慌问事体如何？厚卿摇头道：“这事竟办不到，据我看来，你竟认个晦气，丢掉了一笔钱也就罢了，若一定要问他讨取，总要你仍旧回去，好好的哄着他，或者可以拿得回来。我是旁人，不好出头多事。”正是：

误入销金之窟，荡子堪怜；重寻照夜之屏，莺花无恙。

要知方幼恽到底如何，下回交代。

---

①眉批：厚卿本不善调停，兰芬又剖辨得毫无错处，反觉徒多此行耳。

第七回

车走雷声香尘一瞬　酒酣奇气名士高吟

且说方幼恽听了厚卿言语，着急道："我的口才本不如你，上海又是初到，你既不肯为力，我是更没有指望的了。"厚卿道："并不是我不肯出力，实在现在上海堂子中的倌人十分歪擞，非但敲竹杠砍斧头，不肯放松一点，你就是花了整千整万的银钱在他身上，不说一个好字。何况你的银票已经到了他的手中，要再去挖他的出来是休想的了，不如歇了这个念头罢！"幼恽更加着急，厚卿道："你着急也无用，还是慢漫的想法。"忽听张书玉冷笑了一声，向厚卿说道："倪堂子里向格人末，才是勿好格，唔笃客人用脱仔洋钱也勿犯着，像煞耐刘大少勒倪面上，勿知用脱仔几化洋钱，耐倒自家摸摸良心，倪阿曾敲过歇耐啥格竹杠？"厚卿道："我是说的别人，没有说你，你既没有敲过我的竹杠，为什么要你这样多心？"① 书玉愈加不依道："实梗说起来末，倪直头敲仔耐格竹杠哉啘，阿要热昏。"厚卿也打着苏白回答他道："倪是昨日仔夜里向发仔一个大昏，直到今朝故歇辰光还勿曾转来格勒。"书玉听得厚卿取笑，便急了，连忙瞪他一眼，赶过来要拧厚卿的嘴，道："你阿要瞎三话四哉，倪要拨生活耐吃格喤。"厚卿哈哈的笑道：

---

①眉批：悲哉。

“我的生活，你昨天还没有晓得么?”书玉更加不好意思，红着脸狠狠的把手在厚卿大腿上拧了两把，拧得厚卿叫声“阿唷坏!”直立起来。幼恽也觉好笑，书玉却才住手不拧，走了开去，口中还自咕噜着，自去梳头。幼恽终是无精打采的纳闷，厚卿道：“你心中不快，倒要出去散散，我们还是在此吃过了饭，到张园去走走，还可解解你的气闷。”幼恽也无可不可的。

厚卿看表时，已是十二点三刻，便开一桌菜单，叫相帮到雅叙园去叫一样糟溜鱼片，一样溜鸡丁，一样炸丸子，一样粉蒸肉，并火腿蛤蜊汤，要两壶酒。不多一刻，菜已送来，便与幼恽对坐小酌。张书玉梳完了头，也来斟了两杯酒，坐在旁边。幼恽叫他同坐，书玉推辞道：“倪吃饭还有一歇勒，方大少先请末哉。”幼恽本来量浅，又是喝的闷酒，不多几杯便觉有些醉意。厚卿见他面上已有酒意，也不劝他，便叫盛饭上来。两人吃完，又停一会，约有三点余钟。叫相帮去叫马车，因书玉也要同去，多叫了一部。

当下厚卿、幼恽同车，书玉独坐一车，向张园而来。进了园门，马夫照例加紧一鞭，如飞疾驶，至大洋房门口停下。①厚卿、幼恽同下车来，书玉还未下车，只听马蹄声响，一部亨斯美自拉缰马车，风一般的跑来，也到安垲第停下。眼光一瞥，早跳下一个美少年，携着一个绝色倌人。那少年身穿湖色熟罗十行绵裲，外罩元色滓缎马褂，生得细腰窄背，白面朱唇，气概非常，丰仪出众，眉目之间，别有一种英爽之气，咄咄逼人。那倌人生得秋水为神，琼瑶作骨，凌波微步，何殊洛浦惊鸿，袅娜依人，不数汉家飞燕，姿容妍媚，举止大方，穿一件白缎

①眉批：突如其来，笔势飞舞。

子绣花夹袄，头上不多几件钗环，只在厚卿、幼恽眼前一闪，便先进安垲第去了。幼恽、厚卿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般人物，暗暗叹羡。张书玉更看得呆在一旁，直至厚卿同幼恽进去一会，回头不见书玉，厚卿复身出来寻他，方见书玉立在门旁，好似想着什么心事一般。厚卿问他为什么还不进去，可是等什么人？书玉才被他提醒，忙道："倪勿是等倍格人，像煞晤笃还覅进去，所以勒浪看看。"遮掩过了。随同着厚卿走进大洋房，拣了一张桌子，泡茶坐下。

幼恽却想着刚刚马车上坐的美少年十分面熟，满腹想不出这个人来，便又留心看他，却却回过头来，见他同着那绝色倌人同坐在斜对一张桌上，真是和璧随珠，珊瑚玉树，交枝合璞，掩映生辉。正在细细打量，只见又走进一个倌人，朝着幼恽略略点了点头，却叫了厚卿一声，原来就是陆兰芬，竟不坐下，一直走了过去。忽回头见了那少年，兰芬登时满面堆欢，叫了一声"二少"。那少年也含笑招呼，招他坐下。兰芬便坐在那少年身旁一张椅上，那绝色倌人也招呼了兰芬一声，兰芬竟和那少年密切长谈起来。方幼恽这一气非同小可，又不好发作出来，眼睁睁的看着他。不到半点钟时，只见那少年立起身来，同着兰芬三人从右边转出，一面谈笑，一面慢慢的缓步往弹子房一带去了。

兰芬临去，头也不回一回，直把一个方幼恽气得口呆目瞪，无可如何。刘厚卿却被别个朋友邀在隔壁一张桌上谈心，不曾理会。张书玉也闲步往弹子房去了。只剩幼恽一人，无人可说，就如泥神土佛一般坐着。好容易刘厚卿走了回来，不见了张书玉，忙问书玉他们那里去了？幼恽回答不知，厚卿道："天色已晚，是回去的时候了，书玉怎不见来？"便惠了茶钞，同幼恽出来，寻到老洋房照相处，多不见书玉的踪影。厚卿说

声奇怪，回身要到弹子房去寻他，刚走到门口，劈面遇见方才少年同着兰芬出来。兰芬似欲招呼，早已擦肩过去。随后张书玉跟着出来，见了厚卿才立住了脚，厚卿对书玉道："时候已经不早，快些回去罢。"张书玉一言不发，似乎有些不耐烦的意思，同厚卿走到前边，马车早已等了多时，三人登车回去。

兜了几个圈子，回到新清和来，相帮送上两张请客票头，一张是金咏南请到迎春坊花琴舫家，一张是祝华封请到兆贵里张月红家。金咏南的是七点钟，祝华封的是八点钟，厚卿便向幼恽道："这两个既来请我，必定也要请你，想是票头发到陆兰芬那里去了，你就少停同我一淘去可好？"幼恽想来不错，便无别话。厚卿因在嫖赌场中久了，已有了烟瘾，躺下炕去吃烟。幼恽和他对面躺着，张书玉却只是无情无绪不来应酬。

厚卿过好了烟瘾，又坐了一会，早有金咏南的催请票到来，便同着幼恽一同赴席。到了花琴舫家，见客人已经到齐，金咏南连忙催摆台面。厚卿举眼看时，却只有一半认得，幼恽更只认得陈少东一人，不免一一寒温，请教名姓。金咏南便问："厚卿、幼恽你们叫什么人？"厚卿道："我坐定是张书玉了，幼恽可是仍叫陆兰芬？"幼恽满肚子没得好气，连忙朝他摇头。厚卿向他使个眼色，幼恽不解其故，便不开口，也叫了陆兰芬。随着金咏南去发局票，厚卿乘空附着幼恽耳朵说道："你在上海又没有做第二个倌人，况且兰芬与你又没翻面，场面上还是好好的，何苦再去叫个陌陌生生的人呢？"幼恽正待回答，那边主人已在邀客入席，便打断了话头。

坐定之后，客人的局已经到齐，只有张书玉、陆兰芬两人还不见来，叫人去催催，说是要转过来。幼恽也还罢了，厚卿却满心不自在起来。直等客人的局已经去了一半，方见陆兰芬

进来，淡淡的招呼一声，便默然坐下，一言不发。幼恽也低着头不开口，大家看着诧异，晓得一定有些缘故，却见二人面色不好，倒不便去问他。接着张书玉也来了，厚卿问他那里的转局，直到台面要散快才来？书玉冷笑道："倪格生意就是勿好末，也总有几户客人，勿见得就做仔耐刘大少一干仔，问得阿要稀奇。"厚卿突然被张书玉顶了这几句，气得他面皮紫涨，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金咏南见此光景，虽明知是书玉的不好，却怕刘厚卿性子暴躁，张书玉的脾气又不是肯省事的人，生恐闹出事来，连忙分解道："厚翁不要动气，书玉向来也不是这个样儿，想是今天堂唱多了些，未免有点不自在。你是有过相好的客人，总得要比别人体谅他些才好。"厚卿因主人极力劝说，不便发作，只得忍住。张书玉也知自己说话孟浪了些，只因看着刘厚卿是个刮皮客人，不甚放在心上，此刻见厚卿不语，自然不再开口，却止略坐一会，同着陆兰芬起身而去。厚卿、幼恽恨在心头，只得谢了主人，要到兆贵里去。金咏南知他二人另有应酬，便不留他。

到得张月红家，祝华封因客齐久等，先已入席，见厚卿同幼恽来了，深致不安，便请一同坐下。随问厚卿、幼恽可是仍叫陆兰芬同张书玉。厚卿赌气换叫了一个公阳里的林佩珠，又替幼恽代[叫]了一个西鼎丰花宝玉。局票去不多时，两人先后来了。席中大家欢呼畅饮，只有幼恽心中纳闷，没甚精神，并连叫来的局也不去理会。却听得对过房间也有客人在内请客，甚是热闹，但并不揸拳，也不听见倌人唱曲，只在那里高谈阔论。① 有一个人的声音甚是熟落，只听得他抗声说道："你道现

①眉批：遥情胜概，劈空而来，文境如天半朱霞，云中白鹤。

在上海的新党，日本的留学生，一个个都是有志之士么？这是认得大错了。他们那班人，开口奴隶，闭口革命，实在他的本意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，又没有那夤缘钻刺的本钱，所以就把这一班奴隶，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，今日骂，明日骂，指望要骂得他回心转意，去招致他们一班新党入幕当差，慢慢的得起法来，借此好脱去这一层穷骨。那知朝中这班大老，耳朵是聋的，眼睛是瞎的，心地是面糊蒙着的，面孔是牛皮做成的，就是拍着他的脸痛骂他一场，他也只是不见不闻，我行我素。所谓笑骂由他笑骂，奴隶我自为之，凭你怎样的大声疾呼，那里叫他得醒？① 也有万一碰着运气，逢时得济，遇着了贤明的督抚大臣，聘请他做个顾问官，居然的当差入幕起来。无奈这班新党中人，却又是一得到了优差优馆，便把从前革命自由的宗旨，强种流血的心肠，一齐丢入东洋大海。一个个仍旧改成奴隶性质，天天去奴颜婢膝起来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② 他们现在的宗旨，是开口闭口总说满人不好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固然不错，要晓得满洲人虽是蒙古入关，究竟还是我们亚洲的同种，所以欲分满汉，先分中西。这班人就该帮扶同种，摈斥外人，方不背同类相扶的主义。③ 不料他们非但不能如此，反去倚仗着外国人的势力，拼命的欺负同种的中国人。④ 总之，这班人本是寒士出身，穷得滴屎，却又不中举人，不中进士，无计可施，以致变成了这等一个气质。说起来也甚可怜，那里有什么

①眉批：击破唾壶，令我一读一击节。

②眉批：如见肺肝。

③眉批：卓识。

④眉批：可胜浩叹。

爱国的热诚，合群的团体？纵使有几个英雄杰士，伤心大局，蒿目时艰，要想力挽狂澜，主持全局，却又是手无寸柄，说也枉然。"说到这里，便长叹了一声。① 又有一人击节叹赏道："你这话实在说得痛切，新党中间，未尝没有通人志士，却被这班无耻小人，借着新党的名目，到处招摇撞骗，无所不为，弄得坏的带累了好的，施展不来，真是可恨！"听得方幼恽暗暗不住的点头。

原来方幼恽虽是贵介子弟出身，从小十分聪颖，只是自恃天分，就不肯在书史上用心，只弄些雪月风花的学问。平时也看过几部书，晓得些中外的大势，向来以新党自居。今天听见这一席议论，却是闻所未闻，不觉爽然自失。又听见那人高吟道：

华夷相混合，宇宙一膻腥。

接着说道："这是《花月痕》中韦痴珠的牢骚气派，我年纪虽不逮痴珠，然而天壤茫茫，置身荆棘，其遇合也就相等的了。"又听一人说道："你是喝了几杯酒，故态复作，何物狂奴，悲歌击节。"却不听见那人回答，幼恽便静静的听他。停了一会，又听见高吟道：

回首当年万事休，元龙豪气尽销磨；关山跃马秋横塞，风雨闻鸡夜渡河。前路苍茫愁日暮，唾壶击缺任悲歌；何须更忆繁华梦，搔首沉吟唤奈何。②

念到末句，那声音就低了好些，只听一人大叫道："好诗好诗！沉郁苍凉，读之令人有身世悲凉之感，我当浮一大白，请

①眉批：高谈雄辨惊四筵。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块垒，千古怀才不遇之人，同声一哭。

②眉批：气韵豪迈。

窥全豹。”便听得又吟道：

一夜西风动客愁，只余身世寄扁舟；千秋事业怜青史，一代功名负黑头。蜀国相如今贳酒，天涯王粲莫登楼；匆匆归去真堪笑，惆怅题诗记玉钩。

梦醒扬州一惘然，可怜往事竟成烟；桓温种柳只流涕，殷浩书空欲问天。剩有闲情随逝水，拚将绮思逐华年；输他绝塞从军客，万里秋风早着鞭。

飘泊谁怜屋上乌，江湖落拓竟何如；荒唐槐国三年梦，慷慨苏秦十上书。纵有文章惊四海，更无涕泪哭穷途；请缨投笔男儿事，夜半床头啸鹿庐。①

幼恽听了，赞赏非常，此时再忍不住，便问娘姨，对过房间是何人请客？娘姨道："听见说是一格姓章格常熟客人。"幼恽便想私去窥探窥探他，到底是个何等样人，居然这样的见识高超，才华卓荦。因立起来向外便走，走到对房门口，隐在门帘外边，向房里看去，早吃了一惊，原来那向外坐着的主人，就是方才在张园相遇不知姓名的人，心中想道：果然外貌挺秀，内才也自不差。忽听得旁座一人赞道："秋翁佳作，气韵沉雄，真与杜甫律诗，颉颃千古。"正是：

伤心身世，悲闻宋玉之辞；极目河山，不断新亭之泪。

要知究竟何人，下回交代。

---

①眉批：四章沉郁悲壮，音节极高。

第　八　回

章秋谷意气结新知　　方幼恽平康逢旧识

却说方幼恽正在偷看那对过房间的客人，心中转念甚是面善，忽听得那人称呼他秋翁，方才兜的想起这人的姓名，不觉大悟，自己笑道："我的记性怎的坏到这步田地，隔不多时，竟是想他不起，可不是笑话么？"连忙掀起门帘，进去招呼。

看官，你道那不知姓名的少年是谁？原来就是那风流才子、诗酒名家的章秋谷。自从打发金月兰动身之后，在家中住得不多几日，总觉郁郁寡欢，加以秋谷才华绝世，丰采惊人，论文则援笔万言，论武则上马杀贼。① 惊心烽火，聊为梁父之吟；举目河山，尽有唐衢之恸。一身傲骨，四海无家，钟期之遇难逢，狂白之金欲尽，不免就牢骚郁勃，变成个使酒的灌夫，骂人的刘四，竟有些信陵君醇酒妇人的气象起来。便觉在家无趣，重为沪上之游，也住在四马路吉升栈。到此虽不多几日，却着实结识了几个有名的人，一个叫做辛修甫，是个内阁中书，学问极其渊博。秋谷闻名往访，辛修甫与他谈得十分投合，果然名下无虚，一见如故。一个叫做王小屏，是个报馆的主笔，深通时务，兼擅西文。他从前看过秋谷一篇论说，甚是佩服，此次晓得秋谷来申，急急的到栈相访，成了倾盖之交。

---

①眉批：笔歌墨舞。

还有两个，一个叫葛怀民，是个举人，一个是大挑知县，叫吕仰正，却是辛修甫介绍与秋谷相知的。这几个人都是金石论心，芝兰合臭，俯视山海，高见风云，绝无时下少年酒食征逐的恶习。

秋谷自到上海，访他去年一个旧好倌人，名叫陈文仙，年止十七，花妍柳媚，玉润珠温。去年秋谷做他，甚是要好。这陈文仙气息沉静，居然象个闺阁大家，并无红倌人的一种时髦气派，今年从西安坊调到兆贵里来。秋谷除了访友，便到陈文仙处闲坐，文仙也从不叫他吃酒碰和，转是秋谷过意不去，替他绷绷场面。这一日，正是秋谷的主人，请的就是辛修甫等数人，并两个同栈居住的同乡，隔夜已经照会客人点好了菜。秋谷恰午后无事，便到陈文仙处，约他同坐马车，到张园吃茶，又遇见了陆兰芬，谈了一会。秋谷因坐不住，便到弹子房去合人打了两盘弹子，方才同了兰芬、文仙出来。天色已是不早，因兰芬苦邀秋谷同文仙去坐坐，便又到兰芬处坐了一会。看看已有七点多钟，兰芬知有台面，不好留他，只叮嘱秋谷常来走走。原来秋谷与兰芬只是淡淡的交情，并没有什么相好，只是兰芬向来敬重秋谷，所以见了面，不觉十分亲热，以致在张园相遇，引起方幼恽的气来。

只说秋谷同文仙回到院中，辛修甫已先来了，余客也便络绎而来。秋谷做了主人，殷勤劝醻无不尽量。到得酒酣耳热之际，辛修甫偶然说起新党悖谬之处。从来酒在肚里，事在心头，早把章秋谷一肚皮的牢骚提了上来，便高谈阔论了一大篇，又痛饮了几大杯酒，方才吟出那四首感怀的七律来，座客一齐称叹。秋谷连饮了数杯急酒，微觉有了醉意，忽见门帘一起，又走进一个客人高叫秋谷道："老世兄，幸会幸会！你发得

好议论，吟得好诗啊！”秋谷醉眼朦胧，急切认不出他是谁，立起来细看，方认得是小时同学的方幼恽，便笑道：“我的眼钝，几乎认不出来，幼恽兄好眼力。”方幼恽大笑道：“岂敢！你在张园和陆兰芬谈心的时候，我早就看见你了，觉得面熟，又一肚皮想不起你来。刚才若非有人叫了你一声秋翁，只怕到明年也想不起的了。”秋谷也大笑，慌忙作揖，又请幼恽与众客一一相见，道：“不嫌残席，就请一同坐下，叙叙可好？”幼恽道：“我是一个姓祝的朋友请我在张月红处吃酒，恰恰遇见了你，岂非奇逢？你这边我不能久坐，还要过去应酬，你住在什么栈房，我明早过去奉看就是了。”秋谷连说：“不敢奉屈，现在暂寓吉升栈。”幼恽大喜道：“我也是寓吉升栈，既是同栈，更好相叙。少停回栈，我们再谈罢。”秋谷留他不住。

幼恽仍旧过来，见花宝玉、林佩珠一齐走了，台面将散，刘厚卿看见嚷道：“你这半天走到那里去了？马褂也没有穿。”幼恽对他说了缘故，便同着厚卿谢了主人先走。两人又到花宝玉、林佩珠家去打了两个茶围。林佩珠出局，没有回来，花宝玉已经回院，应酬得甚是周到。幼恽看他相貌，眉目清扬，腰肢柔细，也算得花丛中一个出色人材。幼恽为着自己心中不快，也无心久坐，拉着刘厚卿出来，路上埋怨他道：“我朝你摇手不叫陆兰芬，你偏要我仍旧叫他。你看他刚才的形状，口也不开，立起身来就往外走，惹气不惹气？”厚卿被他埋怨，倒也无言可答。幼恽又道：“我以前的银票、戒指被他抢去，不上紧去追他，为的是有过相好，不好意思。不料他钱物到手，顿时翻转面来，他既无情，我亦无义，如今我们就商量一个主意，去问他硬讨可好？”厚卿笑道：“这是你说痴话，他

东西已经入手，你就去问他硬讨，他可肯拿出来么？”幼恽愈觉气忿道：“难道他不肯拿出来就罢了不成？我一个世家子弟，白白的受了他一场糟蹋，还送了一大注钱，竟连个妓女都弄不过，这不是笑话么？”厚卿大笑道：“老弟，怎么看着你这样一个人，竟是一点不通世故。你的银票、戒指被他抢去，可有什么凭据么？这是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的事，可有什么法儿！就是打了官司，那堂上的官儿也要审情度理。你们自然交情深厚，那银票、戒指才得到他的手中，现在你要硬追回来，难道好当他贼赃追取么？这样的事情都要经官，他吃了皇上的俸禄，那里管得了这些闲事；况且宦家子弟饮酒宿娼，自己先有一层不合，怎能再去告他？这里又是租界，不能违背章程，不比内地各处的娼寮若真个十分可恶，便好打掉他的房间，叫他吃了惊吓。上海地方，是打闹娼家先就犯了捕房的规矩，就要拉到捕房里去。我们都是面子上人，可坍得起这个台么？你想这事有甚法儿？”

幼恽先前怒气填胸，恨不得立刻把陆兰芬的房间打毁方出这一口恶气，被厚卿一番话说得顿口无言。想来想去，呆了多时，觉得这话果然不错，叹一口气道：“果然如此，我也只好认个晦气，只算自家病了一场，用几个买命的银钱罢了。①但是那一张票子被他抢去还是小事，那一个戒指是母舅徐观察美国回来送给我带的。我带在手上，家父还时常叫我留心，千万不可失去。现在回去，倘然为不见了戒指，查问起来，可不是一件难事？你总要去想个妙法，将那戒指代我收回，感激非浅，那银票就送了他也罢。”厚卿摇头道：“我前天已经碰了他一个钉

①眉批：嘲笑不少。

子，现在就去问他，想来万万无用。你不晓得我在他那里，被他一冷一热的话说得十分难过，我是再不去寻第二个钉子碰了。”幼恽见厚卿不肯答应，便急了道：“不论有用无用，托你务必要去一趟。我本来也不认得什么陆兰芬、林黛玉，原是你的来头，难道我们的交情，这点点小事多应承不来么？”说罢，又连连作揖。厚卿无奈，应允道：“我去是去，然而收得回收不回，我是不管的，我总尽心竭力替你去干就是了。”幼恽连连称谢，便催他：“此刻就去，我在栈房候你的回信可好？”厚卿知道推却不脱，只得同幼恽分路，幼恽自回栈去。

厚卿到兰芬院中寻见了陆兰芬，婉婉转转的将来意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幼恽现在的意思情愿将二千银子不要，只望收回戒指，你的意思如何？若肯还他，便交给我带去也好。”兰芬听了冷笑道：“耐刘大少来说仔，论理是勿好勿依，不过俚格人忒嫌来得希奇，倪叫俚自家来拿，倪自然要拨俚格，倽格人影子也勿见，象煞倪是倽格强盗，倪倒也有点脾气格，俚耐自家勿来末，倪直头抢定仔俚格哉。”厚卿陪笑劝解道：“你也不要动气，他的心上并不怪你，你把戒指给我带去还他，我随后再叫他来陪你的礼可好？”兰芬又冷笑道：“戒指是勿错，倪探子俚一只勒浪，也勿知拨倪放到仔陆里去哉，现在一时无寻处，俚一定要倪还末，倪只好赔还仔俚一只末哉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伸出纤手来，两手共带着十余只金刚钻、红蓝宝石的戒指，耀眼争光，向刘厚卿道：“刘大少，耐拣仔一只罢。”厚卿见他伸出手来，吃了一惊，只见五光十色，光怪陆离，不觉目定口呆。停了一会，方才说道：“既不是他的原物，我怎好胡乱拿去？我回去对他说明，一定叫他自己来拿，好在我是旁人，也不能管你们的事。”兰芬道：“格末谢谢耐，对俚说声，叫俚

明朝就来，倪还有闲话说勒。”厚卿应了，自回吉升栈来。见了方幼恽，把手一拍道：“何如？我说是万万无用的。”幼恽忙问何如。厚卿把兰芬的话向幼恽说了，幼恽气得发昏，长叹一声，默然不语。厚卿也因张书玉忽然改了面孔，不知是为什么，也是闷闷不乐。

过了一夜，幼恽去看章秋谷。原来他住在纳字官房，相见之后，略叙几句寒温，秋谷见他似有不悦之意，便问他道：“幼恽兄，为着什么事情神气这般萧索？”幼恽意欲相告，又觉难以为情，只推头并没有什么心事。秋谷道：“我们两人道义相交，幼同笔砚，如有为难之事，尽可同我商量，或者有可以为力之处，亦未可知。”幼恽听了，沉吟不语，欲言不言。秋谷再三问他，幼恽仍是不肯实说。秋谷心中不悦，拂袖而起道：“我再三请问你有何心事，原是一片热肠，想要替你排解，怎么你把我看作外人，半吞半吐的做那妇人女子的样儿，究竟是何意见？”幼恽见秋谷已有怒意，只得把初做兰芬甚是要好，后来为着一对戒指顿然翻面，抢去银票、戒指的前后情形细细说明，又道：“并不是把你当作外人，不肯相告，实是我在张园见兰芬待你甚是亲近，只道你和他也有什么瓜葛，所以不便说明。”秋谷道：“我与兰芬向来认得，却不曾有过交情，并连局也不曾叫过一个，这有什么嫌疑？”幼恽乘便要秋谷去替他要回银物，又道：“昨日的光景，兰芬待你甚好，你如肯替我收回，料想兰芬也不好意思不听。”秋谷道：“我生平为人最爱管人闲事，时常骂那班坐观成败的鄙夫都是凉血动物，自家岂肯遇事退避，畏缩不前？但是天下无论什么事情，都有一个公理，不能专听一人的私见。我也要审情度理，方可替你出头。若是没有什么别故，自然可以替你收回。兰芬也不是那种专爱

银钱的人，或者你们有了相好，其中另有别情，那我就不能过问了。”幼恽力辨并无别情。秋谷听了，心中疑惑，想起兰芬为人尚好，向来待客还算略有良心，何至如此？想了一会，又问幼恽道：“他可晓得你有钱？”幼恽道：“我虽没有同他说过，却是第一天在张园见面的时候，刘厚卿朝他说的。”秋谷猛然拍手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便问幼恽在兰芬身上除了那二千两头之外，一共花过多少银钱，可曾替他办过什么衣裳首饰？幼恽道：“通共算来，那二千两票银不算外，只吃了三台酒，现还没有付钱，就是现付了二十块钱的下脚，也没有替他办甚衣饰，他又并没有向我开口，我也乐得省几个钱。”秋谷不待说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算了罢，我的老哥，你要省钱是要住在家里，为什么要走到上海这花钱的的地方来？既然到了此间，上了场面，可就讲不起省钱的话了。你且坐着，不要性急慌忙，听我替你讲这道理。”秋谷言无数句，说出一番道理来。幼恽听了，方才如梦初醒，连连点首。正是：

说破高唐之梦，顽石点头；忏除丝竹之情，现身说法。

未知章秋谷所说云何，请听下回交代。

第九回

章秋谷苦口劝迷途　　陆兰芬惊心怜薄命

且说秋谷向幼恽道："你想那陆兰芬是四大金刚中数一数二有名的人物，平时何等风头，真有好些大人先生的客人，花了整千整万的银钱近不到他的身体。你是个初到上海的人，向来又没有什么名气，通共在张园见过一面，摆了一台酒，却轻轻易易的留你住下，有了交情，就是平常的倌人也不到如此迁就。他是贪图你的什么？为着晓得你是有名富户，想要弄你一大注钱，先给你些甜头，不怕你不死心塌地的报效，这是他们擒拿客人的第一等利害工夫。你是个富家子弟，又没有到过此间，那里懂得这些诀窍，以为第一台酒就留你住下，又是个有名妓女，自然荣幸非常。殊不知既已入了他的圈套，便如飞蛾投火，高鸟惊弓，随你一等吝啬的人，也不得不倾筐倒箧。① 况且他既破格待你，你更该破格待他，非但应该私下送他些值钱的衣饰，或者多送他几百洋钱，替他排排场面，就是那下脚的洋钱也至少要再加一倍，难道他有名的第一个金刚，这样的排场，那般的声价，留你住了一夜，只值二十块钱不成？他们一班名妓，身分自高，不肯轻易向人开口。他初时指望你是个有钱的好客人，自然总肯花费，直等到过了几天，你仍旧一毛不拔，所以向你开

①眉批：如烛照，如龟卜，我亦崇拜是人。

场，要你买那一对戒指。你若答应了他，倒也罢了，却又土头土脑的不肯答应。他看透了你是个拼不得用钱的人，所以先把钱物骗到他手中，然后和你翻面，料想你这样的客人，做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，才下这一着绝户工夫。① 你还痴心妄想要去拿回，他遇着你这种不知世故的人，他不敲你一下竹杠，他也不用做生意了。这些情景都是我身亲其境，阅历之谈，并不是说的空话。我向来性直，句句实言，你却不要见怪，把这一番话，认作我是有意讥诮之谈，那就辜负了我的好意了。”

这一席话，如雷震耳，如石惊天，把个方幼恽听得面上冷一会，热一会，冷了又热，热了又冷，听到后来，竟通身冰冷，满身汗下，立起来执着秋谷的手道：“你这一番说话真是金石之谈，发人深省，指我迷途，我怎敢把你直言当作讥诮？惟有自家懊悔而已。”秋谷大喜道：“幼恽兄真是聪明，不消几句话的工夫，已是心中明白，此后只要自己留心，不去上当就是了。”幼恽点头称是，想了一会，忽然又气愤起来，向秋谷道：“这陆兰芬十分可恶，竟把我当作傀儡一般，随他提弄。我想上海妓女爱的是钱，有了钱财就有情义，我回去另汇几千银子出来，重做一个有名的妓女。料想上海地方甚大，名妓不独是陆兰芬一人，那时叫他在旁看着，心中难过，便算报了我的冤仇，你道如何？”

秋谷听了，甚是笑他痴气，不免又要劝解他一番，便道：“这话真是公子哥儿的脾气，一步也行不开来。依着你的主意是赌气跳槽，叫他在旁懊悔。即使果然如此，拼着自己的银钱去博别人的懊恼，试问于你有何好处？万一重做一个仍与兰芬一

①眉批：十分痛快，如陈琳之檄，可愈头风。

般，或者比他更甚，可不是求荣反辱，你又怎的落场？现在你的心上虽然有些省悟，却还是半明不白的，将来一定要重入迷途。我索性把上海嫖界的情形，从头至尾演说出来，好等你死心塌地。古来教坊之盛起于唐时，多有走马王孙，坠鞭公子，貂裘夜走，桃叶朝迎；亦有一见倾心，终身互订，却又是红颜薄命，到后来免不了月缺花残。如那霍小玉、杜十娘之类，都是女子痴情，男儿薄幸，文人才子，千古伤心。至现在上海的倌人情性，却又不然，从没有一个妓女从良得个好好的收梢结果，不是不安于室，就是席卷私逃，只听见妓女负心，不听见客人薄幸。那杜十娘、霍小玉一般的事，非但眼中不曾看见，并连耳中也不曾听见过来。这是说妓女从良的了，至于逢场作戏，原是面上的应酬，流水行云，本来没有什么深情密意。倌人的心性爱的因是银钱，然而有了银钱就有情义，这句话却又未必。无论你在他面上花了一万八千，就是挥金如土的客人，他们背后也不说他一个好字，反说他是土老儿、曲辫子，这种客人不敲他的竹杠也没有日子的了。银钱花得越多，背后骂得更加利害，这是什么原故呢？他做着一个好户头客人，银钱撒漫，不消说心中是如意的了，却又怕同院的姊妹本家说他做了恩客，所以不肯背后说他。有钱的客人尚且如此，无钱可知；肯用钱的如此，不肯用钱可知。[①]再说到堂子中近来的规矩，更是日趋日下，无从说起。从前都是倌人巴结客人，现在差不多要客人奉承妓女。以前都是客人要拣妓女的风头，现在差不多倌人要看客人的功架。[②]偶然有几个初入勾栏的客人，不懂他们妓院中

①眉批：真阅历有得之言，非老于此道者不辨（办）。

②眉批：通经人道。

的规例，就要百般诽笑，甚至当面批评。你想人家花了钱财，原是寻欢乐，博个快意，怎禁得倒是这般拘束起来，不是去寻开心，倒是自寻烦恼了。你道现在的嫖界还着得脚么？所以我劝你不要痴心。要晓得现在的上海非比从前，要想做个倌人，都要有嫖界的资格，不是门外汉可以误打误撞得的。你吃了陆兰芬如此的亏，还不自家猛省，倒要去再汇几千银子，去寻第二个陆兰芬，岂不是一误再误么？”

这番议论，比前一席话更加切当精微，尽情抉发，说得方幼恽连连叹服，又问道：“男女之情，无人不有，为什么上海这班妓女竟是太上忘情，难道他果然是个野兽山精，不知情爱的么？”秋谷哈哈笑道：“你的学问竟长进了一层了，但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要想青楼妓女，朝张暮李，送旧迎新，他做的就是这行生意，叫他拿出什么情义来？古人欲于青楼中觅情种已是大谬不然，你更要在上海倌人之内寻起情种来，岂非更是谬中之谬？那古来的霍王小女、杨氏名娼，都是千载一时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你道现在上海倌人之内，千千万万可寻得出这样一个么？”幼恽听了，虽然佩服他的议论，然而心上毕竟还有些疑惑，又向秋谷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上海的堂子倌人没有一个好的，竟是足迹不入青楼的好。但是我前天在张园看见你同陈文仙坐在一张桌上，喁喁私语，情意缠绵，就是那陆兰芬待你的情形，也是十分巴结，为什么他们待你又甚是见好，这是个什么原故呢？我就不懂得了。”秋谷狂笑道：“我好心相劝，你倒盘驳起我来。我原对你说，上海地方要做一个倌人，也要有嫖界中的资格，我就把嫖界的资格与你讲个明白。大凡古来妓女所重者，第一是银钱，第二是相貌，第三是才情。如今却又改了一番局面，换了一派情形。近来上海倌人，第一是喜欢功架，第二才算着银

钱，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。至于才情两字，不消说起是挂在瓢底的了。什么叫做功架呢？这功架二字，就如人的功夫架子一般，总要行为豪爽，举止大方，谈吐从容，衫裳倜傥，这是功架的外场。倌人做了这种客人，就是不甚用钱，场面上也十分光彩。再要说到功架的内场来，这是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，只好说个大概给你听听。比如初做一个倌人，最怕做出那小家气相，动脚动手，不顾交情的深浅，一味歪缠，这是他们堂子里最犯忌的事情，免不得就要受他们的奚落。至于碰和吃酒，也要看个时候，不可一味听着他们的说话，或者那倌人生意闹忙，和酒不断，便不必去凑他们的热闹，只要不即不离的，每月总有几场和酒也就是了。或者倌人生意并不见好，和酒稀疏，这却就要不等他们开口，自家请客碰和，绷绷他的场面。若是做了多时已成熟客，倌人未免要留住夜，却万不可一留便住，总要多方推托，直至无可再推，方才下水。倌人们擒纵客人只靠一个色事，你越是转他的念头，他越是敲你的竹杠。[1] 客人们有了这一身功架，倌人就有通天本事，也无可如何。总之，以我之假，应彼之假，我利彼钝，我逸彼劳，这方是老于嫖界的资格。[2] 若用了一点真情，一丝真意，就要上他们的当了。这几句话，便是功架的捷径、嫖界的指南。我从前曾经仿着《四书》，做这功架二字道：'功也者，功夫之谓也，架也者，架子之谓也。有工夫而无架子者，盖有之矣，未有无功夫而有架子者也。'你把这几句揣摩纯熟，便有了一半工程。但是功架出于阅历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，这是我章秋谷在嫖界中绝大

①眉批：确论。

②眉批：哀梨并剪。

的经济学问，所以歌场酒阵，整整混了三年，从不曾吃亏落后。幼恽兄以为何如？”

幼恽听了秋谷的第三篇议论，方才心下通明，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竟是个嫖界中的三折肱了。不料花柳场中，花钱取乐的地方，也有这许多道理，幸而我还沉溺未深，被你这切切实实的几场提醒，说得兴致全无，不然，怕不闹个大大的笑话么？但是陆兰芬拿去那一只戒指是我母舅徐观察给我的，家严时常查问，不见了却有好些不便，我想另出几百块钱，托你想法子去赎他的回来可好？”秋谷笑道：“你既然言下悔悟，我怎肯袖手旁观？那银子虽然未见得拿得回来，这戒指在我身上，取了还你便了。”幼恽虽被秋谷劝醒，却终是个悭吝的人，见秋谷肯替他到陆兰芬处去要回戒指，只喜得眼笑眉开，连忙立起身来，朝着秋谷深深一揖。秋谷慌忙拉住，笑道：“这点小事当得效劳，又算什么？”当下便拉了幼恽同到兰芬院中，幼恽觉得不好意思，不肯同去，秋谷道：“有我同着，尽去不妨，你难道怕他再要糟蹋你么？”竟扯了幼恽的衣袖，向外便走。幼恽力弱，拗他不过，被秋谷一把拖着，好似鸡雏一般，一直走到马路上。幼恽着急道：“你放了手，我去就是了。你不怕马路上人笑么？”秋谷方才放手。

到了兰芬院内，兰芬尚未起来，秋谷问知昨夜没有客人，便直走兰芬卧房坐下，叫幼恽去叫兰芬起来。幼恽摇手不肯，要叫娘姨去唤时，秋谷止住，自己掀开帐子，坐在床沿。看兰芬时，穿着一件湖色绉纱小袖紧身夹袄，盖着一条熟罗薄棉被，睡得正浓；星眸双合，杏脸微红，一缕漆黑的头发拖于枕畔，约有三尺七八寸长，香气扑人。秋谷便低低的叫了两声，兰芬已经惊醒，开眼见是秋谷，忙笑道：“阿唷！二少，那哼今朝

有工夫到倪搭来，耐是难得格客人曉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坐起身来，挽了一挽头发，又披了一件元色绉纱夹袄，斜盼着秋谷一笑。秋谷乖觉，便走了过来，在靠窗一张洋圈椅上坐下。幼恽却不开口，秋谷正要问他，陆兰芬已下床来，换好弓鞋，又问秋谷道："二少，倪搭耐是勿大来格，阿是怪仔倪勒勿来介，今朝陆里一阵风拿耐格二少吹仔来哉？”秋谷笑道："那里是什么风，倒是你的方大少同我来的。”兰芬还只认秋谷取笑，口中答应道："倪陆里来啥格方大少，耐倒说说看哩。”不防回身过来，却却的与方幼恽打了一个照面。原来兰芬下床之时，面向床里，所以不曾看见。当下兰芬吃了一惊，倒诧异起来，只得叫了一声，"方大少！”便回头问秋谷道："唔笃阿是一淘来格？啥格勿声勿响，倒拿倪吓仔一跳。”秋谷笑道："你说没有方大少，这不是方大少么？”兰芬也笑了。

幼恽见了兰芬，脸上不免有些赸赸的，兰芬见他和秋谷同来，心中已瞧料了几分，略略应酬了幼恽几句，便一面梳头，与秋谷细细谈心。幼恽在旁看他眉敛春山，含烟如笑，目欺秋水，娇盼欲流，同秋谷谈得娓娓不倦，却并没有狎昵的话头。但觉两人眉目之间，若离若合，幼恽方相信秋谷的话，与兰芬果然没有交情。只听得秋谷同他说道："现在的客人固然难做，现在的倌人更加难做。倒是那没有什么名气的人，不撑场面还可支持，你们有了这个名气，撑着这个外场，要想从良，又拣不出个可嫁的人，生意虽然闹忙，日后终无结局，你也要自己留心才好。”兰芬拍手道："划一，耐格闲话一点勿错，勿瞒耐说，要讨倪转去格人多得势来浪，倪为仔一生一世格事体，勿肯瞎来来，拣来拣去，总无拨对劲格客人，倪格做格个断命生意，也叫呒说法。”兰芬说到此处，忽咽住不说，神气黯

然。秋谷也相对不语。两人这一席长谈，兰芬已梳完头，秋谷对他招手，将兰芬招至后房，剩幼恽一人在外。

不多一刻，便见秋谷先出来，随后兰芬走出，到床头边去拿了一个拜匣出来，身边摸出钥匙开了锁，取出一件东西。幼恽偷眼看时，原来就是他的戒指，喜得心中乱跳，见兰芬将那戒指递与秋谷，秋谷接来，就带在手上。芬兰对秋谷道："倪也并勿是要俚格戒指，为仔怕俚勿来，说戒指放勒倪搭，等俚自家来拿。倒说俚自家末勿来，叫仔俚格朋友来问倪要，倪拨俚要得光火起来哉，索性勿还拨俚。今朝是耐二少爷来，勿好勿答应，勿然是随便倽人来要，倪定归勿拨俚格。"秋谷笑道："承情之至，改日再谢。"便同了方幼恽出来。兰芬送到楼梯，叫秋谷常来走走，秋谷答应，回栈去了。正是：

红袖青衫相偎倚，佳人名士两倾心。

要知以后如何，请听下回交代。

第　十　回

兆贵里刘厚卿行令　　吉升栈张书玉发标

且说秋谷回栈，把戒指交还了幼恽，又劝他早些回去。幼恽已经被他提醒，又因家中有信催归，当下也便应了，收拾行装，径回常州去了。只有刘厚卿沉迷不改，又做了一个中尚仁里的时髦倌人，叫做洪笑梅。这洪笑梅面貌中平，身材却生得甚是长大，走到人前，摇摇摆摆的毫没有一丝婀娜的神情。自与厚卿落了相好，天天叫他吃酒碰和，还要叫他置办衣饰。厚卿是个钻在钱眼中过日的人，那里拚得这般挥霍？却为着张书玉待他冷淡，跳槽出来，要争这一口闲气，不得不熬住心痛，略略应酬。在洪笑梅虽把他看得并不在眼，刘厚卿却已着实出了一身臭汗。幼恽回去之时，想要与厚卿一同回去，厚卿不肯，依旧住下。这几日工夫，刘厚卿在洪笑梅处约莫也花了五六百洋钱。曾在笑梅院中请秋谷吃过一台花酒，秋谷为他是幼恽至亲，自己又与他向来认得，不好推却，勉强应酬，却厌他是个胸无点墨，目不识丁的人，只略略的坐了一坐，便托故先走。

隔了数日，秋谷又因他先来应酬，只得在陈文仙处还他一席，坐中免不得仍是辛修甫等几个人。坐定之后，酒过几巡，秋谷便要行令，修甫道："还是联句，还是飞觞？只不要掯拳摆庄，闹得头痛。"秋谷道："联句虽好，只是座中恐有不能遵令的人，我想用个容易些的字面飞觞，这才雅俗共赏，你道

如何？”修甫等大家称是。只见刘厚卿连忙嚷道：“章秋翁不要故意难我兄弟。我小时虽然读过几年书，这些年来都已还了先生的了，那里行得出什么酒令？我情愿先行受罚三杯，这酒令是不能遵的。”秋谷微笑道：“酒令严如军令，旁人不许阻挠，怎么令官刚才出令，你就先自喧哗，且先罚酒三杯再说。以后如再有人违令，取大杯来连罚十杯。”厚卿听了，把舌头伸了一伸，不敢再说，怕真要罚起大杯来。秋谷叫娘姨斟了三杯罚酒放在厚卿面前，逼他一气饮干。厚卿无奈，只得直着喉咙将三杯酒一齐灌下。秋谷先饮了令杯，道：“我的意思，用‘风花雪月’四字飞觞。我们在坐恰好七人，从第一字起，各飞唐宋诗一句，飞至第七字为止，要依着次序，不许颠倒乱飞。各人饮门面杯一杯；说不出者罚五杯，再敬合席一杯，请旁人代说；说错一字者罚一杯；飞到本地风光或贴切本身者，大家公贺一杯。如今我是令官，就先从我飞起。”便又饮了一杯门面杯，先飞风字道：“风波不信菱枝弱。”大家赞好。其次却轮着葛怀民了，怀民也干了门面杯，飞第二个风字道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。”秋谷赞道：“吐属不凡，的是金马玉堂中人物，这是明年恭喜的预兆了。”大家公贺一杯，合席饮了。第三轮到秋谷的同乡、一同来沪的何玉山，虽然没有什么才情，也还勉强来得。想了一会，飞了一句：“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秋谷笑道：“虽不甚切当，恰也总算亏他。”

待要过令时，早见王小屏立起来拦住道：“且慢。”随取酒壶斟了三杯酒，放在秋谷面前道：“你且吃了罚酒再说。”秋谷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为什么要罚起我来？就是说错了，也没有罚到令官的道理。”小屏道：“你且吃了再和你说罚酒的缘故。”秋谷不肯，小屏道：“我若说得不是，吃还你加倍罚酒

何如？”秋谷一笑，把三杯罚酒折放在一个茶碗内，一饮而尽。小屏方才说道：“怀民说的是第二个风字，第三个风字还没有飞，如何就跳到第四个风字去？他说错也还罢了，你这令官怎不检举出来，还要旁人来替你纠劾，难道要你这令官是摆样的么？”秋谷方才省悟，大笑道：“该罚该罚。”连忙罚了何玉山一杯，要他再说一句。玉山想不出来，就连饮了五杯罚酒，又自己执壶敬合席的人各一杯。秋谷代飞了一句：“只愁风日损红芳。”方才轮着小屏，小屏随口飞一句：“飒飒东风细雨来。”又及修甫，修甫正与一个叫来的倌人名叫谢兰荪在那里并肩携手，细细的讲话，秋谷叫他过令，道：“你们只顾谈心，连酒令也顾不得了，有心违令，要罚十杯。”修甫不答应道：“既要过令，你做令官的就要早些招呼，我不罗唣令官也就罢了，你反要罚起我的酒来，这不是有心罗织么？”秋谷道：“你们既把我举作令官，就要大家遵令，你这般倔强，要加倍罚你二十杯。”修甫愈加不服。吕仰正主张着罚了修甫五杯，修甫勉强饮了，就把令杯递与仰正，叫他接令。秋谷早劈手夺过令杯，道：“第五个风字尚未飞出，便自过令，要罚七杯。”修甫无言可答，也觉好笑，只得又饮了五杯。谢兰荪因秋谷不许代酒，暗地里替他泼掉了两杯。原来修甫不会喝酒，不多几杯便要沉醉，吃了这十余杯急酒，已是头晕眼花，勉强撑住了，飞了一句：“山雨欲来风满楼。”秋谷还叫他是敷衍过令，再要罚他五杯，经大家劝住了，吕仰正便飞了一句：“年初十五最风流。”众人都赞他本地风光，合席贺了一杯。原来仰正叫来的局是个雏妓，叫做小媛媛，年止十五，玲珑第一，娇小无双，大家都赞他是个后来之秀，所以仰正就借了这个本地风光。结末才轮到刘厚卿，厚卿一手接了酒杯，面涨通

红，假作思索。秋谷将象箸敲着桌子催他，厚卿更加着急，急得咳嗽连声，还是秋谷看不过，向厚卿道："一时想不出来，我就代飞一句可好？"厚卿就如逢了郊天大赦一般，忙道："我实在荒了多年，竟一句也搜索不出，秋翁肯替我代说，兄弟认罚就是。"众人十分好笑，秋谷就飞了一句："昨夜星辰昨夜风。"厚卿连吃了五杯，秋谷也陪了一杯。

正要从新起令，用花字飞觞，只见厚卿的家人走了进来，向厚卿道："张书玉亲到栈里来寻少爷，说有要紧话说，叫小的立刻来请少爷回去，已经坐在房里等了半天，看他着急得了不得，也不知他有什么事情。"厚卿听得张书玉亲身到客栈寻他，还有要紧话说，觉得这句说话，耳中甜迷迷的钻了进去，料想他没有什么事情，不过为了几天不到他院中去，所以自己寻他。心中欢喜，面上便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气来，立起身，向秋谷道："我回去走走就来，不知他来寻我有甚缘故，须要回栈问他一声。"秋谷却早料到书玉到栈寻他，必定不是什么好意，见厚卿十分高兴，不好当面说穿，便答道："去去就来也好，我们在此专候。"厚卿连称不敢，告了失陪，穿上马褂，一直回栈而来。

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书玉高高的坐在床上，却是怒容满面，同娘姨阿宝姐在那里咬着耳朵说话。见厚卿跨进房门，娘姨便含笑向书玉道："先生勿要发极哉，刘大少来格哉，有倽闲话末同俚商量商量，料想刘大少也总要替耐想点法子格。"厚卿见书玉面有怒容，已是吃吓，又听得阿宝姐这等话头，虽摸不着头脑，知道事情不妙，老大着忙，又不好退回出去，只得进房坐下。正要开口，只听张书玉迎头问道："刘大少，耐倒好格！倪就是有倽格推扳耐格地方，耐心浪勿

舒齐末，也好朝倪说格啘，耐倒好意思跳槽，跳到仔洪笑梅搭去，倪搭人影子也勿见，还要瞎三话四，说勒倪搭用脱仔几化洋钱哉。耐倒自家摸摸良心，阿有介事？勿要有仔天呒拨仔日头。现在外势才晓得耐刘大少用仔歹格洋钱拨倪哉，倪格新欠帐格店家，才来问倪收帐，逼得倪走头无路，人也急杀快。耐想半节里向阿有啥格洋钱还帐？勿还俚笃末，倪又坍勿落格个台。倪想想，也无拨啥格法子，横竖横竖格哉，倪归碗断命堂子饭也吃得勿要吃格哉。耐刘大少既然放仔格句闲话出去，叫倪做勿落生意末，倪索性拜托仔耐刘大少，一塌刮仔替倪开销仔罢，耐刘大少也勿在乎此格。”

厚卿听他要他开销帐目，口气说得大了，早发极起来，勉强向张书玉道："你这话从那里说起？非但我没有对人说过，并且〔对〕你也没有什么怠慢的地方，不过应酬场面多带了一个局，这就算是跳了槽么？倌人也不止做一个客人，客人也不见得做一个倌人，怎么你的店帐要我替你开销，难道你不认得我这个人，就欠的帐目都不要还么？你们想想可有这个道理？"书玉听了只冷笑一声，向阿宝姐道："耐听听看，才勿关俚事，阿要推得干净。"又正色向厚卿道："刘大少，耐勿要假痴假呆，倪向来格闲话说一句是一句，勿是倍格说仔搂白相，耐倒要替倪打算打算笃哩！"厚卿被他逼住，没有转身，已是十分惹气，又见张书玉声色利害，明知他不肯空回，只急得两足乱跳道："这是什么说话！无缘无故的来寻起我来，叫我怎样的打算？我又没有用你的钱，没有欠你的帐，听凭你怎样便了。"书玉冷笑道："上海滩浪有铜钱格人末也多煞，倪啥勒勿去寻着别人，独独寻着耐刘大少一干仔，耐自家想想，说出该号闲话来，阿对倪得住？"厚卿听他说得没头没脑的，更加摸不着

缘故，只是干着急，口中嚷道："我倒底说了什么，你也要说个明白，不要半吞半吐，弄得人糊里糊涂。依着你的心上，要我怎样，你放着正经话不说，单单的同我转起大远的圈子来，我可知道你是个什么主意呢？"书玉道："耐自家对别人说格闲话自家明白，倪也勿来替耐俉对格话头，倪现在牌子拿脱仔，生意也勿做哉，娘姨笃格带挡，一千几百块，各处格店帐末，二千多点，一塌刮仔勿到五千洋钱，说起来是也呒啥希奇，就不过半中节里，一歇辰光要倪还起洋钱来，收末收勿着，借末无借处，叫倪身浪也勿会出俉洋钱。刘大少，倪一径待耐末也勿坏过歇良心，耐勿应该放倪格谣言，故歇弄得倪勿上勿落，格一杯酒是要挨拨耐吃格哉。"

厚卿听他盘子开得阔绰，心上没有了主意，虽然明知书玉有心敲他的竹杠，然而张书玉既然起了这个念头，料想不是三百五百块钱可以打得倒他的，免不得要忍着心痛买个彼此相安，却不料他开口就要五千，早吃了一吓，心想就是一半，也要二千块钱。厚卿向来为人比幼恽更加刻啬，那里割舍得下，心中踌躇，方寸交战了一会，不觉恨起张书玉来，恨他无故生枝，硬敲他的竹杠。又被书玉说了一席不讲情理、一厢情愿的蛮话，心中更加了几分焦躁，那怒气竟按捺不住起来，便也变了面孔，冷笑道："倌人敲客人的竹杠，也要客人情愿，方才显出交情。你说这样的蛮话，就是我情愿出钱，你也没有什么趣味。我在上海多年，倌人要客人的小货，我也见得甚多，却从未看见你这种泛蛮的人，真是第一遭儿，实在可笑！我还有正事在身，也没有工夫和你讲理，你请罢，我却先要失陪了。"说罢，立起身来就要往外走出。

那晓得张书玉性情本来悍泼，淫恶非常，又因厚卿跳槽到

洪笑梅家，天天摆酒碰和的报效，眼睁睁看着大肥的鸭子，盖在锅里还被他飞了出去，已是气得不可开交；却没有想到他自己，那一天在张园看见了章秋谷，心荡神飞，恨不得立刻与他团成一块，把十分情意都用在章秋谷身上，去吊他的膀子。万不料章秋谷眼力高强，他这一副尊容那里看得上眼，所以凭着张书玉百般做作，搔头弄姿，抹巾障袖，只如没有看见一般，付之一笑，并不放在心上。张书玉却受了个老大没趣，又羞又气，他却还不死心，想慢慢的跟着，再去打动于他。刚刚走出弹子房，就遇见厚卿寻他，叫他一同回去。张书玉满肚皮没好气，只得上了马车一同回去，反怪着厚卿不该打断他吊膀子的心肠。看着厚卿的面目委琐，举止堪憎，越看越气，心中便二十四分厌恶他起来，便待他淡淡的，冷言冷语的讥诮。及至厚卿叫局，故意迟至台面将散，催了几遍方才到来，是有意叫他知难而退的意思。又不料厚卿跳到洪笑梅那里，居然的放开手段，银钱挥霍起来。懊悔前日不该做断了他，便要想个撒下瞒天大网，捞他一个罄尽的主意。同娘姨们商议了几日，才想出这一条计策来，预备先软后硬，要和厚卿大闹一场，万不肯空回白转。① 他明欺厚卿虽然滑溜，却是个无用怕事的人，就是事情决撒，也不怕他去告状经官。听见厚卿一场发作，正中下怀，只见他腮边起两朵红云，眉际横一团杀气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大声说道："刘大少，耐勿要勒浪摆倍格松香架子，勿要说耐格种客人，就是比仔耐再要利害点，倪也勿见得吓杀仔人。耐开口闭口说倪敲耐格竹杠，倪就算是敲耐格竹杠末哉，老实说倪格排客人勒倪身浪用格一千、八百，三千搭仔二千洋

①眉批：原原本本，殚见洽闻。

钱，也勿算倽事体。只有耐末一格铜钱才勿肯用，寒色搂抖极杀仔人，还要说倪敲仔耐格竹杠哉。倪自然总有道理勒，好敲耐格竹杠啘。耐今朝倒底那哼？说一句闲话拨倪，勿要勒浪装倽格妈虎。”①

厚卿正待要走，却被张书玉翻转面皮，不遗余力的数说了一顿，只气得浑身乱抖，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。停了半晌，才说出一句话来道：“你这说话真是岂有此理，难道世上没有王法的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仍想脱身走出，早被书玉抢上前，劈胸揪住。正是：

爱河滚滚，大家同在沉沦；情海茫茫，何苦自寻烦恼。

不知厚卿怎生打发书玉，且待下回交代。

---

①眉批：悍泼声势，跃跃纸上。

第十一回

对酒当歌忽逢旧友　　阳春白雪快和新诗

且说书玉抢步上前，把厚卿胸前衣服一把扭住，道："晓得耐刘大少是有财有势，倪也壳张格哉，上海县新衙门随时耐刘大少格便，耐勿要走哩。"厚卿被他扭住，不由的心中乱跳，又急又气嚷道："你你你要怎怎样，怎怎么不不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动动动起手来，这这这样拉拉扯扯的，算算算什么样子。"① 书玉道："耐勿理倪格闲话，要想走出去，倪自然只好动手哉碗。"厚卿着了急，把书玉用力一推，想要把他的手推开方好脱身。那知书玉力大非常，一把衣服紧紧的拉住，那里肯放。只是脚下踏着高底，立脚不稳，厚卿用力一推，来得势猛，竟是仰面一交。厚卿因衣服被他带住，也是一交，跌在书玉身上。那书玉吃了一交筋斗，愈加撒泼，高声喊道："耐只顾打末哉，唔笃大家来看哩。"只一闹，把栈中茶房并隔壁房间的客人，都一齐拥到厚卿房门口来，却不知为着何事。阿宝姐见不是势头，连忙上前拉开厚卿，又把书玉扶起，劝书玉道："先生勿要实梗哩，有倽闲话末，好好里替刘大少说，刘大少也无倽勿肯格呀！"又向刘厚卿道："刘大少勿要动气，倪先生末也是一时之火，耐是老相好哉，总要包涵俚点，大家好

---

①眉批：活画气极情景。

好里商量末哉。”书玉跌了一交，头发已经披下，更如枉死城内放出来的小鬼一般，愈加可怕，被阿宝姐扶了起来，也趁势住了口，却还咕噜着道：“俚耐要打末让俚去打末哉，倪索性拿格条性命交拨仔俚完结。倪活勒世浪也呒拨啥格好处，拨别人家逼杀快。”① 那厚卿被阿宝姐拉开，捺在椅上坐下，看看今天这般风势，料想不得好好开交，走又走不脱，回又回不去，心上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团团走转，想不出个脱身的法儿。忽想起章秋谷来，曾替方幼恽在陆兰芬处讨回戒指，在上海花柳场中颇颇的有些名气，大家都晓得这一个人，而且为人重义，风骨非常，若得他肯来劝解书玉，调处这件事情，真是十分把稳。便连忙叫了当差的来，吩咐他道：“你快快到南兆贵陈文仙院中，飞请章老爷立刻就来，说我在栈中有要紧事情，无论如何务必请他就到，不可耽搁。”当差的答应了，忙忙到兆贵里去。

只说秋谷自刘厚卿回栈之后，对修甫等说道：“这个人虽是世家子弟，实在俗不可耐，满面上露着浮华之气，不是个可交的人，听见我要行令，便吓得屁滚尿流，这种人真是可笑！如今他既去了，我们这酒令却止剩了六人，况且这令极是浅近，实在无趣，我们改作即席联句罢。”修甫等一齐称善。秋谷便先干了一杯，修甫等也干了，问娘姨要过纸笔，秋谷提起笔来，正要写起句时，忽见门帘一起，又闯进一个人来。秋谷忙起身看时，那人向秋谷兜头一揖，道：“你好快活！在苏州闹了个大大的名儿，也不来招呼我一声，没有看见你们的盛会，现在又走到上海来，可被我寻着了。”秋谷连忙回揖。原

①眉批：声口逼肖。

来这个人与秋谷是总角之交，姓贡，号叫春树，是一个诗词名手，正与秋谷旗鼓相当，且又生得粉面欺何，素腰压沈，那神情意态一味的温柔妩媚，竟如美女一般，迥非秋谷那一种眉目清扬、神情英武的态度。秋谷与他诗文知己，互相推许。

这贡春树本是杭州人氏，幼年随着父亲，做过一任常州府同知，他父亲终于任所，身后略略有些宦囊，苏州还有几处房屋。贡春树因杭州地方没有什么宗支亲友，便不回原籍，就在常州府城居住。秋谷因曾祖以下坟墓俱在常州，每年春秋二季，必到常州扫墓，便住在春树家中，诗酒盘桓，十分相得。此番贡春树打听得秋谷在苏州青阳地浪游曲院，用度豪华，便赶到苏州，要与秋谷相会，不料秋谷已经回去，扑了一空。春树在苏州住了两月，顺便收取房租。前日方幼恽自上海回去，路过苏州，恰好遇见了春树，与他说知备细，春树方晓得秋谷已到上海，便急急赶来。打算与秋谷商量一件事情，要秋谷替他出力，却忘记了问明方幼恽住在什么栈房，所以到了码头，只好先将行李发在三洋泾桥长发栈去，自己却各处寻问。上灯之后，方才寻到吉升栈来，晓得秋谷在兆贵里请客，连忙径到陈文仙院中来寻秋谷。

当下秋谷问明了春树的行止，方知他特地到沪相访，故友相逢，心中大喜，便向春树道："你来得正好，我在此间结了一班朋友，都是性命道义之交，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一般，你且见过了这几位，再说别话。"春树便与修甫等拱手，彼此问了姓名。春树见修甫、仰正等意气惊人，行为豪爽，修甫等见春树仪容俊雅，谈吐风流。从来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不觉大家共相倾慕。修甫等便让春树上坐，春树不肯，修甫道："春树兄今日才来，又是远客，我等忝为地主，岂有僭坐之

理？”春树推辞不得，方才坐下。春树见台上有笔砚信笺，问秋谷道：“你们台上放着笔砚，想是行什么酒令，却被我这傕租隶来败了你们的清兴。”秋谷微笑，将改令联句向他说了，春树大笑道：“席间联句是近来一班斗方名士的习气，你如何也学起他们来？好好的饮酒何等不妙，却做这等酸子的事情，我是第一个不遵令的。”秋谷一笑，答道：“我们的席中联句，是大家舒写性情，平章风月，却不是做了诗连忙去刻在新闻纸上的斗方名士可比。你既不以为然，我亦乐得藏拙，免得去搜索枯肠，但是你刚刚入席，就第一个违了我的酒令，却饶你不得，须要罚你十杯，若喝不了这许多，罚你即席赋诗自赎。”春树道：“要我做诗不难，我即席赋诗，你亦要立时和韵，方算得令官的公允。若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我就要鼓噪了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依你，依你，但古人七步八叉，俱有成例，若构思迟了，就要加倍罚你二十杯，须要落笔如风，不许停顿，你可敢答应么？”春树毅然作色道：“这个何难？料想也未见得难我得倒，你且吃了令杯，看我立时挥洒何如？”秋谷道：“我做令官并无私曲，你若能文不加点，大家也要公贺三杯。”秋谷果然干了令杯，春树要过一张八行信笺，也不思索，提起笔来，看他走笔如飞，秋谷等在旁看着，只见写得好一笔赵松雪的行楷，娟秀非常，写着“即席赋赠秋谷章君”一首七律道：

五陵公子正翩翩，裘马清狂佳客前；太白豪情穷碧落，冬郎才调况青年。诗肠对月原如水，剑气凌云快欲仙。①

---

①眉批：诗亦有丰城剑气，不可遏灭之概。

春树写到此处，正要奋笔直书结句，忽然一想，错了一个韵脚，便略略停了一停，要换个韵，却未免就停笔不下。秋谷早大笑道："温八叉今竟如何，若再停一刻，便要倍罚二十杯了。"春树笑道："你不要自恃做了令官，作威作福，停会待我也做一回令官，考你一考，看你这曹子建还能七步成章否？"秋谷道："你不要与我斗口，且完了正文再说。"春树一面说，一面早把两句结句写了出来。众人看是：

我愧郊寒并岛瘦，闻君高论为开颜。

修甫等一齐赞好。秋谷笑道："诗意甚佳，姑且免罚，但是揄扬太过，却要罚你一杯，我也陪你一杯。"春树也不推辞，欣然饮了，道："你的令官已经卸任，待我这令官也来出个题目何如？"秋谷笑道："任从尊意。"春树道："我如今先要你原韵和出一首，非但不许停顿，而且还要击钵催诗，若鼓已绝而诗未成，也要罚你二十杯，众位以为何如？"修甫等齐和道："秋翁向来诗才敏捷，真可倚马万言，想必不至受罚，我辈拭目以俟佳作便了。"秋谷笑了一笑，随取过纸笔来，春树取一支象箸，在茶杯上当的打了一下，道："鼓声已起，速速做来。"秋谷提笔便写，兔起鹘落，满纸淋漓，一笔草书比春树更加神速，不一刻，早已写完。春树也自怪诧，暗想：怎地比自己更快，果然并生瑜亮，自己较逊一筹。大家看那诗时，只见写着也是一首七律，上写"奉和原韵"：

江南词客太翩翩，况在临安画阁前；已分玉箫成隔世，漫将锦瑟误流年。惭无叔宝风前度，应有瑶台月下仙；拚把清樽同一醉，不须惆怅问朱颜。

众人看完道好。秋谷笑道："我向来不爱和韵，今日被他逼住，无可如何，只得潦草塞责，诸兄怎还要谬赞起来，岂非

违心之论？”仰正道：“我们知己相叙，不作套谈，秋谷为何总有一番谦逊，这要罚你一杯。”就斟了一杯酒送过来，秋谷倒也无言可答，只得受罚了一杯。春树还有些心中不服，便又出令道：“我见《随园诗话》中有新婚诗，以‘阶乖骸埋’四字为韵，我想这四个韵脚虽然难用，也不至十二分艰难，我们在座各依韵和他一首，我却要自家僭妄，做个令官品评甲乙。”向秋谷道：“你可能遵我的令么？”秋谷道：“只要大家承认你做令官，独我一人岂有不肯遵令之理？”修甫等道：“树春兄此令甚好，我们大家遵令而行。”春树大喜，复向众人告罪，先饮了门面一杯，众人也多干了，便各各构思起来。那知看着虽不甚难，却也不甚容易，春树自家也在沉吟，却是秋谷略一思索，取过纸来，早已一挥而就。众人惊异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十里珠帘开画阁，两行宫使列瑶阶；仙裙簇蝶情初定，玉佩和鸾愿未乖。慧质只应天上有，冰姿直与雪同骸；明灯更照红绡色，莫令名花宝帐埋。

大家看了，哄然叫好。修甫道：“有此佳作在前，我等只好大家搁笔，不必再去苦思力索的了。”秋谷道：“你们诸位都是高才，怎么也这般谦逊起来？”修甫道：“并不是故意推辞，我同你讲这缘故，你就明白了。这四个韵脚本来难押，有《随园诗话》一首于前，又有你这一首于后，我们就是再做出来，也是拾人唾余，味同嚼蜡了，我们还是受罚一杯罢。”就大家斟了一杯干了，又公贺了秋谷三杯。修甫把秋谷这一首诗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，赞叹不置。连贡春树暗中也是十分佩服，秋谷真是天赋清才，不同流俗，就也极意称扬。秋谷谦让不已。

正说之间，只见又闯进一个人，满头大汗。秋谷诧异，看

时，原来就是刚才来请厚卿回去的家人，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向秋谷说道："张书玉来了，家爷叫家人来请老爷立刻前去，有要话说呢。"秋谷更觉奇异，笑道："张书玉是去寻你家少爷的，你家少爷同他有甚瓜葛，我却同他没有什么交情，他有话说，怎么你来寻起我来，你不要弄错了人罢！"那家人因厚卿被书玉糟蹋不成局面，心中也是着急，又为厚卿吩咐他立刻去请秋谷，他果然并不停留，飞一般跑到兆贵里来。跑得气喘，便夹七夹八的说了几句，此时被秋谷提醒，自家也觉好笑，定一定神，方才说道："家人来得慌忙，说错了话，实是张书玉寻到栈中要与家爷拚命，家爷着急，才吩咐家人来请老爷的。"秋谷更加摸不着头脑，诧怪得了不得，修甫等大家也觉希奇。秋谷又问道："张书玉好好的，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同你家少爷拚起命来？他既要拚命，又请我去做什么？你可慢慢的讲。"那家人方把书玉要厚卿开销店帐、动手揪扭的话说了出来。秋谷皱着眉头道："这样的事情何必定来请我，难道我还能止住他不闹么？你去上复你家少爷，说我没有工夫管这闲事。"那家人见秋谷不去，便着了急，又道："老爷的明见，家爷再三吩咐家人，说一定要请到老爷，老爷若是不去，家人回去销不得差。况且家爷这事全要仗着老爷调停，别人料想也是分解不来的，还求老爷的恩典，体恤家人罢！"说着，又打了一个千，恭恭敬敬直挺挺的站着伺候。秋谷听那家人说话倒甚是伶俐，料推却不得，况也要去看看张书玉究竟做出什么悍泼情形，便点了一点头，那家人大喜。

秋谷又对修甫等道："本欲与诸兄畅叙一宵，无奈又有别事，只得失陪，改日再行补叙的了。"众人齐称："好说。"秋谷起身要走，陈文仙亲手替他披上马褂，又替他钮好，低问

他今夜可还来？秋谷摇头，便别了众人要走。春树一把拉住道："且慢，我还有正经话〔没〕有同你说呢！"就附着耳朵说了几句。秋谷皱皱眉道："你又去闯出祸来，我可不能管了。"春树着急，又悄悄说了几句。秋谷道："你同我回栈去，慢慢的商量罢。"春树便同秋谷同走出来。众人因主人已去，随意用过干稀饭，一哄而散。

看官且慢，那有秋谷做了主人，不等客人先散，自己先走的道理。殊不知秋谷是个豪士，落落难合的，同这班人都是道义之交，相交以神，不拘形迹，况且他们数人都敬重秋谷的才华文采，大家都是胸襟阔大的人，全不在这些小节。正是：

琼枝璧月，人争掷果之姿；斗酒百篇，光照生花之笔。

欲知秋谷如何劝解，只看下回便晓。

第十二回

翻花样偷天换日　吊膀子接木移花

不说章秋谷同着贡春树回栈，再说刘厚卿自从打发家人请秋谷，略觉放心。等了一会，还不见来，心中焦躁，偷眼张书玉时，头发虽然挽起，那面上还是铁铮铮的杀气横飞，双眼睛定定的斜睃着他，又有个要发作的意思。只看得厚卿立不安，背上如有芒刺，屁股如坐针毡，急得满屋子里团团转，眼巴巴的只望秋谷到来，好央他劝解书玉。那知左等也来，右等也不来。原来等人心焦，况且厚卿有事在心，更觉得候长久，满口里乱骂那家人〔道〕："这个混帐东西，怎么这样用，去请一个人也请不来。"忽听书玉冷笑道："耐就是去仔耐格朋友来，也无拨啥格说法啘，阿是朋友来仔末，倪就耐，勿敢替耐说话哉?"厚卿听了，又羞又恨，欲待骂他几句又怕书玉性情凶恶，索性借此大闹起来，客中甚是不好意思只得忍住了气不敢开口，那一种可笑可怜的情状，真是好看。

好容易等得外间脚步之声，约略是秋谷的声音来了，心一块石头刚才落地。果然不多时，那家人先抢步进来，回道"章老爷来了。"厚卿大喜，忙走到门口。家人便打起门帘只见秋谷笑吟吟的进来，口中说道："有累吾兄久等，心切安。"厚卿连称不敢，迎进房来坐下。秋谷道："刚才盛价说，你与书玉有些口角，但书玉同你向来要好，为什么淘气

来？或者你自家有不到之处也未可知，我倒要请教请教，你们倒底是为什么缘故？”先前秋谷进来，书玉本是坐在床上，低着头装做没有看见，及至秋谷开口，并不派着书玉不是，反说厚卿或者有些不到。这本是秋谷的口才，不劝自劝，料想书玉听了，自然心中欢喜，方好乘便劝和。果然张书玉听得秋谷说话在行，不由的就有几分高兴，抬起头来打量秋谷的相貌时，心中早突然一跳，又喜又惊，原来就是张园相遇、眠思梦想、不得到手的心上人儿。此际书玉不由自主，连忙立起来，叫了秋谷一声，登时把方才面上的那一团杀气威光，消化得干干净净，变作满面笑容，喜孜孜的在台旁坐下，便告诉秋谷道：“章大少，耐勿晓得倪格事体，倪说拨耐听仔，随便啥人也要心浪惹气格。格个刘大少，做仔倪一个多点月哉，自从俚到仔倪搭来，倪倒当俚好客人格，从来覅叫俚打啥格首饰，做啥格衣裳，碰和吃酒也随俚格便，洋钱是加二覅见歇。倒说归转仔，俚来叫倪格局，倪为仔转局过去晏仔点点，俚就此扳倪格差头，搭倪反子一泡，倪末勿来哉。跳槽过去，另外做仔格洪笑梅，日日替俚碰和吃酒，做衣裳，打首饰，倪也勿去管俚，只当无介事，不过少做一个客人，算得好说闲说格哉。勿壳张俚勒浪外势，还要说倪格邱话，放倪格谣言，倒说俚勒浪倪搭自相仔勿到一个月，用脱仔伦万洋钿哉。难末拨倪格排欠帐格店家，借债格户头，听见仔，大家勿好哉，一淘到倪搭来，收帐格收帐，要债格要债，才问倪要洋钱。章大少，耐去想吧，半节里倪陆里来啥格洋钱，勿还俚笃末倪又坍勿落台，逼得来倪急杀快，格件事体弄僵哉晼，倪想起来才是刘大少格勿好，勿放倪格谣言末，倪也勿造至于实梗样子。今朝倪实在弄勿落哉，跑到刘大少搭来，想问俚借点洋钱开销开销，等倪过仔节，收帐下来，再好还俚，也勿算敲

倒格竹杠。俚耐洋钱末勿借，拿倪骂仔一泡勿算，还要动手打倪，推仔倪一交筋斗。章大少，耐想想看，世界路浪，阿有格号道理？请耐章大少替倪评评，倪是横竖呒啥念头转，今朝定规要俚拨倪一句闲话，随俚去拿倪那哼末哉。”口中说着，一面笑微微的向秋谷连丢几个眼风，又用金莲在桌子底下，勾住秋谷，那两只眼睛水汪汪的，把秋谷浑身上下钉住呆看，恨不得要立刻扑在秋谷怀中。

厚卿初时见秋谷进来坐定，刚刚开口，张书玉便是满面含春，撤去了先时凶狠形容，平添出一副温柔体态，厚卿心中暗想：秋谷果然名不虚传，怎么他才开口，张书玉便不似先前那般形状，出奇的柔顺起来。后来听张书玉向秋谷一番说话，句句说他不是，甚是气忿，待要开口辨白几句，却被秋谷对他连连摇手，厚卿只得默默无言。好个张书玉，把一番话说得来婉转非常，却遮掩得自己并没一些不是，秋谷暗暗点头称赞，到了紧要之处，也还飞他二个眼风。书玉觉得秋谷今日情态温存，绝不是前日在张园那一副待理不理的面孔，更是十分意满，那两旁面颊之上，早泛出点点桃花，隐隐的眉目之间，大含荡意。①秋谷听他说完了一席话，心中想道：我要驳倒他，叫他无言可答，有何难处？但是书玉本是泼赖非常，厚卿又是十分无用，我一个旁人怎好管他闲事？不要弄得他恼羞变怒，依旧不讲情理起来，于自家面子，岂不有碍。只是又有一件难处，书玉本来有心于我，前天在张园极意迁就，吊我的膀子，我却嫌他面貌不好，没有理会于他。如今自家要替厚卿调处，劝解这件事情，不用说，拿得稳书玉是一说一听的，既要曲意替他和解，自家却

①眉批：迷离惝恍，情不自禁，描摹至此，仙乎，仙乎！

就免不得要领书玉的盛情。看着书玉那雄赳赳的神情，着实有些退避三舍，不觉的就为难起来。忽然眉头一皱，想出一条接木移花的计策，心中大喜道：有了有了，只消如此这般，这事便有二十四分拿手，不怕书玉再要装腔。

正待开口，只听得厚卿接口道："秋谷兄，你不要听他的说话，我并没有在外边放他什么谣言，这是他一厢情愿的主意，你须要替我分解分解才好。"书玉在旁冷笑，接口正要驳他，也被秋谷朝他摇头示意，书玉便不开口。秋谷向厚卿微笑道："你有也罢，没有也罢，总之书玉无缘无故不见得起你的花头。你们这班曲辫子的大少爷，专喜对着别人说你自己的阔劲，如何用钱，如何发标，乌烟瘴气，闹得一塌糊涂。①在你们的心上，以为不如此装不出自家的幌子。那晓得嫖场的诀窍，世路的人情，非但装不来自家的场面，还出了个吹牛屄说大话的名头，从此别人看你不起，就如自己贴了招子，出卖曲辫子的招牌一般。②书玉的说话固然不可全信，未免也有些过甚之谈，然而想情度理起来，你也不要推得干干净净。大约在人前说几句大话，说在书玉面上用了多少银钱，想去哄动人家来巴结你，也是有的。我从来未曾开口，早已洞察情形，你若再要在我面前遮掩支吾，不肯说出实话，那却你就怪我不得，不管你们的帐了。"③厚卿被他说着了真病，面上红了一阵，闭口无言。

张书玉更是喜欢，五体投地。秋谷却向书玉道："你的意思我都晓得，自然总有个调停。你且到我的房间去略坐片时，你有什么说话，我再同你商量可好？"书玉巴不得秋谷说这一

---

①眉批：当面奚落。

②眉批：妙语解颐，我欲喷饭。

③眉批：以上数说一番，先平其气。

声，大喜应允，又向秋谷道："章大少格说话，句句才说到倪格心浪。"回头将手指着厚卿道："俚耐格闲话，搭耐章大少一样仔末，倪也勿要替俚反哉。"说着，又斜睨着秋谷一笑，以目送情。厚卿看见，岂有不知，虽也不免有些醋意，但是看着秋谷样样较胜一筹，自己那里比他得上，况且又要秋谷替他调处，自然只好由他，只在腹中暗暗的叹着冷气。秋谷随手立起来，向厚卿说道："我去去就来回你的话，你可不要出去。"厚卿连连答应。书玉也不理厚卿，同了阿宝姐，跟在秋谷后面就走。厚卿虽然心中不乐，也无可如何，只自家悔恨当初不该做他，如今弄得这般无趣。

只说书玉跟着秋谷一路走上楼来，心中暗喜。只说秋谷将他引到自己房间，必定有什么心腹的说话，却不晓得秋谷另有一番意思。秋谷在兆贵里同了贡春树回来，因为他与刘厚卿素不相识，便叫他在自己房中宽坐等候。春树正是等得不耐烦，反背着手，在房中踱来踱去，忽见秋谷进来，背后还同着一个倌人，忙笑道："你在那里有什么正经？去了半天，把我丢在这里好不心焦。"书玉跟着秋谷走进房间，见房内还有一个客人，心中觉得不甚自然，及至举目看时，那知不看犹可，一看早又吃了一惊。① 只见春树容华俊雅，骨格风流，粉面朱唇，细腰窄背，同秋谷立在一处，真是一对璧人，不分上下。但春树是一团的妩媚非常，秋谷是一派的英风流露，若要两人相并，还觉得秋谷胜些。书玉心中暗想：怎么相貌好的都聚在一处？为什么我在上海见了无数客人，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们的呢？看看秋谷，又看看春树，把个书玉竟看呆了。秋谷招呼他坐下，

①眉批：此下便是代厚卿设策调停，读者切勿错过。

方才觉得，未免不好意思，随便在窗口一张椅子上坐下了。秋谷却不向书玉说话，叫过春树来，悄悄附耳说了几句。春树微笑，回头把书玉细细的上下打量一番，朝书玉微微一笑，又向秋谷摇头。秋谷顿然不悦道："你不答应么？"春树点一点头，秋谷便道："你不听我的说话，回来你有什么事情，可不必再来找我。"春树忙陪笑道："你不要着急，我倒不是不答应，倒是怕你要吃……"① 春树说了半句又不说了，朝着书玉格格的笑。秋谷道："吃什么，说下去，你说出不好的话来，可不要怪我粗鲁。"春树听了，连忙将头项缩了一缩，舌头伸了一伸，说道："罢罢，我不说了。谁不知你是个拳棒名家，我这几根鸡肋，那里当得起你的尊拳？"秋谷也一笑，便剪住了话头。

此时张书玉坐在旁边，呆呆的看着他们两个，听得秋谷与春树互相问答，又看着他笑，心中早已十分明白。若在别人，说了这几句说话，书玉早已就扳起面孔来，无奈书玉看着秋谷同春树两人，一个是玉树临风，一个是琼枝照月，恨不得取一碗清水过来，把这两个傅粉郎君，一齐吞下肚去，爱还爱不过来，巴不得他们与他说笑。② 看张书玉这一时的光景，就是叫他无论如何，他也断无不肯。当下秋谷携着春树的手，向书玉道："这是我的把弟贡春树，待我替你们做个媒人。"书玉低鬟一笑，不觉面上生红，把秋谷斜睃了一眼。③ 秋谷对春树道："你今夜就在他那里请一台酒可好？"春树道："摆酒不难，只是时候已经不早，那里还请得着什么客人？况且我初到上海，也没人

---

①眉批：的是可人。

②眉批：望梅可以止渴，画饼可以充饥，书玉此时情景，想不可以熬矣。呵呵！

③眉批：荡妇勾人，全在两眼。

认得。”秋谷大笑道：“你这说话越说越呆，真真是个饭桶，叫你请客，无非开个堂簿的意思，以后便可往来，难道叫你认真请客么？”春树恍然，也自好笑。书玉眉花眼笑的道：“贡大少要吃酒末，倪先转去预备起来阿好？”

秋谷道：“你先回去也好，但是厚卿的事情，你究竟是什么一个主意，你不妨同我说明，可好看我的薄面，将就了结。”书玉道：“倪也勿是一定要俚那哼，为仔俚讨气勿过，倪有心要替俚拌拌嘴舌，既然耐章大少说仔末，随便章大少末哉，倪总呒拨啥勿肯格。”秋谷大喜，笑道：“你既听我的说话，也不必与他吵闹，料想你也不是一定希罕他的银钱，只要他以后晓得些轻重也就是了。现在总算我来替他讨个情，叫他拿出几百银子，罚他个不该乱放谣言，他此后料也无颜再在你家走动，你道如何？”书玉道：“章大少格闲话，倪总无啥勿听，谢谢耐，要耐章大少费心，就是实梗末哉。”秋谷笑道：“这是我承你的情，看我得起，怎么你倒谢起我来？”说着，便连忙去厚卿那里，替他说了情形，又道：“我的意思，硬作主张，你竟是干干净净送他五百银子，从此一刀两断，他也勉勉强强的应了下来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厚卿听张书玉居然应允，心中虽是欢喜，却又舍不得五百银子，蝎蝎螫螫的说道：“怎么竟要五百银子，可好费秋翁的心，这数目少些？”秋谷不觉大怒道：“原来你这个人如此的不知好歹，怪不得张书玉要敲你的竹杠。照你这样说来，倒是我多事的不是，我也不管你们的闲事，我去回复他就是了。”秋谷说这几句话时，声色俱厉，厚卿见秋谷发怒，已是吓慌，知道自己失言，十分懊悔。又见秋谷拂衣要走，更加着急，连忙拦住秋谷，连连作揖，赔了许多不是，秋谷方息了怒气，说定明日汇了银子，由秋谷经手，付

与书玉。又数说了厚卿几句，便回自己房间里来。见春树与书玉二人谈得正是热闹，阿宝姐坐在一旁打盹。

秋谷进来，笑道："时光不早，我们就到书玉院中去罢！"当下议定，夜深无处请客，单请秋谷一人。先打发书玉回去，二人随后慢慢的同到院中。书玉含笑相迎，房中台面已经摆好，秋谷等一到，就起手巾入席。秋谷见并无外人，便令书玉同吃，书玉不肯，秋谷道："我们二人不比别客，你难道还要拘着院中规矩么？"书玉一想不错，果然坐了。席间，与秋谷谈些旧事，秋谷酒落欢肠，已觉微醉。这一席酒虽止有三人，却低酌浅斟，吃得甚是爽快。书玉虽觉有些美中不足，然而看着春树的面貌娇柔，丰姿倜傥，也甚是喜欢。秋谷饮到半酣，便要先走，被春树留住，悄悄谈了一会。秋谷道："这样的好差使，为什么不去寻着别人，总只缠我一个，这是什么道理？"春树陪笑央求，又朝秋谷作揖，秋谷勉强点一点头道："也只好碰你的运气便了。"春树大喜。书玉在旁，也不知他们说的什么，又不好问他，秋谷便先回栈去了。正是：

一双蝴蝶，可怜同命之虫；卅六鸳鸯，妒煞双飞之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汪宏超花钱代审　　金汉良拼命吹牛

且说秋谷回栈之后，过了一夜，明日一早便会见了刘厚卿，问他银子可曾齐备？厚卿回称："钞票已经现成。"便在枕头旁一个大皮包内，取出一卷钞票，点了数目，双手交与秋谷。秋谷收了起来，因见厚卿瘟得利害，觉得他也甚可怜。厚卿将钞票交代了秋谷，又连连致谢秋谷费心。秋谷便想再费一番唇舌，把刘厚卿劝醒转来，使他不至沉迷不醒，也算大家认得一场。便邀厚卿到自己房间坐下，将以前劝解方幼恽的几层说话，恳恳切切的劝了厚卿一遍。又道："你道张书玉同你吵闹，是要敲你的竹杠么？他是因为你土头土脑的不甚漂亮，又不肯爽爽快快的花钱，他心上不愿意你在他院中走动，所以平空把你冷淡起来，好等你从此不来的意思。① 你想上海堂子还有什么玩头？即如我章秋谷，老于嫖界的人，也要步步留心，不肯一丝大意。凭着你这样一个人，不知嫖界的情形，不懂院中的规矩，平空的走到上海，要去嫖起四大金刚的张书玉来，上海的金刚可是好嫖的么？② 象你这样没有功架，不肯花钱的客人，他眼睛角里也没有梢着你，你还要想去装呆做傻与他论交情。

---

①眉批：透快之论，如闻暮鼓晨钟。

②眉批：瘟生瘟生，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矣。

他不糟蹋你，倒糟蹋我么？”厚卿虽是沉迷，倒底心上总还明白，听了秋谷这一番议论，把上海堂子的情形，倌人的性度，一齐抉发出来，无论再是下愚不移，听了这种激切的说话，也不由得毛骨悚,然通身汗下，便向秋谷道：“秋翁现身说法，真令顽石点头，怪不得方幼恽经你一番劝解，立时收拾归家。我如今回想起来，真真是个痴子，花了多少冤钱不算，还惹出许多气来,岂不是自寻苦吃。[1]我在此间略停数日，便也要回到常州，从此看破他们的手段，不再去惹草拈花，省得辜负了秋翁的苦心劝解。”秋谷起初劝解厚卿之时，还当他未必果能猛省，姑且把他提醒一番。今见厚卿居然言下大悟，心中爽快非常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然厚卿兄甚是聪明，一说已经明白，我章秋谷浪游花柳，到处留情，未免也惹下了许多风流孽障。如今仗着这广长妙舌，居然劝得你们勒马回头，也是我一生快心之举了。”厚卿听了，感激万分，想秋谷这样的人，侠骨柔肠，真是世间难得，着实谢了几声。秋谷连忙止住，又说了几句闲话，拱手别了厚卿，便到别处寻人去了。

天有正午，方才到栈，吃过了饭，想着厚卿的钞票还在身边，尚未交出，本来想去问春树的信，就到新清和张书玉院中来。出了栈房，信步慢慢的行走。新清和离吉升栈本来甚近，不用坐车，正走到大新街口，忽见对面一乘光彩辉煌的轿子，三个轿夫都着绉纱紧身小袄，绉纱兜裆马裤，抬着轿子飞一般的直撞过来。[2]那轿子是用翠色洋蓝大呢做了四围的轿衣，通身用白绒线绣着折枝梅竹，中间还镶嵌着水钻，光华夺目。轿子四角边结着四个湖色流苏，两旁玻璃也衬着绣花软帘，垂着湖

①眉批：冤桶真冤。

②眉批：突如其来，煞是作怪，

色绉纱黑线洒花的遮阳，瘦瘦的一付杭州香藤轿杠，杠上前后也结着四个小小的彩球。那轿子四周更用白铜打就的各色折枝花样钉在轿上，耀眼争光，收拾得十分精致。秋谷暗想：好一乘讲究的轿子，谅来是什么红倌人坐的了，但是天气刚刚过午，为何出这样的早堂差。正在暗想，那乘轿子抬得飞快，已是擦肩过来。秋谷要看轿内坐的倌人，面貌如何，便住了脚步，仔细往轿内看时，那知不是倌人，竟是坐的一个男子，扶手板也没有，端端正正的坐在轿中。秋谷大为诧异，看那男人时，穿着元色外国缎马褂，鼻架金丝眼镜，衣裳甚是华丽，帽子上还钉着一块披霞，面上却满面烟色，青生生的甚是难看。獐头鼠目，缩头拱肩，坐在轿中，眼睛四围乱转，得意洋洋的神气。秋谷见了这副怪状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心想：天下真有如此寿头码子，真是可笑！轿子刚刚过去，忽听得轿中那人叫了一声："秋谷兄几时来的？"秋谷不及回答，轿子已折到四马路去了，秋谷听了他的声音，方才想起原来是这个人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人是谁？原来是常州有名的冤桶瘟生，姓金，号汉良，是个乌龟的儿子。本不姓金，他父亲叫金幼川，因为自家无子，就把这乌龟的儿子抱养成人，便顶姓了金，承受了这金幼川的一分家产。这金幼川也不是好好出身，本来一贫如洗，在一个徽州汪家管管帐目。可巧这汪家同一个姓申的举人争夺地基，大家告状，地方官判断不来，姓申的就赶到省中，在臬台衙门告了一状，臬台准了状词，提审起来。汪家虽有家财，却是向来胆小，极是怕见官员，又为自己没有功名，恐怕上堂出丑，便害怕起来，要叫这管帐的去顶名冒审。金幼川那里肯去，汪家急了，便许他若肯替代上堂，无论吃苦与不吃苦，总送他一万银子。这金幼川虽然怕打，却是漆黑的眼睛见了白

花花的银子，由不得就答应了，跟着差人到了苏州。

不多两天，臬台挂牌提审，先问了原告的口供，再传被告上来。金幼川仗着胆子，上堂跪下，臬台把他看了一看，用旗鼓在公案上一拍，问道："你可就是汪宏超么？"金幼川战抖抖的答应了一声："监生正是。"臬台又问道："你这监生是在那一案报捐的，折色几成，可曾领到部照，从实讲上来。"两旁吏役齐齐的吆喝一声。金幼川原不曾捐过监生，只道监生是个微末的功名，臬台不致追问，不料臬台认真盘驳起来，他如何回答得出？又被两旁差役喊了一声堂威，愈加慌得六神无主，竟说不出什么来。臬台又拍着惊堂道："讲！"满堂人役，又喊了一声，把个金幼川吓得呆了，一句话也挣不出来。臬台大怒道："怎么本司问你的话，你竟不回答，好大胆的奴才，掌嘴！"值刑皂隶，轰然答应一声，赶上几个人来，不由分说，把金幼川拿住，一个捺住他的肩头，一个扳着他的脸面，把个嘴巴放得平平的。金幼川听得臬台叫打，已是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就要喊也喊不出了。早被差役取过皮掌，照着金幼川的嘴巴，一五一十的打了四十，方才放他起来。那臬台堂上的刑法十分利害，这四十个嘴巴，直打得金幼川肿了半边的面孔，就如猴儿屁股一般，牙齿也打了两个下来，满口里喷出鲜血，只把他打得昏天黑地，连他自己的生年月日都一齐忘了，那里还说得出什么话来？①臬台又拍案喝道："看你这般光景，你这功名料想不是真的，本司也没有多大的工夫同你追究，只问你争夺基地的案情，你这欺贫倚富的奴才，为什么去争夺人家的基地？在本司这里好好的供上来，若有一字支吾，你可知道本司

①眉批：令人忍俊不禁。

的刑法！”金幼川被他打得昏了，也听不出臬台问的什么话来，只连连磕头道：“监生冤枉，求大公祖明镜高悬。”臬台冷笑道：“还敢自称监生？左右与我结实再打！”金幼川急了，连碰响头道：“总是小人该死，求大人开恩。”①臬台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本司看你这个样子，就不是安分良民，那强占人家的地方，自然也是有的，你还敢在本司这里称冤道屈么？”只这兜头一盖，把金幼川盖住了，不敢开口。臬台喝道：“快快的供上来！”金幼川只吓得心中乱跳，又不敢再叫冤屈。臬台见他并不开口，发起火来，大声喝道：“我把你这放肆的奴才，你在本司堂上，尚敢如此支吾，你平日的倚富欺人，可想而知的了。”一片声叫看大板伺候，皂隶吆喝一声，便要求揪金幼川下去。金幼川着了急，高声叫道：“求大人开恩饶打，小的愿招。”臬台吩咐不要动手，等他实供。金幼川无奈，只得胡乱招了几句“不合恃富欺贫，谋占基地是实”。招房录了口供，叫他自家画供，呈上。臬台看了一遍，冷笑道：“本该把你这奴才重重惩办，以儆将来，姑念你在本司这里从实供招，饶你一顿板子，回去好生改过，学做良民，若再有什么案情犯到本司这里，哼哼，那是莫怪本司就不是这样的办法了，下去！”值堂的听臬台叫他下去，齐声吆喝。金幼川只得磕了几个头，走了下来，又羞又气。这里臬台又传了原告上来，将基地断归原告，叫他当堂具领，就此退堂。

原来这臬台也是寒士，科第出身。从前未遇之时，着实被本乡的富户欺凌讪（姗）笑，所以做官之后，存了一个偏心，凡是穷人与富户打到官司，到他台下一定要偏袒穷人。金幼川那里

---

①眉批：可怜。

知道，冒冒失失的顶了汪宏超的名字上去，吃了这一场大亏。当下出了衙门，又羞又气，连夜回到常州。汪家见他果然吃苦，免不得要抚慰他一番，又当真给了他一万银子。这金幼川甚有心计，把这银子同人合股开了一家钱庄，自己辞了汪家出来，就在钱庄管事。不多几年，竟被他盘了一倍出来。金幼川有了银子，就要摆起臭架子来，①家里用了两个粗使的老妈子，买了两个丫头，叫他自己是老爷，老婆是太太，儿子是少爷。把这过继的儿子十分钟爱，延师教读，要想替他光大门闾。无奈这金汉良心地极是糊涂，资质更加愚鲁，整整的念了十五年书，连个之乎者也的虚字，也不曾掉得连牵。这先生明欺金幼川是个外行，不知黑白，对着他反称赞他令郎的学问。②金幼川本来满腹草包，那里懂得什么学问。连先生都赞起他的儿子来，可想自家儿子的本事是大到极处的了。就把他欢喜得手舞足蹈，无可不可，以为儿子指日就是大官，自己就是现现成成的一位老封君了，便拼命的把儿子恭维起来。他这令郎本是龟奴的儿子，自然就带些祖父家风，虽然别的事情一样不会，却偏偏生就一副说大话吹牛屄的本领，凭你无影无踪的事，他偏会说得确实非常，有凭有据。至于生性的卑鄙，行为的刻薄，便是他的本色，③在下也没有这些闲力来一桩一件的形容他。

只说这金幼川巴结了儿子十年，指望自己好做封君，享受他儿子的福气，不料他年纪已高，等他不及，一病死了。金幼川病死之后，他儿子非但不知哀痛，倒反高兴起来，把金幼川

①眉批：可丑。

②眉批：幼川虽门外汉，但为师者误人子弟，亦属不应。

③眉批：的是他真实本领，且善学伊父势利行为，专事侧媚显宦，以坐实其走狗之名。

辛苦积来的家产，随意花销。鸦片烟瘾甚大，每日要吸二两几钱。同的一班朋友，都是不三不四的人，帮闲篾片都跟着他吃喝。正经朋友的面上，却是一文不肯花费，吝啬异常，所以人人都赶着他叫“瘟生冤桶”。他家产虽然不多，却最喜人赞他有钱，夸他豪富。他自已也一天到晚摇摇摆摆的只在街上闲闯，摆着不三不四的架子，打着半南半北的京腔，好象真是世家公子，百万财翁一般。①那一年联军进京，开了捐例，秦晋顺直甚是便宜。他忽然发起官兴来，到处托人，替他捐了一个试用知县，加了三班银两，分发直隶。

他捐了这个官，十分高兴，登时就戴起水晶顶子，拖着一条花翎，每逢城内有什么婚丧喜事，他无论向来认得认不得，一概到场，为的是好摇摆他晶顶花翎的架子。也有几个通品乡绅，见他那种不中款式的样儿，甚是可笑，便问他这五品顶戴可是知县上的加衔？他就大声答道：“兄弟这个顶戴，是五年之前山东开〔辟〕黄河口子，抚台奏保兄弟的虚衔。兄弟这个知县倒是在这五品顶戴上加捐的，所以他们这一班新捐知县的人，谁也没有兄弟这个面子。”那问的人几乎笑了出来，知道他是个初出茅庐的人，不好意思同他辨论，只好走了开去，告诉别人，个个把他当作笑谈。他却意气昂昂，毫不为怪。只是他笔下虽然不通，他却自道是个通品，说起话来，满口之乎者也的咬文掉字，人家都不懂他说的什么。适值联军已经退出北京，皇上回銮之后，举行乡试，恩科正科并在一起，那中的额子就有二百余名。他又发了一个奇想，又要想去中起举人来。他本来底子是个监生，现在虽然捐了功名，尚未到省，照例可以入

①眉批：两语概括。

场。金汉良就在本县起了一角送考文书，结了几个同伴，径往南京而来，在文德桥左近租了两间房屋住下。转瞬已是七月廿七，便要进场录遗。这金汉良穿了一身簇新的实地纱袍褂，浑身挂着玉器叮玲当啷的，又扣着平金的眼镜袋，同扇袋，背后飘着两对荷包，而且挂着大长的忠孝带，头上戴着簇新的凉帽，翡翠翎管，拖着上好的花翎，挤进贡院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原来学院录遗，也有大员子弟的官卷，也有已经捐过功名的官监，照例多要带着顶戴入场，但都是随身衣服，头上带顶帽子，脚下穿双靴子，从没有像金汉良这样全身披挂的，好似进士谢恩，大员升见一般，大家多望着他好笑。① 正是：

　　傀儡登台，真个官场如戏；沐猴冠服，果然嫖界新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交代。

---

①眉批：真是见所未见，当时仆虽不与同伴，却与同寓，曾目击其冠带入场模样。

第十四回

一监生录遗受气　　两承差讨[1]赏翻腔

且说金汉良见一班录遗的监生大家都看着他笑，又有指指点点的谈论着他，金汉良那里想到是笑他自己，还认是自家身上衣服过于华丽，所以众人羡慕着他，倒反低下头来，看着自己的衣裳，甚是扬扬得意。不多时，学台放炮开门，点起名来，那一班监生便一排一排的挨挤上去。点了一会，渐渐点到常州府来，先点武阳二县。金汉良挤在学台的公案旁边，听得点到他名字，他连忙赶到案前，接了卷子。学台见他穿着得袍褂齐整，靴帽时新，头上还拖着一枝花翎，腰中挂的玉器，不住的乱响，已觉诧异。到得他缴验官照之时，学台看只有两张部照，没有加衔同翎枝的执照，却见他明明戴着水晶顶子，拖着花翎，心中诧异起来。又恐自己眼花看错，便把鼻上架的大圆老光眼镜往上撑了一撑，仔细再看时，金汉良见学台大人不住的看他，满心欢喜，只道学台有话问他，便朝着公案深深的请了一个安，口中恭恭敬敬的说了一声："嗻。"引得两旁的承差吏役多笑起来。学台也觉得这个人大有痴气，便也不去盘问他顶戴的来历。好在学台衙门只管录遗，那有什么工夫来管你的闲事，只觉得这个人呆得可笑，却又不好笑出来，失了体制。学台把脸

---

①原作"计"，从目录和文义改。

沉了一沉，承差便一齐喊道："进去进去，接了卷子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"① 金汉良正是一团高兴，等学台同他谈心，不料被承差赶了进来，讨了个大大没趣，只得走上甬道，一直进文场来，依着卷面上的字号坐了。却只有自己一人，同伴的都不见来。他是做大老官做惯的人，举目无亲的坐着，甚是纳闷。

坐了不多一会，他的烟瘾早已发作，烟具是预先带着，急急的拿了出来，苦的是没有榻床，又且四面不住的吹进风来，勉强坐着，上了一口吃了，却是塞了几次，好容易吃完。金汉良平时过瘾，总要大口装烟，一顿要吃一两，这样不爽快的吃法，那里挡得住他的烟瘾？正在没法，只见一个差官带着几个承差前来查号。原来外面已经封门，两边文场都有学院衙门的差官，同着各学的教官，一同查察。那差官看看查到金汉良面前，金汉良一见这个差官，心中大喜，认得他就是同乡的胡养甫，向来晓得他是学院衙门的总书房，便连忙招呼他道："养甫兄，幸会幸会。"胡总书听得有人叫他，回头看见了金汉良，平日彼此原是相识，便也同他拱手，说了几句套谈。胡养甫道："兄弟还有公事，不能奉陪，改日再叙罢！"便要一直查看过去。金汉良因文场内不能过瘾，心上慌忙，见了胡养甫来，正要托他想法，连忙说道："养甫兄，且少停一刻，有一件事与你商量，可有什么安稳的地方，可以躺着过瘾的，托你想个法儿。"胡养甫听了，沉吟道："里面都是关防地方，外人轻易不能进去，兄弟也担不起这个责任(戌)，只好我叫两个承差同你到花厅上去过瘾。那里头本有榻床，狠是便当，并好叫他们替你预备茶水，只要你酌量着酬劳他们几个钱就是了。"金

①眉批：竟痴到这步田地。

汉良听说可以把他同到花厅过瘾，甚是喜欢，忙拱手道谢道：“费心费心，容当后报。至于酬劳，本是小事，兄弟格外从丰便了。”胡养甫谦逊了几句，随叫过两个承差来，向他们说道：“这金大老爷是个慷慨的人，你们领他到花厅上去，让他在炕上吃烟。回来出了题目牌，你们就送到厅上，好好的预备茶水，伺候金大老爷，等回自有酬劳。”那学院衙门的承差见钱如命，见金汉良衣服辉煌，又是养甫吩咐，大约总可赚他一注赏钱，就连连答应，领着金汉良到花厅上来，金老爷长，金老爷短，十分巴结，又去泡上好茶，摆出四盘点心。

此时金汉良不顾别的，急忙将烟盘放在炕上，横下身去，取出打就的一罐子烟泡，装得满满的约有三四两烟，装上签子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呼呼的先抽了二十来口，方才把他的烟瘾挡了回去。坐起身来吃了些点心，承差已掮了一扇高脚牌来，牌上写着题目给他看过。题目虽不甚难，金汉良那里做得出？想了一会，一句也没有做出来，只得翻出夹带的书来，什么《宋明四书义》、《东莱博议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，看了多时，拣两个牛头不对马嘴的题目，东边抄两句，西边集几句，自己联上些半通不通的虚字，勉强敷衍了两篇，急急的过了瘾，誊上卷子。时候已经午后，承差格外殷勤，去开出一桌饭来，四样鸡鱼肉鸭，滋味倒也不坏，另外还有一壶酒。金汉良用了心思，正是腹中饥饿，也不推辞，狼飧虎咽了一顿。吃完了，提笔再誊，写到约有大半，只见两个承差手中拿着一搭收票进来。原来监生录遗，要把监照呈验，验过无误，打一个录遗戳子，候缴卷时，将原照还给本人。这班承差作弊，不于当日交还，于众人缴卷之前，叫众人在收票上注明姓名、籍贯，每人或是一元，或是五角，也要注明数目，仍将这收票，交给录遗监生。隔了一

日，照着注明的洋钱数目，拿着这张收票去学院衙门取回监照，这是承差舞弊贪财之处。学台明知关防衙门差役异常清苦，故意假作不知，不去禁止。论起理来也就是驭下不严，辜负朝廷的恩典了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两个承差手中拿了收票进来，满面芙蓉的对金汉良说道："金老爷的官照还没有交回，请在这收票上注明功名姓字，明日好叫人凭票取回，我们还要讨讨你金老爷的赏呢！"说着，笑嘻嘻的请了一个安。金汉良大模大样的点了一点头，接过收票，先写了姓名、籍贯，又注明了功名，写到那洋钱数目的地方，那承差目不转睛看着他写，写好了，连忙接过去，看那照费时，只见端端正正的写着，却止一块洋钱。两个承差见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呆了一时，还恐怕他忙中有错或者写错了亦未可知。一个承差便陪着笑，仍旧把那张收票放在他面前，说道："收票上的数目，只怕金老爷写错了，我们靠山吃山，还要你老人家高升一点。"这番说话，在那两个承差也总算小心巴结的了。那知金汉良不知抬举，竟像学院衙门的承差应该伺候他的一般，登时放下面孔正色说道："这赏钱的数目，那会写错？本来我们应考的人，那有什么赏号，这是我看你小心伺候，所以格外加恩，那里有写错的道理，难道你们还要争多嫌少么？"①

两个承差听了，不觉心中大怒。暗想：天下有这样不知好歹的死囚。翻转面皮，冷笑一声道："既然你金老爷看得这一块钱十分郑重，我们虽是当个承差，倒还不至于这般小气，你就请不必花费，留着自己买稀饭吃罢。通共花了一块钱，什么

①眉批：好货！亏你说出这样话来。

大不了的事，还要说格外加恩，我们学院衙门的人，除了我们大人提拔，才算格外加恩。不是我瞧不起你金老爷，还摆不了这个架子。你自己想想，请你坐了花厅，点心茶水的伺候，还要开出饭来，闹得乌烟瘴气，这一块钱还不够做茶水钱呢！"① 金汉良听得承差出言不逊，也就大怒起来，高声说道："学院大人叫你们当差，没有叫你们讹诈，你们勒索考生的银钱，还要辱骂斯文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同你们到学台面前去讲，可是该应这样的么？"两个承差听他索性发作起来，更觉眼内生烟，鼻中出火，劈面朝他啐了一口唾沫道："摆你的什么臭架子！像你这样的考生我们看见得狠多，这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你这等放肆骂人？老实说，我们小心伺候，一者是胡老爷的吩咐，二者原是巴结你的银钱，点心酒饭，那一样不是钱买来的？我们倒没有这样老脸去白叨别人的光，只算认一个晦气罢了。你白吃白喝了不算，还要装腔做势的在这里骂起人来，我们当了学院衙门的差，是来伺候你的么？"② 把个金汉良骂得闭口无言。

两个承差又道："平常一张监照也要一块多钱，你坐了花厅，伺候你的点心茶酒，没有看见你一个钱，倒反说我们讹诈，要同我们去见大人。我们倒底讹诈了你什么？你倒讹了我们两顿酒饭点心去了。③ 你要去见大人，你只顾自己去见，我们候着就是了。我们还有公事，不得同你闲谈，这些考生都要像起你来，一毛不拔的，那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。"说完了，便两人一同出去。一个承差还对他同伴说道："这个人真是不开

①眉批：此等毒谑施之汉良不为过。

②眉批：你摆官样，即以官势压之。

③眉批：哑口无言。

眼的东西，我们只当做个好事，给他吃了两顿罢了。”金汉良明明听见，又气又恼，只好假作不知。心中暗想：虽被这两个承差骂了一场，究竟省了一注赏钱，吃了他们二顿饭点，算起来也还值得。①便慢慢的抄完了二篇文字。默起圣谕来，他不知格式，把那一段圣谕直抄到底，竟有十二三行，他并不觉得，转得意扬扬的缴了卷子，出来逢人便说，他文字如何好法，必定第一无疑。别人听着好笑，也不去理他。那知发出案来，单单没有金汉良的名字，金汉良气得发昏，他还不晓得为着什么原故，急忙去寻着了胡养甫，要他做个手脚，把名字补出。

胡养甫见面，不免埋怨他几句道："那承差原是想你的赏钱，所以出力巴结。你不肯花钱，还要闹你的标劲，连我的面上也不好看相。那天交照的时候，若不是我在里头，你这几张官照，就莫想拿回去了。不瞒你说，我还赔掉好几个钱呢！这都是小事，也不必说了。”金汉良被他埋冤，只得向他谢罪，又把来意说了一遍。胡养甫道："你的卷子只要没有违式之处，过了几天，自然会补出来，不必性急；若是违式被贴，那就难了。我且替你去查查，你在这里少待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。去了多时，方才回来，皱着眉头，像是有些难处的一般。金汉良就吃了一惊，急问事情怎样？养甫道："你的卷子是多抄了圣谕，违格贴出的。刚才我查着了你的卷子，竟把一段圣谕通通抄完，多写了七八行，照例不能补出。我看你竟另想法子，我却力不从心，实在对你不起。”金汉良方知是为多抄圣谕，以致被贴。又听胡养甫说不能设法，甚是着急，缠住了养甫，打恭作揖的央求。养甫被他恳求不过，道："法子是有一

①眉批：真好算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老面皮，至于汉良亦云。

个在此，只是我却不能替你赔钱，你自家去酌量而行。”汉良大喜问计，养甫道：“只有替你重换一本卷子，等你重新誊好，把你那一本坏卷换出来，我们在内里做些手脚，就可以挂牌补你名字。但是那班承差恨你入骨，一定要你二百块钱，你若肯忍着心痛，我便替你包办下来。除了这个法子，没有第二条路。”金汉良听了，呆了一回，虽然舍不得二百块钱，究竟中举人的心重，发了一个狠，咬着牙齿，答应了下来。当晚就把二百块钱，悄悄送去。

隔不多两日，果然学院衙门前挂了一面粉牌出来，把金汉良的名字高高补出。金汉良欢喜，收拾进场。转眼三场已过，金汉良也随众出来，也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东西，在卷子上写些什么，做书的不曾见过他的场作，不能备载出来。金汉良在南京耽搁了几日，便回到常州，安心等榜。以为这个举人是捏在荷包里的了，一味的大言不惭，还说他做梦看见天榜，他的名字高高的列在第三。听见的人，付之一笑。等到放榜之期，家里预先染了几千喜蛋，预备榜后送人。不料等了一天，杳无影响，听见报子的锣声，接二连三的在门口敲了过来，又敲了过去，偏偏的不到金汉良家。眼见得这个举人是没分的了，气得金汉良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一天到晚，饭也不吃，拍着桌子大骂房官瞎眼，主考糊涂。骂了一会，也无可如何。恹恹的过了几天，也就丢过去了，只带着那一班下流社会的人，天天往那妓院烟灯，开心作乐，往往的成日成夜并不回家。

隔了一年，忽然觉得常州玩得不畅，他也久闻四大金刚的名气，想到上海来见识见识，住在宝善街新鼎升栈。到了两日，就去寻着了一个书局中朋友，也是常州人，同他向来相识。金汉良央他带着往各处妓院中走动，陆兰芬处也去过两次。兰芬

在外出局，没有见他。又到金小宝院中见了小宝，十分倾倒，当夜就要替他摆酒，拿出现钱来。堂子中的规矩，是现钱摆酒不能推却的。金小宝只得让他吃了一台。四五日之间，也碰了两场和，吃了两台酒。金小宝看得了然，金汉良却一厢情愿，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。小宝却见他满身土气，牛屄倒吹得一塌糊涂，娘姨等人都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取笑，也觉得他假作痴呆，甚是讨厌。而且这金汉良打茶围没有时候，每每天未到午，他已经踱了进来，坐下了，又夹七夹八的不肯走。小宝满心不悦，却又不能回他，看他那啬钝的情形，料不是出钱的阔客，所以大家心里都在恨他。这一日才打十一点钟，小宝还未起身，金汉良已经来了，坐在小宝房中，娘姨把小宝叫将起来。正是：

承差讨赏，才闻狼虎之声；曲院寻欢，又惹莺花之笑。

不知小宝说些什么，请看下回便知分晓。

第十五回

曲辫子坐轿出风头　红倌人有心敲竹杠

且说金小宝被娘姨叫了起来，见了金汉良坐在房中，冷着面孔，冷笑道："金大少耐倒直头来得早笃，区得倪呒拨客人。"金汉良还不晓得是骂他的说话，并不理会。坐了一回，一个小大姐进来向小宝道："轿子搭得来哉，阿要请先生自家去看看？"汉良忙问谁的轿子？小宝没有睬他，便蓬着头走下楼来去看轿子，汉良也跟着下来。只见一乘金碧辉煌的轿子，停在客堂里面。原来小宝因轿子已经半旧，特地花了一百四十块钱糊出来的。这乘轿子，金汉良看了，连连称赞道："好齐整的轿子，可是你坐的么？"小宝不应，只微微的点一点头。汉良看小宝这乘轿子十分华丽，忽发一个痴想，要坐着他的轿子到马路上去出出风头。他的意思是要叫马路上的人，看他坐着红倌人的轿子，这倌人同他必定有些交情，想要夸耀路人的意思。便向小宝道："你的轿子果然精致，可肯借给我坐一天，出去拜拜客么？"小宝听了，大为诧异，答道："倪格轿子，唔笃是勿好坐格畹。"旁边一个娘姨急在后拉了小宝一把，使个眼色，接口说道："倪先生格顶轿子，自家勠坐歇格勒，第一转等金大少坐仔去末，再好勿有，让俚笃相帮，也好问金大少讨点赏钱。"小宝听了，微微一笑，便不开言。汉良见小宝允了，大喜，连忙叫了抬轿的相帮，说知原故。相帮们一齐好笑，却乐

得弄他几个赏钱，就绰出轿子。汉良坐进轿去，小宝看着这般怪状，忍不住格格的只待要笑。相帮将轿子抬上肩头，问汉良抬到何处？金汉良便叫一直到新北门进城拜客，那轿子便如飞的直过四马路来。在路口无意之中遇见了秋谷，便在轿中叫了一声，及至轿子进城之后，相帮问他拜什么客人？他却又无客可拜，吩咐相帮抬出小东门，一径回去。相帮抬着他，空走一回，真是可笑。暗想：从没有看见这样曲辫子的客人。路上的人见了，大家拍手笑他，金汉良毫不在意，一直抬着，仍到金小宝院中来。

汉良出轿上楼，便问金小宝，“你的相帮抬我一趟，约莫要赏他几块钱？”小宝却正色说道：“倪堂子里向格规矩，换仔轿子第一转坐出去，相帮笃才要问倪讨赏格，故歇耐金大少来替倪开销，真真请也请耐勿到，俚笃抬着仔耐金大少，是俚格运气来哉。倪平常日脚末赏格几十洋钱，耐金大少多赏点末，顶好哉啘，随耐金大少自家格心浪。”金汉良被小宝一番话，说得呆在一旁，不敢开口，不想小宝开出这个大盘子来，尚未回答得出，小宝又接口说道：“像耐金大少格牌子末，至少赏格四十洋钱，再多末也可以勿必格哉。”说着，便看金汉良的面色。汉良依然答应不出，小宝又道：“金大少身浪既拨洋钱末，倪有来浪，倪替耐垫仔一垫罢。”不由分说，即在枕旁一个大大的皮包内取出一大卷钞票来。金汉良吃了一惊，暗想：他那里来的这许多钞票？偷眼看时，只见小宝将一卷钞票打开，却都是一百元一张的，汉良更加吃吓，估量那一卷足有一百多张。又见小宝仍把这一卷放入皮包，重新又取出一卷来，方才检着十元的钞票，检了四张，交在娘姨手内，向他说道：“格个是金大少格赏钱，耐去交拨俚笃，叫俚笃上来谢声。”

娘姨答应出去。不多时，带了三个抬轿的相帮上来，对金汉良谢了一声，便都下去。金汉良满心懊恼，却说不出口来。好一会，才问小宝说道："怎么我坐了一趟轿子，就要赏这许多？"小宝冷笑道："格是耐金大少自家格场面晼，老实说，上海滩浪要出来白相，顾勿得倍铜钱。倪堂子里向加二才是铜钱格世界，倪为仔耐金大少是格体面客人，所以替耐装装场面，故歇耐倍勿得末，倪倒拿子出去，掼勿落格个台，就算仔倪格末哉。①倪多末勿成功，四十块洋钱格东，还作得起。金大少，耐勿要放勒心浪，倪倒也勿在乎此格。"②金汉良听他话中有刺，看得他不值一文，羞得满面飞红。娘姨大姐等又在旁边冷言冷语的取笑，再坐不住，只得立起来要走。小宝并不相送，随他下楼而去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秋谷走到书玉院中，春树与书玉刚刚起身，书玉正在梳洗。秋谷一见，便向书玉说了一声："恭喜！我这媒人做得如何？"书玉瞟了秋谷一眼，低头而笑。秋谷将厚卿的钞票交给书玉，书玉接了，称谢秋谷费心。春树便与秋谷长谈起来。书玉在旁静听，只听秋谷道："你的事情我虽然已经答应，然而不能立刻就去，总要等我上海回去，方能径到苏州，大约不至误事就是了。但是你的朋友也不止我一人，难道竟没个有些热血的，偏偏将这样的好差使硬栽在我的身上，这不是无妄之灾么？"春树道："我的朋友虽然甚多，那里有你这般的意气。他们这一班现在的朋友，平常时候倒也说义谈忠，十分要好，一到那有事之时，或是问他借钱，或是要他出力，他就缩起头

①眉批：冷语不堪。

②眉批：斩钉截铁，我今闻之，亦觉背生芒刺。

来，躲得你远远的，影子也寻不着他。如今世上这朋友一伦，是可以不讲的了。① 你是近今有名的黄衫客古押衙，所以特地前来寻你，料想只有你还可以商量，别人那里担当得起？你务必要替我设个法儿。”秋谷大笑道：“言重之至，当不起，当不起！请你少灌两句米汤罢，怎么把我近今的一个人，去比起古时剑侠来，岂不是刻划无盐，唐突西子？”说得春树也笑起来。又问秋谷几时回去，秋谷笑道：“怎么你这般性急，我此次来沪有些正事，大约还要耽搁月余，你若等不及，就去托别人如何？”春树忙分解道：“并不是我性急，只是我虽然走了，却实实的不放心，恐怕日子长了弄出事来，我怎的对人得起？”秋谷道：“看你不出，倒是个多情种子。但是耽搁月余料想还不至误你的事。”春树听了点头。

张书玉在傍听他们一问一答，说得热闹，却是没头没脑，一句也听不出来，忍不住在旁问道：“唔笃说仔半日，倪一句也听勿出，倒底啥格事体介？”秋谷、春树一齐笑而不答。书玉又问了两声，秋谷道：“不关我事，是你们的贡大少做的事情，你去问他就是了。”书玉果然走到春树身旁，低低的问他道：“倒底啥格事体？替倪说哩！”春树攒眉，朝他摇头道：“此刻不便，停会再和你说。”书玉见他不说，也无可如何，口中咕噜了两声，也就罢了，只在自己腹中猜想他们这个闷葫芦。

看官且住，不要说张书玉在那里猜想，就是看官料想也在腹中猜想，做书的在下，心中虽然明白，却不好直说出来，要留着这个波澜，做那文章的曲折。看官们暂时掩卷平章，等到《九尾龟》后集出来，自然明白。并且在下这书名目，叫做

①眉批：广绝[illegible]人已先我而作矣，但至今日则愈趋愈薄耳。

《九尾龟》，原说是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，怎么平铺直叙，到了第十五回，还没有提起一字，只把那章秋谷一人颠来倒去说个不了，说的又都是苏州、上海的繁华，名妓金刚的小影，这与《九尾龟》的正文，有什么干涉呢？须知在下这前半部小说，原名叫做《嫖界醒世小说》，不过把九尾龟做个提头，下半部方是《九尾龟》的正文。只因限于篇幅，所以把一部小说分做两段出来，并不是在下脱枝失节。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

且说秋谷同春树谈了一会，秋谷笑道："我今日看见一桩笑话，真是奇谈。"就把在大新街遇见金汉良坐着倌人的轿子，"在四马路过去，他还在轿中招呼了我一声，天下竟有这样土气的人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"春树听了笑不可仰，张书玉也笑起来。春树道："这个人本来是个出名的寿头码子，现在忽然跑到上海来出起风头来，正不知以后还要闹出多少笑话呢！我们只打点着耳朵听就是了。"大家又笑了一会，春树问秋谷："可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去吃大菜可好？"秋谷点头，当下二人就同着张书玉到一品香去。吃完了大菜回来，已是家家上火。春树便要秋谷同他到有名的红倌人处多打几个茶围，秋谷微笑拍着张书玉道："他还不是个红倌人么？你还要另外去寻别人，真是岂有此理！"书玉被他说得一笑，回道："倪是勿好格，耐勿要钝。"却把眼望着春树，春树便向秋谷道："我要你同去打几个茶围，是不过去见识见识，并没有别的心肠，你就说出许多牵枝带叶的话来。"秋谷哈哈大笑，对着春树，把手在自己面上捋了一捋，道："算了罢，你不用和我支吾。"又向书玉道："你只管放心，等他出去走走，有我这保镖的跟着他，包你没人抢夺。停回晚上我亲送他来此如何？"书玉面上一红道："耐末总无拨好闲话，阿要瞎三话四。"说着，忍不

住也笑了。秋谷道：“我原是走你的心经，你倒不见我的情，还叫我没有好话，真是好人难做。”一面同了春树走出院中，顺便先到陆兰芬家。

兰芬却好在家，见了春树暗暗喝彩，那面貌竟与秋谷不相上下，只是秋谷丰采惊人，风华出众，比春树的一味柔弱，又觉较胜一筹。略坐一会，秋谷见兰芬房间甚忙，便起身辞去。又到金小宝院中来，秋谷走进客堂，一眼就看见小宝那乘轿子，便指给春树道：“日间看见金汉良坐的就是这乘轿子，想必他做的是小宝，不知小宝待他何如？”一面说，走上楼梯，直到小宝房中。小宝与秋谷本来相识，便含笑相迎。刚刚坐下，秋谷猛然笑道：“我们今日特地到你这里烧香，快点起蜡烛来。”① 小宝虽也晓得秋谷定是取笑着他，却摸不清头路，呆呆的看着他。秋谷又笑道：“你这里新近到了一个土地客人，你岂不是个土地奶奶，我们是到土地庙来烧香的，你还不点起大蜡烛来么？”② 小宝方才明白说的是姓金的客人，便也笑道：“随便啥格闲话，到仔耐嘴里向末就变坏哉，格个客人唔笃阿认得俚介？”秋谷道：“非但认得，而且还看见他坐你的轿子。”小宝笑道：“阿唷！信息倒灵笃嗨，俚坐仔倪格轿子，倒来问起倪来，说相帮笃约摸要赏俚几化洋钱，拨倪敲仔一记小小里格竹杠，相帮笃倒弄仔四十洋钱，耐想格号人阿要讨气？倪上海滩浪住末住仔几年，客人也见得勿少哉，格种曲辫子倪倒从来勿碰着过歇。”秋谷笑道：“这点小事算得什么，你还没有晓得他向来的历史呢！”就将金汉良以前所作所为极可笑的事情，一一

---

①眉批：雅谑。

②眉批：如啖鲜荔子，如食江瑶柱，味美于回不止，醒睡魔已也。

的演说出来，把个金小宝笑得如花枝乱颤，伏在桌上气也喘不过来。春树见小宝笑得红潮晕颊，俊眼流波，娇小玲珑，动人怜爱，比张书玉大是不同，便细细的看他。小宝住了笑，坐在榻上，掠着鬓脚，也抬头打量二人。秋谷是素来认得，不必说了，看了春树，朱唇粉面，那相貌竟同大家闺秀一般，也觉脉脉无言，芳心自动。后来小宝与书玉二人，为着春树，几乎闹出绝大风潮，后文自有交代，此处一言表过不提。

且说秋谷又问小宝道："这样的客人虽然可恶，你这一下竹杠也敲得太凶，留着他吃吃酒碰碰和，也是你的场面，为什么一定要吓得他不敢再来呢？"① 小宝笑道："二少，耐勿晓得格当中格道理，倪告诉仔耐末就明白哉。俚耐一干仔，也替倪装勿啥出格场面，加仔格排常州客人格辫子，就是勿曲末也有点湾湾里格，倪拨俚吵勿清爽，闹得头脑子才痛格哉。格号客人勒倪房间里向摆酒碰和，勿要说替倪绷啥格场面，连搭仔倪格抬才拨俚坍完格哉。"秋谷听了，狂笑道："骂得畅快，真是雕心镂肺之谈，也等那班曲辫子的客人听听，好叫他们知难而退，才晓得你们四大金刚的院中，不是他们可以轻易踏得进的。"说着，把春树肩头一拍，道："你这个常州客人，可听见么？"春树不觉面上一红，道："别人拿我们常州人取笑也还罢了，怎么你也说起常州人来？"小宝听得春树是常州人，甚觉不好意思，忙向贡春树陪笑道："大少勿要生气，倪说格是姓金格客人，耐勿要听章二少格闲话。"说罢，向春树嫣然一笑，笑得春树神志荡然，细细把小宝恣意看了一会，觉得他无处不好。正是：从脚看到头，风流往上流，从头看到脚，风流往下

---

①眉批：又是一种声口。

落。便向秋谷道：“我有一件事情却不明白，要来请问你，你可说得出这个道理么？上海的倌人声价，名妓平章，出于众口，那相貌好的红倌人不用说了，自然是有目共赏，众口交称，一登龙门，声价十倍。最可怪的是那一班自抬声价的倌人，相貌极是平常，酬应更无可取，偏会走着运气，无缘无故的红起来，又自然有那班瞎了眼睛的人当他是个名妓倒去巴结着他，好像不是他去用钱，倒是倌人倒贴一般，你道诧异不诧异？这还说是烟花曲院，没有什么定评。我所最不解的是一样一个人，我看着他竟是越国西施，你看着却是东邻嫫母，或者你看着就是赵家飞燕，别人看着却竟是齐国无盐。同是一双眼睛，怎么眼中的妍媸好恶，就这般的各别，还是真个是没有凭据的呢？还是依着那稗官小说，世间男女都是月下老人注定的前缘，所以分辨不清的呢？你向来自诩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你且演说演说这个道理。章秋谷言无数句，果然说出一篇闻所未闻的道理来。正是：

一曲琵琶之恨，名士多情；十年歌舞之场，秋娘未老。①

未知秋谷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。

---

①眉批：绝世风神。

第十六回

论妍媸畅谈电气　谈嫖界痛骂官场

且说秋谷听了春树问他的说话，嗤的笑了一声，道："亏你平时还自命通人，怎么迷信起稗官野史家的话来，连这点道理都分解不出？你想月下老人有什么凭据，又有谁人见过？世界上的男女千千万万，婚姻配合那里捉摸得住，都要一个个注起册来，这月下老人如何有这许多手脚？再说起众人的公论来，同是一双眼睛，又同是一付面貌，怎么妍媸好恶截然不同，这究竟是个什么缘故呢？也不是什么偏见，也不是什么前缘，是男女身体之中各人天生的一股电气。大凡人的性情面目各有不同，那禀赋的电气也就不同，合着电气的，看他就是西子南威，合不着电气的，看他便是东施嫫母。那电气又怎的会合呢？将男女二人的电气比较起来，差不多的性质，所以那电气热度高的，便喜欢面有春气，温和柔媚的人；电气热度低的，便喜欢清洁俏俐，一团秋气的人，这是男女电气的大概了。①还有那一种男女，初时两情相爱，电气原是相合的，后来忽然两下变心起来，这是各人的电气慢慢的改了性质。就如人的气血一般，也有少年时本来强壮，到中年忽然无故衰　；也有少年时本是衰颓，到中年忽地变成强壮。气血既然改变，电气也自然

①眉批：可当格致书读。

慢慢的不同。无论什么丑陋的人，他的身体之中自有他本来的电气，天下之大，总有同他合着电气的人，所以齐国无盐人人唾弃，齐宣王倒反将他立作正宫，这就是合着电气的证据。齐景公宠幸弥子瑕，初时十分相爱，后来弥子将近中年，景公见之，如有芒刺在背，这就是电气先后不同的证据。①总之，电气相同，便一颦一笑俱觉生妍；电气不同，便一举一动也觉生厌。这是说各人眼界之中，另有一番境界，有时可以为凭，却又不能一定。在你看这个人是国色天香，笑着别人没有眼力，焉知别人看他不是个蛇神牛鬼，也在那里笑你的眼界不高，这又从何说起呢？至于上海的倌人声价，名妓品评，却不是这般讲究，另有一番可笑的情形。大约现在的嫖界，就是今日的官场，②第一要讲究资格，第二就是讲究应酬，那'色艺'两字竟可以不讲的了。资格熬炼得年深月久，声价一定会高，应酬习学得圆到随和，生意自然会好。就有一两个色艺俱佳的人，到了这种昏天黑地的地方，也不得不学些应酬，熬些资格，忍着一肚子的气，去同那猪狗一般的客人，夜叉一般的同辈，勉强周旋，真正屈杀了许多女子，这才是佳人名士，同一伤心。"

秋谷说到此处，早不觉引起他的牢骚来，春树也默然相对，觉得大有天壤茫茫之感。回头看金小宝，呆坐在旁，听着秋谷说的，一字一句都打入自家心里，想起当年的情景，竟是流下泪来。再听秋谷说道："最可恨的是这班瞎眼聋耳的客人，他也不晓得'色艺'两字是个什么东西，只看见这个倌人声价高抬，他便道他一定是才貌双全的名妓，花了大把的银子去巴结

①眉批：恰是铁板注脚。

②眉批：我谓官场中人，不如妓院中人远甚。

他。那真正有些才貌没有名气的倌人，他正眼也不去看他一看，你想还有什么公论么？”小宝拭泪，向秋谷说道：“二少格闲话一点匆错，倪刚刚出来格辰光，匆懂啥格应酬，生意末呒拨，节浪向总归极煞快。看看别家格倌人面孔生得怕煞，生意倒好得野哚，碰和吃酒闹忙得来，格当中倍格道理，倪也解说匆出。直到过仔几年，生意也慢慢里好哉，名气也慢慢里出哉，到仔故歇辰光大家才晓得上海滩浪有倪格金小宝格名字。倪人末还是从前格人，匆见得换仔一只面孔，想起倪归格辰光真真作孽。二少耐想上海滩浪格事体，阿有倍淘成？倪也不过是得过且过，混混哉罢。”秋谷点头称是，叹息不已。

春树道：“你这一番议论，真是绝后空前，未经人道，实在佩服得很。但是倌人的难处，你也说得切当不移，你又没有做过倌人，怎么这般明白，还是有人同你说过的呢？”秋谷微笑道：“我这般的苦口提撕，开你的见解，你反取笑起我来。我章秋谷歌场酒阵整整混了五年，难道这点阅历工夫都没有，定要像着你们遇事绝不经心，出口便谈市语的酒囊饭袋么？”春树笑道：“骂得结实。但是如今世上，像我一般的人，在在皆是，而且未必如我一般，你何不一个个去寻着他们痛骂，却单在这里骂我一人，这就是你的不公之处。”秋谷道：“我原是借你一个骂着众人，也不是一定骂你。至于那些更不如你的人，是天生的没有意识，不生气血的畜生，那就无从骂起了。”春树道：“你一概骂在里头也是情愿，但是竟把他们比做畜生，未免过于挖苦。”秋谷道：“我把他们比做禽兽，还把他们的程度看得高了，觉得有些拟不于伦。你想羔羊跪乳、鼹鼠成群，虽是禽兽，也还都有孝义之心。他们这班混帐东西，那里赶得上禽兽，你还嫌我过于挖苦么？”一席话说得贡春树咨嗟不

已。

秋谷因辛修甫请春树在西安坊龙蟾珠家吃酒，要他作陪，略歇了一会，便辞了小宝，同春树到西安坊来。到了院中，辛修甫同了章秋谷等走进房间，龙蟾珠也来应酬了两声。春树看蟾珠淡扫双眉，轻施朱粉，穿一件素缎夹袄，面目之间颇有清气，便称赞了几句。到得写起局条，秋谷自然是陈文仙了，要叫春树去叫书玉，春树不肯，叫了金小宝。秋谷道："你这个人真是得陇望蜀，你还没有晓得他的脾气，将来若是被他晓得，必定要闹出笑话来。"春树看着秋谷，似信不信的摇头不语。正值相帮递上手巾，秋谷也没工夫再说闲话。

局条去了不多一刻，叫局的相帮未曾回转，金小宝早已姗姗而来。走进房门，香风已到，那几步路儿，放出全付的身段来，走得十分圆稳。走到春树背后刚刚立住，觉得有些微微娇喘的样儿，一手掠着鬓发，一手扶着椅背，抬起一对秋波，将座上的客人四围飞了一转。众人觉得金小宝这双俊眼，如秋月光明，如宝珠闪烁，一顾一盼，华彩非常。① 当下小宝笑容满面，一一招呼，又向秋谷应酬了几句方才坐下，回头向着春树低鬟微笑。春树大喜，待要和他说话时，小宝却又扭过头去装作不知，只低头敛手的弄手帕子，却时时飞出眼风，暗中关照。合席人的眼光都注在他的身上，暗赞小宝的场面工夫，真个是八面张罗，满场飞舞。② 秋谷更是击节叹赏，忽向小宝道："我同你虽然认识多年，局却不曾叫过，今天我竟要借光，转一个局，不知你赏光不赏光？"小宝笑道："二少笑话哉！只怕耐勿肯照

①眉批：祥光离合，乍阳乍阴，交人之心，才子之笔。

①眉批：分外出力中藏棱。

应倪晚，阿有啥倪倒勿肯格？”随叫跟局的大姐把豆蔻盒子放在秋谷面前，随向春树说了一声：“对勿住！”便坐到秋谷背后来。秋谷同他谈谈说说，甚是投机。小宝向来敬重秋谷，况且秋谷的神情意气身段，都比春树较胜一等，小宝自然愈加亲热。在秋谷意中又另是一个念头，那一班现在有名的时髦倌人，个个都晓得章秋谷的名字，而且待他要好非常，却并没有什么邪念。大抵秋谷聪明绝世，意气如云，陈王八斗之才，李泌九仙之骨。又且花丛阅历已有数年，那班名妓金刚，倾慕他的才华，想望他的丰彩，大家传说，到处承迎，秋谷却只是淡淡的交接，从没有迷恋过什么倌人，这也就算是他绝大的定力，真是庸中佼佼，铁中铮铮的了。一言表过不提。

只说秋谷与小宝谈了一会，陈文仙也走了进来，春树暗想，文仙见了小宝定要吃醋，要看秋谷怎样调停？谁知陈文仙醋意毫无，仍是笑盈盈的打起精神应酬秋谷。秋谷与小宝说得正是闹热，不甚理会于他，陈文仙也没有一毫怒意。春树暗暗希奇，想秋谷拿人的手段真是利害。正在暗想，仰正等所叫的局已是接踵而来，春树一个个看时，也有相貌好的，也有相貌平常的，却没有十分粗蠢的在里头。那些倌人看见秋谷、春树这样两个临风玉树的少年，未免有情，大家多要飞他两眼。小宝因堂差甚忙，相帮来催了几次，秋谷叫他快些前去，小宝尚在俄延，秋谷道：“我们不是曲辫子的客人，你尽管去罢。”小宝一笑，方才辞了秋谷，又向春树招呼了一声，斜扶着大姐金妹的肩头，好似风吹杨柳一般，一步步的挨出门去。跨出房门，那眼波正与秋谷打个照面。恰好秋谷眼光一转，也飞到小宝那边，同小宝那一对水汪汪的秋波碰了一个针锋相对。小宝登时红潮晕颊，似笑非笑的斜睨了秋谷一眼，急急别转了头下

楼去了。① 这里众人并未留心，不曾看见，只有陈文仙坐在秋谷背后看得分明，忍不住低叫一声："好呀！"秋谷急回头，示之以目，文仙会意，微笑不言。

秋谷因要早些回栈，还有分拨的事情，便先起身，辞了主人，到陈文仙处坐了一会。文仙知他有事，也不留他，秋谷便回吉升栈来。到了自己房间门首，只见隔壁一间福字官房已经有了客人，那说话的声音夹着些妇女的口气，一口杭州说话，清脆异常。秋谷心痒起来，且不进房，隐在隔壁房间门外，悄悄的在门帘缝里偷看时，只见房内床横头放着五六只皮箱，床上挂着一顶湖色绉纱的帐子，行装甚是辉煌。床上放着一付烟具明晃晃的点着烟灯，那男人躺在床上吃烟，看不见他什么面貌。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子坐在对面床沿，神情流动，意态鲜妍，眉目清扬，身才纤巧，穿一件杨妃色绉纱紧身夹袄，蜜色绉纱裤子，一双红缎弓鞋约有四寸。看着这身打扮，更觉动人，想是临睡卸妆，所以只穿着这一身小衣服，衬着这酥胸玉腕，粉颈香肩，越显得态度温存，丰姿妩媚。秋谷看了一回，觉得这女子风头甚好，竟和陈文仙差得不多，同苏州的许宝琴、花云香比较起来，却也不相上下。秋谷再要看时，只见那男人坐起来，噗的一声吹灭了烟灯，就走来关门。秋谷恐怕被他看见，急忙缩进自己房中。听见"呀"的一声，想是把门关了。秋谷回房，坐在灯下想了一回，也就睡了。

明早十点钟刚刚打过，秋谷起来，还未洗面，忽见茶房领进一个人来，灰布袍子，天青背心，脚下蹬着黑布快靴，手内拿着一张名片，向秋谷道："家爷过来奉拜。"秋谷不知是什

①眉批：十分精采，非作者体会入微，不能道其只字。

么人，接过名片看时，写着“王保建”三字。正在疑惑，客人已经进来，穿着一件银灰绉纱夹衫，元色外国缎马褂，跨进房来，对着秋谷就是深深一揖。秋谷忙还礼让坐，家人送上茶来。秋谷问他来历，方晓得他号叫云生，安徽人氏，就是间壁房间的客人。是个浙江同知，向在杭州候补，此番同着如君到上海苏州游玩，因上海没有熟人，要结交几个相识。原来秋谷昨夜窥见的妙人，就是这王云生的姨太太。秋谷见他语言伶俐，应对圆融，觉得这个人也不甚讨厌，便随口也敷衍了他几句，送他出来，当时就过去回拜了一趟。王云生把秋谷十分巴结，秋谷却只是想着那女人的面貌，要想个法子见他一见，却又想不出什么主意来。次日，王云生来请秋谷吃酒，在公阳里林桂芬家，秋谷欣然赴席。正是：

酒绿灯红之夜，别有深情；征歌选舞之场，忽逢局骗。

下文章秋谷识破仙人跳，张书玉大闹味莼园，倒脱一靴，两番骗局，康伯宣帷薄不修，留学生弹打章秋谷，这些情节都在下回交代，此时只好暂停演说，下回再续《九尾龟》的正文。不知王云生请秋谷赴席，后来究竟如何，请看后集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吃花酒初遇假同知　　讽官场怒嘲真令尹

且说前集中章秋谷住在上海吉升栈内，无意中结识了王云生，那王云生把秋谷十分巴结，百倍恭维。秋谷觉得云生这人并不十分讨厌，且又极会凑趣奉承，便渐渐的与他莫逆起来。但秋谷那夜门隙偷窥，看见王云生的姨太太虽然年近三旬，却是生得娇媚非常，风头甚好。王云生住的房间，又与秋谷的房间只隔一重板壁，偏偏这位王姨太太行为放诞，举止风流，每常趁着王云生出去，秋谷在栈的时候，他偏要走到房门口来，合那带来的娘姨说长道短，卖弄风情，又常常到秋谷房间门口偷窥秋谷。这章秋谷是个脂粉丛中的老手，未免也要领领他的盛情，虽然言语未通，却已两心相印。正是：

高唐旧梦迷神女，巫峡新欢隔楚王。

闲语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那一天，王云生在公阳里林桂芬家摆酒，专请秋谷、春树二人。恰好春树正在秋谷栈中，两人不等他催请，便同到公阳里来，寻着了林桂芬的牌子，问了房间。相帮说在楼上，二人缓步登楼，王云生早迎出房门，笑容满面的招呼二人进去。秋谷当先，春树在后，进得房来，举眼一看，先有三四个面生客人坐在房内，秋谷一一招呼。那四位客人，一个姓宋，号叫伯容，自己说也在浙江候补，与王云生却是同寅。一个姓朱，号惠甫，是上海城内有名的富户。那

两个是胞兄弟，一个叫施理仲，一个叫施务仲，也是安徽人氏，现在上海开着厚德钱庄。恰都是语言无味，目不识丁的人。秋谷觉得他们的谈吐甚是浊气，眼中便有些看不起他，随便坐下。林桂芬出来应酬了一遍，秋谷看他的相貌甚是平常，心中不解，王云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倌人？正在心内转念，忽见后房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绝色大姐来，瓜子脸儿，长挑身材，穿一件湖色熟罗夹袄，元色皱纱裤子，一双不到五寸的金莲，穿着宝蓝缎子白绒线挑绣的鞋子，长眉掩鬓，笑靥承颧。流光欲活，眼含秋水之波；弱燕惊风，腰似汉宫之柳。秋谷见了不觉吃了一惊，便打着苏州白赞道："阿唷，电气灯来哉！"那大姐听见有人赞他，方才抬起头来，恰恰与秋谷打了一个照面。见秋谷衫裳倜傥，举止安详，目光眉彩，奕奕照人，眼光也定了一定，微微的笑了一声。秋谷早立起身来，携着那大姐的手，问他叫什么名字？那大姐回头一笑，答道："倪是呒拨名字格。"王云生在旁，代他说道："他叫做阿媛，来得不多几时，上节是在中尚仁金寓的。秋翁，你看相貌如何？"秋谷笑道："我在上海看见了无数的娘姨大姐，却从没有遇见这样一个人，直是天上神仙，人间珠玉。"

阿媛听秋谷将他极口称扬，心内虽是十分欢喜，却被众人视线所逼，面上觉得不好意思起来。想要洒脱秋谷的手跑了开去，怎奈秋谷紧紧携住他的纤腕，细细的打量他，那里洒他得脱？阿媛面上更加红晕起来，只得低低向秋谷说道："勿要实梗哩，阿要难为情。"众人听了，轰然都乱叫起好来。秋谷一笑，放了阿媛的手。阿媛早一溜烟，仍旧跑到后房去了。王云生还恐秋谷动气，向秋谷说道："这孩子到底年轻，不懂顽笑，待我去叫他出来。"秋谷连忙止住，大笑道："你做的地

方我来割了你的靴腰，你不吃醋也就罢了，倒反帮起我的腔来，只怕你这个贤惠觉得过分了些。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，云生也笑道：“我是好心照应，你倒取笑起来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阿媛又在后房跑将出来，也不言语，坐在床边一张凳上，眉眼之间总觉得与秋谷有些关会，若离若合，脉脉含情。秋谷也默坐不语，暗中领略。王云生同那一班朋友都是粗人，那里看得出来，只有贡春树在旁看着，含笑点头，直至又有客人，方才打断。秋谷立起身来看时，只见门帘起处，早走进一个客人，年约三十余岁，衣裳甚是时新，深目高鼻，尖嘴寡腮，走进来，似招呼非招呼的向秋谷点一点头，也不作揖，大模大样的便向炕上坐下。秋谷见他这傲慢的样儿，心中十分有气，不去理他。王云生过来张罗道：“这位邵大令是吴淞钓船委员，台甫是允甫二字。”秋谷不应，只从鼻子管里哼了一声。云生又向那邵允甫通了秋谷的姓名。略坐了一会，摆好台面，起过手巾，大家入席。

云生本来要让秋谷首座，只因邵允甫是个本省的候补官员，又与他认识不久，便虚让了他一声。那知他竟不推辞，居然得意扬扬的坐了首席，只向秋谷微笑，道声：“有僭。”秋谷见他进来的时候目中无人，已是可厌，又见他占了首席，那有好气答他，秋谷便勉勉强强的坐在邵允甫肩下，贡春树坐了第三，其余众客以次坐定。林桂芬斟了一巡酒，唱了一支京调，一支昆腔。秋谷叫的陈文仙却第一个先到，便坐在秋谷身后，低问他为甚两日不来，可是身体有些不快？秋谷道：“我因前两日应酬多了，把正事搁了下来，这两日在栈中料理事情，没有工夫出去。”文仙点头，便拉着胡琴唱了一支小调，对秋谷道：“前日仔倪勒浪一品香出堂差，拨格断命客人灌仔几杯

酒，格两日喉咙唱勿出哉。”秋谷皱眉道：“你既然喉咙不好，何必一定要唱呢？”两人凭肩私语，情致缠绵。

不多一刻，春树叫的金小宝也来了，穿一身湖色缎子绣花的衣裤，越显得宜嗔宜喜，如花如玉。刚刚坐下，便问秋谷道：“二少，耐阿晓得张书玉要替倪翻腔？”秋谷诧异道：“我又没有同你到书玉院中去过，怎么晓得你们的事情？春树为什么口多不开，没有同我提起？”回头便向春树道：“何如，我早晓得你们这件事情，迟早总有一个乱子。”春树觉得有些惭愧，俯首无言。金小宝又告诉秋谷道：“格个张书玉，实头勿要面皮，几转叫娘姨到倪搭来，要请贡大少过去。倪回报仔俚勿勒浪，俚就一直闯到仔格房间里来，刚刚拨俚撞着，拨倪翻转面孔来说仔一泡，难末格个张书玉恨伤仔倪，说倪抢仔俚格客人哉，要来替倪讲理性。二少，耐想想看，阿有格号道理？真真是上海滩浪少有出见格事体。”

秋谷正要回答，王云生做了主人要搳一通关，便把秋谷话头打断。秋谷打起精神，搳了五拳，秋谷输了两杯，便一气饮干。王云生完了通关，邵允甫鼓起兴来便要摆庄。云生道：“不必一定摆庄，也搳了通关罢！”允甫依言。原来那邵允甫酒量极大，叫娘姨拿了几只大玻璃杯出来，那杯子一杯大约可盛十二两酒。邵允甫先从秋谷搳起，秋谷无奈，推辞不得，只得也同他搳了五拳，恰是秋谷输的，邵允甫便送过一大杯酒来，陈文仙伸手过来想要拿去代吃，早被邵允甫一手按住酒杯，道：“不准代酒，代者要罚十大杯。”文仙便缩住了手。秋谷赌气取过酒杯，一口气灌了下去。那知秋谷吃得太急，又是热酒，登时呛得咳嗽起来，吃了几口茶，方才慢慢平复。秋谷本来甚是鄙薄这位邵大老爷，又听他开口抚宪，闭口藩台，更是心中

厌恶，忍不住向邵允甫笑道："老公祖是个官场，兄弟恰有一个官场笑话。你们贵省湖南，从前有一位抚台是翰林出身，侍郎外放，性情蕴藉，极爱诙谐。有一次，这抚台出省阅兵，阅到常德府属，恰好这常德府知府和抚台是同年同学，又是同乡，一向顽皮惯的。抚台阅过了兵，这位府尊就请他署中安息。抚台因同他是多年旧友，十分隆重，欣然答应，便到府署中来。吃过午饭，抚台换了便衣，同常德府到大堂闲走。忽见那大堂旁边竖着两块石碑，约有一丈多高，下面驼碑的乌龟，雕得甚是工细，高大异常。抚台看了一会，忽向常德府笑道：'这个乌龟雕得工细非常，大约老兄一府之中，要推这乌龟第一的了。'常德府也笑道：'回大帅的话，这个乌龟岂但是常德府第一，就是湖南合省也没有这样的大乌龟。依卑府看来，竟是湖南第一。'说罢，彼此相视大笑。我看你老公祖气象巍巍，今天一定要把你推为第一，况且你公祖善于谋干，将来平地飞升，怕不是个抚台么？"那邵允甫本是个胸无点墨的人，那里听得出秋谷是骂他的说话，还当秋谷真是恭维着他，心中大乐，只喜得他手舞足蹈，眉开眼笑，向秋谷拱手谦让道："承赞承赞，兄弟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县，那里一时就会升到抚台，也只好碰碰运气罢了。"

春树听了秋谷取笑他的说话，已是忍笑不住，又听邵允甫懵懵懂懂说了一番得意之言，再也熬忍不住，恰好正喝了一口酒在嘴里，只听噗嗤一声，把口中的酒一齐吐了出来，不及回头，喷了金小宝一头一脸，淋淋漓漓的，连衣裳也带湿了好些。春树越发觉得好笑，竟哈哈大笑起来。邵允甫同王云生等不知春树笑的什么，大家眼睁睁的看他。金小宝皱着眉头，取一方洋巾揩干头面，秋谷已叫人绞了一把手巾过来，亲手递与小宝，

小宝接了，含笑说声："对勿住！"秋谷笑道："好呀！你同我闹起这个来了。"小宝一笑，用手巾把身上酒痕揩净，看春树时，还在那里狂笑不已。小宝推了春树一把，瞅他一眼，道："啥格好笑介，拨耐格一笑，笑脱仔倪一件衣裳，倪要问耐赔格。"春树方才住了笑，道："件把衣裳什么了不得的事，我就立刻赔你一件何如？"便立时叫了相帮上来，要写张条子叫他到石路生大衣庄去拿，却被小宝一把拦住，道："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，倪搭耐说说笑话，耐就当起真来哉，勿要说倪格件衣裳，就是随便啥格物事末，倪也呒拨格号道理晚。耐一定要赔倪格衣裳，是有心勒浪扳倪格差头哉！阿要忒嫌难为情仔点。"春树笑道："原是你叫我赔的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，怎晓得你的意思呢？"小宝听了，轻轻举起手来，在春树背上打了一下。春树道："你替我捶背，索性多捶两下，这样的棉花拳头捶得不痛不痒的，却是难受得狠。"小宝被他说得也笑起来。

坐了一会，金小宝因有转局，便先走了。秋谷又与陈文仙附耳说了几句，文仙约他当夜到他院中，秋谷应允，文仙便也走了。不多时，菜已上齐，上过干稀饭，客人各散。秋谷也要告辞，被王云生一把拉住，再三苦留。秋谷道："实不相瞒，我今天要到兆贵里去，所以不能耽搁。"王云生道："我晓得你要去应酬相好，但时候尚早，在此略坐何妨？"秋谷仍是不肯，阿媛在旁听了，瞪了秋谷一个白眼，口中说道："王老勿要拉俚，俚耐是要到陈文仙搭去格，倪格号小地方阿肯赏光，洛里好委屈俚介。"说着又把秋谷衣袖一推，道："耐豪燥点去喤，别人家等耐勿来，要性急格晚。"秋谷哈哈一笑，回过身来坐在炕上，把阿媛拉着坐在身旁，问他道："我就是到兆贵里去与你什么相干，要你这样着急？你既然把我留在此间，

我今天就在院中借个干铺，你可肯陪我么？”阿媛听秋谷说得刻薄，登时满面生红，想要立起身来走进后房，又被秋谷拉住，只得说道：“耐到兆贵里去本来勿关倪事，倪好心叫耐豪燥点去，耐倒勿见倪格情，耐格人阿有良心？”秋谷笑道：“不要动气，就算我的不是何如？”阿媛道：“勿是耐错，到是倪错？”云生忽向秋谷道：“秋翁既然赏识阿媛，我把林桂芬荐与秋翁可好？”秋谷大喜，深喜云生为人随和，全无醋意，当夜秋谷就在林桂芬家摆了一个双台，直闹至四更方散。从此与王云生交谊又深了一层。有分教：

灵犀一点，暗传青鸟之书；彩凤双飞，不隔蓬山之路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交代。

第十八回

设机关流氓传电报　卖风情名妓访萧郎

且说章秋谷与王云生二人同住栈中，十分莫逆，云生便要与秋谷换起帖来，秋谷道："我向来没有换帖的朋友，你我既然要好，就不换帖也是一般。"云生便向秋谷道："我们既是通家，小妾理当相见，就请到我房内，等他叩见。"秋谷一听，心中大喜。秋谷自从那夜一见之后，思思索索的一直想要设法见他，现在听得此言，真是求之不得，便换了衣服，同着王云生走进隔壁房中。只见这位姨太太坐在靠窗一张桌上，斜倚香肩，双蛾半蹙，好像想什么心事一般，见云生同了秋谷进来，连忙立起。他每天见秋谷在门口往来出入，本来认得，不用招呼。云生叫他过来行礼，他连忙走近秋谷身旁，凌波微步，罗袜无尘，袅袅娜娜的好似风吹杨柳一般，望着秋谷磕下头去。秋谷连忙闪在一旁，还礼不及，云生便邀秋谷坐下。姨太太也坐下来，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双颊微红。秋谷口中天南地北的同云生谈论，暗中细细的偷看着他。只见他穿一件春纱夹袄，系一条元色缎裙，梳妆淡雅，骨格风华。那一双俊眼，水汪汪的活泼非常，巧笑流波，瞳神欲活，左顾右盼，宛转关情。正是：

羞态矜持，秋剪横波之影；欢痕融洽，春添眉妩之云。

秋谷看得十分畅满，那位姨太太也时时偷转秋波，暗中窥觑。秋谷坐了一会，不好意思再坐下去，起身辞出。云生同步出来，

姨太太送到门边，方才进去。自此秋谷与云生居然竟是通家，有时云生不在栈中，姨太太见了秋谷也并不回避，彼此目成眉语，差不多要学那红拂私奔。幸而秋谷为人伉直，虽然倜傥风流，不拘小节，却是性情阔大，举止端方。以前同王云生没有什么瓜葛，所以胸中存着这个念头，现在既然是同他彼此通家，交情莫逆，便不免有些惭愧在心，轻易不肯孟浪从事。

忽一日，秋谷正在栈中，刚刚起身，尚未洗脸，忽见王云生神色仓皇，满头是汗，手中拿着一封电报，匆匆的走了进来。秋谷见他这样，不晓得什么事情，尚未开口，云生已进房坐下，向秋谷道："我刚才接到一封急电，是安徽家母寄来，说内人病在垂危，叫我立时回去。但是我有一件为难的事要同你商量，不知你肯答应不肯答应？我此刻方寸已乱，一些也摆布不来，况且我今天晚上就要动身，这事情实在尴尬得狠。"说罢，立起来，向秋谷深深打了一拱。秋谷急忙回礼，不知他要相托什么事情，便道："原来令正病危，这自然该立时回去。此间如有什么不了之事，只要我力量做得到的，总可商量，你只顾请说。"

王云生听了，脸上露出十分感激的样子来，随把坐的椅子挪到床边，低声诉说。原来他这位姨太太也是苏州人氏，妓女出身，名叫李双林，向在芜湖女戏馆中唱戏。王云生路过芜湖，见他生得标致，用了一千二百银子，将他讨做二房。但是云生十分惧内，太夫人家教极严，虽然娶了双林，那里敢同他回去，所以一向住在浙江。现在云生接到了这封电报，当天晚上就要上船，只得把双林暂时留在吉升栈中，要托秋谷代为照应，等他到了安徽，再作道理。秋谷听了，慨然应允，云生感激非常，又略谈了几句，便连忙辞去。直至七点余钟，云生方才回

栈。将衣箱行李打叠起来，只带了一只衣箱，一个脚篮，其余箱笼，一齐留在上海，先叫栈内轿夫把行李发下船去。那天刚刚是礼拜一，长江是招商轮船，恰恰正是江裕，又教家人同着先去招呼。云生自己又到秋谷房间内来作揖告别，就同着秋谷到自己房内坐定。双林红潮晕颊，故意立得远远的，倚着床后的栏杆。云生叫他过来，道："我今天回去，论不定什么时候回来。你住在栈中，如有什么事情，可请章老爷招呼一切。我与他就如自己兄弟一般，你自己须要小心为上。"双林覥覥覥覥的叫了秋谷一声，秋谷谦让不遑，只得含糊答应。秋谷要与云生送行，云生道："秋翁厚意，本不敢辞，但兄弟今天实在没有心绪，并且要早些上船，只好心领了罢。"说着便有匆匆要走的样子。叮嘱了双林几句，便移步出门。秋谷此时留心看双林的举动，只见他眉敛湘烟，眼含秋水，似有许多幽怨，说不出来。当下送出门外，觉得眼圈儿一红，连忙背过脸去，袖回香雪，衣展春云，急急的回进房去。秋谷暗暗称赏，便一直送了云生上船，在轮船上又谈了一会，方才别去。这里王云生自转安庆不提。

且说秋谷回到栈房，过了几日，已是端阳将近，秋谷把一切局钱开销清楚，自己也到陈文仙家住了几天，开销了二十块钱的手巾。文仙劝他不要浪费，秋谷不肯听他。到了端阳这一天，秋谷上午没有出去，忽见陈文仙明妆丽服，珠翠满头，打扮得婷婷袅袅的走将进来，背后跟着一个相帮，挑进一担物事。秋谷诧异起来，向文仙道："你们的节盘已经担过，为什么要送第二回？"文仙含笑答道："节盘末是相帮笃格孝敬，勿关倪事格。格是倪自家买仔送拨耐格，请耐赏赏倪格光。"说着，叫相帮一一搬将上来。秋谷大为诧异，看那送的礼时，只

见是两只上好金腿，十篓白沙枇杷，一盒吕宋烟，一身外国纱衣料，又见相帮端过一只提篮，文仙道："晓得耐客栈里向格菜勿好吃，倪自家烧仔几样菜，一淘带得来。"就自己去开了篮盖，一样一样的摆在台上。秋谷看时，见是一大盆鲥鱼，一盆白汁巴翅，又是一只整鸭，一碗鲍鱼。

原来陈文仙晓得秋谷素来爱吃的品味，所以特地做了送他。秋谷看了大为奇怪，向文仙笑道："怎么你忽然这样的破费起来，真是意想不到，又不好辜负你的来意，只好照数全收，但是大大的破费你了。"便叫了家人进来，叫他收拾，又叫把送来的四样菜，送到双林那边与他过节。留文仙坐了一会，文仙恐院中有客，起身要走。秋谷取出二十块钱的钞票来，交与当差的，叫他交给相帮作为轿钱送力，却被文仙一把拦住，道："格个物事是倪自家格一点意思，俚笃送仔来随便赏点好哉，倪实梗搭耐说格闲话，总勿肯听倪一句格。"秋谷笑道："我原晓得你的意思，不要我浪费银钱，但既是相帮送来，我给他二十块钱也是你的场面。我们要好放在心上，倒不必讲论什么银钱。"文仙不肯，道："实梗说起来，是倪有心叫相帮来打耐格把式哉啘，耐勿要看仔堂子里向，一塌刮仔才是坏人，倪倒并呒拨格号心思，耐勿要缠错哩。"秋谷听了，只得收回，给了四块洋钱送力，两块洋钱轿钱，文仙方才欢喜。临行问秋谷几点钟来吃酒，秋谷道："大约八九点钟，你须要让出房间才好。"文仙应允。秋谷待文仙走后，出去应酬了一转，傍晚方才回来。尚未坐定，只见隔壁那位王姨太太的娘姨走来，向秋谷道："姨太太叫我来请章老爷过去，说是有话面谈。姨太太已经候了多时，请章老爷就去。"

秋谷听了，也不知什么事情，便立起身来走过隔壁。见双

林满面春风的迎了出来，向秋谷道了一个万福，又谢他送菜的盛情，秋谷也谦让了几句，随便坐下。举眼看时，只见双林打扮得十分齐整，蛾眉挹翠，檀口含朱，媚态横妍，珠光侧聚，穿一件元色花纱夹袄，衬一条湖色熟罗裤子，却把裤管高高吊起，露出一对尖尖瘦瘦的双翘，真是：

踏青有迹，一钩软玉之魂；落地无声，两瓣秋莲之影。

秋谷见他这一身打扮，已觉得有些心荡神摇，不能自主。暗想道：怪道他见了客人不穿裙子，故意卖弄他一对金莲。再往双林面上看时，只见他，盈盈欲语，羌巧笑以含情；怯怯回眸，欲通辞而未敢。那一双俊眼注着秋谷，半晌无言。秋谷此时看了双林的神景，止不住色胆如天，便起身走过这边，想要与他并坐。猛见门帘一起，那娘姨端着盖碗，送上茶来，秋谷吃了一惊，连忙缩住了脚，却已经走到床边，禁不住红生满面。双林见了会意，急唤娘姨道："你到我镜匣内，把那一瓶香水拿来，请章老爷看个样子，明天好请章老爷照着牌子代买两瓶。"娘姨应了一声，自到房后去取香水，秋谷方才心定。

双林对着秋谷微笑点头，又略略向他摇手，似乎叫他不要性急的样子。秋谷更是满心欢喜。不一刻，那娘姨已在后房把香水取来，双林立起来接着，就走到秋谷身旁，亲手将香水交与秋谷。秋谷伸手接时，双林微微一笑，背转身去，下面那一双凌波三寸的鞋尖，早有意无意的在秋谷脚上碰了一下。这一碰，越发把秋谷引得心痒难搔。双林回身坐下，一面手掠云鬟，一面向秋谷道："费心代买两瓶香水，今天如晚间没有什么应酬，再请过来坐坐。"秋谷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那有不领略的道理。答应了，移步出来，双林送到门口，眼波莹莹，打了一个暗号，方才回身进去。那娘姨是个粗人，站在门旁，眼睁睁的看

着，一毫不懂。

秋谷回到自己房中，觉得心满意足，准备着夜间暗渡蓝桥，忽然回过心来，自家一想道："不好不好，我章秋谷一生自负品学兼优，虽然花柳陶情，却从不曾干过这钻穴逾墙的行止；况且王云生与我虽是新交，尚称莫逆，从来说'朋友之妻不可欺，朋友之妾不可灭'。我难道这点定力都没有么？"想到此间，便把先前的高兴减了一半，有些问心自疚起来。忽又回念想道：虽然如此，但是双林十分情况，专注在我一人，又不肯辜负了他的意思。左思右想，那一缕情丝，把个顶天立地的章秋谷缠得定定的，休想展动分毫。以心问口，以口问心了好一会，跃然而起道："倾国倾城，佳人难得。就是明知祸水，也只得姑且一行。"主意已定，便在行箧中抽出一本《渔洋诗稿》来，歪在床上看着。那知看了半天，一页也不曾翻动，连秋谷自己也不解，看的是什么东西。只觉得心上扑扑的跳个不住，不知是忧是喜，好像有无数的酸甜苦辣，一齐并上心来，觉得好笑。猛然又想起陈文仙约的话来，心中暗想：我非但答应文仙吃酒，叫他腾出房间，而且还有几处应酬不能不去。便定一定神，掏出表来一看，已有七点余钟，想起辛修甫请他在西安坊吃酒，正是约的七点钟，便连忙立起身来，锁好了房门出去。到得龙蟾珠院中，主客一齐久候，见秋谷一到，立刻叫起手巾，相将入坐。

秋谷虽在席上应酬，面上却无精打采，冷冷的不甚高兴。修甫见他这般形景，不由不疑惑起来，便问秋谷道："你今天为着什么事情这个样子，只怕有什么心事罢？"秋谷笑道："你这一问，问得奇怪，我好好的有什么心事，你忽然考察起我来？"修甫不好再问。饮过数巡，忽听见秋谷口中微吟道：

谁将三足鸟，来问天上搁；安得后羿弓，射此一轮落。

修甫不觉笑道："怪道你今天失神落智的样儿，原来你有了奇遇，所以不肯告诉别人。"秋谷无意之中，因为心上想念双林，随口吟了几句《西厢记》中的口白，却被辛修甫猜破，说了出来。秋谷也无从分辩，只得彼此一笑而罢。这一席酒因在席诸人多要翻台，草草终席。秋谷又应酬了王小屏、贡春树两处花酒，方才同着春树、修甫等一班客人，同到兆贵里来。走进陈文仙院内，尚未上楼，便听得陈文仙房中有人在那里高声吵闹，打着一口京腔，又夹着些娘姨大姐劝解之声，十分热闹。秋谷甚是诧异，估量不出那吵闹的是何等样人，到底为着何事。秋谷急于要问，急步登楼。到了客堂，听那吵闹之声依然未息。文仙同娘姨等吓得昏了，也不听见客人上来。秋谷邀众人暂在客堂坐下，仔细听时，有分教：

留云借月，果然别有深情；煮鹤焚琴，何处忽来伧父。

欲知后事，且待下回。

第十九回

闯房间莽客怒生波　　圆好梦良宵花解语

且说章秋谷同了客人来到陈文仙院中，听得有人吵闹，秋谷在外听时，只听见大房间内的客人高声骂道："我把你这班不知抬举的奴才，你不过是个婊子罢了，咱们到你院中是照顾你的生意。你靠着谁的势头，竟把咱们糟蹋起来！房间里明明没有客人，你下着门帘不叫咱们进去，咱们是不给钱的么？你的客人那里去了，咱们倒要见见你这个客人，是多大的来头，难道缩着脖子跑了，咱们就罢了不成？"秋谷不听犹可，一听这几句说话，不由的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霍地立起身来，把纱马褂脱去，抢前一步，闯进房来。

看官，你道这个吵闹的客人是什么来历，为何与文仙有意为难？原来这人姓金，名叫和甫，是个吴淞口炮台统领的儿子，平日间仗着他父亲的势耀，在外面无所不为。走到堂子里头，看中了这个倌人，立时立刻硬要摆酒住夜，却又是白吃白喝一个钱也不肯拿出来。若有那个倌人得罪了他，他一定要带着一班流氓光棍寻事生非，把倌人的房间打一个落花流水。以此北里中人，闻着金和甫的大名，一个个心惊头痛。这金和甫二三月间在聚丰园看见陈文仙出局，一身香艳，满面春情，就如失了魂魄一般，一直跟到兆贵里。走进院中，硬要摆酒，当夜就吃了一个双台，依着金和甫，就要在院中住宿。文仙急了，慌与娘姨商量，叫

相帮假做叫局，叫到后马路董公馆去碰和，方得脱身逃去，在隔壁花小兰家暗听消息。这里金和甫一直等到一点多钟，不见文仙回院，等得他意懒心灰，娘姨等把他千哄百骗的说："先生代客碰和，一时不能回院，少大人有心照应隔日再来末哉。"好容易把他骗出门去。自此之后，也一连来过几次，多亏娘姨宝珠姐知风识势，诸事在行，把他敷衍过去。金和甫也渐渐晓得他们的意思，含怒在心，只是宝珠姐等人当面十分巴结，扳不着他的错头。

到了端午晚间，金和甫有心寻事，带了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喝得醺醺大醉，闯到文仙院中。文仙出局未回，娘姨等晓得秋谷要来摆酒，又经文仙吩咐，把大房间留着等他，宝珠姐就把门帘放下。刚刚回转身来，劈面撞着金和甫跟着一班流氓一哄而上，就要拥进房去。宝珠姐吃了一惊，连忙拦住和甫，陪着笑面，说道："对勿住！金少大人，里向有客人勒浪，只好先请客堂间里坐歇，等客人去仔再调阿好？"金和甫听说内房有客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就在客堂坐下。那些无赖立的立，坐的坐，挨挨挤挤塞满一屋。恰好文仙堂唱回来，见金和甫坐在客堂，无数短衣窄袖的人在旁拥护，心下大惊。明知今日金和甫安心寻衅，一定要打闹房间，然而既然如此，也是无可如何；又刚刚走到客堂，已被金和甫一眼看见，躲避不来，没奈何硬着头皮，双蛾紧蹙，勉勉强强的走进来，叫了一声："金少大人！"便坐在旁边，低头不语。

和甫正要开口，忽然有一个带来的流氓，走过来在和甫耳边低低说了几句，和甫登时大怒，问宝珠姐道："刚才你同我说里房现有客人，为什么我来了半天，不听见一些儿声气，分明房里没有客人。我也不管你们青红皂白，我自己闯进房间看看，

若是没有客人，你休想安然无事。”说着，不由分说，跳起身来，一拥进去。见果然没有客人，更加火上添油，把文仙同宝珠姐叫进房去，问他什么原故，把他不当客人？宝珠姐任是伶俐，到了此刻也只是顿口无言。文仙被金和甫一惊一气，不觉粉面通红，蛾眉倒竖，索性横了心肠，便冷笑道：“金少大人，耐末勿是做倪一个倌人，倪末也弗是做耐一干仔，客人付仔现洋钱定倪格房间吃酒，倪接仔俚格洋钱，自然只好留拨俚啘。比方耐少大人定仔房间要来请客，拨别人抢仔房间去，耐少大人阿肯答应格？”金和甫听了，怒不可遏，厉声喝道：“别人吃酒有了现钱，你们就留给房间，咱们是没有钱的么？你好好的把房间让给咱们，好多着的呢！如若不然……”金和甫一面说着，一面早伸出一只巨灵般的手掌来，五个手指就如胡萝葡一般，把文仙的衣袖一把拉住，两眼圆睁，势将用武。文仙只吓得金莲倒退，脚步踉跄，几乎放出哭声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门帘一起，一条人影，噗的穿将进来，直穿到二人身旁方才立住，也不开口，轻轻的把左手往金和甫臂上一格；金和甫不由得臂上酸麻，放了手，连退几步，一个鹞子翻身，跌下地去。文仙定一定神，方才看见进来的是秋谷，不觉滚下泪来。秋谷不及温存，挥手叫他快快躲开，这班人不要怕他，有我在此。文仙听了，一愁一喜，愁的是恐怕秋谷受亏，喜的是秋谷既已到来，那班朋友辛修甫、王小屏等自然一同到此。修甫住在上海，本来结纳官场，在租界中着实有些手面，不怕金和甫再起风波。便连忙一溜烟，同着宝珠姐躲到隔壁去了。

这里众无赖见金和甫被秋谷一掌打翻，便大嚷起来，一拥上前，先把和甫扶起，乱嚷道：“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好生大

胆，竟敢打起我们少大人来。”秋谷微笑道：“不要说是少大人，就是老大人来，我姓章的也不是怕事的人物。你们这班奴才光棍，大胆的只管上来。”金和甫从地上起来，跌得浑身生痛，气得眼中出火，鼻内生烟，倚仗人多势众，指挥一群无赖，揎拳掳袖的蜂拥而来。秋谷不慌不忙，把两手往两边一分，把一班流氓就像倒骨牌的一般，匹力拍六，一齐跌倒。金和甫见此情形，正在发燥，不防被秋谷当胸一把揪住衣裳，擒了过来，就如一只小鸡一样，就势往地下一摔，摔得他“阿呀”一声。秋谷一脚把他踏定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撒泼的奴才，你占了房间也还罢了，还敢不三不四的骂人，我看你这个样儿，一定是外来流棍。你好好的替我滚了出去，万事全休，若有一声不字，叫你进来有路，出去无门。”那金和甫被秋谷踏在地上，口中还硬挣道：“我是个统领少爷，你不可如此糟蹋。”秋谷哈哈笑道：“好一个营官公子，统领公郎，你供了家世出来，难道我就怕了你么？你的老子既在上海统领营兵，你就该凡事敛迹，保守他的官声才是，怎样你在外边这般胡闹，不怕上司得着风声，提参你的老子么？你今日遇见了我，尚且如此横行，平日间在外的不法招摇，可想而知的了。我就立刻写信到营，把你的恶迹说个明白，再托各报馆上起报来，看你老子的统领可做得成做不成？”金和甫被秋谷一脚踏在地下，踏得浑身骨节酸痛非常，还想着自己是统领的少爷，姑且吓他几句，或者吓退了也未可知。现在听得秋谷话头利害，像是个大来历的人，已是着慌，又见秋谷人才轩爽，举止大方，一定是个宦家公子，知道今天脱不得身，却又不肯折了志气，出口告饶。

正在为难之际，恰好辛修甫等听得秋谷将他打倒，恐怕秋谷一时不分轻重，打出事来，大家联步进房。修甫一眼看去，就

认得他是炮台统领金建屏的儿子金和甫，修甫与他同席几回，所以认得，便连忙上前拦住秋谷道："此人与我素来相识，你且放他起来，大家坐下，有话慢慢的说。"秋谷的意思本来不要打他，不过警戒他的下回罢了，见修甫上前相劝，顺水推船，趁势把脚一松，回身坐下。金和甫也从地下扒了起来，满面羞惭，与修甫相见。刚刚坐下，未及开言，修甫先拦住道："你们今日的事情原是大家鲁莽，你既然把房间占去，不该出口伤人，以致这位章秋翁忍耐不住，动起手来。你虽然跌了两交筋斗，幸而并未受伤，据我看来，大家都有不是。俗语说得好，不打不成相识，你们二位从此打成相识，各不介怀，改日我在西安坊摆酒请你二人，与你们做个和事，你们以为何如。可肯听我旁人的劝解么？"那金和甫本来是个外强中干的人，瞒着金建屏在外闲闯，惟恐被金建屏查了出来，巴不得有人替他和事，就满口答应道："既是辛修翁的朋友，彼此多是相知，大家不知不罪，只是章秋翁也要释然才好。"秋谷微笑一笑，答道："金和翁言重了，我拳脚无情，多多得罪，改天当得负荆。"金和甫连称不敢，面上生红，回身又与修甫说了几句仰仗费心的话，自觉坐身不住，拱手告辞。秋谷也不相留，任他带着众人，狐兔成群，一哄而去。

金和甫既走之后，陈文仙方从后房走了出来。云髻半偏，花钿不整，眼含泪晕，颊褪红潮，含怨含颦的向秋谷道："谢谢耐，帮仔倪格忙，格格断命杀千刀，格付架形，赛过是格长毛，人也杀得脱格！倪拨俚吓得来，主意才呒拨格哉，勿知拿俚那哼仔格好。区得耐刚刚跑来，拿俚赶仔出去，勿然是直头一塌糊涂哉！想起来，总是倪做仔格断命生意勿好，随便啥人才好出倪格花头，换仔倪是好好俚格人家人，俚阿敢碰倪一碰？"说

着，牵了秋谷的手泪流不已。秋谷也不觉凄然，安慰了好一会，文仙方才止住。拭干眼泪，走到镜台旁边，一面招呼相帮摆好台面，一面重施朱粉，再画蛾眉，收拾去满面啼妆，平添出一团春色。换好了衣服，移步上来，斟了一巡酒。

这一席酒，因是秋谷把金和甫赶走，大家十分高兴，连房间里娘姨大姐也十分巴结，竭力招呼。文仙坐在秋谷身后，虽然不讲什么说话，他两人默然相对，眉目之间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况流露出来。秋谷忽回头，见春树叫的金小宝刚刚走进，便问他张书玉的事情，可曾到院中去过，小宝道："俚耐来是勿来歇，不过倪听见说俚要勒浪张园里向等着仔倪，要坍坍倪格台，倪也勿见得怕仔俚勒勿到张园去，随便俚去那哼末哉！"春树笑道："张玉书要同你吵闹，你只要请章二少保镖，还你无事。"小宝认他取笑，回道："倪勒浪讲正经闲话，耐咿要来瞎三话四哉。"春树笑着，把方才的事一一同他说了，又道："他有了这样本事，你请他替你保镖，还怕什么张书玉么？"小宝听了，似信不信的看着秋谷，笑道："倒看耐勿出，阿是真格介？"文仙又代说了一遍，小宝方才相信。那席上的倌人听了，大家凝视秋谷，眼波脉脉，俱有欣慕之情。正是：

银灯依约，香迷六曲之屏；宝篆温存，春满九华之帐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回

王云生安排扎火囤　　章秋谷踏破仙人跳

且说当夜席散之后，客人谢过主人，一齐散去。秋谷略坐一会，又慰藉了陈文仙几句，便立起身来也想回栈。文仙牵住秋谷的衣裳，不肯放他回去。秋谷因惦记双林约他晚间过去，一定不肯住在院中。文仙见留他不住，生起气来，放了手，回身坐在床前，翠黛低颦，一言不发。秋谷回过身来，见文仙泪揾秋波，红生宝靥，那一付西子捧心的态度，直令人动魄销魂，不觉怜惜起来，心上不知怎样的好，连忙笑道："你不要我回去我就不去，只望你不要生气，无论什么说话总可商量。"文仙见秋谷应了下去，方才抬起头来，拭泪应道："耐要去末只管去末哉，倪是勿好拉住仔耐格碗，倪就是千日勿好末，也有一日格好处，耐倒直头好意思格。"秋谷笑道："不要说了，总是我的不是。"说着就走过去，与文仙并肩坐下。文仙一手推开秋谷，道："勿要像煞有介事，倪间搭是小地方，勿要委屈仔耐，耐豪燥点到别人家去，勿要倪末拉住仔耐格章二少，叫别人家勒浪瞎等一泡，阿要罪过。"秋谷对着宝珠姐等，把舌头一伸，道："阿唷！唔笃格先生凶得来，拿倪横伊勿好竖伊勿好，倒直头利害哚。舍勒刚刚金家里勒浪格辰光，勿拿点本事出来介。"几句话，说得宝珠姐同文仙多笑起来。文仙道："倪是从来勿晓得凶别人格，耐自家勿好碗。"秋谷也一笑而

罢。坐谈一刻，相帮已开了稀饭上来，秋谷吃了半碗，文仙也略略点饥，相携就寝。但见罗帐四垂，华灯背影，锦帏不卷，珍簟新铺，宝靥偎霞，纤腰抱月。半含雀舌，春融檀口之酥；低照云鬟，暗度麝兰之气。卧后之清宵细细，凤女颠狂；枕边之私语轻轻，檀奴珍重。欢能解事，旖旎如云，侬本多情，温柔似水。正是：

果然知己心无那，博得蛾眉死也甘。

且说秋谷初六一早醒来，听得自鸣钟当当的响了六下，那时五月天气，不比冬间，天已大亮。秋谷惦记双林昨夜在栈内空等了一夜，想要回去看他，便坐起身来。回头再看陈文仙时，只见他杏眼朦胧，樱唇半绽，一缕漆黑的头发拖在枕边，膏沐之香，中人肺腑，一只雪白的手腕，搁在枕上，带着一付金镯，一付翡翠镯头，正在好睡，呼吸之间，微微透出豆蔻香味。秋谷悄悄坐起，竟自不知。秋谷见了他这一付可爱的神情，不忍叫唤，恐怕惊醒了他，轻轻的跨下床去，穿好衣服。见宝珠姐睡在榻上，兀自呼声大作，秋谷觉得好笑，不去惊动他们，慢慢的开了房门，走出院中，竟自回栈。

栈内静悄悄的，一个也没有起来，秋谷一直走到自己房间门首，且不开门，先向隔壁一看，只见房门虚掩，露着一条微微的缝儿。秋谷暗想：他果然等了一夜，背地里不知要怎生埋怨呢！便轻轻的推开了半扇门，没有一毫声息，挨身进去，见双林尚还未睡，却坐在床边，开了箱子，像似要寻什么衣裳。忽听得脚步之声，急回头，见秋谷悄然走进，不觉大吃一惊，惟恐秋谷走到床横看见箱子里的物件，连忙硼的一声，把箱盖盖上。那光景就像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一般，随手抢过一把洋锁来，咯噔的把箱子锁好，方才回过身来。秋谷看双林如此张致，觉

得有些疑惑起来，便低低问道："你箱子里是什么东西，如此贵重，我又不是强盗，难道会抢了你的么？"一句话问得双林张口结舌，一时回答不出，面上竟红起来。定了一定，方才勉强遮饰道："你不要瞎起疑心，我箱子里头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就有什么罕物，给你看看也是不妨。我因等你一夜不来，心上好生懊恼，打算你是不来的了。刚才忽然见你走了进来，恐怕天色已明，有人看见不是玩的，所以我不觉害怕起来。你为什么昨夜不来？累得我吊胆提心，坐守了一夜。你自己想想，恋了别处的相好，哄骗别人，还要来瞎起疑心，你可过意得去么？"好个李双林，这一席话说得来宛转圆融，有情有理，竟被他遮掩过了。一面斜视秋谷，含笑微颦，欲言不语。章秋谷听了双林这一番言语，虽然不去驳他，却觉得有些诧异，未免还有脱枝失节的地方。心上虽如此想，面上却一丝不露，仍旧满面笑容的敷衍着他，又低低的告诉他昨夜不得回来的原故。双林未免还要撒娇撒痴，埋怨几句，秋谷竭意温存。

自此章秋谷与李双林竟成眷属，窥中堂之韩令，贾午留香；感汉浦之郑郎，洛妃解珮。早不觉一连又是几天，秋谷同双林早把那娘姨买通一路，朝欢暮乐，夜去明来。有一天，秋谷尚未起身，茶房已经起来扫地，双林着急，叫醒秋谷，叫他速速回到自己房间，免得茶房知觉。秋谷被双林唤醒，冒冒失失的起来一看，房门外已经有人行动，出去不得，只好关着房门，乘空再行出去。秋谷见双林起来梳洗，枕旁遗下一串钥匙，秋谷随手取来看时，见那钥匙的形式十分古怪，秋谷便拿着钥匙，走到箱子旁边去配那锁门当作消遣。双林正在梳头，听见钥匙声响，急回头看时，见秋谷已将一把洋锁开在旁边，正要去揭开箱盖。双林大惊失色，三脚两步的急急跑来，

将秋谷手中钥匙一把夺去，捺住箱盖仍旧锁上，方埋怨秋谷道："外面有人行动，你还要翻箱倒笼的吵闹，不肯悄悄的安坐一回，万一被人看见，将来我家老爷晓得风声，追究起来，如何了得？我劝你悄没声儿的守过一刻罢。"秋谷见双林这样惊慌，抢去钥匙，锁好箱子，把前日的疑惑兜的又提上心来。心中想道：现在茶房等虽已起来，却是关着房门，那里一时就会被他们看见？就是怕我开箱吵闹，也用不着这等惊慌，明明是这箱子里头一定有什么秘密事务，所以一连两次都是如此张皇，这是不问可知的了。但是我与他既然有了交情，何必还要这般遮掩，真是诧异的事情。心中盘算，外面假作不知，反笑向双林低低说道："我们关着房门，料想断断无人闯进，你何必这样胆小？"双林道："你说得好太平话儿，事情闹了出来，你是不怕，我还有性命么？"秋谷一笑不语。等了一刻，趁着房外无人，一溜烟溜回房去。心中疑虑思索，却想不出他倒底是什么原故来，便想要设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把他调出栈外，要看看他的行李，究竟是何等珍贵的东西。

前两日，秋谷请过双林逛了两次张园，秋谷也和他同去，却是两部马车，双林登车先走，秋谷少停一刻，然后登车。到了张园，两张桌子泡茶，所以去过两回，没有露出一毫形迹。隔了一日，秋谷便哄着双林道："我前日在张园看见一个倌人，名叫洪菊香，那身材相貌，竟和你生得一般无二，只有口音不同。若是你们二人站在一处，不要开口，竟是分辨不出的，你可要去看看么？"那李双林以前两次开箱，见秋谷毫不在意，面上更没有露出一点疑惑的情形，那里想得到秋谷是哄他的说话，听见有个倌人的相貌与他长得一模一样，自然要去认认他，究竟相貌如何。况又是秋谷一同前去，更觉放心，便欢欢喜喜的答应了。

秋谷便立刻叫了两部马车来。秋谷向双林道："我要先到兆贵里去一趟，看那洪菊香可曾前去。他是照例天天要到一趟张园的，你随后就来，不要耽搁。"说罢，便自己登车先走。双林见秋谷先走，更自坦然无忌，随后上了马车，带着娘姨，向张园去了。

不防秋谷关照马夫，止把马车放到麦家圈，略停一会，仍旧回到吉升栈来。见双林已经去了，心中大喜，便走到帐房，要了双林的房门钥匙，一直进去，开了房门。茶房虽然看见，因秋谷与云生往来甚密，云生走后，又把姨太太托他招呼，那里有什么疑忌，任他开进房门。秋谷在自己身旁取出一把钥匙。原来秋谷两天之内，早暗暗画了锁门，将钥匙配好，就随带在身。在秋谷想起来，不过少年好事，喜欢闹玩意儿，要看看他箱内倒底装的什么，要这样的避人眼目，原不是什么歹心。当下开了锁，揭开箱盖看时，只见箱子里头不过几件半旧的平常衣服，翻开衣服，箱底并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有被单裹着几大包挺硬的东西重得振手。暗想：这般呆气，带着现银子出来，所以怕人看见。便提出一包，打开再看时，那知不看犹可，这一看，把个章秋谷看得目定口呆。看官，你道是什么东西，这般郑重？哈哈，原来不是别的，是一包的砖头石块，大的小的，整的碎的，假充银子，放在箱中。秋谷呆了一会，还疑惑他是防备盗贼的意思，替他原封不动的放好，索性再打开底下的箱子看个明白。五只箱子多是一般装着碎砖乱石，上面铺着几件衣裳，开到着底两只时，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了，一箱都是碎石，塞着许多败絮破棉。

秋谷到了此际，方才恍然大悟。信王云生也不是什么浙江候补的官员，这李双林也不是什么芜湖戏馆的妓女，多是王云

生的瞒天大谎，掉着那天字第一号的枪花，真个是仙人跳的都头，扎火囤的光棍。他见秋谷性情豪爽，用度奢华，故意赔着本钱，有心结识。王云生却假做了一封电报，立时立刻要回到安徽，把双林留在栈中，托他照应，却叫双林暗地把秋谷勾搭上手。到得秋谷上钩之后，隔了十天半月，王云生与双林暗中约定，蓦然闯了回来，将男女二人双双捉住。假意摆着架子，说着大话，哄吓别人，要杀要打，再不就要送官。他们拿定章秋谷是场面中人，最怕的是出乖露丑，那时要求他息事，不要送官，怕不三千二千银子，双手高高的捧出来，孝敬了他，还要叫你写张伏辩。到了这个时光，就是明晓得他是个仙人跳的流氓，中了他的诡计，也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，说不出一个不字。你道利害不利害？凭你章秋谷这样一个聪明人物，平时何等精明，若不是为了两次开箱，生出一番疑忌，也几乎着了他的道儿，险不被他敲了一下大大的竹杠。当下秋谷暗恨王云生、李双林做得好事，竟顽起仙人跳的勾当来。又想道：我现在既然识破，随处可以留心，面上只当不知，暗中仍旧与他来往，试试他怎样的一个开场。就是被他们当场拿往，难道我章秋谷就怕这一班光棍么？主意打定，便把箱子一只只通通装好，照着原排的步位，一毫不错；又把房门锁好，便跳上马车，叫马夫加紧一鞭，星飞电掣的赶到张园。正是：

大海鲸鹍，不上金钩之饵；摩天鸾鹤，难惊高鸟之弓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一回

闹张园醋海起风潮　　苦劝和金刚寻旧好

且说前回书中章秋谷几乎被骗，幸而识破机关。列公且住，这王云生倒底是个何等样人，为什么不骗别人，单单要寻着秋谷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其中也有一个原故，诸君耐烦静听，待在下一一的演说出来，好待看官明白。

这王云生的原籍本是扬州，从小爱嫖爱赌。家中狠有点儿田产，父母死后，不上几年，被他嫖赌得干干净净。无可奈何，便改了行业，出去当差，央人荐到浙江一个候补知府公馆内，当了几年跟班，居然也有了积蓄。后来这知府轮署了绍兴府，王云生跟到署中，作威作福，无所不为，直闹到风声大了，地方绅士联名上控起来，上台准了状词，就把这知府当时撤任。知府恨极，便把王云生发到县里，打了二千板子，又把他监禁一年。期满出来，浙江住不得了，便挟着几年的积蓄，直到苏州，要想寻条门路，依旧跟官。寻了多时，门路不曾寻着，银钱用得一空，却在青阳地结识了一班朋友，多是流氓马夫一流人物。这王云生绝了资斧，免不得跟了这班流氓拆梢度日。

适值章秋谷游玩苏州，就住在佛照楼栈内，银钱挥霍，服御奢华，又见他临行之际，在余香阁点了一个满堂红，不到两点钟时，就用去了百元上下。隔了一天，又雇了十余部马车，在

二马路兜到阊门，通通兜了一个圈子。王云生同着一班流氓看在眼里，见秋谷这般撒漫，一定是个富家，便想要纠集众人，敲他一下竹杠。一则见章秋谷气宇不凡，不敢冒昧；二则那一天，秋谷在丹桂戏园粉墨登台，那舞刀的一场解数，不但看戏的众人称道，就是本园的武小生陈云仙也是极口称扬，自叹不及。明晓得秋谷是个拳棒名家，若突然去拆起他的梢来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不要拆梢没有拆成，反被秋谷白打一顿。有此两层畏缩，所以大家不敢开场。众人彼此商量了一会，想不着个计较出来，王云生便想出这个扎火囤的主意，包了一个城内摆碰和台子的私窠子，叫做李雪梅，替他改了名字，说知原故，约定将来得彩，三七均分。因王云生久在官场，颇谙礼节，众人就推他做了老大，把李雪梅充了他的姨太太，大家凑出本钱，又拣两个略为漂亮些的当作家人。部署已定，方才雇船到常熟来。

那知秋谷回了常熟，正事甚忙，那有工夫闲走。好容易等得秋谷送了金月兰回到上海，不多几时，秋谷自家也到沪江，这王云生就跟到上海来，与秋谷同栈房住下，磨拳擦掌的想要大大的弄他一注银钱。他在苏州看了秋谷的豪华气脉，料定他是个百万财翁。那知章秋谷不过一个中人之产，全是外面的排场，又且阅历甚深，十分精细。这王云生到了上海，候了半月有余，只指望秋谷见了双林，先来拜会。那知候了多时，秋谷的面也不曾见着，只得借着同栈为名，先去拜望，慢慢的亲热起来。假说要和他换帖，其实是要叫双林出来相见，卖弄风骚。秋谷果然着了他的道儿。王云生便假做一封电报，说是妻子病重，立刻要回到安徽，故意把双林留在栈中托秋谷随时照应，好等他慢慢的上钩。他自己却并不当真回去，那一夜上船之

后，打发了栈内的茶房回去，依旧把行李搬上岸来，在左近一个小栈房内暗暗住下，打听风声。双林用的娘姨也是他们一路，便悄悄的传送消息，知道秋谷早已上钩。只因这王云生自己假充是浙江的候补官员，此番接了家中电报赶回安庆，却是众目昭彰，大家晓得的事体，若过了三天五日突然走了回来，不但秋谷疑心，就是客栈中人在旁看见，也不免要心中疑惑，明是仙人跳的行为。况且他那一封电报又是假的，不敢出场，未免有些不妥之处，所以定要扣准日期，装做在安庆回来的样儿，方好遮掩众人的耳目。计算的安排的智出万全，要叫秋谷无从摆脱。万不料这两天之内，双林无意之中露出马脚，自己还全然不晓，却被秋谷做了提防，把他们多时的计算安排，一朝化作子虚乌有，赔了应酬的本钱不算，还出了一个名声，上海地方从此无颜再到。在他们看起来，也就叫周郎妙计高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了。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

且说章秋谷上了马车，一口气直到张园，马车在安垲第门口停下。秋谷因恐怕双林在张园等久，要起疑心，急于进去，便一跃而下。正要进门，忽见门口拥着一班不三不四的马夫，多是纺绸短衫，纺绸裤子，窄袖高领，盘着油晃晃的一根大辫，脚下多是挖花鞋子，一个个揎拳掳袖，怒目横眉的，像似要与人寻事一般。秋谷看了这班人的行径，心中甚是骇怪，估量不出为的什么事情。回过头来，见草地上还有一群马夫，却三个一堆，五个一簇的，往来闲走。秋谷虽然看见，不去管他，便一直进去。刚刚走到中间，耳中听见好像一个倌人的口声在那里与人相骂，却像金小宝的声音。秋谷想起前日小宝席间的说话，心中早已瞧料了几分，顺着那相骂的声音看去，只见张书玉不施脂粉，穿着一身半旧的衣裳，头上也没有一些首饰，

双眉倒竖，杀气横飞的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。又见金小宝立在当地，对着众人，指手画脚的不知说些什么。秋谷方才明白，定是张书玉因贡春树被金小宝平空夺去，吃起醋来，所以在张园等着小宝，要和他一决雌雄，争回嫖客。秋谷看了，心中想道：刚才门外的那班马夫，一定是书玉约来帮助的了，但是金小宝没有防备，恐怕未免吃亏。又四面看了一转，却不见春树的影儿，又恐被小宝、书玉二人看见，多要请他评起理来，无从偏袒，便把身子隐在一旁。

只听得金小宝道："别人家格吃醋末放勒心浪，倗耐格吃醋，放勒面浪仔勿算，还要跑到归搭来，搭倪讲啥格理性，赛过恐怕呒拨人晓得，自家勒浪挂招牌，唔笃大家想想看，客人末勿止做一格倌人，倌人末勿止做一个客人，有本事末，拌牢仔客人勿要放倗出去。现在倗耐总说倪抢仔倗格客人哉，倪做仔生意，挂仔牌子，客人来来去去，只好随倗个便，倪阿好叫倗勿来格？就算是倪抢仔倗格客人末，也是客人自家情愿到倪搭来格，耐亦勿是倗格家主婆，阿好管牢仔倗介，做出格付极形来，阿要踉跄？"这几句不痛不痒尖刁刻薄的说话，张书玉听了，气得面青唇白，半晌无言，一时竟回答不出什么来。停了一刻，方才跳起身来指着金小宝，大骂道："耐格脔千人格烂污倈子，直头勿要面皮，倪搭格客人做得好好里格，平空拨耐引仔过去，还要背后说倪格邱活。耐要拉客人末，四马路浪几几化化格人勒浪，耐做仔野鸡，随便去拉格两格好哉畹，拉仔倪格客人去，还勒浪像煞有介事，勿要面孔格脔千人。"一席话把个金小宝骂得火星直冒，冷笑答道："倪是烂污倈子，耐是好好里是人家人畹，倪归格辰光是花烟间里格出身，所以大家才勒浪叫倪老抢。耐去想哩，倪花烟间里向出身格人末，阿要啥

格面孔？自然马夫戏子姘得一塌糊涂哉碗，耐格实梗一个规矩人，阿好搭倪说话？”说得旁人多大笑起来，秋谷也暗笑不已。张书玉听小宝说得愈加刻薄，臬着了他的痛疮，越发无明业火按捺不住，霍地立起身向外便走，口中说道：“倪也无啥闲话替耐说，耐有本事末跑到外势来，倪大家说个明白，勿敢出来末，是只众生。”小宝微笑答道：“随便到啥地方，倪怕仔耐勿去末，上海滩浪，倪也勿要住哉！”一面立起来，跟着张书玉往外就走。

那知刚刚走出门前，张书玉对着一班马夫使个眼色，这些马夫大家会意，一拥而上，竟把一个金小宝围在当中。小宝见此情形，大惊失色，方才晓得张书玉有心算计，自己入了牢笼，今天免不了一场羞辱。只见张书玉对着金小宝冷笑道：“耐格烂污俵子，阿敢再凶？今朝勿拨点生活耐吃吃末，呒拨日脚格哉！”那些马夫听了，七手八脚的围着金小宝，正要动手。

小宝只急得红生粉面，汗透罗衣，正在窘急万分，分说不得之际，只见那些马夫忽然往旁边一卸，开了一条路出来。小宝大喜，举目看时，原来就是章秋谷，先前隐在一旁，恐怕被他们看见；后来听得书玉与小宝恶言相抵，大家翻了面皮，又见张书玉立起身来，金小宝随后出去，暗说：不好，小宝跟他出去，定要吃亏。便连忙随后跟来。出了洋房门口，便看见一班马夫围着小宝，声势汹汹，小宝只急得粉黛霪霪，喘汗交下。秋谷见此光景，心中不忍，知道不得开交，便急急的走上一步，把两手往人丛插进，两下一分，那班马夫多是淘虚身体的人，那里禁得起秋谷的神力，被秋谷轻轻这一分，早一个个东倒西歪，让出一条大路。秋谷见这班马夫如此无用，暗暗好笑，走进围中，向书玉、小宝二人说道：“你们有什么事情也要好

好的讲说，为什么一言不合，就这样胡闹起来，不怕打出祸来的么？你们聚了这许多的人，在此七乱八糟的吵闹，倘被巡捕听见，赶了进来，大家不便。无论你们两下有什么委屈，有我在此承当，你们大家不许多说。”张书玉听了，尚未开口，金小宝见秋谷进来排解，心中大喜，抢先说道：“倪今朝礼拜日到间搭来坐歇，勿壳张俚耐来起倪格花头，倪是从来覅搭别人吵过歇。二少，耐替倪评评格个理性看。”秋谷摇手道：“你们的事情我统通晓得，你也不许多言，书玉也不消生气，大家同我进来，有话好说。”说罢，一手携了小宝，一手携了书玉，拔步向内便走。

张书玉心中虽然怪着秋谷不该多事，待要发作几句时，无奈书玉一见章秋谷那一付玉树临风的骨格，一个身子就酥麻了半边，不由的怒气全消，春云上颊，伏伏贴贴的跟着秋谷举步进来。那班马夫原是张书玉约来的人，要想把金小宝羞辱一场，出出他的酸风醋气。不料突然走出一个章秋谷，分开了众人，同着书玉、小宝二人往内便走，那班人见张书玉一言不发，跟着他走进洋房，蛇无头而不行，大家只得一哄而散。

这里秋谷携着两人的纤手走了进来，拣一张桌子，泡茶坐定，方才对着张书玉笑道：“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样生气，我来替你们做个和事何如？”张书玉见秋谷开口问他，把先前的一腔怒气，丢到东洋大海去了，只向秋谷似嗔不笑的道：“耐倒好格，阿对倪得起？”说着便低下头去，眼圈儿一红，似有无穷怨恨说不出来。秋谷明知其故，陪笑说道：“你们彼此不要相争，大家伤了和气，我叫他两边走走，不要冷落你一边可好？”书玉听了，抬起头来，低低的啐了秋谷一口，又把嘴一披道：“耐格人末，说说就呒拨好话出来哉，格号呒拨良心格

众生，倍人来说俚介，故歇想起来，才是耐格勿好，耐勿该应……”书玉说到此际，说了半句咽住不说，却只呆呆的瞅着秋谷。瞅了半晌，方把一个指头向秋谷额上狠狠的推了一推，道：“倪也呒啥说头，耐自家去想罢！”秋谷听了书玉的话，回心一想，觉得自己果然有些对不起他的地方，便先向金小宝道：“你在此间没有什么事情，你先回去罢，以后或者你们席上相逢，大家不消提起，免得旁观不雅，坏了彼此的名声。”小宝受了这一场惊吓，云鬓蓬松，钗环撩乱，身上的一身外国纱衫裤也都有了皱痕，巴不得要立时回院，重新插带梳头，听了秋谷叫他先自回去，答应一声，立起身来，叫了同来的一个小大姐一同出去。

这里秋谷着实的安慰了书玉一番，又说：“这件事情与小宝无干，多是春树一人不好，做了相好，三三两两的没有良心，就是垃圾马车一般，你也不犯着为他生气。我明天一定把他拉到你的院中，凭你怎生处治便了。”书玉听了秋谷这一番心平气和的说话，方才敛怒成欢，转忧为喜，向秋谷笑道：“倪本来勿认得倍姓贡格客人，才是耐荐拨仔倪，弄得鸭屎臭。老实说，格号客人，倪做仔俚也勿见得绷得出倍格场面，不过情理浪讲勿过去末，倪总要搭俚说两声闲话，故歇俚耐勿高兴来末，倪也勿在乎此，只要耐二少有心照应，绷绷倪格场面，勿要坍倪格台好哉。”说着，斜视而笑。秋谷正要回答，忽想起双林尚在园中，不知可曾回去，怎么刚才不见他的影儿？便不及和书玉说话，立起来向书玉道：“我还有些小事，要在这里寻一个人，你先回到院中，停会晚间我再来与你细谈。”书玉听了，俊眼含娇，眉尖微蹙，道：“倪闲话才说完哉，耐勿去末，倪也只好随耐格便，只要耐天理良心自家去想想看末

哉。”秋谷连声“晚间决不负约，你只管放心”。一面说着，一面急往四下里寻觅双林，那里找他得着？秋谷十分焦燥，正要上楼去找，先一抬头，只见双林倚在靠东的一带栏杆上面看着秋谷，微微含笑。秋谷大喜，急忙走上楼去，问他何故不到楼下泡茶，累得我寻了一身大汗？双林道：“我因楼下人多，又见有人吵闹，所以改在楼上。等了多时，方才见你来了，为什么又不上来？”正是：

摧花折柳，大兴醋海之波；倚玉偎香，又入桃源之洞。

欲知以后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香车宝马陌上相逢　　纸醉金迷花前旖旎

且说秋谷向双林说道："我先到兆贵里去了一趟，刚刚他们院中有客摆酒，菊香要应酬台面，料想今天不得出来。我出了兆贵里，跳上马车，一直到此，听得他们相骂，两下几乎动起手来。我因张书玉、金小宝两人都是向来认得，恐怕他们闹出事来所以把他们解劝回去，方才想着你尚在园中未曾回栈，急急的四边寻你，想不到忽然在楼上泡起茶来。"说着，双林因菊香不来便要回栈，秋谷一同下来，马车已在门前伺候。秋谷与双林先后登车，但见夕照衔山，林梢倒影，一路滔滔滚滚的直望大马路泥城桥一带跑来。帽影鞭丝，马龙车水，在着那斜阳影里弛骤争先。秋谷与双林两部马车，一前一后，紧紧跟着，一个是徐娘未老，春风三月之花；一个是张绪当年，汉苑灵和之柳。秋谷前面有几部倌人的马车，时时回过头来，秋波送娇，瓠犀微露的对着秋谷，脉脉含情。

秋谷正在心旷神怡、应接不暇之际，忽见对面飞也似的一般来了一部马车。两个马夫一齐穿着号衣，马车上的装饰也十分精致，杨妃色的车垫车围，倚着绣花靠枕。车上坐着一个倌人，翠羽明珰，烟鬟雾鬓。感飞仙于洛浦，神彩回风；拥宜主之罗衣，珮环照夜。珠光外露，宝气内含。虽不是什么国色天香，而顾盼之间，婀娜多姿，丰神绝世。秋谷不觉目光定了一

定，微吃一惊。暗想：这个倌人甚是面熟，好似在那里见过的一般，却又不是金刚队中的人物，这一付身段煞是可人。看他眉目之间，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相貌，不过善于装饰，一天风韵，随处撩人，就觉得比那天生丽质还要略胜一筹。正在心中思想，忽又见那倌人欠起身来，一对秋波，眼不转睛的注视秋谷。两下眼光一错，那马夫跑得电掣风弛，已离有一箭之地，猛听得那倌人巧啭莺喉，高叫一声："二少！"秋谷听了，甚觉诧异，便立起身来，远远的应了一声，心中还在盘算，不知他究竟是谁？又见那倌人指挥马夫勒住缰绳，缓缓的回过车来，加上一鞭，跟在秋谷马车后面。秋谷见他来得切近，仔细看了一回，忽失声道："你是黛玉呀，听说你先前嫁了邱八，甚是得意，为何又要出来？"

看官，你道那车上是谁？原来真是去年嫁人，坐第二把交椅的金刚林黛玉。当下黛玉含笑答道："倪格闲话，一时也说俚勿完，等歇倪到大菜间去搭耐说罢。"秋谷也因隔着马车，谈心不便，点了一点头，便关照自己车上的马夫，叫双林的马车先回吉升栈去，自己的马车，同着林黛玉一直到一品香来。马车到了门前，一齐停下。黛玉款步下车，一同上了楼梯，占了第六号房间进去坐下，秋谷尚未开口，黛玉先向秋谷笑道："耐格眼睛总算还好，倒还认得倪勒。"原来秋谷从前与黛玉甚是要好，彼此无话不谈，不过秋谷醉翁之意并不在酒，所以他们两下虽然往来秘密，却没有什么交情。后来秋谷回去之后，再到申江，听见黛玉已经嫁了邱八，秋谷不禁怅然，未免有人面桃花之恨。现在旧好重逢，心上自然欢喜。当下秋谷答道："我们相别不到一年，倒像过了好几十年的样子。你的面貌比先前瘦了好些，却觉得神彩飞扬，容光照耀，比从前更是

不同。所以我觌面相逢，也没有想着是你。后来听了你的声气，方才记起你来。”说着，秋谷急于要问他，在邱家为着何故，重落风尘，几时到的上海，细细盘问。黛玉听秋谷问他，不觉触起去年的苦境，长叹一声道：“说起倪格事体来，真真作孽，倪今朝到仔上海，赛过是重投格人身。”说到此处，便滚下泪来，真如微风振箫，幽鸣欲泣。秋谷连忙安慰他几句，逼他快说。黛玉方才噙着珠泪，把初嫁邱八，以及近日下堂的情形，从头至尾，一字一句的诉说出来。说到此间，做书的不得不暂停笔墨，把林黛玉嫁人复出的情节细细的铺叙一番，提清眉目，免得看官们无从捉摸，抱怨在下的头绪不清。

闲话休提，只说那邱八是个甚等样人物？原来他祖籍湖州，家财百万，浙江一省，大家都晓得邱八公子的大名。从小儿父母双亡，家无兄弟，幸亏他一个嫡亲母舅把他抚养成人。到了娶亲之后，他母舅见邱八心地也还明白，便把那百万家财一齐交代，叫他自已支持门户。这邱八从小极是聪明，为人浑厚，举止大方。作事虽然精爽，却没有一毫吝刻的心肠；性情虽是豪华，却没有一点骄奢的习气。若有明师益友，朝夕追随，把他成就起来，岂不是绝好的青年子弟？无奈无人管束，渐渐的自家放荡身心，就自然而然有那一班帮闲绰趣的朋友，撮臀放屁的把声色狗马来引动他。这邱八虽然质地聪明，却是个少年公子的心性，那里有什么定力把持，就不由的挟着重资，同了这一班朋友走到上海，任情的挥霍起来。在妓院中做着那天子第一号的瘟生，赌场中做那有一无二的冤桶，无论长三幺二，野鸡住家，以及广东堂子、外国妓院，各处的番摊牌九，甚至城隍庙内的地摊，他也要一处处的阅历过来，尝些滋味。不到两年，就把那百万家财销化了十分之四。虽然挥霍了

数十万金，他自己却也长了十分见识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都瞒不过他。自此之后，这邱八也不肯像从前一般憨嫖滥赌，收拾行李，回到湖州。每年之中，一定要到上海四次，春夏秋冬每季一次。身边带着一万银子的钞票，纵情花柳，到处留名，要把这一万银子用得精光，方才立刻束装回去。若有朋友约他去到赌场玩耍，他也不推辞，却只带一千银子，进了赌场，动起手来，他若赢了，就把身边所有的本利一齐滚上，庄家每每被他卷得精光，吃亏不小。若是风头不顺，他却又甚是调皮，输掉的身边带的一千银子，他就回转身来，尘土不沾，拍腿就走，也不作翻本的念头。以此一班赌脚见了邱八进来，一个个攒眉蹙额，却又无可如何。到了嫖界之中，他若看中了一个倌人，随意到院中走走，却只是随随便便的，不一定去转他的念头，就是吃酒碰和，也要他自己高兴，不肯附和着倌人。倘若倌人偶然开口，要他请碰客和，绷绷场面，他就立刻翻转面皮，把局帐开销清楚，从此断了交情。有些倌人做得久了，摸着了他的脾气，从不轻易开口叫他吃酒叫他碰和，他却又不等倌人开口，自家先就和酒连绵，十分报效，并且打首饰、做衣裳，绝没有一毫吝啬。也有那些倌人不知道邱八的性情，想要敲他的竹杠，他非但不肯答应，把那倌人教训一场，还要立刻跳槽，当时叫局，给一个大大的没趣。就是住夜留厢，也要那倌人再三俯就，方肯应酬，从不肯轻易自家开口。以此妓院中人，见了邱八十分巴结，处处小心，惟恐有些儿不到之处，被他扳着了差头，他立时就要发挥，不顾倌人的场面，真是个赌博场中的大彼得，平康巷里的拿坡仑。

这一年，邱八到了上海，正值林黛玉也在申江悬牌应客。黛玉是风月场中的老手，应酬队里的能员，况且盛名之下，自

然枇杷门巷车马纷纷。无奈黛玉的生意虽然甚好，却是浪费银钱，奢华无度，做了两节，渐渐的支持不来，勉强各处移挪，略为敷衍。过节之后，各处店家因黛玉旧欠未清，大家不肯赊欠。刚刚过了中秋，正是起生意的时候，黛玉两手空空，借尽当绝，没有垫场，这生意如何做得下去？直把个林黛玉急得走头无路，进退两难。左思右想，只有潞浴的一个法子，却一时那里寻得出这样的一个主儿？

说也凑巧，却好邱八到了上海，住在鼎升栈内，已经耽搁了一月有余。因邱八在上海试办一家丝厂，那丝厂开创之初，未免事情忙碌，所以暂时不得回家。邱八这回到此，看中了范彩霞，就到东荟芳范彩霞院中，接二连三的碰和摆酒，不多几日，便有了交情。这范彩霞生得皓腕纤腰，长生玉立，蛾眉挹翠，凤目流波，也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，应酬圆转，丰格轻盈。但是神气之间，觉得有些秋气，迥不如林黛玉的一团和蔼，八面春风。

半月之前，邱八在范彩霞家请客，有一个姓马的客人把黛玉叫到席上。黛玉素来认得邱八，况又久闻大名，极意应酬了邱八一回。暗想：范彩霞做着了这种客人，也是他交的花运甚好。邱八见了黛玉，虽是向来相识，恰见他回眸顾盼，卖弄风头，一到席间，就唱了一折昆腔《长生殿》里的《絮阁》。原来林黛玉的昆腔，上海颇颇的有名，轻易不肯就唱，真是穿云裂石之音，刻羽引宫之技。唱完之后，又把在席主客，一个个的应酬转来，丝毫不漏。邱八着实赞了黛玉几句，心中也在暗想：彩霞的应酬工夫虽然不错，若要比起林黛玉，未免较逊一筹，心中便存了个要做黛玉的念头。两下多有些意思。此番被林黛玉千思万想，想着了他，心中大喜。盘算了一会，就备了几色

极丰盛的礼物，叫一个房间里娘姨名叫金秀的，教导了一番说话，带一个相帮，挑着礼盒，又取了自己一张林黛玉的名片，又附着金秀的耳朵，说了几句极密切的话。金秀点头会意，带了礼物，一直送到鼎升栈来，在帐房内问明了邱八的房间是二十五号楼上官房。

却好邱八还未出去，正同他手下的一班朋友在那里谈论丝厂的事情，见金秀进来，笑迷迷的叫了一声“八少！”相帮跟着进来呈上礼物，乃是鹿脯、燕窝、金腿、鱼翅四样。邱八见了，甚觉奇异，看着金秀，却又不认得他，疑惑他是新到范彩霞家，彩霞叫他来的，便道：“你想是新到他家，我所以不认得你，为什么无缘无故要送起礼来？”金秀含着笑，袋里取出黛玉的名片来，放在桌上，口中说道：“倪先生特为叫倪过来，请请八少格安，格点点物事勿好算佾格礼。倪先生说，总是倪格意思，请八少留仔赏赏人，难末倪先生有两句闲话搭八少说，叫倪来请八少过去坐歇。倪搭末不过地方小点，勿得知八少阿肯赏倪格光？”邱八听得金秀一番说话来得十分圆转，心中自然欢喜，晓得林黛玉要吊他的膀子，特地叫娘姨过来请他。这邱八前回在席上见了黛玉已是留情，更兼林黛玉也是个金刚队里的出色人员，又是这般的迁就着他，不觉心花怒开，十分得意，便向金秀道：“既是你先生这般要好，送来礼物，我自然一概全收，停回晚间再到你们院中请客。”便叫家人进来，把送的礼收了进去，又朝着那家人使个眼色。不多一会，取出一卷红纸封的洋钱，也不知他多少，放在盘内。金秀是已经受了黛玉的教道，成竹在胸，急忙抢上一步，把那一封洋钱仍旧取出，放在邱八面前，陪笑说道：“笑话哉，倪送仔格点物事，八少还要赏佾格洋钱。倪来格辰光，先生再三再四交代倪

格，叫倪勿许收八少格赏钱，八少有心照应末，等八少到倪搭来仔，再说末哉。倪先生实梗交代仔，倪要拿仔转去，是先生要搭倪反得一塌糊涂哉。倪先生说过歇格，说八少搭倪真心要好末，放勒心浪，勿在乎一定要绷啥格场面。八少，耐是格明白人，洛里一样事体瞒耐得过，耐阿好体贴倪点，叫倪转去少吃两句钝杠。”说也奇怪，自有个茶花女的放诞风流，就有个收服他的亚猛；自有个莫立亚堆的奸巧诈伪，就有个侦缉他的呵尔唔斯。这也是新法格致家，心理学中的一种作用。这邱八的性情向来极是尴尬，不知怎样，听了金秀的两番说话，觉得甜迷迷的，不知不觉在耳朵中钻了进去，不由的满面是笑，连连点头。这真是名妓的揣摸迷人的伎俩。可惜那林黛玉终究不是格致专门，不懂心理学中他心通的妙用，后来终久弄得棋输一着，几乎九死一生，这也真是林黛玉一生哄骗客人的报应。

当下金秀同着相帮回去，见了黛玉，把邱八的情形说了一番，黛玉大喜，晓得有了几分意思。果然上灯之后，邱八已到院中，黛玉打起全付的精神，应酬得邱八甚是欢喜。当时写了请客票头，叫相帮分头去发，就摆了一个双台面，黛玉坐在席间，竭力巴结。不多一会，叫局的局条一起一起陆续而来，顷刻之间，已接了二十余张局票。黛玉叫娘姨回报，多要在王家厍转过来，依然坐着不去，与邱八谈得甚是亲密，一时之间，把邱八灌了无数迷汤。邱八被黛玉一番追魂摄魄的言语，说得头里觉得浑淘淘的，六神无主，竟把持不定起来。只见黛玉忽地起身，走到后房去了，过了一刻走了出来，却是换了一身衣服，连弓鞋裤子一齐更换，明妆丽服，光艳照人。黛玉先前是穿一件湖色外国缎夹袄，杨妃色外国缎裤子，宝蓝弓鞋。现在进去，换了一件元色织银夹袄，宝蓝织金裤子，元色平金弓鞋，

越显得明眸皓齿，粉颈香肩。邱八见了，甚觉高兴，恨不得立刻把黛玉搂了过来团成一片，上上下下的把林黛玉看个不住。黛玉故意一手扶着椅背用指尖掠着云鬓，俊眼四流娇波欲笑，又把眉尖微蹙，跷起弓鞋欠身下去，用手握着鞋尖捏了几捏，方才背转身来，退到原处坐下，那光景就是风飐蜻蜓，十分娇弱。黛玉坐在邱八背后，低垂云鬓，斜亸香肩。那眼光四面飘来，将到邱八面前，忽地回头斜坐，从背后转过秋波，大宽转的打了一个圈子，眼波澄澄正注到邱八面上；见邱八不转睛的看他，面红微笑，依旧低下头来。正是：

低颦浅笑，春添颊上之涡；宝枕银屏，花压双星之影。

欲知邱八与黛玉究竟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瘟富翁误堕迷途　名校书安心淴浴

且说林黛玉见邱八仔细看他，低低的朝着邱八笑道："倍格好看介，阿是勿认得倪？"邱八笑道："并不是不认得你，只为你一刻之间换了两身衣服，越觉娇媚动人，所以我留心打量一番，打算要替你画个小照。"黛玉听了把嘴一披道："倪是勿好格，陆里赶得上范彩霞，耐勿要钝哩！"邱八一笑，也学着苏白道："阿唷，先生勿要客气，倪倒是真心闲话哩！"说得一席客人通笑起来。黛玉故意把邱八瞟了一眼，道："故歇末说得实梗好，只怕隔脱仔两日厌烦起来，倪搭请也请耐勿到。"说话之间，黛玉又进去转了一转，又换了一身衣服。密色绣花缎袄，妃色绣花裤子，天青缎子弓鞋，将头上珠花一齐卸去，单带着一只一条龙珍珠押发。脸上的脂粉，洗得淡了些些，那粉颊之上，略略晕起两个酒窝，觉得他淡抹浓妆，无一不好。邱八虽然是个花丛老手，却从来没有经过这样风情，只乐得心窝上奇痒难熬，扒搔不着。黛玉见邱八已经入彀，越发的笑语殷勤，风生四座。邱八忽然想着，问林黛玉道："刚刚有好几张叫局的票头来叫你的局，你为什么不去应酬，台面虽然要紧，好去了再回来的呀！你不怕脱了局得罪客人么？"黛玉含笑道："耐八少是难得到倪搭来格，耐肯赏仔倪格光，就是倪交仔运哉。格两个堂差勿去，得罪仔客人末，倍格希奇勿煞，倪

刚刚关照下去，说倪今朝堂差勿出哉。”邱八听了，十分欢喜。那一班客人要拍邱八的马屁，好讨他的喜欢，大家极力称扬，恨不得把个林黛玉立时就抬上天去。依着他们的口气，差不多说得个邱八就是个再世的李药师，林黛玉便是个当今的张红拂。这一席酒直吃到十二点钟方才散席，客人陆续辞去。黛玉见邱八贼忒嘻嘻的坐下，天南地北的扳谈，明知邱八心中巴不得要想住下，却做个欲擒故纵的法儿，立起身来，袅袅娜娜的走到邱八身旁，低声问道：“辰光勿早哉哩，耐阿要原到范彩霞搭去罢，倪是勿好留耐格，明朝说起来，大家难为情。”说着，把身子一倒，直倒入邱八怀中。并倚香肩，低偎檀口，又问着邱八道：“八少，倪格说闲话阿对？”邱八此时已经心荡魂摇，六神无主，急切间张开大口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黛玉又逼他一句道：“勿然末勒浪倪搭，借仔一夜干铺罢，倪到后房去困，让耐一干仔舒舒齐齐阿好？故歇是深秋天气哉，勿要半夜里转去受仔风寒，倪倒担勿落格个干系，耐格身体又亏，勿是约约乎格。”邱八听了，觉得林黛玉说的话，一句一句的打入心坎里来，十分熨贴，就是自己家中妻子，那里有这样关心，便含笑向黛玉道：“你特地叫娘姨过去把我请到院中，现在好意思推我出去么？我就依着你的话儿，在你院中借个干铺，但你却不许避到后房，我们大家规规矩矩的可好？”黛玉道：“只要耐八少肯赏光，是再好勿有哉哝。耐八少说格闲话，随便那哼倪总呒啥勿肯格，只怕倪呒拨格号福气。”说着，背脸低头，掩口而笑，邱八更觉魂消。

这一夜，邱八就在黛玉院中住下。黛玉把平生第一等迷人的伎俩施展出来，任是邱八的外交学问再好些儿，已不知不觉的把一块主权所及的地方，轻轻的输到林黛玉的势力圈内去

了，施着那禁制的压力，渐渐的不得自由起来。这邱八住了一夜，被黛玉骗得骨软筋酥，给了五十块钱的下脚，又体己给了黛玉三百块钱。黛玉故意分毫不受，退还邱八道："倪故歇呒拨倍格用场，等到倪有用场格辰光再问耐拿好哉，倪倒勿像格号倌人单敲客人格竹杠，既然大家要好末也勿在乎格点洋钱，八少阿是？"邱八听他说得有理，也便收回，心上反觉过意不去，便问黛玉可要什么衣裳首饰？黛玉一口咬定不要，反说邱八不晓得他的脾气，当他是爱抄小货的倌人。邱八听了，那里晓得黛玉存着一个要借他滗浴的念头，只认是黛玉同他恩到极处，所以不肯叫他浪费银钱。

隔了两日，黛玉关照相帮，说先生有病，暂时不能出局，须要调理几时。就有什么客人来到院中，黛玉自己不去应酬，只叫娘姨回覆有病，不能出来，却成日成夜的伴着邱八，和他寸步不离。邱八一举一动，都是黛玉亲身服侍，不肯假手他人，那班娘姨、大姐的趋奉殷勤，更不消说。邱八因他们连日辛苦，另外给了一百块钱，黛玉执意不许，叫娘姨仍旧退还，自己却向邱八说道："倪出仔工钱用仔俚笃，生来该应服侍格，要赏倍格洋钱！倪也晓得耐格脾气，勿要说是一百洋钱，就是一千一万，耐也勿放勒心浪。不过倪人末吃仔格碗断命堂子饭，倒勿是格号坏人，要倪坏仔良心敲客人笃格竹杠，倪从来勿行格。"说得邱八更加欢喜，伏伏贴贴的住在院中。

又隔了几天，黛玉看准邱八的性情已是死心塌地，没有什么变卦的了。那一天夜饭之后，黛玉正陪着邱八说说笑笑甚是高兴，忽然皱着双眉看着邱八，看了半晌，长叹一声，那一对秋波便流下泪来，慌得邱八连忙追问。黛玉只是不答应他，尽管低头揾泪，那一种可怜情态，真如雨打桃花，风欺杨柳，画也画

不出来。邱八见他这样，十分心痛，便挨着黛玉一处坐了，低低的问他。黛玉一言不发，只把粉面偎着邱八脸儿，拉着他的手呜呜咽咽的，那眼中的泪，就是如乱滚珍珠一般，扑簌簌的流个不住。凭着邱八怎样温存，怎生追问，只是漠漠无言，直把个邱八哭得急了，恨不得自己替他，拍着胸脯道："无论你有天大的为难，总有我一人承认。料想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快快住了哭，和我说个明白。你可知你哭到这个样儿，叫我心上好生难过，替又替你不得，倘若哭坏了怎么好呢？"黛玉听邱八说到这句话儿，心上好生欢喜，方才停住了哭，拭了泪痕，抬起头来看着邱八，叹一口气道："别人家看仔倪末像煞蛮开心，倪心浪说勿出格心事，赛过勒浪黄连树底下弹琴。"急得个邱八顿足道："急惊风撞着了你这慢郎中，我这样的问你，你还要说着闲话。"黛玉道："倪格事体才是肮里肮搭格，说起来也叫作孽。"

黛玉便装点了一番说话，说自己的亏空约有二万开外，又不肯坏了良心敲客人的竹杠，所以生意虽然甚好，总是不够开销，以致亏空愈拖愈重；前节又被客人漂了两笔局帐，各店帐开销不转，几乎坏了名头，生意做不下去。添枝带叶，细细的向邱八说了一遍。又道："倪故歇想起来，做仔格个断命生意，总归呒拨收梢，倪倒是早点肯坏坏良心末，也勿造至于弄到实梗样式，故歇倒是上勿上，落勿落，要除脱仔牌子勿做生意末，倪坍勿起格个台，要做下去末，倪实在拖勿起格亏空。八少，耐替倪想想看，叫倪阿有啥格法子？"邱八听了，哈哈的笑道："我道你是什么天大的事情，要急得这般模样。原来不过是为着一点儿亏空，也值得放在心上，这样的张皇，难道我姓邱的这点事儿都担当不起么？"黛玉道："耐八少看仔格点

亏空自然呒啥希奇，像倪陆里想得出啥法子。”邱八道：“你究竟有若干亏空，不妨对我说明，待我替你慢慢的想法。”黛玉朝着邱八看了一眼，面上做出一付感激的样儿，却又朝他摇手，道：“谢谢耐格好心，肯替倪想法原是再好勿有格事体，不过倪无缘无故拿仔耐格洋钱，叫倪心浪陆里意得过，故歇倪想起来随便那哼，总归还是嫁仔人格好。不过倪要嫁起人来，比仔别个倌人加二烦难，倪勒浪上海滩浪总算有点名气，老实说推扳点格客人，倪也看俚勿上。再说起格排滑头码子格年轻客人，要讨倪转去格多煞来浪，格是加二勿连牵哉。格个嫁人是一生一世格正经事体，勿是勒浪弄白相，倪又勿比格排呒拨长心格倌人，嫁仔人再要出来做生意。倪要末勿嫁，嫁仔人末陆里再好出来，所以倪拣来拣去，总归呒拨中意格客人，像耐八少一样格客人，倪看得总算中意格哉，耐八少咿是格规规矩矩格人，陆里肯讨格倌人转去？八少耐去搭倪想哩，倪看中仔客人末，客人笃勿肯要倪，客人看中倪末，偏生倪又勿肯嫁俚。说来说去，总归一格勿成功，倪格种人活勒世浪，真真叫作孽哩。”说着，把眼睛挤了一挤，觉得眼里酸酸的好像又要流下泪来。

邱八听了黛玉这一番说话，就如新莺巧哢，娇鸟弄睛，又似成衣的熨斗一般，浑身熨贴，三万六千毛孔，无一处不曾熨到，满身发起奇痒，从骨髓缝中透出一般说不出的快活来，向黛玉笑道：“你也太多虑了！你既然想要嫁人，何不早些与我商议。只要你自己心中情愿，没有什么委屈的地方，我总可以替你设法，只怕你心中不愿嫁人，三心两意的打不定主见，我就无从提起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倪末阿有啥勿愿意格？倪格碗断命饭也吃得勿要吃格哉，只怕耐八少看倪勿中，勿肯要倪，倪也呒啥念

头转啘。”邱八道：“只要你拿定念头，不要到了将来自家懊悔，我岂有倒反推辞的道理？但有一件我却有些不甚放心，你须要自己心中打算，免得懊悔嫌迟。”黛玉问他还有那件事儿不甚放心，邱八道：“你们做了倌人，身体是散淡惯的，一嫁了人，便要依着良家的规矩，有许多不能自由的地方。你们堂子出身的人，那里受得住这般的拘束？我们二人现在的交情是再好没有的了，但是要讲到嫁娶二字也甚是烦难，不是可以卤莽从事得的。万一你心中不愿，口是心非，那时我把你娶到家中，进退不得，岂不是为好成恶，耽误了你一生一世的事情？所以我也要预先同你说明，好等你自家筹划，不要勉强应承，这倒不是玩的。”

黛玉听了着急起来，便拉邱八的手，道：“倪格闲话，一塌刮仔才搭耐说完哉，耐再要说倪三心两意，耐格人阿有良心，耐既然勿相信倪末，等倪罚格咒拨耐听听，省得耐吓杀仔人。”说着，便发誓道：“倪要说仔一句假话，既拨真心末，叫倪活勿过今年格大年夜。”邱八听了，连忙按住黛玉的嘴，道：“我不过一句话儿，你也值得这样的着急，一定要发起誓来。”黛玉道：“耐开口闭口，总说倪是坏人，叫倪阿要发极格。”邱八此时，觉得心满意足，畅快非常，也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只看着黛玉嘻嘻的笑个不住。黛玉横波斜睨，星眼朦胧，也用一方白细手巾掩口匿笑。四体慵抬，玉山自倒，倚在邱八身上，好像没有一丝气力一般。邱八便问他倒底有多少亏空？黛玉便一一的细说出来，却止有一半真情，其余多是虚报，约有二万开外。若在别人，听了这许多亏空，怕不先就吓得顿口无言，筋酥骨软。幸而邱八家中真有百万家财，听了黛玉这些亏空，不过口中答应一声，全不在他心上。当夜黛玉又把邱八灌了无数迷汤，说

了许多刺骨锥心的说话，追魂摄魄的深情，任是邱八花丛阅历的惯家，也免不得被他迷得梦魂颠倒。

到了次日，邱八便请了他一个朋友来，名叫陆友恭的，却是个有名的堂子帮闲，青楼篾片。请了他来，与黛玉讲论身价。黛玉却一口咬定不要丝毫身价，只要邱八替他还清亏空，此外不取分文；并说他拣来拣去，并不是为着邱八有钱，为的是拣中邱八的人物，所以情愿嫁他。邱八起先尚有些疑疑惑惑的，没有十分决定，及至听了黛玉这一番说话，觉得十分入耳，好似鱼吞香饵，蝶恋花心，被他钩得定定的，那里还计算什么将来？当下一口许定，先替他还清亏空，然后择日迎娶。林黛玉见邱八已经应允，便立刻叫相帮出去，把门首那一块一尺余长、四寸余阔、金地黑字的书寓牌子探了进来。黛玉亲手接了放在桌上，回过身来，笑迷迷的走到邱八身旁并肩坐下，向邱八道："故歇倪探仔格块牌子下来，倪就是耐格人哉，难是随便倍人到倪搭来，倪也勿见格哉。"邱八见他做事爽快，自是欢喜。隔了一天，邱八便去划了一张二万银子的期票，先交与黛玉，到期付银；又择了三日之后，迎娶黛玉进门。黛玉收了邱八这张银票，也不知他究竟还了许多亏空，自家留下若干，这却做书的人未曾看见，不便讲他。

只说邱八在新马路赁了一所五楼五底的洋房作为公馆，以为迎娶黛玉的地方。那公馆内铺设得十分富丽，尽是红木紫檀镶嵌螺甸的木器，夺目辉煌；又有两间大菜间，都是外国傢生，装饰得更是雅洁。邱八在上海的应酬本来阔大，那班知己些的朋友，公送了两班髦儿戏，闹热非常。到了吉期，一样的红裙披风，朝珠补褂，清香彩轿，顶马高灯，把个四大金刚的林黛玉抬到家中。新人出轿之后，喜娘扶着黛玉，独自一人参拜天

地，然后向邱八见礼。邱八连忙朝着喜娘摇手，叫他不要叩头，只行常礼。于是喜娘扶着黛玉深深万福，邱八也微微的还了一躬，方才送入洞房，大家饮酒。正是：

楼上花枝之影，昨夜星辰；枕边钿合之盟，春宵苦短。

欲知黛玉嫁了邱八，究竟如何，下文交代。

第二十四回

邱公子狠心惩爱妾　　林黛玉拼命闹华堂

且说林黛玉嫁了邱八之后，邱八看承黛玉甚是殷勤，又恐黛玉坐在家中气闷，天天同着黛玉坐了马车，到张园去兜个圈子。上灯之后，便同到一品香去吃顿番菜，有时吃过大菜，再到丹桂茶园去看看夜戏，以为常事。黛玉倒也并不寂寞，所以嫁了邱八将近半月有余，倒还没有寻事生非，借端吵闹。

光阴迅速，已经一月有余，邱八因在上海耽搁久了，便和黛玉商议，要退了房子，同他回到湖州。黛玉心上虽然不愿，却也无可如何，只好暂时答应一同回去，到了湖州之后，再行计较脱身的法儿。邱八便雇了一号大船，把公馆中一切新买的器具，一齐装载上船。黛玉也带了一个娘姨、两个大姐，收拾登舟。邱八到轮船局中，单雇了一号轮船拖带，不消一日，早到了湖州。大船直顶到邱八门口的水码头停下，早有许多当差的一哄上船，先见了主人，再叩见了这位新姨太太，便乱烘烘把行李搬上岸去。邱八向黛玉道："你既然到此，却不比住在上海的时候，上岸之后，见了我们内人，先要你委屈一遭，朝他行个全礼。好在他平素为人甚是贤惠，待你一定不差，你凡事看在我的面上，退让一分，尽他一个面子，我终不肯叫你吃亏，你可肯听我一句说话么？"黛玉听了，面上登时变色，半晌不应。邱

八见他不肯，又说了无数安慰解劝的说话。黛玉无奈，只得勉强应承。

进门之后，见了那位八少奶奶，忍气吞声行了一个全礼。少奶奶果然甚是和气，见林黛玉朝他叩下头去，满面堆下笑来，一把拉住，连说不要客气。黛玉已叩完了头起来，连忙叫他坐下，说了几句闲话，又叫人替他赶紧收拾房间。一会儿房间已经铺设齐整，少奶奶便携了黛玉的手，一同过来。黛玉见房屋高大，铺设鲜明，比上海的房间，收拾得更加富丽，略略觉得安心。少奶奶送了黛玉进房，又向他道："你要什么，只管向我去取，我家事烦杂，恐怕有料理不到的地方。"当夜又送了一席菜摆在黛玉房内，算是替他暖房，请了邱八进来，一同坐下。是夜邱八依旧住在黛玉房中。

到了明日，众家亲友晓得邱八回家，又新在上海娶了一个妓女，大家陆续登堂，纷纷道喜。只为邱八是城中首富，没有一人不趋奉他，把邱八倒忙了好几天。接着就是本城绅士，大家请酒，忙得打发不开，有时通宵在外，竟不回家。有时在家中书房安歇，还要料理家事，清算田租，盘查各处的帐目。因邱八出门已久，那帐目就堆积了一大堆，忙得个发昏章第十一，那里有退归内室的工夫？不要说是林黛玉房内绝脚不来，就是正室夫人也难得和他一面。别人也还罢了，这林黛玉是个有名荡妇，熬得清水直流。依着黛玉的本心，原只要借着邱八淴一个浴，替他还清债务，好等他脱然无累的重落风尘，并不是真心要嫁。现在邱八已经落了他的圈套，花了二万多银子把他娶到家中，总算是达其目的，如愿以偿的了。黛玉到了此际，也没有别的心肠，只是辗转思量，要想一个脱身之计。但是邱八是个有名富户，家中仆婢如云，而且规矩极其严肃，黛玉平日之间，不

要说想脱身逃走，就是等闲要走出中门一步，也是艰难，倒弄得进退两难，展变不得。黛玉方才懊悔起来，左思右想没有法儿，只得慢慢的打鸡骂狗，借事生端，渐渐的露出不安于室的样子来。幸亏邱八的正室夫人甚是贤惠，不去与他计较，黛玉无从费气，无可奈何。

不觉又过了几天，邱八把两月中欠积的事情料理清楚，应酬也渐渐的少了，晓得黛玉已经久旷，便先到黛玉房中住了一夜，觉得黛玉待他冷冷的，不甚应接，那神气之间，也是十分萧索，默默无言。邱八大为诧异，便留意看他举动，却又不好意思问他。到了午后，黛玉便向邱八道："倪到仔间搭一格多月，人也几乎闷煞快，再要实梗样式下去，是实头要生病哉。倪明朝要到上海去住格两日，让倪去坐坐马车，吃吃大菜，等倪散散心看，勿然是坐勒屋里向，倪头脑子也涨格哉，耐阿肯同倪去？"邱八听黛玉说得容易，倒好笑起来，便回报他道："你从前住在上海是在堂子里头，况且又是自家身体，天天可以出门。现在你既已嫁人，便是良家妇女，理应守着规矩，轻易不可出门。就算现在你要到上海，我同你一同前去，也比不得当初你做着倌人，可以随心任意到处招摇。我先时原曾和你说过，恐怕你做过倌人，受不得人家的拘束。现在我娶你到家不到两月，你果然已经不惯起来，可不被我料着了么？"黛玉听了，面红眉竖，不发一言。停了半晌，方才冷笑道："倪住勒浪上海格辰光，看见几化人家格太太小姐，日日勒浪坐马车游张园，做仔人家人，勿相信大门才出勿得格哉，倪又勿到上海去轧倍格姘头，倍格希奇勿煞格事体，阿要像煞有价事？"说着，又冷笑了一声。

邱八听黛玉出言生硬，忽然同他顶撞起来，从前那一付温

柔婉转的神情，不知消到那里去了，顿时换出一付铁铮铮的面色来，心中已有了七八分怒意。还只道黛玉是无心顶撞，勉强按住了怒气，又向他说道："你坐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，气闷起来，原也怪你不得；只要你除了上海去的念头，凭你要想着法儿如何消遣，我总依你的话就是了。"黛玉听邱八的口风，始终不肯放松，心中甚是着急，又见邱八并不翻腔，话风倒反有些迁就，越发胆大起来，把邱八也只当作寻常公子哥儿，易于打发，便又向邱八道："倪上海是定规要去格，耐勿要勒浪扭结固结，耐勿肯同倪去末，倪自家一干仔去末哉。"邱八听了，再捺不住，那心上的火，直冒到顶门上来，也冷笑道："你说得好轻松说话，从来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既然嫁我，便要听我的指挥。你还当在上海做着倌人，凭着你的性儿胡闹无人管束么？老实对你说声，我邱八不是个省事的人物，叫你自家见亮早早收篷；如若再要不知进退随口胡言，那时间莫怪我反面无情，不留你的地步。"黛玉见邱八反了面皮，心上一毫不怕，却自己心中想道：若不与他这一个决裂，那里撒手得开，这样蝎蝎螫螫的将就下来，何时得个了局？不如借着他翻脸的题目，索性和他大闹一场，且看他怎生应付，再作道理。想定主意，便也翻转面来，粉面通红，蛾眉倒竖，大声说道："耐勿要缠错仔人，倪嫁末总算嫁拨仔耐，勿见得有啥格卖身文书，耐要管牢仔倪，叫倪一直勿要出去，今生今世耐做勿到格哉。老实搭耐说，倪上海末定规要去格，明朝倪一干仔动身，看耐阿有本事拉牢仔倪，随便耐去那哼，倪总勿见得怕仔耐格。"

邱八起初还认林黛玉真是看中了他的人物，一心一意的嫁他，并没有要他写什么婚书卖契。现在听了黛玉这一番说话，方才晓得黛玉是借他滗浴，骗得他的银钱到手，登时掉过头来，

拿定邱八没有婚书，又没有借据，就是告到当官，那邱八也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重落风尘，说不出一个不字，也算得诡计阴谋，毒如蛇蝎了。当下邱八听他说出这一番说话来，明知自己当初大意，没有婚书，拿不住他的把柄，这一气气得非同小可，顿口无言，一时呆在椅子上竟说不出什么说话。呆了半晌，方才回过这一口气来，定一定神，跳起身来，指着林黛玉的面孔，骂道："我把你这良心丧尽的混帐东西！你把我当作瘟生，这是你的运气来了，你当初没有进我的门也还罢了，现在你既然进了我的大门，凭你如何，你休想移挪一步！你把我也当作那班曲辫子的客人，就如木偶一般，凭着你颠来倒去的闹玩意儿么？你口口声声想到上海，那里有什么事情？无非想到了上海，捉个空儿，逃走出去，过了一年半载，等得我这里事情冷了，你却依然做起生意来。我劝你休要打错了念头，你既然嫁我，便是我的人，我不许你出去，看你有什么本事飞上了天！"黛玉听了愈加着恼，也立起身来道："耐勿许倪出去末，倪定规要去，看耐有本事那哼！开口闭口总说倪故歇嫁仔耐哉，倪嫁耐阿有啥格凭据？耐倒拿倪格婚书出来大家看看。老实搭耐说仔罢，嫁人呒拨婚书是勿好算数格，耐格一转末总算上仔倪格当哉，下转叫耐学学倪格乖，勿要再上仔别人家格当去，阿晓得？"一面说着，一面带着同来的娘姨往外就走，口中说道："倪要少陪耐哉，倪格衣裳首饰，一塌刮子送拨仔耐阿好，倪也勿要哉。"

邱八被黛玉说得七窍生烟，三尸暴躁，回过念头一想，当初果然上了他的恶当，不曾要得一张婚书，现在就是和他打到官司，两下都没有凭据，他只要绝口不招，也和他争执不得。花了二万开外的银子也还罢了，但是自己向来自负，是个花柳惯家，从不曾着了别人的圈套，花过冤枉的银钱；现在受了林黛

玉这样的一个骗局，还仍旧被他走到上海，再落平康，非但坏了向来的名气，将来到了上海，怎样有脸见人？心中正在万分懊悔，又见黛玉摇摇摆摆的一直往外就走，更是烈火飞腾，猛然间把心一横，想道：他这样的奸刁十恶，难道我就看他走了不成？无论如何，拼着再花掉一注银钱，也没有什么不了的事。主意已定，连忙追上前去。

黛玉刚刚跨出中堂，被邱八赶到后边，把黛玉的衣服一把揪住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向内一拖，把个林黛玉拖得几乎跌倒。邱八拖住了黛玉，不等黛玉开口，一片声叫："来人！"就有四五个家人听见，答应一声，齐赶进来。见主人与黛玉这个样儿，多吓得不敢开口，垂手立在一旁。邱八气呼呼的指着黛玉，道："你们快把他捆起来！"众家人听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面面相觑，一个也不敢动手。黛玉听得邱八要叫人捆他，趁势撒起泼来，望着邱八一头撞去，把邱八撞了一个踉跄。黛玉便滚倒在地，把头发披在背后，就像活鬼一般，反大哭起来，急得邱八朝着家人顿足，骂道："你们这一班无用的奴才，怎么我叫你们捆他，你们大家不肯动手？明天你们替我一起儿滚蛋，我用不着你们这起混帐东西！"众家人立在旁边本来不敢动手，听得主人这般发急，没奈何上来几个，走到黛玉身旁正要动手，谁知林黛玉老奸巨滑，看见邱八认真翻起面来，不是头路，此刻自家身体还在别人手内，眼前不免吃亏，见众家人一拥上前，明知不好，连忙住了哭，在地上扒起身来，不等众人动手，一溜烟望自家房内就走。邱八见他仍旧缩回房内，冷笑一声，暂时叫住家人不要动手，自己跟着黛玉也走进来。

只见黛玉刚刚走到房内，一直抢至烟榻旁边，把榻上烟盘

内的一个洋錾白银烟盒，抢在手中，随手开了盒盖，把那一盒子装得满满的鸦片烟，望着自己的口内作势便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被旁边一个带来的娘姨从背后伸过一只手来劈手夺去，口中喊道："大小姐，耐有啥格闲话末好好里搭俚说末哉，年纪轻轻，啥格就要寻死路。"黛玉装作恨恨的样儿，向那娘姨道："倪格号人身活勒世浪无啥趣势，还是死仔格好，耐勿要来多管哩。"说着假作要夺那娘姨手中的烟盒。娘姨急得看着邱八，口中嚷道："大小姐要吃生鸦片烟哉呀，唔笃大家来劝劝哩。"黛玉一面在那里用力的要抢娘姨手中的烟盒，两人结做一堆；一面却偷眼看着邱八的面孔，指望他怕他寻死，心中不忍起来过来解劝，便算自己占了上风。那知道邱八绝不关心，也不过来相劝，只望着黛玉和娘姨二人不住的冷笑。黛玉见了这般光景，明晓得那邱八已经看破机关，倒反弄得开交不得。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恰好那位八少奶奶听得他们吵闹，赶了过来。刚刚走进房门，见黛玉这般做作，认以为真，不免大吃一吓，连忙赶上前去，把娘姨手中的一只烟盒接了过来，随手就向门外一摔，只听得当啷一声，一个装烟的银盒子不知撩到那里去了；又把黛玉拖了过来，捺他坐下，口中劝道："你们偶然斗口，也是人家常有的事情，有话也须好好的说，为什么这样的认起真来？"黛玉此时正是不得落场，万分惭愧，巴不得有人相劝，连忙借此坐下，泪流满面默默无言。忽听得邱八冷笑一声，指着那位少奶奶道："你这个人真是十分多事，为什么要去劝他，你道他的寻死是当真的么？"正是：

　　画中爱宠，凄凉白纻之歌；镜里萧郎，辜负天魔之舞。

欲知邱八究竟肯放黛玉出来与否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二十五回

恨无良闭户锁金刚　　消妒意开笼放鹦鹉

且说邱八见他正室夫人进来相劝，便指着黛玉，把前后被骗的情形，细细的告诉他。黛玉如何叫娘姨请他，摆了一个双台，当时就落了水；如何黛玉竭力奉承，把他哄得死心塌地，花了二万几千银子，把他娶到家中；如何上了他的圈套，没有要他的婚书，现在他翻转面皮，一定要往上海。“因我不肯放他出去，他同我抢白了一场，竟自往外就走。我把他拉了转来，又要叫人把他捆住，他便打滚撒泼，寻死撞头。他的意思，是要我怕他时常吵闹，放他出去，便好随心适意，安安稳稳的重落风尘。后来见我咬定口风，不肯答应，他没有什么法子，只好寻死觅活的指望吓倒别人。幸而遇着了我不怕什么风波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怕不被他吓倒？你道他这样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！这样的混帐东西，凭他当真死了便罢，为什么你又多事起来？”

那位八少奶奶听了邱八这一番言语，方才如梦初醒。暗想：堂子里头的倌人果然恶毒。又恐黛玉当真的寻起死来也是一条人命，便劝着邱八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倒底人命关天，不是顽的，况且我们这样人家，也不在乎这点儿银子。他既不肯跟你，勉强留他在此，料想也没有真心。依着我的意见，不如依着他的话，把他打发出去，省得他心中不愿，天天的寻事生非，何必费了自己的功夫，同他淘这般闲气。”邱八听了，低头想了

一会，道："你的说话虽是不差，但是你还没有晓得细情，我花了许多银子替他还债，倒也并不怪他。最可恨的是他把我当作瘟生看待，说的话都是虚无缥缈的，没有一句真情。我当初再三再四的问他，可是真心嫁我？他一口咬定，不肯露出一点话风，哄得我满心欢喜，对着一班朋友说了许多大话，吹了无数牛屄。到了今日之下，依旧把他放到上海，做起生意来，将来他们追问起来，叫我怎生回答，岂不是倒坏名声？不瞒你说，我自从出世以来，从没有受过这般恶气，现在他既然同我蛮缠，不讲情理，我也会些蛮派，把他关锁起来，不怕他生出翅膀，飞上天去。就算他当真死了，这样害人不浅的东西，省得把他留在世上，再害别人。你若是怕他死了，有他的父母兄弟来同我吵闹，告状经官，我只要拼得再花掉一注银钱，就买了他一条性命。料想如今世上，只要银钱作主，没有什么不了的事情。你凭着我怎样安排，不要来多管闲事。"说着，便喝叫众人一齐出去，单留黛玉一人在房。邱八也立起来，指着黛玉的脸，道："你要寻死，凭你去上吊吞烟，快些死了，好等我预备官司。我拼着再花二万银子，买嘱你的尸亲，怕不是安安稳稳的闭口无言。你丢了一条性命，只当死了一只猫狗一般，看还是你的性命值钱，还是我的银子值钱？"一面说着，便走出房去，就取了一把洋锁，咯噔一声，把房门锁上。又叫家人去叫了一个木匠来，在板壁中间开了一个尺余见方的壁洞，就像衙门内的转桶一般，好做传送食物的地方。另派二个家人，交起板铺来，睡在中堂，看守房门，防他逃走。

只说黛玉听了邱八的话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又见邱八气势洶洶，料想他已经气到极处，万万挽回不来；却又恐怕吃了现亏，不敢开口，眼睁睁的看他锁着房门走了出去，方才懊悔自

己当初不应错了念头同他蛮闹，却已无可如何；又不肯当真自寻死路，跳又跳不出去，走又走不来，只得坐在房中哭泣咒骂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糟蹋得蓬头垢面，就如个腌臜花子一般，那里还有当初的丰致。真是：

慵梳宝髻，惺忪堕马之妆；愁倚熏笼，寂寞惊鸿之影。银华不御，芳泽无加；珠泪琳琅，玉容惨淡。

一个邱八公子的府中，差不多变做了江采苹的宫院。黛玉被他锁在房中，一连就是半月，虽是饮食不缺，却是懊闷异常。幸而黛玉还有几年花运，平空降了一个救星下来，你道那救星是谁，原来就是那位八少奶奶。从来女子的性情总不免有些娇妒，这位八少奶奶正在妙龄，又同邱八十分恩爱，平空的邱八娶了一个花枝般的宠妾，要与他分恩夺爱起来，那得不心怀妒意？但是他平日为人温厚，性格和平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不肯放在面上，所以黛玉进门之后，心上虽然不乐，面子上却做得甚是殷勤，不但讨了邱八的喜欢，还落得博一个贤惠的名气。现在见邱八把黛玉关锁起来，心中未免一愁一喜。喜的是眼前去了这样一个搔头弄姿、顾影自喜的妖姬，邱八心无二用，那夫妇间的恩爱，登时就加了几分。正是：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。愁的是邱八虽然把他锁在房中，却是余情不断，时常叫家人仆妇走到那壁洞之前与他问答，探问他的意思，看他可有些儿悔悟；分明邱八的心上尚在系恋着他。万一将来回味思量，磨折几时，依旧把他放出，他二人一个是风月名娼，一个是豪华公子，那时黛玉放出二十四分的工夫手段，怕不把邱八依然骗得个意服心输？到了这个时候，赛又赛他不过，赶又赶他不掉，岂不倒是一个后患？他想着这两层主意，心中便怀着鬼胎，天天解劝邱八道：“黛玉虽然可恶，然而也是妓女的常情，不算

什么奇异。本来一个堂子出身的妓女，那里有什么良心？你把他当作好人已经错了，现在你又把他锁了起来，他是个散淡惯了的人，那里受得起这般磨折。我们世代忠厚，从没有做过刻薄事情，万一他当真死了，你虽然没有逼他，总是你身上的孽障。不如看破些儿，放他出去，听凭他去再做生意，或者从新嫁人。譬如当初没有嫁你，你也管不着他，况且你娶他的时候，又没有什么媒证婚书，更是作不得准，难道你丢下了一个妓女，就算坏了你的名气么？”劝来劝去，邱八先起那里肯听，连连摇头。当不得他被底温存，枕边旖旎，今日劝，明日劝，竟把个邱八劝得活动起来，便一口答应。八少奶奶大喜，还恐他要变卦，连忙叫人去开了房门，把黛玉叫将出来。

黛玉此时已经被邱八把十分性子磨去了九分，粉黛纵横，泪痕隐约，听得叫他出去，心中估量着一定是邱八回心，却想不到竟肯放他出去。当下将就换了一件衣服，淡扫蛾眉，走到邱八房中，叫了八少奶奶一声，又瞅了邱八一眼，粉头低垂，春山不展。邱八留意看他，只见他云鬓蓬松，芙蓉惨淡，瘦比经秋之燕，弱不禁风；娇如解语之花，含情欲涕。真个是暗呜如泣，幽怨可怜，大有伤心之色，早不觉心上怜惜起来。八少奶奶明知邱八的意思，不等他开口，先把自家劝解的话，向黛玉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八少已经应允放你出门，你可快去把你随身带来的衣饰，立时收拾。你要到上海，今天就可动身，省得又要耽搁一夜。”黛玉忽然听见邱八答应放他，这一喜非同小可，好像那寒儒登第，枯木逢春，又好似刑部狱中的囚犯，逢了郊天大赦一般，登时色舞眉飞，走将过来，朝着八少奶奶花摇柳颤的磕下头去，八少奶奶忙忙扶起。黛玉回过身来，见邱八一双眼睛只钉在他的身上，黛玉此时喜到极处，忘其所以，便无可不可

的，朝着邱八也磕了一个头。邱八别转头去，没有扶他，却不由的口中长叹一声，默然无语。八少奶奶怕他又要反悔，急急的催着黛玉收拾衣箱。黛玉嫁来的时候，自家止有六只衣箱，其余都是邱八替他置备，现在仍叫黛玉把原带来的衣箱带去。黛玉草草的收拾了一会，带着同来的一个娘姨、两个大姐，辞别了邱八和八少奶奶便要出门。八少奶奶索性做个好人，早叫人替他雇了一乘轿子，一直送他到轮船码头。黛玉此时就是鲸鱼脱网，彩凤开笼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出门去，忙忙登舆而去。这里邱八见黛玉出门，心中不免有些恋恋，但一则已经答应，反悔不来；二则明知黛玉不是真心，留他无益，乐得听了他夫人的说话，做个好人；三则自己把他关锁多时，不肯折着志气反去留他。有此三层事理，所以邱八勉强放他出去，虽是心中不舍，也是无可如何。可笑那林黛玉骗了邱八二万余金，替他还债，自以为是得计的了，不料偏偏遇着了这样的一个皮赖人物，非但吓诈不倒，反吃了一场大亏，几乎白送了一条性命，这也是林黛玉平时丧尽良心的报应。邱八这边按下不提。

且说黛玉出门之后，一直径到轮船码头，发下衣箱行李，写了一间上海房舱，不消一日工夫，早到上海。暂时落了客寓，不多几日，便看中了惠福里的一家房子，三楼三底，甚是宽大，当下付了房租，立时搬了过去，置备了些中西器具，登时铺设得焕然一新。他从前骗了邱八的二万银子，还债赎当止用得一万多些，其余的都暗地托人存在庄上。此番到了上海，犹如死里逃生的一般，觉得喜出望外，便自己到钱庄上去了一趟，把他些存项取了一半回来，任情挥霍。依旧的珠围翠绕，罗绮辉煌，时常坐着马车，到张园兜个圈子，回来的时候，在大马路、四马路一带出出风头，却暂时不敢再做生意，听着那邱八的风声，只把

惠福里的房子当作住家。早不知不觉的过了两节，打听得邱八已经到过两趟上海，却把林黛玉的事绝口不提，就是那一班朋友，也恐他要恼羞成怒，不便去追问于他。黛玉打听得实，放下了心，方才打算要再做生意，挂起牌子来。

这一天，黛玉坐着马车正要到张园去，刚刚马车跑到泥城桥左近，无意之中遇着了章秋谷的马车。黛玉见秋谷坐在车中，气宇轩昂，衣裳倜傥，长眉秀目，光彩照人，不觉芳心微动，便横波凝睇，以目送情。无奈两下的马车都跑得风卷云驰，倾刻之间，那眼前就如电光一闪，两下早已跑开。黛玉直待马车跑过之后，方才猛然想起好像章秋谷的神情，姑且冒叫一声，看他答应不答应，便立起来高叫一声。听得秋谷在前答应，方知真个是他。黛玉心中大喜，连忙叫马夫转过马车，跟着秋谷，直到一品香来。当下把一年的境遇，向秋谷细细说明，说到邱八把他关锁在房一节，黛玉不免还有些谈虎色变，毫发悚然。当下二人促膝密坐，谈了一回，秋谷便问黛玉究竟作何行止？黛玉道："倪也无拨啥一定格主意，晏歇点耐阿好到倪搭来一埭，大家商量商量。"秋谷摇头道："我今天有自己的事情，连几处台面都不能应酬，料想没有空儿，我看还是明天罢！"黛玉点头答应，又告诉了他住处的门牌。不一时，吃完大菜，已是掌灯，黛玉自回惠福里去，秋谷便一直到吉升栈来。到了栈内，在自己房内略坐一刻，便走到双林房内来。双林早已回来，凝妆悄坐，低问秋谷为何此刻回来。秋谷把遇见黛玉之后，在大菜间谈了一点余钟，所以回来晚了。双林又问他今天可要出去，秋谷不答，只把头点了一点。双林睄了秋谷一眼，便不作声。秋谷心中暗笑，假作不知，略谈几句，便起身出栈，径到新清和张书玉院中来。

书玉恰好在家，迎门相候，满面堆欢的叫了一声：“二少！”秋谷含笑招呼，跨进房来。书玉亲手替他宽了马褂，又叫他脱去长衫，秋谷因五月中旬天气已经燥热，便略略点头。书玉一并替他宽了下来，把一件罗纺长衫、单纱马褂交与旁边的娘姨，朝他使个眼色。那娘姨会意，便把两件衣服拆叠起来，开了衣橱，把秋谷的衣服放在橱内，取过一把锁来，轻轻的锁好。秋谷见了，明知书玉的意思，并不开言，只是对着书玉微微而笑。书玉此时心花大放，乐不可支，极力的应酬秋谷。秋谷心上虽言不甚情愿，却已到了这步田地，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不得不随和起来。夜分之后，书玉扫榻熏香，殷勤留宿。秋谷料想推辞不得，只得应承。这一夜，章秋谷的神情，却是曾经沧海，难为洛浦之波；除却云英，不是蓝桥之路。在张书玉是当时相见，已销倩女之魂，今日重逢，留得宓妃之枕。风女之颠狂如许，赵后回风；擅奴之华彩非常，何郎无恙。

只说秋谷在书玉院内住了一宵，明日起来，照例开销了二十块钱下脚，书玉一定不肯。推了多时，见秋谷面上已经微含怒意，方才叫娘姨收了。秋谷便要起身，书玉千叮万嘱的叫他晚上一定要来。秋谷道：“这却不能一定，没有事情自然来的，倘或有了正事，这却要耽搁一天的了。”书玉无奈，一直送下楼梯，走到屏门边，方才立住。望着秋谷出了院中，一步懒一步的回上楼去。正是：

窥中堂之韩令，贾午留香；感汉浦之郑郎，洛妃解佩。

未知秋谷再到何处，请听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六回

说瘟生平心论嫁娶　　评嫖客谈笑骂官商

却说章秋谷在张书玉院中住了一夜，将近午刻方才出来，走出新清和弄内，穿进迎春坊，径到金小宝院中来。上了扶梯，走进房内，只见金小宝坐在当窗一张桌上，正在那里对镜梳头，鬓风低垂，新妆未竟，那隔夜的胭脂映在脸上，晕出淡淡的红色，越觉得丰神绝世，娥媚天然。身上穿一件半新的湖色熟罗短袄，衬着粉红席法布紧身，胸前的钮扣一齐解散，微微的露出酥胸；内着湖色春纱兜肚，下身穿一条品蓝实地纱裤子，脚下拖着一双湖色缎子绣花拖鞋，双翘瘦削，就如玉笋一般，不盈四寸。手中正在那里调和花露，一阵阵的脂粉之香，中人肺腑。眉弯秋月，颊晕朝霞，真是春意透酥胸，春色横眉黛。秋谷见了小宝这般风格，不由不暗暗称扬。又见贡春树坐在小宝旁边，呆呆的看着，一言不发。

秋谷悄步进来，走到小宝背后，春树正在那里看得出神，全不觉得有人走进。小宝本是对窗坐着，秋谷轻轻的掩至后边，连那同小宝梳头的娘姨都一毫不觉。金小宝正在对着镜子，细匀铅黄，忽然看见镜子中间添了一个朱唇粉面的美少年，立在自家背后，笑容可掬的象要和他说话一般。金小宝出其不意大吃一惊，吓得他满身香汗，直立起来，叫得一声："阿呀！"回头一看，见是章秋谷立在身后，方才定了心神，

已经吓得花容失色，娇喘微微。重新坐下，向秋谷笑道："耐末总是实梗，走进来响也勿响，人也拨耐吓煞快，人吓人，要吓杀人格哩！"春树被小宝叫了一声"阿呀"，直头起来，也吓了一跳，抬头见是秋谷，急忙离座相迎，拱手称谢他昨日替小宝解围的好意。秋谷笑道："你为什么预先躲避，有心不到张园？你还没有看见昨日的势头，若不是我来解劝，恐怕小宝定要吃亏。从前我原曾向你说过几次，张书玉的性情十分惫赖，不是好说话的人。你住的一夜又没有什么口角，无缘无故的忽然不去，冷淡起来，偏又被他晓得风声，你成日成夜钻在这里，差不多竟是和他断了交情，怪不得书玉吃起醋来，闹出这场笑话。幸而昨日遇着了我，小宝没有吃亏，万一我不到张园，无人解劝，小宝必定被他揪扭吃了一场现亏。在千人百众的地方叫他受气坍台，你怎的对他得起？"一席话说得春树闭口无言，面上狠觉有些惭愧。小宝又在旁插口道："二少格闲话倒的刮哩，昨日仔勿是二少刚正跑来，拿格张书玉拉仔进去，是倪直头一塌糊涂格哉。"说着，便拉着秋谷的手，笑道："谢谢耐替倪拉开仔格张书玉，总算倪勦坍台，倪也呒舍补报耐，只好屁股吃人参，后补格哉。"说着，小宝先格格的笑了。秋谷道："你们真好良心，果然一张床上睡不出两样人来。"说到此处，小宝脸一红，把秋谷肩上打了一下。

秋谷又道："昨天的事情原是因你二人而起，我本来是个旁人，不干我事，好意前来解劝，恐怕你要吃亏。那知你们二人一样心肠，把自已的事情都卸到旁人身上，一个预先不肯出来，一个连忙走了回去，只叫我替你们顶缸，今天还要开我的玩笑，你们自已想想可有良心么？"春树道："我昨日实是有事进城，并不是有心躲避，直至晚上一点钟时候，方才回到此

间，不信你问小宝便知真假。”秋谷道：“你们两人这样的开心，却苦着我这旁人，调停劝解，费了我无数功夫。你自己不听我的言语，惹出事来，你倒象没事的一般，可不是笑话么？”春树听了，果然回心一想，有些过意不去的地方，连忙向他谢罪，秋谷也一笑无言。

金小宝坐在旁边听他说话，却不住的一双俊眼看着秋谷的脸儿，目不转睛的，浑身上下，只顾打量。秋谷回头看见，不觉笑道：“诧异得狠，你为着何事看得这样认真？”小宝不答，又细细的看了一回，方向秋谷笑道：“耐一面孔格勿尴尬，定规是昨日勒浪张书玉搭出来啘。”秋谷被他一口道着，不觉微笑点头。小宝又笑道：“耐前日仔末，叫倪土地奶奶寻倪格开心，故歇倪也要叫耐金刚老爷哉！”说得一房间内的娘姨多笑起来。秋谷更狂笑道：“我倒不是什么金刚老爷。”拍着春树道：“你们这位贡大少爷，倒是个实缺的金刚奶奶。”春树笑道：“你们大家取笑，却无缘无故的把我带上，可和我什么相干呢？”大家说笑一回，随意坐下。

秋谷忽问小宝道：“你可晓得林黛玉如今又到了上海么？”小宝道：“倪是老早就晓得格哉，张园里向也看见歇俚几转，俚耐上年仔嫁仔邱八，一淘转去格，勿晓得俚为啥咿要出来？”秋谷就把黛玉嫁了邱八之后这些肮腊事情，一段一节的对着小宝细讲，原原本本的直讲了一点余钟。恰好贡春树见秋谷到来，料想他没有吃饭，就到聚丰园叫几样菜，两壶京庄，一同摆了上来。小宝过来斟了一杯酒，便请秋谷上坐。贡春树坐在横头，小宝因秋谷是极熟的的客人，便也不拘俗套，随意相陪。秋谷一面饮酒，一面演说林黛玉嫁人复出的事情，把个金小宝听得津津有味。春树在旁听着，也嗟叹不已。小宝

道："格是林黛玉自家勿好，㑚看得清客人，妈妈虎虎格跟仔别人就走，自然弄勿好哉啘。"春树道："妓女嫁人，嫁着了邱八这样人家，也算千中选一的了，为什么黛玉还要闹着出来？可见得堂子里头的人，果然一个个丧尽良心，怪不得邱八要这般着恼。幸而邱八毕竟是个好人，还肯开笼放鸟，若是我做了邱八，真把他要关禁终身，那里有这样便宜，好好的放他出去！"

金小宝听了春树这样话风，瞪了他一个白眼，冷笑道："倪堂子里向格人，生来阿有啥良心，就是客人到倪搭来末，也是客人笃自家情愿，勿见得客人勿来倪去拉仔进来格。耐下转当心点，倪堂子里向才是坏人，耐勿要上仔倪格当。"说着，眉尖微竖，俊眼含瞋，薄有几分怒意。春树道："我不过一句话儿，又不是有心说你，为什么要你这样留心，无端生气。"小宝道："耐说倪堂子里向才是丧尽良心，还说勿是有心骂倪，阿要叫仔倪金小宝格名字，多骂两声？"春树见小宝一定说骂的是他，无从分辨，只得任他说了几声，含笑不语。秋谷向春树道："你刚才的话虽然不错，未免也太过了些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据我看来，青楼妓女自然大半都是些无耻丧心之辈，然而替他们设身处地细细想来，却也怪他不得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堂子里的倌人，做的本来是迎新送旧的生涯，若不说着假话，哄骗客人，那里有什么生意？没有生意岂不要倒贴开销，你叫他的良心如何好法？大凡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，无可奈何，做到了这行生意，已是可怜，做客人的应当可怜他，爱惜他，不要扳他的错处，把他们当作个暂时消遣的名花好鸟一般，才是做客人的道理。所以花街柳巷，俗说叫做顽要的地方，你想既是顽要之地，原不过趁着一时高兴，博那片刻的风情。倌人相待殷勤，

固然最好，就是倌人看承不好，也没有什么希奇。上海的地方甚大，堂子极多，除了一处，还有别人，你就随意跳槽，他也不能禁止，更何苦去争风吃醋，处处认真，实做那'瘟生'二字。总而言之，倌人看待客人，纯是一个假字，客人看待倌人，也纯用一个假字去应他，切不可把他当作真心，自寻烦恼。若要在酒阵歌场之内，处处认真起来，就要如邱八一般，三十岁老娘倒绷孩儿，免不得要闹出一场笑话。你们以为何如？"金小宝听了，连连点头。

春树又道："话虽如此，但邱八看承黛玉狠是不差，况且邱八预先问过黛玉，叫他自己商量，黛玉一口咬定，定要嫁他，邱八方肯娶他回去。娶到家中之后，黛玉不该又要出来，既然不肯嫁他，为什么要随口答应，叫他还债呢！这不是有心敲邱八的竹杠么？你为什么还要偏护着他，说他不错？"秋谷道："你说的通是公子哥儿的痴话，全不是我的本心，我何曾偏护黛玉，说他不错。我的意思是说黛玉虽然丧尽良心，邱八也一半自己不好，平空的去问黛玉可肯嫁他。你想堂子里的倌人做的是什么生意，又做着了邱八这样的一个有名阔客，乐得顺水推船，哄他得一个死心塌地，方好骗他大注的银钱，那里有当面回报不肯嫁他之理？就是别个客人，也不能这样有心得罪，何况邱八是个浙江通省的富家。这一问岂不是问得痴到极处么？还有你这般痴子，当真的同我辨驳起来，可不比邱八更痴一倍么？"春树听了，觉得果然是言言透澈，沁人心脾，便道："如此说来，上海的倌人是万娶不得的了。"

秋谷道："也不是这般说法。大凡天地生人，必有本来的性情，就是客人也有客人的脾气，倌人也有倌人的性情，倘或嫖客的性情同倌人不合，倌人的脾气与嫖客不投，就有石

崇、王恺的家财，西子、太真的丰调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弄不到一块来。若勉强把他并到一堆，彼此的性情不合，一定要闹出笑话，没有好好的收场，岂不是一个为好成仇，一个求荣反辱，何苦要闹到这步田地，弄得两败俱伤呢？即如邱八与黛玉的交情，原是十分要好，不过是大家一时鲁莽，没有仔细思量，草草的一个嫁了过来，一个娶了回去，到后来毕竟闹了一场笑柄，倒反大家结了冤仇。所以依我看来，花柳场中，只可暂时取乐，就如行云流水一般，万万不可认真，免得后来烦恼。譬如一树名花，种在那水边篱落，临流照影，姿媚横生，你就天天的载酒看花，暂时领略，也未尝不妙，何苦一定要伤根动叶，把他移到家中？虽然锦帐雕栏，殷勤爱护，却是离开了他自己的托根之地，未免水土不宜，雨露不润，眼看着那一株可爱的名花，不由的叶萎花落，渐渐的憔悴起来。这还算是好的，更有硬硬的折了一枝，把他供在花瓶之内，天天相对，爱惜非常，却过得不多几天，依然枯死。假使花能解语，你问他可是愿意的么？大抵上海的倌人，只好把他当作名花娇鸟一般，博个片时的欢乐，若定要将他娶到家中，就免不得要刹风景了。从古以来，煮鹤焚琴，蹂香躏玉，煞是伤心，这就是这班妓女嫁人的小影……”说到此间，回过头来向金小宝打着苏白道：“先生，倪格闲话阿对？”金小宝正在听得出神，就如醍醐灌顶，草木当春。正在赞叹之际，忽听秋谷问他，连忙点头笑道：“二少格闲话一句勿错，真真是格过来人哉！说出来格闲话，赛过勒倪心浪挖出来格。不过倪要说起来，讲勿出格当中格道理。”

春树又问秋谷道：“上海倌人的现形，你已经同我说过几番，大约也不过如此；但是上海嫖客的情形，你没有和我讲过，

究竟倌人做起客人来，情愿做那一种呢？”秋谷道：“现在上海的客人，大约要分两种，一种是官场，一种是商界。论起来，自然是商界的客人好做，既肯花钱，又不闹什么嫖劲，倌人们看着银钱面上，也不得不敷衍他些。但是也有一样难处，那些商人，平日之间寸铢积累，刻薄成家，看得那银钱十分郑重，你若要起他的钱来，比要他的命更加刻毒，万一浪费了他一文半钞，更是一生的切骨之仇。独独到了堂子里头挥霍起来，一日千金绝无吝色，面子上装得甚是大方，谁知他花了银钱，暗中在那里心痛异常，恨不得想法儿，仍旧拿回家去。真是哑子梦见妈，说不出的苦。所以那些呆商虽然在倌人身上略略花钱，却是见了倌人自以为是花钱的客人，大模大样呼幺喝六的不算外，还要拉拉扯扯，动手动脚的做出无数的丑态来，差不多要捞回他的本钱，方才算数。倌人们虽是心上恨他，无奈自家做着生意，也只好勉强应酬，这是商界中人的现形了。再说官场客人来，更加可笑。无论什么龟奴皂隶出身，只要有了几千银子，遵例报捐，指省分发，到省之后，连他自己也忘了自家的本来面目，居然是一位候补老爷。有时被他撞着木钟，凑着运气，委了一个差使，就立刻花天酒地，驷马高车的阔起来。你想他们的出身本是卑微，又不是什么世家公子，更兼候补的时候，只晓得磕头请安、大人卑职这一套仪注，余外的事情，都是昏天黑地，一事不知。这样的一班人物，那里晓得什么嫖界的情形。到了堂子里头，自然而然闹出许多笑话。他除了不肯花钱，还要对着倌人乱吹牛屄，混摆官派，这样的官场客人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总而言之，官场中人到了嫖界，真是那天字第一号的瘟生，世界之上有一无二的饭桶。到了堂子里头，也是懵懵懂懂的，那该应挑眼儿的地方，他却一毫不懂；偏是那不该挑眼之

处，却会（人）忽然撞着他的高兴，平空的发起标来。就是花了几个钱儿，也花得不伦不类的，全不着些腔板，那场面上的花钱，就如吃酒碰和等类，偏偏不肯花销，反说倌人敲他的竹杠。及至倌人私下放起差来，他却情情愿愿，一千八百，三百五百的双手奉送，去塞那无底的狗洞，全不见一些响声。若有朋友问起他来，他还赖得干干净净，不肯招承，好似那属员馈送上司一般。倌人若做着了这种客人，还有些儿贪取。就只有一件，官商两途的嫖客，大约寿头码子居多。一到了堂子里头，就把那倌人钉住，跟前跟后，一步不离，一双色眼，贼忒嘻嘻，毛手毛脚的就如饿鬼一般。在旁人看起来，不晓得里头的缘故，不说那客人曲气，是个寿头，反说倌人烂污，做了恩客，所以倌人做着他们这样的客人，有了这样的贪图，便有那样的惹厌。如今上海的堂子生意，也渐渐的不好做了。”

又道：“他们这班做官的东西，真是饭桶，一个嫖字都学不会，你想他还有什么用头？不是我说句笑话，这些堂子里倌人若叫他去替他们做起官来，怕不倒是个通省有名的能吏。官场如此，时事可知。那班穿靴戴帽的长官，倒不如个敷粉调脂的名妓，你道如今的官场还有什么交代？”说着，长叹一声。春树听了多时，等他说定了，便哈哈的笑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不用再往下说了，你那里是讲论什么嫖界，竟是在这里骂人，不过是借着嫖界的名目，发你的牢骚罢了。”秋谷不觉也笑起来道：“我是借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，狂奴故态，何足为奇，难道他们这班无意识的畜生，还不该骂么？”就高吟道：

少年努力纵谈笑，万事终伤不自保。

言下不觉怅然。春树听了，不由的也提起心事来。大家相对无言，觉得大有天壤茫茫之感。

秋谷坐了一会，忽想起林黛玉约他前去，便立起身来告辞出去，便一直到惠福里来。走进弄中，数清了门牌，见双扉紧掩，寂寂无人，秋谷轻轻的扣了两声，里边问："是倍人？"秋谷道声："是我。"只听得"呀"的一声，一个小大姐走来把门开了。秋谷问他大小姐可在家中？小大姐回他尚未出去，秋谷便走进来。见这几间房子，收拾得甚是精致，忽听得楼窗"呀"的开了一扇，黛玉探出身来。正是：

十年一觉，扬州杜牧之狂；载酒看花，太白西川之痛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林黛玉春宵引①凤　王云生黑夜捉奸

且说秋谷走进天井，见黛玉在楼上探出半身，淡妆素服，丰艳动人，向着秋谷笑道："楼浪坐哩。"秋谷点一点头，走上楼去。黛玉一直迎到扶梯边来，携着秋谷的手，进房坐下。秋谷举目看时，只见一并三间房子，中间摆着客堂，上首一间，是黛玉的卧房，一律是红木器具，铺设的华丽非常；下首一间，挂着绝精致的东洋门帘，想是外国房间了。坐定之后，黛玉亲手送上茶来，秋谷连忙立起身来接了茶碗，笑道："阿唷！对勿住先生，倪是勿敢当格。"黛玉横波一盼，黍谷春回，微微笑道："耐搭倪客气起来哉。"便仍旧推他坐下，黛玉自己也趁势坐在秋谷身旁。秋谷问他还做生意不做？黛玉道："倪自家呒拨主意，正要搭耐商量，倪心浪本来打算到仔下节再做生意，不过倪做起生意来，生意随便那哼好法，总归开销勿落，格当中勿知啥格讲究？二少耐替倪想想主意看。"秋谷道："你的开销本来太大，平日间任情挥霍，到了节上自然要开销不来，若要就是这样做个住家，眼前虽然尚可支持，久后终非了局。但是你要现在再做生意，他却还有一件为难。那邱八虽然放你出来，总算是把你已经置于度外的了，万一他再到上海，听见你又落风尘，一时发狠，同你说话起来，虽不怕怎样，也是

---

①"引"，原作"倚"，从目录改。

个累赘的事情。依我看来，你还是权时不必悬牌应局，包一个十三四岁的雏姬，叫他出局，你自已在院中酬应房间，既可节省开支，又一样好招罗生意，你道如何？”黛玉听了，点头称是。

说话之间，听得壁上的挂钟当当的敲了七下，早有娘姨进房点起自来火来。黛玉料着秋谷没有吃饭，便叫相帮去宝丰楼天津馆内叫了几样菜来。秋谷因五月中天气已是燥热，不大吃酒，止饮了一杯，便放下杯子。黛玉道：“耐勿吃热酒，倪搭有口力沙勒浪，阿要开一瓶来？”秋谷素来最爱口力沙同勃兰地两种洋酒，听说有口力沙，心中大喜，便叫快快开来。黛玉便自已走过外国房间去，取过一个酒瓶来，叫娘姨开了，替秋谷斟了一杯，黛玉自家侧坐相陪。二人促坐谈心，浅斟低酌了一会，黛玉问秋谷可去看戏？秋谷点头道：“看戏也好，但是现在不知那一家戏园的戏好些？”黛玉道：“桂仙里花旦倒呒啥，倪看桂仙阿好？”秋谷点一点头。黛玉就催他吃饭，吃完之后，黛玉便去对镜晚妆，再画蛾眉，重施脂粉，换了一件湖色闪光外国纱衫，元色纱裤子，头上也不带什么珠花，止带着一头风凉押发。只见他媚眼流波，盈盈欲笑，纤腰约素，款款随风，真个是清丽天然，丰姿绝俗。打扮已毕，恰好秋谷也立起身来，一同出去，秋谷自有包车，黛玉坐着轿子。

到了桂仙，案目连忙同到楼上，坐了一间二包，送上戏单来。秋谷看时，只见做花旦戏的小喜凤恰好排的《武十回》，正是他拿手的好戏。那时场上锣鼓喧天的正在那里做着《四杰村》，差不多说话都听不见。秋谷甚是厌烦，便问黛玉跟来的娘姨，取过一个千里镜来，拿在手中四围照看，也没有看见什么熟人。好容易盼到做完了《四杰村》，又做了两出配戏，直到第五出上，方是小喜凤的《武十回》。手锣响处，小喜凤袅

袅婷婷走将出来，那几步跷工真如杨柳随风，春云出岫，戏台下的看客早大家哄然叫起好来。秋谷仔细看时，只见他丰格轻盈，容光飞舞，宛然就像个小家碧玉一般，就是唱那两声，也是清越非常,余音不绝,秋谷甚是叹赏。做到“挑帘”一段，小喜凤和那扮西门庆的小生，目挑眉语，卖弄风骚，那双眼睛就如一对流星，在场上滚去，四面关情。到了吃紧之际，又像那吸铁石和铁针一般，吸铁石刚刚一动，早把铁针吸了过来，并在一处。小喜凤的眼光四面飘来，那小生扮的西门庆，就随着他的眼光满场乱转，那一种轻佻狂荡的情形，真做得体贴入微，形容尽妙，一时那里说得出来。只听得台下边喝彩之声，殷然雷动，秋谷也不觉喝一声彩。

不多一刻,《武十回》已经完了,小喜凤走进后场。秋谷叫黛玉早些回去，便同下楼来。秋谷意欲回栈，黛玉那里肯放，依然同到惠福里来。那时已将近十一点钟，秋谷坐了一会，因回来的时候身上衣裳单薄，受了夜凉，腹中觉得有些隐隐的作痛，便叫黛玉去暖了一杯勃兰地来，赶赶腹中的凉气。黛玉忙叫娘姨温好了酒，又排上几只盆子来，却就是稀饭小菜，甚是精美。秋谷看时，见是一盆鸡松，一盆熏鱼,还有油鸡,南腿,以及糟蛋,乳腐之类,排了八盆。秋谷随意吃些，黛玉便和他并肩坐下，一手拿了一只勃兰地的杯子，直送到秋谷口边。秋谷一口气，咕嘟嘟的就干了一杯，觉得一般热气,自喉间直达腹中，把风寒一齐赶尽，登时周身就松快起来，心中大喜。黛玉便又斟上一杯，秋谷又饮了半杯，觉得已经微微的有些醉意，便停杯不饮。黛玉劝他再喝一杯，秋谷摇头不答，却把那吃剩的一杯残酒，递在黛玉手中，微微含笑。黛玉会意，接了杯子便就喝了一口，抬起头来看着秋谷。四目偷窥，两心互印，灵

犀一点，暗暗关情。黛玉连喝了几口酒，已经红上脸来，媚眼横斜，春情荡漾，把一只纤手托着香腮，好像一个身体没有放处一般。坐立不安，和身融化。却又伸过一只手来，把秋谷的手拉住，用力揉搓，杏脸微饧，星眸半闭。那两边颊上透出点点桃花，晕着那淡淡的胭脂，十分精彩。秋谷留意看他，只见他鬓影惺忪，酒情撩乱，樱唇之内时时咽着香津，大有芍药含烟、海棠带露之致。

看官且住，那林黛玉虽是上海的有名人物，却并不是什么倾城倾国的姿容，既没有金小宝那样的纤浓，又没有陆兰芬这般的清丽，不过比起张书玉来较胜一筹，是个中人之质罢了，为什么在下要这般的极力揄扬，岂不要受看官的指摘么？列公请听，那林黛玉虽然相貌平常，却是个天生尤物，丰韵天然，那一颦一笑的风头，一举一动的身段，真是姑苏第一，上海无双。更兼那一双媚眼，顾盼起来，真可销荡子之魂，摄登徒之魄，这便是林黛玉出奇制胜第一等的工夫。看官们有老于嫖界认得黛玉的人，方晓得在下的说话，不是无根之论。闲话休提。

只说章秋谷见黛玉这般光景，风月场中的老手那有不知，却装作不曾理会的样子。看黛玉时，看着秋谷的面孔，像要说话，刚刚开口却又缩住了，一语不发。有时秋谷抬起头来，他却又低下头去。约有一刻多钟，娘姨早搬了稀饭上来，秋谷吃了半碗就不吃了。黛玉也随便吃了些儿，卸妆就寝。一个是刘郎再到，人面依然，一个是倩女还家，檀奴无恙，自然比旧不同。一宵无话，不提。

明日秋谷与黛玉商量，借着黛玉的房间，请辛修甫等一班朋友欢聚一天。散席之后，黛玉还想留他，秋谷坚辞，定要回栈。黛玉苦留不住，只得由他。秋谷回到栈中，歇了一夜，早

间起来，就见双林房中的娘姨请他过去。秋谷梳洗过了，便走过来，见双林靓妆相待，一见秋谷进来，问他为什么这样忙法，一连两夜没有回来？秋谷一笑不答。双林就取出一封王云生的信来叫秋谷看，说是云生在家里寄的。秋谷抽出信来看时，也没有什么要紧说话，就说他夫人病虽好了，一时不能脱身，恐怕要直到下月中旬方能到此，一切事情暂托秋谷照应等语。秋谷看了明知是假，心中却暗暗好笑。自己想道：明是王云生等了多时，预备下手，所以故意发这一封信来，好叫我放心大胆的全不提防，主意倒也甚是恶毒。我虽然大胆，这样冒险的事情也要打算一个对付的法儿方好。心下盘算，面上不露丝毫，对着双林笑道："他迟到下月方到，却便宜了我们多聚几天。"双林瞋了他一眼，劈手把秋谷手中的信夺了过来，道："你说得倒狠是要好，只怕你口不应心，一连两夜住在外边，还要在我面前虚情假意，装着幌子，我倒不领你这个情。"说着，微微的冷笑一声。秋谷仔细打量双林，见他虽是年纪略大些儿，眉目之间饶有媚态，更兼身段轻盈，走起路来直欲随风飞去，心中倒有些替他可惜起来。暗想：这样一个人材，可惜从了流氓，做这扎火囤的勾当。

自从这一天起，秋谷至陈文仙院中去了一趟，在栈内住了一夜，却并未到双林那边去。隔了一天，秋谷故意晚间回来，约摸不到十点钟的光景才到房中，娘姨已来相请。秋谷悄对娘姨说道："此刻还有茶房在外，不便过来，停回等人静了，我来就是。"娘姨答应去了。那班茶房见秋谷与他们鬼鬼祟祟的，不免疑心，早已料着了七八分光景。只是上海地方视为常事，没有什么希奇，那有人来管你们的闲事。只说秋谷心中想道：今夜他叫人来请，大约事情的发作就在今天，若要谨慎些

儿，从此同他一刀两断，凭他们再有通天本事，也是无可如何。只是我正要看那王云生怎样开场，那里肯就此不去，只要我自家小心防备，料想也不怕他，我倒偏要冒险一遭，看他们究竟如何做作。想定主意，又坐了一会，已敲过十二点钟，秋谷单穿一身纺绸衫裤，悄悄带上了自己房门，走将过去。见双林坐在灯下，默默无言，见秋谷走进，立起身来含笑拉他坐下。秋谷觉得双林今夜的神情甚是巴结，比平时大不相同，暗暗的说声："不好！"虽然胆大，倒底也不免拖着惊慌，只毫不放在面上。略坐一刻，双林先自睡了，秋谷也勉强登床，提心吊胆的听着外边。那时已有两点多钟，却没有一毫响动，略觉放心，或者今夜不来的了。那(还)知心一放下，便觉得睡意朦胧。

正在将睡未睡之际，忽听得房门上噹的一声，把个章秋谷登时惊醒，在床上直跳出来，知道一定是事情发作，连忙下得床来，穿好鞋子。原来秋谷本来有心防备，所以不脱衣裳。秋谷下床之后，把两边衣袖往上梢了一梢，侧耳再听时，只听得房门上连连敲了几下，外边高声叫道："快些起来开门，你们都睡死了么？敲了半天的门，没有人来答应。"秋谷听得十分清楚，正是王云生的口音。双林本来没有睡着，假作惊醒的样儿，听了外边云生敲门的声音，只装着吓得浑身乱抖，在床上起来，拉住秋谷的衣裳，不肯放手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衫，一条洋布睡裤，口中只低说如何是好，满眼中流下泪来。秋谷见双林紧紧的拉住了自己衣服，明晓得是要借着惊吓的样子，拉住了他，好叫他脱身不得的意思。外边王云生见叫门不开，便把那房门一连踢了几脚。你想那客栈房子那得坚牢？不多两脚，已被他踢得门摇轴动，吱吱的响起来。秋谷见风势已急，便想走到门前，预备好脱身出去，怎奈双林抵死的两手吊住，

那里肯放？秋谷大怒，不由分说，把右手轻轻一洒，把个双林早洒得头晕眼花，立脚不住，一交筋斗直跌到墙脚边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那两扇松木板门，早被王云生用力一脚轰的一声，倒了一扇。秋谷在灯光之下，见王云生抢进来，门外还有三四个人，都是当差的打扮。王云生走进房内，见了秋谷，假做吃惊道："你为什么在这边房内，怪道我叫门不应，原来你们这班奸夫淫妇，干得好大的乾坤，真是混帐！"一面说着，抢步上前要扭秋谷，回头又叫门外的人道："你们快些进来，与我把奸夫淫妇一齐捆了起来，明日送官究治。"门外一声答应，都拥进来。王云生揎拳掳袖的正要动手，不料被秋谷把他拦腰一掌，王云生不及提防，一声："阿呀！"早已滚在一旁。秋谷不待他们动手，两手略略向人丛里一拉，拉得众人让开一线。秋谷一个蹲身，噗的早穿出房门去了。王云生急急的从地下扒起，带着众人追出来，见秋谷立在自己房门首。此时茶房已经被王云生踢门惊醒，隔壁房门也还有未睡的客人，听见外边大闹起来，大家出来看视。只见王云生装做气得气喘呼呼的样子，指着秋谷骂道："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倒把你当作好人，托你招呼家口，你竟敢丧了良心，奸骗起人家的内眷来，难道世上没有王法的么？"正是：

锦瑟华年之恨，绮阁春深；含沙射影之场，书生胆大。

要知秋谷怎样脱身，但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吹大话满口牛屄　　露真情一箱石块

且说章秋谷见云生追赶出来，不慌不忙，指着他微微冷笑道："你这扎火囤的大胆奴才，你哄骗别人也还罢了，竟敢班门弄斧，在我面前做起这个勾当来。你未曾起意，也该打听姓名，我章秋谷可是这样人物，受你哄骗的么？我劝你快些息了念头，不要多开臭口，免得张扬，还是你的造化。你若再要扬威耀武，在这里混摆你的官腔，那时送到当官，追究羽党，莫怪我反面无情！"王云生正在乱嚷乱跳之际，忽然听见秋谷这番说话，正如当心一拳，打个正着，劈头浇了一桶冷水下来，免不得心中大大的吃了一惊。回过头一想，就算章秋谷看破机关，终久拿不住他的凭据。况且今夜的奸情，又是当场捉破，有双林的活口为凭，不怕他有本事跳上天去。便做出那铁铮铮的面色，暴跳如雷，口中叫道："真是反了，你奸了我的内眷，还要说我是个扎火囤的流氓，这里也和你分辩不清，我也没有工夫同你费气，我只问那贱妇便了。"便一片声叫捆那贱人出来。两旁家人听了，故意都不动手。王云生自家抢进房内，一把头发把双林拖了出来。双林哭哭啼啼，装得真是十分相像。王云生把他拖至门外，问着他道："你这不要脸的烂污货，我不在此间，你干得好事！你们两人是从几时起手，从实说来！"双林呜呜咽咽的泪流满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王云

生连喝："快说！"双林看着秋谷的面孔，半晌方说出一句话道："我当初原是不肯的，被他勾引了多时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只求老爷耽待这一次，留了我的脸面罢。"王云生不待说完，火星直冒，只听噗的一声，双林粉面上，早着了云生一掌，一面指着秋谷道："你干了这样事情，倒象没事人儿一般模样，难道你假作痴呆，我就罢了不成？"又向旁边的人说道："你们众位请看，可有这个道理么？"秋谷见王云生这般做作，觉得甚是可笑，却故意拿他开心道："我便算骗了你的家眷，是我一时之错，却已经追悔不来。现在据你的意思，要怎么样呢？或者要我出几个钱，遮遮你们的脸面，也要好好的商量，那有一味恃强的道理？"这几句话，直把个王云生气得拍着胸脯，大骂道："你们听听，他自己干了犯法的事，反要寻我开心，我也不怕你飞上天去，明日同你到上海县讲便了。"

众人在旁听了，多替秋谷捏着一把冷汗，怪他既是干错了事，不应该一味蛮凶，暗暗的多在那里说他不知风色。秋谷却对着云生正色说道："你还是当真到上海县去，还是说着大话吓人？若当真要到上海县去，认真究问起来，我倒没有什么虚心，只怕坏了你的钱树还在其次，并且出了名声，从此在上海地方做不得生意，岂不是我绝了你们的衣食么？我劝你还是趁早收篷，彼此讲和的好。"众人听了秋谷这番说话，不觉大家都笑起来。笑他说的话儿好似孩子一般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还这样定心，随口说这般希松的说话，那里晓得他们两下的机关。只有王云生听这几句话儿，入耳钻心，由不得心上扑扑的跳个不住，但是明知没有被他拿住什么破绽，料想也不怕他，只得扳着面皮，喝道："我还有这样工夫和你蛮闹，你倚着自己有些拳棒，一味恃强，还要说出这般撒赖的话来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
我只叫你好好的等着便了。”秋谷哈哈的笑道：“我倒留你些儿体面，不肯翻出你的证据，你倒这样的猖獗起来，我也晓得你们这班光棍，不叫你们见些手段，你也不肯死心。”说着，四边一望，见栈内的帐房先生，身上披着一件短褂，也走了进来，便招呼他道：“他们这些光棍，想要扎我的火囤，我去取出他们的凭据来，烦你做个证见，不要被他们跑了。”那帐房先生是个老于上海的人，见王云生半夜回来，并不是轮船到埠的时候，心上已是了然，但是章秋谷被他当场捉破，凭你再有通天的手段，一时也施展不来。这帐房先生向来同秋谷甚是要好，见秋谷这般说话，便走进一步，拉着秋谷附耳说道：“你若拿不住真凭实据，万万不可出场，还是私下讲和的好。”秋谷也低声答道：“少停我自有证据给你们大家看视，你且不用心慌。”王云生听得分明，心上着急，想不出个落场的法儿，却还没有猜着秋谷已经开过了他的皮箱，急得只把眼看着双林，要想他出来硬证。

恰好秋谷一回身，如飞的抢进云生房中，要想去开他的箱子。双林立在门外，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，道：“你把我害到这般地步，还说我们扎你的火囤，你的良心何在？”秋谷大怒，觉得火上加油，兜面呸了双林一口，道：“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人，又生了这般的容貌，那样事儿不好去做，却姘着这班光棍，干这忘廉丧耻的勾当。你自己想想，可有什么出头？我倒替你十分可惜，你还要硬作证见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岂不真是可羞可恨！”说得个双林满面羞惭，满心懊悔。暗想：果然为什么错了主意，要干这样无耻的事情。登时耳热面红，放了秋谷的手，随他进去。

只见秋谷走进房中，两手提了两只箱子出来，众人不解其

故。王云生一见，急得面色如灰，连忙指挥众人，要夺秋谷手中的箱子，口中叫道："你们众位请看，他破了奸情，还要硬抢我们的箱子，请你们众位发个公论何如？"秋谷见众人七手八脚，想要夺还箱子，忙把手中箱子摔在地下，两手拦住众人，大声说道："谁要你的箱子？我只把你箱子内装的东西给他们大家看看。"王云生听了，虽然着急，口中却说不出来，只得嚷道："你要开我的箱子，我也没有犯法的东西；但是我箱子里头都是要紧的物件，若走失了我一件，你们赔偿得起么？"一句话，早恼了客栈的帐房先生，上前说道："王先生，什么说话。大家多在此间，看得明明白白，难道开了箱子，就有人偷了你的物件么？况且你们两人现在各执一词，你便叫他奸骗，他却叫你们是扎他的火囤，大家都是一面之词，叫我们旁人何从捉摸？不如任他开了衣箱，大家看看，他若拿不出你扎火囤的凭据，料想他也抵赖不来，那时任你将他官了私休，我们旁人自然也有个公论。"帐房先生这几句话儿方才出口，大家齐和一声，说这样办法方是平允。王云生到了此际，明知变化不来，急得他顿口无言，面青唇白，口里还想要硬挺几句，怎奈他受了惊吓的人，那一个舌头竟不肯由他做主，结结截截的说了半日，始终挣不出一句话来。

大家看他急得这样情形，早已心中明白，只不好多开口儿。双林早已躲进屋中去了。秋谷便问王云生要那箱子上的钥匙，王云生那里答应得出？秋谷见他不肯，便对着众人说道："他既拿不出钥匙，只好把他的锁扭开，请你们大家看看，不要回来又说遗失了什么紧要东西。"那旁边看热闹的客人以及栈内的茶房，初时虽然并不开言，却大家暗怪着章秋谷恃蛮无理；现在见王云生神色仓皇，已经露了马脚，又见章秋谷语言

清朗，神采飞扬，不觉暗暗的心中称羡，便大家附和起来，七张八嘴的道："你只顾把锁扭开，里头有什么东西，我们自然都是见证。"秋谷听了甚是欢喜，便把那两只衣箱的锁轻轻一扭，把锁硬扭成两断，打开箱盖。大家近前看时，只见箱面上都是些半新不旧的男女衣服，并没有贵重之物。翻到一半，早把那包好的砖石翻了出来，每箱约有十余包的光景。众人把那纸包放在手里，顿了一顿，觉得沉甸甸的，大家倒吃一惊，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秋谷笑道："你们不要心慌，且把这包儿打开看看，可是什么东西？"众人便大家去拆那纸包。

王云生见了，真是急得汗流体战，魄荡魂摇，明晓得难逃公道，看看手下的同党，早已乘空逃去了两人。还有这两个是向来扮作他的家人，脱身不得。正在着急之时，忽见众人一齐拥到前边去看他的箱子，他便想乘空脱逃，向那两个家人使了一个眼色，轻轻的绕到天井中间，一溜烟正待逃走。众人并不提防，秋谷却时刻留心，防他弄鬼，忽地一回头，不见了王云生，慌忙向外看时，见王云生的背影一闪，已到腰门。秋谷大怒，疾忙跳到窗外，就如燕子穿帘一般，只一步，已扑到王云生背后，连肩夹背一把拖来，依旧把王云生扭了回去。大笑道："你原来也只这点儿本领，一般害怕起来，刚才你的威风那里去了？"羞得王云生把头拜倒，不敢作声。

说话之间，众人已将纸包拆开几个，仔细看时，那里有什么宝玉明珠？尽是那砖头石块。一齐大噪道："怪不得他形迹可疑，原来果然是个骗子。"秋谷对着众人说道："我的说话何如？若没有拿住他的实据真赃，也不敢说这般满话。如今既是破露出来，想他在上海地方，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，既然撞在我的手内，我却就要替那以前受害的报仇。明日我托人写信

到新衙门去，把他们一同解案，重重的办他，也好警戒他的下次。但是要屈你们做一个公正的证人方好。”章秋谷的意思，原不过呼吓他们，并不要一定送官究治，因为自己同双林既有交情，免不得先落一层不是，也占不着什么便宜，就是赢了官司，于自己又无益处，倒同这班小人结了个不解之仇。

只说众人听得秋谷要把他们送到当官，并且要旁人见证，不约而同一齐劝解。双林躲在房中，听见秋谷要将他们一起送官，更吓得涕泪俱下，只得老着面皮走出房去，望着秋谷扑地跪将下去，也不开口，只把袖子遮着脸儿，泪流不止，几乎哭出声来。王云生正在为难，见双林出来跪下，便由不得也赶过来，一同屈膝。正是：

　　盲风怪雨浑闲事，舞袖弓腰妒莫愁。

要知秋谷如何发放他们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写伏辩光棍无颜　　听良言名花有主

且说王云生哀求秋谷道："我们虽然丧了良心，章老爷却并没有落了我们的圈套，只求章老爷看破些儿，高抬贵手，免了送官究治，我们就感激万分了。不瞒章老爷说，我们凑了许多本钱，原想做着这注生意，现在弄得人财两空，还丢了这般脸面，我们当光棍的人，落到这个下场，总算可怜的了，只求章老爷开个恩典罢。"说着，就叩了几个响头，双林更是羞容可掬，掩面欲歔。秋谷见了，心早软了一半，又听着云生的话虽然可笑，却也是句句真情，便一手先把双林扶起，又叫王云生起来。双林低头立在一旁，深锁蛾眉，半含珠泪，秋谷更觉得心中不忍起来，便向众人说道："我本待把他送到当官，但既是你们众位同声相劝，我也不好意思扫了众位的面光。现在他们既然自家认错，我看着大家分上，放过了他，免了他一场出丑。但还有一件，今夜的事情是你们当场共见，不要我转背之后，他倒同我说话起来，那时事过无凭，我也奈何他不得，这须要叫他写张伏辩方好。"众人听了，都赞秋谷的见识不差。原来王云生虽做流氓，却上海不曾犯案，所以极怕见官。当下听见要叫他写张伏辩，虽是心中不愿，料想推托不来，只说："这张伏辩不知章老爷要叫我怎生写法。"秋谷道："这个容易，我起个稿子，你誊就是了。"随叫家人取出笔墨，秋谷随意起

了一个稿子，递给众人看了，便叫王云生用端楷誊好。王云生勉强写好了一张，秋谷取过，同众人看时，只见那伏辩上写道：

立伏辩王云生，今因冒充官长，图诈未成，求免送官究治。此后如再有讹诈等情，听从惩治，立此伏辩是实。

后面写着年月，并王云生亲笔的几个字儿。秋谷看罢，见他写得不差，又叫他在名字底下画了一个花押，收在身边，却向众人举手，谢道："今天多有费神，改日再谢。"众人多称好说，见事已停当，渐渐的散去。

一番扰攘，不觉天已大明，秋谷正要进房略睡片刻，见栈内帐房走了进来，手中拿了一篇单帐交给云生道："你闹了这样事情，我们这里是不能再住的了，你快把栈帐算清，立刻就搬出去。并不是我们赶你动身，你可知这里是租界地方，捕房的规矩十分严紧，设或被包探查了出来，这容留匪类的名儿，我们却担当不起。"可怜王云生好容易花了无数本钱，结交了章秋谷，想要在他身上捞回一大注钱，不料章秋谷看破机关，弄得个人财两失。此时手中正是空空洞洞的时候，那里拿得出钱来，看一看那张单子，倒开着六十余元，心上万分着急，只得老着脸皮央求帐房道："我此时手中实在无钱，请你们暂时宕欠，待我出去设法归还，两三日内决不误事便了。"那帐房见他没有钱，就变了面孔道："这个不能！你说得倒狠是容易，我刚刚同你说过，你今天还想住在我们栈内么？我实对你说罢，我们的房饭帐是不能少的，你休想短了一毫。你若真没有钱，我只把你们的行李衣箱，一齐留下，算个押头，你去取了钱来，赎回行李，就是这两句说话，没有别的商量。并且结好了帐，还要快些请你出门，免得叫我们受累。"云生听了，无可如

何，只得走进房去与双林说知。

原来王云生的衣箱虽是空的，却还有几件单夹罗纱的时新衣服，连着双林的衣饰，并那床上的熟罗帐子，以及烟盘烟枪各物，也还值得一二百块钱。云生和双林商量，要暂时当了他的首饰，去付栈内的房饭钱。双林自从秋谷拉他起来，晓得秋谷还有些可怜他的意思，只懊悔自家打不定主意，上了他们的当，被他们包了出来，做着这无耻的勾当。眼看着章秋谷这样一个风流人物，反要去哄骗他，现在弄得破了机关，当场出丑，从此回到苏州去，有什么面目见人？愈悔愈惭，愈惭愈恨，不觉咬牙切齿的恨起王云生来。正在那里暗泣，忽见王云生进来，要将他的首饰去抵当栈帐，心中忍不住怒恨交并，便恨恨的道："我上了你这般大当，弄到出丑当场，这还是我自家不好，不该听信你的言语，跟你出来。亏你还说得出这般说活，问我要起首饰来。我的首饰是我自己带来，又不是你出钱置备，怎么要拿我的东西去抵你的栈帐。"说着，越想越是愧悔，止不住两行珠泪直流下来，那说话的声音早已岔了。秋谷在外，听得甚是明白，心中不忍，便把双林叫了出来，问道："你还是打算跟他回到苏州，还是怎样？"双林拭泪应道："我一时听了他们的哄骗跟了出来，现在弄得这般结局，叫我回去怎样的见人？"不觉呜咽起来。秋谷慨然道："你既是不肯同他回去，不妨你在此间耽搁数天，等他们先自回去。至于你们的栈帐既然拿不出来，我同你总算认得一场，这几个钱我来出了就是。"双林听了，感激秋谷，真是重生父母一般。王云生也十分欢喜，谢了秋谷，自去收拾行李，立刻搬出栈去。这里秋谷向帐房说明，把他们所欠的房饭钱，一并归在秋谷帐上，双林归并了自己的物件，仍旧住在原旧房内。

秋谷打发了他们，觉得畅满非常，便歪上床去，一觉直睡到日中时候，方才起来。对面双林听得秋谷起身的声息，连忙走了过来，含羞带愧，双泪盈盈，对着秋谷又要行下礼去。秋谷看他态度惺忪，神情寂寞，低眉承睫，煞是可怜，老大的心中怜惜，急把他一把拉住道："你好多礼呀，这件事情都是他们不好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不过受他们的指使罢了。我方才放松他些，一半为的是你，只要从今改过，就是好人，倒不必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。"双林听了，又谢了秋谷，含情凝睇的说道："我懊悔自家没有主意，冒冒失失的跟了这班光棍出来，非但受这一场羞辱，并且被他们拖累了名声，将来不知怎样的收场，真算得十分命苦的了。"说着，眼圈儿早又红了，不觉哽咽起来。秋谷见双林的情景实是真心懊悔，并不是那随口之言，便趁势劝他道："你虽然从前错了念头，犹幸你现在回头甚早，只要你真心愧悔，自然不至于流落终身。但我替你想来，你有了这样的姿容，何苦要做着这般生意，何不留心物色，拣一个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去。就是年纪比你略略大些，或者家中并不十分富足，只要大家中意，不妨成就姻缘。切不可倚着自家的容貌，不肯嫁人，一年一年的耽搁下去，白白的辜负了自己的青春，岂不可惜！从来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凭你有薛涛、苏小的清才，樊素、小蛮的丰调，若要仅着在枇杷花下做这卖笑的生涯，只怕不到几年，终久免不了车马稀疏，门前冷落。趁着自己妙龄之际，不肯从良，到了那年华老大之时，方才回过念头，急急的想要嫁人，那时更有谁来要你？再说起你们这般勾当，更不如堂子里做生意的倌人，赔了自家的身体冒险担惊，就使敲到了别人的竹杠，却是花了无数本钱，装出许多圈套，传扬开去，还不免坏了名头。在我替你想来已经不值，再要遇着

那一班精明的人物，看破阴谋，将你们一起送官究治，那时问起供来，免不得受些刑罚。我看你这样的娇柔身体，那里受得起堂上的官刑？比如昨日的事情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恐怕不见得把你轻轻放过，到了那懊悔嫌迟的时候，他们一班光棍可替得你么？"

好个章秋谷，果然舌吐莲花，词霏金玉，随处苦心劝说，指点迷途。双林先前尚呆呆的听着，听到一半，已经止不住泪滚珍珠。及至秋谷说到后来，竟是不顾别人，滚在秋谷怀中低声掩泣，虽然不敢出声，却已涕泪汍澜，罗衣尽湿，连章秋谷也不知不觉的替他凄惋起来，倒着实温慰了他几句。当夜秋谷又细细的劝他一番，更把现在那一班嫁人复出的倌人，出来之后，倚着有些金珠积蓄，贴戏子，姘马夫，闹得一塌糊涂，拖了许多亏空不算外，还带了一身的毒疮这些情事，和他详细演说，要想把他提醒痴迷。又道："还有一个最近的倌人，因为不肯从良，弄得穷饿而死。二十年前的朱桂宝，大名鼎鼎，是个上海花榜的状元。当初时候，真是缠头千万，车马如云，大家争着要娶他回去，他却恋着堂子里的风光，不肯答应。不多几年，年纪大了，渐渐的无人过问起来，穷到无可如何，只得在四马路巷堂一弄，捻着一只竹篮卖些瓜子花生度日，岂不可怜！"把个李双林说得毛骨悚然，通身是汗，感激秋谷的心念直透心脾。秋谷把他留了几天，给他一百块钱，叫家人送他回苏州去。双林千恩万谢，临走的时候依依不舍，望着秋谷，只顾把罗巾拭泪，点点滴滴的把一件纱衫上湿了好些，一步九回头的走了出来。秋谷也只得硬着心肠，任他去了。后来双林回到苏州，果然听了秋谷的话，留心择配，嫁了一个阊门内开绸缎庄的老班，居然生了一个儿子，齐眉到老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只说秋谷在栈中方要出去，忽见茶房传了一张请客票进来，却是辛修甫请在西安坊龙蟾珠家，上写着："竹酒两叙，务请早光"的字样。秋谷看了，叫茶房回他就来。秋谷随穿好了衣服，先到林黛玉处。黛玉要留他晚饭，秋谷不肯，说在西安坊有应酬，黛玉便不好留他。秋谷略坐一刻，直到西安坊来。进了房间，只见主人之外，王小屏、葛怀民已经在座，还有一个四十上下的客人，并不认识。见章秋谷进来，便起身一揖道："章秋翁，久仰久仰。"秋谷连忙还礼。问起姓名时，方知这人姓陈号海秋，是个广东南海县的拔贡，现在都中当一个七品小京官，是辛修甫的好友。新在京城出来，听得辛修甫极赞秋谷是个当今名士，肝胆照人，所以甚是仰慕。当下两人周旋了一会，陈海秋看着章秋谷，绮年玉貌，大雅不群；章秋谷看着陈海秋，气宇深沉，老成持重，彼此甚相爱敬。坐谈未久，已见娘姨进来，排开桌子，派好筹码，议定章秋谷、陈海秋、王小屏与主人辛修甫四人一局，五十块底二四。秋谷道："我们彼此朋友，不见得想要赢钱，五十块底二四不太大么？"修甫道："我原没有什么一定，今天是陈海翁的意思，要略略碰得大些。"秋谷听是陈海秋要碰大些，就不开口。扳了位，轮该秋谷起庄，碰了两圈，台上甚是平稳，没有大牌。

秋谷正在起牌之际，蓦地抬起头来往对面一看，只见辛修甫背后坐着蟾珠，正在那里同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咬着耳朵说话。秋谷留心看去，见这个人的神气打扮，不像娘姨，不像大姐，随身衣服懒散梳妆，却生得体态娇娆，风姿艳丽，一眼瞅着秋谷，正与蟾珠说话。秋谷见了他的面貌吃了一惊，寻思他这付神气，好似二年前在天津东阁乐的陆畹香，越看越像，不觉看得出了神去，把手内的牌乱发起来。恰好秋谷自己的庄，修甫坐在对

面，已经碰出三张西风，手中做的是万子一色，三张二万，三张白板，一对中风，一对九万，已经等张。秋谷自己手中本有一对中风，一张白板，恰好碰了三张一索，打算要发去白板便好等张。说也可笑，秋谷往对面看得认真，正在心中摹拟那陆畹香的丰度，不觉忘其所以，有些模模糊糊起来。本来要抽出白板，一个不留心，误抽了一张中风出去，辛修甫扑的把牌摊了出来。秋谷见他和了这样一副大牌，又有三张中风，诧异起来，连忙把自己的牌摊出一看，见白扳依然不动，中风却少了一张，方才晓得误发了一张中风，致被辛修甫和了一副倒勒，忍不住哈哈大笑道："我真是有些昏了，你们来看，喏，一对中风竟会打了一张出去，被他和了这样一副大牌，你说可笑不可笑。"正是：

旧日之桃花无恙，小杜魂销；重来之人面依然，徐娘未老。

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。

第三十回

章秋谷乱叉麻雀　　陆畹香暗印灵犀

且说章秋谷发错了一张中风，哈哈大笑。对面那人，先前见秋谷看得诧异，已觉得有些好笑，及至见他翻出牌来，自家本有一对中风，不知怎的会误打了一张出去，忍不住噗嗤一声，笑得扭过脸去，弯着腰，扶了修甫的椅背立不起来。秋谷见如此情形，更加狂笑。好容易大家收住笑声，方才算帐，秋谷自己的庄，要输一底多些码子，秋谷照数付讫。修甫方问他道："你倒底为着何事这样的失神落智，连碰和都会错误起来？"秋谷指着对面道："我看见了他甚是面熟，好像我从前在天津做过的陆畹香。"龙蟾珠不等秋谷说完，急叉口道："俚耐就是陆畹香呀，到仔上海勿多两日勒。"那陆畹香连忙走过来，仔细把秋谷认了一认，方才认得，忙笑着道："阿呀！真格是二少，俔隔仔两年，实头勿认得哉。"

原来这陆畹香前两年在上海生意不好，所以到天津去看看情形。谁知刚到天津，便是烘然一声，名声大震，各处的堂子老板，大家拿着重金去罗致他。陆畹香就搭了东阁乐的班子，年纪又轻，品貌又好，更兼唱的梆子、京腔、昆曲、小调，无一不好，又弹得一手的好琵琶，应酬更不必说，天天的冠盖如云，甚是热闹，比在上海的光景，大不相同，陆畹香高兴非常。那时正值章秋谷进京路过，天津的同乡便同他去打茶围。秋谷一见

畹香甚是赏识，畹香也见章秋谷相貌堂堂，倾心结纳，正彼此有些意思。秋谷因家中有事打电报来催他回去，匆匆归棹，不免怅然。后来拳匪闹事，联军破了天津，陆畹香逃到德州，住了两月。因德州做不出生意，便折回天津，由天津进京，想要做些生意。那知兵乱之后，景像萧条，那里支持得住？那时李文忠公已经同外国讲和，把天津地方退还中国，那侯家后的窑子，依旧的笙歌彻夜，灯火连云。这陆畹香只得重到天津，搭在宝华班内。那知他花运已退，生意大不如前，竟一节不如一节起来，没奈何离了天津，回到上海，要想做个住家，摆只碰和台子。他与龙蟾珠是旧时姊妹，所以到了上海，住在蟾珠院中，暂时帮他应酬照应。不想无意之中遇着了章秋谷，两年不见的旧交，重新相遇，自然欢喜，连忙极力的应酬。

秋谷一面碰和，一面絮絮的问他别后的光景，畹香一一的告诉他，二人就谈个不住。那知秋谷一面同畹香说话，分了神思，早不觉又打错了几张牌。畹香在旁看得明白，恐怕他要输钱，叫秋谷不要和他说话，一心一意的碰和。秋谷那里肯听，还是口中杂七杂八的寻着说话问他，一个不留心，发了一张东风出去，又被下家王小屏和了一副一百二十和的筒子一色。恰恰的小屏又是庄家，秋谷差不多又要输他半底码子，急得陆畹香和他嚷道："叫耐勿要说话，耐偏生勿肯，瞎碰一出，输得一塌糊涂，倪来替耐碰仔两副罢。"修甫也说秋谷心神乱了，不妨等畹香替你代碰两圈。秋谷不肯，笑道："你们就把我看得这般无用，输了两副就要请起替身来，通共碰了不到四圈，就见得出什么输赢么？"大家听了，不好再说，于是重复搪牌。秋谷果然不替畹香说话，用心用意的碰起来。畹香坐在秋谷背后，静静的看他。这一副却是秋谷和了一副，止有三十二和。

接着陈海秋的庄，秋谷又和了一副五十六和的万子浑一色。

轮到秋谷做庄，起出牌来，畹香看秋谷的牌时，只见一对东风，一对西风，一张南风，一张北风，还有三张万子，三张索子，两张筒子。秋谷把头摇了一摇，皱着眉头略略想了一想，不打南风，反打了一张索子出去。畹香见了，连忙把秋谷一拉道："耐打错仔一只牌哉。"秋谷不语，只叫他不要多言。接着王小屏打了一张东风，秋谷连忙一碰，便又发了一张筒子，下家不要。辛修甫便发了一张南风，接着王小屏又摸着一张北风，随手打出。秋谷见南风北风已经见过，打算也打北风，便先打了北风出去，再去摸牌。不料刚刚凑巧，摸起的牌恰恰是张北风，秋谷连忙把前发的北风缩了进来，打去一张筒子。辛修甫发出一张西风，秋谷又是一碰，再发一张索子。陈海秋见了，忙招呼小屏同修甫道："庄家东风西风一齐碰出，刚才又缩进一张北风，一定是手中做着四喜，我们须要小心。"秋谷微笑不语。

过了一转，秋谷又摸起一只南风，发出了一只索子，已经等张，南北风对碰和倒。恰好王小屏摸起一张南风，放在手中，正要发时，被陈海秋拦住道："南北风万发不得，庄家一定是等这两张。"小屏听了，只得扣住南风，拆了一搭索子。轮到陈海秋摸牌时，刚正摸着一张北风，放在手中，向王小屏一扬道："我又摸得一只北风，大约庄家的牌被我们扣住的了。"秋谷看台上时，南北风已经有了两张，自家现有两对，他们两人每人扣了一张，死也不肯发出，这牌断断和不出来。看那牌时，已差不多将要到底，止有二十余张，秋谷猛然想出一个主意，要出奇制胜的冒险一回，正摸了一张九索，这九索是台上极熟的牌张。秋谷故意把九索翻了转来，明叫众人看

见，却拆了北风对子，打出一张北风。畹香见了，急得连声咳嗽，拉着秋谷的衣裳，想叫他缩回重打。秋谷只作不知，凭你怎样，他只如无其事的样儿。气得个陆畹香走了开去，对龙蟾珠道："我看二少今朝格碰和，实头有点昏哉，从来勿看见歇格号打法。"

秋谷听见陆畹香的话只微微而笑。王小屏见秋谷打了一张北风，料想不是四喜，又明明看见他上了一张九索，便放心大胆的不怕他，把先前扣住的一张南风发了出去。秋谷急忙一碰，却故意装作懊悔道："早晓得还有南风出来，刚刚不该把北风发掉。"王小屏道："你通是说的痴话，你不把北风发掉，我肯放南风给你么？"秋谷又故作踌躇了一会，方才发了一张九索。大家那里留心，只有陆畹香听秋谷碰了南风，发去九索，方觉恍然大悟，他用的是那欲擒故纵的法儿，暗暗甚是佩服秋谷的心机圆活。陈海秋坐在秋谷的上家，见秋谷才打北风，料他不要，便也打了一张北风，道："你刚刚不要北风，我且顶你一只北风何如？"扑的把牌打出。秋谷大笑一声，将牌摊出道："你现顶北风，我就现领你的盛情。"三家见秋谷这副牌和得诧异，一个个目定口呆，只把一个陆畹香喜得心花怒开，满心奇痒，张开了一张樱桃小口，笑得吱吱格格的再合不拢来。大家看了秋谷的牌，方才明白他拆掉北风对子，是要骗出王小屏的南风，却又明知陈海秋手中还扣着一张北风，所以翻转身来，重吊北风和倒。算一算，四喜要加三倍，不消说已经倒勒。秋谷这一副牌，就赢了三底半筹码，除了前输一底半之外，恰好还赢着两底。大家便重新洗起牌来。

正碰之际，忽见贡春树同着吕仰正一前一后，匆匆的走进来。大家招呼过了，修甫问他为什么到此刻才来。春树道：

"我在路上遇见仰正，同去打了两处茶围，所以迟了。"秋谷便告诉他刚才和了一副四喜的缘故，春树也说秋谷这副牌和得十分巧妙，便也坐下看牌。直到八圈碰完，已有十点钟的光景，各人都觉得腹中有些雷响起来，修甫便一叠声叫："快摆台面。"娘姨们早摆上四碟点心。秋谷等随意点饥，相将坐下，算起和帐来，秋谷恰恰的赢了一百五十块钱，海秋、仰正①各输一半，修甫没有输赢。当下吕仰正②同陈海秋取出一叠钞票，点了数目，双手交与秋谷。秋谷不肯就接道："这几个钱儿什么要紧，难道还一定要现钱交易么？"仍旧要送还他们，叫他们不妨以后碰和再算。二人那里肯依，道："我们的玩耍原为大家消遣，并不是一定要斗输赢，况且通共这点儿洋钱，你若一定不收，倒不是豪士的举动了。"秋谷只得收下。

这一席酒，辛修甫做了主人，殷勤相劝，无不尽欢。龙蟾珠的应酬本来不错，又添了一个陆畹香帮着招呼，客人更是高兴。陆畹香应酬了一会台面，便来坐在秋谷背后，咬着耳朵，遮着面庞，密密切切的不知说些什么，直至陈文仙出局到来，方走了开去，又朝着秋谷横波微笑道："耐绰仔倪格烂污，是倪勿成功格哩。"秋谷只点点头，并不开口。贡春树见了，一把搀着畹香的手要问他什么事情，却被陆畹香把手洒脱跑了开去。春树一个没趣，面上竟红起来，却被秋谷看见，狂笑道："你今天剪边，明天剪边，今夜遇着了他，可碰在顶子上了。"众人听了，不觉都笑起来。春树发急道："你见我剪过谁的边？这般胡说，定要罚你一杯。"就取过一只大杯，斟了满满的一杯，送到秋谷面前。秋谷也不推辞，却自家不饮，回过头来，见陆畹

①②此处似有误。据上文，应为王小屏。

香远远的立着，正在着衣镜内端详自己的形容，又侧过头去整理鬓发，便向他招招手儿，叫他走来。

陆畹香见秋谷向他招手，微微含笑，却扭过身去，像个不肯来的样儿。秋谷见他不动，又连连招手，畹香方才忍着笑，趑趑趄趄欲前不前的走了两步，又回身坐在榻上，背着脸笑个不住。秋谷见他娇痴可掬，又连叫了两声，畹香才立起来，慢慢的轻移莲步，慢款纤腰，袅袅婷婷，一步一步的走到秋谷身畔。好似蜻蜓点水，荷叶随风，轻回掌上之身，低蹴鞋尖之凤，更不数汉家飞燕，洛浦凌波，把合席的人都看得呆了，不由齐声喝起彩来。陆畹香听得众人喝彩，略略有些羞愧的意思，两颊微酡，秋波凝睇，一手弄着衣角，一手摸着云鬟，倚在秋谷椅背之上，问道："啥格事体叫倪？"秋谷一手携着他一纤腕，一手端着那杯罚酒，道："这一杯酒是你的作成，你代了我罢！"说着，把酒杯直送到他口边。陆畹香待要吃时，见众人的眼光多注在他一人身上，看得畹香面上越红起来，桃腮薄晕，杏脸含瞋，似怒非怒的瞅了秋谷一眼，道："勿要实梗哩，等倪自家慢慢里吃末哉。"秋谷见他被众人看得急了，恐怕他当真起来，便放了他的手。畹香接过酒杯一饮而尽，洋洋的走到那边去了。秋谷自同主人说话，又和众人揞了一通关，秋谷输了十余杯，陈文仙代了三杯，跟局娘姨代了三杯，秋谷自家连吃了七八杯，觉得头上蒸蒸汗出。陈文仙取出丝巾，替他拭汗。

秋谷有了些酒意，兴会勃然，自家提起精神，笑语劝酬，风生四座。陆畹香在傍偷看见章秋谷丰姿濯濯，骨格珊珊，目比春星，神同秋水，李泌九仙之骨，何郎十日之香。坐在席上，就如玉山在座，清朗照人，再看别人时，虽然也都气度翩翩，

却那里比得章秋谷？只有贡春树丰仪出众，同秋谷比起来似乎在伯仲之间。但是贡春树神情妩媚，就像个大家闺秀一般，腼腼腆腆的全没有一点昂藏体态。两下比较起来，毕竟还是章秋谷棱棱风骨，英气逼人。陆畹香暗暗称羡，觑着秋谷不觉看得出神。秋谷一面虽在那里敷衍着修甫等一班主客，却只是望着陆畹香，把眼光不住的飘来。可煞作怪，章秋谷的眼光飘到畹香头上，畹香便不知不觉的，连忙去对着穿衣镜整理云鬓；章秋谷的眼光飘到畹香脚下，畹香便不因不由的连忙把三寸春纤搁在膝上，重加约束，徘徊弄影，跌宕生姿。那陆畹香的一笑一颦，竟和那章秋谷的一顾一盼互相关合，差不多就和无线电机一般，不期而然的两边相应。这一种灵犀暗逗的深情，就是吴道子的画工也万万描摹不出，叫作书的在下那里演说得来。列公中有温柔乡里的惯家，脂粉场中的老手，一定也晓得这种情形，须不是在下欺人之论。

闲话休提，只说章秋谷与陆畹香眉来眼去，正在得意，众人多没有留意，只有贡春树最是留心，看得甚是亲切。看了一会，猛然对众人笑道："我一向不知秋谷吊膀子的本事，竟是绝顶工夫。你们来看他们吊膀的样儿，真是再要好看没有。"众人听了，一齐好笑。陆畹香被春树说得不好意思，面上一红道："倍格叫吊膀子，倪是勿懂格，唔笃末总是实梗瞎三话四，说出闲话来阿有倍格淘成？"正是：

西川公子，犹开东阁之樽；北地胭脂，重入南朝之选。

直教：

鞋凤暗钩南浦月，指尖亲掠楚山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西安坊名士讲嫖经　　高升栈优伶夸大口

且说贡春树说得陆畹香面上一红，一扭身跑进后房去了。春树又道："秋谷吊膀子的手段真个不差，就是他在堂子里头做的倌人，也是做一个要好一个，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本事？看他也不过是随随便便的样儿，却把那些倌人，一个个哄得死心塌地，我们同着他到堂子里来玩耍，真是吃亏。"秋谷笑道："你只顾寻我的开心。你不自己去照照镜子，那付顾影自怜的态度，真个是我见犹怜，好像个有名的花旦，全没有一毫男子的神情。怪不得张书玉为了你，要同金小宝吃起醋来。"春树被他说着毛病，早不觉脸上生红，有些惭愧，却又回答不出，只瞟了秋谷一眼，并不开言。

修甫便问秋谷究操何术，那些有名的红倌人个个倾心，人人要好。秋谷道："天下的事情总不外'情理'二字，我在堂子里头玩耍，也不过是依着情理而行，并不是有什么秘密的口诀。你们总说堂子里头的妓女，待人没有真心，这一句话固然不错，然而仔细想来，倌人们做着这门生意，万不能纯用真心，不得不用些假情假意。譬如你做了一个倌人，面子上十分要好，但是堂子里头人来客往，并不是单单做你一人，或者他昨夜留了别的客人住夜，今天却又留你住在院中，他可肯对你讲着真话，说他昨天接客的么？假使他果然纯用真心，竟对你说了真话，你可肯坦

坦平平，不着一毫醋意么？总而言之，倌人见了客人，总有几分顾忌，到了那转湾不来的地处，左右为难，只好说些假话瞒过客人。原为恐怕客人动气，所以要两下遮瞒，卫顾客人的面子，这是他们倌人体贴客人的好心，凡事之中，留着客人的地步。无奈那些瘟生、曲辫子的客人，不懂情形，不知规矩，动不动要发标吃醋，闹得一塌糊涂，岂不埋没了倌人的一片苦心，一腔好意？倌人遇着了这样不知甘苦的客人，那里还肯真心相待，自然就要坏着良心，敲起他的竹杠来。你们试想，他们做了倌人挂着牌子，无论什么家人皂隶，都可以走进院中，不能把他们赶了出去。在倌人也是无可如何，怪他不得，何苦要争风吃醋，弄得那倌人进退两难，又有什么趣味？假使那倌人见客人这样歪缠，他也用些蛮派出来，不顾客人的面子，无论什么话儿，竟是直言拜上，毫不遮瞒，那时你又将他怎样？难道他挂了牌子，你好不许他接第二个客人么？”

修甫等秋谷说完，击节叹赏道：“你的说话，真是花柳场中千古不磨之论，比到那场面上的劝人说话，更觉深进一层。但是你说了半天，还没有提到正文，究竟你用的是什么法儿呢？”秋谷道：“要他们真心要好却也不难(然)，大约不外三层做法：第一不发标，第二不吃醋，第三不认真。久而久之，那些倌人就自然而然的同你要好起来。再用些体贴的工夫，温存的伎俩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不怕他不一个个死心塌地。你想这班倌人，平日之间只有巴结别人，何曾受过别人的熨贴，忽然的客人倒反迁就起来，那有不喜欢的道理？所以我在堂子里头并不认真，把倌人当作孩子一般随口哄骗，把他们哄得喜欢，图个一时的快乐，再不去吃醋发标自寻懊恼。这便是我章秋谷一生得力的地方，不知你们诸位的意思如何？”

秋谷说到此处，王小屏猛然笑道："如此说来，你不是同那一班马夫、戏子一样的主意么？"秋谷也笑道："在外边看去，原也和他们差得不多，其实内里的情形却是迥然各别。他们那一班马夫、戏子和倌人轧了姘头，非但不肯花钱并且还专要倌人倒贴，自然就只好颠倒过来，倒反去奉承妓女了。我在堂子里头虽然不闹什么脾气，却也是一样花钱的客人，不过到了他们为难的时候体贴他些便了。到了后来，你越见体贴他的艰难，他越是感激你的情意，所以我做的倌人，起初的时候两边要好原是假的，及至做到一年半载，渐渐的倒真心要好起来，可不是乐得这样的么？"一(三)席话，说得席上的主客个个点头。

席散之后，秋谷将要告辞，陆畹香从后房走出，和秋谷两人靠在烟榻之上，一面烧烟，不知悄悄的又说了些什么。秋谷临走，在怀中取了一卷钞票交与畹香。畹香笑迷迷的接了过来，秋谷就去了。你道陆畹香和章秋谷说了半晌是什么事情？原来陆畹香到了上海，想暂时不做生意，先摆起一只碰和台子来，但是两手空空，就是碰和台子用不着什么垫场，却也不是空手做得的事。现在畹香遇见了章秋谷，是二年前在天津要好的客人，便悄悄的告诉他一番苦境，并要问秋谷借二百块钱，说得情词恳切。章秋谷本来是个慷慨丈夫，昂藏男子，况且前在天津又甚是同他要好，那有不肯的道理，便慨然应允。畹香大喜，又向他说："只要一有了钱，诸事好办，明天我去看看房子，大约三五天内可以舒齐，那时搬进新居，再来请你过去。"秋谷就把刚才碰和赢的钞票，自家又添了五十元，一并交给畹香。

果然隔了一天，畹香出去看了几处房子，看中了聚宝坊的一家房子，两楼两底，房租甚是便宜，便又置备了些些木器，用了一个娘姨，两个大姐，不到一礼拜工夫，畹香已经搬了进去。章秋

谷十分高兴，约了一班朋友替他碰了两场和。畹香因感激章秋谷备了二百块钱，当晚就留他住下。这一夜誓海盟山，两情缱绻。

到了明日，秋谷去后，畹香直至午后起来，想到自己的身世飘零之恨，不觉呆了一回。又想章秋谷为人慷慨，性格温存，我见了无数客人，竟没有这般人物，心上盘算了一会，竟一心一意的想要嫁起章秋谷来，但一时不便出口，想随后再看秋谷的情形。到了晚间，章秋谷因听人传说张园的烟火甚好，便坐了马车到聚宝坊，要约畹香同去。畹香欣然，换了衣服，一同登车。马车在泥城桥一带行来，晚风拂面，露气当空，甚是凉爽。到了张园，便同着畹香在草地上徘徊一刻，回身拣了一张桌子，离着那烟火架子远些，免得火星飞落。坐得不多一刻，烟火将要开场，秋谷忽见一个滑头滑脑的人，穿着一身极华丽的衣服，带一副金丝眼镜，头上边的刘海发竟有二寸多长，口中衔着一支吕宋烟，襟上插一个茉莉花球，香风触鼻，摇摇摆摆的晃了过来。走到桌子面前，把秋谷仔细看了一会，忽然回头除下眼镜，叫了一声："章老爷！"秋谷听了大诧起来，立起身将那人认了一会，方才隐隐约约的想起来道："你可是苏州丹桂戏园的赛飞珠么？"原来果然是他。这赛飞珠是苏州丹桂的著名旦脚，秋谷极是赏识他，曾在上海替他登报揄扬。后来秋谷到苏，赛飞珠亲到秋谷寓所称谢，所以彼此认得。

当下赛飞珠答道："果然章老爷的眼力不差。"秋谷便问他来此何干？赛飞珠道："丹桂园主因生意清淡，恐怕开不下去，托我来到上海替他请人，住在高升栈内，隔几天就要回去。"说话之间，赛飞珠就飞了陆畹香一眼，畹香微笑，也还

飞一个眼风。秋谷何等留心，早已看见，只作不知。赛飞珠和秋谷立谈一会，便走了开去。秋谷任其自便，不去留他。恰好烟火已经放起，流星满地，月炮横飞，火树银花，五光十色，做得甚是巧妙，大家喝彩如雷。一连放了八套，方才放完，游客纷纷各散。秋谷也同畹香回去。

又过两日，畹香对着秋谷渐渐的要露出嫁他的意思来，在畹香料着秋谷以为不至推辞，那知秋谷听了，冷冷的并不接口，却对他笑道："不瞒你说，我自从十七岁出来玩耍，花丛柳阵整整混了五年，这五年之中，同我要好的倌人，一时也数他不尽。那初落交情的时候，一个个都是盟山誓海，一定要跟我终身，那甜蜜蜜的话儿说得一连串的，好似漳州的百子炮一般，我也记不得许多。我当时狠是痴心，把他们说的都当作真话，认真的要娶起他来。那晓得那班倌人听得你真要娶他，便指西话东的和你白赖，不是说老鸨不从，就是说父母不肯，再不就说自己的亏空太多。闹了多时，许多要好的倌人，终久没有娶成一个，反冤枉花了无数瘟钱，方晓得倌人们说要嫁人，是一句随口应酬的说话，并没有一点真心，客人们若要当起真来，就免不得要落他的圈套了。你自然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也没有什么不信，但是我们要好在心，也不必一定要讲到嫁娶。万一你嫁我之后，将来有些不像意思地方，那就不妥当了，我看还是慢慢的再谈罢！"

这几句话，秋谷也未免说得过分了些，把个陆畹香直气得呆了，花容失色，面罩浓霜，心头一股酸气，透到顶门之上，一直酸到鼻尖上来，再也耐忍不住，两行珠泪直滚下来。也不言语，径自走到床边，面向里床睡下，暗暗流泪。秋谷见了，方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急了些，懊悔不该这般老辣，便也走到床

边来。叫了几声不应，坐在床沿上又温存劝解了一番，仍不见畹香开口，秋谷便一把挽着他的纤手，勉强扶起他来。宝髻横斜，花钿不整，容光渗淡，珠泪阑干，真似那雨打梨花，风吹菡萏。秋谷见他甚觉可怜，便自家认错道："我说的并不是你，休得这样多心。如今也不必说了，总是我的说话太过了些，惹得你这般生气，只好你原谅些儿的了。"畹香听了，只是一言不发，听凭章秋谷怎样温存，如何劝解，只当没有听见一般，把秋谷的手推开，别转头去。把章秋谷磨得急了，欲待不去理他，觉得心上过意不去，只得说道："我这样的认错，你还是不发一言，究竟你要怎样方好呢？"畹香方才说道："耐勿答应末也只要回报一声，倪勿见得好自家掗上仔门格，倪又勿是林黛玉、陆兰芬，好借仔嫁人，自家淴浴，耐拿倪说得实梗坏法，叫倪阿要动气？"秋谷又劝了一回，畹香只是紧锁双眉，全无喜色。

秋谷没法，想道：看他这种样儿，或者竟是真心也未可定，我不妨姑且答应了他，博得个大家欢喜，随后再想法儿回他便了。便道："你这个样儿真是叫人难过，只要你欢欢喜喜的不要动气，凡事总好商量。我方才的说话，是怕你将来有些过不惯的地方，并不是我不肯，只要你自家情愿，我岂有颠倒不肯的道理？"畹香两手齐摇道："阿唷！倪呒拨格号福气，勿要折煞仔人，耐就是实梗仔罢，倪格闲话才是假格，耐豪燥当心点，勿要上仔倪格当。"秋谷倒笑起来，又着实安慰了一番，畹香方才有点笑容，道："倪好好里勒浪天津，拨格断命格外国人打仔进来，吓末拨俚吓煞快，逃来逃去，吃仔几几化化格苦头，总算逃仔一条性命，故歇倪想起来，勿到天津去末，也吃勿着格个大吓头，阿是总是吃仔格碗堂子饭格勿好，倪想

来想去，直头无啥趣势。譬如倪勒浪天津格辰光，拨外国人杀脱仔，故歇是随便啥格事体，倪才看穿哉。只想拣着一个客人，嫁拨仔俚完结，勿壳张倪刚刚说仔一句，就吃着耐格个钝杠，耐想耐格人阿要刁枭？”

秋谷听他这几句话，像似真的一般，虽然含糊答应了他，不免也在心中思索，懊悔自家不该黏花惹草，到处留情，牵惹出这些枝节。虽然娶个侧室也不算什么希奇，无奈堂子出身的人，总是一般脾气，在堂子里的时候，终日应酬客人忙忙碌碌，不知不觉的把日子混了过去，一到嫁人之后，无事可做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就不免有些懊闷起来。况且他们生长在堂子里头，耳濡目染的，都是些无耻的行为，司空见惯，不以为奇，竟不知世界之间尚有廉耻。就使他们的嫁人果是真心，没有什么歹意，但是他们看惯了这些勾当，不晓得妇人名节是最重的事情，那里好做得良家妇女？万一他将来见了个风流子弟，保不住他不起邪心。做过妓女的人，看得这偶然轧个姘头，更是希松的事，好似他平常出去，坐回马车，吃顿大菜，借此消遣性情的一般，非但算不得背主通情，并且也不是昧良失节，你想那倌人可是娶得的么？方才看那陆畹香的情形，或者竟是真心也未可定，然而与其将来懊恼，不如眼下推开，但已经答应了他，说得结结实实的，怎样好无故反悔呢？章秋谷的心上，左轮右转，一时就如辘轳一般转移不定。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想道：何不如此这般试他一试，他若全然不动，便是个娶得的人，不妨竟把他娶回家去，料也不至龃龉。若是他中了机关，我就当他的面一口叫穿，只不要同(的)他翻面，此后照旧往来，料他不好意思再提嫁我的一层说话，只要彼此暗中明白就是了。主意已定，过了一夜，明天一早起来，一直赶到赛飞珠的寓处高升栈内，寻着了

赛飞珠。那赛飞珠正在和人说话，忽见章秋谷走了进来，出其不意，连忙迎出房中，笑道："章老爷，什么风儿把你吹到此地？"秋谷笑道："我因有一件事情同你商议，所以一早到来，你务必要帮我一个忙儿。"赛飞珠听了，诧异道："章老爷有什么事情要托起我来，可是要定什么堂戏么？若是我办得到的，一定效劳。"秋谷微笑，叫赛飞珠走到面前，附着他的耳朵说了半晌。只见赛飞珠连连含笑摇头道："这件事我却答应不来，请章老爷照顾别人罢。现在章老爷虽是这般说法，不过是一时高兴，说着玩罢了，设或将来懊悔，吃起醋来，我却担当不起。"正是：

推出窗前之月，分付梅花；移来别岫之云，温存桃叶。

不知秋谷怎生说法，请听下回。

第三十二回

吊膀子小丑帮忙　　掉枪花秋娘中计

却说章秋谷见赛飞珠不肯答应，又附耳说了一回，又道：“这是我央你的事情，你若肯帮我的忙，我只有感激你的，那有反来怪你之理？你若果然办得成这件事儿，我一定重重的谢你。”赛飞珠方才点头答应，又向秋谷道：“这件事情，不是我在章老爷面前夸句口儿，手到擒来，十分容易，但是办成了也没有什么凭据，他又万不肯说出口来，难道我好去和他当面质对么？”秋谷一想，果然不错，踌躇了一会，便向赛飞珠道：“这个不难，我教给你一个法子。”又低低的说了几句道：“你只消如此这般，到手之后，便送到我栈内来，我自然从丰酬谢。但是你在外边千万谨言，切不可向人提起，万一被他得了风声，就莫想他肯来上钩了。”赛飞珠听了，心领神会，连连点头。秋谷便回栈去了。

一连过了几天，秋谷也常到陆畹香家走走，并不提起那天早起的事情。这一天下午，正在栈内会着客人，忽见茶房领着一个娘姨进来。秋谷认得是林黛玉的娘姨，便问他来此何事？那娘姨向秋谷道：“大小姐叫倪来请二少过去，有格苏州来格先生勒浪倪搭，说俚一径认得二少格，要请二少过去说两声闲话。”秋谷听了摸不着头路，便问那娘姨道：“我在苏州虽然认得几个倌人，然而同你们大小姐都不认得，况且无缘无故也

不见得到上海来寻我，你可晓得他的名字么？”娘姨道：“倪勿晓得俚叫啥格名字，像煞是姓金格。”秋谷想了一会，依然记不起来，便道：“你先回去，说我少停一刻就来。”娘姨答应而去。

秋谷等得客人去了，急于要到惠福里去，看看那来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儿，便忙忙的走出吉升栈，上了包车，飞一般的到惠福里来。不多几步，已到门前，秋谷下车进弄，直走进去，三脚两步的走上扶梯。进房一看，只见一个丽人正坐在窗前和林黛玉低声说话。香肩琐琐，艳影亭亭。秋谷定睛看时，早吃了一惊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大金月兰。当下连忙问道：“你说到上海来的，为什么直到如今才到？在苏州有什么事情？”月兰见了秋谷，不免有些惭愧，答应不出来，转是林黛玉替他把来去的情事，一一说明，又道：“俚耐现在人末到仔上海，事体弄得尴尬哉，俚耐心浪原要想跟耐转去，耐看那哼？”原来这金月兰自从在常熟和秋谷分手之后，到了苏州，他却不到上海，仍在佛照楼住了两天。他自家打算上海去，又没有什么熟人，又不敢再做生意，只得且住苏州，耽搁几时再作道理。住了不多几日，早又姘了一个姓潘的，叫潘吉卿，住在阊门城内，却是个有名的败落乡绅。这潘吉卿平日之间，专用那吊膀子的工夫，衣服一天要换三回，辫子一天要打两次，那引见皂、口香糖、嫩面粉、花露水，更是随身法宝时刻不离。到了堂子里头，不肯花一个大钱，专想倌人倒贴，真是一个花丛蟊贼，体面流氓。他在佛照楼客栈遇见了金月兰，便留心去吊他的膀子。那相貌的好歹，这潘吉卿倒也不论，无论再是半老秋娘，暮年名妓，鸠盘一般的面貌，夜叉一样的形容，只要肯倒贴银钱，他也肯欣然笑纳。只因打听得金月兰是在黄相国府中

逃走出来，料想他手中必定有些积蓄，所以竭力的笼络他。不上两天，居然被他上手。住了两夜，竟明目张胆的把金月兰同转家中。

这潘吉卿的正室久已病亡，家中止有几个家人仆妇，那敢管他？潘吉卿的本意，原想要大大的骗月兰一注银钱，等到银钱骗到手中，再慢慢的想个法儿，把他打发出去。这个主意，比那倌人滗浴，光棍拆梢，还要恶毒了几倍。不料那金月兰在天津遇了兵乱，单单逃得一个空身，就连那箱子里头的二百块钱，还是章秋谷送他的。潘吉卿高高兴兴的把他骗到家中，想不到扑了一个空，大失所望，方晓得金月兰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，把他留在家中，反要赔贴饭食。潘吉卿气得发昏，便渐渐的寻着事端，与金月兰吵闹，非止一次。月兰已经看破了潘吉卿的行为，心中也十分怨恨，便也要想一个绝户计儿，拿出那以前在黄府内的手段来，把他一捞一个罄净。便故意把自家的几件衣饰并秋谷送他的二百块钱，一齐交在潘吉卿手内，凡遇潘吉卿与他吵闹，月兰并不争执，一味的认错低头。

潘吉卿并不防备他有什么歹意。不料金月兰有心算计着他，和带来的娘姨合成一路，趁着潘吉卿出去，把房间内的细软金珠，还有些古董字画，打了两个大包。乘着天色将晚，那娘姨挟着两个包，一溜烟走出后门，叫了一号小船，放在船上，把船一直放出城去，停在那丝厂码头，悄悄的等候月兰。这里月兰不慌不忙的叫家人去叫一乘轿子，说是要出城去看戏。那些家人见月兰平日常常出去看戏，不以为奇，又见他是个空身，那轿夫又是向来相熟的靠班，更加大意，梦里也想不到月兰逃走起来。那知月兰上了轿子，一直抬出盘门，到了戏园，便在包厢坐下，吩咐轿夫散戏场的时候再来相接。轿夫并

不疑心，乐得自去。月兰略坐一会，看轿夫时，并不见他们的影子，心中大喜，霍地起身望外便走。戏园内人多于蚁，那有人来查问。他出了园门，雇了一部马车，直到丝厂码头，寻着了小船，便叫那船家开到洋关左近的地方。停了一夜，等到明天，三公司的小火轮，验过了关开过来，半路叫住轮船，登时带缆拖在后边，径往上海而去。

到了码头，月兰就寓在后马路晋升栈内。虽然走了出来，心上总有些儿鹘突，恐怕被那潘吉卿赶到上海，寻访出来，那时两案齐发，不是玩的。虽然杭州的事情已经结案，却担不起再加一个卷逃的罪名。想来想去，无计可施，打听得林黛玉现在上海，更一直寻到黛玉院中，要同他商议一个安身的法儿。黛玉也是束手无策，便想到把秋谷请来，或者想得出什么主意，也未可知。月兰听得秋谷也在此间，惊喜交集，便向黛玉把他在苏州和秋谷相处的情形细说一遍，但是走的时候，曾经说过即日回来，现在又闹了这样的事儿，未免有些惭愧。黛玉道："格是说勿得格哉，耐既然居格辰光，说过歇要嫁俚末，故歇正好跟仔俚耐转去，避避风头啘。"月兰一想，真是顾不得许多，便点头称是。

及至秋谷来了，听得金月兰又在苏州潘家逃了出来，暗想道：这真是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。幸而我当初乖觉些儿，不然，几乎上了他圈套。因鄙薄月兰的为人，不免微含怒意。又听黛玉说月兰想要同他回去，连忙摇手，微微的冷笑道："这件事儿免劳照顾了罢！他刚刚在潘家走了出来，我却连忙把他同回家去，将来被人晓得风声，这不明明是我叫他逃走的么？况且他这样的性情，我也不敢领教，劝你少管些儿闲事罢！"月兰见秋谷回得斩钉截铁，好似钢刀削了他的面皮一般，红云

满面，毗泪溶溶，满心的委屈。正待开口，忽见秋谷的家人闯了进来道：“栈里有客人立等老爷说话，说有要紧的话儿。”秋谷趁此立起来，向黛玉、月兰说道：“我有事要回去，你们还有什么说话，明天再说罢！”说罢，就走了出去。黛玉拉他不住，只得由他。

秋谷疑疑惑惑的，不知那客人到底是谁，问那家人时，家人说向来不认得他，好像个外路的口音。秋谷听了，心中一动，想外路口音的人，不要是赛飞珠来了。回得栈中看时，果然是赛飞珠坐在那里。秋谷大喜，问那事儿怎么样了？赛飞珠微笑，走上一步，怀内取出一个黄澄澄的戒指来递与秋谷。秋谷急看时，只见这戒指雕镂工细，花样时新，中间嵌着一粒小小的钻石，果然是自己在银楼定制，前几天被陆畹香要去的那只戒指，不觉呆了一呆。停了一刻，方向赛飞珠笑道：“果然你的本领不差，费心得狠，等我把这件事儿交涉清楚，再行酬谢。”赛飞珠道：“章老爷笑话了，我是因为章老爷再三重托，碍着面情，不好意思不答应，难道我是贪这一点儿谢仪么？”秋谷见他说得认真，倒不便一定怎样，只得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随后再说就是了。”赛飞珠方才欢喜，辞别去了。

秋谷便把戒指藏在身边，匆匆的到聚宝坊去见了畹香。畹香满面堆下笑来，请他坐下，说了几句闲话。秋谷忽向畹香道：“我前日给你的那个戒指，可在这里么？”畹香突然被秋谷这一问，不觉陡吃一惊，面上早红起来，顿了一顿方说道：“耐问俚做倍？自然勒倪搭哋，耐阿是舍勿得哉！倪勿成功格。”秋谷笑道：“那只戒指虽有一粒金刚钻在上面，也不值什么钱，不过花样打得好些罢了。前天有个朋友看见这个戒指，要照样去定一只，所以问我要个样儿，他只要拿去看一看，

立刻还来，并不是我舍不得给你，你不要这般小气，快些去寻出来。”畹香被秋谷逼住，腾挪不得，迟迟疑疑的不肯去寻。秋谷催了他几次，又逼他道：“你不肯寻，难道我要骗你一只戒指么？”畹香见秋谷将要动气，无可如何，只得走进后房，一步挪不了三寸，慢慢的进去，假装着寻了一回，故作惊诧之声道：“阿唷！格只戒指勿知拨倪弄到仔陆里去哉！”又叫娘姨来寻，那里有什么戒指的影儿？秋谷听他们装神做鬼，暗中甚是好笑。

畹香乱了一会，又在后房和娘姨密密切切的讲了一会，不知说的什么。恰才走出来，面有愧色，吞吞吐吐的向秋谷说道：“格只戒指实头诧异，倪昨日仔还带格，今朝勿知放仔陆搭去哉！”秋谷尚未开口，旁边的娘姨接口道：“大小姐耐记记看，像煞昨日仔大阿姐来借仔两只戒指，勿知阿就是二少格一只？”畹香拍手道：“划一，大阿姐昨日仔拿仔两只戒指去，倪格记性实头坏得既拨仔淘成哉。”又向秋谷道：“耐要做样子末，只好明朝到大阿姐搭去拿格哉。”秋谷微微笑道：“只怕这只戒指不是大阿姐借去，是高升栈的四阿哥来借去的罢！”畹香一听，就如当头一个霹雳一般，慌忙说道：“倍格四阿哥，倪是勿晓得格，耐说说末咦要瞎三话四哉。”秋谷微笑，也不回言，向衣袋取出那只戒指来，向陆畹香面前一掷，道：“你看，这不是四阿哥借去的戒指被我要回来的么？”章秋谷这一来，真是出于意外，满房人众齐吃一惊，面面相觑不敢开口，只把一个陆畹香羞得满面飞红，急得浑身香汗，一句话也回不出来，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下去。正是：

暗赠搔头之玉，绮梦缠绵；强追约指之银，萧郎薄幸。

欲知章秋谷和赛飞珠商量的究竟是甚事情，陆畹香为什么见了一个戒指便要这般惭愧，编书的在下写到此间，笔秃不花，灯昏无焰，权且学些近日时下说书的习气，到了紧要之处，把笔墨收束起来，直至三集书中再行分解。还有许多嫖界官场的现状，卑鄙龌龊的情形，倒脱靴再行骗局，康中丞帷薄不修等诸般事实，请看三四续集，便知分晓。

第三十三回

姘戏子苦劝陆畹香　扳差头驳倒花筱舫

前回书中做到陆畹香见了戒指，满面羞惭，无言可答，恨不得当时有个地洞钻了下去。潇湘花侍做到此间，暂停笔墨，作个《九尾龟》二集的收场，正要续成三集，就有一位花丛的大涉猎家来批驳在下道："你初二集书中，记那四大金刚和大金月兰、陆畹香的事迹，虽然大半都是实情，但是他们出现的时代和那来去的行踪，却不免有此舛错。为什么呢？你说金月兰在杭州黄中堂府内逃走出来，一直径到天津去搭了东天保的班子。后来拳匪闹事，联军破了天津，金月兰同着林黛玉等一班名妓狼狈逃归一无所有。这金月兰几年内的历史是不错的了，但是林黛玉嫁了邱八之后，重又闹了出来，上海议论纷纷存身不住，方才无可如何的北上津沽，打算要作个孤注一掷。及至遇了拳匪之乱，一直由天津逃到山东，在山东再折回上海，这便是林黛玉在津沪来去的行踪。你却说他在邱八家中出来之后就在上海做了住家，并不提起天津一节，这不是老大的一个岔子么？况且那年庚子之乱，上海的倌人大家逃避是在六七月内的事情，你的书中好象是二三月的样子，你何不将前二集书中这几段的舛误之处，重新改正，把这一部书成了全璧呢？"潇湘花侍哑然一笑，回答他道："在下做这部书，一半原是寓言醒世，所以上半部形容嫖界，下半部叫醒官场，处处都隐寓着劝

惩的意思，好叫列位看官看看在下的这部小说，或者有回头警醒的人，这也总算是在下编书的一片苦心，一腔热血；并不是闲着笔墨，旷着功夫，去做那嫖界的指南，花丛的历史。若要把在下这部小说，当作历代兴亡的史鉴，泰西各国的蓝皮书，那就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了。”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前回的章秋谷，和那赛飞珠鬼鬼祟祟的到底商量什么事情。章秋谷送给陆畹香的戒指，怎么又会到了赛飞珠的手中？真是一本算不清的糊涂帐目，在下不说明白，料想看官们有细心推究的，也有些想得出当日的情形。原来章秋谷因陆畹香定要嫁他，推辞不脱，堂子里头的规矩，若是那客人要娶倌人，倌人不肯，倌人要嫁客人，客人不要，这两件事真是那天字第一号的坍台，竟有不共戴天的光景。章秋谷被陆畹香缠绕住了，不得开交，又不肯当面回绝，叫畹香的面子下不来，左思右想，甚是为难，忽被他想着了一个刁钻主意。他以前在苏州晓得赛飞珠吊膀子的工夫甚好，便到高升栈去寻着了他说明原委，要他去吊陆畹香的膀子。料想堂子里的倌人，那里有什么定力，况且赛飞珠的身段甚好，相貌也在中上之间，就口馒头，落得慨然领受。

赛飞珠初时不肯应承，秋谷许了他的谢仪方才答应。又怕没有凭据，秋谷便叫他上手之后问陆畹香要个戒指作为表记，又向他说了畹香手上戒指的样式，叫他诸事小心在意，切不可露了口风。赛飞珠欣然答应，便借着去探望秋谷，到聚宝坊来见了陆畹香。戏子们吊膀子的工夫果然利害，别有心传，不多几天，三言二语的，那陆畹香那里晓得是章秋谷叫来做弄他的，容容易易竟是被他吊上。过了两夜，便问畹香要个戒指，畹香正是同他打得火热的时候，自然情情愿愿的给他。赛飞珠

却嫌着这一个戒指的样式不好，那个戒指的宝石不精。畹香拿了几个出来，换来换去，都不中意，就赌气不要了。畹香急了，就拿章秋谷给他的那一个戒指，拿出来替他带在手上，方才欢喜。那知他刚得转身，就飞一般跑到吉升栈来找秋谷，把戒指给与秋谷，又将前后的情节述了一番。秋谷便把戒指带在身上，径到聚宝坊来，问畹香要取那一个戒指。畹香吃了一惊，暗想：天下真有这般巧事，怎么一边刚才带去，一边就忽然的要起来。只得假做寻了一回，支吾半晌，暗地和娘姨说明，说是被大阿姐借去。秋谷当时说道："只怕是高升栈的四阿哥来借去的罢。"

原来那赛飞珠排行第四，人人都赶着他叫滑头阿四，所以秋谷说这个影射的话儿，要叫他自家明白。陆畹香听了，当顶门就是一针，勉强装作不知，强颜为笑，还想要用言遮饰。不料章秋谷当时取出戒指，送到畹香面前，这一来，把个陆畹香逼得目定口呆。好似那深山樵子，忽闻虎豹之声；弥月婴儿，乍被雷霆之震。只见他低下头去一言不发，那面上一阵阵的泛出红来，看他那惭愧的神情，真是万分难过。在章秋谷的意思原不要和他翻面绝交，只因畹香定要嫁他，腾挪不得，所以想出这一个偷天换日的奇谋，拿住了他姘戏子的真赃实犯，那嫁的一层说话，自然说不出来。却想不到自己这个主意，虽然不错，却忒嫌刻毒了些儿。你想那陆畹香一副嫩郁郁吹弹得破的脸皮，那里禁得起这般砢碜。秋谷见了，觉得也有些懊悔起来，倒向畹香笑道："我不过和你说了一句笑话，你何必这样的认真，我又不来怪你，只要你自家明白就是了。难道我们认得了这几年，你还没有晓得我的脾气，这些小事一定要和你过不去么？"

陆畹香见秋谷非但并不翻面，倒如无其事的去安慰着他，心上狠是感激秋谷遇事含容，不肯出他的丑，又羞又喜，一个头低了下去，那头上好像有一座泰山压住的一般，羞怯怯的，只是抬不起来。秋谷见了，点头暗赞畹香天良未泯，还有些羞耻之心，想来还可劝化得转，不免再费一番唇舌，把他提醒一场，也算不枉了两年相识。便携着畹香纤手，把他拉到烟榻旁边，两下对面躺下。秋谷看着畹香面上，还是两颊绯红，羞态可掬，正是：

红上胭脂之颊，两涴桃花；春横却月之眉，羞颦杨柳。

秋谷觉得有些怜惜起来，便低低的向他说道："这件事儿，你也不过是一时之错，我虽然晓得，决不向人传说，坏你的名头，你只顾放心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况且现在上海滩上，有些名气的倌人，那一个不要姘几个戏子，算不得什么希奇。"畹香听秋谷说到此处，越发羞得背过脸去，把一方白绸小手巾掩住两眼，几乎要哭出来。秋谷见了甚觉可怜，携着他的手温存一会，方又说道："姘几个戏子虽然算不得希奇，但是你们堂子里的倌人犯了这个毛病。被外头传说出来，非但生意上头大有妨碍，而且从此露了名头，真是一件有损无益的事，为什么你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这件事儿恰看他不透？你想那戏子同倌人轧了姘头，不肯花钱，专要想倌人的倒贴，倌人们辛辛苦苦在客人身上敲了竹杠出来，去供那戏子的挥霍，好像不是戏子姘着倌人，倒是倌人嫖着戏子一般。到了倌人的银钱用尽，供应不来的时候，他就立时立刻翻转面孔和你断了交情，轧姘头轧到这个样儿，可还有什么趣味？从来妓女无情，优伶无义，你们做倌人的在客人身上虽然没有良心，独到和戏子轧了姘头，却是真心相待；偏偏遇着那班戏子，平时看待别人也还

不到得这般刻毒，一到姘着了一个倌人，就出奇的天良尽丧起来。我也不懂这个里头，到底是怎么的一个讲究。再说起那班爱姘戏子的倌人来，以前的周双林，现在的花玉笙，那一个不是姘了戏子，弄得声名狼藉车马稀疏，到后来拆姘头的时候，还免不了一场吵闹。从没有姘戏子的有个好好的收场，你如今趁着外边没有风声，快快的回头改过，不要到了将来，和周双林、花玉笙一样起来，那时就懊悔嫌迟了。我劝你的一番说话，却是句句良言，你不要认错了我的意思，当作故意来坍你的台，那就埋没了我的一片真心了。”

陆畹香听了章秋谷这一番提醒的良言，觉得无一句不体贴，无一字不婉转，不由得那感激秋谷的心念，就感激到二十四分。暗想：如今世上那里还有这样好人，晓得我姘了赛飞珠，他不吃醋也罢了，还肯这样苦口劝人，说得这般真切。并且留着我的面子不肯高声，恐怕被娘姨们听见不好意思，真是个天字号的好客人。这样一想，便慢慢的回过脸来，握着秋谷的手，含情带愧，相视无言。忽又自家懊悔，不该姘了戏子，做出这样事儿，料想要嫁他的一层说话是不消提起的了。眼看着章秋谷这样的一个风流名士，倜傥才人，自家做错了事情，消受不起，不觉由感生惭，由惭生悔，懊悔到极处，竟忍不住两行珠泪直滚下来。秋谷明晓得他的意思，安慰一番也就罢了。

秋谷略坐一会正欲起身，忽见辛修甫同陈海秋走了上来，大家相见过了，秋谷道：“我道客人是谁，原来是你们二位，想来有什么事情么？”修甫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别事，今天是陈海翁专诚请你在东合兴花筱舫家吃酒，恐怕你有了应酬不到，所以我们特地自己过来相请，可好就此同行？”秋谷笑道：“既然陈海翁赏光请我，岂有不到之理？但是时候尚早，何必

这样要紧，尽可在此宽坐一回再去，十分早去了也没有什么道理。”修甫道：“在我多坐一回也不要紧，但陈海翁是个性急的人，我们还是就去的好，省得他发躁起来。”秋谷一笑，便也起身。

三人一路同到东合兴来，秋谷走进弄堂，就看见第三家门左，高高的挂着一块花小舫的金字招牌。陈海秋当先走进，秋谷等跟着上了扶梯，进得房来，娘姨招呼坐定，却不见倌人出来。秋谷便问那娘姨道：“你家先生可是堂差出去了么？”娘姨陪笑道：“倪先生勒浪后房就出来哉。”秋谷听了，暗想：倌人既然没有出去，为什么不来应酬？心上就有些不然起来。坐不到一盏茶时，方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倌人从床后走将出来，五短身材，面貌也还秀丽，小花宝髻，石竹罗衣，虽无倾国之姿，大有回风之态。只是一张瘦骨脸儿，觉得露筋显骨的没有那妩媚的神情。走到面前，大落落的，慢慢的叫了一声：“陈老！”也不招呼客人，便一屁股坐在凳上。忽回头见了章秋谷，仙骨珊珊，玉山朗朗，似有一道光华射将过去，吃了一惊，连忙又立起来，走到秋谷身旁，问他尊姓。秋谷此时见花小舫一面孔的时髦倌人，架子甚大，心上十分有气，不去理他。见他来请问姓名，勉强回称姓章。花小舫倒着实应酬了他几句，修甫便向小舫笑道：“怎么你不应酬我，单应酬他，可是见他面孔生得标致么？”小舫被修甫说破心事，面上不免一红道：“格位章大少是今朝第一转来，耐是同仔陈老日日来格，倪自然要先应酬仔生客，再挨着耐格熟客，慢慢里来，耐勿要性急哩。”说着，便走了开去。

陈海秋便问小舫道：“请客的可曾回来，我们先摆起台面来罢！”花小舫冷冷的答道：“耐请格客人倒有一半勿来，才勒

浪搭耐客气，耐阿要再去请仔两个罢。”秋谷听了，冷笑一声，向修甫道：“陈海翁请的客人有一半不到，是替他客气也还罢了，怎么他们这里的花头，今天也只有陈海翁一个，难道这样的红倌人，那班吃酒的客人也同他客气不成？”修甫听了一笑。小舫听章秋谷的说话来得锋铓，知道一定是个花丛老手，只把他说得连耳根满面通红，瞅了秋谷一眼，又不好发作，只得笑道：“倪是勿会应酬格，闲话说得勿好。章大少看陈老面浪包涵倪点，勿要扳倪格差头。”秋谷听了，正要回答，听得楼下高叫客人上来，秋谷同陈海秋起身看时，却是贡春树来了，便打断了话头。略谈几句，先摆起台面来，随后客人陆陆续续的到了几个，原来王小屏等一班旧识。入席之后，陈海秋鼓起酒兴，叫相帮去大菜馆内拿了几瓶会司克来，开了瓶，斟在玻璃缸内，要合席和他照杯，众人只得勉强相陪。干了一杯，陈海秋还不肯歇，又自己干了两杯，不觉就有了七八分醉意。正是：

银屏锦帐，缠绵杜牧之情；冶叶狂花，辜负韦郎之意。

欲知陈海秋醉后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杀风景莽客醉飞觞　　意缠绵良宵花解语

且说陈海秋多喝了几杯酒，醉眼朦胧，有些糊糊涂涂的，斟了一满杯酒，要和章秋谷对饮。秋谷不胜酒力，连忙摇手推辞。陈海秋见秋谷不饮，回过头来，见小舫坐在身后，便把满满的一杯会司克，递在花小舫手中，要他代饮。小舫接了酒，仍旧放在席间，冷笑道："章大少勿肯吃酒末，阿关得倪啥事，那哼叫倪来代章大少格酒介？"陈海秋见他不饮，酒醉的人最易提动肝气，已有了几分怒意，也不开口，仍向席间取了酒杯，直送到花小舫口边，一定要他和秋谷代饮。花小舫袖着两手，不住的摇头，那里肯接？陈海秋一手拿着酒杯，伸了出去，竟缩不回来，就乘醉大声道："你当真不喝，我灌也要灌你一杯。"便踉踉跄跄的直立起来。花小舫恐怕他真要硬灌起来，只得一手接过酒杯，一手推他坐下，道："勿要来动手动脚，像啥格样式，等倪自家来吃末哉。"陈海秋见他肯吃，方才住手，却不肯坐下，要候花小舫吃干了这一杯。花小舫只得皱着眉头，勉强吃了一口。那知这会司克的酒性，燥烈非常，花小舫又是向来不能吃酒的人，一口酒刚到喉咙，没有下咽，就觉得一股辣气，直透入脑门里来，不由得连忙回过头去，把一口酒吐将出来，又急急的取过茶碗，喝了两口茶，方才罢了。

不料陈海秋见花小舫刚刚接过酒杯，吃得一口，仍旧一齐

回了出来，认作他有心不吃，心上登时大怒。乘着酒兴，一手抢过那一杯满满的酒来，连酒连杯子望地下一摔，只听豁啷一声，杯子打得粉碎，把秋谷等大家都吃了一惊，齐声相劝。花小舫却扳着面孔，冷笑道："倪从来勿会吃酒，大家才晓得格，就是客人笃代酒末，也有娘姨勒浪啘，故歇格客人才有点阴阳怪气，倪勿做生意末，把势饭也吃仔两年哉，勿壳张今朝耐吃醉仔格酒，来瞎起倪格花头，阿要诧异！"秋谷听花小舫的说话，夹七夹八的不知说的什么，便也动起气来，正色向小舫道："你刚才一番说话，还是有心说着我们这起客人，还是说的陈老，你若要说着我们，我们却并没有叫你吃酒，若是说的陈老，客人们要借人吃酒，也是常有的事，算不得什么希奇。况且陈老今天已经醉了，你们既是多时相好，却不该说出这样的话儿，索性连我们客人也骂在一起。我倒要请教请教，你们堂子里头，可有这个规矩么？"花小舫被秋谷扳住错处，开口不得，心上虽然暗恨，却不得不敷衍他们，勉强忍住了气，向秋谷道："倪是一句无心闲话，章大少勿要动气，索性费耐章大少格心，劝劝陈老。倪也是一时之错，勿要作倪格过意。"秋谷听得花小舫自家认错，方不开口。

陈海秋掼碎了一只酒杯，不觉酒涌上来，口中却还在那里乱嚷道："我不过叫他吃一杯酒，他一定不肯，有心坍我的台，难道我就罢了不成？"说着便立起来，又去斟酒，一定要叫花小舫和他照杯。王小屏在旁劝道："他既然不能吃酒，你何必定要强他，不如让他喝了一杯绍酒，过过你的场罢。"陈海秋还不肯答应，当不得众人大家称是，又劝他花柳场中，本是寻欢取乐的地方，何必要斗这般闲气？陈海秋无奈，只得点头，自己取过酒壶，斟了满满的一杯绍酒递与小舫，立逼着要

他一气饮干。花小舫见方才一番说话犯了众怒，明知不得开交，只得接过酒杯，在口边试了一试，蹙起双眉，把那一大杯酒慢慢的一口一口，刚刚吃得一半，原来不能吃酒的人，那里喝得下这许多酒？不觉喉中一呛，那酒直冲起来，把那刚才咽下的酒往外直冲，口内冲不迭，连鼻孔内也冲出酒来。花小舫身上穿一件湖色闪光外国纱衫，吐得浑身湿透，就是陈海秋身上也沾着些儿，把个花小舫直吐得粉黛霪霪，胭脂狼藉，更兼头痛眼花，说不出来的一种难过。不由心中大怒，把心肠横了一横，顾不得客人挑眼，把手内的酒杯竟是也往地下一掼，一言不发，立起身来跑进后房去了。

陈海秋这一气非同小可，连忙跳起来，要走进后房去追赶小舫。秋谷等大家见此情形十分诧怪，又见陈海秋要赶进后房，一把将他拉住道："你不要这般性急，小舫虽然可恶，你就是打掉他的房间也没有什么道理，将来传说出去终是一件杀风景的事情，反说是我们酒醉滋事。你且不要动气，且去叫他出来，看他有何理说。"陈海秋见秋谷说得不差，捺住了一股恶气，便和娘姨说道："你们去叫了先生出来，他方才好好的，又没有人得罪了他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跑了进去？"娘姨听了便向后房去叫小舫。叫了半天，非但小舫不来，连那娘姨也躲在后房不见出来。陈海秋等了一回，甚是焦躁，又直着喉咙叫了小舫两声，竟不见后房答应。海秋冷笑道："我倒从没有遇着上海滩上的倌人，有这样大的牌子，既是这样，你又何必要出来做什么生意呢？"听得小舫在里房高声说道："倪人末吃仔格碗把势饭，倒也勿在乎此格，唔笃高兴末，赏赏倪格光，倪也无啥希奇；勿高兴末，随便唔笃末哉。"此时章秋谷见花小舫这般说法，有心得罪客人，暗想：这样的倌人无从与

他讲理，只好想一个计较，也用野蛮手段去对待他。眉头一皱，早已想了一个法儿。只见陈海秋气得喘吁吁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秋谷一面劝他，一面附着陈海秋的耳朵说了几句，海秋大喜，连连点头。

秋谷明知后房没有客人，只有花小舫和娘姨两人在内，竟自走了进去。见花小舫满面怒容，把一件纱衫卸去，单穿一件粉红汗衫，正在那里对着镜子重施脂粉再点铅黄。娘姨立在身后也不言语，见秋谷走进并不招呼，口中说道："阿呀！间搭是龌龊煞格，章大少请外势坐罢。"秋谷走近一步，含笑说道："我特来请你出去，为什么要这般动气，就是陈老叫你吃杯酒儿，也不算得罪着你；况陈老已经醉了，你也须原谅他些，无论你再有天大的委屈，有我在这里一面招陪，快些出去应酬，不要冷了台面。"花小舫见章秋谷满面春风进来相劝，把方才的气恼，早已丢过一边，只不好意思当时出去，把秋谷瞟了一眼，微笑一笑。秋谷见他已经心肯，便趁势上前，携着花小舫的手，低低笑道："就算陈老得罪了你，却与我们客人无涉，难道我自己进来请你，你还不肯赏光么？你若再要这般生气，不肯出去，就是有心坍我的台了。"说着，不由分说，携着小舫往外便走。说也奇怪，花小舫的一个身体，不由软洋洋的跟着他立了起来，却瞋了秋谷一眼，道："慢慢叫看哩，让倪着好仔衣裳看。"秋谷听了，暂时放手。娘姨另取了一件纱衫和他披上，钮好扣子，方才同着秋谷移步出来。

只见陈海秋颓然座上，酒意醺人，花小舫虽然走了出来，不免还有几分怒气，在海秋背后一坐，默默无言。秋谷向花小舫使一个眼色，小舫只得立起身来，在席上斟了一巡酒，算是自家赔个不是的样儿，向修甫等说道："倪刚刚进去换件衣

装，各位包涵点，勿要动气。”大家见花小舫这个样儿，颇觉气愤，却又不好发作，只好勉强点头，无心吃酒，大家草草终席，一齐立起身来。陈海秋醉到十分，立脚不住，向秋谷道：“你们要紧回去，我却今天醉得挣扎不来，只好在这里借个干铺的了。”花小舫听了，冷笑一声。秋谷见不是头路，便向海秋道：“我看你今天还是回去的好，借干铺是不便当的。”章秋谷一句话还未说完，陈海秋酒在肚里，事在心头，他本是个广东人，初入花丛，那里晓得堂子中的规矩，就大声说道：“我在他们这里摆了好儿台酒，难道今天借个干铺都不行么？”花小舫只是在旁冷笑。秋谷听陈海秋说的都是些曲辫子的话儿，不再去和他多讲，一手拉住他的衣袖往外就走。陈海秋那里拗得过他，被秋谷拉得七跌八铳的跟着下楼。修甫等见了甚是好笑，大家一哄而下。

走到门前，秋谷道：“还是我寓内近些，我们且到吉升栈去坐一会儿再说。”大家称是。出了东合兴，便直到吉升栈来。开了房门，大家坐下。陈海秋坐了一会，神气顿清。秋谷向海秋道：“你这个人真真的没有志气，闹到这般地位，还要在他们那里借起干铺来。要晓得我叫你不要发标，是卫顾你暂时的面子，得个好好的落场。你若要和他闹些脾气，他肯来认错张罗还好；万一他横了心肠，听凭你们怎样，他只是一个不见不闻，不来敷衍，那时你又怎的一个落场？我们都是面子上人，又怎的坍台得起，所以我把你暂时劝住，遮过了当时的场面，然后慢慢的再想收拾他的法儿，你道可好？”陈海秋听了章秋谷的说话，一想果然不错，便道：“你的说话虽是不错，但想个什么计较去收拾他呢？”秋谷道：“我早已打定了一个主意，明天我邀你在陈文仙处碰和，却把花小舫叫来代碰，那

时我们如此这般，管教要把他气一个发昏。你们众位看来，我想的这个法儿怎样？”众人一齐称是。陈海秋道：“万一他不来呢？”秋谷道：“上海地方，熟客叫局，那有不来之理？况且今天散的时候，原是欢欢喜喜的，不露一毫马脚，他那里就看想得到有这一着棋子出来？这个你倒不必多虑。”陈海秋听了点头。坐了一会，大家告辞散了。秋谷却到陈文仙院中住了一夜。

文仙因秋谷多日不来，颇形怨望，并且文仙发痧方好，脸上瘦了些儿，从前是荷粉露垂，杏花烟润，如今却是腰低弱柳，眉锁湘烟，低回西子之颦，夭袅落花之舞，大有六铢衣薄，翠袖惊风的意态。秋谷便默然相对，细细的领略色香，文仙和他说话，竟不答应，只点头微笑。文仙道：“耐今朝啥格路道，跑得来口也勿开，阿是倪得罪仔耐哉，耐看见仔倪讨气？”秋谷依然不答，只是上上下下的看他，把个陈文仙呕得急了，走过来，揪着秋谷的耳朵，道：“啥格倪搭耐讲章，耐一声勿响，耳朵到仔洛里去哉？”秋谷见文仙发起极来，方才立起来，哈哈一笑，便把陆畹香一节情事，细细的告诉他。文仙听完，把秋谷打了一下，又把嘴一披道：“耐格心思倒直头刻毒笃啘，就是陆畹香要嫁拨耐末，也是俚格要好，耐心浪勿高兴末，啥勿爽爽快快回头仔俚，要俚去上格种恶当，俚耐上仔耐格当，耐也无啥好处啘？倒看耐勿出，做起事体来，实梗格刁枭法子，真真少有出见格，难下转倪也要当心点哉！”秋谷哈哈的笑道：“他是爱姘戏子，所以上了我的牢笼，你是向来不姘戏子的人，为什么要你当心，可是近来也有些……”秋谷说到此处，口中顿了一顿，似笑不笑的看着文仙。文仙急了，板着面孔，接下去问道：“有点啥末事介，说下去哩。”秋谷道：“我不说了，若

要直说出来，你岂不要生气？”文仙蛾眉半蹙，杏眼含瞋的，正色向秋谷说道：“二少，倪讲闲话是讲闲话，搂白相是搂白相，耐倒勿要勒浪随仔只嘴，瞎说一泡，耐末是说格笑话，拨别人家当起真来，说仔出去，看耐那哼对倪得起？”

秋谷见文仙将要动气，便过来携住他的纤腕，道：“我是一句无心笑话，你何必要这样认真？”文仙道：“耐末说说笑话呒啥希奇，阿晓得倪吃勿消？”秋谷打着苏白笑道：“倪也𠲎说啥格呀，先生勿要动气哩。”说着，就向文仙打了一拱。文仙也忍不住笑道：“厚皮得来，才做得出格。”说罢，回过手去把秋谷膀子上拧了一把，道：“耐下转阿要瞎三话四哉？”秋谷被他拧得叫了一声阿呀，道：“你这个人岂有此理，大家说说玩话，怎么用劲拧起来？”文仙道：“啥人叫耐瞎说一泡格介，耐阿是嫌比勿痛，等倪再来补两把阿好？”秋谷连忙跑开，彼此一笑。秋谷又向他说：“花小舫有心得罪客人，十分可恶，明天要在你这里请客碰和，去叫花小舫来代碰，好如此这般的翻他的本儿，当着众人的面，给他一个大大的下不来，也叫他以后自家晓得些儿难处。”正是：

熨贴檀郎之意，玉软香温；安排花信之风，嗔莺叱燕。

不知以后如何，请看下回交代。

第三十五回

暗提调碰和叫局　　现开销当面坍台

且说陈文仙听了章秋谷的说话，瞋了他一眼，道："别人家格事体，阿关得耐佮事，要耐去瞎起劲？就是花小舫得罪仔客人末，耐也勿犯着来做格个冤家哰。"秋谷听了，微笑不言。一夜无话，不提。

到了明日上灯时候，果然陈海秋拉着修甫同来。不多时，贡春树也来了。当下碰和脚色已齐，文仙亲手配了筹码，大家入座扳庄。秋谷道："你们不要心慌，先发了局票再说。"修甫道："果然，待我写起来就是了。"秋谷道："今天碰和只有四人，我自己也叫一个，趁趁你们大家热闹。"文仙瞅了秋谷一眼，却不作声。秋谷便叫了陆兰芬，修甫叫的龙蟾珠，贡春树不消说自然是金小宝了。修甫提笔在手，一一写好，秋谷拿过来点一点不错，就把花小舫的一张局票，抽出来搁在旁边，还有那三张局票，一并交在娘姨手中，叫他传下楼去。陈海秋见了，诧异道："一样的四张局票，自然一起去发，为什么要留下一张，难道还恐怕他来得太早了么？"秋谷道："不是这个讲究，少停你自然明白。"陈海秋不便开言，心上十分的疑惑。修甫同春树也有些不懂起来，同声问道："到底你是个什么意思，不妨此刻说明。"秋谷笑道："这是我的军机密事，岂能和你说明，你们不要开口，在旁看着就是了。"说罢，不

由分说，自家坐下，便去扳庄。

陈海秋等见章秋谷不肯说出，也不晓得他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，又不好苦苦的追问，便只得归座扳庄。扳好了庄，转过坐位，碰不到两副，陆兰芬已经到了。湘帘启处，莲步移时，香风已到。眉画初三之月，绿锁横波；鬟挑巫峡之云，花欹宝髻。戴一头翡翠押发，穿一身浅色衣裳，轻启朱唇，低开檀口，笑盈盈的叫了一声："二少！"秋谷还不曾答应，这一声不打紧，早把个贡春树叫得直跳起来，逼紧喉咙打着苏白道："阿呀！先生格喉咙脆得来格，一声二少，叫得倪骨头才酥脱格哉。"兰芬听了，免不得粲然一笑，别过头去就坐在秋谷身旁。修甫等大家哄堂大笑起来，秋谷也忍不住笑了，却向贡春树道："你的一身功架固然不错，但是见了一个倌人就要吊膀子，我看你也有些应酬不来。就如张书玉一般，到得大家吃醋闹出事来，你却又把一个头直缩到腔子里去，倒要卸到我旁人身上，替你们调停这一件醋海的官司。像你这样的人，真是那天字第一号的滑头码子。"说得陆兰芬好笑起来，抿着嘴笑个不住。春树无言可答，只得笑道："你这般发急，敢是怕我割了你的靴腰么？我虽然是个滑头，朋友面上也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你只顾放心就是了。"秋谷狂笑道："我向来不怕剪边，你只要看中了兰芬，尽管自家去做，我若有了一毫醋意，就罚我做一个万世的乌龟，与现在的康抚台一样，你道如何？"这一句话来得突兀，把辛修甫等三人又招得大笑不止。好一会，方才渐渐的止住笑声。修甫笑道："现在有多少道台知府，翰林举人，拼着性命奴颜婢膝的在那里巴结着康抚台，惟恐不当其意。你却把他比作乌龟，还借着他来赌神发咒，若被那班大人先生们听见，直要把你当作个一生的切骨之仇。从来惟口

兴戎，以后还是收敛些儿为是。”秋谷听到此处，不觉肃然拱手，对修甫道：“多谢良言，有逾金石，我章秋谷一生的吃亏之处，就是处处以狂态逼人，以致场屋文章不中主司的绳尺，清流议论每来朋辈之讥评，想起来真是有损无益。如今定当随处留心，学为谦退，庶几不负你劝我的一片热心。”说罢，大家嗟叹不已。

陆兰芬见秋谷有些抑郁的神情，便提起了精神，殷殷勤勤的和他说笑。秋谷一面应酬，一面碰和，把那一腔的豪情胜概登时又提了起来。刚才是拔剑斫地，搔首问天，大有四海无家前路苍茫之恨；如今却又是俯观山海，高见风云，又有那斗酒十千红绡买醉的神态。正碰着和，陆兰芬忽地问着秋谷道：“唔笃常州有一个姓方格客人，说俚是安徽格候补知府，耐阿认得俚格？”秋谷听了，初时想不起来，细细想了一会，方才想出是他。原来章秋谷原籍本是常州，后来因住在南京多年，所以入了金陵籍贯，直至秋谷丁了外艰之后，方才移到琴川。常州有几处祖坟，每年春秋二季，秋谷必到常州祭扫一趟，前书中贡春树初到上海之时，也曾表过，按过不提。

只说章秋谷猛然记起这个姓方的客人，同秋谷向来认识，家中也有二三十万家财。自家本是个目不识丁的人，你就是叫他写封平常通候的书信，他也写不出来，恰又有一样脾气，最怕人家说他不通，最喜要结交一班名士。从前章秋谷回来扫墓，住在贡春树家，不知怎样的被他打听着了，晓得章秋谷是个风流才子，当代名家，连忙自己先来拜会，又请秋谷吃过几次酒，算是和他接风。秋谷见他这样的屈意殷勤，情不可却，只看是着他的言谈卑鄙，举止仓皇，自头上看到脚边，没有一根雅骨，真是个俗不可耐的人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勉强和他来往。现

在听了陆兰芬问他的话，想起他来，便笑道："不错，我认得这个人，可是一个瘦骨脸儿，长挑身材，名叫方子衡的么？你要问他作甚？"兰芬道："照耐说起来，一点勿错，一定就是格挡码子。倪前日仔有格姓方格客人，来叫倪格局，到金谷春去，勿然是倪本来勿去格，为仔有倪一格姓王格熟客，替俚代叫，勿好意思坍俚格台。就是格日仔夜里向，格个方家里跟到倪搭，摆仔一格双台，接下去碰仔两场和，直到仔两三点钟，天亮快光走格。昨日仔又是双酒双和，今朝故歇辰光还嫐来。倪看格客人瘟得利害，诧异起来哉，所以问问耐阿认得格个人，倒底是那哼一个路道？"秋谷笑向兰芬道："恭喜恭喜，又做着了一个绝好的户头客人。这个方子衡不比那个方幼恽，虽然也有些啬刻的性情，但他专要爱装场面。你若把他挤在面子上，叫他转不过脸来，就是一万八千也肯忍着心痛挥霍，可不是一个绝好的客人么？"陆兰芬听了，甚是欢喜，忽见金小宝和龙蟾珠两人，一先一后走了进来，招呼了几句话儿，各自坐下。

秋谷见他们局已到齐，止有花小舫未曾去叫，便连忙把局条发将下去，却对兰芬、小宝说道："今天我们这一席却不是专为碰和，其中另有一番缘故。"遂把昨夜在东合兴花小舫家吃酒的情形说了一遍。"所以今天我想了一个主意在此碰和，叫小舫来代碰，要把他羞辱一场，出出胸中的闷气。特地把你们三个叫来，和花小舫合成一局，恰好四人，候他动手之后，方才慢慢的问他为什么要得罪客人，看小舫如何回答，然后将他的局帐当面开销，大大的给他一个没趣。但是还有一层说话，要先和你们说明，等回儿小舫到了，你们大家不要睬他，若有人和他说了一句话儿，便是瞧我们众人不起，你们大家记着，千万不可理他。"陆兰芬和花小舫向来相识，颇是要好，听得章

秋谷这番说话，暗暗心惊，便想要劝他几句，叫他不要顶真，少停等小舫到来，赔个不是也就过去了。正要开口，见小宝把舌头一吐道："耐格主意倒直头来得刁枭，区得倪无啥差头拨耐扳着，要是一格勿当心得罪仔耐，是耐也要想仔法子来翻倪格本哉哩。"秋谷一笑，又道："此刻花小舫将近就来，你们快些坐下，不要耽误了工夫。"于是陆兰芬代了章秋谷，金小宝和龙蟾珠代了修甫、春树，合着陈海秋四人，慢慢的碰起来。

陆兰芬还想着要解劝秋谷，便叫着秋谷道："二少，耐过来哩，倪有两句闲话要搭耐讲笃。"秋谷便走了过来，还未立定，已见花小舫进来，淡淡的向陈海秋叫了一声："陈老！"陈海秋只当秋风过耳，没有听见的一般，一声不应。花小舫见陈海秋竟不答应，已经气上心来，腮边现两朵红云，眉际起几分怒色。秋谷见了，恐小舫不肯坐下碰和，连忙过来含笑招呼道："今天我们碰和，陈老特叫你来代碰，快些下去替他代碰两副，好和他转转色头，陈老的一底筹码输得差不多了。"一面说着，陈海秋已经立起身来。秋谷捺着小舫坐下，小舫见秋谷等三人都是叫局代碰，推辞不得，只得就碰起来。又招呼了陆兰芬一声，觉得陆兰芬冷冷的神气，似理非理的应了一声，花小舫心中不觉有些疑惑，偷眼再看秋谷等时，神情之内，都觉有些奇异，陈海秋更是双眉微竖，勃勃的现出怒气来。

正在心中摹拟之际，只听得陈海秋对着陆兰芬等一班叫来的倌人，高声说道："你们大众都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红倌人，请你们替我评评道理，我昨日在花小舫院中请客，闹了一肚子的闷气出来，你们堂子里头可有这样的规矩么？"便又把昨日要他吃酒的情形重说一遍。又道："堂子里头的筋络我虽然是个外行，但是比他再红的倌人，我曾见过无数，从没有见过这种样

儿。难道他既然吃了这碗堂子里头的饭，还混摆他的什么架子不成？”花小舫听了，方才心中明白，假说叫局，骗他来羞辱一场，明知他不能不去，想不到陈海秋有这样的挖掐心肠，只气得泪滚珍珠，花容失色，几乎要哭出来。这里陆兰芬便立起来，咬着秋谷的耳朵，说了两句不知什么话儿，秋谷点头不语。又听陈海秋盛气向花小舫说道：“你这样的红倌人，我姓陈的也高攀不起，我们花了银子，原是到你们堂子里来寻个开心，想不到你们吃把势饭的，居然竟敢这样的放肆起来。不要说是你这样半红半黑的倌人，就是比你红了十倍的人，也不能这个样子，你也把我当作曲辫子的客人看待么？”此时陈文仙房内鸦雀无声，大家悄没声儿的寂然静听。花小舫早气得呆在椅上，就如木偶一般，那眼内的泪珠只是滚个不住。陈海秋又冷笑道：“你的局帐料想不肯抄来，我自家倒还记得明白，共是二十三个局钱，三台菜钱，一共四十七块。”说到此处，向身边摸出一把洋钱，数了一数，望着花小舫身边一掼，豁啷啷一声，滚得满房都是，声音清脆入耳异常。海秋又大声道：“我也没有这样的工夫和你生气，你拾了洋钱与我快些出去。你是个上海第一的红倌人，不要坐在此间沾了我一身霉气！”花小舫听了，真是冤愤填胸，无门可告，要想发作，又怕陈海秋动起蛮来，吃了现亏。气到极处，索性把眼泪揩乾，霍地立起身，待要走出门去，早被陈海秋抢上一步，挡住房门，喝道：“你不把局钱带去，还要我叫人送到你的门上么？”直把个花小舫急得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哭又不是，笑又不是，那一刻工夫的神景，一枝笔那里形容得出来。

秋谷见花小舫十分惭怒，暗想：就是这样，总算翻了本儿，若再过分羞辱他，非但恐怕一时间逼出事来，心上也觉得有些

不忍，便向陆兰芬使个眼色。兰芬会意，走到小舫身旁，软软的携住小舫的手，道："耐也勿要生气，倪同耐到后房去坐歇罢。"又回头向陈海秋道："陈老勿要动气，等歇倪再叫俚出来，销陈老格气性。"说着，便同了花小舫一径往后房便走。花小舫正在又急又气之际，巴不得躲过他们，连忙同着陆兰芬进去。陈海秋还要开口时，秋谷急急止住。修甫朝着秋谷把大拇指伸了一伸，低低说道："主意果然甚好，只是陈海翁说话过分了些。"秋谷也觉略略带些懊悔的意思，想等花小舫定一定神，去安慰他几句。

等了一会，只见陆兰芬移步出来，望着秋谷招手，叫他进去。秋谷便走进后房，见花小舫满面泪痕，靠在一张榻上啼妆惨淡，鬓影蓬松，别有一副可怜的神态。兰芬见章秋谷进来，便低声向他说道："倪刚刚问明白哉，耐也勿要怪俚一干仔，陈老自家格勿好。"秋谷诧问："为什么倒是陈海秋不好？"兰芬对他告诉出来。正是：

春掩胭脂之泪，绿怨红愁；风欺薄命之花，飘茵堕溷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说大话满口吹牛　　摆双台安心落局

且说陆兰芬向着章秋谷细细的讲说，陈海秋初做花小舫情形。陈海秋生长广东，平日最是性急，兼之初到上海，不懂堂子里的规矩，自从辛修甫将小舫荐与海秋之后，刚叫了三四个局，就想住夜起来。小舫的娘姨向他说道："倪长三堂子里向格先生，比不得么二搭仔野鸡，总要碰几场和，吃几台酒，到仔是实梗模样格辰光，再好讲到住夜浪去，耐实梗性急，是勿成功格。"陈海秋听了娘姨的话，当夜就摆了一台花酒，连着碰了一场和，接连又吃了一台酒。陈海秋的心上，以为吃了两台花酒，小舫一定留他。谁知花小舫身价自高，非但没有留他，并且应酬之间，也是随随便便的样儿，并不十分巴结。陈海秋见小舫并没有留他住夜，心上就着实的不快活起来，说那娘姨有意哄他摆酒，又装着身分不肯留客。"难道你们做了这个生意，还要装什么千金小姐的身分么?"花小舫听了，又气又笑，晓得他是个外行，着实抢白了他几句。陈海秋虽然听见，不甚懂得他们的口音，也就罢了。昨夜陈海秋又到小舫院中请客，小舫一肚子的不高兴，那有好气待他，又值海秋醉后一定要强他吃酒，所以闹出这一件花城香国的风波，也不能全怪倌人的不是。

章秋谷听了方才明白，不住的点头，果然这件事儿做得过分了些。又见花小舫泪浣罗衣，眉颦翠黛，倒可怜小舫起

来，又劝他道："这件事儿陈老虽然性急，你也冒失了些。但陈老是个外路客人，不懂堂子里头的规矩，你何不将这些情节向我们朋友说明，等我们再去劝他，便没有今天这一场糟蹋了。如今事情已过，不必再谈，你看着我的面情不消生气，我去向陈老说明，叫他进来陪你一个不是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可好？"花小舫明晓得今天这场冤屈，是章秋谷暗中提调众人，却又无可如何，坐起来用手巾拭了泪痕，道："谢谢耐，对勿住，总是倪自家勿好，得罪仔客人，难下转请耐二少照应点倪，陈老搭说句好话。"秋谷听了，暗道：这两句双关话儿，倒也来得利害，竟像晓得是我的主意一般。心中想着，口内胡乱答应一声，便走了出去，附耳和陈海秋说了几句。海秋初时不肯，禁不得被秋谷一把衣袖拉住了，直到后房。

花小舫正和陆兰芬并肩坐着，不知口中低声悄语在那里说的什么。见章秋谷同了陈海秋进来，小舫登时扳起面孔，别转头去，低头向壁，不发一言。秋谷向陈海秋努一努嘴，海秋会意，抢到小舫面前搀着他的手，道："刚刚二少已经和我说明，这件事情恰是大家不好，我虽然性急了些，你也不消动气，看着二少的面情，不要放在心上。"小舫并不开口，夺过手来，赌气避了开去。海秋只得又走过来向他央告道："我方才也是一时性急，现在有章二少爷从中劝解，是再好没有的了，你何必定要这样认真？"小舫听了就如没有听见的一般，低着头看自己手中的帕子。秋谷见了，晓得自家在此不便，碍了他们的眼睛，向陆兰芬把手招招，两人一齐退出房外，只有陈海秋同花小舫两人在内。修甫等见秋谷出来，争问怎样。秋谷不语，只指着后房把手摇了二摇。

好一会，方见陈海秋走了出来。秋谷便仍旧同着兰芬进去，

把小舫拉了出来。花小舫见了众人，不免面上红了一红，有些惭愧。兰芬见他不好意思，便把他拉到靠壁二张椅上坐下，二人哝哝唧唧的谈心。陈海秋取过一碗茶来，喝了半碗，把余下的半碗递在小舫手中。小舫正在说话，不及提防，只认是娘姨给他倒茶，顺手接了过去。及至回过头来一看，方知就是陈海秋，又见众人的目光一齐注在他一人身上，不禁羞得他满面通红，把海秋啐了一口，自己也撑不住笑了。又道："刚刚搭倪反末也是耐，故歇末也是耐，耐格人……"说到此处，顿了一顿道："赛过是戏台浪格三花面，一时一样面孔，才做得出格。倍人来看耐呀！"说着，又低头而笑。陈海秋见他笑了两声，心中方才快活，秋谷也是欣然。

忽听得贡春树向秋谷笑道："你自己常对人说，堂子里头玩耍万万不可认真，你为什么今天又认起真来？"秋谷笑道："你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儿真是不通情理，我说不要认真，是遇事将就，不必挑他们的眼儿。若是倌人把我们当作瘟生，任情得罪，自然也要认真起来，难道真是和那一班马夫、戏子一般，专想他们倌人的倒贴么？"一句话，早又把个花小舫说得面红起来。秋谷觉得，连忙用别话混了开去。小舫略坐一会，起身去了。陆兰芬等也陆续要走，秋谷叫住兰芬又说几句话，问到那方子衡身上来。兰芬道："俚耐日日八九点钟辰光到倪搭来请客，一连请仔两日哉，今朝勿得知阿要来？"略谈几句，也就走了。

陆兰芬回到院中，果然那方子衡已在房中高坐等了多时，见兰芬回来，大喜道："今天什么人叫你的局，去了半天。我等了有一点多钟，为什么到此刻才来？"兰芬微笑道："倪从前格熟客叫倪去替碰和，坐勒浪厌烦煞，刚刚今朝呒拨转局，只

好替俚一直格碰下去。倪人末勒浪替俚笃碰和，心浪末勒浪牵记仔耐，晓得耐故歇辰光一定要来快哉。方大人，对勿住耐，等仔倪多化辰光。”说着，横波展笑，眉黛生春，笑迷迷的朝方子衡膘了一眼。这一个眼风，几乎把方子衡的三魂七魄都钩了出来。爱到极处，迷着两只眼睛，看定了陆兰芬嘻嘻的傻笑。兰芬见了心中暗暗好笑，故意走到方子衡身边立定，把一只纤手搭着方子衡的肩膀，低低问道：“耐今朝阿要请客嗄？”方子衡正在色授魂飞之际，见兰芬走至身旁，更加欢喜，张开两手，想要趁势把陆兰芬搂入怀中。早被兰芬觉着，连忙把他的两手挡开，低声笑道：“勿要喤，拨俚笃看见仔算啥格样式介？”方子衡听了只得暂时住手，虽然已是动情，却晓得陆兰芬是个金刚队里的出色人员，平日之间，将就些儿的客人，绝不肯假借一些词色，方子衡不敢冒昧，恐怕兰芬要发那红倌人的标劲出来，只好规规矩矩的和他说话。又问他方才叫局，究竟是什么客人？陆兰芬依实回答，又道：“姓章格客人说搭耐向来认得，耐倒底阿认得俚介？”方子衡听了，想起章秋谷来，跳起来道：“果然不错，我认得这个客人，原来他也在这里，巧极了。”便一叠连声，叫快拿笔砚来写请客票头，一面又叫先摆台面。方子衡早把请客票头写好，就到兆贵里陈文仙家去请秋谷，又请几个别处的客人。不一会，客人陆续到了。

章秋谷在陈文仙院中尚未回栈，众人已经散去，接到了方子衡的票头，本想不去，回过念头一想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便也随后到来。到得兰芬院内，方子衡直接到楼梯边来，呵呵大笑道：“章秋翁，幸会幸会。怎么你既到上海，竟不给我一个信儿，今天幸而兰芬向我说起，方晓得你在此间，为什么不肯通知朋友？停回却要罚你一杯。”秋谷无暇回答，只是含笑招

呼。跨进房中，和那一班先到的客人，彼此通了名姓，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恰好那金汉良也在座中，秋谷略道几句寒暄。方子衡最是性急，连声叫快起手巾，自家提起笔来，替众人写好局票，交代娘姨，彼此相将入席。金汉良叫的金小宝却第一个先来，见秋谷也在席中，似有诧怪之状，叫了一声，方走至金汉良背后，竟不招呼，只把头略略朝金汉良点了一点便自坐下。

金汉良见他叫的局第一个先来，他本来是个瘟生，只乐得他摆尾摇头，身子坐在椅上不住的摇晃，闭着眼睛口内咕噜咕噜的不知说的什么。猛然睁开眼睛，向席上众人说道："这堂子里头的玩要，虽然不算什么正经事情，然而也着实的有些讲究，不是我兄弟说句夸口的话儿，无论再是有些名气的倌人，但凡兄弟做的地方，比起别人来，总要多占一分面子。你们众位请看，小宝这样的红倌人，兄弟去叫起局来，总是第一个先到。若不是他把我兄弟当做恩客，那里肯巴结到这个样儿？不瞒你众位老哥说，兄弟在此间堂子里头颇颇有些名气。"金汉良正要再说下去，金小宝坐在后面冷笑一声，止住汉良的话头道："金大少，耐倒慢慢叫，闲话说清爽仔，倪啥辰光做耐格恩客，耐倒搭倪说说看？就是叫个把局，倪有转局末来得晏点，呒拨转局末来得早点，阿是倪来得早仔点，就算做仔耐格恩客哉，倪倒从来勿晓得做啥格恩客，那哼末叫恩客，那哼末叫勿恩？耐倒讲拨倪听听看。倪堂子里向格客人多多花花，象耐金大少一样格客人也多煞来浪，倪要碰碰就做恩客，是也好格哉。耐格只嘴说起闲话来，真真呒拨仔格淘成，阿要瞎三话四！"

金汉良正在高兴，被金小宝兜头拦住，说出一番冰冷的话来，把个金汉良说得又羞又气顿口无言。章秋谷见他那一副可笑的神情，早想起前日在四马路中见他坐在小宝轿内的那种怪

相，忍不住别转了头不住的暗笑。其时陈文仙出局已来，坐在秋谷背后，见秋谷这般好笑，悄问为甚？秋谷附耳和他说那金汉良的可笑情形，陈文仙也格格的笑个不住，又恐怕金汉良见了疑心，将一方手巾掩在嘴上极力忍住。方子衡揸了两个通关，见客人的局已经到齐，便一个个细细的浑身打量。只见这一个是惊鸿顾影，那一个是飞燕惊风，这个是艳影凌波，那个是纤腰抱月，正是：

绛辱珠袖，花飞一面之春；雾縠冰绡，红涴桃花之影。

方子衡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又回头看看兰芬，觉得他的姿态清丽绝人，脂粉不施，衣裳雅淡，丰神整洁，眉目清扬，那顾盼之间别有一种动人之态。方子衡看了一回，忽地向兰芬问道："你为什么都是穿的素色衣裳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些红色，同他们那一班时髦倌人的装束大不相同，可是你平日间不爱浓妆，所以这般装束么？"兰芬听说，不觉长叹一声道："倪格闲话说起来，三日两夜也说俚勿尽。"说着，早眼圈儿红了，桃腮挹露，眉黛含颦，似有许多幽怨说不出来。方子衡不知什么原故，连连问他，兰芬方才叹口气道："倪故歇吃格碗堂子饭真叫无法，说起来也是坍台。"就把他当初嫁了个姓张的客人，因他正妻妒忌，另租了一所小公馆和他同住，两下如何要好，怎样恩情，不料不到一年，姓张的生起病来，医治无灵竟自死了，那时无可奈何。兰芬说到此间，那声音早呜咽起来，用手帕去揩那眼梢，好象要流下泪来的光景。停了一会，又说死了不多几日，正室天天吵闹，不容他住在家中，寻事生非，闹得翻天覆地存身不住，只得出来重落风尘，再做这行生意，这也叫红颜薄命，无可如何。一面说，一面蹙额低头，盈盈欲

涕，装得十分相像。又道："倪故歇想起来，总是倪自家格命苦，张格勿死末，倪也勿会出来，所以倪格衣裳才是素格，头浪也勿扎红头绳，赛过搭俚穿孝，总算是倪心浪勿忘记俚格意思。"

方子衡听了兰芬一番说话，暗想：堂子里头竟有这样的多情妓女，若把他娶回家去，倒是一个好人，料想不至于闹什么笑话。方子衡心上打了这个主意，便看着兰芬，竟越看越好起来。陆兰芬的面貌本自不差，方子衡看了他，竟是个吴王苑里的西施，汉帝宫中的合德，差不多把今来古往，见于传载的那些倾城倾国的佳人，合将拢来，也比不上陆兰芬的丰格，这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。

且说章秋谷听了陆兰芬的说话，暗暗的赞他迷人的手段不差，看来这方子衡又免不得要入他的圈套，我们做朋友的人该应要把他提醒，免得他堕落迷途，方是道理。但是这方子衡一钱如命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平日间有些不得意的亲友要向他借贷些须，就如割了他身上的肉一般。凡是向他借贷过一次的人，从此他见了你的影儿，望风远避，比那穷人见了债主，还要惧怕几分。果然是富人怕借，穷人怕债，说得不差。章秋谷想到此间，那里还肯去管他的闲事，只预备着看他们的笑话罢了。正是：

三千选佛，输他荀令之香；十斛明珠，难买罗敷之嫁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真急色春宵圆好梦　　假堂差黑夜渡陈仓

且说章秋谷走后，众客人陆续告辞。依着方子衡意思，今夜就想要住在兰芬院中，怎奈陆兰芬身价甚高，等闲不敢开口，又不好意思露出那性急的样儿。俄延半晌，已有三点多钟，兰芬催他走了。自此之后，方子衡天天在兰芬院中吃酒碰和，竭力报效，有时也遇秋谷在座，却只是冷眼看他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一连已有十余天，方子衡见兰芬虽是待他甚好，却是落落大方，全没有一些儿女温柔的情态，方子衡忍耐不住，微微的露些仰慕的意思出来。兰芬听了，只是微笑，并不回言。方子衡急了，捉个空儿，私下向着兰芬再三央告。兰芬着实沉吟了一会，方向方子衡附耳说了几句。方子衡不懂，连忙问他说的什么。兰芬又向他说了一遍，方子衡虽已听得，但不晓得兰芬是个什么意思，仍是漠然。兰芬十分好笑，把方子衡推了一把，道："耐格人倽实概介？"又拉着方子衡去坐在榻床上，两人对面躺下，兰芬方才低声说道："耐心浪格事体，倪蛮明白来浪，就不过有一件，倪为仔格件事体，心浪向也转仔几化念头哉。"方子衡连忙追问他究竟为着何事，兰芬方才叹口气，道："故歇倪格身体赛过是个讨人，说拨别人家听仔阿肯相信？倪来浪张家里出来格辰光，一榻刮仔带仔一个衣包，耐想呒拨洋钱，陆里好做倽生意？衣裳头面，搭仔房间里家

生、样式才要拿仔洋钱去办，格末间架头哉畹，区得有两个娘姨相帮，搭倪掮仔三千洋钱带挡，难末总算将就过去。陆里晓得格两个娘姨掮仔带挡，格末叫讨气，拆仔利钱勿算，另外还要搭倪讲倍个拆头。做起客人来，倪自家一点点作勿来主。些少客人面浪推扳仔点末，俚笃就要咕噜哉，说倪做生意勿肯巴结。倪末一径是老老实实格人，勿会勒客人身浪敲俚格竹杠，俚笃又要说倪夹忙头里向做起恩客来哉，真真叫哑子吃黄连，有苦无处说。倪总想生意好点多点洋钱下来，拿俚笃格带挡还脱仔末好哉。刚刚格两节格生意勿好，差勿多单做一个开消，格末也叫无说法。方大人耐想想看，叫倪陆里好做啥客人呀！”

方子衡听了陆兰芬的一派花言巧语，竟自信了。暗想：他自己不能作主，不过客人多费些银钱，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。便又欠起身来，偎着兰芬的粉面，问他道：“既然你这般说法，我便去把娘姨叫了进来，当面商议可好么？”兰芬不语，只点点头。方子衡又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也要你自家斟酌一番，可有什么勉强之处？”兰芬听了，瞅了方子衡一眼，扎一个指头指一指方子衡，又指一指自己的心口，然后斜溜秋波，嫣然微笑。方子衡见了大喜，连忙叫了娘姨进来。娘姨阿金走进房中，兰芬急朝他使个眼色。娘姨会意，不等方子衡开口，就拉着他坐到床上，咬着耳朵讲了一回。方子衡好像有些不肯的一般，微微的把头摇了一摇。阿金出声笑道：“阿唷！方大人耐勿晓得，倪先生来浪上海滩浪总算有点名气，客人笃转起念头来，用脱仔三千二千直头无啥希奇，换仔推扳点格客人，俚就洋钱再用得多点，倪倒也勿放来心浪。勿瞒耐方大人说，用仔洋钱近勿到身体格客人，多煞来浪。倪刚刚说格闲话，不过绷绷倪自家格场面，勿是敲耐啥竹杠，耐方大人也蛮明白来浪。”

几句话，已把方子衡说得暗暗点头。阿金又道："耐方大人是有名格阔客，比勿得啥别人，倘忙就是实梗随随便便攀仔相好，勿要说倪先生坍勿落格个台，拨俚笃说起来，就是耐方大人面浪也无啥趣势唬。"方子衡听了，点头称是。当夜无话，不提。

只说陆兰芬自和方子衡有了相好，竟教他把行李搬到自己院中。兰芬的房间本来甚多，腾出一间房间叫他住下。方子衡被兰芬哄得终日昏昏沉沉的，也不去理会别的事情。兰芬要他代买了一付珍珠头面，又是一付金钏臂，差不多也化了二千开外。兰芬趁着没有客人的时候，便来陪着方子衡殷勤说笑；也有时客人连连络络的不断，直到天明之后，方始回房，陪着方子衡睡觉。

事有凑巧，忽一天，来了两个住夜客人。一个叫陆小廷，是银行董事；一个叫余芹甫，是个当铺东家。同兰芬多是几年相好，性情极是豪奢，银钱更加挥霍，不约而同的先后都到兰芬院中。兰芬知道今夜推辞不得，权且把他们二人安顿在两处房中，一面应酬，一面要想打个两全其美的主意。想了一会，蓦然计上心来，走到亭子间叫了娘姨阿金，附耳与他说了一回。阿金点头领会，兰芬走了出来。其时已有十二点钟，兰芬便走到方子衡和余芹甫二人房内，略略周旋了一会，却向余、方二人说道："今朝来仔一个过路客人，格末叫来得讨气，一定要勒倪搭借一夜干铺，倪又勿好叫俚勿借，耐来浪房间里向坐歇，勿要走，倪去仔转来有闲话搭耐说。"二人听了，自然如奉着纶音恩旨一般，那敢违拗，果然静悄悄的坐在房中。兰芬安顿了他们二人，款步出房去了。

约等有一点钟光景，忽然楼下相帮高声叫起出局来，楼上问什么地方？相帮说是后马路王家厍，楼上默然不应。余芹甫

只道陆兰芬真要出局，甚是心焦。不料不多一会，兰芬走了进来，含笑说道："格个断命客人来浪要困快哉，倪勿去管俚，阿要倪也困罢？"余芹甫道："你不是要去出局么？"兰芬带笑低声道："后马路倪勿去哉，脱仔局也无啥希奇，勿要倪去仔，耐一干仔勒浪等人心焦。"余芹甫听了，自然感激非常，相将就寝。那知睡不多时，楼下相帮又高喊起来道："徐大人叫到老旗昌去。"兰芬故作嗔道："深更半夜，来叫啥个断命堂差，惹厌得来。"余芹甫慌问他老旗昌叫局可去？兰芬道："〔姓〕徐个是倪搭老客人，俚耐叫格局倒勿好意思勿去。"余芹甫默然，又问他几时回来？兰芬道："说勿定，耐勿去末，倪定规早点转来。"芹甫听了，又欢喜起来，点头应允。

兰芬略照一照镜子，急急的到方子衡房内来，故意对着方子衡抱怨道："格碗断命饭，倪直头吃得来勿要吃格哉，倪刚刚堂差转来，老旗昌又来叫局，阿要讨气？"在方子衡房内约有一点余钟，也不知他做些什么，临走却叮嘱方子衡道："倪出局去转来，长恐要天亮哉哩，耐定心点困歇。"子衡答应，兰芬瞥然去了。

到得将近天明，兰芬却仍到余芹甫房内。芹甫正在朦胧之际，被他惊醒，问道："你可是刚刚回来？"兰芬点头，便又上床睡下。睡了一会，见芹甫已经睡熟，悄悄的踅下床来，不知何处去了。芹甫这一觉，直到十点余钟方醒，睁眼看时，不见兰芬在床上，房内静悄悄的，便叫了兰芬几声，不见答应，只见阿金急急的走进来，问芹甫道："余老爷要啥？"余芹甫问他："先生那里去了？"阿金道："倪先生刚刚起来，勒浪梳头，阿要去喊俚来？"芹甫点头不语。阿金去了多时，方见兰芬云髻半偏，秋波饧涩，一面打着呵欠，慢慢的走进来。芹甫道："时候尚早，你为什么要紧起来？"兰芬含笑道："倪困

勿着哉呀，难末起来去梳个头，听见耐来浪喊倪，倪头也勿梳，要紧奔得来看耐，倍勿匠歇起来介？”芹甫道：“我店中有事，十二点钟一定要自家到店，现在已将近十一点钟，也差勿多了。”兰芬见他要走，知道他向来如此，并不相留，但道：“格末耐吃仔点心去，勿要饿仔肚皮，叫俚笃去叫仔一碗鸡丝面来阿好？”芹甫点头。不多时叫来，娘姨送上，芹甫吃了匆匆而去。那边房内的陆小廷，七点钟已经回去。

兰芬一时打发了两人，原到方子衡房内，殷殷勤勤的陪着他。方子衡那里晓得兰芬一夜之内接了两个客人，依旧欢天喜地的照常相待。陆兰芬见他瘟得利害，便把自己的全身伎俩施展出来，把个方子衡骗得伏伏贴贴的，竟把他当作世界之内有一无二的好人，渐渐露出要娶他回去的意思。兰芬听了正中下怀，却故意不肯答应，向方子衡说道．“倪从前嫁仔格人，看看像煞蛮好，陆里想得到故歇再要出来做生意，倪吃格嫁人格苦，吃得足里足格哉，故歇倪想起来，再要嫁人倒有点放心勿落。耐方大人肯讨倪转去，再要好也无拨，不过倪格两年生意勿好，亏空加二来得大哉，倪想再做两节下去，倘忙生意好点，还脱仔格亏空，格末再说到嫁人，阿是就容易哉。”方子衡听得陆兰芬的口风推托，心上有些不快活起来，便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不肯嫁我的了？”兰芬听了，慌忙问道：“倍人说勿肯嗄？耐格人末，一句闲话缠夹仔大腿浪去，倪要嫁人，像耐方大人一样格人勿嫁末，再要去嫁倍人？不过倪心里来里想，倪格亏空，故歇好像拖得重点，再做仔两节下去，阿好拔轻点亏空就好哉，故歇倪总算是自家身体，只要无拨仔亏空，倪拍拍身体，跟仔耐方大人就走，阿有倍人来要倪格身价洋钱，耐方大人故歇就要讨倪转去，刚刚正是间架格辰光，多花几千洋钱，耐方

大人自然是吼信希奇，不过倪自家像煞有点意勿过。”

方子衡听了，沉吟一会，又问陆兰芬道：“你究竟有多少亏空，可有一万么？”兰芬道：“一万末勿到，也差勿多笃哩。”方子衡道：“既是不到一万洋钱，料想我还开销得起，我来和你还清债务何如？”兰芬道：“耐方大人肯来搭倪开销，倪阿有啥勿要格道理，不过倪搭耐想起来，耐也勿犯着实梗破费啘。”方子衡听了不觉愕然，呆了一会，方问兰芬：“为什么犯不着这般破费？你这个话儿来得诧异，倒把我说得糊涂起来。”兰芬忍住了笑走过来，袅袅婷婷的坐在方子衡身上。方子衡看兰芬时，见他双鬓滴翠，高髻盘云，梨涡颊上之痕，低偎檀口；杨柳怀中之玉，醉倚纤腰。真个是花月为神，琼瑶作骨，把个方子衡看得骨软筋酥，刚才和他说的什么话儿，早一齐忘在九霄云外去了。兰芬低声说道：“勿是呀，耐就是一定要讨倪转去，倪有一个阿哥来里，大家也要商量商量，故歇热煞格天气，也做勿出啥格事体，索性让倪做仔一节，下节脱仔牌子收场，倪外势格局帐，也好去收收，多少收点转来，贴补贴补，故歇倪搭仔耐赛过自家人哉，耐少用一个铜钱，倪心浪好像快活点。晓得耐有铜钱人勿在乎此，省仔洋钱下来搭倪多创点物事末哉，瞎用脱俚做啥？方大人阿对？”方子衡听了，心上十分欢喜。

看官，方子衡虽然是个富家，但如今世上的人情，只有嫌少，那有嫌多的道理，况且他认定了陆兰芬是个有情的女子，兰芬的一番说话，又句句打到他心坎中间，那得不入他的罗网。有分教：

吹箫引凤，凄凉秦女之台；金屋银屏，辜负高唐之梦。

不知陆兰芬究竟肯嫁方子衡与否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还带挡做成圈套　　订白头再捉瘟生

且说方子衡听了陆兰芬一番说话，非但不要他的身价，而且还替他打算省钱，心里喜欢得毛骨耸然，十分畅快。便问兰芬可要先付些洋钱，慢慢的还清债项。兰芬连连摇手道："格末谢谢耐，勿要实概性急，就是娘姨笃面浪，耐也勿要说起，赛过无拨格件事体。倘忙一格勿当心，拨俚笃说仔出去，大家晓得仔，格是勿要说倍生意哉，连搭仔局帐一钱才收勿着，去便宜俚笃格排客人，也勿犯着啘。"方子衡听了，觉得甚是有理，心中自是喜欢，但不免还有些儿不满之处，便向兰芬道："你既是一心嫁我，何必定要多做一节生意？就有些局帐收不下来，我也不是这般啬刻的人，那有不肯代还的道理？况且你的身子已经嫁我，这些局账自然要我包场，你又何必一定要替我节省呢？"陆兰芬听了，把眉尖一皱，颦蹙道："耐格人倍总归实概性急得来，格个嫁人格事体，勿是一句两句闲话说得清爽格，倪末也总算商量商量，耐末也自家想想，勿要就是实概妈妈虎虎，故歇倪格身体，总归要嫁拨耐格哉，阿好再去接倍格客人？就是生意做到下节，不过场面浪实概说法，赛过嫁拨仔耐一样啘。"方子衡听了，方才放心。兰芬见方子衡已经受了牢笼，这件事儿便有了二十四分拿手，正要乘着这个机会，狠狠的砍他一下斧头，还要叫他情情愿愿的报效出来，一毫不觉得

陆兰芬是个敲竹杠的都头，砍斧头的名手。正是：

准备金笼关彩凤，安排香饵钓神鳌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忽一日陆兰芬院中来了一个客人，是阿金同来的熟客，兰芬却讪讪的不甚应酬，过去略坐了一回，便走了出来，把那客人丢在房中，佯佯不睬。那客人坐了半天，仍不见兰芬出来，心中未免也有些生气，起身要走，却被阿金拉住不放，急急的过来和兰芬说了，要他出去应酬。兰芬坐着不动，那里睬他？阿金见了这个样儿，不知何故，呆呆的立在旁边，见兰芬只当没有听见一般，忍不住又催一遍。兰芬冷笑一声，也不言语。阿金见连催了两三遍，兰芬只是不理，发起火来，也冷笑道："做生意勿做生意，生来勿关倪娘姨啥事，倪阿好来管耐？不过耐挂仔牌子，客人来仔勿应酬末，做啥格生意介？"兰芬听了，不觉面上一红，道："个把客人，倪勿做末勿做哉啘，要耐去瞎巴结俚格啥？倪做仔生意，倒挨着耐格娘姨来管起倪来哉，阿要笑话。"阿金听了更加火冒，按捺不住，大声说道："倪娘姨末娘姨，倒也三千洋钱笃哩，耐末是先生，倪末是娘姨，客人做勿做生来勿关倪事，只要耐拿格三千洋钱带挡还拨仔倪，格末随便那哼随耐格便，勿然末倪也有两句闲话勒浪说说。"陆兰芬听得阿金竟是顶撞起来，那说话的神情十分可恶，只气得蛾眉倒竖，粉面生红，把一双小脚在地下一跺道："耐一塌刮仔三千洋钱带挡，啥格希奇勿煞，还仔耐格洋钱末，才完结哉啘，阿挨得着耐来瞎噪唉唉喤喤，啥格样式！直头无拨仔淘成哉。"阿金冷冷的把手一摊道："还仔倪格洋钱末顶好哉啘，倪有仔三千洋钱，阿怕无拨仔生意？勿要耐故歇末说得蛮好，停歇歇要起洋钱来，原是无拨，格是定规勿成功格哩。"

兰芬怒极，转向方子衡说道："耐听听俚格闲话，阿要气煞仔人，二三千洋钱才拿勿出仔末，直头拨耐钝光格哉。"阿金呵呵冷笑道："耐实概格红倌人，阿怕拿勿出仔洋钱，就不过还有倪经手格店账好像勿少，耐倒记记明白，一淘交代仔倪，等倪去还拨仔俚笃完结，明朝等耐舒齐好仔倪来拿。"说罢，竟自走了出去，头也不回，自去回覆那客人去了。只把个陆兰芬气得呆了多时，一言不发。方子衡婉婉转转的劝了兰芬一回，兰芬长叹，说："总归倪要仔俚笃格带挡勿好，耐看俚格样式，标得来，阿像啥格娘姨，赛过比仔本家再要利害，故歇倪也说得勿哉，想点法子还仔俚格洋钱，看俚阿再有啥格说话？"说到此处，便登时愁锁双眉，着实的踌躇起来。方子衡问他为什么这般着急？兰芬道："阿金格带挡洋钱，倪答应末答应仔俚哉，故歇想起来，一时三刻陆里拿得出几化洋钱，格件事体倒直头间架哉哩。"方子衡笑道："这些小事极是容易，何必要这般的着起急来，明天我就去打张票子来替你还了他的带挡可好？"兰芬摇头道："耐勿要实概性急，等倪到别处借借看，倘忙无借处，再搭耐说。"方子衡诧异道："前日我早已和你说明，替你代还债项，为什么忽然的不要起来？"兰芬道："勿是呀，耐勿要缠错哩，耐搭倪还债末倪阿有啥勿要？耐搭格洋钱放来浪，总归一样格呀，等倪下节勿做仔生意，再拨倪好哉。"方子衡听他说得有理，点头称是。

隔了一天，兰芬说是出去借钱，去了半晌，方才愁眉不展的回来。方子衡急问他可曾借到？兰芬拍手道："无借处啘，啥人肯借拨倪呀！倪问格客人要借五千洋钱，俚勿借倒也罢哉，陆里晓得俚说出来格闲话，格末来得讨气，俚倒说耐借得忒多哉啘，一借就是五千，叫倪陆里来得及？勿比三百五百洋

钱，倪还好应酬应酬。倪拨俚气昏哉，对俚说倪穷末穷，几百洋钱倒也勿在乎此，倪要老仔格面皮，问客人笃来借格三百五百洋钱，格是好煞格哉，难末倪一径跑仔转来，耐说阿要勿色头？”方子衡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一准去划了票子来可好？”兰芬道：“难是生来只好问耐方大人借哉，不过耐方大人末，看仔几千洋钱无啥希奇，倪自家心浪意勿过煞来里。”方子衡果然去后马路汇划庄上，划了一张五千洋钱的汇票来，交与兰芬。兰芬接在手中，低声笑道：“谢谢耐，倪今朝拿仔耐格洋钱，赛过就是收仔耐格定洋，故歇耐搭倪两家头……”兰芬说了半句，觉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两颊微红，回头匿笑。方子衡看了这种含羞佯笑的情形，浅逗轻挑的言语，只把他喜得眉飞色舞，乐不可支。

陆兰芬接了银票，便立刻唤了阿金上来，又从妆台抽屉内取出一叠发票，一一的算清。合起来连那三千带挡洋钱统通在内，竟有五千多些。兰芬又开了拜匣，取出几张钞票，一齐交与阿金，当面言明，从此两无交涉。又把阿金数说了一番，说他不该这样的全无义气，无缘无故的和他吵闹起来。阿金银钱到手，并不计较，只冷笑两声，接过票子，收拾衣装，扬长去了。

这里兰芬便问方子衡道：“倪收末收仔耐五千洋钱，阿要写张借票拨耐？”一句话，把个方子衡说得哈哈的笑起来道：“岂有此理，难道我不相信你么？”说得兰芬也一笑道：“勿是呀，常恐耐勿相信，说倪骗仔耐格洋钱。”自此以后，兰芬便和方子衡商量，要办红裙披风，珠花首饰，一切嫁人应用之物，估计起来也有三千开外。方子衡那里晓得兰芬不是真心，一味的拿出钱来任凭布置。兰芬因天气甚热，借着歇夏的名头

不出堂差，夜间的和酒也就少了些儿。方子衡忽然想起要坐马车，便向兰芬说知，要他同去。兰芬道：“一淘去也无啥，就不过倪去末总要带个娘姨，一部车子坐勿落啘。”方子衡道：“一部坐不下就叫两部，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”兰芬方才欢喜，叫相帮去雇两部橡皮马车，相帮去不多时，马车已是来了。方子衡便催着兰芬，叫他快换衣裳。兰芬将就洗一把面，略施脂粉，重整云鬟，换了一套衣服，越显得娇如解(鲜)语，弱不胜衣，扶在娘姨肩上向方子衡笑道：“价末倪去哩。”方子衡只是讪笑，要让兰芬先行，兰芬不肯，道：“倪勿要呀，耐豪燥点走哩。”方子衡一面笑，一面同着兰芬出门，上了马车。马夫加上一鞭，跑开四蹄，径往大马路泥城桥一带跑来。此时正是六月初天气，新月在天，明河倒影，碧天如水，萧然无云，已觉得心旷神怡，烦恼尽去。再过了跑马厅一带，无数的重阴密树，接干交柯，树阴之内漏出一角月光，那树枝的影儿不住的往来弄影，风飘翠袖，露湿罗衣，好像到了清凉世界一般。到了张园，方子衡和陆兰芬下了马车，就在草地上拣一张桌子泡茶坐下。不多一刻，那班有些名气的倌人陆续到来，也有泡茶的，也有并不泡茶到各处去闲走的，内中有认得兰芬的倌人走过来招呼两句，兰芬含笑应酬。忽见随后又是一班少年客人蜂拥而来，在一班倌人的桌子面前走来走去，穿个不了，口内评头品足的恣意说笑。那班倌人也有背过脸儿不去理会的，也有打情骂俏兜揽生意的，更有和客人动手动脚扭作一团的。兰芬看不入眼，扭转身子向方子衡说道：“故歇格倌人真真笑话，耐看俚笃，当仔几几化化人做出实梗样式，阿要面孔？连搭仔倪格台才拨俚坍完格哉。”方子衡点头称是。

兰芬正在说话，忽然背后伸过一双手来，两手交叉，把兰

芬的眼睛紧紧掩住。兰芬不晓得什么人和他玩笑，待要发作，又恐是个熟人不好意思，发极喊道：“倽人介，勿要实梗嗓哩！”就这一声喊里，背后的人方才放手，哈哈的笑起来，兰芬急回头看时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那章秋谷。兰芬见了，故意沉下脸来埋怨秋谷道：“耐末总是实梗无淘成，倪拨耐吓煞快，认仔是个流氓要拆倪格梢哉。”说着，不禁也笑了。又反手摸摸头发，用豆蔻盒的镜子照了一照。秋谷随便坐下，招呼了方子衡。陈文仙随在秋谷身后，便也坐在一旁。秋谷向子衡道：“多时没有见你出来，怎么今天居然有空儿坐起马车来了。你们贵相知竟许你出来么？”方子衡一笑，尚未回言，陆兰芬面上早不知不觉的红起来，睄了秋谷一眼道：“耐末总无拨好闲话说，狗嘴里阿会生得出象牙，方大人出去勿出去，阿关得倪倽事？随便倽格闲话，到仔耐格嘴里向末就无拨仔淘成哉。”秋谷正待再说，方子衡拦住道：“你们不要大家斗口，还是我们来谈谈罢。”就把椅子往前挪了一挪，低声诉说：要把兰芬娶回家去，可好托他做个现成媒人？秋谷听到此间，便把兰芬着实钉了一眼，兰芬低着头装着不见，自在那里和陈文仙交头接耳的密密谈心。秋谷等方子衡说完，方才笑道：“原来你就要纳宠，所以这样喜欢，我竟没有晓得风声，不曾和你道喜。但是你要我做个现成媒人，虽然极是容易的事情，这个媒人我却做不来的。”正是：

画中爱宠，难销金谷之春；天上兰香，一现昙花之影。

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。

第三十九回

陆兰芬雨后试新妆　　方子衡花前申旧约

且说章秋谷向方子衡道："你要我做个媒人，我却不能答应。为什么呢？一则我向来没有经手过这些事情；二则在堂子里头讨个把倌人回去，老实说也用不着什么媒人，你们自家早已两下言明，这个媒人岂不是个多余的饭桶。"说得方子衡同兰芬都笑起来。秋谷又道："此时我不做媒人可担不着将来的干系，不要你们回来有了什么说话，又来寻起我来。"方子衡听得秋谷口风诧异，连忙问他将来好好的有什么说话？秋谷微笑，正要回答，那边兰芬咳嗽一声，向秋谷递个眼色，似乎教他不要多说。陈文仙坐在背后，更把秋谷的衣裳乱扯。秋谷不觉笑了一笑，转口说道："不是别的，你们既然请了我做媒人，将来免不了有什么开销赏项，以及脱牌子的喜封等，狠是一件累赘的事情，你想我弄得来这个么？"几句话就把方才的情形遮掩过了，兰芬方觉放心。方子衡本来没有留心，那里估量得到他们的话中有话，便把这一层说话丢过一边。

方子衡问秋谷道："明天你可有应酬么？若是没有什么应酬，明天我就在兰芬那里摆个双台，请你们多吃杯喜酒。"秋谷攒眉道："多谢盛情，我却未必能到。这样的热天吃酒有什么味儿？我向来六月天气不去应酬，你还是另请了别人罢。"方子衡听了，直跳起来，嚷道："岂有此理，我专诚请你，你竟不

肯赏我的光，可是瞧我不起么？”秋谷尚在迟疑，经不得方子衡一定不肯，兰芬也在旁边说着，方才勉强点头。秋谷略坐了一会，不耐久坐，霍地立起身来向方子衡道：“亏你们都有这样的耐心，呆呆的坐在此间有什么趣味，我天天到此一趟，总不过打一个圈子，若不是遇见熟人，一刻也不能久坐。”兰芬道：“难俔也要去快哉。”秋谷便用手搭着凉篷，四围一望，见自己的马夫正在前面，连忙招手叫他。那马夫跑来问道：“阿是去哉？”秋谷更不言语，只点一点头。马夫去不多时，便拉了一部橡皮两轮快车过来，停在草地旁边。秋谷指挥陈文仙叫他先上车去，然后向方子衡拱手告辞，撩衣摸裳，耸身一跃，早坐在马车上面，回头向着兰芬微微一笑，飞个眼风，一手顺过丝缰，一手拔出鞭子，把鞭梢扬了一扬，马背上加上一鞭，那马跑开四蹄，电卷风驰，径往园外而去。顷刻之间，早已烟尘滚滚，不见影儿，只听得远远的马蹄声响。正是：

草软沙平，十里春风之路；香车宝马，一鞭陌上之尘。

陆兰芬看得出神，不由得口中喝一声彩，方子衡绝不理会，随后也叫娘姨去寻着了马车，一同回去。

次日，直睡到午后方才起身，梳洗已毕，差不多有两点余钟。其时正是万里无云，一轮赤日热得十分利害，流金烁石，鸦雀无声。兰芬房间内一齐都装着风扇，终日扇风，那里解得这天中的烦热，不但方子衡热得走头无路，连陆兰芬也热得微微娇喘，汗透罗衣。正在无可奈何之际，忽见西北角上推起一片黑云，方子衡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天上堆起云来，像是要下雨的光景。”就拉了兰芬同他坐到窗前去看。果然那一堆云起，渐渐的移过来，移到天中，不知不觉的已把日光遮没。不多一会，就遮得满天都是乌沉沉的，就如晚间的天色一般，辨不出

东西南北。兰芬看得有些害怕起来，拉着方子衡的手。道：“倪进去罢，怕煞个，看俚倍介。”两人手挽着手正要进去，大风起于西北。汹汹涌涌直卷过来，就像那钱塘江上的潮水一般，有千军万马、金戈铁马之声，自远而近，把楼上的几扇玻璃窗吹得互相撞击，砰訇有声。只听豁啷一声，早打碎了两块玻璃，吓得兰芬拉着方子衡，三脚两步的跑了进去。再看那天上时，风声怒吼，云气迷漫，愈觉暗得异样，差不多像大米的泼墨山水，满纸淋漓，天低如盖，那云昏雾暗之中，隐隐约约的现出万道金蛇，周回乱掣。兰芬慌忙叫娘姨们去关上纱窗，话犹未了，又是一阵凉风吹进，吹得人毛骨悚然，随后电光一闪，霹雳一声，大雨倾盆而降。一班娘姨七手八脚的关上窗棂。霎时间狂风骤雨，把房屋震得岌岌动摇。兰芬素来胆小，最怕雷声，吓得伏在方子衡怀内，自己用两手紧紧掩住耳孔，又叫方子衡用衣袖遮护着他的头面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方子衡甚是好笑，只得两手揽住兰芬的粉颈，紧紧的抱着他。那窗外的雨一阵大似一阵，好似那匡庐瀑布，大海飞湍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平空直泻下来。夹着那闪闪烁烁的电光，四周飞舞，直射入屋子中间，照得人毫发肌肤，纤毫毕见。雷声又隆隆而起，轰轰隐隐不绝于耳，震得大家心骇耳聋。兰芬靠紧了方子衡，浑身乱战。

好一会，雷声渐止，檐溜仍淙淙不绝。停了一回，渐渐的也小了，兰芬方才放大了胆，放开子衡，立起身来。已经揉擦得脂粉模糊，云鬓散乱，连身上的纱衫裤子，也皱得不像样儿。兰芬走到着衣镜内端详了一回，自己也不由好笑，忙忙的换了衣裳，重新梳洗。方子衡自己走到窗前，推开窗子向外看时，残雨未消，晚烛初散，尚兀自有些跳珠激浪的余势。再向天上看时，断虹明灭，霞彩满天，那天上的颜色就如用水洗过的一

般，苍翠欲滴。约莫正是七点多钟时候，那林梢屋角之间，尚隐隐的有些薄雾，暝色四围，苍然欲合，早露出一钩新月，斜挂天中。这一阵急雨，把方才的暑气不知赶到何处去了。晚风吹袂，凉气袭人，当户披襟，开轩送爽，竟是深秋天气，那里像什么三伏炎天。方子衡心中大乐，便连声叫取笔砚过来，写了几张弯弯曲曲的请客票头。

正要叫人去发，恰好陆兰芬晚妆初罢，缓步走来。换了一身白罗衫裤，拖着一双湖色拖鞋，淡扫蛾眉，不施朱粉，只淡淡的点了一点唇上的胭脂，秋波送媚，巧笑多姿，娇如解语之花，皎若中秋之月。眉如远黛，八字斜描，腰似垂杨，三眠初起。加以云鬟耀眼，凤翼低垂，梳得竟没有一根乱发，夺目争光，只带着一支全绿翡翠押发，鬓边髻上簪着一排茉莉珠兰，妖艳动人，香风扑鼻，又夹着一种花露水的香气，十分甜静。灯影迷离之下，竟是花香人气一例模糊，好像兰芬身上有一道光华射到面前，把方子衡的眼光罩住，越看越不得分明起来。

看官听者，这样的一身妖艳，满面风流，就是那目中有妓、心中无妓的有名道学先生，到了此时，也万万把持不住。何况这方子衡不过是一个公子哥儿，没有什么阅历，又是个头等瘟生，著名冤桶，那里逃得过这陆兰芬捉怪降妖的绳索，勾魂摄魄的兵符？当下方子衡见了陆兰芬这一身打扮，不由的三魂七魄，一齐飞出顶门，不知去向，一口气放了出去，几乎收不转来。正在那飘飘荡荡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有一个人把他的肩膀乱推，方才把他推醒。回转头来，见陆兰芬立在身后，一只手扶在自家肩上用力乱摇，却笑得面红耳赤，腰都立不起来，趁势伏在方子衡背上，笑作一团。方子衡不知何故，冒冒失失的问了一声，兰芬更加好笑，笑了半天方，说道："耐心浪想着仔倍格老

相好哉，倪问仔耐几声，一响勿响，阿是覅听见？”方子衡听见，不觉自家也笑起来。兰芬又问子衡道：“吃酒末，晏歇正好来啘，倍格要紧得来，阿嫌忒煞格早仔点。”方子衡道：“趁着这一场雨后暑气全消，正好趁此摆起台面，略早些却也不妨。”兰芬听了，便叫相帮一面去发请客票头，一面摆好台面。

请的客人却是章秋谷第一个先到，刚刚走进房门，便笑道：“好大的一天风雨，一会儿就凉快了许多，真是一雨成秋，绝不是六月间的天气了。”方子衡点头道是：“我见今日比昨天更热，还怕你不肯赏光，不料天公凑趣，下了这一场大雨，好像代我邀客一般。”说话之间，兰芬也来应酬两句，不觉又谈起兰芬身上的事来。方子衡问秋谷道：“你看兰芬的为人何如？”秋谷听了，看着兰芬微微而笑，不发一言。兰芬正和秋谷并坐，连忙用金莲踹一踢秋谷的脚。秋谷忍着笑，答道：“兰芬的为人还有什么不好，待你也煞是多情，但是依我看来，吃惯了这碗堂子饭儿，恐怕做不来良家妇女，你道如何？”方子衡正在一团高兴的时候，巴不得要旁人帮衬，不料被章秋谷兜头浇了一桶冷水，心中大不为然，默然不答。陆兰芬却急了，叉口说道：“人家人末也是人，倪堂子里向末也是人，阿是吃仔堂子饭就勿好做人家人格哉？倪归格辰光，一班姊妹嫁人格多煞，故歇才是蛮好来浪；也覅出歇倍格花头啘！独剩仔倪一干仔，运气勿好，嫁仔人再出来做格个断命生意，一径也覅碰着歇对劲格客人，故歇难得格方大人搭倪要好，说好仔要讨倪转去，耐二少是方大人格朋友，该应要照应倪点，方大人心浪有倍勿舒齐末搭倪说两声好话，勿壳张耐格二少爷好话勿说，倒说起倪格邱话来，耐阿对倪得起，也无拨该号道理啘，方大人阿对？”方子衡听了，只是点头。陆兰芬说完了这一番说话，

又暗暗的拉了秋谷一把，斜溜了他一眼，送个眼风。秋谷料想方子衡已经堕落在情海中间，那里翻腾得起，此刻徒劳口舌，劝他也是枉然，便趁着兰芬拉他的机会，立起身来哈哈笑道："算了算了，我通共讲了一句无心说话，反被你叽哩咕噜说了一大篇，难道我有心破败你们的好事么？"兰芬也笑道："耐自家勿好啘，倷人叫耐瞎三话四介。"说着，又使一个眼色，把秋谷调至外房，悄悄埋怨他道："耐格人末，直头少有出见格，别人末只有帮帮倪格腔，耐倒来弄倪格嘴舌，阿要讨气，故歇倪搭耐说明白仔，勿要去多说多话，阿晓得？"秋谷也笑道："姓方的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提醒他一句，好像不好意思。"兰芬嗔道："耐再要说，姓方格又勿是耐同得来格客人，随便俚去那哼，勿关耐事，要耐去瞎说格多花倷？"秋谷听了也觉不差，只得点头答应，又笑道："你要我不开口却也不难，我坐在这里，你朝我磕了一个响头，我便不露你的马脚。不然就要对你不起。"恨得个陆兰芬又气又笑，咬紧了牙齿，把他搡了一搡。秋谷趁势走进房去，回头望着兰芬咳嗽一声，急得兰芬远远的向他摇手，又合掌当胸朝他拜了几拜，似乎央告他的意思，章秋谷方才微微的点了一点头。兰芬放下了心，跟进房来。方子衡问道："你们同到外房说些什么？"兰芬一笑不答。秋谷道："你们贵相知将我调到外房，不过要打听打听你的家世，并没有什么别的事情。"正说着，只见金汉良也高高兴兴的走进房来，随后客人先后都到，写了局票，起过手巾，方子衡邀客入席，陆兰芬亲身斟酒，甚是殷勤。

不多一会，相帮叫局回来，把金小宝的局票带回，放在台上，说："金大少叫金小宝勿来，说谢谢哉。"众人相顾错愕，都看着金汉良的面色，看他说出什么来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，犹开半面之妆；流水无情，不逐胡麻之饭。

要知金小宝为甚不来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蓝桥咫尺旧雨不来　芳草天涯王孙归去

且说金汉良叫了金小宝的局，小宝回说不来，方子衡也觉得十分诧异，多看着金汉良的面色，想着他下不来台，定要发作一场，重写局票去叫。不料，金汉良不慌不忙，面上也没有一些愧色，竟是若无其事的一般，慢慢的说道："我昨天在小宝院中，小宝这两日受了暑气，我就料他今日未必出来，果然今夜不能出局。这原是我自家不好，不应就去叫他。"众人不料金汉良说出这一番遮掩的话来，一个个十分好笑，却又不好说明，只含着笑看他的神色。金汉良见无人应接，自觉脸上也有些发起热来，只得又向方子衡说道："小宝的为人却甚是和平，没有一些时下倌人的习气。兄弟深晓得他的性情，他却也不把兄弟一定当做客人看待，差不多就像自家人的一般，所以他偶然有些差错之处，兄弟也并不怪他。今天他一定是撑不起来，才回了兄弟的条子，若换了别的时候，只要他勉强得来，兄弟去叫他的局，万没有不来的道理。"

方子衡虽然是个外行，然而毕竟是个世家子弟，终不像金汉良的草包，听了他这一派怯排场的说话，也觉好笑。章秋谷更觉得胸胃中作恶起来，皱着眉头，瞪了金汉良一个大大的白眼。暗想：这样的东西怎么也到应酬场中现眼，亏他这般老脸，叫局不到，还说出这般混摆架子的话来。待要骂他几句，却想起来

与自家无涉，不必去做这冤家，便忍住了，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。

那金汉良不知好歹，索性把喉咙提高了一调，高谈阔论起来道："不瞒你们众位说，金小宝在上海滩上是一个有名气的倌人，排在四大金刚之内，你们请想，要不是他色艺兼全，那里数得着他呢？兄弟此番到了上海地方也不过要闹些名气，所以就做了小宝，没有再去做过别人。小宝的看承兄弟，也是竭力张罗，十分巴结。论起小宝的为人来，虽然没有什么脾气，却总有些红倌人的性情，往往一个不高兴免不得就要得罪客人。独有我做兄弟的到了小宝院中，无论如何烦恼总是笑面相迎，从没有得罪过一句。"说到此处，又笑嘻嘻的低声说道："就是攀相好的时候，也没有花费什么银钱，那许多要好的情形真是一言难尽，想众位在这件事儿之内都是些过来人，也不用着兄弟细说的了。"这一席话尚未说完，台面上的一众客人早已笑声盈耳。金汉良全然不觉，还在那里手舞足蹈的数说金小宝如何要好，那样多情。

章秋谷实在忍不住了，把桌子猛然一拍，哈哈大笑道："金汉兄，你还认着金小宝和你真心要好，敢是在那里做梦么？你上了他一趟轿子，他就敲你四十块钱的竹杠，还说了你无数刁尖刻薄的话儿。这也还罢了，今天你好好的叫他的局，竟自谢了不来，上海地方可有这般规矩？你是小宝的恩客尚且这般相待，那不是恩客的人又当怎样？岂不更要受他的糟蹋么？他吃了堂子饭，要是这样的得罪客人，也不必做什么生意了。金汉良兄，我倒有一言相劝，你既然不懂，不必满口胡吹，还是少说些儿为妙。这是我的金玉良言，你却不须动气。"这几句话儿，把一个惯吹牛屁的金汉良说得顿口无言，羞得面

红耳赤，那头上的汗，就如荷叶上的露水一般往下乱滴。众人见了金汉良这般局促的情形，又听了章秋谷这样发松的说话，一齐哈哈大笑起来。笑得金汉良愈加着急，拿出手巾来揩了头上的汗珠，又不住的用扇子乱扇，看他那个样儿好生难过，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，忽然又逼得面皮紫胀，口内发起喘来，一刻之间，就露出许多怪象，最苦的是白白的被章秋谷这般打趣，不敢认真。

众人笑了一回，毕竟方子衡是个主人，见金汉良急到这般模样，有些过意不去，朝着众人连连摇手，止住笑声。金汉良过了老大一回，方才渐渐的回过面色，暗暗的切齿痛恨秋谷，却又无可如何，只得搭讪着向方子衡笑道："既然小宝不来，我却没有别人可叫，台面上未免寂寞了些，只好借重方子翁和我代叫一个的了。"方子衡道："也不必另外再叫别人，你看台面上的局已到齐，你自己拣个中意的倌人，转一个局过去不好么？"金汉良听了，便四围看了一遍，见倌人、大姐、娘姨等挤得密密层层，却仔细看来，没有什么好的。只有章秋谷背后坐着一个倌人，约有十八九岁光景，柳眉贴翠，檀口含朱，妙丽无双，容华绝代，正在那里遮着扇子和秋谷密谈。金汉良暗想：这一定就是什么陈文仙了。却为方才被秋谷无故骂了一顿，不好意思转他的局。对面方子衡看了已知其意，便唤秋谷道："章秋翁，有人要转一个文仙的局，不知可肯割爱么？"秋谷失笑道："奇了，倌人挂着牌子，无论何人都好叫他的局，怎么问起我来，难道我有什么不肯么？"回头对陈文仙道："你只管坐过去就是了。"方子衡和金汉良大喜。不料陈文仙听秋谷叫他转局，登时沉下脸来，把身子一扭道："倪一帮里向客人勿做两个格，耐末无啥稀奇，倪倒呒拨格号规矩。"秋谷

一笑，金汉良又碰了一个钉子，连方子衡都不好意思起来。金汉良气得呆呆的，半晌不言。还是方子衡怕他下不来台，叫兰芬去转个本堂局，坐在金汉良肩下。兰芬勉勉强强的去坐了一坐，仍旧回来。

方子衡见台面甚是冷落，便鼓起兴来，要摆三十杯的庄。陆兰芬不许，瞅了方子衡一眼道："勿要实梗哩，晏歇吃醉仔，倪搭是无拨倍人来浪替耐吃酒。"方子衡道："我就一人独吃，不用你们替代何如？"兰芬也笑道："倪勿要嘎。"就把方子衡手内的酒壶夺去，方子衡再三央告，陆兰芬只是不许，合席的人都笑起来。章秋谷笑道："我来同方大人讲个情儿，许他摆了十杯拳庄罢。"兰芬还不肯应，秋谷打着苏白笑道："耐也就是实梗仔罢，勿要来浪做倍格生意劲哉。"大家哄然又笑。兰芬听了，急把酒壶放下，瞪着眼睛，一手指着秋谷道："耐格号人末，直头……"兰芬说到此处，自觉有些碍口，顿住不说。秋谷也忍笑无言，方子衡却不甚明白，只把酒壶取过来，先斟了五杯，便要和章秋谷搳拳。方子衡却却的连输五拳，兰芬咕噜道："难生来等耐自家去吃，吃醉仔勿关倪事。"方子衡果然直着喉咙灌了五杯，便又去寻别人对搳。一时叫来出局的倌人，会搳拳的一齐出手。霎时间红飞翠舞，玉动珠摇，那手上带的金玉腕钏，互相摩击，铿锵作声。方子衡看了大乐，秋谷也微微而笑，丝哀竹急，履错钗横，红粉两行，金钗十二。

方子衡左顾右盼，骇瞩流光。正在乐不可支之际，忽见留在栈内的一个家人，满头大汗闯进房中，后面跟一个信差模样的人，手中拿的像是一封电报，方子衡不觉呆了一呆。果然那家人走近面前，垂手回道："家内来了一封电报，不晓得是什么

事情，请老爷过目。”就向那信差手中接过电报，递在方子衡手中，两人便退了出去。方子衡拆开电封看时，那知都是洋码，并未翻出，涂鸦书蚓的就如天书一般，一个字也认不得。便又叫了家人进来，要叫他带到局里去翻。章秋谷向他播手，问陆兰芬道：“你们可有官商便览的历本么？”兰芬应声道：“有。”即叫娘姨取来，送在秋谷手内。秋谷向方子衡要过电报，一字一字的翻了出来。不多时早已翻好，取笔写出。秋谷略略一看，皱皱眉头并不言语，即便交与方子衡。子衡接过看时，只见那一张报纸上写着道：

上海名利栈方子衡，父病重，速回常，万勿迟误。

铨。

方子衡看了，登时变色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众人看他神色惨淡，知道家中有了变故，一齐拥上前来。看了电报，一个个闭口无言，默然相对。还是章秋谷道：“既是你令尊病重，你自然该应连夜赶回，这里如有什么不了的事情，我尽可代你料理，你也不必心慌。”方子衡听了，方才立起来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好在我在此间没有什么大事，可以立刻动身。但是今天苏州的轮船已经开了，我想只好到轮船局去和他商议，单雇一只小火轮，一直拖带回去，你道好么？”秋谷连声道：“是”。

陆兰芬听得方子衡的父亲病重，立时就要赶回，也吃了一惊，却一刻之间也想不出什么主意，只紧紧的拉了方子衡的手，看着他的面孔像要说话，却说不出什么来。章秋谷见他如此，料想他们一定还有什么体己的话儿要说，况且方子衡此时心思已乱，大家不好久坐，章秋谷第一个立起告辞，又淡淡的慰劝了几句，便先走了。秋谷走后，大家也一哄而散，单剩了方子衡和陆兰芬二人。陆兰芬拉着方子衡同向榻床躺下，悄悄问道：

“阿是唔笃老太爷来浪生病，叫耐转去？”方子衡点一点头。兰芬又道：“价末耐明朝阿走介？”方子衡道：“我想明朝一早就走。”兰芬着急道：“耐阿好耽搁一日？”方子衡摇头，兰芬便欠身凑到方子衡一边枕上，推开烟盘，脸贴脸的问道：“耐就要转去末，倪先起头说个闲话，耐阿是勿记得哉？”方子衡又摇摇头。兰芬把一点朱唇凑着方子衡的耳朵道：“耐倒底阿记得，说哩？”方子衡停了半晌，方才开口道：“我此时心上实在不得主意。你想家内来了电报，叫我立时回去，我此刻的身体还在上海，不能飞到常州，家内的情形现在也不知道怎样，叫我的心上怎生好过，那里还想得出什么主意来？你的事情，只好我下次再来的了。”兰芬听了，假作发极道：“耐实梗说起来，是耐来浪想撺脱仔倪，再讨别人哉啘，倪一句闲话说出仔口，总归是耐格人，好好坏坏搭耐来浪一淘，故歇倪生意末也勿做哉，大家才晓得耐要讨倪转去，耐倒想要撺脱仔倪，要倪下节再做格断命生意。耐想想看，倪再有啥面孔来浪上海滩浪见人？耐要倪随便那哼，倪总无啥勿肯，耐要撺脱仔倪，叫倪再做生意末，倪就是死仔，倪格魂灵也要寻着耐格。”一句话尚未说完，已止不住泪流满面，宛转娇啼，春深眉黛之愁，红掩灵芸之泪，回眸掩面，悲不自胜，把个方子衡的心上搅得就如乱丝一般，又有些怜惜起来。究竟那老父的死生抵不得美人的情重，不知不觉的早把他父亲病重丢在一边，打叠起许多的软语深情，陪着笑面着实劝慰。兰芬一面把方子衡两手推开，一面还呜呜咽咽的掩面而哭，又道：“耐再要来骗倪，耐格闲话啥人来听耐嗄。”说罢又哭。

方子衡被他哭得柔肠百结，凭你如何解劝，只当作没有听见的一般。方子衡急了，勾着兰芬的肩项，轻轻问道：“依你要

怎么样呢？只要你说出口来，我总依你就是了。”兰芬听了，方才趁势慢慢的收住了哭声，却还口中咕噜道：“耐请脱仔倪，倪是不过死仔末哉，也无啥希奇，只要耐自家摸摸良心阿对倪得起？”方子衡只是讪讪的笑了两声，又问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兰芬不答。经不得方子衡千求万告的，勉强把他拉了起来，又用手巾替他拭干眼泪，兰芬方才慢慢的说道：“依仔倪格心浪末，故歇就跟耐转去，不过倪搭再有几化债户勿曾开销，耐明朝就要转去，总归勿成功，叫倪陆里来得及？耐去仔又勿见得就来，倪过仔该节，下节定归勿做生意格哉，勿做生意末，住来里上海做啥？生来只好跟耐转去哉啘。倪想起来，勿如耐先转去仔，留一个当差格住来里倪搭，等倪舒齐好仔，同俚一淘到常州来，耐说阿对？”方子衡听了，觉得果然不差，心上十分欢喜，把那家内的事情，一时间就撇在九霄云外，竟自携着兰芬一同归寝。

看官请想，方子衡起初接了家中电报，想要连夜赶回，总算他天良未泯。后来被陆兰芬两行珠泪，一片虚情，哄得他把一个病重的父亲也置之不顾，反和着陆兰芬两人同到温柔乡里，携云握雨起来。正是：

多情神女，飘烟抱月之腰；无赖襄王，暮雨朝云之梦。

欲知方子衡究竟何时回去，且听下回。

第四十一回

骂瘟生西楼惊好梦　　唱骊歌南浦黯销魂

且说方子衡本来急欲回家，被兰芬灌了一阵迷汤，竟把一个病危的老父丢在家中，全没有一毫着急的念头，也不想赶回家去。他二人倒趁着雨后新凉，珍簟初铺，碧天如水，竟是价鸳鸯并宿，翡翠双栖，春深玳瑁之床，香暖合欢之枕。陆兰芬更拿出全身手段，枕边软语，被底风情，说不尽的山盟海誓，倒凤颠鸾，把一个方子衡哄得如入黄河之阵，如穿九曲之珠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端倪，一个身子觉得飘飘荡荡的，说不出那心中的快乐来。良宵易度，一刻千金，早又是红日满窗，晓风入户，窗外有许多鸟雀，在那里钩輈格磔的群噪弄睛。方子衡和陆兰芬香梦初回，模糊未醒。方子衡睡在枕上，见陆兰芬睡意惺忪，春情满面，酥胸半露，星眼微开，那一种娇憨的态度，煞是可怜。方子衡待要起来，却又踌躇不忍，把枕头挪了一挪，重复并头睡下。陆兰芬正要收服方子衡的心，见他如此，正中下怀，自然的软语喁喁，殷勤相对。他二人一个是秋娘未老，一个是季子多金，果然似漆投胶，如鱼得水，不觉重又霍然睡去。

看官试想，上海堂子里倌人，那一等勾魂摄魄的功夫，可利害不利害？凭你有些主意的人，不落他的圈套便罢，若要落了他的圈套，就免不得被他们哄得个神志昏迷，梦魂颠倒，甚

至败名失操，荡产倾家。古今来多少英雄才子，到了这一个色字关头，往往打他不破，英雄肝胆，变做儿女心肠，辜负了万斛清才，耽误了一生事业，你道可怕不可怕？

闲话休提。只说章秋谷昨夜辞别了方子衡，仍到陈文仙家住了一夜。午刻起身，梳洗已毕，想到方子衡昨日接了电报，今天不知曾否动身，有些放心不下，要到陆兰芬处去看看他。文仙叫他吃了饭去，秋谷不肯，文仙再三挽留，秋谷只得坐下。文仙知他爱吃雅叙园的京菜，便暗暗叫娘姨下去，令相帮去叫了几样菜、一壶酒来。不多时，已是来了，娘姨便一样一样的搬了上来。秋谷看时，见是一盆生拌腰片，一盆糟鸭，一碗虾子扁尖，一大碗生川火腿汤。秋谷皱皱眉头道："为什么要去叫这许多？"文仙忙笑道："阿唷！二少，勿要客气，倪搭就是请耐勿到，格两样菜勿中吃格。"秋谷也不禁笑了。文仙自己过来斟酒，就坐在下首相陪。秋谷要文仙同吃，文仙因章秋谷是个极熟的客人，并不推托，却因天热不敢吃酒，恐怕呛坏了喉咙，只陪着秋谷吃了半碗饭。秋谷因急于要到兰芬院内去探望方子衡，随便吃了几杯酒，就不吃了。吃了饭，洗一把面，穿上长衫，急急到兰芬家来。

那知进了大门，一直走上扶梯，楼上相帮喊了一声，只有一个粗做娘姨走到楼梯边来招呼秋谷。秋谷一脚跨进穿堂，见两个大姐都靠在榻上打盹，静悄悄的不见一人，秋谷心中疑惑起来，想是方子衡已经走了。正要问时，两个大姐听得脚步声音走进客堂，晓得有客人来了，连忙揉一揉眼睛，一骨碌扒起身来。见是章秋谷，笑嘻嘻的低声说道："二少！阿是看方大人格，方大人搭仔倪先生两家头才觔起来，二少房里去坐哩。"秋谷听了更加诧异，随口问道："方大人昨日没有走

么，你们可晓得他几时动身回去？”一个大姐叫做巧宝的，抢先笑道：“方大人昨日来浪说，今朝要动身转去，难末拨倪先生说仔一泡，方大人倒好格，听仔倪先生闲话，今朝勿转去哉。”章秋谷听了，真是没头没脑，摸不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，暗想：定是兰芬放出功夫，把方子衡迷住，要叫他慢些回去，好趁着这个机会，大大的敲他一下斧头。但是方子衡昨天说得明明白白的，要去单顾轮船，连夜赶回家去，怎么忽然变起卦来？难道为了一个陆兰芬，就连他自己的生身老父，病在垂危，也置之不顾，这岂不竟是禽兽的行为么？天下竟有这般奇事，可谓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的了。又自己心中转一个念头道：方子衡虽不是什么好人，何至于丧心病狂到这步田地，大约是大姐听错了说话，以讹传讹也未可知。一面心中盘算，一面走进房去坐下，又以心问心的想道：此刻也用不着胡思乱想，少停等方子衡起来之后，问他一个明白。如方才大姐所说的话果是真情，我不免要把他正言戒责一番，叫他及早回头，免得众人唾骂。如若执迷不悟，须要把他痛骂一场，从此与他绝交，也不为过。

正在心中思想，见一个大姐走进房来，巧宝随后踵至，揭开大床帐子，低声叫唤。方子衡毕竟心中有事，叫了一声，便已惊醒，张开两眼便问什么事情。巧宝道：“方大人朋友来哉，阿要起来罢，一点钟刚刚敲过哉。”方子衡听说朋友来看，已经一点多钟，自家还在高卧，不免吃了一惊；又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坐起，穿好衣服，跨下床来，把陆兰芬也惊醒了，朦胧问道：“倍要紧起来介？”方子衡还未回言，巧宝接口道：“辰光勿早哉，方大人有朋友来里。”兰芬听说，便也坐起身来，打了几个呵欠。这里方子衡跨到床下，见是章秋谷端端正正的坐在窗

前，那面上的气色似乎有些不善，早又吃了一惊。原来方子衡许多朋友之中最是敬畏章秋谷，每每的方子衡有些错处，秋谷就要正言厉色教训起来，以此方子衡见了秋谷，虽然十分爱重，却是如对师保一般。当下见了秋谷，自觉有些虚心，脸上讪讪的红了起来。彼此招呼过了，秋谷便问方子衡道："你昨夜亲口向我说过要连夜赶回，为什么直到今日还不动身，更兼睡到此时未起？你接了一封电报，倒也亏你放得下心。"说着就冷笑了一声。方子衡听了十分惭愧，口内支支吾吾的说道："本要今日动身回去，但我身体之中着实有些不快，恐怕不得动身，大约要到明朝的了。"秋谷听了，方才大姐的一番说话竟是真的，不觉大怒起来。秋谷本来性急，一时怒发，激得他满面通红，怒气横飞，双眉倒竖，高声说道："你家内令尊病重，发了电报来叫你立刻回去，你却恋着一个倌人，连自己的生身父母都不放在心上。你倒自家想想，天下可有这样的道理么？我与你虽然朋友，却不愿意认得你这样无父无君的人，我们从此讲明，彼此绝交，大家不认。我将来到了常州之后，还要把你们亲友请到当场，把你的荒唐地方和他们讲个明白，也好泄泄我一肚子的不平。"说着，怒气冲冲的立起身来要走。

方子衡虽然受了陆兰芬的骗局，毕竟天良难昧，自己心中也觉不安，如今被章秋谷突然骂了一场，却平空的把他提醒，羞惭满面无地可容。又见秋谷立起身来往外就走，竟要与他绝交，连忙赶上前来一把拉住衣袖道："你的说话句句是金石之言！我如今自己深知愧悔，今天一定动身，只求你不要说绝交的话。"一头说着，想起他父亲病重，天良发现，止不住流下泪来。秋谷方才的一番言语原是一时的愤激之谈，现在看见方子衡赶来拉住，又见他流下泪来，知道他真心愧悔，心中也是欢

喜，便立住了脚道：“你既知改悔，今日就可动身。遥想你们令尊既在病中，不知怎样的望你回去，你还忍心在此稽迟？万一你迟到一天，竟抱了终天之恨；你抚心自问，可不成了个名教中的罪人么？”方子衡听了，更加毛骨悚然，浑身汗下，也没有什么别的说话，只是诺诺连声。

此时陆兰芬已在床上起身，不及与秋谷相见，掩至大床背后小遗。章秋谷责备子衡的话，也被他依稀听见，只是不甚清楚，大约是催他回去的意思，好在昨天晚上已经两面说明，方子衡答应留下五千洋钱和他还债，并留一个家人名叫刘贵的，住在兰芬院中。一过秋节，候陆兰芬把上海的事情料理清楚，便同着刘贵一起同到常州，为的是留下一个家人，一半好监押着他，叫他不能翻悔的意思。所以兰芬听得秋谷要催逼方子衡回去，并不十分着急。当下兰芬在床后走了出来，云鬟散乱，玉体慵抬。秋谷见兰芬出来，瞅了他一眼。兰芬便低下头去，叫了秋谷一声，问道：“二少，阿是催方大人转去？”秋谷点一点头，随口说道：“你可肯放他回去么？”兰芬面上一红道：“笑话哉，方大人屋里有仔病人，生来该应早点转去，阿有倽问起倪来哉，倪阿好叫俚勿要转去。”便把方子衡的衣袖一拉道：“耐自家说哩，阿是倪来浪叫耐勿要转去？”方子衡默然不言。秋谷一笑，便打断他的话头道：“现在长话短说，你既然今天要走，料想趁搭轮船是来不及的了，我却有个认得的人在船局内，我和你写张条子知会一声，叫他代备一号小火轮一直开到常州，立刻生起火来，上灯时候就可登舟。我同他向来认得，价钱里头料想不至吃亏，你道好么？”方子衡此刻被章秋谷数言提醒，想着他父亲的病不知怎么样了，心上边焦躁异常，归心如箭，听了秋谷的话，拱手致谢。

秋谷果然立刻写了一张条子，叫了方子衡的家人上来，令他送去，兰芬却向方子衡说道："章二少搭耐说格闲话句句才是好格，耐听仔俚格闲话早点转去，倪是早晏点总归是耐格人，勿要牵记仔倪，误仔耐格事体，倪事体舒齐好仔，马上就到常州，耐放心转去末哉。"方子衡听了，也不言语。秋谷却甚是诧怪，正要问时，方子衡拉了秋谷过来，请他坐在炕上，把兰芬昨夜的言语告诉一番，又说现在留下一个家人，同他回去，但终怕倚靠不住，要请秋谷代他料理一切，过节之后，把陆兰芬一直送到常州。秋谷连连播手道："这样事情，我向来不能料理，就是我自家的事也还要转托别人，那里办得来这样的肮腊帐？你们既已两下言明，又有一个家人在此，料不至于有什么意外的事情，你难道信不过兰芬的话么？"方子衡听秋谷不肯担认，也只得罢了。转过身去，和陆兰芬轻轻悄悄的说了许多密语，又开了箱子，取出一只洋漆嵌螺甸的拜匣，在拜匣内不知拿了些什么，交与兰芬，兰芬欢天喜地的接了过去。章秋谷在榻上横着，远远看他，虽没有看见是什么东西，心中早已十猜八九。

恰好刚刚到船局去的那个家人走了进来，呈上一封回信。秋谷拆开看时，大略说轮船已经代备，刻下正在生火，就泊在本局码头。价目一层，彼此至交，不能多要，照着自己的本钱核算，并不多赚一文，共合八十块洋钱，连轮船酒钱统通在内。后面又说，令亲如有急事，八点钟即可开行的话。秋谷看了把信递与子衡，叫子衡也看一遍，道："八十块钱虽然并不吃亏，却也不见十分便宜。"方子衡看了，拱手称谢，便叫家人先去收拾了行李衣箱，发下船去。兰芬因方子衡尚未吃饭，便去叫了几样菜来。方子衡邀秋谷一同吃饭，秋谷因先已吃过，推

辞不用。方子衡却草草的吃了些儿，只觉得心中好像有千头万绪，一时说不出口来，不知道腹中是饥是饱，将就吃了半碗饭，也辨不出什么味儿，只紧握着陆兰芬的手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说不尽的那一种缠绵宛转的神情。兰芬更是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含着两眶眼泪，不则一声。秋谷看了暗中好笑，想他们堂子里头的妓女，惯会做出一番的假意虚情，但是到那要紧时候，居然迸得出一付急泪，也算亏他。便催促他道："现在已经不早，你还是早些上船的为是。"方子衡听了，只得硬着心肠要走。兰芬把脚儿在地下一跺道："慢慢交哩，倪还有闲话来里。"方子衡又立住了，眼睁睁的看他，兰芬低声叮嘱了几句，方子衡连声答应，兰芬方放了手。方子衡硬着头皮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看看兰芬，兰芬直送下扶梯，秋谷也同到门口。方子衡一步一步的挨出大门，兰芬立在客堂门口，还说道："倪格闲话耐勿要忘记脱仔哩。"方子衡回头答应。秋谷也说了几句套话道："论理我要送到船上，我们还可谈谈，但是你此番回去是急如风火的事情，就是到了船上也不得畅谈，还是出来再见罢。"方子衡也谢了一声，彼此一拱而别。秋谷立在门前，看他坐上马车，电卷风飞的去了。秋谷便回上楼来，想要和兰芬说话，走到房内，见兰芬刚刚坐下，见了秋谷进来，不觉向他一笑，展齿嫣然。正是：

惆怅银屏之梦，青鸟难通；荒唐云雨之踪，玉人何处。

欲知兰芬如何说法，但听下回。

第四十二回

吃大菜粲花生妙谑　　错房间无意遇名姝

且说章秋谷见陆兰芬向他一笑，便也笑道："你骗客人的功夫果然不错，偏偏两个姓方的都被你骗得死心塌地，吃了你的空心汤团。怪不得你说常州来的客人，都是一班土地码子。这班人却也实在瘟得利害，竟是一些不懂的东西，若要换了我做你的客人，就要对你不起。"兰芬听了，嗤的笑了一声，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："难阿好谢谢耐，勿要去多说多话，倪一径待耐勿曾错歇，就算仔耐是老白相，也勿犯着替倪做个格冤家啘，倪做仔生意，生来才靠两个客人，像俚笃格档码子，敲仔俚格竹杠，俚笃也勿晓得啘。"秋谷倒被他说得无言可答，略坐了一会，便回栈去了。兰芬这边按下不提。

只说章秋谷走出陆兰芬家，觉得无事可做，信步掠去，意思要到新马路辛公馆去看看修甫，先到西安坊龙蟾珠家，去问辛老爷可在院中。刚刚凑巧，辛修甫竟在里面，却是方才走到，坐未多时。秋谷大喜，款步登楼，与修甫相见坐下。龙蟾珠也走过来应酬两句，穿着一身湖色洋纱衫裤，内衬妃色紧身，梳一个懒妆髻，发光可鉴，兰气袭人，簪着几朵珠兰，不施脂粉，不衫不履的样儿，打扮得甚是雅素。秋谷见了，喝一声："好！直头出色。"龙蟾珠微笑说道："倪是勿好格，就不过为仔天热，衣裳着得清爽点，有啥格好嗄。"秋谷却不理会他说

的什么，转向辛修甫说话，又把昨天方子衡接着电报的一段故事，以及他自己今天责备的话儿，一一的向修甫说个明白。修甫又笑又叹道："这方子衡被你骂了一场，居然还晓得自家惭愧，究竟还算是个好人。陆兰芬这番举动，大约又要借他滚一个浴。但是我真不懂，如今世上那里来这许多痴子，情情愿愿的供给他们，难道这班人都是没有心肺的么？"大家笑了一会，秋谷道："这些花柳场中逢场作戏的地方，自然免不得花费。但是另有一层道理，也不必一味奢华，凡是面子上的银钱，这是自家的场面，不妨多出些儿，若是塞狗洞的地方，你就是花了一万八千，好像丢在水里一般，响声也没有一点，这样的银钱却万不可出，非但闹不出名气，而且还被他们当作瘟生。总而言之，场面上的银钱不能不出，塞狗洞的花费尽可无须。这却要做客人的自家斟酌，只要看准了嫖界的方针，便不至误落倌人的圈套。若要一毛不拔，和他们斤斤的计较锱铢，那就还是不嫖的为是，免得闹出笑话来。"修甫听了，点头叹服。龙蟾珠也在旁边听着，默然不语，若有所思。忽然目不转睛的注视秋谷，两边颊上渐渐红晕起来。秋谷一眼瞧见，微笑一笑，倒反背过脸去。修甫便问秋谷："今晚没有应酬，我们到一品香去可好么？"秋谷点头道好。便邀蟾珠同去，蟾珠也答应了。秋谷道："我们两人先去，你随后坐了轿子就来。"蟾珠点头。章秋谷便和辛修甫出门先走。出了西安坊口，路上的马车、东洋车连络不断，那车声就如雷响一般，隆隆不绝。

二人慢慢的沿着马路走到一品香，上了扶梯，因龙蟾珠尚未到来，恐怕他找寻不着，便就在扶梯旁边第五号房内坐下。侍者送上茶来，问可要请客。秋谷想本来人数太少，便取客票，写到迎春坊金小宝家去请贡春树，连小宝也请在里头，又写了龙

蟾珠、陈文仙的两张客票，便叫细崽去发。那侍者刚刚出去，已另有一个人引着龙蟾珠进来，便叫回先前的细崽，把西安坊的一张抽去，一面便先点起菜来。秋谷点的是鲍鱼汤、铁牌鸡、炸虾球、牛奶冻四样，又点了一客樱桃梨。修甫也和秋谷一般，只换了一样鸡绒汤，添了一样咸牛舌。秋谷又叫蟾珠点菜，蟾珠只要了鲍鱼汤和樱桃梨两样，都是吃不饱的东西。秋谷不由分说，替他添了一样禾花雀，又叫侍者先开两瓶冰冻荷兰水上来，并拿了两瓶皮酒和两杯克力沙，一齐放在桌上。秋谷先举起一杯荷兰水来，一口气吃个干净，觉得一股冷气直透心脾，其凉震齿。龙蟾珠在旁调笑他道："二少，耐当心点格好，晏歇点吃勿消格哩。"秋谷一笑，又取过一杯来，向龙蟾珠说道："你不要寻我的开心，且先顾着你自家再说。若是你昨夜没有这般如此，你就做个好汉，把这一杯冰水吃下腹中，不要推三阻四，我便佩服你是个好的。"蟾珠红着脸道："啥格实梗？实梗倪是勿晓得格，耐倒说拨倪听听看。"秋谷大笑道："你一定要我演说出来，我却没有这般福气。"用手把辛修甫一指道："只好你们两人试法试法，看是如何？"说得蟾珠脸上更加红了，啐了秋谷一口，别转了头，忍不住笑道："二少爷，倪一径搭耐规规矩矩，今朝倍高兴得来，单单来浪寻倪格开心，阿作兴实梗格。"秋谷笑道："你昨天晚上若是干干净净的，我说我的话儿，不干你事，为什么要你这般着急，一定你有了虚心的毛病，我的说话刚刚臬着了你的痛疮，所以着急得这个样子。"一句话把龙蟾珠说得当真发起急来，把面孔胀得通红，十分腼腆，口中咕噜道："好好里一句闲话，拨耐说得来，加二无拨仔淘成哉，真真歪嘴吹喇叭，一股邪气。耐说格闲话倪一塌刮仔勿懂，随便耐去说倍末哉。"

秋谷见他急得面红头赤，更加狂笑起来。忽见贡春树携了金小宝同走进来，春树开口笑道："你们为的什么事情这般好笑，可好分些给我笑笑么？"修甫也笑着把方才章秋谷和蟾珠斗口的话说了一遍，春树、小宝齐笑起来。正在笑得热闹，陈文仙也走了进来，笑道："倍笃啥格事体来浪好笑，倒闹忙笃啘。"秋谷便叫他们坐下。贡春树也点了五样菜，又和小宝、文仙点了几样，都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多，把菜单交与侍者，一面先喝起酒来。这三人都是年少风流、倜傥自喜的人物，芝兰结契，金石同心，高见古人，俯视流辈，自然谈得十分契合，水乳交融。更兼各人带了相好坐在一起，一个个明眸皓齿，粉颈纤腰，媚态旁生，妍容侧聚，更是心上快然，毫无拘束。

正在豪饮雄谈之际，忽听见一个绝清脆的喉音，呖呖莺声在门外问道："啥人叫格嗄？阿是该搭介？"秋谷等方在诧异，已见一个倌人扶着一个大姐，约有十七八岁光景，轻移莲步走进门来。秋谷举目看时，只见他腰肢纤小，态度安详，面如春晓之花，眉画初三之月，明眸善睐，一顾倾城，暖玉凌波，双弯贴地，云光外露，秀气内含，浑身上下，竟有一道宝光射将过来，不由得心迷目眩。那倌人走进来见一个也不认得，知道认错了房间，回头一笑，便欲退出。秋谷见陈文仙朝他点了点头，想是向来认得，又听见那倌人问道："该搭阿是六号嗄？"文仙道："该搭是五号，六号来浪隔壁。"那倌人便回转身来，又向着众人一笑，方才走了出去。秋谷看他走出房门，连背影都不看见了，方回过头来说道："不意风尘中竟有这般人物，我们为什么竟没有看见过他？"便问陈文仙道："他和你说话，想是你认得他么？"文仙掩着嘴，格格的笑道："阿是耐看中仔俚哉，等倪来替耐做媒人阿好？勿要连耐格眼睛带仔隔

壁房间里去。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秋谷问叫什么名字？文仙道："倒叫王佩兰，就勒浪兆贵里，本底仔倪也勿认得倒，有转把台面浪碰着仔难末认得起格，头倒搭倪讲讲说说，倒蛮要好，倒自家说一径来浪苏州仓桥滨做生意，为仔苏州生意勿好，难末到上海来，故歇到仔勿多两节，还是该节调到仔倪兆贵里来。耐看看倒阿中意嘎？”秋谷听了笑而不答，便取过客票写了一张请吃大菜的票头，叫侍者送到隔壁房间请王佩兰。

不多时，王佩兰竟是姗姗其来，笑道："洛里一位大少姓章？"秋谷尚未回答，文仙朝着王佩兰将秋谷指了一指，又将秋谷身旁一把椅子拖开，王佩兰会意，便走向秋谷身旁坐下，含笑不言。秋谷却打着苏州白，向着王佩兰笑道："阿唷！先生时髦得来，跑进来赛过一只电气灯。”王佩兰也笑道："阿唷！章大少客气得势，倪是勿好格呀，陆里说得着时髦倌人，章大少来浪寻倪格开心哉。”秋谷连说勿要客气，口中在那里随口应酬，眼内却仔仔细细的把他自头至足，看个尽情。果然是比玉生香，如花有韵，丰姿婀娜，骨格轻盈，心上十分欢喜。回头再看陈文仙时，珠光照彩，艳影惊鸿，太真出浴之妆，西子捧心之态，和王佩兰比较起来，却也不相上下。但细细评论两人的丰格，又觉得各不相同，陈文仙是一身的爱好天然，清华都丽，王佩兰是一派的妖娆荡逸，意气飞扬，看起来还是陈文仙较胜一筹，绝不是王佩兰那一种专取轻佻的模样。章秋谷在这边细看佩兰，王佩兰也在那边细看秋谷，见他丰神跌宕，气宇端凝，眉目之间别有一种英爽之气，回眸顾盼，丰彩动人，潘安仁逸世之姿，卫叔宝羊车之度，就是旁座的两个客人也觉得气概非常，仪容出众。王佩兰看了多时，满心欢喜。秋谷叫他点菜，佩兰推道："倪刚刚吃过夜饭，吃勿落来里，章大少请慢慢交用

末哉。”秋谷见他不吃也不相强，只寻些话说来引动他，又问他几时到的上海，生意可好？王佩兰见秋谷问得殷勤，也不觉亲热起来，一一回答，也回秋谷几句，竟密密的谈起来。陈文仙见了，免不得有些醋意，但是不好意思放在面上，只神色之间，默然不悦。

秋谷和王佩兰谈得正是投机，那里去理会到陈文仙身上，倒是辛修甫寻些话与文仙兜搭兜搭，文仙也只得含笑应酬。贡春树忽向秋谷道："我有一个手卷要你做一篇序文，随便什么体格，四六骈体不拘，就是散体也好，你可有工夫么？"秋谷皱眉头道："我于文字一道荒疏已久，你偏要和我歪缠，放着辛修翁这样有名的一个古文大家不去请教，可不是有心要我献丑么？"春树道："就是辛修翁我也放他不过，明日我把手卷取来你看，笔意狠是工致，就请你们二位赐题。"辛修甫谦让了几句。秋谷问春树是什么手卷？春树道："就是苏州那一个的小照，我新近托人钩了下来，另外补些花木，我自己的小照也一同画在上边。"秋谷听了，方才想起春树初到上海时托他的一番说话，便道："你一定要我和你做篇序文，也未始不可，但我平日的性情，向来不肯题诗跋画，学那班斗方名士的行为，或者我替你做一篇四六，仿着玉台新咏的体裁，直叙你们的事迹不好么？"春树道："你肯做篇四六，是再好没有的了。我多时没有请教你的骈文，觉得数日不见珠玉，顿令胸中鄙念复生。别人的四六骈文未尝不清华绮丽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总没有你的来得熨贴，虽然外面看去平淡无奇，却是格律谨严，一字不能移动，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？或者我的见解与近时的名士不同，所以看了他们的文字，终觉得格格不入。何以我看了古人的文字，那见解又和别人差不多呢？这我就想不明白了。”说得章

秋谷狂笑起来道："这是他们的文情古奥，你看了一时间解说不来，你要将来中了进士，点了词林，就懂得他们的文字了。"修甫和春树都不觉好笑。金小宝等一班倌人在旁听着一些不懂，见他们大家好笑，认是说笑他们，小宝把一张樱桃小口撅得高高的，口中说道："唔笃来浪说？倍阿是笑倪，倪勿来格。"说得三人重新又笑起来。这一笑不知不觉的菜已陆续完了，侍者呈上一篇帐来，夹着一张鉴字纸。秋谷看帐时，只得五元几角，甚是便宜，当下照着数目签好了字，大家起身。

秋谷又向王佩兰说了几句套话，佩兰乘机要约秋谷去院中小坐，秋谷应允，说少刻就来，佩兰便先走了。这里辛修甫同着贡春树先下楼来，见门前有一堆人在那里嚷闹，听不出是什么事情。两人连忙走到门口看时，见门外停着一部极精致三湾头的包车，漆得十分光亮，点着一对药水车灯，闪闪烁烁的耀得人眼都睁不开来，车上外国纱绣花围垫，一色簇新，那轴上车沿包的都是银錾起花的什件。正是：

　　忽遇玉台之选，名士倾心；惊逢狐兔之成，小人得志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章秋谷痛骂无耻奴　　王佩兰暗吃山西醋

且说贡春树同辛修甫走到一品香门口，见停着一辆包车，却不晓得是何人吵闹，便急急的走出门外看时，只见一个年少车夫，十分精壮，头上戴着一顶极细的外国窄边草帽，身上穿一件元色拷绸号衣，四围用湖色金阊纱，滚着灵芝如意，品蓝生丝裤子，玄色夹纱快靴，靴上也用绿皮镶成如意头的样子，那样儿甚是时髦。春树暗想：不知是那里的车夫，打扮得这般邪气。又见那车夫揎拳掳背的，揪着一个衣裳破碎的老头儿，白须白发已有七十多岁光景，只听得那车夫口中骂道："我把你这个瞎眼的乌龟！好好的自家走路，怎么撞到别人身上？几乎把我撞了一交，还把我的衣裳扯破。你好好的赔了我的衣裳便罢，若说一声不肯，我就请出我们的老爷来，一张名片，把你送到巡捕房锁押起来，看你走路还撞人不撞？"那老头儿听了这一派利害的话儿，早把他吓得浑身乱抖，面容失色，没口子的求告那个车夫道："我一时自不留心，把你撞了一撞，可怜我是个穷人，那里赔得起你的衣服？只求你行个方便，放我去罢。"那车夫那里肯听，圆睁两眼，大声说道："你这个老死囚，谁叫你走路这般乱撞，你赔不起难道就算了么？"那老头儿听了，更加着急，再三哀告，车夫只是不依，拉住不放，却看着他自己身上穿的一身衣服，扬扬得意的样儿，摇头晃脑

的向旁边看的人说道："我这一身号衣穿了还不多几次，偏偏今天遇着这老乌龟，走路就如逃命一般，没命的撞过来，把我簇新的衣裳拉了一道口子，你想可恼不可恼？"说着，便提起那拉破的地方给众人瞧看。

春树看时，原来是那衣裳叉口里头，少微脱了些儿线缝，并不是要紧地方，明是这车夫倚着主人的势焰，狐假虎威，在那里欺压良善。春树见车夫满面得意的样儿，挺胸凸肚指手划脚的揪着那老头儿的衣领，定要赔了衣裳才罢，气势汹汹，象要打他的样子。这老头儿本来是个老实乡愚，又不会说话，被那车夫讹住，急得他无可如何，看他那个样子，象要哭出来的光景，不住口的认错，说："我是个苦人，那里赔偿得起，只算放了一个生罢。"旁观的人听了，多甚可怜那老头儿，争着上前劝解。那车夫那里肯听，不觉心中焦躁起来，顺手把那老头儿着力一拖，听得哈的一声，早把那老头子领口撕破，直豁到背脊上来。老头子没有防备，站立不稳，扑地跌了一交，扒起来不敢开口，还在那里央求。春树见此光景，心中十分忿恨，打算要替那老头儿抱个不平，便抢步上前，分开众人，向那车夫说道："你的衣服虽然破了些儿，却是脱了线缝，算不得什么损伤！你一定要他赔你的衣服，你看这老头儿的样子，可是赔得起衣服的人么？况且他不过撞你一下，你就要他赔还衣服，你把他的衣裳撕破，难道是不要赔的么？据我看来，还是两边扯直，放他去罢，你就是和他闹到明天，他也赔不出你的衣服，何必要这般的倚势横行？"贡春树说这一番话儿，自以为是极和平的了，那车夫料无不听之理。不料那车夫听了，把脸一沉，睁着一双贼眼，冷笑一声道："先生，你走你的路儿，不要来多管我们的闲事。你不晓得我家老爷的利害，一身新做的号衣给我穿了出

来，如今破了一块，给他看见，他肯答应么？这个老乌龟如若定不肯赔，管教他到巡捕房里坐上几天，吃些眼前的苦楚，他才晓得利害呢！”几句话，把一个贡春树气得发昏。

辛修甫在后边听得也是心中不忍，走上来向车夫说道：“这老头儿虽然穷苦，却总是我们四万万国民内的同胞，你不能照应他些，已经不能尽同类的义务了，为什么倒反施着野蛮的手段，用压力去禁制他，你难道没有一些儿国民思想的么？”那车夫听了，那里懂得他讲的是什么东西，满口叽哩咕噜的说不清楚，只认辛修甫说的是外国话，倒也不敢得罪他，只向修甫摇了摇头，似乎是不懂得他话说的意思。修甫自家也觉好笑，便向他讲了一句平话道：“你放那老头儿去罢，他穷到这个样儿，你难道没有一些恻隐之心么？”那车夫听得明白，方知他刚才说的并不是外国话儿，又翻起那一张势利面孔，恶狠狠的瞪了修甫一眼，竟不理会于他，却只顾朝着老头儿，暴跳如雷的道：“怎么样，你延挨一会子就不要你赔不成？我没有多大的工夫在这里等你，我可要喊巡捕去了。”气得个辛修甫走了开去，不忍看他，向着贡春树叹口气道：“你看他穿着一身奴隶的衣服，不晓得一些惭愧，反觉得一面孔的得意非常，靠着他主人的势力，糟蹋自己的同胞。就和现在的一班朝廷大老一般，见了外国人侧目而视，侧耳而听，你就叫他出妻献子，他还觉得荣幸非常，仗着外国人的势头，拼命的欺凌同种，你道可气不可气？怪不得外国人把我们中国的人种比作南斐洲的黑人，这真是天地生成的奴隶性质，无可挽回。你想我们中国上自中堂督抚，下至皂隶车夫，都是这般性质，那里还讲得到什么变法自强，只好同三两岁的孩子一般，说几句梦话罢了。”

春树道：“这个车夫实在的可恶，怪不得激出你平日的牢

骚，但不知这个时候秋谷恰恰走到那里去了，若得他来解劝，这车夫若是不知风色，不免就要吃亏。偏偏我们两人都是个弄笔书生，没有一些气力，到了这些地方，可见平日懂些拳棒也有用处。刚才只要我有些气力，我便不管他什么捕房的规矩，租界的章程，且先将这车夫痛打一顿，出出这一口不平的恶气，只当做陈琳的一篇草檄，祢衡的三挝渔阳。”贡春树正还要说将下去，不料章秋谷早已随后下来，见门口有人吵闹，不知何事，便也挤出来。看时，见贡春树正在和那车夫说话，秋谷暗笑春树这样斯斯文文的话儿，这班山精野兽一般的人那里肯听他的说话？果然那车夫非但不听，反把贡春树抢白了两句。又见辛修甫抢上前去，和车夫背了一大套的新名词，秋谷更加好笑，跟在二人的后面，听他们再说什么。那车夫闹事，他们两人劝解的情形，一一被他看得明白，听得分明，此刻再忍不住，在他们二人背后直跳出来，大笑道：“你用这些说话去劝这种绝无意识的畜生，真真是对牛弹琴，枉费了多少功夫，他却一毫不懂。你想一个拉包车的蠢物，他有这样高的人格么？”修甫听了，也不觉自家好笑起来。秋谷又道：“要打发他们这些禽兽一点不难，自然另有一番说法，不信你看我来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那车夫扭着老头儿的衣服，高声叫起巡捕来。那老头儿急得战抖抖的涕泪俱下。幸而叫了一声，巡捕尚未听见，秋谷急忙走上前去，两手一拦，说一声：“且慢！”就这一拦里，早把那车夫的手松开，两人一齐倒退了几步。车夫见秋谷的手势来的利害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又见秋谷人才轩爽，衣服鲜华，凤眼含瞋，双眉微竖，带着一团怒气，未曾开口，先觉得有些怕他。秋谷拦开了他们两个，向那车夫喝道：“你的主人是何等样人，现做什么生意，与我叫他出来！你不

过是他的一个车夫，连个奴才也不如的脚色，居然就敢在马路之上这样的欺人。你可知租界的章程，相打相骂都是犯规。你在马路上边和他揪扭，你自己先犯了捕房的规矩，还要呼吓别人，满口混说，我劝你赶紧放他去了，还是你的便宜，否则我叫巡捕到来，把你们两人一同送到捕房，有话明天再说，只怕问明白了，你还要赔他的衣服呢！你当巡捕房内的捕头，就是你主人做的么？好个不要脸的奴才，还不与我快滚！”那车夫听章秋谷的话头利害，想一想果是不差，摸不着秋谷是何等人物，想着要叫他的主人出来说话，一定是个大大的来头，那敢得罪？被秋谷骂得诺诺连声，低头倒退。那老头儿正是着急，无意之中倒遇着了章秋谷这个救星，千恩万谢的走了。

秋谷回过头来，向着修甫和春树二人笑道：“何如？”修甫道：“这却实在亏你，装得真像。”春树忽诧问道：“小宝他们那里去了？”秋谷道：“还等得你来查问，你们劝架的时候他们早已回去的了，我们也快些走罢！”说着，便邀二人同到王佩兰家去打个茶围。二人应允，便从四马路穿过石路，径进兆贵里来。春树问他陈文仙处可去，秋谷摇头。

三人联步行来，寻着了王佩兰的牌子，走进客堂，问王佩兰房间。相帮说在楼上，秋谷当先走上楼去，早有王佩兰的大姐走出来招呼进去。佩兰刚刚出局回来，含笑叫了一声：“章大少！”秋谷笑道：“我排行第二，堂子里头都赶着我叫老二，你以后也不必叫什么大少爷、二少爷，竟直直捷捷的叫我一声老二就完了。”佩兰把眼一瞟，笑道：“阿唷！格末倪叫差哉，二少勿要动气。”秋谷拍手道：“刚刚一句说话，叫你不要叫我什么大少爷、二少爷，你又叫我二少。”佩兰带笑说道：“别人家勿叫二少爷，叫耐老二，格是有道理格啘，像倪该搭二少

难得赏赏倪格光，生来总要客气点，倪阿好去跟仔别人叫耐倍格老二，倪也无拨格号交情碗。”说罢，又向秋谷飞了一眼，道：“二少爷阿对？”修甫、春树见了，不约而同齐齐的叫一声：“好。”秋谷笑道：“我同别人家有什么交情？你倒要说说我听。”佩兰又笑道：“阿唷！格是倪勿晓得格碗，耐二少爷搭俚笃格交情，倪陆里会晓得？不过倪想起来，拿仔客人格排行当仔称呼，实梗格窝心，还说无拨交情，说拨随便倍人听听看，阿肯相信？”秋谷走上一步，低声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定要有了交情，方好把排行当作称呼的了。”佩兰道：“格是自然哩，无拨交情也办勿到碗。”秋谷道：“自此以后，你就叫我老二何如？”王佩兰把嘴一披，道：“倪阿有格好福气？拨陈文仙晓得仔是反得来好白相煞哉。”秋谷道：“陈文仙倒向来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要混冤枉他。”王佩兰道：“阿唷！倒会帮笃碗，阿是说仔耐格相好，耐来浪帮俚哉。”说得大家笑了。秋谷暗想：王佩兰面貌虽然不错，说起话来着实有点醋意，只怕性情不好，比不上陈文仙的阔大和平，这种人做了他，恐怕没有什么趣味，便觉得心上冷了好些。又转一个念头想道：虽然如此，但是做个把倌人，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勾当，合着脾气的多走两次，性情不好的少去两趟，又不是要娶他回去，何必拣得这样顶真？这般一想，便决计想要做他，要想把陈文仙和王佩兰做个一箭双雕，方才满意。

闲话休提。只说秋谷等三人随意坐下，见房间甚是宽阔，陈设极精，房内一个娘姨一个大姐也甚是伶利，应酬得颇为周到。秋谷坐了一会，因修甫有事要走，便也走了。自此秋谷在王佩兰院中，连吃了几台酒，接连碰了两场和，倒着实的报效了几天。秋谷和佩兰两人，差不多都有些意思。有一天，秋谷

独自一人到佩兰家来打茶围，佩兰恰好在家，亲手替他脱了长衫，挂在衣架上，请他坐下。自己坐在旁边，用一把雕翎扇轻轻的与他扇风，笑道："今朝一干仔来，清清爽爽倒无倽。"又低声说道："耐要来末一干仔来好哉，倽事体同仔几花朋友闹得一塌糊涂，倪要说两声闲话才无拨空，格末叫讨气。"秋谷听了甚喜，问他有什么说话？佩兰笑道："倪想仔闲话，要问耐末耐倒勿来，故歇耐来仔，倪格闲话倒又忘记脱格哉。"秋谷一笑，明知他是一句随口应酬的话，也不追问。佩兰忽问秋谷道："格两日耐陈文仙搭阿去？"秋谷道："不去。"佩兰把指头在秋谷额上推了一下，道："耐末再要瞒倪，唔笃老相好阿有勿去格道理，耐格鬼话也说得勿像啘。"秋谷也笑了，两人谈了一回，无意之中，谈到如今堂子里的倌人做起客人来，也有许多难处。王佩兰道："故歇格客人划一来得讨气，做起倌人来，东边做这一个，西边再做一个，呒拨一定格地方，做到仔后来，做来做去，总归呒拨要好格倌人。耐想客人脾气勿好，东做做，西做做，倌人阿会搭里要好？"正是：

　　消受莺花之妒，梅子含酸；欲争邢尹之妍，蛾眉暗画。

欲知后来何事，请看下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有情人都成新眷属　懊恼记重仿玉台文

且说章秋谷听了王佩兰的说话，不觉对他笑道："你的说话虽是不差，也看倌人的脾气。碰着个会吃醋的倌人，就要把客人吃住，不放他到别处去再做别人；也有性气好些的，做了客人，却也并不是这个样儿。就如陈文仙我做他将及两年，虽不见得十分要好，却是大家客客气气的，从没有看见他和人吃醋。不像你这般脾气，就和山西老表一般，一身儿都是酸气。"王佩兰听了，不好意思起来，洋洋的走了开去，道："耐格两声闲话倒诧异笃啘，倪啥辰光搭陈文仙吃醋？耐倒说拨倪听听看。耐欢喜陈文仙末，只顾到俚搭去末哉，倪阿好叫耐勿去？为啥要牵牵连连，拿倪一淘说？倪末搭俚吃啥格醋，耐自家想想看，勿要缠错仔人。"秋谷晓得堂子里倌人最犯忌的是说他吃醋，况秋谷和王佩兰没有落过相好，自然更加避讳的了，因此笑了一笑，便也不提。

两人谈了一会，秋谷叫娘姨取过长衫要着，王佩兰一把拦住道："耐着仔长衫，要紧到啥场化去？"秋谷佯笑道："我不到别处去，要回栈去睡了。"王佩兰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似笑非笑的道："耐末要紧到陈文仙搭去，阿怕倪勿晓得，今朝倪定规勿许耐去，看你有啥格法子？"秋谷却故意笑道："你不许我去，把我留在此间做甚？"佩兰面上一红，假作没有听

见，口中说道："勿然是倪也勿来叫耐勿去，故歇耐再要瞒倪末，倪定规勿成功。"说着，半真半假的，趁势往秋谷身上一坐，撒娇道："倪勿来，耐下转阿要实梗？"秋谷也随随便便的和佩兰鬼混一回。看看钟上已经两点多钟，秋谷故意立起身来像个要走的样子，佩兰嗔道："耐阿是咦要去哉？"秋谷低声笑着学他的话道："勿去末无啥事体啘，倪两家头来碰对对和阿好？"佩兰呸的啐了秋谷一口，羞得别转头去，面上发起烧来。秋谷兀自假意要起，佩兰一手拉着秋谷的衣袖，道："勿要来浪假痴假呆哉，搭我去坐来浪。"秋谷问他可有什么话说？佩兰说不出来，只把秋谷瞪了半日，不声不响。娘姨在旁说道："二少爷勿要去哉，倪先生从来勰自家留过歇客人，挨着耐格二少爷还是头一转来啘。"秋谷方才一笑无言。娘姨开上稀饭来吃了，伏侍佩兰卸过头面，掩上房门，大家退出。这里章秋谷和王佩兰一个是敷粉欺朱，平叔莲花之面，一个是飘烟抱雨，小蛮杨柳之腰，自然是人面田田，脂香满满，不消说是一双两好的了。

只说秋谷一连在王佩兰家住了几天，陈文仙院中竟绝迹不去。王佩兰又说陈文仙的品行如何不好，娘姨门的应酬更不讲究，叫秋谷不要再去做他。秋谷口中含糊答应，心上虽然不信，却就此陈文仙家的踪迹疏了好些。忽一日，王佩兰竟敲起章秋谷的竹杠来，要他打一支十五两重的金水烟袋。秋谷大为诧异，欲待不答应他，恐怕当面受他的奚落，若要当真去和他打造，不但对不住陈文仙，连自己也对不住。回想自家在花城香界之内整整混了五年，也颇颇的有些名气，就是一等再时髦的倌人从没有这样的大敲竹杠，所以挥霍的都是面子上的银钱，自家其实所费不多，旁人看了他的豪华气概，差不多就像

个有名的阔客一般。每每见那一班曲辫子的客人和倌人去买这样办那样，鞠躬尽瘁的一种光景，笑他是个大大的瘟生。不料如今轮到自家身上，也被王佩兰当作瘟生看待，敲起大注的竹杠来。懊悔当初不该钻头觅缝的去做他，如今却弄得这般结局，觉得王佩兰这个人势利异常，全没有一些情义。便又想着陈文仙，做了多时，从没有敲过他的竹杠，可见如今世上都是王佩兰一路的人，要如陈文仙这个样儿，已经难得的了。当下笼笼统统的答应了他一声。王佩兰便正色道："耐答应仔是要去拿得来格哩，勿要故歇末答应，歇仔两日绰倪格烂污，是倪勿来格哩。"秋谷见王佩兰惟利是图，含着一腔怒意，面上却不露出来，故意笑道："我既然答应了，停两日自然拿来，难道我是哄你的么？"王佩兰听了，见秋谷说得斩钉截铁，料想不是假的，方才满心欢喜，喜孜孜的放出满面春风。又问他几时打好。秋谷道："这却我也不知，要去问那银楼里头，方得明白。大约一礼拜，只怕也差不多了。"佩兰屈着指头算道："今朝是礼拜一，耐礼拜日仔拿得来阿好？"秋谷勉强点一点头。坐了一会，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起身要走。佩兰送到楼门，又千叮万嘱的叫秋谷不要忘了。

秋谷出了王佩兰家，心想王佩兰这般可恶，想要把他处置一番，一时又想不出什么主意，只好到了礼拜日慢慢的耽搁他，叫他自家晓得，不来开这口儿，也就罢了。一面想着，脚下随便乱走，低着头只往前撞，不知不觉早出兆贵里的弄堂。只听得迎面有人叫了他一声，秋谷抬起头来一看，却是贡春树，手中拿着一卷不知是什么东西，正要举步进弄，恰见秋谷低头急走出来，故而叫了一声。秋谷立住了脚，含笑问道："你到兆贵里，可是去寻我的么？"春树笑着点头。秋谷又问他手内是

什么东西？春树道："就是要给你看的那个手卷。我一连几天不得工夫看你，今天特地带着手卷前来看你一趟，一来要请教你的珠玉，二来请你看看这个手卷的笔意画得如何？"秋谷道："我刚在王佩兰家出来，要想回去，此间立谈不便，还是回栈去坐一回儿罢。"春树应允，两人同到吉升栈来。

到了栈内，走进房坐下，秋谷就把贡春树手内的手卷取了过来，打开细看。只见那一幅纸儿约有二尺余长，绫锦装潢，十分华丽。上面画着一座工细楼台，纱窗半掩，青琐横斜，高高的吊起一挂湘帘，栏杆屈曲，映衬着楼外边几树垂杨随风飘拂。垂杨之下，便是一湾流水，停泊着几只画船。那楼窗内倚着一个美人，露着半身，凭栏凝睇，春山敛恨，秋水含颦，微微的带着病容，丰神酸楚。那一双眼光，紧紧的注在楼下一只船上。船头上也立着一个少年，玉立亭亭，丰仪整洁，和春树甚是相像，呆呆的仰望高楼，四目相视，神气之间画得甚是活泼，发纹衣褶，工细异常，大有赵子昂的笔意。秋谷看了一回，赞道："这一个手卷居然画得不差，却像个近时名家的手笔，可是吴友如画的么？"春树道："不是，吴友如听说已经死了几年，这个手卷是我们常州一个画家，名叫黄松寿画的。"秋谷不语，只点点头。春树便接过手卷，把后面放开，见后面空着丈余长的素纸，摊在台上，道："就请你的大笔一挥何如？"秋谷摇头道："这些事儿我素来没有弄过，我还是和你做一篇四六序文，这题的一层，你赶紧去请教别人，我却不能破例。"春树见他不肯，也只得罢了，把手卷收起，向秋谷笑道："你既然一定不肯，我也不能勉强，只把那一篇序文快快做来，好待我开开眼界。"秋谷笑道："你还是这般性急，待我慢慢的想起来，你却不要在旁打岔（诧）。"说着，便立起来，

在房内走了几步，不到一刻钟，腹稿已经打好，却笑向春树道："我想做一篇短短的四六，题目就叫《懊恼记》，你那一个手卷，索性也叫他做《懊恼图》何如？"春树拍手叫好。

当下秋谷取了一张冷金笺铺在案上，提起笔来飕飕的便写。一笔赵松雪的行草，就如兔起鹘落的一般，写得满纸上龙蛇飞舞。春树见他写得神速，差不多就是个再生的曹子建，转世的温八叉，暗暗的心中佩服。不一会，秋谷已是写完，把笔一掷，立起身笑道："虽然潦草文成，幸而还没有什么不通之处，你来看看，如有不妥的地方，我们大家酌改。"春树笑道："你又来说违心之论了，老实说，我们做出来的文字，无论再是不通，总还比近来名士文章高了几倍。况且你的四六也极好的了，我们一班同辈之中，那里赶你得上？"秋谷一笑无言。春树便走近案前，看时，只见写着道：

> 琵琶沦落，商妇工愁，小玉多情，十郎薄幸。所以情天不老，韩寿圆割臂之盟；密约难忘，徐令合惊闺之镜。彩鸾已嫁，嗟绿叶之成阴；飞燕重来，笑花枝之独照。未还珠于合浦，先种玉于蓝田；扬州杜牧之狂，太白西川之痛。桃花易老，银汉难通，此《懊恼记》之所由作也。则有门承通德，家庆弹冠。刘晏七龄，能为正字；邺侯四岁，解赋方圆。少登北海之堂，长有羊车之誉。而且何郎怀袖，春留十日之香；李泌丰神，夜抱九仙之骨。长卿善病，叔宝多愁。未逢绿绮于临邛，先得倾城于吴会。罗敷相见，遗玉佩以归来；卓氏私奔，脱貂裘而换酒。天上双星之会，碧落团圆；人间倩女之魂，红绡惆怅。盖飘萧华发，依然卫玠之姿；落拓江湖，未改潘安之度。三生慧业，一见倾心；蚌已含珠，人难化鹤。海天蜃气，辨幻影

于楼台；情海生波，更惊心于风雨。匆匆归去，歌残白练之裙；好好题诗，剔破桃花之纸。花开造次，心未死而先灰；莺苦丁宁，泪将流而未敢。公河莫渡，指白水以为盟；比翼相期，愿青天之作证。从此相思刻骨，远梦惊心。丁香之眉结难开，莲子之心期终苦。押衙已死，叱拨何来；碧血招魂，黄衫安在？使君打鸭，可怜花底之鸳鸯；公子思乡，谁解笼中之鹦鹉？愁如春水，不解西流；泪似大江，还期东去。嗟乎！冯京宅里，何来金带之招？温峤堂前，未有玉台之聘。当年相遇，愿为连理之枝；他日重逢，长作相思之树。

春树看了又看，爱不释手，朗吟了几遍，方才放下，向秋谷道："这一篇四六做得香云缭绕，花雨缤纷，词意缠绵，文情宛转，真个是鹿锦凤绫之艳，珊瑚玉树之珍，我们实在望尘不及，敢拜下风。但是一样，把我却抬举的过分了些，虽然一字之褒，荣于华衮，我自家心上却总觉有些过意不去，当不起这样的揄扬。"秋谷大笑道："文字中的褒贬，扬之可使上天，抑之可使入地，有什么一定的讲究？你果然自家过意不去，只把我这一篇文字当作是说的别人，何必要这般呆实？"说得春树也笑了。春树又道："我把你这一篇草稿带去给修甫他们大家看看，明天在密采里请你们吃顿大菜，你可有工夫到么？"秋谷道："你请我吃大菜，那怕再没有功夫也要到的。"春树大喜，丁宁而别。

到了明天晚上，春树果然亲到栈中，邀着秋谷同到密采里。坐了不多一会，修甫等大家都已到来，又有几个常州乡亲，秋谷素不认识，一一的招呼过了。末后又走进一个人来，一进房间，就向主人作了一个大揖。众人觉得甚是好笑，原来

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有名饭桶，第一瘟生的金汉良。秋谷不觉格声一笑。金汉良抬头一看，见是章秋谷，心上就吃了一惊，暗想：今天真是倒运，恰恰又遇着了这个冤家。勉强大家入座，这一席是章秋谷倡议不要叫局，为的是大家好细细的谈心，若一叫了局来，众人个心，便一齐移到倌人身上，没有说话的功夫。

当下坐定之后，贡春树便取出秋谷做的那一篇《懊恼记》来，给修甫、小屏等大家传看。修甫等看了一遍，一个个极口称扬，秋谷不免谦让几句。春树又把那一个手卷交与修甫，要请他们大家题些什么。修甫、小屏齐声说道："我们构思颇差，那里赶得上你们的这般神速，万不能即席挥毫。你一定要我们当场献丑，只好把这个手卷我们带了回去，慢慢的构思起来可好？"春树拱手应允。这一席因没有叫局，大家谈得十分热闹。只有金汉良一人坐在席上，没有人去理他，呆呆的听着众人讲话，却又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，自家觉得没趣起来。四边一看，见章秋谷的那一张草稿，众人看过之后没有收起，还在那桌子中间。金汉良伸手取了过来，约略看了一遍，也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因要卖弄他自家的才情，假充通品，便闭着眼睛，摇头拍手的做出许多丑态，竟高声朗诵起来，不知不觉的念出多少骑马句子，还有无数的白字。这一来，早把众人的话头打断，都看着金汉良暗暗的好笑，金汉良还是一毫不觉。正是：

浣花笺纸，凄凉金缕之歌；杨柳楼台，懊恼玉钩之梦。

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。

第四十五回

说官话小子无知　　困春愁萧娘多病

且说章秋谷等听得金汉良念出许多白字，甚是好笑，章秋谷便埋怨贡春树道："今天我们一班朋友都是性命之交，正好趁此良宵，快谈风月，为什么偏要带着这一个蠢货，被他搅得满坐不欢？难道这样的一身俗骨的畜生，你还要和他来往么？"春树听了，也觉有些懊悔，忽又笑道："他这样混混沌沌的人物，正好给你做一味下酒的佳肴，比到用《汉书》下酒，还胜强百倍呢！"秋谷听了，忍不住狂笑起来。修甫等在旁听得分明，一个个放声大笑。

金汉良正在那里念得出神，那里去管他们是笑的什么，也万想不到笑的就是自家，还在那里提起了毛竹一般的喉咙，念得十分得意。众人虽然惹厌，也只得由他。好容易一会儿的工夫才算念毕，方才咳嗽一声，吐了一口浓浓的涎沫，抬起眼睛打量众人时，见秋谷等还是笑容满面，心中暗想：幸而我今天显了一显才情，他们就登时瞧得起我起来。又见章秋谷今天没有开口取笑着他，心上更是欢喜。不料这一阵欢喜，顿时忘了平时的顾忌，不觉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出来，便张牙舞爪的立起来，打着那不三不四的官话，对着众人说道："象这样的文章，兄弟小时也曾读过。记得还是十九岁的时候，先生叫兄弟念了一部古文，后来又出了几个什么论题，要兄弟做什么策论，

兄弟却也狠费了些功夫，可惜现在荒了多年，只怕做出来没有这般的顺口了。”众人听他打着一口京腔，南腔北调的十分可笑。

章秋谷忍不住问金汉良道：“金汉兄是什么贵班，想就要到省的了。果然你们官场中人毕竟有些儿气派，不要说是别的，就是你这一口京腔，也说得十分圆熟；比那戏子唱的京调，倌人说的苏白，觉得还要好听些。”金汉良听章秋谷问到他的功名，这是他生平第一件快心得意的事情，正要逢人卖弄；只把他得意的身子摇了两摇，好像一个身体都没有放处的一般，只见他满面精神的说道：“兄弟是个尽先候选的知县，现在已经指了直隶的省分。不瞒你老哥说，兄弟报捐这个知县，倒也狠费了一笔大钱，如今打算就要到省去，领了制台的咨文，再进京去引见，早些到省，或者当个什么差使，也好捞转两个本钱。到底这做官的赚起钱来，比到那做生意容易多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章秋谷听到此际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驳他道：“你既然是个候选班，该应归部铨选，怎么又平空的指起省来？况且向来的章程，大凡各省报捐的候补人员，都要先行引见，领了部里的文凭方能到省。你金汉兄才说要先去领了制台的咨文，再去引见，请问这制台的咨文可是给皇上的么？”金汉良听了，知道自家说错了，面上红了一阵，老着面皮说道：“这是他们引见过的人员出来说的，他们是过来的人，说的话儿料想不错，只怕还是你章秋翁记错了罢。”秋谷忍住了笑，又道：“想必是你金汉兄做了吏部，和他们改了章程，我本来没有捐过什么功名，那里晓得这里头的规矩？”说得金汉良面上一红一白，好不难过。还亏得他的脸皮甚厚，挨了一回，也就罢了，便不和秋谷说话，又同贡春树谈心起来。

秋谷见他不知羞耻，真是天下无难事，只怕老面皮，竟奈何他不得。想了一会，便又向众人笑道："我有一个笑话，讲给你们大家听听何如？"众人估料一定又是骂着金汉良的笑话，都要听他又编出什么故事来，大众齐声说好。秋谷含笑说道："那公冶长不是会听鸟语的么？你们却不晓得公冶长还有一个兄弟，叫作公冶短。"春树等听了公冶短的名字，已忍不住先笑起来。秋谷又道："那公冶长能解禽言，不料这公冶短也有一般绝技，能通兽语。公冶短的住房间壁，是个磨豆腐的磨房，养着一个驴子，每天四更起来，把这驴子上了笼头叫他磨麦。不想有一天，这驴子忽然带着笼头乱迸乱跳，高声大叫起来，叫得驴主人恼了，把鞭子狠狠的打他。谁知打者自打，叫者自叫，凭你怎样的乱抽，他还是叫个不住。这驴主人诧异得了不得，连忙过隔壁去，请了公冶短来，和他说了，要他听听这驴子说的是什么话儿。公冶短走到驴子身边，仔细听了一会，驴子还在那里昂头掉尾的嘶鸣，似有得意之状。公冶短听了，把头摇了一摇，侧耳再听一回，依然不懂。公冶短焦躁起来，抢过一根鞭子。"秋谷说到这里，走过来，把手在金汉良肩上一拍，道："把那驴子狠狠抽了一鞭，口中骂道：'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，放着好好的话儿不说，偏要学起蓝青官话来。你这样的畜生，人格还没有完全，配说什么官话，难道你也想学着他们一班捐官的人，报捐了什么州县，去到省候补么？'"众人听了，这一阵笑声，就如那春雷震耳，一个个笑得话都说不出来。贡春树笑到极处，一个不留神，竟连人连椅望后一仰，滚在地下，还在那里大笑。众人正在笑得有趣，猛然听见扑通一声，急急的看时，见贡春树跌在地下，一张椅子也倒在一旁，众人更加好笑。秋谷连忙过去，把春树拉了起来。

金汉良被章秋谷的一场笑话，说得他满面通红，又被众人这一阵笑声，笑得浑身汗出，待他认真发作起来，料想他们口众人多，那里说他得过，只得勉强忍住了。觉得自家面上一阵阵的热气直升上来，直把他气得坐立不安，好生难过，坐在席上，如坐针毡一般。巴得他们吃完了，立起身来，金汉良急急的穿好长衫，就如那笼中鸟雀，网内鱼虾，连忙别了主人，飞一般的逃了出去。这里众人说说笑笑，一路回来，又去打了几个茶围，方才分手。

到了礼拜的那一天，王佩兰因秋谷几天不去，晓得事情有些不妙，起了一个绝早，梳好了头，竟到吉升栈内来看秋谷。其时约有十点多钟光景，秋谷尚未起来，当差的进来，叫醒秋谷。睁眼一看，见王佩兰扶着一个小大姐，婷婷袅袅的进来，就坐在秋谷床上，向秋谷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耐到好格，几日天勿到倪搭去，倪牵记得来。"秋谷也作苏白答道："好哉好哉，勿要来浪生意经哉。"佩兰嗤的一笑，把秋谷拧了一把。秋谷披衣坐起，问他为什么来得这般早法？佩兰道："为仔耐几日勿去，常恐耐有啥格勿舒齐，所以倪来看看耐呀！"秋谷含笑道："多谢多谢，看是不敢当的，你有什么事情只顾请说。"佩兰道："倪也无啥别样事体，就是格支烟筒，耐今朝好去拿得来哉啘？"秋谷假作失惊道："该死该死，我竟忘了，没有到银楼去定，只好等回儿再去的了。"王佩兰见说不依道："耐前日仔搭倪说得明明白白，今朝啥格假痴假呆，说忘记脱哉。耐吃饭困觉阿会忘记？倪勿要，耐豪燥点去搭倪拿得来。"秋谷只是笑，也不说拿，也不说不拿。王佩兰见秋谷不肯，焦躁起来，拉着秋谷的手着紧问道："耐到底阿去搭倪拿介？"连问几声，秋谷并不开口。王佩兰更加着急，把秋谷乱推，道："耐说

唑，倍一声勿响哉呀？”秋谷方开口笑道：“你也不要去拿什么烟筒了，倒是我去拿一把斧头来送你用用罢。”王佩兰听了，跳起来嚷道：“唔笃听听看，说出来格闲话，阿要气煞仔人，耐自家绰仔倪格烂污，倒说倪敲耐格竹杠，耐格人阿有良心？”秋谷笑道：“有了良心，还肯敲客人的竹杠么？”

王佩兰听秋谷的话，一句紧似一句，更觉生气，冷笑一声，一言不发。秋谷也不理会，跨下床来洗脸嗽口。诸事完毕，回身仍旧坐在床沿，向佩兰笑道：“为什么半天并不开口，可是没有和你去拿烟袋，所以生了气么？”佩兰冷冷的答道：“倪末陆里敢生气，只要耐二少爷勿生仔气末是哉。”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倪要耐拿一只烟筒，也勿算敲耐格竹杠啘，耐勿情愿末，好好里说末哉，倪也无倍希奇，勿壳张耐当时末来浪答应，骗得倪欢喜煞，到仔故歇原是放仔倪个生，还要说倪敲耐格竹杠，耐倒直头好意思格。”说着，就低下头去，眼波溶溶，好像要流下泪来的样子。又道：“故歇倪房间里格排娘姨，才晓得耐来浪搭倪打金烟筒，连搭仔楼下底格本家，才晓得哉，停歇歇俚笃问起倪来，耐是生来无倍要紧，倪阿好意思说得出？”秋谷听他说到此间，不觉已是几分怒意，又听他说道：“耐故歇歇就是拿拨仔倪，一塌刮子几百洋钱格事体，耐二少爷实梗格场面，也勿在乎此啘。老实说，推板点格客人，送仔倪两付金钏臂，倪理也勿去理俚，勿要说落倍格相好哉，耐末……”说到此，口中顿了一顿道：“再要说倪敲竹杠？”秋谷不觉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反是我得了便宜了。”王佩兰面上也红了一红，星眼流波，蛾眉半锁，瞅了秋谷一眼，又道：“耐是有名气格客人啘，故歇为仔一只烟筒放倪格生，倪是就不过坍仔点台末哉，耐为仔格点点小事体，倒卖脱仔自家格牌子，倪搭耐想起来倍犯

着嗄？”秋谷听王佩兰说得十分尖刻，不觉勃然大怒，面上已经红了，勉强捺住了怒气，冷笑道：“我不过和你说句玩话罢了，难道真要绰你的烂污么？此刻我就同你一同到银楼去何如？”佩兰听了，方才大喜，顿时眼笑眉开的道：“倪也晓得耐勿是格排滑头码子，推扳点客人，倪也勿肯做俚哚。”秋谷不待说完，截住了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我叫人去雇部马车，我们一同就去。”

恰好那一天，阴阴沉沉的没有日光，甚是凉爽。佩兰此时心满意足，再不多言。一会儿马车放在门前，佩兰叫跟来的大姐先自回去，同着秋谷坐上马车。马夫问明去向，加上一鞭，直向杨庆和门前停下。秋谷因和那杨庆和的老班杨宝宝素来相识，向有往来，便同着佩兰下车进内，和那柜内管帐的先生说明，要打一只金水烟筒，大约十四五两的光景，明天就要来拿。管帐的听说明天就要，踌躇道："明天恐怕打造不来，可好略停两日？”秋谷和那管帐的再三商量，央他连夜赶做。管帐的却情不过，只得点头。秋谷略坐一会，拱手辞别。王佩兰不肯放他回栈，便直到兆贵里来。王佩兰欢天喜地的同着秋谷进去，那一种要好巴结的情形竟比往常时加了几倍，难以尽述。

留秋谷吃过了饭，王佩兰要坐马车到张园去，秋谷也同王佩兰坐在一马车上。到张园泡了一碗茶，坐得不多一刻，只见一个倌人从上首转了过来，态度温存，风姿淡雅，走到秋谷面前，朝他点一点头，停住脚步微微含笑，似欲有言。秋谷看时，见是陈文仙同院住的倌人金湘娥，也朝他笑了一笑。湘娥悄问秋谷道：“耐阿晓得文仙来浪生病呀？”秋谷吃了一惊道：“我几天不去，不晓得院内的事情，他为什么又生起病来？”湘娥道：“为仔耐几日勿去，认仔耐动气勿来哉。难末心浪一径勿

舒齐，格两日局才勿出，才是倪搭俚代格，耐今朝阿去看看俚呀？”秋谷点了一点头道：“我停回晚间就去，托你回去和他先说一声。”湘娥应允，也不坐下，姗姗的去了。王佩兰虽坐在秋谷对面，却并未留神，不去理会，只认做金湘娥也是秋谷做的相好。候他去了，方向秋谷笑道：“耐格相好倒多笃碗？”秋谷笑而不辨，心上却狠记忆着陈文仙，要想张园出来就去看他，王佩兰死命的拉住，那肯放松，撒娇撒痴的定要秋谷送他回去。秋谷摆脱不来，只得把佩兰送到院中，一同进去。佩兰提起了全副的精神，应酬秋谷。无如秋谷心上想着陈文仙，总有些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佩兰也猜不着他有什么心事，只是伴住了不肯放他。

到得差不多十二点钟，秋谷立起身来，一定要走。佩兰拦阻不住，发起急来，喊道：“倍笃豪燥点来喤，二少爷要去哉。”就这一声喊里，后房房外跑进四五个大姐娘姨，一齐拥上，竟是打了一个拷拷圈儿，把一个章秋谷团团围住，好像那杨国忠的肉屏风，石季伦的锦步障，一些儿水泄不通，七张八嘴的挽留，七手八脚的乱扯。秋谷见此光景，暗中好笑，料想走不脱身，只好安心住下。

这一夜，王佩兰尽力应酬，倾心巴结，双钩抱月，半面偎云，花飞锦帐之春，水满蓝桥之路。若换了差不多些的客人，早已被他迷得丧心失志，当不得章秋谷歌场酒阵阅历多年，那一样事儿没有见过。近数年来，更是结束铅华，屏除丝竹，差不多就有些杜司勋梦觉扬州，王摩诘西风禅榻的光景，不过是借着这载酒看花，消遣那牢骚郁勃，所以凭着那王佩兰如何做作，只是淡淡的勉强应酬。看看佩兰的一片虚情假意，反觉得有些惹厌起来，越发把一个陈文仙深深的印入脑筋，竟有些儿丢撇

不下。正是：

疑云怨雨，缠绵宋玉之情；金枕银环，辜负丁娘之索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争闲气怒掷缠头　恶跳槽气伤名妓

却说章秋谷在王佩兰院中住了一夜，明天不到九点钟时候，秋谷已自起来，佩兰也便惊醒，见秋谷起身，连忙也揉一揉眼睛，跨下床来，不肯再睡。秋谷暗暗的好笑，便披上长衣匆匆要走。王佩兰一手拉住，道："故歇辰光，耐要紧到倽场化去？就是要去看倷笃格相好，晏歇点也正好勒哴。耐看耐格辫子，倽格毛得来，实梗样式，阿要倪来搭耐打条辫子，吃仔点心，慢慢交去末哉。"秋谷本要径到陈文仙院内去看他的病，看看钟上还不到十点钟，也觉得似乎太早，料想他们还没有起来，便点头应允，就在窗口藤椅上坐下。王佩兰取了牙梳发篦过来，立在秋谷身后，替他慢慢的拆开，先梳通了头发，又用发篦编了一会，然后编起辫子来。编好之后，又用刨花水刷了又刷，直把秋谷的一条辫发，刷得没有一根乱丝，黑漆漆的宝光如镜，方才完事。又问秋谷要吃什么点心。秋谷道："还是去叫碗面来的好。"佩兰晓得他平日爱吃九华楼鸡丝面，便叫相帮到九华楼去，叫了一碗钱六分的生川鸡丝面来。秋谷吃了，王佩兰便坐在秋谷旁边，对镜梳洗，却把一个身子斜倚在秋谷身上，低声笑道："倪搭耐打格辫子阿好？勿是倪来里说，别人阿肯实梗呀？"秋谷见王佩兰睡态未消，余香犹腻，娇波流慧，顾盼生妍，不由的心中一动，暗想：王佩兰这般姿态，也算蛾眉队里一个

出色的人材，可惜他看待客人没有一些儿良心，只晓得一味的混敲竹杠，将来一定没有好好的收成。想了一会，方才立起身来。王佩兰挽留不住，又咬着耳朵叮嘱了一番，叫他晚间务必要把金水烟筒带来。秋谷微笑答应，出了王佩兰家门口，径到陈文仙家来。

走上扶梯，相帮高叫一声，只见陈文仙的娘姨宝珠姐，蓬着头走了出来，正和秋谷打个照面，登时满面上堆下笑来，道："咦，二少爷多日勿来哉啘，倪先生牵记得耐来勒浪生病，房里向去坐喤。"推着秋谷的背，进房坐下。陈文仙本来尚未起身，被宝珠姐在外间说话惊醒，听得秋谷到来，心中大喜，便坐起身来。秋谷见文仙已经坐起，一直到床沿坐下，握着文仙的手，正要问时，只听得文仙先说道："二少爷，耐一径勿来，倒好意思格？"说到此际，便顿住了，不说下去。秋谷看他云鬓松惺，不施脂粉，果然消瘦了好些，心上好生怜惜；要想几句安慰他的说话，却急切里一时想不出来，只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彼此默然。文仙又道："倪是一径覅待差歇耐，耐别地方去做仔相好，倪搭勿来末，只要凭耐格良心末哉，倪做客人总不过实梗样式，呒拨啥格别样花头，勿像别人有多花迷人格功架。"说着，又低下头去，玉容寂寞，眉黛含颦，大有凄凉之态。秋谷觉得甚是过意不去，只得着意温存了一会，文仙方才有点笑容。秋谷问他可有什么不快，文仙道："倪人是倒也无啥，就是心浪向勿舒齐，勿晓得啥格道理？"一面说着，便走下床来。秋谷直候他梳洗完了，方把王佩兰敲竹杠的一层情事，细细的告诉了陈文仙。文仙听了，心上自是畅快，面上却冷冷的道："俉笃两家头实梗格要好，耐去搭俚打一支金水烟筒也无啥要紧啘。"章秋谷知他醋意未消，便抱着文仙坐在膝上，

密密的说了一回。文仙面有喜色，故意说道："格是耐自家情愿格，勿关得倪啥事，勿要隔仔两日，再要说倪敲耐格竹杠。"秋谷连连摇手，道："你只管放心，我难道肯说这样的话么?"文仙方才不说。

秋谷到得天晚，便到杨庆和银楼去了一趟，把那昨天定打的金水烟筒取了回来，共是十四两金子，连工钱在内，合要七百三十块钱。秋谷带了金水烟筒，却不到兆贵里去，一直到吉升栈来，把烟筒交代当差的，又教了几句说话，方到兆贵里来。王佩兰见秋谷进来，仍是一双空手，不觉登时变了面色，连忙问道："金水烟筒啥勿搭倪拿得来?"秋谷道："我刚刚去了一趟，要停一会儿方有，我叫当差的在那里坐等，一直拿到你这里来。今天决不绰你的烂污，你放心就是了。"佩兰听了，方才转过面皮，笑逐颜开，春风满面。这一刻时候，王佩兰恨不得要把章秋谷心坎温存，眼皮供养，要哄他这一支金水烟筒。秋谷坐了一会向佩兰道："我今天本想要请几个客人，就此刻吃了一台罢。"佩兰更是欢喜，连忙关照下去。秋谷一面写票请客，一面叫摆起台面来。

不多时，请客已经来了，写好局票交与相帮，大家入席。秋谷却添叫了一个陈文仙，王佩兰看见，连忙伸手过去，把那一张局票抢了过来，撕得粉碎，口中咕噜道："耐说陈文仙搭勿去哉，故歇为啥要去叫俚格局?"秋谷笑道："你不用这般着急，我为今天客人太少，叫的局又不多，所以多叫一个，台面上热闹些儿，并不是要再去做他。"王佩兰嗔道："倪勿要呀，耐末总是实梗。"秋谷暗暗好笑，便把王佩兰拉了过来，低低的说了几句，佩兰方才依了。秋谷又重写一张局票，交代下去。不多时，陈文仙已经来了，走进房内，叫了一声，便默然

坐下，一言不发。秋谷只顾应酬客人，并不理会。王佩兰见此光景，心中暗喜，倒与陈文仙问答几句。秋谷摆了二十杯庄，要人代酒，方回头过去，将两杯酒递与陈文仙。文仙一气饮干，王佩兰也代了几杯。这一席酒，不觉已吃到十点多钟，将近散席。王佩兰等来等去，候了多时，不见当差的到来，便伏在秋谷肩上，悄悄的问他为什么金水烟筒还不送来？秋谷故意诧异道："这奴才真是没要紧，为什么还不赶紧送来？此刻已经十点多钟，大约也差不多了。"说着，早搬上干稀饭来，大家随意吃了些儿，起身散座。其时叫来的局已经散尽，惟有陈文仙催了几趟转局，兀自坐着不走。王佩兰看看陈文仙的面孔，着实诧异，连那班客人也奇怪起来。王佩兰正和秋谷在那里附耳密谈，陈文仙立起身来要走，秋谷一把拦住道："慢些儿，我还有话说。"文仙佯嗔道："台面也散哉，独剩仔倪一干仔，坐来浪算啥嗄？"秋谷道："你为什么这般性急，难道说一句话的功夫都没有么？"文仙方立住了脚，问道："有啥格闲话，豪燥点说喤。"秋谷尚未开口，只见门帘一起，当差的高福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支金水烟筒，黄澄澄的辉煌夺目。王佩兰一见，喜得娇含杏靥，笑晕梨涡，那搓酥捏粉的脸上，喜孜孜现出两朵红云，粉融融添了一团春色。轻移莲步，走近前来，正要伸手去接，高福把身子往后一退，转过身来交在秋谷手中。王佩兰觉得有些没趣，见秋谷把金水烟筒接在手中，王佩兰的一双俊眼，就跟着秋谷的金水烟筒周围乱转，心上早突突的跳起来，眼花撩乱的看不清楚。定了一定心神，方才看见秋谷手内的那一支金水烟筒，打造得十分工细，雕缕精巧，光彩照人。修甫等也走近前来，一同观看，都说果然打得不差，大家心上都觉得章秋谷此举有些瘟气。只有贡春树心中暗想，秋谷平日时常说别人

是个瘟生，如今轮到自家身上，也做起瘟生来了，可见得色之一字，最易迷人。章秋谷这样的花丛老手，都受了他的圈套，其余的人可想而知，更不必说的了。

正在彼此疑惑之际，只见秋谷笑问王佩兰道："你看这一支烟筒何如？"王佩兰此际得意已极，并不言语，只笑着点点头。秋谷又回过脸来问陈文仙，陈文仙道："打工倒无倽，倪看也无倽希奇。"秋谷一笑。王佩兰却瞅了陈文仙一眼，微微冷笑，大有看不起他的样子。不提防秋谷把那一支水烟筒，竟自递在文仙手内，向他说道："我自从做你将及两年，从来没有敲过我的竹杠，我如今送你一支金水烟筒，好等那一班专爱银钱、死敲竹杠的倌人看个样儿，我姓章的并不是不肯出钱的客人。"文仙把金水烟筒接在手中，笑迷迷的道："谢谢耐，晏歇请过来。"说罢，也不作别，往外便走，三脚两步的去了。王佩兰万料不到章秋谷使出这一着棋子来，见了这般光景，这一来，就是那石破天惊，云垂海立，也没有这样的惊奇。这一气非同小可，真似那冷水淋头，闷雷击顶一般，直把一个王佩兰气得来脸泛秋霜，眼流珠泪，面青唇白，半晌无言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方才懊悔自家差了主意，不该一味的混敲竹杠，做出那一付神情，恰恰的钉头碰着铁头，遇着了个花柳惯家、温柔名手的章秋谷。竹杠没有敲成还在其次，偏偏的章秋谷把陈文仙叫了过来，千不给，万不给，单单的给了陈文仙，还带着把王佩兰骂了几句，燥燥他的脾胃，叫他在旁(房)看着，心上已自难过，当着这大庭广众之中，彼此相形之下，你叫那王佩兰的面上，怎生的下得来？辛修甫等大家看了章秋谷这样的作为，一个个方才心服，未免众人的视线，一齐逼到王佩兰身上，看得佩兰愈加惭愧，满面飞红。待要和秋谷不依，却又不好怎样，那一时的神景，

实在好看。秋谷本意原要待陈文仙走后，对着众人，尽情把他数落一番，好叫他自家懊悔。现在见王佩兰这般模样，面红头胀，珠泪双垂，又觉得有些不忍起来，想着那定情之顷，山盟海誓，何等缠绵，毕竟有些怜惜，便也不去合他多话，把手招招众人，起身便走，又似笑非笑的向王佩兰道："但愿你以后多做几个阔客，不要像我一般，我留心看你就是了。"佩兰正在气得发昏，听了也没有什么说话。秋谷便同着一班朋友走了出来，一直就走到陈文仙院内。文仙接进房中，自是欢喜。

贡春树说："秋谷这件事情，未免太过些儿。王佩兰虽是不该混敲竹杠，你也不应这样的反面无情，究竟你和他总算有过交情，凡事须要将就些儿，为什么这般刻薄？"秋谷听了，也有些自悔孟浪，便道："我生平作事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专要取那一时的快意，过后也觉得过分了些。"众人谈了一会，各自散去。按下这边。

且说方子衡回去之后，留下家人刘贵住在陆兰芬院中，痴心妄想陆兰芬过了中秋，还清债项，便好和刘贵同到常州，一心一意的嫁他了。那晓得上海的红倌人，不是轻易招惹得的，何况是金刚队里坐第一把交椅的陆兰芬。枇杷花下，车马如云，三千选佛之场，十万缠头之锦，那一班坠鞭公子，走马王孙，落了他的圈套，要娶他回去的人，也不知多多少少，那里把一个方子衡这样的曲辫子客人放在心上。大凡上海倌人的外交政策，差不多都是一般，无论见了什么客人，只要一有交情，就满口的山盟海誓，定要嫁他。及至客人被他灌了迷汤，入了他的圈套，他却只要银钱到手，就登时翻转面皮，把那以前的被底风情，枕边盟誓，一笔勾销，好似素不相识的一般，也不管客人的死活。其实倌人见了客人，起初也不是有意奉承，后来也不是负心背

约，总而言之，都是堂子里头照例的事儿，算不得什么丧心负义。你想他做了妓女，吃的本来就是这碗饭儿，不骗客人的钱，却骗那个的钱，难道要他自己赔钱不成？所以堂子里的倌人做了客人，那倌人的说话行为千篇一律，就如一个模子里头印出来的一般，跳不出这个圈子。依着在下的意见想来，倌人们哄骗客人，却也怪他不得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既做了这行生意，自然就要指着生意开销，若要对着客人说起真话来，那里还有什么生意？这哄骗客人，岂不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么？最可恶的是那一种嫁人之后，复又出来重做生意的人。你想既已嫁人，便是良家妇女，如何又要下堂求去，重新做起生意来？这便是他生成贱骨，爱落风尘，拔超不出的了。在下这一番议论，原是凭着自家的意见，一时拟议之谈，未知看官们以为然否？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方子衡把刘贵留在上海，住在兰芬院中，一天到晚没有一些事情，正是两餐老米饭，一枕黑甜乡。不觉过了几天，那刘贵实在无聊到极处，便和那些相帮随口闲谈，说到他主人方子衡要娶陆兰芬，两下已经说定，所以主人把他留在此间，好同兰芬回去的一层说话。那班相帮听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大家冷笑一声，不来理会。刘贵看见这般光景，免不得疑惑起来，便向那班相帮追问。相帮等那肯说明，只是不住的冷笑。刘贵打听不出，晓得事有蹊跷，暗想：方子衡临走的时候曾经吩咐过他，要他一过中秋，便把陆兰芬同回家去，现在这个样儿，看着有些不像，心中着实慌忙。正是：

惆怅温郎之镜，天上人间；重寻渔父之津，落花流水。

未知陆兰芬后来究竟肯嫁方子衡与否，试听下回。

第四十七回

负心郎黄衫来作合　　薄命女紫玉竟成烟

却说刘贵见兰芬的样儿不像，未见得肯嫁人，心上不免着急起来，只得候陆兰芬起来之后，正在对镜梳头，一步步的走上楼梯，走到房内，立在一旁。正要开口，兰芬早已看见，故作不知，问他道："耐是倽场化来格，倒倪搭阿有倽格事体？耐有倽闲话，到帐房里去说喤，倽格一直跑到仔房间里向来？"刘贵听了兰芬的话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心上明知不好，只得说道："我就是方大人留在这里的家人，怎么又不认得起来？"兰芬听了，方才笑道："噢，原来耐就是方大人搭格管家，倪倒像煞勿认得哉。"娘姨在旁边插口道："俚耐住来浪倪搭呀，住仔好几日哉。"兰芬听了点一点头，又问刘贵道："唔笃大人阿要几时出来，倪倒牵记煞来里？"刘贵听兰芬的话不是头路，更加慌了，便道："我们大人临走的时候把我留在此间，叫我过了中秋，就要把先生送回家去，难道他没有说明么？"兰芬故意摇头道："倪陆里有功夫到常州去？俚耐走格辰光，也勌搭倪说过歇啘，就是实梗妈妈虢虢要叫耐同倪转去？"说得这一句，就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回头向背后梳头的娘姨道："阿要一厢情愿？"刘贵听陆兰芬说出来的话愈加不对起来，把一个刘贵说得急了，便直说出来道："我们大人没有动身的时候，你自家亲口答应，定要嫁他，还要我们大人替你还债，所以才

把我留在上海，要把你同转常州，说得明明白白的，怎么现在又忽然变卦起来？”兰芬听了，嗤的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阿是我陆兰芬嫁拨倍笃大人实梗容易？老实对耐说仔罢，倪堂子里向见仔客人，生来才是实梗样式，无啥稀奇。倪吃仔格碗把势饭，碰碰就要嫁起人来，也呒拨几化客人来浪嫁畹，倍笃格大人阿，勿是倪勒浪说俚，直头是格伉大，一句闲话就要当倪格真。耐想倪堂子里说出来格应酬闲话，阿好作准？倪就是要嫁人，也呒拨实梗容易畹！”兰芬说毕，不觉又好笑起来。

刘贵听了这一番言语，好似顶门上浇了一桶雪水下来，方知果然是自己主人入了陆兰芬的圈套，无可奈何，又勉强争道：“你既然不肯，为什么要满口应承，有心哄骗，何不早些回复了他？”兰芬又冷笑道：“倪做仔生意，生来要应酬客人，俚一团高兴，要讨倪转去，倪阿好勿答应，坍俚格台？老实说，倪嫁起人来，像倍笃大人格号客人，勿见得靠得住。耐去想喤，倍笃大人一塌刮仔几十万银子格家当，也勿算啥格大家私，再说起功名来，一个候补知府，加二挨俚勿着，倪搭格客人，比仔唔笃大人再要阔点，想讨倪转去格多煞来浪，倪眼睛角落里向稍也覅稍着，勿要说啥倍笃格大人哉。”这几句，把刘贵说得哑口无言，又急又气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原是奉上差遣，没有我的事情。但是你既已当面应承，现在又是这般变卦，叫我们当家人的回去怎样的销差？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。”兰芬道：“格号事体啥格销差勿销差，希奇勿煞！耐转去搭俚说，有啥闲话末，叫俚自家来搭倪说好哉，勿关得耐啥事，倪总勿见得怕仔俚勒逃走，耐只顾放心转去末哉。”说着，又叫娘姨去衣橱内搬出一只小拜匣来。兰芬开了盒盖，检出六张十元的银行钱票，递与刘贵道：“格点小意思，请耐吃顿点心，耐转去就拿倪格闲

话，搭俉笃大人说末哉。”刘贵待要不接，明知无奈他何，只得伸手过来接了钞票，怏怏的走下楼去，心中暗想：住在此间无益，只可赶早动身回去，禀了主人，再作道理。又想：方子衡平日最敬重的是章秋谷，姑且去和他商议，或者有什么法儿，也未可定。主意已定，便急急的走到吉升栈来寻章秋谷。

不料秋谷已经两夜不回，寻了几处地方，直到陈文仙院中方才寻着。见秋谷在房中，正与陈文仙说笑，刘贵走进房去，请了一个安，垂手侍立。秋谷见刘贵进来，似乎有些认识，却模模糊糊的记不清，问道："你可是在方大人那里当差的么？"刘贵走上一步，答应了一声："是。"秋谷问他可有什么事情，刘贵就把方子衡留他在此，并陆兰芬忽然变卦的缘由诉说了一遍。又道："主人把家人留在此间，原叫家人要同着陆兰芬回去。现在他忽然变了口风，家人回去怎好销差？可好请章老爷想个法儿，家人实在不得主意。"说着，又请了一个安。秋谷听了，大笑道："我早就料到这件事儿定有一番口舌，你们贵上那时正在迷惑之际，劝他一定不依，反要失了我们的和气。依我看去，陆兰芬忽然改悔起来，还是你们贵上的运气。他们堂子出身的人那里受得人家的规矩，与其将来闹出什么笑话，坏了你们贵上的名声，不如现在听他反悔的为是。你回去同你贵上请安，就说我劝他不必放在心上，痴心妄想的还想娶他。上海的倌人，不是轻轻易易的就可以娶回家去，万一将来闹出事来，那时就懊悔嫌迟了。你住在上海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莫若早些回去，免得你贵上等得心焦。"刘贵听了，不敢多言，只好连声答应。辞了秋谷，出得门来，想着章秋谷的话儿实在不错，只得到陆兰芬家取了铺盖，急急的回常州，告诉方子衡去了。

闲话休提。只说章秋谷见刘贵去了，向陈文仙笑道："天下竟有这般痴子，上了陆兰芬的恶当，花掉了银钱不算，还要把自己一个家人留在上海，想要把陆兰芬同到常州。在上海滩上，要讨一个堂子里的倌人，那有这般容易？真是个世界之上，有一无二的瘟生。"陈文仙也笑了一会。

不觉又过了几日，其时已是七月中旬，桂魄初生，金风未动，已经凉快了好些。秋谷因离家已久，家中又连次信来催他回去，穷年索寞，旅舍萧条，虽然酒阵歌场，尽有温柔之梦，却是十年一觉，偏多落魄之悲，前路苍茫，华年似水，不免便有些张季纯秋风莼菜之思。想要暂时回去一趟，随后再来上海，却又有些迟迟疑疑的自家作不定主意。这一天正在栈内，检点朋友往来的信札，已经聚了一大堆来信，多没有写回书，便拣那要紧的先写了几封。正要叫人去送，忽见贡春树闯了进来，形景仓惶，面有忧色，走进来一屁股坐下，也不言语，皱着双眉，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。秋谷觉得有些诧异，便追问贡春树倒底为着什么事情这般着急？春树叹了一口气，走至秋谷身旁，附耳朵说了几句。秋谷笑道："这也不算什么大事，我早已知道了，何用急得这个样儿？"春树顿足道："在你看来原没有什么希奇，只在旁边说两句现成话儿可有什么用处？你不晓得这件事儿的关系，万一闹了出来我怎的对人得起？你以前答应我的话儿到底怎样，可有什么法子么？"秋谷冷笑道："你既晓得对人不起，为什么一到上海，就拚命的乱吊膀子，混轧姘头，难道你这般胡闹，就对得起人么？"春树听了哑口无言，想秋谷的话果然不错，一时脸上红红的，竟说不出话来。呆了半晌，见秋谷装着冷面不去理他，只得立起来，走到秋谷面前，深深的打了一拱，道："你向来是个极有血性的人，这件事儿，总得替我想个法

子，除了你，别人也没有这样的担当。”秋谷起初推托不肯，当不起贡春树再三再四苦苦的求告，推辞不得，只得应了。便道：“这件事儿我虽然应了下来，却又鲁莽不得，须得我自己赶到苏州方有把握。但是你自己闹了乱子，却无缘无故的要我来替你张罗。你的朋友甚多，为什么单要寻我，不去照顾别人，这是什么讲究？”春树怕他又要改口，再三央告，急得几乎要流下泪来。秋谷方笑道：“论起理来，我们读书子弟，不应去做这样事情。但是据你说来，若不趁早想个法儿，一定要闹乱子，这也只好急则治标，从权些儿的了。”春树听了大喜，举手称谢。秋谷又道：“我既然应了，也不必耽误日期，明天就好动身同你一同前去。但想个什么主意，也要预先商量方好。”正在打算，见茶房又传了一封信进来。秋谷看封面时，见是方子衡在常州寄来的，拆开封袋看，倒是方子衡的亲笔，写得歪歪斜斜的，白字连篇，那文理又似通非通的十分费解。秋谷甚是好笑，仔细摹拟了一回，方才略略懂得他的大意。

原来方子衡赶到家中，他父亲的病居然好了些儿。这方子衡虽然是勉强在家，却一心一意的记念着陆兰芬，一刻也放他不下，觉得那陆兰芬声容笑貌，没有一天不在他心目之中，差不多竟是害了单思病，恨不能一刻儿飞到上海来，好和那意中人会面。无奈他父亲有病，不得脱身，只把个方子衡恨得咬着牙齿，咒骂不已。正在那梦魂颠倒，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不料那刘贵赶了回来，一五一十的把陆兰芬的说话直言拜上，不曾掉了一些，说到高兴的地方，还要添些枝叶。这一下不打紧，把方子衡气了一个发昏，想来想去，没有什么法儿，叹了几口冷气，只得罢了。却又痴心不断，自己写一封信给章秋谷，要请他去问那陆兰芬为什么无故变卦。

章秋谷看了他的来信，微笑一笑，把信递与贡春树道："你看竟有这样到死不悟的瘟生，我那有功夫去碰陆兰芬的钉子？"春树把信接在手中还没有到眼，听见秋谷说到陆兰芬三字，不及看信，连忙向秋谷道："说到陆兰芬，你可晓得陆兰芬已经死了么？"秋谷吃了一惊，急问道："那有这般奇事，可是真的么？不要是外头的瞎话，为什么我这里没有风声？"春树道："确而又确，还是昨天半夜的事情，我今天早上听小宝家的相帮传说，方才知道，断断不是传来的谣言。并且我还听见相帮们自家议论，说兰芬身上的亏空，倒有两万多些，听得兰芬死了，一齐赶到，有的还去投报捕房，现在不知怎么样了？"秋谷听了，料想是真，因平日间兰芬和他虽然没有交情，却是相待甚好，现在听他死了，不觉有些心中酸酸的不忍起来，便又问春树道："你可晓得他是什么毛病，就死得这般快当？"春树道："我也弄不清楚，好像听他们说，发痧刚好，夜间留了一个客人，登时反复，霍乱吐泻的发作起来，不到一天功夫便断了气，却不晓得究竟如何？"

秋谷听了，便拉贡春树作伴，要同到兰芬院内，去看看那班债主怎样的开销。春树应允，立刻同出栈门，到兰芬住的大洋房来。走到门口，只见有一个印度巡捕立在门内，那出进的人纷纷不绝，秋谷便同着春树纵步登楼。往日间走上楼梯，便有娘姨应客，雏婢呼茶，青琐回灯，湘帘卷月，真个是桃花门巷，杨柳楼台。如今章秋谷走上楼来，那些旧日的娘姨大姐一个不见，鼻观之中，只闻得一股纸钱灰气直逼进来，那里还有什么花香人气，正是：

风月依然，倾城何处？惆怅昙花之影，燕子楼空；凄凉倩女之魂，华清梦醒。

秋谷忍不住一阵心酸，勉强忍住了，走到房内，见大床上的帐子已经卸去，直挺挺的躺着陆兰芬。那生前如花如玉的丰神，宜喜宜嗔的态度，不知往那里去了，只觉得口开目闭，形状怕人，身上直穿着一身半旧的竹布衫裤。秋谷别转头去，不忍再看。房内的衣橱箱子，一齐贴着封皮，客堂内有一簇人在那里纷纷议论。有一个人把一本账簿摊在桌上，在那里不知写的什么，想就是兰芬生前的债户了。

秋谷正在徘徊感慨之际，忽见人丛内挤出一个人来，把秋谷一把拉住，大哭道："二少，耐看看难末叫我那哼？"秋谷吃了一惊，急看时，原来就是陆兰芬的亲生娘，泪流满面，头发蓬松。秋谷见了也不禁恻然，只好将就安慰他几句。兰芬的娘哭道："俚耐刚刚死得勿多辰光，就有几化格债户同仔巡捕房里向格人赶得来，一塌刮仔格物事，才上仔封皮，动也勿许倪动，说是要拍卖仔洋钱，替俚还债，故歇洋钱末呒拨，借也无借处，叫我那哼弄法？"说罢，又大哭起来。秋谷心上十分酸楚，只得对他说道："兰芬生前虽有许多亏空，要拿他的衣裳首饰拍卖抵偿，却照例要另外留出一分作为治丧的费用。事已如此，你也不必这样伤心，我们一班和兰芬素来要好的人，只要可以帮忙的地方，没有不尽力的。"说着，便向身边取出一卷钞票，点了一点，又问贡春树身边可有钞票。春树连声说："有。"便也取出一卷来，递与秋谷。秋谷接过来看一看，检了几张，和自已的合成一百块钱，把余多的仍旧还了春树。正是：

红颜薄命，伤心天宝之歌；黄土埋香，肠断真娘之墓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章秋谷惊散野鸳鸯　霍春荣排演花蝴蝶

却说章秋谷闻得兰芬病死，甚是凄然，拉着贡春树同去看他。遇见了陆兰芬的亲生娘，拉住秋谷，放声大哭，秋谷十分不忍，给了他一百块钞票，叫他凑着使用，兰芬的娘千恩万谢的接了，又道："倪囡仵活浪格辰光，客人笃来来去去，格末叫忙，故歇俚死仔是，格排勿要面孔格客人，勿要说倍帮倪格忙，连搭仔欠来浪格局账，一塌刮仔漂脱，象耐二少实梗好人故歇陆里再有呀。"秋谷听了，转觉心酸，痛紫玉之成烟，感华年之似水，彩云易散，情海难填。再想起自家的际遇来，身世飘零，江湖落拓，阮步兵驱车痛哭，李谪仙酒肆逃名，登广武而欷歔，望中原而叹息，易求骏足，难遇孙阳，把自己的一腔抑塞，一齐都提上心来，再也存身不住，急急的同着春树下楼。

兰芬的娘还想挽留，秋谷那里肯住，一路出了大门，对着春树叹口气道："这就是他们名妓的下场，真是不堪回首。想那陆兰芬在生时节，何等锋铓，差不多些的客人，倒反要仰承他的颜色。他的枇杷门巷，差不多竟像个督抚衙门，车马如云，往来不绝。只为他吃惯了堂子饭儿，做不来良家妇女，倚仗自家的色技，不肯嫁人。这般的一个有名妓女，今日之下，却弄得这等的收场，真是可怕！"说着，不觉得言下怆然，春树也叹息不已。

一面走着，顺路到迎春坊金小宝家，和他说明要去苏州的缘故，一礼拜就可回来。金小宝初时不肯，后来经秋谷帮着解说，方勉强应了。但向春树道："耐去仔要豪燥点来格喤，倪也无啥闲话，来勿来听耐自家格良心。"春树连连答应。秋谷又讲到兰芬死后的情形，金小宝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免不得挥下几点泪来。秋谷又道："他若趁着方子衡没有回去的时候，安安稳稳的嫁了他，不要一味地乱敲竹杠，如今死了，倒也博得些儿死后的风光，不至于弄到这般地位。可见你们吃堂子饭的人，总以嫁人为是，只看陆兰芬这样的收场，也该觉悟回头，惊心动魄。你想做男人的沉迷不醒，尚且每每弄得荡产倾家，身名扫地，何况你们是个倌人。"金小宝不等说完，便截住道："耐格闲话自然勿错，不过倪想起来，各人有各人格打算，倒勿在乎嫁人勿嫁人，只要自家有点主意好哉。倪格排人要嫁起人来，格末叫讨气，倍笃去想喤，好好交格人家，啥人肯讨格倌人转去做大老母？推扳点格人家，倪又勿肯嫁俚，就算嫁仔一格好好里格人家，也不过一个小老母，总归有多化勿称心格地方，阿是也呒啥趣势。"秋谷听了，觉得他的道理倒也不差，便问他道："依着你的意见，不嫁人便怎么样呢？"小宝道："倪从小头里吃仔格碗堂子饭，身体散淡惯哉，再要去做格人家人，像煞受勿来俚笃格规矩，只要自家有点主意，生意浪多点洋钱下来，勿要去贴啥格马夫、戏子，象俚笃实梗欠得一塌糊涂，自家阿有啥格好处？现在格世界，只要有仔铜钱样式才办得到，倪有仔钱铜，就是勿做生意，也无啥希奇碗。再要做起客人来，老老实实点，勿要去拨俚笃吃啥格空心汤圑，到仔着末完结，总归原要出来，拨别人叫声老枪，也无啥好听碗。二少耐说阿对？"章秋谷听了，不住的点头道："你这个主意倒也不差，真是有些

阅历，并不是同他们一样，一味的哄骗客人。想不到你竟有这般见识，也算是庸中佼佼的了。”秋谷说罢，又向春树道：“你既要同去，赶紧去雇一只中号快船，好叫轮船拖带；到了苏州，便好住在船上，省得住在岸上，露了风声不是玩的。”春树诺诺连声。秋谷便到兆贵里去，坐了一回，陈文仙出局未回，觉得无趣，起身出院，想到新马路辛修甫公馆内去看他，并和他说一声，要暂去苏州耽搁。因修甫这几日有些小恙，知他在家养病，并不出门，便坐上包车，径到新马路昌寿里来。

修甫在家，正是独坐无聊，见秋谷来了，心中甚喜，留他吃了晚饭，又谈了一回。秋谷把要去苏州的话向他说了，修甫问几时回来，秋谷道：“说不定，或者一礼拜内就可回头。”说着，听见自鸣钟当当的已敲了十二下，便辞了修甫，坐车回去。那车夫因时已不早，拉着车子飞一般的向前直走。刚到新马路（高）转湾之处，秋谷坐在车上，见有两三个人在跑马厅迎面走来。一个个不着长衫，都是官纱短衫裤，也有生丝裤衫，一齐散着裤腿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，凸肚挺胸。秋谷看得明白，晓得定是一班流氓，不去理会。那车夫拉着包车，腾云驾雾的一般跑过头去。秋谷忽听得背后那班流氓，口中高高的打了一个哨子，又把掌心击了一下。秋谷分明听见，疑惑起来，低低的叫车夫停下车子，从黑影里绕过头去看时，只见那几个流氓，正立在转湾角上，对着一座洋楼，那洋楼本是个姓王的铁路委员租的公馆，沿着马路，两间楼面，湘帘不卷，隐隐的露出灯光。秋谷看了，恍然大悟，晓得那班流氓方才的哨子是个吊膀子的暗号。秋谷平日本来爱管闲事，索性立住了看他究竟如何。又见那班流氓等了一会不见动静，悄悄的说道：“咦，倒诧异笃啘。”便又打了一声哨子，比先前高了好些。秋谷一声不响，隐在黑影里偷看他

们。这班流氓那里晓得有人窥探，只眼睁睁的看着楼上，目不转睛。

不多一会，果然那湘帘里面影影绰绰的映着灯光，露出一个人影，揭起帘缝，倚着栏杆，往下张看。秋谷在暗处看得真切，是个二十余岁的妇人，那身材态度，觉得甚是苗条，面目虽不甚清楚，却也红腻桃腮，绿堆云鬓。约略看去，不是什么粗蠢的人材。秋谷正在细看，又听得呀的一声，那两扇大门轻轻的开了一扇，走出一个小大姐来，看来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，低低的说道："里向去啰。"那流氓之内，便有一个正要举步进门，秋谷看了多时，早已心中忿忿。暗想：这 班 流 氓 引诱良家妇女，真是死有余辜。便忍不住咳嗽一声，在黑影里急抢出来，喝一声："且慢！"那班流氓出其不意，大吃一惊。那个开门的小大姐更是吃吓，急急的把大门关上，也顾不得那班流氓，七跌八铳的逃了进去；连那楼上的妇人，也吓得回身进去，连忙把两盏点着自来火的灯，一齐集灭。一霎时玉钩全下，帘影沉沉。秋谷看了，十分畅快。那班流氓见破了他的道儿，心中大怒，一齐回过身来，要与秋谷寻事；及见秋谷身上衣裳穿得甚是齐整，不觉呆了一呆。一个流氓便开口喝道："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鬼头鬼脑的掩在黑影里头？"秋谷未及答应，又一个流氓插口道："看他这个样儿，深更半夜，不声不响的掩在这里，一定不是个好人。"说着，七手八脚的齐赶上来。看着秋谷的一身衣服，华丽非常，又有金边眼镜，钻石戒指，着实值几个钱，众流氓看得垂涎起来，倚着新马路地方冷静，大有攫取的意思。还未动手，早听得章秋谷哈哈冷笑道："你们这班不知进退的流氓，我还没有盘问你们的来历，你倒反来问我起来。我正要问你，你们这班不三不四的人，半夜三更在人家公馆门前探头探

脑，口内还打暗号，做的什么事儿？你们可懂得租界的章程么？况且我走我的路，与你们什么相干，要你们来多嘴？你们趁早的与我走开便罢，不然，把你们送到捕房，问你们一个引诱妇女的罪名，看你们可吃得起吃不起？”

众流氓不听犹可，一听章秋谷这番说话，一个个顿时大怒起来，嚷道：“你倒说得这般容易，要把我们送到捕房，真是你自己不知进退。你既说这般大话，我们且叫你吃些眼下的现亏，先打你一顿再说。”说着，不由分说，两三个人一齐拥上。一个身材高大的流氓抢上前来，先把秋谷劈胸一拳，秋谷不慌不忙，霍地闪过，扑的一个箭步，早已跳在旁边。那流氓那里肯舍，当先赶上，照着秋谷的脑袋又是一拳下来。秋谷把左手轻轻一格，觉得也似乎有些力量，便顺着他的来势，右手劈胸一拳(权)。这一下来得势猛，那流氓站脚不住，踉踉跄跄的直跌出去。又有一个流氓上来，想要扭住秋谷的胸前衣服。秋谷也不躲闪，趁势把他胁下一掌，也便滚在一旁。这一来，把后面第三个流氓吓得不敢动手，眼睁睁的看着他。秋谷甚是好笑，正拔步要走时，不防那抢先动手的流氓，却也懂得些儿拳棒，见秋谷手势伶俐，知是惯家，便在地下一溜烟爬起身来，趁着秋谷走过身旁不及提防之际，把身子一伏，俯身下去，就想要挤秋谷的肾囊。果然秋谷轻看他们，毫不防备，见他来挤肾囊，吃了一惊，招架不及，把左足腾开一步，就地飞起右腿，正踢在那流氓肩窠之上。用得力猛，把那流氓踢得直掼开去有四五步远近，觉得好似踢折了肩骨一般，这一痛，直钻入心窝里去，那里挣扎得住，由不得高声喊叫起来。秋谷见他喊叫，倒吃了一惊，恐怕巡捕到来。马路上的规矩，同人相打，两造都要同入捕房，岂不失了体面？急急的四边一看，幸而还好，正是十二

下钟巡捕换班的时候，落班的已经去了，接班的尚未到来。暗暗的叫了一声惭愧，急忙三脚两步跳上车去。那班流氓已经被他打怕了的，谁敢上前拦阻？眼睁睁的看着秋谷车子飞也似的跑了，转眼之间不见踪影，也是这些流氓的一个小小报应，只好自认晦气，被他白打了一场罢了。

且说章秋谷坐在车上，沿路喝叫车夫快走，一直到陈文仙家。心上甚是高兴，陈文仙见他这般快活，问他为什么事情。秋谷把方才的事告诉了他一遍，倒把个陈文仙吓得粉面通红，埋怨他道："耐末总是实梗，叹拨仔格清头，俚笃来浪吊膀子，关耐啥事？要耐去管俚笃格闲帐，结仔冤家还勿算数，倘忙真格拨巡捕拉仔巡捕房里去，阿要坍台？"咕咕噜噜的埋怨一个不住。秋谷始而大笑，笑他的胆子忒小，后来仔细一想，他的说话倒也不差，倘然真被巡捕拉到捕房，等到问明白了，连忙释放出来，已是失了自家的体统，何苦把自家的名气，去拚那班不要脸的流氓。如此一想，便觉有些后悔起来。又兼陈文仙坐在秋谷身上，挽着他的手，不住的揉搓，口内埋怨道："倪勿来格，难下转勿要实梗，闯仔穷祸，叹啥人来替耐，阿晓得？"秋谷见陈文仙一片天真，深情缱绻，转着实安慰了他一番，又答应他此后不去闹事，文仙方才罢了。一夜无话。

明日秋谷起来，要回栈去检点行李，文仙叮嘱他早去早回，秋谷答应。刚刚起身要走，文仙叫住道："慢点去看唍，倪有闲话说呀。"秋谷又回来坐下，问他有什么说话？文仙看着秋谷的面孔，看了半晌，却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彼此相对了一刻，文仙道："倪像煞有几几化化格闲话来浪心浪要搭耐说，不过好像心浪横七竖八格勿好过，勿知说仔陆里一句格好，故歇直头一句也说不出，耐总归豪燥点转来就是哉。"秋谷听

了，似觉得也有些儿惆怅，又吩咐了文仙几句，方才走了。

秋谷回到栈内，收拾带去的行李，因为天热，只带一个皮包，装着几件替换的衣服，一条番席，一个气枕，都塞在皮包里头；又带一只考篮，放些笔墨书本；又恐人多口杂，把两个当差的高福、顾升都留在栈（楼）中，叫他们小心照应。刚刚收拾停妥，贡春树早已到来，把物件发下船去，二人随后登舟，径往苏州去了。

看官且慢，贡春树要求秋谷和他设法同到苏州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自《九尾龟》初集之内，就是一个闷葫芦，直到如今尚未打破，这是什么体格呢？看官们且休性急，只把那《九尾龟》第三集第三卷内的一篇《懊恼记》细细的追寻，便有了七八分影子。且待在下做到四集，把这件事情的下落演说出来，好叫看官们心中明白，如今且学些时下编书的俗套，待看官们自家慢慢的揣摹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章秋谷和贡春树二人到了苏州，把船便开到南壕，紧靠着一家水阁下边停泊，秋谷进城去访方小松。小松见了，故友相逢，十分欢喜，便一起同出阊门，到船上去见了春树。小松和春树都是一般的裙屐少年，见面自然投合。小松便邀秋谷、春树一同上岸，到新开的一家堂子高桂宝家小坐。原来章秋谷自在苏州回去，不到半年，阊门开了马路，渐渐的热闹起来，那盘门青阳地的生意就登时冷落，所有的戏园堂子一齐搬到阊门外来；那先前的丹桂戏园，因为折了本钱关了，现在新开了一家丽华。那盘门外的马路，依然是景象荒凉，人烟冷落，只有上海轮船到了埠头，还有些儿市面，真个是盛衰一瞬，沧海桑田。秋谷打听分明，心上不由的顿生感慨，又问花云香、许宝琴的踪迹，方知许宝琴早已嫁人，花云香也回无锡，更觉

怅然。

小松见他不乐，便请他就在桂宝家吃酒，好让他提些兴会出来。秋谷看高桂宝时，姿容娇小，态度玲珑，颇觉得动人怜爱，便欣然应允。小松又道："你既到苏州，可晓得丽华园内，新到了一个武小生霍春荣么？"秋谷喜道："原来霍春荣到了苏州。此人我前在上海看见过他的戏，相貌既好，武功更是讲究，恰算得武行内一个出色的人材，但不知他今天唱什么戏？现在天已不早，我们先去看戏，再来吃酒何如？"小松道："先去看戏也好，我们略坐一回便去。"桂宝听了，也要同去看戏。小松应了，叫他快些打扮。等得桂宝换了衣裳，重施脂粉，便一同坐了马车，同到戏园门口。下车进去，检一张正桌坐下，案目送上戏单。秋谷看时，恰好是霍春荣的《花蝴蝶》。小松也看了戏单，向秋谷道："你可晓得这霍春荣的来历么？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"有分教：

多情蝴蝶，春留枕上之香；懊恼鸳鸯，惊起花间之梦。

还有下文贝小姐包厢，霍春荣被捉，章秋谷夜盗红绡，王云生再施骗局等许多节目，都在四集书中，请看续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方小松演说风流案　贝夫人看戏丽华园

且说前回书中章秋谷同着贡春树、方小松，并带了高桂宝，同到丽华戏馆要看霍春荣的戏，章秋谷坐定之后，检看戏单，见今天霍春荣排的恰好是《花蝶蝴》。方小松向章秋谷说道："你可晓得霍春荣的历史么？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"章秋谷和贡春树听了，不觉大为诧异。章秋谷便问小松道："怎么说霍春荣是中堂的门婿？这句话儿我却有些不信，那里有这样的事儿？他既是中堂的门婿，为什么不去做官，只要拿了他丈人的一封八行，那一省不好去当差署缺，还肯在苏州唱戏，做这种卑贱的勾当么？"方小松听了，哈哈的笑道："你这个人怎么这般老实，难道真个中堂的门婿肯来唱戏么？"秋谷也笑道："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你又要这样说呢？"方小松道："这件事儿说也话长，真是江苏省内唯一无二的新闻，待我慢慢儿的和你细说。"一面说着，就回过眼光两旁一看，把手指着一间包厢内道："你看这里头坐的却是的的真真中堂的小姐、翰苑的夫人，这个新闻就出在他们府上，你在上海难道没有一点风声？"秋谷听了，不及回答小松，连忙转过眼光，跟着方小松手指的包厢里面仔细看去，只见包厢内坐着一位服御辉煌的中年妇人，旁边还坐着一个少妇。那中年妇人约莫有四十余岁，面上却还不甚看得出来，看着只像个三十多岁的样子，徐娘年

纪，未褪娇红，中妇风情，犹传眉妩。那两只秋波，水汪汪的十分活泼，就像那秋月无尘，春星照彩，明显着一付娇娆的态度出来。这样的妇人，若在少年时，可想而知一定是个尤物。再看那旁坐的少妇时，更是冰雪为肌，琼瑶作骨，芙蓉如面，柳杨为腰。太真红玉之香，洛浦凌波之影，低鬟顾影，媚态横生。真是宝月祥云，明珠仙露，把个章秋谷竟看得呆了多时。又见他珠翠满头，纱罗被体，那头上的簪饰，映着保险灯的光彩，珠光宝气晔晔照人，背后更有许多俊俏青衣，成群围列。那包厢之外，立着几个家人，垂手侍立，肃然无声。

章秋谷看罢，方才向方小松道："看他们这个样儿，一定是个贵家内眷。不过那神情意态，觉得甚是飞扬，眉目之间，隐隐有些荡意。你怎么说他们府内出的什么新闻，快些把这件新闻的原委，细细讲来，好待我们静听。"春树也异口同声的叫小松快讲。方小松微笑一笑，方才附耳低声，把这件故事细细的讲说出来。看官，在下做到此间，只好把章秋谷一边按下，且把这件新闻一一的演说出来，好叫看官们不至茫无头绪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你道那厢房内的妇女，究竟是何等人家的内眷？说将起来，来历却也不小。原来这中年妇人的母家姓余，他父亲名叫余颂南，翰苑出身，历任京秩，后来熬炼得资格深了，辈数老了，就洊升了刑部尚书，并在军机处赞画枢务，居然就是一位中堂。这余中堂生平只有一个女儿，十分溺爱。嫁与苏州贝太史为室，丰姿虽是娇娆，情性却甚为悍戾。偏偏这位贝太史又是个惧内庸夫，到了外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儿，一到进了自己的房门，看见了床头的这尊菩萨，便由不得神魂飞越，毛骨悚然。久而久之，这位贝太史便不知不觉的做了重生的陈季常，再世的裴御史。贝太史自从点了庶常，也放了

一任主考，不知怎的，外间物议沸腾，声名甚是狼籍，都说他出卖举人。至于这件事儿的有无，在下做书的当时并不在场，隔着一个省分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在下没有亲知灼见，却也不敢一定下什么断语。

只说贝太史的口碑传入都中，就被一个御史参了一本，那班京城里头的都老爷，照例是这个样儿，若遇着那势焰薰天、威权灸手的人，凭着他怎样的卖官纳贿，枉法徇私，这班都老爷在一旁看着听着，都是袖手旁观，罚咒也不敢去动他一动。若有一个御史参动了头，还要窥测天颜的喜怒，要是皇上看了御史的参本果然震怒起来，免不得要传旨查办，这班都老爷得着了这个消息，一个个都发起狠来，你参一本，我参一本，大家都去射那死老虎。你想这个人既经参奏，已属是个待罪人员，何苦趁别人的热闹再去参他？这位贝太史就吃了这个苦头，给这班都老爷横参一本，竖参一本，那本上说的话儿，什么“似此败坏科场，贿通关节，若不从严查办，何以正士气而肃官方”。皇上看了这许多参本，从来说众口成城，自然也要震怒起来，便将原折发交浙江巡抚，认真查办。幸亏这位余中堂晓得这件事儿，心上虽然恨着女婿不该做出这样事儿，削他的颜面，却又看着女儿面上，不得不替他嘱托弥缝。这科场贿通关节的事儿，闹了出来不是顽的，就是从轻办理，也要问一个边远充军。余中堂无可奈何，只得替他上下嘱托，安顿了那几个原参的御史，又自己亲笔切切实实的写了一封信，托那浙江抚台替他辩护，方才把这一桩天字第一号的风波平了下来。浙江巡抚果然上了一个折子，替贝太史竭力辩护，无非是查无实据，合兂仰恳天恩免其议处的这些话头。这个折子到了军机，又有余中堂在里头照应，方得从轻发落，把贝太史议了一个回籍闲住的处分。

贝太史回得苏州，刚刚进门，就被这位夫人指着脸儿痛骂了一顿，说："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，怎么竟敢这般大胆，连举人也卖起来。若不亏我父亲在京城里头同你竭力想法，这个时候，只怕你这个狗头早已滚下来了。像你这样不争气的人儿，受了王法，让我做了寡妇，到也干净些儿，省得你活在世上现眼。"把这位贝太史骂得满面羞惭，满心惶恐，低着头屏息而立，连哼都不敢哼一声。贝夫人骂了多时，见他不敢开口，也就消了几分怒气，到了晚间，贝太史少不得也要奴颜婢膝，陪着无数小心，方才哄得夫人欢喜。

自此之后，贝太史时常想起丈人的救命之恩，见了夫人越发怕得神出鬼入。更兼贝太史本来是个寒士出身，他封翁虽曾做过几年道台，家中却没有什么积蓄，你想一个当穷翰林的人，那里挣得起家产，刚刚巴得放了一任试差，又被那班不近人情的御史参了回来，依旧是两袖清风，一肩行李，渐渐的就有些支持不住起来。幸亏这位余中堂的小姐，嫁过门来奁资丰富，足足的二三十万，他又善于居积，数年之内又赚了无数的利钱出来。他见贝太史手中竭蹶，金尽囊空，不免又要将他谩骂一场。骂过之后，索性不要他管了，自己拿出钱来供给贝太史的用度。贝太史乐得坐享其成，随意挥霍。但是贝太史现在的身家性命，都是从老婆身上得来，家庭之内不得不曲意承颜，格外又加了二十四分恭顺。贝夫人的性气，一天狠是一天，贝太史的惧内，却一日甚于一日，怕老婆怕到极处。这贝夫人自然就趾高气扬，飞扬跋扈起来。

贝夫人将近中年，止生了一个女儿，却生得似玉如花，千娇百媚，贝夫人溺爱这个女儿，一言难尽。总而言之，也和余中堂的溺爱贝夫人差不多。贝小姐到十九岁上，就嫁了一个常熟

人姓彭的，也是一位太史公，家道十分寒素，相貌又甚不扬，更兼生性不羁，疏狂放荡，骄态逼人。贝夫人听了贝太史的话儿，又被媒人撺掇，便把一个心爱的女儿，轻轻易易的许了这位彭太史，说定招赘进门，择了吉期，就把彭太史赘了进来。贝夫人只道彭太史少年翰苑，定是个风流佳婿，蕴藉才郎。不料新郎官进得门来，贝夫人见他面目不扬，身材短小，说也奇怪，贝小姐倒还没有什么，把一个做丈母的贝夫人气得个发昏，默默无言。当夜就使出他那一种野蛮手段，硬硬的把贝小姐叫了进来，和自己同床睡觉，不许他出去和彭太史成婚。一连三天都是如此，把彭太史气得目瞪口呆。待要和他讲个明白，却又是已觉得有些碍口，说不出来，只得放在心中，隐忍不发。那贝小姐年幼娇痴，毕竟和彭太史有些夫妻的情愫，也只好偷寒送暖，暗地关情。见贝夫人这样作为，不晓得他究竟是怎么一个意见，又不好意思去问他。久而久之，这贝小姐受了专制的压力，不知不觉把从前心上的夫妇爱情，都消入东洋大海去了。

看官且住，从来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做父母的见那女儿出阁，自然要指望他“琴瑟和鸣，夫妻好合”才是道理，怎么这位贝夫人用着野蛮手段，禁制了自己的女儿，不许他夫妇合婚成礼，天地之内那有这样诧怪的事情？若果然竟有这样人儿，那也可算得宇宙之大，无所不有的了。你们试想，贝夫人究竟是怎样一个心思？原来他仗着自己是中堂之女、翰苑之妻，更兼门第清华，家财百万，女儿的面貌又生得珠圆玉润，柳媚花娇，算计自家这样的女儿，那般的声势，一定要配一个风流熨贴的如意郎君，方不辜负他女儿的才貌。见了彭太史这般模样，气到极处，便想出一个极糊涂的主见来，忘了那“嫁鸡随鸡，

嫁狗随狗"的两句俗语，倚着那一往无前的气势，竟想替贝小姐于正门之外，另辟一个便门，好任他拣选人才，评量面目，差不多有那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的样子。你想这贝夫人的意见，糊涂到怎么一个田地！而且贝夫人虽然将近中年，却是意气飞扬，神情荡越，绝不像贵家命妇的规模。贝太史虽然晓得，心中也有些不以为然，却那里敢来问他一问。随着这贝夫人带领了小姐，各处烧香随喜，看戏游园，渐渐的风声不雅起来。贝太史也只好眼开眼闭，装作痴聋。贝小姐更是个少年女子，有什么定见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着贝夫人这样的一个尤物，今天看戏，明日烧香，到处卖弄风骚，招蜂引蝶。贝小姐看了这种样子，慢慢也便乐此不疲。那苏州城内，贝家太太的名声，却是通国皆知的了。

有一天，贝夫人带了贝小姐，到城外丽华戏馆，包了一个包厢一同看戏。恰恰的霍春荣新自上海到苏，演得不多几日。那一天霍春荣排的戏正是《白水滩》，霍春荣的面貌本来不错，加以浑身结束，伶俏非常，衣服鲜明，声情激越，那几步抬步的身段，更觉得气概高华，丰仪出众。刚刚出得场门，只听得一片喝彩之声轰然震耳。到得打翻青面虎的一场，霍春荣本来武功纯熟，一路棍法，使得旋转如风，虽然傀儡登场，却也有些惊心动目。贝夫人仔细看那霍春荣时，只见他蜂腰猿臂，英武过人，而眼媚横波，眉含黛色，眉目之间，却又有些媚态。贝夫人看得出神，贝小姐也眼波澄澄，只注在霍春荣一人身上。那霍春荣是个著名吊膀子的都头，一见了缥致些儿的女人，便要百计千方钻头觅缝的谋他到手，何况今夜是送上门的买卖？又见贝夫人等衣装炫耀，仆从如云，料想是个大家内眷，吊上了他们的膀子，一定有些好处，不比寻常。便也越发的在台上卖弄

精神，把眼光注定在贝夫人包厢之内，一连飞了他们几个眼风，把贝夫人母女二人，看得心旌摇摇，六神无主。

贝夫人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叫了包厢的案目上来，指名要点霍春荣的戏，点了一出《义旗令》。霍春荣见他们点戏，晓得已经入彀，甚是欢喜，便进去换了衣服，重扮了黄天霸出来。这一出戏唱得更是认真，贝夫人叫家人放了一封赏洋，只听得锵啷啷一声，那雪白的洋钱,就如雨点一般,在台上四周乱滚。霍春荣见了十分得意，做到吃紧之际，贝夫人放出那绝娇必脆的喉咙，高叫一声："好呀！"这一声喝彩，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，一个个回头张望。有分教：

狼腰猿臂，惊回蝴蝶之魂；燕颔虎头，飞入鸳鸯之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

巧姻缘良夜渡银河　　杀风景三更飞黑索

且说贝夫人看到得意之时，不觉一声喝彩，早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。大家回过头看时，早看见贝夫人母女二人坐在包厢看戏，看得眉飞色舞，壹志凝神。如承丈人之蜩，如射大夫之雉。看的人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见了这个样儿，免不得一个个暗中好笑，却也不去管他。这贝夫人坐在包厢，只顾和台上的霍春荣眉来眼去，及至《义旗令》做完之后，霍春荣换了一身簇新的纱罗衣服，故意走到包厢，向着贝夫人请安谢赏。贝夫人眉花眼笑，慌忙叫他不要多礼，便搭讪着和霍春荣问答起来，那一对眼光，就如电光石火一般，忽来忽往，飘疾如风。贝小姐坐在贝夫人背后，羞怯怯的低下头去，再也抬不起来，红晕腮痕，绿凝眉妩，却时时在暗中飞过眼风，偷看霍春荣的面貌，一汪秋水，漠漠含情。一班仆婢，侍立在旁，虽然也都看见，只是素来畏惧这位夫人，连贝太史尚且怕他，不敢去管他的帐，何况这班小人，可想而知是怕他的了。当下贝夫人和霍春荣缠绵情话，直到散了戏场，方才回去。

自这一天之后，贝夫人每夜带着小姐出来看戏，又时常把霍春荣叫到公馆中去。每每晚上十二点钟进去，直至明天午后方才出来，也不晓得他们在内干的什么事儿，这却在下没有看见，不敢乱说。但是霍春荣有时拿出绝精致的扇袋荷包，给旁人

观看，说是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他的。这样去看起来，只怕霍春荣在贝府中一箭双雕，恩情美满，也未可知。只苦了两位太史公，担了惧内的名头，还要受这般的糟塌，在下虽然是个旁人，却也免不得有些气愤。这一件事儿，苏州省内把他当作新闻，茶坊酒肆，三三两两，谈的都是贝府的新闻。方小松久在苏州，那有不知之理。恰值章秋谷同贡春树到了苏州，要到丽华去看霍春荣的戏，方小松同着秋谷、春树走进戏园，一眼先看见了贝夫人母女二人，早已端端正正的坐在包厢里面，不觉暗中好笑，方向秋谷说出一句顽话儿来，说："你不要轻看了霍春荣，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"章秋谷听了十分疑怪，似信不信的追问他，究竟这里头怎么一回事儿，方小松方才把贝夫人和霍春荣的故事，一一的演说出来。

秋谷听了，甚是气愤道："不信天下竟有这般奇事，这贝太史难道是没有血气的么？怎么任着老婆这样的出来胡闹！"小松大笑道："岂敢，他果然有了血气，也不至于怕老婆怕到这种样儿。我们多是旁人，何必去管他们的闲事，落得看看他们的情形。"正在说话，台上早换了筱荣祥的《文昭关》上来。这筱荣祥台容甚好，嗓音也还不差，唱过了《文昭关》，就是霍春荣的《花蝴蝶》了。霍春荣出得台来，秋谷定睛凝视，只见他穿一件织金云缎玄色夹衣，内衬绣花短袄，绣花叉裤，浑身钉着水钻。行动时光华照目，映着那台上保险灯的影儿，分外精莹。品貌果然甚好，丰姿不减当年，更兼口白清亮，身段圆融，煞是可爱。只见包厢内的贝夫人母女，两双眼睛钉在霍春荣身上，目不转睛只顾呆呆的观看。到了交手的一场，霍春荣的一把单刀旋转如飞，满身围绕，但觉得刀光闪烁，灯影迷离，浑身上下，但见一线寒光，丝毫不漏。连秋谷在

台下看着，也不觉高声喝起彩来。再做到《水战鸳鸯桥》的一场，霍春荣扑那两交斤斗，更是十分快捷。台下看戏诸人，叫好之声，哄然不绝。秋谷暗想：霍春荣的面貌着实不差，又有这一身本领，也算得梨园角色之内，一个出色的人材，怪不得这班妇女见了他就要把持不定。正在心中转念，霍春荣早已走进戏房，换了衣服，走下台来，竟到贝夫人坐的包厢里面，坐在贝夫人背后，贝夫人和他说说笑笑甚是亲热。章秋谷看了，气愤非常，向方小松道："怎么如今世上竟有这样无耻的妇人！"小松笑道："你真是少见多怪，可晓得如今风气不比从前，还有什么讲究么？"秋谷听了，不觉一声太息，默默无言。又坐了一会，因看不惯贝夫人和霍春荣那种肉麻样子，便拉了方小松和贡春树先自走了出来，高桂宝也同出戏园，方小松同着秋谷、春树，仍到桂宝院中。

方小松摆酒接风，荐了两个倌人给秋谷、春树二人，一个叫金媛媛，一个叫朱素卿。秋谷便叫了金媛媛，春树便叫了朱素卿。不多时，两人一齐到了。秋谷看金媛媛时，身材袅娜，骨格轻盈，虽然赶不上陈文仙，也还罢了。再看朱素卿，面貌也和金媛媛仿佛，都是中上之材。秋谷虽叫了金媛媛的局，却并不在意，倒是金媛媛和朱素卿，见他们举止豪华，风仪秀美，格外的巴结起来，秋谷也只得略略应酬。这一席直到了三点多钟，方才散席。秋谷同春树一起回到船上歇息，方小松不必说起，自然就是住在高桂宝家的了。

按下秋谷一边，只说丽华戏园。那一天章秋谷等走后，闹了一场风波，你道是什么事情？原来贝夫人在丽华看戏，恰好包厢对面，另有一个看戏客人，这人姓郭，是个广东的候补道，苏州人氏，和贝太史狠有交情，为人任侠，喜抱不平，气概高

华，性情慷爽。只是有一桩坏处，性如烈火，急躁非常，向和贝太史诗酒往来，互相爱敬。这贝太史原是一个诗酒名家，风流才子，若单看他的表面，那里晓得他是个惧内的都头、怕老婆的领袖。这位郭观察虽是和他要好，却一向不晓得他的家事，只道贝夫人是个名门闺秀，自然是贝太史的内助，三从俱备四德兼全的了。

有一天，郭观察在亲戚家中，听见了贝夫人这些笑话，郭观察那里肯信，反说那亲戚不该污蔑闺门。那亲戚向他力辨道："这件事儿，并不是我一人知道，苏州城内到处皆知，你只顾去细加察访就是了。我和贝府上又没有什么仇恨，为什么要捏造这些说话呢！"郭道台听了，觉得他亲戚的话甚是有理，然而终是半疑半信的不肯当真。隔了几天，郭道台自家出去细细的打听了一回，果然众口相同，大家都把贝夫人姘戏子的事儿，当作新闻传说。郭道台打听得实，直气得他气涌心头，双眉倒竖，一时忍耐不住，一口气直走到贝太史家来，要见了贝太史，和他当面说明，叫他以后当心防范。那知事有凑巧，贝太史刚刚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两天之前往上海去了。郭道台见不着贝太史，恨得他擦掌摩拳，气无可出。暗想：贝太史这样一个人，也算有些名气，怎么娶着这般妇女？怎不叫人和他代抱不平？气了一会，忽又转一个念头，想道：天下的事情，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。虽然众口一辞，我却究竟没有看见，难保不是他人捏造的话儿。我何不到丽华去看几天戏，一则解了自家的疑惑，二则看看他们情形，岂不是好？主意已定，便到丽华戏馆，一连看了几天，把贝夫人和霍春荣的情事，一齐看在心上，十分愤恨，无计可施。

这郭道台和江苏臬台朱竹君交情极好，并且是结拜弟兄。

这一天见了朱臬台，偶然提起这件事情，还气得咬牙切齿的，问朱臬台可有什么法儿？朱臬台也诧异道："天下竟有这般恶棍，难道贝太史竟是丝毫不觉，也不约束约束的么？"郭道台又把贝太史家事，怎样的惧内，如何的情形，把近来听见的话儿和盘托出。朱臬台想了一回道："这件事儿，要办他也甚容易，只要办他个外来流棍，把贝府的这些事情隐过不提，料想贝夫人也没有什么法子庇护着他，你道这个办法如何？"郭道台听了大喜，道："这样办法果然甚好，像这样的淫棍，把他留在苏州，真是害人不浅的东西，办掉了他，也是你的一件德政。"说着，立起来打了一躬，朱臬台笑道："究竟你和他有什么冤仇，要你这般着急？"当下又谈了一回，定了主意，郭道台就走了。

朱臬台次日上院，把这件事细细的禀了抚台，抚台勃然大怒，便叫他下去立刻饬县提人，从严究办。朱臬台答应下来，恐怕饬县提人，漏了信息，被他逃走。或者霍春荣得了这个消息，竟去躲在贝府里头，又不好去派人搜捉，岂不便宜了这个棍徒？当下不露风声，密密的下了一个密札，给那马路工程局的委员李兰生，札内还附了一个访牌，话头说得十分利害，叫他立刻会同捕房连夜拿人。

原来苏州马路止有一个捕房，没有会审公廨，凡有马路讼案，以及华洋交涉这些事情，都是工程局委员兼管，所以工程局在马路极是有权。李兰生接到这角公文，不敢怠慢，连忙叫上四个能干差役，吩咐一番。又去知照捕房，派了两个巡捕协同拿捉。这班差捕到得戏园，霍春荣正在台上唱戏，不便去拿，及至唱完了戏下台，又在贝夫人包厢里面谈谈说说，甚是开心。此时丽华园主已经知道，再三央恳廨差巡捕，不要在园内

拿人，待他出了戏园再行拿捉。差人等初时不肯，又送了他们一笔差钱，方才答应，守在戏园门口，等他出去，顺手擒拿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

那贝夫人等到戏场将散，便上轿进城，霍春荣慢吞吞跟在轿子后头，想要跟进城内。不提防刚刚一脚跨出园门，早有一个差人走上前来，就是劈胸一把，霍春荣梦里也不晓得朱臬台叫人捉他，只认做或者是他的仇家，要想同他拚命。那时止不住心头火发，用了一个解手法儿，左手把解差的手托开，霍地将身子闪过，右手向解差的额下随手一叉，这个解差不曾防备他要动手，招架不及，早被他叉得仰面一交，直跌得有四五步远近。两旁的人一齐吃惊，还有三个差人、两个巡捕见了这般光景，一个个心中大怒，便一拥上前，高声喊道："我们是臬台朱大人派来拿你，你这个东西好生大胆，竟敢动手殴差，你还不好好的跟了我们前去，直要自讨苦吃么？"

霍春荣听得臬台拿他，这一惊却也非同小可，那里还敢动手，又见巡捕把号叫放在手中，预备着要吹的样子，越发不敢怎样。凭着他们四五人，把他横拖倒曳，扭辫子的扭辫子，揪胸脯的揪胸脯，差人又在身边取出铁链来，哗啷一声，将他锁上。正拖着要走，前面贝夫人坐在轿中，听得后边喧嚷，不晓得什么事情，叫一个家人回来打听。那家人见霍春荣被他们一班差人、巡捕锁了起来，连忙走到贝夫人轿前说知备细。贝夫人大惊失色，急急的又叫两个家人，回去问那差人：霍春荣犯的是什么案情，可好暂时交保？到了过堂的时候，不妨竟到贝府提人。又大大的许他们重酬差费。在贝夫人的意思，想着如今世上只重银钱，凭你再是天大的官司，只要用银钱承抵，料想没有办不到的事情。万想不到霍春荣的案情，就是为他自己。那些差

人听得贝府许他银子，心上虽然欢喜，从来公门中人，见了银钱，就似苍蝇见血一般，那肯轻轻的放过，无奈霍春荣的案情甚重，怎敢受他们的贿赂？正是：

三更怪雨，摧残并蒂之花；一夜罡风，惊散同心之鸟。

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五十一回

美优伶驳翻堂上官　　懦太史不问河东吼

却说廨差和巡捕在戏园门口锁了霍春荣，正要走时，见贝府的家人急急的赶来询问，并重重的许了谢仪。若是换了别人，只要案情犯得轻些，这班差人便好得钱买放，怎奈这霍春荣是臬台的公事提人，更兼犯的案情甚重。若要买放了他，就是工程局委员也耽不起这个处分，何况这班差人，那敢怠慢？一个差人便冷笑一声道："我们是奉上差遣，概不由已，这霍春荣是臬台朱大人立等提案的人，我们耽不起这个干系。你想朱大人的性情何等利害，我们若把他放走，我们自己还要性命么？倒是请你们太太回去，叫贝大人写封信到朱大人那里和他说个情儿，料想朱大人没有不答应的，此刻向我们话说，却是没用。"一面说着，一面把霍春荣前推后拥，径自去了。

贝夫人在轿子里头，看得分明，听得真切，见霍春荣铁索钉铛的被一班差人拉着，脚不点地的走了过去。贝夫人看了这般光景，止不住一阵心酸，早流下泪来。想来霍春荣的案情犯得重了，所以臬台立刻提人，自家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一个搭救的法儿，只得要依着差人的说话，叫贝太史写信去保他出来。偏偏的贝太史又到上海去了，不在苏州，一时不得回来，只得自行回去。在轿中跺脚恨道："平日间用他不着的时候，他偏要挨在家中，这个当儿要用着他起来，却又走到上海去了。"贝夫人

回到家中，母女二人十分懊恼，贝小姐红着眼圈，含了一汪珠泪，默然不语。贝夫人也背过脸儿暗中流泪，口内却还在那里安慰着贝小姐道："你不要心慌，待我慢慢儿的想法。好在你父亲也就要回来，等他回来之后叫他写信，或者亲去见那朱臬台。难道咱们这等一分人家，要保一个人都保不下来么？"贝小姐听了，略略心上安了些儿，却终是满心不快，便也睡了。

一夜之中，一个半老徐娘，一个卢家少妇，不知流掉了许多眼泪。锦帏虚掩，宝枕横陈；蜡泪未消，春痕犹腻。红愁绿怨，凄凉斗帐之春；冰簟银床，辜负华清之梦。好容易盼到次日，贝夫人一早起来，便叫一个家人到电报局去，打个急电到上海去，要叫贝太史立刻回来；又叫两个家人去到臬台衙门，打听霍春荣的消息。那知这件事儿异常机密，再也打听不出来。这一天工夫，贝夫人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茶饭无心，坐立不定。又过一天，贝太史在上海接着了家中一个急电，叫他立时回去，不晓得家中出了什么事情，倒大大的吃了一惊，果然立刻趁了轮船回到苏州。贝夫人见丈夫回来了，略觉放心。这个时候，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，免不得也要放些笑面出来，便叫他写信给朱臬台，保那霍春荣出来。贝太史听了，呆了一呆，不敢开口。

原来贝夫人和霍春荣的事实，贝太史也有点风声，虽然心中愤恨，却也无可如何，又不敢把霍春荣怎样。现在听得朱臬台访拿他，正在心中快活，不提防他这位夫人竟堂堂皇皇的叫他写信，要把霍春荣取保出来，不觉呆了半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贝夫人见他并不开口，已经有些怒意，便问道："怎么样，为什么一句口都不开？难道我烦你这点事儿，你都不答应么？"贝太史见他夫人发怒，粉面生红，蛾眉微竖，又吓得手

足慌忙，满心里想要教训他几句，无奈见了他的影子，听了他的声音，更觉得筋酥骨软。此刻见夫人发起火来，那里还敢驳回，挣了半晌，方才挣出一句话来道："我不晓得他犯的是什么案情，怎么就好写信。况且朱竹君也不是遇事生风的人，这件事儿一定内中有个道理，若是冒冒失失的写封信去就要保人，他答应了还好，若不答应，可不是落了一个下风，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。"贝夫人怒道："我不管他犯的是什么案情，横竖是冤枉的就是了。你不肯写信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"说着把一对秋波狠狠的瞪着贝太史，差不多又要发作。若是贝太史是个有些性气的人，把正言责备夫人几句，就是贝夫人再要凶悍些儿，也不能把贝太史当真怎样。无奈贝太史向来惧内，真是闻风胆落，望影惊心。现在见他夫人倒竖双眉，又将发作，就吓得诺诺连声的道："我也没有说一定不肯写信，不过问问他的案情，好像被他们看了，说你连他犯的什么案情，也没有弄得清楚，还要来保什么人？所以我和你商量一回儿，并不是不肯听你的话，你休要这般动气。"

贝夫人听了贝太史一番说话，方才收了怒容，却又冷笑一声道："他犯的什么案情，我知道么？你一个做男子的，这点事儿打听不出，反来问起我来，可不是个笑话？"贝太史又碰这个钉子，也只好低头忍受。便向贝夫人道："你既然一定要去保他，我就去写信就是了。"贝夫人听他肯写，立刻换了一面的笑容，向贝太史笑道："我不过叫你写一封信儿，你就装腔做势的不肯答应，一定要呕上我的气来，才肯去写，我真不懂你是个什么性情。"说着，又笑了。又问道："你清早进城可曾吃过点心？"贝太史道："我接了你的电报，不知家中有什么事情，急得我一夜没有合眼。轮船一到码头，我就忙着上岸赶紧

回来，这早晚何曾吃过什么点心。”贝夫人听了，慌忙替他张罗点心。一会儿来了，贝夫人即向他笑道：“你今天没有吃过点心，想是有些饿了，快些吃罢！吃饱了好去写信。”贝太史这一刻儿的快活，真是他有生以来，从没有受过他夫人这般优待，只把他乐得抓耳挠腮，不知怎样才好。把方才那一肚皮的怨气，早消化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吃了点心，急匆匆的往外便走。贝夫人叫住他问道：“可是去写信么？”贝太史连连答应，果然走到书房内，顺着他夫人的意思，实实结结的写了一封信，拿进来给贝夫人看了，贝夫人甚是欢喜，叫他快些送去。贝太史又在信中加盖了一方名字图章，叫了一个能干家人，当面吩咐了几句说话，叫他把这一封信送到臬台衙门，面见朱臬台，要讨一个回信。家人答应去了。

不料家人去了一会，空手回来，也没有回信，贝太史甚是诧异，急问：“怎么没有回信，可是没有见着朱大人吗？”家人道：“见是见着的，朱大人正在签押房看公事，家人把老爷的信呈上，并说要求大人赏封回信，好待家人回去销差。不想朱大人拆开了信看了一回，冷笑一声，问道：‘这霍春荣这案情难道你家大人竟不晓得么？’家人回道：‘小的主人初从上海回来，实在不知备细，总求大人开恩，准他取保，小的主人就感激不尽了。’朱大人听了，不但不肯答应，反又冷笑两声，对家人说：‘你回去上复你们贵上，这霍春荣是抚台的访牌，不干我事，况且犯的案情十分暧昧，你们贵上就不管这件事情也罢。’家人无法，只得回来，听老爷的示下。”贝太史听了，尚在沉吟，贝夫人早急得手足如冰，花容失色，急向贝太史道：“他既是这般说法，你最好径去拜会他一趟，打听打听，究竟是怎样一个道理，或者再写封信给那抚台，料想讨了情儿

也还使得。不然像咱们这样人家，一个戏子都保不下来，以后还要想办得了事么？”贝太史听了贝夫人一派一厢情愿的话头，虽是心中狠不愿意，又不敢推辞，只得说道：“这个抚台我和他没有来往，写信去也是枉然，还是朱臬台和我的交情还好，或者到他那里问了个明白，和他商议一个法儿。只要朱臬台答应了，叫他取保，料想抚台也没有什么不肯。你道何如？”贝夫人听见丈夫肯去，又欢喜起来，立刻替他取出衣冠，亲手和他穿带，这又是向来没有的事情，破题儿第一次。贝太史受了这般恩宠，不觉的有些感激涕零起来，自然尽心竭力的和他办事。

不料轿子到了臬台衙门，投进帖子，隔了半天也不叫请，贝太史呆呆的坐在轿内，等得好不心焦，又等了好一会，方见一个家人拿着名帖，慢吞吞的走了出来，走到轿子面前说声“挡驾”，请一个安。贝太史十分疑惑，连忙把来的家人叫住，细细问他，为什么今天不见。那家人把眼看着贝太史的面上，嘻的笑了一声，方才答道：“大人有公事不能见客。”说了这一句，竟自走了进去。贝太史看了这般光景，只得回来向贝夫人说了。贝夫人也无计可施，只同着小姐无情无绪的暗中流泪。贝太史看在眼中也不敢问。贝夫人想了一天，忽然想了一个主意出来，心中大喜。你道他想的是什么主意？他忽然想起父亲现在军机声名赫奕，只要打个电报给他父亲，请他父亲在京里一个电报打给江苏巡抚，和霍春荣说个情儿。料想外省督抚一个个都要巴给军机处的人员，就是一个军机章京，他也不肯得罪，何况他父亲做了相国十年，那有办不到的事情？想定了主意，便逼着贝太史和他拟了一个极长的电稿，约有二百多字，说了无数的谎话，也不晓得怎样措辞，做书的人当初没有看见

他的底稿，也只好付之阙如的了。

当下拟好了电报，叫家人到电报局内打了一个三等商电，这一个电报却就花了一百四五十块钱，立时立刻发了出去。贝夫人自从发了这个电报，指望余中堂听了他的说话，打个电报给苏州抚台，眼见得霍春荣不日便可放出狴犴，重圆绮梦，眼睁睁的只望霍春荣出来。那知过了两天，余中堂处来了一个回电，电报局翻好号码送了过来，贝夫人见了余中堂回电，心中大喜，只道霍春荣的事情有些指望。谁知拆开来一看，那电码端端正正的不多几个字儿，除了住处姓名之外，只有八个大字，是“事涉优伶，毋庸过问”。贝夫人看了，气得他把一张电报撕得粉碎，掼在地上，又把他父亲咒骂了一场。自此之后，贝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死心塌地的，暗暗的叫人去看了霍春荣几次，花了好些使费，因此霍春荣虽然拘禁县监，倒也并不吃苦。

贝夫人一边的事按下不提，只说霍春荣被差人拿去，在巡捕房关了一夜，工程局委员问了一堂，霍春荣自己也昏天黑地的，说不出为了什么事情。工程局委员道：“你的事情本来是上宪提人，我也不来问你，只把你解到臬台那里，看你的运气罢了。”说着，就叫解差押下去，备了文书，将他申解到臬台衙门。臬台朱竹君看了文书，也不提讯，把霍春荣发到元和县来，叫他问供。元和县大老爷接到了臬台的公事，不敢怠慢，立刻升堂，把霍春荣带上堂来。那霍春荣到了县堂，跪在地下，不等县大老爷开口，先是高声问道：“小的究竟犯了什么罪名，要朱大人这样的费心搜捉？”县大老爷见他这般强项，不由也动起火来，把惊堂一拍道：“你这个该死的棍徒，你引诱贝大人的妻女，夜入人家，还说没有罪么？本县看你还是好

好的招成，免受刑罚。”霍春荣见县大老爷这般问法，胆又放大了几分，定一定神，又高声答道：“戏子唱戏为生，向来安分，不敢做这样的事情，求大老爷明鉴。”县大老爷又拍着惊堂道：“现有真赃实据，你还要希图抵赖么？”霍春荣心中暗想：事到如今，左右难逃公道，落得索性把他挺撞一番。便又高声道：“大老爷既说现有真赃实据，请问大老爷是个什么赃据呢？”县大老爷又喝道：“你时常自己拿着什么扇袋荷包给人观看，说是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你的，难道还不算真赃实据不成？”霍春荣听到此处，竟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满堂差役相顾失色。县大老爷又羞又怒，高声喝道：“你笑的什么！难道本县问错了么？”霍春荣笑了一会，方才回道：“就是这荷包扇袋，就算做引诱的凭据么？不瞒你大老爷说，戏子在京城里头唱戏，那些王爷中堂的太太小姐们，说戏子唱得好戏，时常叫到府中，说说闲话，不算什么希奇。再说起荷包扇袋来，戏子在京城里，长有太太们赏些活计，更算不了什么事情。大老爷说戏子引诱贝大人家的妻女，戏子唱戏为生，那有这般大胆？不过贝大人的太太长到戏园看戏，贝大人又是个头等乡绅，点了戏子的戏，戏子不能不唱。贝太太放了赏钱，戏子不能不上去谢赏。谢赏的时候，贝太太叫住戏子，问几句话儿，戏子不敢不应。贝太太一团好意，和戏子说句话儿，难道戏子就好跑掉了么？至于大老爷说戏子夜入人家，戏子一个唱戏的人，那敢向人家混走，都是贝太太几次叫人来叫戏子进城，戏子方敢进去。况且贝大人家是何等的规矩，那样的门墙，就凭着戏子这样一个人儿，里边没有招呼，就走进得去么？这样的事情，大老爷要说是戏子的罪名，戏子就死也不服。大老爷若是不信，只顾叫人到贝府上去打听，若有一字虚言，听凭大

老爷怎生惩办。”正是：

一夕公庭之供，口利如风；三千堂上之刑，鞭飞碧血。

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。

第五十二回

霍春荣利口受官刑　　宋子英丧心施骗局

且说霍春荣在元和县堂上，侃侃凿凿的说出一番口供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贝夫人身上，自家却卸得干干净净的，好像与他无涉一般。这位元和县大老爷听了他一番口供，竟被他顶得目瞪口呆，那里敢再问下去，怕他再要说出别家闺阃的事来，得罪了苏州城内的乡绅，不是顽的。当下坐在公堂上面，一句话都问不出来，停了一回，方才说道："你方才说的话儿都是胡闹，难道贝大人的太太和你有什么交涉不成？"霍春荣听了，又冷笑道："大老爷不是方才问着戏子，说是戏子引诱了贝大人的妻女，戏子才敢从实供招，此刻怎么又说这般说话，可是大老爷忘记了么？"这几句话，说得两旁差役都好笑起来，虽然不敢喧嚷，却已一个个掩口葫芦。县大老爷听了大怒道："你这大胆的棍徒这般可恶，连本县都顶撞起来。"吩咐左右掌嘴。差人答应一声，喊了一声堂威，正要上前，霍春荣两手一拦，道："且慢，戏子若是说错了什么话儿，或是真犯了什么罪名，才好领大老爷的刑法，戏子到底在大老爷案下犯的何等事情？还请大老爷明鉴。"

县大老爷被霍春荣这一顶，竟是无言可答。呆了一刻，方才咬牙大怒道："你仗着这般利口，顶撞本县，本县今天偏要打你一遭。"说着，又喝差役快些动手。差役见本官发怒，不

敢怠慢，不由分说，上来了几个差人，把霍春荣按住，一五一十的打了四十，打完了放他起来。县大老爷又道："你既然不肯供招，本县一天到晚的公事甚多，那有工夫问你，浑深你是臬宪解来的人，且待本县去禀复了朱大人再来问你。"说完这几句话，便喝叫差人带他下去。霍春荣被差人带了下来，仰着脸儿冷笑道："我自己的罪名通没有晓得，倒打了四十个嘴巴，岂不可笑！"一面说着，一面挺着胸脯大踏步走了下去。

这里县大老爷完了堂事，一径便到臬台衙门禀见。朱臬台慢慢的踱了出来，说了几句闲话便问："霍春荣的案子问得怎么样了？"元和县便从袖中取出一纸供单，鞠躬献上。朱臬台看了一遍，就冷笑一声，问那元和县道："我不懂你的问案为什么这样的糊涂？你想这个事情，关涉人家内眷，怎么好和他当面说明？惹得他牵牵连连的说了这么一大篇儿，还是听了他的好呢，还是不听他的好呢？将来传扬出来，得罪了绅士还在其次，何苦去坏人家闺阃的名声？"说得元和县面红耳赤，踢蹐不安，连忙立起身来，请了一个安道："大人明鉴，这都是卑职糊涂，没有想到这层道理，卑职下去再问就是了。"朱臬台又冷笑道："不敢劳动，还是老兄下去，仍旧将霍春荣申解上来，我自己来问罢。"元和县听了，满面羞惭，只得诺诺连声的退了下去，果然仍把霍春荣解了上来。

朱臬台听得霍春荣解到，便传呼伺候，立刻升堂。臬台升坐大堂，不比州县，那两旁伺候的吏书兵役黑压压的站了一堂，甚是威武。朱臬台踱出大堂，端然正坐，两旁吏役齐齐的喊了一声。霍春荣提到堂上，却也有些心惊，偷眼看那朱臬台时，只觉得满面霜威，棱棱可畏，他还当是昨日在元和县堂上一般，

朱臬台还没有开口问他，霍春荣倒反跪上了一步，高声问道："蒙大人赏提，戏子不知犯了什么案情，要求大人的明示？"臬台听了，微微的冷笑道："你这个利口刁徒，到了本司这里，还敢巧言狡展，本司只问你既是唱戏为生，平日就该安分，为什么拆梢打架，遇事生风，学那流氓的行径？本司久已访闻，你是一个不安本分的棍徒，你还不晓得自己的罪名么？你可知本司这个地方，比不得元和县堂上，不准你开口多言。"说着，把惊堂一拍，喝一声叫打。霍春荣正要分辩，无奈臬台衙门的差人十分凶狠，况是朱臬台预先分付下的，一声喝打，立时就拥了七八个人上来，凭着霍春荣高声叫冤，众人只是不理。鹰拿燕雀的一般，把霍春荣揪翻在地，剥去背上的衣服，露出脊梁，两个行刑的皂隶，手中拿着一对藤鞭，一起一落的向着霍春荣背上便打。霍春荣大叫道："话还没有说得明白，怎么就这般混打起来？"朱臬台只当作不听见的，只是敲着旗鼓，喝叫重重的打这狗头。原来刑杖之中，惟有藤鞭最是利害，京津一带惩治青皮，都用这个藤鞭，仿佛就和站笼一般。

当下打了二百多鞭，霍春荣的背上已是条条见血，打到五百更是血肉模糊。好个霍春荣，咬定了牙齿一声不哼，痛到极处，反高声大叫道："我到底犯了何等重罪，要受这样的刑罚？不说一个明白，就把我打死也是枉然。"朱臬台冷笑道："你要问你的罪名，本司就是办你外来的流棍……"霍春荣不等朱臬台说完，又喊道："就是外来的棍徒，也没有这般的打法。"朱臬台向着旁边站的书吏说道："你们看他这个样儿，真是目无官长，他在本司这里，尚且这样的咆哮公堂，平日之间，可想而知，一定不是个安守本分的了。"说着，又喝叫结实再打。打到后来，一鞭下来，那背上的血四围乱溅，打得浑身上下真是

一个血人，差不多气咽声嘶，只有一丝游气，朱臬台方才喝住。那时霍春荣已打得和死人一般，热血攻心，眼睛倒插，四个差人把他扛下堂去。朱臬台见霍春荣打得这个样儿，心上十分畅快，当下叠成文卷，定罪申详，把霍春荣当作个著名流棍，定了五年的监禁罪名。从此霍春荣收在县监，鞭痕利害，沉重非常，这也是他到处贪欢的风流业报。幸亏贝夫人暗暗的叫人进监看视，花了许多使费，又按月接济他的用度，所以霍春荣虽在监中，倒也并不吃苦。只苦的是贝夫人母女二人，哑吃黄连，无从诉说。最恨的萧郎咫尺，门外天涯，对月伤心，背灯弹泪，这相思病儿，也不知害到何时方能了结。真是心期凄惋，宝髻慵梳，睡思惺忪，熏笼愁倚；春蚕半死，犹留未尽之丝；蜡炬成灰，尚有将燃之泪。贝夫人更是恹恹牵牵的大病了一场，医了多时，方才全愈。这也不去管他，如今且把霍春荣和贝太史的新闻，一齐按下，再说起章秋谷、贡春树的正文来。

且说章秋谷和贡春树在船上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小松出城看望，说起霍春荣被臬台拿去的事情，秋谷拊掌称快。小松道："虽然如此，但是苏州戏馆，却少一个人材。"三人谈了一会，秋谷便同着小松进城，看了几家亲友。有一位陆侍郎的公子叫做陆仲文，请秋谷游了一天虎丘，坐的是小陈家双开门的船，酒菜甚是洁清。陆公子带的一个局，叫做王小宝，面貌也在中上之间，应酬却甚是周到。秋谷看他云鬟腻绿，杏靥浮红，香辅微开，星眸低缬，和陆公子不住的咬着耳朵，凭肩私语。秋谷看了，想起花云香和许宝琴二人，不觉微微叹息，停杯不饮。幸亏金媛媛十分要好，见秋谷有些不乐的样儿，想些说话和他解闷。接着主人陆仲文摆起拳庄来，要找秋谷搳拳，方把秋谷的心事混了过去。

过了几天，陆仲文又请章秋谷、贡春树二人在王小宝家吃酒，却只有章秋谷一人到来。陆仲文诧问："春树那里去了，为什么不来？"秋谷微笑道："春树么，他有一件切己的事情，今天料理去了。"仲文又问："春树有什么切己的事情？"秋谷笑而不答。这一席酒，却是秋谷叫的金媛媛第一个先来，到了台面上，先用一对秋波四围飞了一转，然后对着秋谷低鬟一笑，方才坐了下来。坐定之后，张开了折扇遮着面孔，和秋谷密密切切的谈得甚是投机。却被陆仲文一眼看见，先自笑着嚷道："倍笃两家头倽要好得来，到仔台面浪还是格付架形，就是有倽闲话末。晏歇点到仔被头里向也好说格碗。"说得秋谷一笑，回转头来，金媛媛涨得粉面通红的道："陆大少末，总是实梗瞎三话四，倪搭章二少客客气气，无倽交关，耐勿要来浪说得像煞有介事。"陆仲文拍手笑道："章二少故歇末客客气气，停歇歇到仔床浪就勿客气哉，阿怕倪勿晓得。"金媛媛无言可答，只得也笑了，一座客人都笑起来。忽见娘姨传过一张请客票头来，递在陆仲文手内，陆仲文接过看时，众人也都要看，只见一张票头写着：

飞请

陆仲文少老爷，至如意里王黛玉房酒叙，千万勿却，座客无多，乞代邀数位，至要。此请

冶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英订

陆仲文看了道："原来是他请客。"便叫娘姨关照下去，少刻就来。便向秋谷、小松道："这人姓宋，号子英，却是个狠爱朋友的人，和我的交情狠好，你们可肯一同前去，赏赏他的光么？"章秋谷和方小松的意思，原是不肯同往。禁不得陆仲文再三苦邀，只得允了同去。散席之后，陆仲文便拉了二人，径

到如意里来。好得是王小宝家离如意里只有一箭多路，不多几步已经到了。陆仲文是认得的，便当先走进，踏上扶梯。刚刚走得一半，早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走至楼口相迎，王黛玉也跟在后面。秋谷、小松素不相识，免不得大家一揖，通过名姓，方知就是宋子英。子英问了秋谷、小松的名姓，满面堆下笑来道："今天兄弟托了陆仲翁的福，居然二位都肯赏光，真是幸会。"又竭力把秋谷恭维了一番。秋谷听他的谈吐也还不俗，抬起眼来看时，见他面貌也还清秀，身上的衣服甚是时新，觉得这个人也还不甚可厌，便也应酬了他几句。

当下等了一会，又来了两个客人，秋谷并不认得，却都是陆仲文的旧交。宋子英见客人已经到齐，便叫快摆台面，陆仲文道："一席酒，宾主止有六人，可不觉得寂寞么？"宋子英道："客人虽然少些，我们多叫几个局来，叫他们凑个热闹也好。"仲文听了，点头称是。宋子英便取过局票来，央陆仲文和他代写，仲文叫的是王小宝、王二宝、沈芸仙，小松叫的是高桂宝、洪彩珍，秋谷没有别人可叫，就叫了金媛媛和朱素卿。那两个客人每人也叫两个来，宋子英自己也叫了一个吴小卿。陆仲文一一写好，点了一点，共是十二张局票，交与娘姨去发。房间里人，早绞上手巾，起过手巾，大家入坐。宋子英便请秋谷首坐，秋谷不肯，要让别人时，宋子英抵死不肯，只得坐了。小松坐了第二，其余以次坐定。

不多一会，叫的局陆续到来，一时柳舞花飞，钗摇钏动。这一席直吃到十二点钟，方才散席。秋谷起身别过主人，径回船内，只见贡春树先已回来，坐在床上尚未睡下，呆着脸儿好像有万分心事一般。秋谷见春树这个样儿，知道不妙，急问事情怎样。春树叹一口气道："不必说他，这事情真个有些不妙。"

便附着秋谷耳朵说了一回，秋谷呆了一会。看官且住，这贡春树的事情在《九尾龟》初集中间已经提起，不过没有说破，有心叫看官猜个闷葫芦，到底是件什么事儿。章秋谷此次到苏何事，究竟没有说明，这个闷葫芦一直闷到如今，看官们始终没有明白。列位休得心慌，待在下慢慢的表白出来。正是：

　　桃花人面，空怀合浦之珠；杨柳春风，先种蓝田之玉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弱书生几成薄幸郎　　老学究怒责亲生女

且说前回书内，章秋谷和贡春树同到苏州，究竟所为何事，且听在下说来。原来贡春树住在常州，本来寄籍苏州城内，狠有些儿房产，还有几处住房。春树每年必到苏州两次，为的是收取房租。另有一所极大的住房，坐落在观前宫巷，却赁与春树自家的亲戚潘玉峰居住，每到苏州收取房租，春树就住在潘玉峰家内。今年正月，春树到了苏州，在潘家住了一月有余，正想要动身回去，不期事有凑巧，无意之中撞着了一个风流孽障，欢喜冤家。潘玉峰有一个干亲家，姓程，叫做幼勋，教读为生，南濠人氏，只有一个女儿，从幼时就与潘玉峰的内眷往来。潘玉峰就把程幼勋的女儿认为继女。这程小姐长到十六岁上，生得妩媚出尘，丰姿绝世，齐齐整整，袅袅婷婷。汉宫飞燕之腰，洛浦惊鸿之影，真是个十全十美，倾城倾国的佳人。潘玉峰的太太，以及上下人等，没有一个不欢喜他。

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，程小姐要到潘玉峰家看看干娘，刚刚走进中门，恰恰的贡春树在里边走出，和程小姐擦肩走过，彼此定睛一看，大家吃了一惊。春树只觉得程小姐蛾眉淡扫，星眼流波，肩若削成，腰如束素。内家装束，穿一套缟素衣裳；时样梳妆，挽一个轻盈鬟髻。见了春树，不觉面上一红，低下头去，那一付娇羞的态度，画也画不出来。走的那几步儿，更

是杨柳随风，春云出岫，一步步的移将过来。贡春树自有生以来，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女儿，不觉得神魂飞越，心花怒开。最可恨的是一边进去，一边出来，那一个花娇柳媚的影儿，只在眼前一闪，已经走进中门，只得立定了回过头来看他的背影。不想春树回头之际，那女子恰恰也回过头来，一对水汪汪的俊眼，正和贡春树的眼光射个正着。只见他红晕梨涡，春融杏靥，低头一笑，就扶着随来的侍婢，急急的走了进去。春树被他回头一看，只看得骨节皆酥，暗想：不知是何等人家的女子，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材。且不要管他是谁，回过身来，闯进房去，好再看他一个仔细。原来苏州规矩，内眷见客，甚是大方，并不做那小家的样子，乱逃乱躲的神情。

当下贡春树重又闯进房内，见刚才这个女儿正和潘太太坐在一起，拉着手儿有说有笑的甚是亲热。见了春树进去，假意立起身来，含羞欲避，却被潘太太一把拉住道："这是我娘家的侄儿，为人甚是诚实，不必避他。"又向贡春树道："这是我的干女儿，你来见个礼儿，日常也好见面。"贡春树听了大喜，便向程小姐深深打了一拱。程小姐红着脸儿，回个万福。潘太太拉他坐下道："我这个侄儿就如儿子一般，你不必同他客气。"春树也在一旁坐下，搭讪着寻些闲话，和他扳谈。程小姐十句之中，也回他四五句。看官，你想程小姐年当及笄，情窦已开，又是个千伶百俐的性情，不免就有些秋恨春愁的心事。看着贡春树这样的一个翩翩公子，浊世才郎，更兼举止温存，仪容俊爽，那有不动心的道理？向来这位程小姐到潘玉峰家来探望干娘，必要留他住在家中，隔了几天或是半月，方肯放他回去。自此程小姐住在潘家，天天与春树见面。偏偏贡春树的卧房就在潘太太对面，不多几日，贡春树放出偷香的手段，不

知怎的，竟和程小姐暗中成了这件事儿。眷属疑仙，姻缘美满，贡春树的得意，自不必说。潘太太慢慢的也有些晓得风声，背地里着实埋怨了贡春树几次，说他怎样做出这种事情。"你是已经娶亲的人，又不能娶他回去，将来你却怎样对得住他？"贡春树见事已败露，对着潘太太，赌神设誓的，说将来必要想个法儿娶他回去。潘太太见他们木已成舟，也没有什么话说。

程家因此回住得久了，屡次叫了人来要接程小姐回去，都是贡春树怂恿潘太太出头，留住不放。潘太太心上虽然不愿，为的是娘家只有一个侄儿，平日甚是疼他，拦阻不住，也只得随他胡闹。不觉一连就是两月有余，不想程小姐和春树暗度春风，腹内已经留了一个种子。蓝田玉茁，合浦珠芽，渐渐的程小姐怀酸呕食，竟是病妊起来。春树急了，要求潘太太到程府和他做媒。潘太太那里肯去说。"你是已经娶过的人，我怎好到那边去说？将来闹了什么事儿，我耽不住这个干系。"贡春树见潘太太不肯去说，更加着急，再三求告，求得个潘太太推辞不得，只得坐了轿子去到程家，要和他女儿说亲。不料程幼勋这个老头儿，自从小中了书毒的人，情性十分古拙，一口回绝。说是只有一个女儿，要把他许在苏州本城，舍不得嫁到别处。潘太太碰了一个顶子，没有什么话说，只得回来。

贡春树无计可施，程小姐更加急得要死，晓得他父亲的性情不好，若回到家中，知道了这桩丑事，就是性命交关。更兼程小姐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起来，那里遮掩得住？急得只要寻死。贡春树忽然想起章秋谷现在上海，便想前去寻他，和秋谷商议一个计较。平日间，贡春树最是佩服秋谷，精明练达，应变多才，更兼为人任侠，喜抱不平，倘能寻着了他，或者有个主意，也未可知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这一个计较，更想不出别的法

儿。到了这山穷水尽的地方，也只得姑且试他一试。打定主意，硬着头皮和程小姐说了，一直径到上海访寻秋谷。一见面的时候，就把这件事儿恳他，秋谷虽然答应了他，却打算直到上海的正事完结之后，顺路回到苏州，再行替他设法。不料章秋谷在上海耽搁住了，不能动身，贡春树也有些迷恋烟花，乐而忘返。直到七月里头，贡春树接了潘玉峰的一封来信，说程小姐回去之后，肚皮渐渐大了，隐藏不住，被程老头儿看了出来，气得个发昏半死，便盘问女儿，究竟与谁人苟合，做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。程小姐那里肯说，只推是停经鼓胀，并没有什么私情。程老头儿虽然不信，却也有些疑心，便把他女儿关在后面一间楼上，要等他当真分娩，然后问他。信上边并且责备了春树几句，说他到了上海，既然朋友已经寻着，为什么不赶紧回来，若再不回来想个法儿，大家计较，直到他月足临盆，可不枉害了程小姐的一条性命。

春树接到了这封急信，方才当真发起极来，千求万告的央着秋谷同到苏州。秋谷虽是当时答应，但仔细想来，这件事儿，没有一些门路，怎好下得手来？一到苏州，便叫春树先到潘家打听消息，依着春树的意思，还想要叫潘太太到程小姐家，去看看他到底怎生光景。那晓得程老头儿道是潘家引诱了他的女儿，干了这般丑事，又不能当面和他理论，却恨得咬牙切齿的，差不多彼此成了不共戴天之仇，如何还肯与潘家来往？春树听了，焦急非常，想要寻一个同程家素来认识的人，进去和程小姐通个线索。

好容易寻了几日，才寻着一个程家数年前用过的一个粗做娘姨，许了他的谢仪，又教了他许多说话，指望叫他进去见着了程小姐，做一个传消递息的红娘。那知娘姨去了半晌，垂头

丧气的回来道："这件事儿是办不到的，我也不想赚你们的谢仪。"说着，转身就走。春树连忙把他叫回，要问他一个底细。娘姨叹口气道："我到了他家，见过奶奶，坐了一回，问起小姐为何不见。我刚刚问得一句，还没有说出什么别的话儿，就被那老头子突出了眼睛，挠起了胡须，叱喝了两声，说：'这个贱人，我家已当他是死过的了，你还来提他做甚？'那个样儿，好像人都吃得下的，把我倒吓了一跳。后来我打听他们用的小大姐，方晓得小姐被他们关在后楼，不许他下楼一步，连楼门都锁了起来，你想别人还见得着他么？"春树听了十分叹息，只得给了那娘姨几块洋钱，让他去了。这些事儿，都是三五天之内的事情。春树等那粗做娘姨去了，奔出闾门，径到船上，要和章秋谷商议。岂知到得船上，秋谷尚未回来，春树十分焦躁，却又无处去寻，直等到一点多钟，秋谷方才回来。见春树神色仓皇，晓得事情尴尬，急急的问他事情怎么样，春树便把方才粗做娘姨的话，照样说了一回。秋谷听了，皱着眉头想了一会，想着这件事儿十分棘手，便说："此刻我也打不出什么主意，最好明天你把昨日的粗做娘姨叫来，待我细细的问他，或者想得出什么法子，也未可知。"

春树听了，虽然少觉放心，终觉得满心忐忑，睡在床上，翻来复去的再也不得合眼。勉强过了一夜，约莫不到六点钟时候，春树已经起身，秋谷却还在沉睡，春树胡乱洗了个面，把秋谷叫醒了，嘱付他："在船老等，切不可到别处耽迟，我去了立刻就来。"说着，便急急的上岸去了。秋谷等春树走了，便也起来洗面，并吃些点心，等到十点钟左右，果然春树回来。背后跟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娘姨，跑得满头是汗，同上船来，秋谷盘问了那娘姨一会，也想不出什么计较来，便又问那娘姨道：

"你既然在他家做过娘姨，他家共有几间房子，你自然是晓得的了，可晓得他家小姐究竟关锁在什么地方？"那娘姨指手画脚的说道："程家的房屋就在前面桥边，离此没有多远。他家共有两厅正屋，后面还有两间水阁，却是临着河滩。他家小姐就锁在后面的两间楼上，你想外边有人进去，怎的见得到他？"秋谷听了，猛然双眉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暗想必须如此这般，方能成事，若这件事儿办他不到，我章秋谷还算什么当今侠客，说什么当世奇才？当下打定主意，不觉面有喜色，急问娘姨道："那两间水阁既是沿河，立在船头上可看得见么？"娘姨用手望东边一指道："那不是程家的房子么？"秋谷连忙跨出船头，把那娘姨也叫了出来，顺着他手指的地方向东看去，果然见酱园隔壁，有两间水阁，门窗紧闭，人影全无，估量着也不甚高大。秋谷疑惑这两间水阁，不像有人住在里边的样子，又细细的问了娘姨一回，问得确确实实的一毫不错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张十元钞票，赏与那粗做娘姨，对他说："现在没有什么事儿，你且先行回去，将来有用你的地方，再来叫你，"那娘姨接了钞票，欢天喜地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秋谷回身走进中舱，贡春树慌问："怎么？"秋谷笑而不答。春树见秋谷这般模样，知道他一定是想着了什么法儿，再三追问，秋谷笑道："法子是想了一个，至于办得成办不成，却要听你自家运气，我总尽心竭力的为你代谋，倘若真做不成，那就不干我事了。"春树急问他："是甚法儿？"秋谷含着笑附耳，和他说了一遍。春树喜得满心奇痒，满面笑容，连说："这个招儿甚是稳妥，一定是手到功成。"秋谷道："要说我这个主意，是一个稳妥的法儿，却也未必，不过事到如今，不得不这般做法，叫做尽我们的人事罢了。"春树点头称是。秋

谷忽又跌足道："这件家伙我都掉在常熟，现在一时却无从置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"正是：

窥帘贾午，春留韩寿之香；曲院红绡，夜试昆仑之技。

欲知章秋谷究竟如何设法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五十四回

拍马屁流氓讨好　　抱春愁侠客传书

且说章秋谷盘问了粗做娘姨一会，忽然心中得了一个主意，想起从前大金月兰嫁与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，后来逃走出来，是预先设法买通了船户，在水阁上边用腰带吊着身子吊下来的。现在听那娘姨数说，程小姐关锁在水阁后头，不觉登时得计。又细细的想了一会，这件事儿，却又与大金月兰不同，一边是金月兰有心逃走，一边程小姐却无意私奔，最好是要和程小姐彼此说通，方能下手。无奈程小姐关锁楼中，无从见面，这个消息怎的传递得通？想了一会，无计可施。偶然想起自己幼年间，投师习武的时候，学过一种袖箭，是用右手中指抻发出去，二三十步之内，可以暗地伤人。不过是如今时局迁移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只好把他当做顽要的事儿一般。但是秋谷寻常习练的几枝毛竹箭儿，一齐掉在家中，不觉跌足自悔。春树慌问："究竟是什么东西掉在常熟，说得这般郑重？"秋谷和他说了，春树呆了一会道："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着这不要紧的东西，有甚用处？"秋谷又附了他的耳朵说了几句，春树方才恍然大悟，眉开眼笑的道："几枝毛竹箭儿值得什么，我们难道不好重做几枝么？"秋谷道："你是个外行，晓得什么？袖箭的做法不是单用毛竹，并且不是一天工夫做得成的。先要认准了粗细长短，用细竹削做竹签，却还要配着分两，熔

些铅锡或是铜铁灌在竹节里头，须要分两配得停匀，发出去方才有力。若单是一支竹签，那里有这般力量？你难道这点关节都不懂的么？”春树道：“我又没有学过这个东西，那里晓得这里头还有这许多讲究，如今只好立刻赶造，你先画个图样出来。”

秋谷听了，摇一摇头，一言不发。想了一回，方才立起身来，开了船上台子的抽屉，取出一枝带着铜笔套的水笔，放在手中试了一试轻重。又把这枝水笔放平在右手掌中，用大指、无名指捺住了中间的笔管，中指抻着笔头，做了一个手势，便觉面有喜色。向春树笑道：“这枝水笔大是可用，就不必去重新赶造了。”春树听了，也甚是欢喜。秋谷便叫船户进来，叫把船移到酱园码头停泊。船户道：“那边的码头甚是拥挤，况且上岸起来没有此间便当，我看还是就在此间的好。”秋谷道：“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叫你开船只顾开就是了，为什么要这样的噜苏？”船户听了，不好再说，答应一声，便把船移到那边停下，打好了桩，系上缆绳，搭好跳板。秋谷因见时候尚早，在船上不免等得心焦，便吩咐春树在船坐守，并叫他留心看那上面楼窗，到底开与不开，秋谷便上岸去了。想想没有什么正事，便到高桂宝家去看方小松。

不料小松不在桂宝院中，秋谷却扑了一个空，便又走到王小宝院中，打算要问陆仲文。恰好陆仲文昨夜因闹得晚了，没有进城，就住在小宝那边。这时候刚刚起来梳洗，见秋谷来了大喜，便拉他坐下。谈了一回，仲文留他就在小宝院中吃饭，秋谷答应。因秋谷爱吃京菜，仲文叫相帮到德花楼去叫了几样菜来，两人小酌。饭毕，仲文觉得枯坐无聊，要拉秋谷出去兜个圈子，秋谷道：“兜个圈子也没有什么味儿，还是我们再去

请两个客人，今天在这里碰一场和可好？”陆仲文尚未答应，其时王小宝新妆已竟，走进来坐在旁边，听得秋谷说要碰和，慌忙接口道：“章二少有心照应倪点蛮好，阿要就去请起客来？”仲文沉吟道：“请什么人的好呢？若要到城里头去请客碰和，实在相离太远，马路左近又没有什么熟人。”正在踌躇，忽听得楼下相帮叫了一声“客人上来”，楼梯上脚步响处，早走进一个客人，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方小松。他出城之后，先到桂宝院中，晓得秋谷已经去过，又想他没有别处地方，一定是到王小宝家去寻陆仲文去了，所以急急的赶来。陆仲文见了方小松，大喜，便道：“我们正要请客碰和，你来得正好，只要再请一个客人便可入局。”仲文说罢，想了一想，便取过一张请客票来，到石路长安栈去请宋子英。

相帮去了不多一会，果然宋子英来了，彼此寒温了几句，便大家入位扳庄。子英便问仲文多少底码。仲文道：“我们相好弟兄，难道谁想赢钱不成？不过是寻个消遣罢了。但是底码打得太小了也没有什么味儿，我看打二十块底二四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却也不小，你们众位的心上如何？”众人听了，点头道好，扳好了庄，定了座位，便碰起和来。碰了几付，章秋谷的牌风甚好，连和了几付大牌。及至碰完结账，方小松没有进出，陆仲文输了二十元，宋子英大输，输了四十余元，多是章秋谷一人赢的，给了八块和钱，其余的一齐收下。

原来苏州堂子与上海规矩不同，上海地方是吃酒碰和都是十二块钱，并且客人吃酒，房间里人没有什么好处，不过是绷个外场，若遇客人碰和，房间里人方有些些好处，这是花柳场中，人人都晓得的。苏州堂子却又不然，本来只有吃酒没有碰和，偶而遇着客人高兴，约些朋友碰一场和，那和钱随便开

销，也有四块，也有六块，没有一定。到得后来，有一班爱算小钱的人，只去碰和不去吃酒，虽然没有和钱，倒是烟茶酒饭闹得一塌糊涂。本家同倌人吃亏不起，方才也学着上海堂子一般，行出碰和的名目，却每场和只要八块洋钱。至于客人吃酒，更比上海的情形大是不同，每一台酒虽然也只十二块钱，却另有许多名目，吃酒的无论主客，却要出什么台面洋钱，每人两元，却要现开销的。叫来的局又要出什么坐场洋钱，每人一元，也要当场开发。若是台面上八个客人，每人叫一个局，就要开销十六块台面洋钱，八块坐场洋钱，多在正价十二块钱之外，这便是倌人的好处。所以上海的堂子，只愿碰和，不愿吃酒，苏州的堂子却是只巴吃酒，不愿碰和。这也是上海苏州彼此不同的风气。再如苏州地方，在堂子里头摆酒请客，那请的客人，必定是和主人家向来要好方肯到来。因为开销台面，要自家拿出现钱，不比上海地方，没有这些名目，就是客人叫局，也要和倌人素来相识，方肯应酬，为的是客人局账，倒要逢节开销，倌人出局的坐场洋钱，先要自家垫出。这些情形，在下初集书中已经说过，不过没有说得这般详细。看官们有欢场阅历的人，料也晓得这些规矩的，并不是在下的信口胡言。如今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

章秋谷和陆仲文等在王小宝家碰了一场和。碰完之后，差不多已有七点多钟，娘姨们捧上碰和饭菜，摆好杯箸，王小宝过来斟了一巡酒，陪着坐在旁边，四人谈谈说说，甚是投机。那宋子英的应酬甚好，谈笑生风，把章秋谷、方小松二人恭惟得十分欢喜。你想如今世上，那有不爱巴结的人？凭你章秋谷这样的高明，免不得着了道儿，险些上了第二次倒脱靴的恶当。当下宋子英和三人谈了一回，忽地回过头来问陆仲文道：

"前天我托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昨日接到一封来信，我们舍亲已经进京引见，只要完结了正事，立时径到苏州，先派了他家里头一个账房,来此和他办事,只怕差不多将要到了。你那边的事可有什么眉目么？"陆仲文皱皱眉头和宋子英说道："我已经替你问过几家，多是不甚凑巧，我那里有功夫和你们办这样的事情，或者我替你再去托托别人倒还可以。"说着便回过头来，向秋谷、小松二人说道："这位宋子翁的亲戚邹介卿，他是安徽有名的富户，现在捐了个候补道,已经分发江苏,引见之后，就要出来到省，要在城内买一所大些的住房，屋价不拘多少。宋子翁几次托我，要我和他寻找，你想我那里有这样的工夫，你可晓得那里有出卖的住房么？"秋谷听了，不觉接口道："若说住房，春树就有好几所房子，也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只不知他可肯出卖，这却要与他商量。"宋子英听了大喜，连忙立起来，朝着秋谷深深一揖道："贡春翁当真有几所房子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，只是还要费秋翁的心，前去同他商议。"秋谷连称不敢，道："这点事儿值得什么，也要这般多礼，我回去问他就是。"宋子英又谆谆嘱咐了一番。

秋谷因记念着春树的事情，不知在船上怎生光景，便别了三人，先自走了。到得船上，见春树伏在船上假寐，秋谷唤了他一声，春树失忙张致的跳起身来，两边张望，见是秋谷回来,方才坐下。秋谷问春树可曾看见那两间水阁,开过楼窗。春树摇头叹道："我在船头上等了半天，望得眼睛都有些酸溜溜的，那里见他开甚楼窗，并且连人声都一毫没有，不要是上了那妇人的当罢。"秋谷道："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不管他是假是真，姑且试他一试。"一面说着,一面掏出表来一看，已是十点十五分，秋谷便取一张东洋纸信笺铺在桌上，提起笔

来，不知要写什么。忽然一想道：“坏了，坏了。”急问春树：“程小姐可能识字？”春树道：“眼前的几个字儿尚还认得，就是粗浅些的小说，或是信札，也都懂得意思。”秋谷喜道：“这便还好，若是一个不识字的，便又要另想法儿。”说罢，取过笔来，向笺纸上一挥而就，写了几个字儿。春树倚在案头，看他写的是“贡春树到明日早十点钟”，就是这十个字儿。春树迟疑道：“何不写得明白些儿，却要这般含混？”秋谷把春树呸了一口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糊涂，这不过预先问个信儿，我自己也保不定十分把稳。若依着你的意思，写些私情话儿，万一射到楼中，被第二个人拾去，还了得么？所以我只写这几个字儿，就使被旁人拾去，也想不出这里头再有什么机关，你还嫌我写得少么？”几句话说得贡春树又羞又喜，暗想：章秋谷这人真是精细，我此番央他同来，也不枉了我一番跋涉。如今世上那里还有这样的好人，为着朋友的事情，肯这样尽心竭力？心上这般着想，却感激到万分。只见秋谷把方才写好一张信笺，折了一个方胜，取一条麻线，结结实实的扎在笔梗中间，把手招招春树，走出舱去。春树也随后出来，到船头上立定。正是那七月中旬的时候，玉宇无尘，银河倒影；纤云四卷，清风吹空。一轮明月，高高的挂在天中，照得水面上十分澄澈，万籁无声，那景物甚是凄楚。

秋谷走出船舱，举头仰望，见那上面的楼窗，依然紧闭，月光照着，好像里面隐隐有灯火一般。秋谷把那一支袖箭放在手中，又仔细打量了一会，见那楼窗的格子都用竹纸糊在外边。秋谷翻身走到船边，离开数步，放出眼力，觑得较亲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发了一箭。只听得呼的一声，那支袖箭竟穿入楼窗里面去了。秋谷大喜，春树倒吃了一惊，低低的赞了几声“好箭”。

秋谷见那支袖箭一直穿入楼窗，便同春树两人在船上坐了一会。冷露无声，西风拂面，虽是新秋天气，却也有些凉回枕簟，露冷罗衣的光景，便拉着春树进去睡了。春树睡在床上，千思万想的，这一夜又不知转了多少念头。好容易巴到天明，叫醒了秋谷，一同起来，吃过点心，说些闲话。

差不多十点钟，秋谷又取一张东洋信笺写了一回，却不许春树近前来看，只叫他到船头上去等候。一面仍旧折成方胜，又寻了一枝笔，照依昨日一般，如法泡制的制备定当，藏在袖中，走出船头立定，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上面的楼窗。不多一会，果然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楼窗开了一扇。秋谷眼力最尖，早看见一个丽人，腰肢袅娜，骨格轻盈，眼含秋水之波，眉锁春山之恨。云鬟半卸，脂粉不施，娇怯怯的倚在楼窗向着下边张望，面上好像带着几分病态，越显得弱不胜衣。更兼泪眼惺忪，愁容寂寞，那一付带病含愁的丰格，煞是动人，仿佛是一树带雨梨花，娇柔欲坠。秋谷见了，暗暗喝彩，想：怪不得春树这般着急，果然面貌不差。那丽人开了楼窗，探出半身往下看时，恰恰的和春树打了一个照面，一时又惊又喜，心上边也不知是什么味儿，好像有多少的酸甜苦辣，一霎时并在一堆。一个楼上，一个船头，彼此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看了半晌。春树只觉得一阵心酸，忍不住泪珠欲滴。程小姐更是蹙着双眉，含情欲泣。男女两人，虽然对面，却不能说一句话儿。正在彼此相看之际，秋谷猛然把春树推开数步。春树刚刚回过头来，只见他翻身舒臂，轻轻的把右手一扬，听得呼的一声，秋谷手内的一枝袖箭，早飞入楼上窗中，在程小姐耳边擦过。程小姐大吃一惊，一连倒退几步，几乎跌倒，秋谷早拉着贡春树走进舱中去了。程小姐定一定神，方才看那飞进来的是什么东西，只

见原是一支水笔，套着一个白铜笔管，有一个红纸方胜系在中间，和方才拾着的差不多的样子。程小姐连忙拾起，拆开看时，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，叫他怎样脱身，如何走法，自有人在下边接应，叫他不用心慌，就是这几句说话。程小姐看了，虽然欢喜，却终久是个年轻女子，不免有些胆战心惊，只得大着胆子，硬了头皮，悄悄的收拾了一回。喜得是程小姐被他们锁在后楼，就是送饭与他，也在壁间开个一尺见方的小门，叫人传递。这两间屋内，竟是个人迹不到的地方，所以凭你如何做作，也没有看见的人。

直等到晚上十一点钟，月明如水，照进纱窗。程小姐把楼窗开了两扇，月光之下，已看见春树立在船头，秋谷立在春树身后。船头上叠了一张茶几，茶几上边，又叠了两张椅子，就和楼窗的高低差得不多，只低了四五尺光景。程小姐见他们已经预备，满心欢喜，放大了胆，把两条绉纱腰带接做一条，一头系在自己腰间，一头系在楼窗柱上，系得十分结实。章秋谷在船头上已经看见，两下打了一个照会，便叫春树立上椅子去接他一接。那知春树向来胆小，刚刚上得茶几，两只脚早索索的抖个不住，急得章秋谷悄悄的顿足，埋怨他道："现在这一刻儿的时候，正是要紧，怎么你这般胆小，不被你误了大事么？"春树连连摇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正是：

黄衫挟弹，暗传青鸟之书；红粉衔恩，合受花枝之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

一封书琴心通绿绮　　百尺楼黑夜盗红绡

且说章秋谷立在船头，见程小姐将腰带拴好，两边正要跨出窗槅，急叫贡春树上去接他一接。那晓得贡春树上了茶儿，两足发起抖来，再也跨不上去，急得秋谷连连顿足，埋怨他为甚这般无用。春树正在心慌之际，回过头来要与秋谷说话，不提防脚下软了一软，一个鹞子翻身，早扑通的跌了一交，幸而秋谷立在旁边，眼明手快，一把将他扶住，好的是船头阔大，没有跌在河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秋谷眼见楼上的程小姐全身探出，坐在窗槅上边，两手紧紧的拉着腰带，却是战战兢兢的看着下边，不敢放手。你想一个未出闺门的少女，那里有这般大胆？看了一会，终久不敢下来，要想船上有人上前去接。秋谷见了这般光景，着急非常，回头看春树时，跌了一交，还在那里叫痛，远远的又听见摇橹之声，想是有船来了，秋谷更加着急。这个时候，顾不得什么嫌疑，把春树推过一边，飞身而上，立在椅子上面，恰恰的够近楼窗，不由分说，竟把程小姐抱在怀中，轻轻的下了椅子，一跃而下。急忙将程小姐放在船头，招手叫春树过来，替他解下了腰间的绉纱腰带，叫春树赶紧将他扶进船舱。早听得后面欸乃之声，渐来渐近，秋谷急了，手忙脚乱的把两张椅子一齐掇了下来，又把程小姐吊下来的腰带打个结儿，用力往上一丢，恰好仍旧的丢进楼窗去了。

秋谷见事情已经停当，四围一看，除了上面的两扇楼窗之外，没有什么形迹可寻。后边早来了一只小船，船梢上有两人摇橹，正在秋谷大船旁边掠过。那小船上的人，见大船上这个时候还有人在船头张望，又有茶几椅子排在船头，不免有些诧异，但是他们摇船度日的人，那有工夫来管你这般闲事，擦肩的摇过去了，把个章秋谷吓了一身冷汗出来。暗想今天真是十分侥幸，后先之际，只争一刻儿的工夫，几乎被那小船撞破；弄出事来，被程老头儿告到当官，说是奸拐了他的女儿，还当了得！一面心中盘算，便也移步进舱。只见贡春树和程小姐两人手对手儿，坐在旁边榻上。程小姐云鬓不整，玉体横斜，珠泪半含，蛾眉深锁。春树也眼圈儿红红的，眼中含着泪痕，正在那里嘁嘁喳喳的不知讲些什么。见了秋谷进来，男女二人一齐立起，程小姐免不得有些惭愧的样儿，眉黛低颦，红潮上颊，若前若却，脉脉含情。春树不待秋谷开口，指着秋谷向程小姐说道："这便是章家伯伯，你我的事情不亏他出力帮扶，那有今日这般团聚？真是我们的一个大大的恩人，你快些过去行个礼儿，谢谢他一片热肠，一腔热血。"程小姐听了春树这般说话，那当时的感激心绪，也不晓得从何说起，感激到极处，便又流下泪来。不等春树说完，早花飞柳舞的一般，朝着秋谷行下礼去。春树立在一旁，想着这样良朋，如今难得，若不是他这般出力，这件事儿怎得收场？白白的送了程小姐的性命。想到此处，不因不由的也推金山倒玉柱的跪在一旁。男女二人一齐拜倒在地，忙得个章秋谷还礼不迭，急忙把春树一把拉住，又把程小姐扶了起来，不觉哈哈大笑。章秋谷这一会儿的得意，差不多就是洞房花烛，见了个绝代佳人，金榜题名，却又是传胪第一，任是什么事儿，也赶不上他那一番得意。

当下秋谷笑向春树道："这点事儿，算得什么，也要行起礼来，我虽然费了一片心机，却成就了你们的两桩好事，总算不枉我姓章的和你们出力一场。但是还有一句话儿，你却也要自家裁度，你是娶过正室的人，将来把这位小姐同到家中，能否相安无事？再者，你过了三年五载，保不定要秋风团扇，弃旧怜新，那时岂不是依旧误了他的终身，却叫他如何结局？这些事情，虽是不干我事，却不得不替他虑到这层；况且今天这样一来，将来这位小姐自然是无家可归的了，你又不得不格外体贴他些，你道我这层说话何如？"程小姐在旁听了秋谷的说话，觉得句句入情入理，没有一个字儿不是打入心脾，并且还替他虑日后的仳离，将来的结局，如今世上那有这般精细的好人？又听他说到自己日后无家可归的一层说话，不觉牵动伤心，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呜咽起来。又听春树向他说道："你的说话，虽已虑得不差，但我却断断不是这般人物，你只顾放心就是了，若万一将来有甚差池，凭你怎生理论，你可信得过么？"秋谷听了，方才微笑点头。程小姐此时感激秋谷，直到二十四分，因又走近前来，向秋谷行了一个全礼，秋谷不及提防，搀扶不迭，忙叫春树扶他起来。程小姐起来，低低的叫了一声"伯伯"。秋谷请他坐在旁边榻上，自和春树也坐下来，商议以后怎生安置。

程小姐此刻方才抬起头来，偷转秋波，暗回粉头，细细的偷看秋谷。见秋谷坐在灯下，面如冠玉，奕奕有光；目若朗星，英英露爽；长身玉立，猿臂蜂腰；气概昂藏，丰神俊美。真个是素腰压沈，粉面欺何，春留荀令之香，夜抱邺侯之骨。和贡春树坐在一处，觉得章秋谷光芒外露，华彩照人，两人比并，还是章秋谷较胜些儿。程小姐不觉吃了一惊，暗想：春间初见春树的时候，觉得他丰调过人，现在见了秋谷这般仪表，和

春树两边比较，春树不免逊了一筹，不信世界中间竟有这般人物。程小姐看了一会，不觉粉面微红。这边章秋谷坐在一旁，也在那里仔仔细细的评量姿态，只见他斜亸香肩，半欹云髻，长眉掩鬓，笑靥承颧，春融却月之姿，红上春风之面。真是宜嗔宜喜，如玉如花。

秋谷也看得呆了一会，方才开口向春树道："现在事情已经办妥，此刻却就要和你商量善后的事宜。这个地方也不是久居之地，我想你只好把他送回家内，然后再到苏州，我在客栈里头暂住几天，等你回来，一同再到上海，你想我这个主意如何？"春树听了，便问程小姐打算怎样。程小姐低低答道："我是个没有主意的人，况且既已……"程小姐说到此际，面上不由的起了一阵红云，顿了一顿，接下去说道："自然和你一同回去，依着章家伯伯的说话罢了。"贡春树问明了程小姐的口风，便道："你的主意甚好，一准明天动身回去便了。"秋谷道："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大家计较，程小姐虽然走了出来，那程老头儿失了女儿，怎肯轻轻罢手？自然要报官追捕，招帖寻人。我们这个船家，又不是我们一党，他明天起来，见忽然多了一个女人，定要心中疑忌；那时不得不把真话和他说明，一时露了风声，知道他心迹是好是坏？万一他说出口来，被人晓得，我们那里耽得起个拐逃的罪名？据我想来，我们明人不做暗事，索性等到明天亲自到他家内，见了老头儿和他一一说明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一则如今木已成舟，二则恐怕风声传播，免不得忍气吞声，卫顾自家，你道如何？"春树听了，连忙摇手道："这个不好，那里有拐了他家的人口私逃，还自己上门承认的道理？倘被他翻转面来，吃在你的身上，要交还他的女儿，或者竟和你打起官司来，如何了得？"秋谷笑道："你

终是见理不明，所以这样胆小，我却料定这件事儿，起不出什么风波，你只顾放心，不要替人着急，若我没有这样口才，那里敢去自家承认，难道我是不怕王法的么？”春树听了，不好拦阻，心上终是觉得不甚妥当，但也只好由他。

秋谷见时候不早，便立起身来道：“今天我到外舱安息，让你们说说话儿，天明了再打主意。”春树一把拉住道：“怎么还要这般客气，避的是什么嫌疑，难道我们还有这些过节不成？”秋谷一定不肯，道：“大凡男女嫌疑，到了无可如何之际，自然也只好从权。现在还不是从权的时候。”说着，回身向着外舱便走。春树苦苦的拉住，程小姐也说道：“伯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何必要避什么嫌疑？这个样儿叫我们心上如何过意得去？”秋谷还不肯依，后来春树急了，赌神发咒起来，秋谷方才依了。暂时和春树同在一床睡下，春树的床便让与程小姐睡了。三人辛苦了一夜，和衣略睡，一入睡乡。

直睡到明天十一点钟，还是秋谷先醒，还有些睡眼模糊，见窗缝内日光射入，知道迟了，连忙唤了春树几声，程小姐先自惊醒，急急的坐了起来。春树也自醒了，一同起来。外面船家听得秋谷起身，舀了两盆脸水，走进舱来，见多了一个少年女子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却又不敢多问，只是站在一旁，做嘴做脸的做出许多怪相。秋谷却正颜厉色的把船家唤近前来，约略把这件事情和他说了几句，又向箱子内取出一封洋钱，约有二十余块，一齐赏了船家，叫他不许外边漏泄。船家得了这注意外横财，不胜之喜，连连的答应几声，接了洋钱，又谢了几句，退了出去。秋谷也起身上岸，又叫贡春树也上岸去置办些妇女服用的东西，自己却径向程家去了。春树栏他不住，眼睁睁的看他敲门进去，心上鹘鹘突突的怀着一肚子鬼胎，只得上去买

了些镜子梳具、胭脂洋粉等零件，送上船来，看着程小姐对镜梳头，等候章秋谷的信息不提。

再说章秋谷上得岸来，走到酱园隔壁，认准了门户，轻轻的把门敲了两下。早听得呀的一声，两扇门开了一扇，门内有人道："是什么人敲门？"秋谷不及答应，一脚跨进门来，刚刚和门内的人打个照面。秋谷停住脚步，举目看时，只见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拱肩缩颈，曲背弯腰，面皮起了皱纹，须发已经花白，那形状甚是可笑，却满面带着怒容，还有些气喘吁吁的样子。秋谷看了，心中暗想：这个老头儿神色这般呆滞，一定就是程小姐的父亲，便开口问道："这位老先生就是程幼翁么？"

原来程幼勋今天早起，不见了女儿，气得他暴跳如雷，大骂不止。待要报官追捉，又怕坏了自家一世的名声，嚷闹了一回，没有法想，此刻正在家中纳闷。忽听见外面敲门，叫了几声小大姐，没人答应，赌气立起身来，自家出去把门开了。见章秋谷撞将进来，开口第一句就问他的名字，又见他衣裳楚楚，相貌堂堂，却也不敢怠慢，忍着怒气，请秋谷进堂坐下，方才说道："这位老兄尊姓，有何贵干，打听小弟的贱名？"秋谷听了，立起来把手一拱道："原来就是程老先生，兄弟不知，多多得罪。"说着随又通了自己的名姓，大家坐下。程幼勋便问秋谷，有甚事情降临寒舍，秋谷微笑答道："府上可有走失的内眷么？"这一句话把个程幼勋，说得好像当心打了一拳，面上的神色登时一红一白的不定起来，硬着头皮回道："你这话儿来得奇怪，我们这里好好的世代清门，那里有什么人走失，你这个人可是有些痰气的么？"口内这般说着，心中却暗想：这个人来得蹊跷，我家中出了这件事儿，并没别人晓得，怎么他突然开口

就问这样的话儿？又听得秋谷笑道："我是好意前来报信，怎么你竟出口伤人，既是没有这件事儿，也就是了。依我看来，劝你不必这般遮掩，和我说了真话，或者有些消息，也未可知。"正是：

瘦损香桃之骨，小玉多情；荒唐割背之盟，十郎薄幸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但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

真大胆登门报信　　假小心曲意邀欢

且说章秋谷见了程幼勋，劈头就问他可有家人走失。程幼勋虽然觉得秋谷说话希奇，却还口中胡赖，不肯承认。后见秋谷说出这一番说话，方才着实的有些怪异，又把秋谷打量了一回，料道他不是个来历不明的骗子，便倒反问着秋谷道："就算我家中有人走失，却是外边没有风声，你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怎么倒说得这般清楚，究竟可有什么消息呢？"秋谷微微笑道："我不说一个明白，料你那里得知，但是和你讲明，你却不可动气。"程幼勋听了这样话风，更加疑惑，急急的逼着秋谷，要他说明。秋谷便把自己坐的椅子挪前一步，附着耳朵，把当初贡春树和程小姐怎样私通，如何怀孕，贡春树如何着急，赶到上海要求他想个法儿，自己念着朋友之情，如何答应，如何同到苏州，怎样叫人打听，又如何自己暗中通信，把程小姐救出牢笼，现在程小姐还在自家船上，一五一十的好像背书一般，滔滔滚滚说了一遍。又说："这件事儿，多要怪你自家不好，从来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误了他的摽梅之候，怪不得要闹出事来。我虽然是个旁人，却不忍见死不救，眼睁睁看着你女儿一条性命，生生丢在水中，所以我想个权宜之计，将他救了出来，如今事已如此，本来也不消和你说明，但是我明人不作暗事，特来和你讲个明白，好叫你自家心上分明。"

秋谷一面说，一面看那里老头儿的面色。只见他初起时低头不语，听到一半，早气得他满面通红，满头流汗，那颈项上的青筋，都一根根的爆将起来，就有些忍耐不住的光景。再听得后来许多说话，直把他气得七窍生烟，双睛出火，浑身乱抖，一口冷气塞住了咽喉，几乎透不转来。不等秋谷说完，再也按奈不住，跳起身来，把秋谷胸前衣服一把扭住，大骂道："你这个人好生大胆，你拐了我的女儿，还敢前来送信，你好好的把我女儿送出，万事全休，如若不然，我把你扭到当官，这拐逃的罪名，看你可吃得起吃不起？"秋谷见了这个样儿，甚是好笑，只是哈哈冷笑道："你不用这样野蛮，有话只管请说。你家女儿好好的现在船上，又没有逃出苏州，我好意前来送个信儿，要和你商量个善后事宜，免得坏了两家的名气，你倒这样的横跳一丈，竖跳八尺起来，也不想个情理。你想天下那有这样大胆的棍徒，拐了你的女儿，还敢自己上门送信，好等你送到当官，自寻烦恼，可有这样的痴子么？我劝你暂时放手，我倒有句话儿和你商量，我若怕你送官，也不自己跑到你家来了，难道我既然来了，又肯跑掉了么？"程幼勋虽然愤恨，却听着秋谷的一番说话，实是不差，又怕这个事儿闹了出来，自家平日极是个言规行矩的人，生了这样的女儿不能管束，还有什么脸面见人？不如听着他的话儿，还好暂时遮掩。想到此间，那一扭着秋谷胸膛的手，早不知不觉的缩了进来，长叹一声，重新坐下。却还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张开大口，气喘吁吁，对秋谷道："你，你有，有，有什么说，说话，和我，我，我商量，快些说来，说说你，你，你把我，我女儿，拐到那，那，那里去了。"

秋谷见那老头儿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忍不住要笑出来，勉强忍住了，正色和他说道："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，怎么全不懂

事情的轻重？你家女儿既已失足在前，你不叫他嫁姓贡的，却叫他去嫁那个？难道还好再嫁别人么！至于我，本来是个旁人，与我丝毫无涉，原犯不着来管你们的闲事，但我替你仔细想来，这件事儿已经如此，不如将错就错，彼此认了亲家，凭着姓贡的把你女儿带回家内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，到了明年二三月内，暗暗的把你女儿送回，那时叫姓贡的堂堂皇皇的托人说亲，圆成好事，一则掩了旁观的耳目，二则全了自己名声。若是你一定不肯通融，定要送官究办，我是旁人，自然只好由你。姓贡的和你女儿都安安顿顿的现在船中，凭你去将他怎样，但想姓贡的既然送到当官，你令爱也不免当场出丑，就是你老先生自己，也免不得匐伏公堂。姓贡的犯的罪名不过是一个和奸，又不是什么谋反叛逆，将来这件事儿张扬开去，你却怎的见人？况且就是把姓贡的办了一个罪名，于你有何益处？你家令爱又不能重嫁别人，就算是堂上官员秉公判断，也是只有断合，没有断离，那有叫你家令爱重去嫁人之理？照这样的想起来，你那方才的盛气，自然而然的一齐消化。还是听了我旁人的解劝，做个半截汉子，落一个好好的收场。请你自家斟酌一番，到底如何办法，官私两样，凭你怎样便了。”程幼勋起先听了章秋谷解劝的话儿，还是咆哮不服，不料听到后来，越听越是有理，更兼章秋谷的粲花妙舌，说得来八面玲珑，没有一句话儿不是入情入理。真是那黄河九曲，层出不穷；三峡春泉，倒倾瀑布。就是再顽钝些的顽石，听了这般说法，也要点头，何况程幼勋虽然闭塞不通，毕竟还是个人类，这些利害岂有不知？听了这番说话，好似暗室逢灯，旱苗得雨，一霎时心地光明，觉得章秋谷的说话当真不错，渐渐的面上的气色，也回了过来，沉吟了一回，叹口气道：“只是便宜了姓贡的这个畜

生，实在有些不服。他引诱了我的女儿不算，还想要把他拐着同逃，难道就是这么让他过去不成？”秋谷笑道：“你不要这样糊涂，你令爱既然嫁了姓贡的，姓贡的就是你的东床。你若要把他送到当官，照例惩办，非但伤了你家令爱的心，就是你老先生的面子上边，又有什么好看？况且这件事儿，原是万不得已，方才不顾危险，做这样干犯名教的事情，这正是姓贡的一片血诚，不肯负心的好处。若是换了将就些儿的人物，早把这件事儿撇在一边，那里还管别人的死活，却叫你家令爱将来怎的收场？如此看来，姓贡的也算不得什么坏人，不过是犯了些儿风流罪过，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。俗语说得好：‘毛厕越掬越臭。’我看还是将就些儿，凭他去了的好。”

程幼勋听了，想想实在不差，虽然有些强词夺理的地方，却是想不出一句驳他的说话。左思右想了一会，实实的无计可施，只得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就听了你的说话，便宜了这个畜生，我也只当没有这个女儿，也不用遮人耳目，那以后的话儿，再也不消提起，这样掩耳盗铃的事情，尽可不必。”秋谷道：“这却你又错了，我今天的来意，原是卫顾你们的府上的名声，你怎的倒是这般说话？”说着，又附了程幼勋的耳朵，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儿，随后又道：“到了这个时候，仍旧把你们令爱暗暗的送到苏州，那时一样的央媒说合，一般的迎娶过门，那些不知细底的人，那里看得出什么破绽，岂不把先前的这件事儿，一齐都盖过了么？”秋谷说毕，程幼勋正在沉吟，秋谷突然见屏门背后，走出一个半老的妇人，约有五十多岁，走出屏门，便向秋谷深深万福。秋谷连忙回礼，这妇人一屁股回身坐下，便对程幼勋道：“适才这位先生的话，我在后面已听得明明白白，真是再好没有的了，难得这位先生这样费心，顾全我

们的面子，你还不快些答应，难道还想什么念头么？”程幼勋忽然被他的老婆走出来，夹七夹八的说了一阵，想想除了这般办法，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儿，只得勉强应允。秋谷见他已经答应，立起身来，便想要走，却被这妇人拦住道：“这位先生不要性急，且请坐下，我还有话说呢。”秋谷只得重又回身坐下，问他有什么话儿，叫他快说。妇人便唠唠叨叨的盘问起贡春树的家世来，秋谷一一的回答。妇人又问可曾娶过正妻，秋谷一想，这倒不好瞒他，便答道：“这个不好隐瞒，实在已经娶过的了。”妇人听了，呆了半晌，眼中便流下泪来。秋谷明晓得他的意思，便接着说道：“他虽然室有正妻，府上的小姐过去，一定是姊妹称呼，决不亏待，这倒我可以和他做个保人。”那妇人又道：“现在事已这般，也说不得的了，只是他将来要是亏待了我的女儿，我却要和他们说话的。”秋谷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但请放心就是。”秋谷因费了半天口舌，说得他舌敝唇焦，巴不得要立时回去。只听那妇人道：“你们的船停在那里，我还要到你们船上看看女儿，还有他的衣箱镜箱随身动用的东西，让他带去。”一句话还未说完，程幼勋睁起眼珠，向那妇人说道：“这样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去看他做甚？难道台还给他坍得不够么？”他老婆听了，正要和他争论，章秋谷因急于要走，便打断他的话头道：“程老先生的话儿却是不错，此刻正要遮人耳目，还是不要去的为是，就是衣服镜箱也都不必拿去，免得露了风声，这些物件自有姓贡的和他置备，不消费心。”说着，立起来把手一拱，急急的走出门去。任那妇人在后边呼唤，秋谷只作不闻，飞也似的回到自家船上。

见春树已经回来，置买了多少服用之物，正和程小姐在那里挑看衣服。秋谷看程小姐已经梳洗，梳了一个懒妆髻，薄施

脂粉，又换了一件衣服，出落得别样风流，千般袅娜。昨天晚上还是粗服乱头，花枝寂寞，如今却已是明妆丽服，环佩凌波，小蛮杨柳之腰，樊素樱桃之口，双涡晕酒，一笑倾城，比起昨夜，好像换了一个人的一般。见了秋谷回来，一齐立起。春树连忙问道："到底怎么样，没有碰着钉子么？我倒狠狠的替你耽心，幸而还没有怎样。你想那有拐了人家内眷，还自已送上门去告诉他，居然没有闹什么乱子，这个胆量也就佩服你了。"秋谷笑道："你只是一味的胆小，晓得什么！我是看准了这件事儿，怎定闹不出什么乱子，所以才这般胆大。你想我章秋谷要是没有这般胆量，那里担当得起这样的事情？"说着，便把刚才的说话，一一说了一遍，又笑道："这一本戏文，生旦净丑都是我一人独唱，作成你做一个现成快婿，自在东床，你还不要好好的谢谢媒人么？"春树听了，也无别话可说，不住的点头痛赞，佩服秋谷的辩才智慧，直到二十四分；感激秋谷的侠骨热肠，更是五体投地。连程小姐在旁听着，也是感激万分，那心上的感情，深深的印入脑筋，竟是个留了终身纪念。

这也不去说他，只说秋谷和春树商量，叫他坐着原船和程小姐一同回去，秋谷便在苏州城外暂落客栈，等贡春树到了苏州，一同再到上海。计议已定，秋谷忽又想起一件事来，便问春树苏州的几所住房那一处最大些，可肯出卖。春树道："我的房子只有官巷的一所住屋最是大些，只要有人肯出价钱，那有不肯出卖之理？"秋谷便把宋子英和亲戚代寻房屋的事同他说了，并道："你既然肯卖，不妨找了子英，同他去看，好在你今天不能动身，我们就同去一趟可好？"春树答应了，一同上岸，先到王小宝院中，寻着了陆仲文，再托陆仲文写张条子，当场把宋子英约来，和他说了。子英大喜，便要立刻去看。当时

由院内相帮雇到三乘轿子，章秋谷和春树同宋子英三人同坐，一直到宫巷潘玉峰家。春树请秋谷、子英暂在大厅少坐，自己进去了一会，方才出来。有分教：

画舫笙歌之夜，檀扳金尊；呼卢喝雉之场，悬崖勒马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。

第五十七回

贡春树一棹载名花　　章秋谷良宵圆好梦

再说贡春树同宋子英、章秋谷到潘玉峰家，暂请他二人在客厅坐下，自己进去了。一会出来，便请宋子英和章秋谷二人同到里边，春树陪着在前领路。宋子英前前后后各处看了一回。那一所房屋，一共有五开间五进，头门进去，便是五间大厅，第三进是三间花厅，两旁另有两间书室，花厅背后有一座月亮门，一个大大的院落，有几处鱼池山石，松阴藤架，花木萧疏，布置得十分幽雅，再往后边两进便是上房。宋子英看了一遍甚是合式，口中不住的赞好，重新回到大厅坐下。那大厅的前进便是头门，大门却开在偏左一边，进了大门向右转湾，却还有三间轿厅，头门左首便是门房，宋子英也去看了一遍，便向春树请问价钱，春树道："我们既是要好弟兄，我也不说虚价，老实和子翁说，你们令亲果然要买，叫他出一万银子。这还是你老哥来说，又有章秋翁一力作成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他就是多出些儿，我也未必肯卖。"宋子英听了道："一万银子并不算贵，既承你春翁答应肯卖，我便竟是斗胆代我们舍亲定了下来，但是还有一件事儿要和你春翁商酌。如今的规矩，置备什么产业，都要先付定洋，这所房子既然兄弟答应下来，理应先付些儿定洋才是，无奈兄弟到此已经日久，旅费有限，一时凑不出大注银钱。好在前日接着安徽来信，说舍亲已经进

京，先派一个姓萧的账房到此，替他料理事情，大约总在这几天可到。等他到了之后，再付定银，不知你春翁可能相信得过？”贡春树连忙一口答应道：“定银不定银尽管随便，你我既然相识，何必要这样拘泥，况且有章秋翁在里头经手，难道我还有什么不放心么？”宋子英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要预先说明，既承你春翁看得起我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说着，便仍旧同着秋谷、春树坐轿出城。宋子英便拉着秋谷二人，到王黛玉家小坐。

王黛玉要叫宋子英吃酒，宋子英起先不甚愿意，没有爽爽快快的答应。王黛玉见他不肯，便走过来和他不依，坐在宋子英身上，一手勾着他的颈项，一手揪着他的耳朵，两人滚作一团。王黛玉更伸出一只玉笋一般的纤手，在宋子英两边脸上，劈劈拍拍的不住乱打，打的那声音，好像知县堂上打着犯人的一般。章秋谷和贡春树坐在一旁，看见这般怪相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王黛玉只当没有听见，更加力的去拧宋子英的大腿，拧得个宋子英抱着头苦苦的告饶。王黛玉只是不理，直到了宋子英答应了他吃一台酒，方才放他起来，却还口中咕噜道：“耐阿敢勿答应呀，勿答应末，晏歇点办耐格生活。”宋子英刚刚坐起身来，听见了，把舌头一伸，打着苏白嗤的笑道：“耐格生活，倪昨日仔夜里向已经吃着格哉，今朝再要办倪格生活，是倪吃勿消格哩。”一句话说得秋谷等又笑起来。王黛玉急了，又要走过来拧他的嘴。宋子英连忙告饶，方才罢了。

王黛玉用一个手指头，用着气力在宋子英额上点了一点道：“耐格人末勿知俉格骨头，敬酒勿吃要吃罚酒，倪恨得来！”宋子英正要回答，秋谷剪住他的话道：“算了罢，不用大家斗口，还是早些摆起台面来，我们吃了还要早些回去，今天晚上还

有些料理的事情。”宋子英依言，便写了几张请客票头，叫相帮快些去请。除了陆仲文、方小松之外，还有两个客人，一个姓顾，一个姓李，也都是城内有名的绅富。相帮去了一会，方小松同陆仲文同来，又等了一回，顾、李两人也就到了。宋子英见客已到齐，发过局票，请客入席。那姓顾的名叫顾云卿，叫一个小清倌人，叫花二宝。姓李的名叫李子刚，叫的倌人叫金惠卿。当下坐了不多一会，又是金媛媛第一个先来。方小松见了先喝一声彩，众人也随声附和了几句，随后各人的局也都来了。宋子英酒量颇好，便抢着先要摆庄，众人因他是个主人，让他先摆。宋子英就独摆了五十杯，先和李子刚出手，五魁对手的乱喊起来。

秋谷本来是个爱静的人，不去理会他们，只回过头来和金媛媛密密的谈心。金媛媛道：“耐来仔好几日哉，阿要到倪搭去吃一台酒，请请客人。”秋谷一笑，尚未开口，金媛媛接着说道：“勿然是倪也勿是一定要耐吃酒，像煞俚笃说起来，总说倪搭仔耐两家头，末做得做蛮要好，为佗酒也勿吃一台，轧实倪做仔客人，搭客人要好起来，倒勿在乎吃酒勿吃酒，不过俚笃格排人，总是实梗说法，耐阿好去吃仔一台，绷绷倪场面？”秋谷听了，不觉暗暗赞叹，便点头答应道：“你既然这般说法，我自然要绷绷你的场面，等回儿这边散席之后，翻台过去便了。”金媛媛听了大喜，加倍奉承。秋谷口内这般说着，心上却想着：金媛媛的应酬实在不差，不意苏州地方也有这般名妓，便不觉也和金媛媛亲热起来。

这边席上，宋子英摆了五十杯庄，众人轮流交手，互有输赢。方小松等一个个一齐轮过，只有秋谷只顾和金媛媛说话，也不去管搳拳的输赢，直至宋子英要找他交手，方才打断了话

头，两个便交起拳来。不料章秋谷意不在此，随便应酬，竟连输了十几拳，喝了十余杯急酒，不觉就有些头晕眼花。金媛媛看了，便把台面上的两盆水果，一盆荸荠，一盆甘蔗，拿了过来，叫秋谷吃些过酒。又亲手取两个荸荠放在秋谷口中，秋谷吃了几个，方才觉得头目清凉。因为连输了十余拳，不肯伏输，攘肩而起，又和宋子英搳了十拳，这回秋谷不敢怠慢，用着十分的小心去对付他。果然宋子英被他捉住，也输了八九拳，方才把宋子英拳庄打掉。方小松连着又摆了三十杯，秋谷打了十拳，输了门杯。秋谷将四大杯拳酒折在一个玻璃缸内，正要叫金媛媛代吃，方小松嚷道："不准代酒，代的要罚十大杯。"秋谷听了，只得仍把玻璃缸放在自己面前，却被金媛媛从肩上身伸过手来抢了过去，一口气咕嘟嘟的饮干，放下杯子，面上早添了一层红晕。方小松见金媛媛违例代酒，也不言语，自家取过酒壶，又叫娘姨取了三只大玻璃杯过来，放在桌上，斟了满满的三大杯酒，向金媛媛笑道："你有心违令，定要罚你三杯。"秋谷和金媛媛讨情道："他见我刚才多吃了几杯，有些醉意，怕我喝醉了，方才和我代的，并不是有心违令，你不要这样顶真。"方小松那里肯听，一定要罚他三杯。金媛媛瞅了方小松一眼道："方大少倪搭耐讲讲格个道理，看耐搭二少是要好朋友，不比倍格别人，二少吃醉仔酒末，只有耐方大少劝劝二少，叫俚少吃两杯，勿要吃坏仔自家格身体，格末像格要好朋友畹，阿有倍朋友吃醉仔酒，再要灌俚两杯，倪搭俚代仔，翻转来倒要罚倪格酒，唔笃想想看，阿有格道理？"金媛媛这几句话，把个方小松倒说得哑口无言，只得笑道："晓得你们两个是恩相好，所以要在我们面上摆个样儿。"秋谷见方小松这般说法，知道他理屈词穷，乘势再和媛媛讨情，

方小松也便依了。秋谷又约众人翻台到媛媛家去，众人一齐应允。散席之后，同到金媛媛家，一个个逸兴横飞，豪情遄发，直吃到晚上十点多钟，方才大家散了。春树自回船上，秋谷便住在媛媛院中。

到了次日，因贡春树要送程小姐回去，午刻便要开船，秋谷便到船上，把自己的几件行李发上岸来，就在宋子英住的长安栈内暂住。叮嘱了春树一番说话，叫他快去快来，又问："他房子的事情怎样，可要等你回来？"春树道："你在这边也是一样，诸事听你如何调度。倘若那边付了定洋过来，你不妨和我代收，我们这样的交情，难道还分什么彼此么？"当下贡春树又交代了宋子英一番，叫他房子的事情，只要去请问秋谷，定洋也交在秋谷手中，"凡是他答应的什么事儿，我决不参差反悔"。说着，又和秋谷说了几句，匆匆的下船走了。

再说章秋谷住在苏州，专等贡春树到来同走，却没有什么事情，只天天和陆仲文、方小松在堂子里头打混。等了几天，贡春树还不见来，秋谷甚是焦躁。那一天秋谷住在栈中，直睡到午后方才起身，略略吃些点膳，觉得甚是无聊，便走到宋子英房内，打算要和他谈谈。刚刚走进房门，只见子英房内，挤了一房的人，坐得满满的，七张八嘴的不知在那里谈论些什么。秋谷觉得不便，缩住了脚，正待退出，早被宋子英看见，连忙立起身来，招呼进内。秋谷见他房内人多，不愿意进去，对着子英摇摇头道："你只顾招呼朋友，不必同我客气，我们停会在王黛玉那里见罢。"宋子英见他不愿进房，只得罢了，却再三嘱付："少停一定要到王黛玉家，我在那边等你。"秋谷答应了，便信步走出栈门，想到王小宝家去，问一声陆仲文可在那里。

走得不多几步，劈面来了两担行李，十分沉重，看那挑夫样

儿，挑得甚是吃力，头上的汗就如珠子一般。行李后面跟着一个人，低头急走，身上衣服虽然华丽，却宽袍大袖的不合时样。看他那样子，就是一个寿头。那人跟着两担行李，急急的转了一个弯。不防章秋谷正在那转弯角上走来，正和他撞了一个对面，那人低着头儿那里看见？竟是一直的向章秋谷怀里撞来。两边避让不及，躲闪不开，眼看着就要撞在一起，幸亏章秋谷眼明手快，伶俐非常，见对面有人直撞过来，急把身子略略一偏，趁着势儿就让了开去。对面的人来得势猛，那里收得住步儿，又被章秋谷把身子往左一偏，上面撞了一空，脚下绊了一绊，立脚不住，一个狗吃屎直扑下去，跌得他脊背朝天，胸膛着地。两旁走路的人看了这般光景，一齐大笑起来。秋谷也甚是好笑，反立定了脚看他。只见他跌在地下，扒了半天，还扒不起。秋谷倒有些过意不去起来，走过去，轻轻一把，就把他拉了起来。看他的面貌时，獐头鼠目，缩嘴短腮，不像是本城人氏，果然听他开出口来，是安徽一带的声气。当下那人跌了一交，跌得他浑身生痛，正在扒不起来的时候，忽然秋谷过来把他扶起，不免倒谢了几句，便各自分头走了。

秋谷回头看时，见他跟着挑夫，径到长安栈里去了。秋谷暗想：原来也是住栈的人，却也不去管他。一直就走到王小宝家，一问陆仲文不在那里，并连王小宝也不在家，和仲文一同去坐马车去了。娘姨要请秋谷进房略坐，秋谷不肯，走出王小宝的大门，见有几部马车停在道左，正在那里兜揽客人。还有几匹川马，一般的歇在路旁，锦辔雕鞍，昂头掉尾，形状甚是神骏。秋谷暗想：怎么马路上边也有这般好马？正要近前打量，不防马车上有两个马夫认得秋谷，晓得就是上半年余香阁点书、甘棠桥跑马的章老爷，便围将拢来，你言我语的兜搭，要

想做秋谷的生意。秋谷正在纳闷，便拣了一部绣花靠枕闪光纱车垫的马车。那两个马夫都穿着一身外国纱的号衣，精光射目。正是：

珠帘十里，谁家白面之郎；玉漏三更，何处行云之路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

驰宝马争看绿衣郎　　博枭庐埋冤曲辫子

且说章秋谷拣了一部最精致的马车，叫马夫放到石路口金媛媛家门口等候，自己却不坐马车，又拣了一匹小川马，把右手在马鞍略略的一搭，飞身而上，马夫递过丝鞭，秋谷加上一鞭，追上前面的马车。到了金媛媛门口，跳下马来，急急的进去。不一刻，同了金媛媛出来，叫他坐上马车，自家依旧骑马相随。到了马路中间，秋谷骑在马上，放出手段，带紧丝缰，马后股连加几鞭，那马放开四蹄，就如腾云驾雾一般，往前跑去。秋谷扬鞭揽辔，意态自豪，一霎时早追过了几十辆马车，耳边只听得呼呼风响。那些马路两旁的住家倌人，到了三四点钟，差不多夕照衔山的时候，一个个坐在洋台凭栏眺望，见秋谷骑在马上，灵便非常，更兼衣服鲜华，形貌秀丽，那马飞一般的在马路上往来驰骤，风吹衣袂，飘飘欲仙。那些倌人见了，不约而同，齐声喝彩。秋谷在马上听见，甚是得意，跑了几个圈子，方才勒转马头，追上金媛媛的马车，慢慢的走。又跑了几趟，已经将近上灯。秋谷也觉兴尽，同着金媛媛回来，开发了马夫，把金媛媛送到楼上。想着宋子英约他在王黛玉家，恐他久等，便走到黛玉院中。一问宋子英已经来了一趟，有什么朋友约他出去说话，临走的时候，招呼房间里娘姨，请秋谷进房坐等。秋谷也无可不可的进房坐下，王黛玉陪着。

闲谈了一回，宋子英还不见来，秋谷觉得无味，正待立起身来要走，忽见门帘一起，走进一个人来。秋谷以为定是宋子英来了，岂知定睛一看，竟不是宋子英，就是方才在长安栈门口跌了一交的那个寿头码子，又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人，匆匆的举步进房，正和章秋谷撞个正着。王黛玉见了两人，也不认得，还只认是和秋谷相识的熟人。秋谷当时摸不着头脑，见他们无缘无故的闯进房间，不觉怒从心起，竖起双眉，刚才开口骂了一句："你这两个糊涂虫，怎么人也不认识，乱闯别人的房间？"正还要骂下去，猛见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来，哈哈大笑道："不要骂了，都是自己一家人。"秋谷听了，方才住口不骂，举眼看时，原来第三个进来的人便是宋子英。秋谷晓得自家性急了些，却又不肯认错，只得向宋子英笑道："我一时失口，得罪了你的贵友，莫怪莫怪。但是还有一层道理，不能怪我出口伤人，为什么呢？这里王黛玉院内是你宋子翁做的地方，这两位既是初到此间，你却不该让他先走，自家倒反缩在后面。我看见了他们两位，只认是闯房间的客人，所以开口骂了几句，你想这件事儿，可不是你的错处么？"宋子英不等说完，哈哈笑道："算了算了，就算是我的错处何如？你不晓得我们这位同乡，没有到过苏州上海，老实说是个曲辫子儿，不懂堂子里头的规矩。他们刚刚走上楼梯，便三脚两步的走进房门，我那里追赶他们得上，恰恰的来迟一步，你已经在房里骂起来。你想想，叫我那里有这么的长脚？"秋谷听了，不觉好笑起来，不再去和他说话。回过头来，便问那两人的姓名，彼此寒暄了一回。

原来那先走的叫萧静园，便是宋子英说的邹观察派来办事的账房；后随的叫汪慕苏，也是宋子英的亲戚，到苏州来顽

的。当下一一通名已毕，章秋谷留心打量二人，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。看了半晌，觉得这两人的形景甚是好笑，身上的衣服虽然华丽，却真有些像曲辫子的样儿，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，头也不敢抬，低着头，目不邪视，好像高僧入定一般。萧静园更是好笑，他听见宋子英说他们是曲辫子，他虽然不懂，却牢牢的记在心中，私自拉着宋子英问道："你刚才说的曲辫子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的辫子，是刚在栈房里头叫剃头的打得好好儿的，怎么一回儿就得弯呢？"宋子英不听此言犹可，听了他这般说法，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，拍手弯腰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章秋谷更笑得蹲在地上，立都立不直，气都透不过来。王黛玉也笑得格格支支的，把一方小手巾，掩紧了口，兀自笑得伏在桌上，几乎要滚入宋子英怀中。房间里娘姨大姐等人，一个个都笑不可仰。好一会，才大家止住笑声。萧静园还不懂笑的是他，鼓着腮帮子，一付正经面孔，问道："你们为什么这般好笑，说了些什么东西，怎么我一句也听不出来呢？"宋子英听了，又笑起来，拍着萧静园的肩膀道："老弟，你算了罢，不用怄人了，这里头的筋络，你那里一回儿就弄得清楚？下回我劝你少说些儿，省得给别人笑话。"萧静园听了，方知他们笑的是他，只把他羞得满面通红，一言不发，连汪慕苏听了，脸上也红起来。秋谷见了恐怕他们老羞成怒，大家不好看相，便用别的话儿岔了开去。

当夜宋子英和萧、汪二人接风，就在王黛玉家吃了一台。席间说起房子的事情，宋子英便向萧静园道："前天我看了一所房子，甚是合式，但是还没有付得定洋，不知你带了多少钱来？"萧静园道："我虽然带了些银子出来，要付定银只怕不够。"宋子英道："定银不拘多少，就少些也不妨，明天我同

你先看一趟房子，再付定银可好？”萧静园点头应允。宋子英又和秋谷说明，要请他同进城去，秋谷也答应了。当下席终之后，各自散去。

到了明天，果然宋子英同着萧静园来约秋谷一同进城。萧静园看了房子，也说甚好，便问秋谷要付多少定银。秋谷道：“这个不拘多少，听凭尊便就是了。”宋子英一口答应，先付一千银子定洋，约定日期照付，暂交秋谷代收，萧静园也就应了。三人仍旧一同出城，萧静园因要到钱庄去照验汇票，就在半路分头自去，秋谷只同了宋子英一起出城。隔了两天，约付定银的日期到了，只见宋子英走来，说道：“这两天那位萧公同着汪慕苏甚是奇怪，看他心神不定，好像一刻都坐不住的一般。昨天晚上没有回来，临走的时候我还问他，应付的定洋明天怎样，他说已经预备，只要去划好了票子送来。今天到这个时候还不回来，我倒狠替他们耽着心事，不要他们两个土地码子到各处混跑，闹了什么乱子出来，这可不是顽的。”秋谷道：“他们虽然初到苏州，料还闹不出什么乱子，你只顾放心。”正说着，已见萧静园走了进来，子英埋冤他道：“你怎么这样的忙法？昨天没有回来，今天直到这个时候方才回栈。不知你在那里耽搁了一夜工夫？如今也不必说了，前天说的定洋怎样，票子可曾带来？”萧静园听了，低着个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宋子英连问了几遍，不见萧静园答应，十分的诧异起来，秋谷也觉得不解。宋子英立起身来，逼近萧静园的身旁再三追问，方见他无精打彩，丧气垂头，一付不高兴的样子，宋子英看了，明知事有蹊跷，越发逼住了问他。萧静园起初还不肯说，后来被宋子英追得急了，方才叹一口气道：“不必说了，总是我自家不好，忽然一时高兴，和他们赌起钱来，

一夜工夫，输了一千九百多两银子，把带来的两张汇票一齐输掉，定钱是付不成的了，只好随后再想法儿。”宋子英还没有听他说完，直跳起来道：“怎么说，你一夜工夫输了一千九百两银子，你在此间没有认得的朋友，怎就有人合你赌钱，又怎的会输这许多？你且说说我听。”此时秋谷在傍听了，也觉惊心，便侧着耳朵听他说些什么。

萧静园料想隐瞒不过，只得实说道：“我原不认得这一班人，多是汪慕苏的朋友，还有几个是钱庄上人。昨日他们雇了一号灯船，请汪慕苏去游虎丘，连我请在里头。他们一班人闹到晚上，高兴起来，便约我们二人同赌，我同汪慕苏不合一时答应了他，胡乱入局。起先原是想赢的，不料入局之后，有输无赢，输到后来，大家发起火来，便一百两、二百两的重打，不到半夜，把两张汇票一齐输得精光。你想这件事儿，如何是好？若是我自家的钱，输掉了也还罢了，偏偏都是东家的银子，叫我带到苏州和他办事，如今输得两手空空，叫我怎生设法？”

萧静园一头诉说，急得满头是汗，那面上的形景，做得甚是为难。宋子英听了，连连顿足道：“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？如今银子已经输得精光，还有什么法儿可想！你自家想想，可怎的对得起人？”萧静园听了，那里答应得出来，默默无言，逼得面红颈赤。宋子英又想了一回，问萧静园道：“你们还是赌的牌九，还是赌的摇摊？怎会输这许多，不要你寿头寿脑的去上了别人的当罢。”萧静园道：“赌的不是牌九，也不是摇摊，他们说起来叫做什么‘抓摊’，是用一把棋子，盖在茶碗里头，叫人打的。”宋子英道：“做庄的人可是随意抓一把棋子，把茶碗合在上边，那茶碗上横搁一只筷子，等你们大家

打定，再把茶碗移开，用筷子拨着棋子的多少，可是这样的赌法么？”萧静园道：“一些不错，正是这个样儿。”宋子英把桌子一拍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果真上了别人的当，冤冤枉枉的去送掉这许多的钱，真是糊涂到极处的了。”萧静园听了，有些疑疑惑惑的，不肯相信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这个抓摊里头，不见得做得出什么手脚。况且这一班人，多是汪慕苏的朋友，料想不至于做弄着他，若说是汪慕苏串同了别人前来哄我，我看慕苏虽不是一定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他是个有钱的人，决不肯做这样的事情。更兼他昨天晚上比我输得更多，那里做得出什么花样？我劝你不必疑心，不过我的运气不好，所以输这许多罢了。”宋子英冷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是二十四分的糊涂，自己输了银钱还说没有上当，天下那有这般痴子。你还当汪慕苏的一班朋友都是好人么？他们遇着了你们这一对寿头码子，不弄你们的钱，却弄那个的钱，难道他们做了这行翻戏的生意，喝西北风不成？”

萧静园听了，似乎觉得有理，便有些半疑半信起来。还未开口，宋子英又道：“说起那汪慕苏来，自然不是有心做你，但他的为人，比你更加无用，自己已经输得一塌糊涂，还能来照顾你么？你说抓摊里头做不出什么手脚，待我细细的说与你听。他不是做庄的时候，要拿一只筷子，搁在茶碗的底面么？这就是他们的暗号。用一个指头，拈那一根筷子，便是做的幺门。两个指头，便是二门。三门，四门都是一样。他们一班同伙的人在旁看了，自然领会得来。这里头的弊病真是说他不尽，怎的你还这样的糊涂？”萧静园听他说得抓摊的毛病，方才恍然大悟，自家懊悔万分。宋子英又道：“如今事已过去，追悔他也是枉然，倒是你自己的事情要紧，输了二千两银子，一时那里弥补

得来？最好今天你先想个法儿，把房子上的定银付了，其余的或者我再替你慢慢的弥缝，若叫我们舍亲晓得，你这碗账房的饭，那里还吃得成？”萧静园道：“我正要请你和我想个法儿，你在此间认得的人多了，或者有些法想，也未可知。”宋子英皱着眉头道：“我虽然有些认得的朋友，却没有通融钱债的交情，你何不到汪慕苏那边，暂借一二千银子，救了如今的燃眉之急，随后便好慢慢商量。”正是：

欲擒故纵，淮阴背水之兵；一掷千金，刘毅呼卢之技。

欲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萧静园输钱重约赌　　王云生设计报前仇

且说萧静园听了宋子英的话，皱着眉头，连连摇手道："你还要提起汪慕苏，还当他是什么慷慨人物么？我不然也不至于到此刻回来，就是在汪慕苏那里坐了半天，和他商量，要向他暂借一千银子，凑着付今天的定钱，慢慢的再设法还他。谁知他非但分文不借，反把我数说了一场，说我不应这样的荒唐，刚刚到得苏州，便把带来的银子一齐输掉。又说他现在虽有几千银子，因为昨天输多了，要做翻本的本钱，那有多余的钱出借。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篇儿，我被他气得昏了，一句也没有回答他，只得跑回栈房，向你设法。你还没有晓得汪慕苏的脾气，输起来一千八百，三千五千，不以为奇，越是输得利害，越是赌得利害。若是有个朋友要问他设法借钱，他就立刻翻转面皮，回答得斩钉截铁，真猜不出他是个什么性情。"宋子英听了，沉吟不语，停了一回，方又问道："昨天晚上慕苏输了多少，可曾拿来现钱来么？"萧静园道："慕苏输得比我更多，输了三千一百多两银子，见他拿了一张三千两的庄票出来，其余的多是现洋。"宋子英诧异道："你们总算是书房赌，怎么会输这许多？"萧静园道："我是输到后来，发了火性，打得大了，所以输了这些。慕苏自己虽然打得不大，却专爱移吃别人的注目，把别人压的，不论多少，通通吃到自己一门，开出

来，偏偏又被庄家吃了，慕苏却要照数赔人，所以上家虽然赢钱，下风却个个不输，单单的输了我们两个，你想这不是性气么？”

宋子英扑嗤的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明明是你们两个寿头，去上了他们的圈套，却还在这里糊涂。如今钱已输掉，追也追不转来，你做了这一笔亏空，总要想个法儿才好，难道凭他这样么？”萧静园听了，呆了一回，方开口道：“你想我初到此间，有什么法儿好想？不比你在此地长来长往，无论如何总有几个熟人，这件事情总要仰仗你的大力，替我想个法儿，料理开了，我自然日后也有补报得着你的地方，千万不要推诿。”说着，就立起身来，朝宋子英作了一个揖。宋子英摇头道：“我如今是个客边，和你一样，怎么一刻儿工夫，就借得出这许多银子？就是借起钱来，只好二三百银子，多至四五百银子，还好和你转转手儿，那里凑得出一千银子？”萧静园听宋子英真无法想，不觉双眉紧锁，满面愁容，又附着宋子英的耳朵说了半晌，仿佛都是央恳他的话儿，看那萧静园的神气，十分着急，脸上边显出为难的样子来。

秋谷在旁听了半天，觉得自己又不进话去，便立起身来，要想出去，却被宋子英拦住道：“章秋翁且请坐下，兄弟还有事情要和秋翁计议。”秋谷听了，只好坐下。只见宋子英听了萧静园的说话，一会儿点头，一回儿摇头，不知他心上想些什么，直到萧静园把话说完，宋子英也不言语，默然半响，好像心上在那里打算什么事情，约有两刻钟的工夫。秋谷看着心焦，又不好走了出去。又等了一回，宋子英方向萧静园道：“法子是替你想了一个在此，只是我不犯着为你的事做，出这样事情，如今也说不得了，要救你的一时之急，只好这般办法，

拿他来顶个缸儿的了。”这几句话儿，不但萧静园听了摸不着头脑，连章秋谷也不懂起来，急急的要听他说下去。萧静园更是眼睁睁的，看着宋子英的脸上发怔。宋子英看了笑道：“我不说个明白，你们自然不懂，在我的主意，要把你昨天晚上输掉的钱，一齐在汪慕苏身上拿他回来。好在你输的钱，都是汪慕苏的朋友赢了进去，你本来不认得这一班人，算起来总算是他连累你的，况且他眼见你输了二千银子，方才问他开口借钱，他竟是一毛不拔，还要把你数说一番，像他这样的啬刻，也不是什么有肝胆的好人。我们就是算计了他，也算不得伤天害理。”

宋子英这一番说话，说得没头没脑的，萧静园更不知他说的什么。章秋谷素来是一个性急的人，这一下子的闷葫芦可把他呕得急了，立起来向宋子英道：“你说了半天的话，牵枝带叶的一大套儿，我听了半天，听不出你是什么意思，不知你说的到底是那一路的话儿？真是京戏里头《翠屏山》潘老丈说的，你不说我还有点明白，给你这么一说，我可更糊涂了。你方才的一篇说话，可真把我搅糊涂了。”宋子英听了，自己也觉好笑道：“这是我自家不好，没有说得明白，难怪你们不懂。待我慢慢的说出缘故来，你们就晓得了。”说罢，便问萧静园道：“你不是说那汪慕苏的赌品十分利害么？”萧静园道：“怎么不是，这个赌法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可真是少少儿的。并且他还有一种脾气，不懂他是个什么性情，你们压着幺门，他偏要吃到三门上去，你们压在四上，他偏要吃到二门上来，你们越是压得多，他越是吃得高兴，凭你压得再大些儿，他也总是要吃。若是他本来压的进门，只要见别人跟了他一记进门，他就赌气把自己的注目连别人的注目，移的移，吃的吃，

一齐放到出门去了。一刻儿的时候，输了一千二千，他却毫不放在心上，你想这般赌法，不是有意和银钱作对么？”宋子英听了大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这是再好没有的了。我想他既然爱赌，只要有人约他赌钱，他一定没有不到的，我们何不约几个人，凑些本钱，去把他约到此间，和他赌上一赌，彼此打个暗号，齐心捉弄着他，怕他不输掉三千二千银子么？那时把你输掉的钱，在他身上翻了回来，可不是个稳稳当当的主意。虽然论起理来，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，但是你输了这一笔钱，事体十分尴尬，也叫作出于无奈，不得不这样的腾挪。况且他是个有钱的人，也不在乎这几千银子，与其叫他去输给别人，落得补补你的亏空，你想我的主意，可还不差？”

萧静园不待宋子英说完，连连的点头道好道：“你这个主意想得真是聪明，一时除了这个从权的法儿，也想不出什么道路，顾不得他平日的交情，只得是要这般一做的了。”宋子英道：“还讲什么朋友的交情，他若还念着平日交情，见你这样为难，就该和你想个法子才是，难道他是拿不出银子的人么？”萧静园听了，连声道是。宋子英又向章秋谷道：“刚才兄弟的话儿，秋翁想已听得明白，不知可好屈尊些儿，到那约赌的一天，请秋翁等一同到场。人多了，觉得好看些儿，总请秋翁枉驾，帮帮静园的忙。”章秋谷起初听得宋子英忽然想出这个主意，要翻汪慕苏的钱，心上就有些觉得不以为然，却为的与自家无涉，不好去劝阻他们，后来又听得宋子英要约他同去，便想一口推辞。不料一刻之间，又转了个念头，想道：这件事儿，不晓得他们究竟怎生做法？我却从来没有看见〔过〕，到了那一天，去看看热闹也是好的。想罢，便高高兴兴的答应了一声。宋子英不胜之喜，拱手相谢，连那萧静园，也说了无数的好看话

儿。

宋子英又细细的和秋谷说明关节："只要看做庄的人拿筷子的时候是几个指头，倘或是一个指头，便是进门，赶紧先把自家的注目，放到进门上去。汪慕苏既是这般公子哥儿的脾气，一定要把你们的注目吃到别门上去，好显他的威风。你们只要压得大些，怕不赢他三千五千银子，只消把静园输的捞了转来，也就罢了，我们也不是做这样事情的人。"秋谷听了，只得也随口答应。萧静园道："话虽如此，却打算在什么地方呢？"宋子英道："这个地方，却要想得稳当些儿，客栈里是不便的，堂子里更加耳目众多，给他们传说出来，不是顽的。"想了一想道："有了有了，你前日输钱，是他们请你坐灯船逛虎丘。如今七月天气，正是游虎丘的时候，我们不如也雇一号灯船，专请汪慕苏去游虎丘，索性连陆仲文、方小松都请在里头，多几个人，也好壮壮我们的威势，你道这般可好？"萧静园听了，连连点头，又恭维了宋子英几句，便也散了。

章秋谷回到自家房内，却不免心上有些疑惑起来，想着他们好好的忽然要赌起钱来，虽然他是想骗姓汪的银钱，原与别人无涉，但是同在一起的人，免不得总要小心防备，不要他们内中有甚圈套，上了他的钓钩，那时就懊悔嫌迟了。想了一会，觉得他们似乎有些形迹可疑的地方，忽又回心一想，断没有这个理儿，他们骗姓汪的，又不要我旁人拿出钱来，何必这样的瞎费心思，多疑多虑。况且姓汪的也是他们一帮，就是他们赢了他一千二千银子，又不是外帮的人，与我什么相干？再看萧静园的样子，一付土头土脑的神情，不像会什么假话，就算他竟是假的，我也要看看他们到底怎样的骗人，如何的下手，也算是我到苏州来阅历一番。不要说是他们这几个人儿，

就是夏间在上海的时候，王云生做那仙人跳的勾当，被他拿着了真凭实据，尚且凭着我的嬉笑怒骂，竟是无可如何。这样冒险的事情我都不怕，难道到了今日之下，倒怕了他们这几个人么？想到此间，便不知不觉的放宽心事，看着宋子英、萧静园这般人物，好像小孩子的一般。

看官，你道宋子英和萧，汪二人，究竟是何样的人物？原来果然是一班倒脱靴的赌棍，翻天印的流氓，就是王云生的一班党羽。章秋谷梦里也想不到，他们和王云生都是一起的棍徒。王云生自从在上海吉升栈内，被章秋谷说破机关，栈内存身不住，只得当时回转苏州。可怜花了多少本钱，费了许多心血，指望好把章秋谷当场讹住，诈一注大大的银钱，想不到章秋谷机警过人，精明出众，非但弄他不倒，反被他当场叫破，吃了一场天字第一号的大亏，从此上海地方不能再到。王云生回到苏州，把个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齿的，恨不得当时把他捉住，通上几刀，方出这一口恶气。气到极处，只得会齐了一班流氓戏子，光棍马夫，计议这件事情，要报这个仇恨。无奈章秋谷现在不在苏州，出不着他的什么花样，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什么法儿，只得大家叹一口气，认个晦气，也就罢了。

近来王云生因合着一班流氓，在租界上拆梢，被巡捕扭到捕房关了一夜，解到工程局来。工程局委员问了一堂，把他枷在青莲阁门口示众。枷到一月期满，责释出来。租界上犯了这件案情，出头不得，只得又去纠合了宋子英等一班赌棍，做那番天印、倒脱靴的勾当。城里狠有几个初出茅庐的乡绅子弟，吃了他们的亏。近来宋子英又看上了陆仲文，想着他滥赌狂嫖，一定有些油水，便要想个计较去交结他。有一天，陆仲文正在蔚南村大餐馆内请客，却只有主客二人，宋子英串同了细崽，叫他

进去和陆仲文商量，说是客人拥挤，没有房间，有一个单身客人要和他拼个座儿。陆仲文是个公子出身，那肯答应，不想话犹未了，宋子英早已走了进来，对着陆仲文就是深深一揖道：“实在对不起尊驾，暂时拼个座儿。”陆仲文见他人品不俗，衣服风华，又是这样的谦恭客气，一时倒翻不转面来，只得说道：“一样多是客人，拼个座儿何妨，这间客座又不是我包下来的，何必这般客气？”宋子英见他答应，心中大喜，趁势坐了下来。有分教：

看破樗蒲之戏，五木无灵；怒挥子路之拳，流氓丧胆。

欲知陆仲文怎样上他们的圈套，请看下回，便知分晓。

第六十回

吃大菜贵绅中计　　游虎丘画舫嬉春

且说宋子英见陆仲文答应和他拼座，欢喜非常，搭赸着就和陆仲文坐在一起，彼此问过了姓名。陆仲文心上虽然不甚舒服，却又没本事叫他出去，只得略略应酬。谁知不去理他还好，这一理他，可就惹出事情来了。宋子英放出和身本事，十分巴结，满口恭维，把一个公子脾气的陆仲文应酬得甚是欢喜，渐渐的和宋子英知己起来。及至一顿番菜吃完，宋子英进门的时候预先把钱放在柜上，抢着和陆仲文一齐付了。陆仲文那里肯叫他破钞，自己拿出钱来交给侍者。无奈这个细崽早已受了宋子英的贿赂，死也不肯接他的钱。陆仲文无可奈何，只得罢了，脸上倒有些赸赸的样儿，向宋子英道："怎么今天竟扰了你的，可不是笑话么？"宋子英连忙说道："陆仲翁说那里的话，你们二位是请也请不到的，难得今天赏我的脸，作个小东，只要你仲翁不嫌简慢，我就承了你的情了。"说着哈哈的笑起来。陆仲文听他这般说法，倒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得谢了一声，一同出去。宋子英又再三拉着他们二人，到王黛玉家去打茶围，陆仲文本是个无可不可的人，就答应了。只有陆仲文请的那个客人，再三不肯同去，就先告辞进城去了。这里宋子英见他走了，乐得少一个人，免得他在旁碍眼，便同了陆仲文，到王黛玉家来。又竭力的恭维了陆仲文一顿，那胁肩谄笑的样

儿，一时那里形容得出。

自此一连几天，宋子英都和陆仲文顽在一起，又请陆仲文吃了几台花酒。陆仲文少不得也要回请他，那消半个月的工夫，早把陆仲文骗得死心塌地，意服心输，觉得世界之内，朋友之中，只有一个宋子英是大大的好人，是知己的朋友，除了宋子英一个，再没有什么别人赶得上他们两个的交情。宋子英看着陆仲文的这般坚信，差不多已经水到渠成，若要动起手来，是拿得住千稳万当的了。正要下手的这个当儿，奇巧不巧，恰恰章秋谷同着贡春树也到苏州。陆仲文应酬秋谷，不免也耽误了两天工夫，却被王云生的党羽打听着了，便邀了宋子英一同商议，要想报上海的冤仇。大家斟酌了一回，斟酌不出个道理，他们晓得章秋谷世代簪缨，出身贵介，苏州地面自然总有相识的亲朋，要和他打起官司来，是万万打他不过的。这个念头也不用去转他，只有聚起一班光棍，邀他个狭路相逢，或是把他羞辱一场，打他一顿，也算报了这个冤仇。等到他明天送官究治，一则并无证据，二则不识姓名，料想他一定无从查访。但是又有一件难处，章秋谷自幼投师习武，技勇过人，等闲十个八个人儿，近身不得。何况苏州这班流氓，都是风吹得倒的烟鬼，那里禁得起秋谷的尊拳，谁敢轻身尝试？所以王云生和宋子英想了几天，终是奈何他不得。

后来还是宋子英出了一个主意，说："陆仲文既是与他认得，我们何不想个法儿，把他们两个打在一起，狠狠的翻他一场，只叫姓章的大大的输掉一注银钱，我们也算报了仇了。"众人听了，都说宋子英的主意不差。当下宋子英和一班同党的人，细细商议了一番，把诸事安排停妥，却故意写条子去请陆仲文吃酒，叫仲文代请几位客人。果然章秋谷被陆仲文拉着同

来，他又拿出那巴结陆仲文的工夫来巴结秋谷，果然章秋谷着了他的圈套，把他当作好人。又假说个姓邹的亲戚要买房子，托仲文、秋谷二人代他留心寻觅。章秋谷并不疑心，和贡春树说了，同进城去看过房屋，就问价银。宋子英却故意一口允许，又说只要等姓萧（宋）的帐房一到就好先付定钱，这个道儿，凭你是个神仙化身的人也是参他不透，免不得要着了道儿。何况是一个目空一世的章秋谷，一个纨绔出身的陆仲文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大凡世上的骗局，总是骗着别人拿出钱来，那有做骗子的人倒反拿出钱来，买所住房之理，况且房屋这件东西是生根的产业，和那金珠宝贝不同，不是可以骗了人家的房子就好逃走得的，有这几层道理，所以就是章秋谷那般利害，这样机伶，一时也被他们糊涂住了，想不出他们的鬼计来。

如今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宋子英见章秋谷已经上当，把他当作个老实商人，却绝口不提起赌钱两字。到了付定钱的时候，故意的把萧静园一挤，不知不觉的把萧静园赌输的一桩公案挤了出来，却慢慢的从萧静园设法借钱，再落到汪慕苏身上，好叫章秋谷在旁看着绝不疑心。这样的调度安排，真算得是韩信奇兵，陈平妙计，果然一毫马脚也没有露出来。不料章秋谷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，虽然一时瞒过了他，那里防备得许多破绽？听他们说到赌钱两字，不觉起了一番疑心，又为他们要翻姓汪的钱与自己并无干涉，又不要自己出钱，倚仗着自家胆大才高，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上，要看看他们如何的举动，怎样行为，也好自己长些见识，便只当没有这件事的一般。

过了一夜，果然宋子英雇了小陈家的灯船，把章秋谷、陆仲文一同请到，只有方小松有事不来。宋子英隔夜已经和陆仲

文说得明明白白，要他帮帮萧静园的忙，赢了汪慕苏的钱，三七开拆。陆仲文本来是个爱赌的人，又听得许他进款，自然乐得答应。秋谷到得船上时陆仲文已经来了，只有汪慕苏还没有来。宋子英又问秋谷可曾备些资本，“等少停入局之时，大家动手一齐重打，只要看着我的指头暗号，自然不差。汪慕苏既有这脾气，一定要把你们打的吃到别门，输出他的火来，定要记记重打。静园前天输掉的二千银子，不怕不在他身上回来，但总要你们二位帮他的忙才好。”陆仲文听了自然是一口答应。章秋谷却微微的笑道：“我虽然带了些儿本钱，却是旅资不够，所以带得少些。但是我兄弟向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为的是萧静翁输得多了，又是你宋子翁的意思，不得不勉强应酬，凑你们大家的兴，只是资本不多，恐怕赔不上你们的豪兴。”宋子英听了，就觉呆了一呆。陆仲文接着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多虑，本钱不够怕什么，放着我们这几个朋友，难道不和你想法不成？”章秋谷尚未开口，宋子英又道：“陆仲翁说的话儿一些不错，我们本来单是算计那汪慕苏，要想赢他的钱补静园的亏空，至于我们这几个人，暗中都是一起，大家可以通融，章秋翁不消多虑。况且我们这个法儿，原不用什么本钱，赢了下来，大家都有些儿好处，我晓得你们二位是不在乎此的，只算得个彩头罢了。”陆仲文听了，连连称是。

章秋谷此时已经起了疑心，差不多心上已有三分明白，面上却假作不知，依旧微微冷笑道：“宋子翁的说话自然不差，但我兄弟从来不要这样的钱，这三七对分的话再也休提。我不过看着你们二位的面情，今天和你装些幌子，若一定提起分拆的一层说话来，我却立刻就要告辞，不敢领教了。”宋子英和萧静园听得章秋谷的说话来得锋芒，晓得事体有些不妙，那面上

登时就变了颜色，发起楞来。章秋谷冷眼看他们的神气，心中已猜着了五分，却又恐怕被他们看出，倒回过脸去，故意寻些闲话，和陆仲文随口攀谈。宋子英停了一刻，方才回过面色来，立起来便向秋谷打了一躬，道："既是如此，我也不敢勉强，但是承秋翁这般关切，义气过人，我和静园只好放在心上，随后补报的了。"萧静园在旁听着，也跟着宋子英打了一拱。章秋谷连忙还礼，不免又谦让了几句。陆仲文见了，却大不为然，口中咕噜着道："你这个人的脾气实在希奇，放着教你赢钱，你却自家不要，天下那有这般痴子！要晓得如今世上，凭这良心天理，是万万行不去的，只好把你这个良心暂时收拾起来，或者将来还有得法的日子。"秋谷听了只是微笑，也不回言。

陆仲文正在说着，汪慕苏已经来了，坐了一乘簇新的蓝呢中轿，跟了两个年轻的俊俏跟班。轿子停在岸边，汪慕苏走出轿来，这里的船家早已搭好扶手，扶着汪慕苏慢慢的走上船头。宋子英和萧静园一齐迎到头舱，汪慕苏只朝着他们弯了一弯腰，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中舱，那架子狠有些儿可厌。宋子英和萧静园跟在他的后边。进得中舱，秋谷和仲文免不得立起招呼。汪慕苏却非常客气，他们本来认得，不免又要寒暄一番。宋子英便问汪慕苏，船上可要带局，汪慕苏道："大远的路去游虎丘，不带个把倌人，有何趣味？"萧静园听了，便问船家要了笔砚，写起局票来。先写了汪慕苏的如意堂陆韵仙，又写了自己的翠凤堂金宝珠，宋子英仍叫王黛玉，陆仲文和章秋谷不用说自然是王小宝和金媛媛了。秋谷趁他们正写局票，便把陆仲文拉了一把，立起来望船头上走了出去。陆仲文会意，随后也跟出来，问他有什么话说。秋谷道："今天看他们的样儿不对，恐怕事有蹊跷，你不要去上了他们的圈套，只要跟着我

的眼风行事，包你不差。停回儿上起场来，你看我打得多，你也打得多些，我打得少，你也不要重打，总看着我就是了。”陆仲文听了那里肯信，况且他心上只把一个宋子英认作心腹之交，章秋谷那里说他得动。当下把眉头连皱几皱道：“你也太小心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多疑？依我看来，宋子英的为人甚好，一定不肯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不要这般疑惑，我和他出个保单何如？”章秋谷还待和他细说，禁不得宋子英叫萧静园到船头上来，请秋谷内舱去坐，便把话头打断。秋谷和仲文一同进去。

坐了一回，各人的局陆续到了。宋子英便叫水手开船，水手们答应一声，抽起跳板，把船拦开，点了一篙，那船便顺流而下。起先没有开船的时候，坐在舱中甚是燥热，开船之后，顿觉得清风徐起，水波不兴。秋谷等坐在舱内谈谈说说，甚觉开怀。不多时，那船已开到山塘左近，波平如镜，碧天无云，看着两边岸上的景致，不知不觉的立时间心地清凉。只见这一边画阁凌云，那一处垂杨拂面，这面是栏杆映水，那边是红袖凭栏，说不尽的许多景物。秋谷暗想：他们这一班俗不可耐的人，只晓得赌钱吃酒，料想他们不懂这些，落得待我赏鉴赏鉴。

正在倚着船窗留连凭眺，觉得背后一阵香风，一个人将秋谷肩背上拍了一下。秋谷急回头看时，原来就是金媛媛立在自家背后，清胪照彩，巧笑流波，含笑向他说道：“耐一干仔来浪看倽？让倪也来看看嘘！”秋谷便携着金媛媛的纤腕，一同倚在船窗向外观看。恰好船已到了山塘，就在吉公祠前几株垂杨下边停泊，众人约了秋谷，并带了一班倌人，一齐步上岸来。鬓影撩人，和香扑面。到吉公祠内吃了一碗茶，徘徊一

会，方才仍旧上船。船家已在中舱摆起台面，果盘小吃排得整整齐齐，宋子英便请众人入席，那些倌人都坐在客人身后，履舄交错，钗弁纵横。那小陈家的船菜是苏州有名气的，比起上海堂子里头的菜来真是高了几倍。有分教：

破机关于顷刻，杯酒戈矛；惊豪士之风神，黄衫挟弹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倒脱靴两番骗局　　破机关一怒挥拳

且说小陈家的船菜，是通省最精致的烹庖，端上菜来，十分精洁可口，众人极口称赞，秋谷倒饱餐了一顿。众人因饭后就要赌钱，都不吃酒，只略略的吃几杯酒，应个景儿，便请主人赐饭。一时间饭毕，船户递上手巾，收过台面，又泡上茶来，出舱自去。这里众人喝了几口茶，便要商量上局，先是汪慕苏头一个答应，嚷着还叫快些，宋子英便把预备的一把围棋子、一只铜盘拿了出来，放在台上，又取了一只茶杯，再问船家要了一只象牙筷子，宋子英便让汪慕苏做庄。汪慕苏道："我向来不做上家，你不必和我客气。"宋子英听了，又让秋谷、仲文二人上去做庄，两人一齐不肯。宋子英笑道："既然你们大家不肯出手，只好待我自做庄家便了。"说着，便坦然高坐，把棋子抓在手中，看他在袖内做了一回，就把棋子放在盘中，用茶碗向上头一盖。仲文却呆了一呆道："这个顽意，不要亮宝的么？"宋子英道："亮宝是骰子摇摊，要看他的宝路，才要先亮三摊。这个抓摊却没有什么宝路，凭着庄家的高兴，随便做去，一些没有毛病，所以不用亮摊。"陆仲文听了方才明白，当下大家动手。秋谷又附着耳朵，悄悄的嘱付仲文，叫他千万不要重打。这个时候，见宋子英两个指头拈了筷子，放在碗底上面，秋谷就取出一张十元钞票打在二门上。陆仲文因是第一

摊，也只打了十元，萧静园只打五块钱的一张钞票，只有汪慕苏打了五十块钱青龙，又把萧静园打的也吃到青龙上去。

看官且住，章秋谷既然心上有些疑惑，为什么还肯跟着他们一起赌钱，岂不是在下做书的人自相矛盾么？看官要晓得，章秋谷的心中虽有几分疑惑，却究竟揣摸不定他们的情形，也不过是个悬想之词罢了。况且他自恃才高胆大，一定不至吃亏，所以把自己的疑惑放在心中，面子上和他们混在一堆，究竟要看看他们怎样。这是章秋谷一生好奇冒险的性情，如今不在话下。

宋子英开出宝来一数，齐齐整整的十个棋子，恰恰是个白虎，应配秋谷和仲文的六十元，吃了青龙上慕苏的五十五元，宋子英照数配出。汪慕苏除了自己输的五十元之外，还要赔还萧静园的注目，连本二十元，输得汪慕苏有些发火起来。宋子英又做了一宝，那拿筷子的时候是用一个指头，这回汪慕苏压得大了，身边取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来，再扑一记青龙，就在银票上打了三百，又把章秋谷、陆仲文打在进门上的每人五十元一齐吃到青龙上去。开出来准准是个进门，气得他目瞪口呆，只得向秋谷、仲文道："我今天带的都是一千两的票子，我共该赔还你二位四百块钱，可好少停一刻再算？"秋谷听了，并不开口，陆仲文却十分信他，连说："不妨不妨，这几百块的事情，难道我们不相信你么？"汪慕苏道："虽然如此，也要你们相信才好。"

说着，宋子英又做了一摊，汪慕苏仍旧扑了一记青龙，原在银票上打了四百，向秋谷说道："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多打些儿，就是赢了也好算些。"秋谷因接连赢了两摊，胆就放大了几分，因看宋子英做的暗号，仍旧是个进门，便在进门上打了

二百。陆仲文跟上去也打四百，萧静园也打了五十块钱，汪慕苏看他们已经摆好，伸过手来，把他们摆的注目，一注一注的都吃到青龙上去。秋谷暗暗心中好笑，想：这个人真真是个赌痴。及至开出宝来，宋子英把一只筷子分开数目，那知竟是二十粒棋子，端端正正的是个青龙。宋子英假作大惊失色，面上现出一付懊恼的神情来。陆仲文见了，也觉有些诧异，章秋谷看了这般光景，陡的把一桩事儿提上心来，暗想：方才好好的赢了两摊，怎么又忽然变局？登时把那先前的几分疑虑，直变到二十四分，不觉豁然大悟，果然是他们弄的元虚，做那倒脱靴的勾当。正在心中委决不下，却见宋子英皱着眉头，也取出一张票子赔了汪慕苏，回头向秋谷和仲文使了一个眼色，假作解手，走出舱去。秋谷只当作没有看见一般，坐着兀然不动，只有陆仲文跟了出来。到得船头，宋子英不等陆仲文开口，先自家说道：“我真是糊糊涂涂的鬼摸了头，不知怎么少数了一个棋子，把好好的进门变作青龙，连我自己也有些不信。如今也不必说了，总是我自家不好，带累你们赔钱，只好我用心些儿，再做几摊，你们重重的加倍打上几记，让他吃了过去，加倍输钱。好在他是个有钱的人，输掉几千银子也不要紧，你想是么？”陆仲文听了深以为然，正待开口，却听得汪慕苏在里头嚷起来，叫着子英道：“怎么你解个手儿要这许多时候，可是你才输了一摊，就把你的胆子吓破了么？”宋子英听了，慌忙进去。陆仲文也随后进来。宋子英向汪慕苏道：“你说的什么话儿，可是瞧我不起么？老实说输这几个钱还不放在心上。你通共才赢了一摊，就要这般性急，不要停回输得多了，朝我讨起饶来。”

两人一面斗口，宋子英又做了一摊，却伸了三个指头。陆

仲文趁着宋子英和汪慕苏说话，附着秋谷的耳朵，将宋子英的话向秋谷说了一遍，又叫他这一下务必重打些儿，秋谷微笑不答。这一回汪慕苏打得更大，除了把自己的银票收回之外，就在宋子英的银票上打了六百。再扑一记青龙，又把一张赢的五百块一张的银票还了秋谷和陆仲文二人。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已是十分明白，待要发作出来，又想：且慢，我就依着他的说话，再打一记出门，看那汪慕苏怎样？想着，就把方才还来的银票，一齐放在出门上边。陆仲文更在出门上打了一千，秋谷眼睁睁的看着汪慕苏，只见他果然又把出门上的注目，一齐吃了过来，放在自家一起。宋子英见已经打定，满心欢喜，心上想着，凭你姓章的这般利害，不由的也着了我的道儿，等到你心上边明白过来，已经输了千把银子，总算我和王云生报了上海的冤仇，一面想着，正要伸手揭去茶杯。就这个闪电穿针的时候，猛然章秋谷立起身来，长眉倒竖，凤目圆睁。何郎粉面，现出两朵红云；沉令丰姿，变作一团杀气。从宋子英肩上，伸过一只手来，把桌上的茶杯按住，喝一声："且慢！"这一声不打紧，在别人听见，原也不算什么，无奈宋子英等三个都是贼人胆虚，听他一声呼喝，看他满面怒容，就好像青天起个霹雳一般，彼此相看，一个个大惊失色。宋子英只得勉强问道："章秋翁这是为何？"陆仲文也觉不解，向秋谷道："为什么这个样儿，可不是疯了么？"章秋谷冷笑一声，且不说破，只对着他们高声说道："我晓得这摊棋子一定是个青龙，待我揭了茶杯大家观看，若是我说得错了，你们台上的注目，我情愿一概通赔。"宋子英听了，知道章秋谷已经识破机关，真是疾雷不及掩耳，只急得目定口呆，汗流体战。待要和他硬挺几句，又晓得章秋谷武艺精通，不是好惹的人物，况且王云生吃

过他的亏苦，被他轻轻的随手一掌，就跌了一个鹞子翻身。俗语说的："光棍不吃眼前亏"，若要和他硬挺，挺发他的火性，动起手来，那一个是他的对手？可不是白白的吃了他一顿拳头，却上那里去喊冤枉？所以宋子英和萧静园面面相觑，不敢开口，只勉强挣出几句道："章秋翁为甚这般生气？我们彼此客客气气的从不敢得罪秋翁，有什么开罪的地方，还请秋翁明讲。"说着，又央告陆仲文，叫他劝解。陆仲文糊里糊涂的摸不着头脑，果然上去劝他道："我们都是要好弟兄，何必这般动火？他们又没有得罪着你，为什么要做这种样儿，快些放了手，有话好说。"陆仲文的话还未说完，早被章秋谷迎面狠狠的呸了一口，大声说道："你这个糊涂虫，自家上了别人的当，一些儿不懂，还来替他们劝和；我也没有多大的工夫和你细说，只把这一摊亮给你们看看，到底可是青龙，就晓得我的说话不差了。"说罢，正要翻转茶杯叫他细看，宋子英等此刻真是万分着急，无计可施。汪慕苏只得硬挺几句道："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顽耍，本来只算是个书房局，算不得什么赌钱，就是有些输赢也是常事，章秋翁也犯不着做出这个样儿。"秋谷听了更加大怒，厉声喝道："好个无耻的棍徒，还敢多嘴，今天不打你，你也不认得我姓章的是何等样人！"说着，就把左手向他胁下一叉，早把个汪慕苏叉得踉踉跄跄，直跌出去。幸亏有船窗挡着，不然，几乎跌入河中。章秋谷把汪慕苏叉了一交，不由分说，就把茶杯一翻了转来，也用一根筷子，细细的拨着，叫陆仲文在旁细看，数来数去，只有十六个棋子，不是青龙是个什么？陆仲文直到此际，方才明白过来。章秋谷早把注目收回，哈哈大笑道："你可明白了么？"陆仲文连连点头。当下宋子英见事情败露，急得满面通红，心头乱跳，口中却还在那

里支支吾吾的不知说些什么，秋谷也不去理他。汪慕苏吃了一交筋斗，自家扒了起来，口内却还不服道："反了反了，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样的穷凶极恶，难道如今世上没有王法的么？"秋谷冷笑一声，正要回答，忽回头见金媛媛立在自家身边，吓得花容惨淡，泪眼惺忪，那几个叫来的局都摸不着头脑，一个个急得愁蛾双锁，珠泪欲流。汪慕苏叫的陆韵仙，见汪慕苏跌了一交，恐怕连累到自家身上，更吓得面无人色，几乎要哭出来。秋谷见了这般光景，忍不住有些可怜他们的意思，便向金媛媛说道："这事与你们无干，不必这般害怕，你同着他们到房舱去坐一回儿，免得在此碍手碍脚。"金媛媛巴不的这一声，连忙同着王小宝等一齐躲入后舱。这里秋谷向汪慕苏道："你们这一班赌棍，平时做着那翻天印、倒脱靴的勾当，也不知被你们害了多少好人。今天在我面前，还要装着糊涂，自家掩饰。你们未曾举意，也该打听打听我章秋谷可是受骗的人？上海的那一班赌棍何等的神通，尚且不敢在我跟前弄什么手脚，不要说你们这起无用的东西。"这几句话儿，把他们骂得十分惭愧，只有汪慕苏勉强回道："就算我们是个赌棍，可有什么凭据被你拿住？这样无凭无据的事情，都好随口乱说的么？"秋谷又冷笑道："你说你的赌棍，没有凭据么？哼哼，我若要认真追究起来，只怕你们翻戏的罪名还在其次，那私刻钱庄图记，私造庄票的罪名，你们那里担承得起？我劝你不如听了我的说话，当场认错，赔个礼儿，好在我们没有输钱，那有功夫来同你们作对，岂不还是你的便宜。若要一口咬定，不肯服输，那就莫怪了。"说着，手中拿出一张银票，朝他们飐了一飐道："真赃现在，你们还能抵赖得过么？"原来方才秋谷收回注目之时，一并把汪慕苏打的一张银票取在手中，明晓得他

们的银票都是假的，只有汪慕苏刚刚赔还秋谷、仲文的一张五百块钱的银票却是真的，不过把来摆个样儿。正是：

人情变幻，蜃楼海市之奇；世界沧桑，石火电光之影。

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。

第六十二回

讨局帐当场出丑　　托微波名士多情

且说章秋谷拿着一张银票，向他们飏了一飏，宋子英看了更加着急，又听得秋谷朗然说道："论起理来，你们做了圈套，到处害人，本该把你们送官究治，但是你们都是穷苦出身，总算出于无奈，我也不来和你们做这个冤家。不过我替你们想起来，你们年纪正轻，人品也还漂亮，不是那巴结不出的人；那一样事儿不好去做，却要做这样倒脱靴、翻天印的事情，将来总有一天被人看破，送到当官，从此犯了案情，没有出头之日，何苦把父母的遗体这般糟蹋？难道你们除了这行生意，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么？"秋谷说到此际，声音倒反和平了些。宋子英等听了秋谷这几句心平气和的说话，不由得也有些良心发现起来，又听得章秋谷好好的向他们说道："现在我也不来难为你们，只要你们把自己的来踪去迹，以及受了何人的指使，一一说得分明，从此洗心革面，大家痛改前非，切不可再做这行生意，我便把你们当场释放，免了你们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。若再是这般不肯认差，那时莫怪我送官究治。到了公堂之上，凭你人心似铁，当不起官法如炉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依然还要供招，可有什么趣味？"

宋子英听了，晓得秋谷的话虽然霸道些儿，却是实在不错，待要直说出来，又实在觉得面上惭愧，回过头来看萧、汪二

人时，也是面上一红一白，那个样子甚是为难。宋子英明知今天这个局面是抵赖不来的了，左思右想，跑是跑不了，打又打他不过，只得要从实供招，红着脸，支吾半晌，说出一句话来，道："这件事儿，与我们这在座的三人全然无涉。"说到这里，又半吞半吐的，不肯直说出来。偏偏的这个当儿，宋子英的舌头也不听他的呼唤起来，期期艾艾的说了一句，倒缩住了半句。章秋谷不懂得他的说话，焦躁起来，便向陆仲文说道："他们既是不肯说明，我们也说不得了，我在这边船上守着他们，你赶紧上岸，到阊门去拜总巡，叫他派几个人来，把他们带去看押，再移县问他们的案情。好在这个事情是一面的官司，就是无人送办，也是他们巡察的责成，一定没有不准的。"陆仲文起初不知底细，真把宋子英当作好人，此刻被秋谷当场说破机关，他心上方才明白，由不得就恨起这班人来。听了秋谷的说话，答应一声，当真便要上去。

宋子英急了，心想也顾不得许多，只好直说出来，作个脱身之计罢了。便一一的向着秋谷、仲文从头细说，如何想了主意，本来只想去哄骗仲文，如何章秋谷到了苏州，被王云生的手下看见，他为了上海的事情结下了仇恨，要想个法子报仇，如何自己串同了萧、汪二人，要想把秋谷和仲文一齐打下水去，从头至尾，一字不遗，细细的说了一遍。章秋谷恍然悟道："原来又是王云生这个奴才。"陆仲文不晓得这件事情，急问："王云生是谁，和你有何嫌隙？"章秋谷约略把夏间的事情说了几句。陆仲文方才明白，却咬牙恨道："原来他们是来算计我的，我还把他们当着好人，不亏你提醒了我，几乎上了他们的大当。"秋谷道："如今也不必说了，他们既然认罪服输，我们又没有输什么钱，让他们走了罢。"宋子英等三人听了，好

像逢了郊天大赦一般，免不得谢了秋谷一声，穿好了衣裳，就要上岸。秋谷又叫住他们道："你把方才赢我们的钞票，仍旧彼此掉换，我也把银票还你。"说着，便把一真一假两张银票取了出来给还了他们，仍把自己钞票收回。

正在掉换，忽见房舱内走出三个倌人。原来就是宋子英等叫来的局王黛玉、陆韵仙和金宝珠。他们一班倌人坐在后舱，把前舱的说话，听得明明白白，晓得宋子英等三人是个倒脱靴的赌棍，王黛玉等就吃了一惊，想着自家的局帐恐怕有些不妥，又听得秋谷要释放他们上岸，更加着急，一齐拥了出来，每人拉住一个不放。只听得王黛玉先开口道："宋大少，倪一径当耐是个好客人，局帐洋钱拨耐欠仔几化，故歇勿壳张耐是实梗样式。倍笃赌铜钱勿赌铜钱，生来勿关倪事，倪也勿好来管倍笃格事体，不过倪搭格局帐洋钱，阿好请耐开销脱仔，省得倪叫人到栈房里来哉。"陆韵仙和金宝珠也是一般说法。宋子英满面通红，勉强说道："现在又不是年，又不是节，收什么局帐！况且我又不是不来，停回到你院中再说。"王黛玉冷笑道："宋大少，勿是倪来里说望门闲话，倪堂子里向名气要紧，耐宋大少阿好去照应仔别人罢，倪格局帐洋钱末，请耐开销脱仔，勿要晏歇点弄得大家难为情。"宋子英被他逼住了，开不出口来，待要发作，又怕章秋谷要帮着他们，待要赌气照数给他，又舍不得这许多的钱。正在迟疑不决，果然秋谷开口问王黛玉道："他一共欠你多少局帐？"王黛玉急应道："说起来是也无舍希奇，一塌刮仔勿到一百洋钱格事体。"秋谷听了道："这也不多。"又问金宝珠和陆韵仙时，每处不到五十块钱，合来也只有二百块钱上下，秋谷便向宋子英道："一共二百块钱不到，你们料想也还拿得出来，他们堂子里头吃亏不起，你拿一百六

十块钱出来，待我和你们分派。”宋子英听了虽然心痛，却是不敢不依。只得凑了一卷钞票出来，交与秋谷。秋谷接过，点了一点，分作三注，向王黛玉道：“你的局帐拿了八十块钱，他们两个合分八十，所差已是不多，也不必计较了。”王黛玉接了钞票，甚是感激，一同谢了又谢，方才放了宋子英等三人，回身坐下。宋子英满面羞惭，满心懊恨，同着萧静园、汪慕苏两个，抱头鼠窜的上岸去了。这里船上的章秋谷同陆仲文，叫船户把船回到阊门，分头登岸。

章秋谷倒贴了一天的船钱，又在苏州等了两天，贡春树已经来了。秋谷因他来得迟了，不免埋怨他一番，立刻收拾行李，发上上海轮船。章秋谷又到金媛媛处把局帐开销清楚，辞别了陆仲文和方小松。金媛媛却一直送到船上，嘱付了无数的话儿，无非是要叫他就来的意思，直至将要开船，小火轮的气筒呜呜的连放了几遍，方才上去。正是：

未免有情，芳草天涯之路；谁能遣此，销魂南浦之歌。

只说章秋谷和贡春树上了轮船，在船上没有什么消遣，把宋子英这件倒脱靴的公案细细的讲给贡春树听。春树抚掌称快，又道：“我正在疑惑，怎么不见宋子英，因为你匆匆促促的上船，没有工夫问你。原来我走了不多几日，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但是那王云生吃了你两场亏苦，冤家结得更深了一层，以后倒要防备他些才是。”秋谷道：“这样酒囊饭桶的奴才，难道我章秋谷怕了他么？”春树道：“不是这般说法，蜂虿有毒，那里防得尽许多？总是小心的为妙。”秋谷方点头称是。

过了一夜，不到七点钟，轮船已到码头。秋谷起身上岸，便拉了贡春树同住吉升栈，春树自然应允。秋谷到得栈房，当差的接着，开了房间，秋谷进房坐下，恰好对面有个客人

走了，空了一间禄字官房，秋谷便叫茶房把春树的行李搬到对房安放。坐不多一会，当差的送上一搭名片来，还有几封别处寄来的信，秋谷一一看过；当差又送上几张倌人名片，秋谷看时，见也有陈文仙的，也有张书玉、陆畹香的，惟有林黛玉的名片最多，竟有七八张光景。秋谷诧异起来，问当差的："怎么林黛玉的名片有这许多？"当差的回道："这林黛玉自己来过两次，又天天叫人到栈内来打听少爷几时回来，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和少爷商议。再三再四的吩咐家人，少爷一到上海，立刻要请少爷过去。也不晓得有什么事情？"秋谷听了甚是疑惑。暗想：黛玉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和我商议？少停且去看他一趟就晓得了。

章秋谷离了上海已有十几天，少不得要出去拜拜客人，会会朋友，料理些未了的事情。又到辛修甫、王小屏等各处去了一转，倒整整的忙了一天。辛修甫见秋谷回来，心中大喜，急急的问他办的事情怎样？秋谷也不隐瞒，细细的向修甫说了一遍，修甫不胜叹服。当夜修甫请他在一品香晚膳，又请了小屏、春树作陪，宾主只有四人，小屏问修甫可要叫局，修甫笑道："今天他们两位初到上海，自然要把他们的相好叫来，一则好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情景，二则他们一日三秋，也好叙叙这十来天的阔别。"这几句，说得三人都笑了。当下修甫写了局票，叫侍者发了出去，不消说各人是叫的老相好了。发了局票，各人又点了一张菜单，交与侍者，随意闲谈。

秋谷正把苏州的事在那里告诉王小屏，不想第一道菜还没有上来，叫的局陈文仙已经来了，扶在娘姨的肩上款步进来。先向修甫等打了一个招呼，慢慢的回身坐下，方才似嗔似喜，含怨含颦的叫了一声"二少"，随接下去说道："耐倒好格，阿记得

动身格辰光搭倪说一礼拜就转来，故歇耐算算看去仔几日，只怕三格礼拜要来快哉，倪末倒牵记煞耐。”秋谷听了，且不回答，抬起头来细细的打量他。见他穿一身白纱衫裤，头上只带着一排茉莉花条，趁着那杨柳纤腰，梨花白面，越显得柔情似水，媚态如春。那头上的花香夹着些脂香粉气，一阵阵的透入鼻观中间，秋谷看得十分畅满。

看了一回，方向陈文仙道："我到苏州去原为一件要紧事情，前几天事情没有办好，所以不得回来，并不是有心耽搁。”陈文仙不肯相信，把嘴一披道："倪勿相信，耐有啥格要紧事体，倒说拨倪听听看。”秋谷因刚才和小屏说话，还未讲完，被陈文仙进来打断，王小屏又急于要听，秋谷便从头至尾，把搭救程小姐的事情，看破宋子英的骗局，又一一说了一遍。王小屏也甚是佩服，不免称颂了一番。陈文仙却听得呆呆的，想了一会，好似想什么心事一般，回身把秋谷一推道："耐格人末……”说了这一句，顿然闭了口，说不下去，面上早红起来。秋谷听了他说了半句便不说了，摸不着他是说什么话儿，连忙问道："我便怎么样，为什么不说下去？”陈文仙飞了秋谷一眼，默然不语，那两边颊上红得就如雨后桃花，娇妍可爱。秋谷见了，愈加疑惑，再三追问，文仙只是说不出来。修甫等看着陈文仙的神情，不觉哈哈大笑。陈文仙被他们笑得愈加不好意思，只得又向章秋谷说道："耐替别人家赶事体，倒起劲煞。”说了两句又顿住不言，索性低下头去。红上春风之面，笑晕梨涡；羞融却月之眉，春添妩媚。秋谷到此，方觉心中明白，就是辛修甫等也猜着了几分。

正待要大家追问，只见金小宝笑盈盈的走了进来，先叫了秋谷一声，不等坐下，就向贡春树笑道："阿唷！我道仔耐勿

来格哉，今朝啥格好风吹仔耐转来，耐倒直头有良心格。”春树笑道：“我本来早想回来，无奈有些事体，不得脱身。”金小宝不待说完，便问：“耐勒浪苏州，有啥格事体？”春树笑而不答，小宝再三追问，王小屏听得不耐烦，正待说时，贡春树急使个眼风，王小屏便顿口不说。金小宝咕噜道：“倪勿来，耐阿搭倪说？”春树笑着，附在小宝肩上，悄悄的说了几句，金小宝方才罢了。章秋谷也和陈文仙咬着耳朵讲了半天，不知说些什么。辛修甫在旁看着，只是微笑，向王小屏道：“你看他们的形状要好非常，我们虽在花丛阅历多年，那里赶得上他的资格？”正是：

前度刘郎，重访天台之路；巫山神女，空为朝暮之云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会审官左袒黑心妇　　金月兰不认薄情郎

且说章秋谷在一品香出来之后，少不得到陈文仙院内住了一宵。直睡到次日午间，方才起身回栈，当差的上来回道："昨天少爷出去之后，林黛玉那边又有娘姨过来打听，晓得少爷回来，说一定要请少爷过去。"秋谷听了，并不言语，只点一点头，当差的便退了下去。秋谷略坐一回，便到惠秀里来，刚刚走进弄堂，早见一个娘姨从弄内劈面走来。见了秋谷，连忙一把拉住，叫一声："二少，为啥昨日勿来？倪大小姐牵记得来。"秋谷看时，原来就是林黛玉用的娘姨，便跟着他举步进门，匆匆的走上楼去。那娘姨先就嚷道："大小姐，二少来哉！"秋谷刚刚走上楼梯，早见林黛玉一身素服，满面春情，袅袅婷婷的从房内掀着门帘，走了出来，一把搀着章秋谷的手，同进房中坐下。黛玉就坐在秋谷身旁笑盈盈的说道："长远勿见哉，身体阿好？倪一径来浪牵记耐呀。"秋谷也含笑应酬了几句，黛玉又笑道："耐是昨日仔转来格，转来仔为啥勿来？阿是先要去看看俉笃老相好，倪搭是想勿着来格哉？"说着，秋波斜睨，启齿嫣然。

秋谷见了黛玉这般态度，如此风情，任是阅历再深些儿的人，也由不得心飞神荡。暗想：林黛玉的一身功架着实不差，陈文仙的面貌虽然比他好些，那外面的应酬，那里赶他得上？便不

由也携着黛玉的手，低声笑道："你难道不是我的老相好么？我除了你，还有什么相好？"黛玉回眸一笑，答道："阿唷，二少爷勿要客气，倪陆里有格号福气，只要耐二少长到倪搭坐坐，赏赏倪格光好哉，只怕倪搭小地方，请耐格二少爷勿着哓。"秋谷倚在榻上，温存调笑了一回，方问林黛玉："有什么事情，要和我商议？"黛玉道："耐阿晓得大金月兰吃仔官司，拨包打听捉得去哉，新衙门问仔一堂，故歇移到县里，耐倽还勠晓得介？"秋谷听了失惊道："我昨日刚在苏州回来，那里就会晓得？月兰的性情本来不好，几次三番在人家逃走出来，我早料到他一定要吃了官司才罢，现在果不其然，闹了乱子出来，我也没有工夫管他这般闲事，你也不必管他。"黛玉听了，把秋谷手臂上拧了一把道："耐格人生得实梗狠心，倒直头看耐勿出，月兰格脾气勿好，待耐总算勿差，千日格坏处末，也有一日格好处，耐总算看倪面浪，搭俚想想法子，也是佴笃两家头相好仔一场。"

秋谷起先还不肯答应，禁不得林黛玉向来和金月兰甚是要好，再三央告秋谷和他想个法儿，又道："月兰带信出来，叫倪托耐阿好搭俚想想法子。俚说上海地方，无拨啥格熟客，只有章二少是格好人，总要托俚说句好话。谢谢耐格，耐总算看俚苦恼，去保仔俚出来罢。"秋谷听到这几句说话，不觉恻然，想起苏州初次相逢，自成心许，何等缠绵，春融蝴蝶之魂，帐暖鸳鸯之梦。不想到了上海，不满半年，金月兰又闹了这个乱子，想着黛玉的话倒也不差，心上便有几分活动，又被林黛玉撒娇撒痴的，一定要他答应。秋谷乐得顺水推船的做一个现成人情，便答应了黛玉。却又说道："我虽然答应了你，却还没有晓得月兰犯了什么案情，怎么好替他说话？"黛玉就把金

月兰的事情，向秋谷说了一番，秋谷方才晓得，便去寻着了辛修甫，托他出一封信，到县里去和金月兰说情。如今且把章秋谷一边暂时按下，先把金月兰的情节细说一番。

只说大金月兰，自从在潘吉卿家卷了许多金珠首饰，逃走出来之后，到了上海，本来要到旧时姊妹的院中暂时借住。无奈他的那一班姊妹，都晓得他本是黄中堂家的逃妾，现在又是从苏州逃走回来，你想这些堂子里的倌人，个个怕事，那里担得起这般风火，所以一个个都支吾推托，不肯留他。月兰无奈，只得在四马路上一个栈房内暂时住下。不想潘吉卿因金月兰卷了金珠逃走，直把他气得一个发昏。潘吉卿向来吊膀子的工夫甚好，所以有些女人都肯倒贴银钱。潘吉卿历年积聚下来的私财，多是一班妇女倒贴他的，这一下子被金月兰卷了一个精光，丝毫不剩，潘吉卿一生精力，仅仅乎博得这点金珠，如今被他卷得精光，潘吉卿如何不气？气到极处，发起恨来，连夜到轮船局单雇了一只小火轮，立时生火开船，赶上前去，罚咒一定要寻到月兰和他算帐。那知小火轮虽然单放，却开船的时候是已十二点钟，依旧赶他不上。潘吉卿到了上海，落了一家后马路的栈房，便托了许多朋友四处打听金月兰的消息。又叫了包探来，交给他一张月兰的照片并一张失物的清单，叫他用心查访，寻到了从重酬谢。那包探接了照片和失单，自然明查暗访，格外当心。

不到一礼拜，居然被他访缉出来，晓得金月兰住在鼎升栈内，立刻照会了潘吉卿，禀了捕头，带了几个探捕，径到四马路鼎升栈搜捉。金月兰刚刚起来梳洗，正在簪花顾影，对镜梳头的时候，那里想得到有人捉他？几个包探巡捕一拥而入，自然是瓮中捉鳖，手到擒来。连金月兰的行李衣箱，一齐都带

到捕房里面。金月兰免不得在巡捕房内关了一夜，明天九点钟解到公堂，会审官问了几句，便传了原告上来，当堂对质。金月兰听得潘吉卿告他卷物私逃，并说他是自家的逃妾。金月兰虽然有些胆寒，到此也顾不得了，只得按定心神，细细的想了一会，方才供道："俚耐格闲话，才是瞎说，大老爷勿要听俚。倪一径来浪天津做格生意，今年二月里向刚刚转到苏州，拨俚耐碰着仔一转，倒说看中仔倪哉，要包倪一节生意，叫倪同俚转去，勿壳张倪到仔俚耐屋里向，住仔一节，洋钱末无拨，倒说勿肯放倪出来。倪也叫无说法，只好等俚出门格辰光，自家走仔出来，故歇俚耐顶倒说倪是俚格小老姆，还说倪拐仔俚格物事逃走，大老爷问俚，阿有逃走格凭据？阿有讨倪格婚书？格号冤枉，要求大老爷搭倪伸冤。"会审官听了金月兰的口供，觉得甚是有理，便又问了潘吉卿一回，果然没有婚书，也没有卷逃的凭据。会审官便有不直潘吉卿之意，无奈潘吉卿一口咬定金月兰卷逃是实，会审官道："你既然没有婚书，这金月兰便算不得你的妻妾，怎么好说他卷物私逃？"

原来这位会审大老爷也是个风流人物，他见金月兰语言伶俐，丰态温存，不由的就存了一个开脱他的意思，所以语言之内，有些偏护着他。潘吉卿见会审官不肯认真追究，便着了急，又上去回道："不瞒老公祖说，他临走的时候委实卷了几千银子的东西，如今只求老公祖把他的赃物追了出来，别的事儿也就不必提起了。"当下会审官听了，只得正颜厉色的把金月兰叫到公案旁边认真追问。怎奈金月兰死也不肯认帐，只说："实在没有卷他的什么东西。"会审官问了一回，又把金月兰的衣箱行李吊上公堂，一件一件的打开，当堂查看，却都是些半旧不新的衣服，还有些香水、手巾、肥皂等妇女应用的东西，并没有

潘吉卿失单上的物件。原来金月兰到得上海，把苏州卷出来的金珠，通通寄放在别人家内，预备潘吉卿万一访着了风声，只要没有真赃，便好和他白赖，你想金月兰的心思可利害不利害？

只说当时会审官见并无赃证，便冷笑了两声，值把一个潘吉卿急得满心火发，七孔烟生。但是自家身在公堂，又不敢当真怎样，只得忍住了怒气，再三求那会审官要他追究赃物。会审官听得不耐烦道："这样没头没脑的事情，又没有证人，叫本府怎生追究？况且会审公堂的案件，一天最少也有十余宗，都像你这样歪缠，本府那有工夫和你管这般闲事？"说着，不由分说，叫了解差过来，吩咐把金月兰取保释放。潘吉卿听了，更加着急，此时顾不得利害，高声嚷道："老公祖，不要这样糊涂，这金月兰放是万万放不得的。他就是黄大军机府中的逃妾，苏杭上海都存过案的，老公祖难道忘了么？"会审官听说金月兰就是黄中堂府中的逃妾，倒不觉吃了一惊，又听潘吉卿说他糊涂，登时大怒，把公案一拍道："你既然晓得他是黄相国府中的逃妾，为什么要把他留在家中，难道你是不知法律的么？"那潘吉卿方才原是气愤头上，一个不防备，脱口说了出来，被会审官一句话儿提醒，心中懊悔起来。暗想：我怎的这样糊涂，一时说了出来，我自己收留人家的逃妾，先有一个处分，这不是自寻苦吃么？又听得会审官向金月兰说道："你既是黄府中的逃妾，我也不来问你，只把你们移到上海县去，听他发落就是了。"便叫解差把金月兰押下堂去，又叫潘吉卿回寓候传，这且不表。

只说金月兰到了上海县中，暂时押在官媒家里，甚是心焦，只得带信出来，叫林黛玉转请章秋谷替他设法。不料章秋

谷又到苏州去了，好容易等得秋谷回来，被林黛玉缠绕不过，只得去和辛修甫商量，托他发信到县，和金月兰说情。辛修甫本来和这位县大老爷的交情甚好，果然写了信去，不到十天，金月兰已经放了出来。你道金月兰的这一场风波，为何消化得这般容易？原来金月兰在杭州逃走出来，这位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，想着月兰虽然可恶，却又碍了自家相府的名声，不便追拿到案，只在上海、苏州两处存了一个县案，不准他到处为娼，原没有办他的意思。上海县接了新衙门的公事，只把他暂时收押，也没有问过一堂。凑巧辛修甫写信到县和他说情，上海县也乐得做个现成人情，立刻叫他取保。

金月兰出来之后，免不得到林黛玉家来见章秋谷。秋谷见他脂粉不施，花容瘦损，觉得他也甚可怜。金月兰见了秋谷，却是十分惭愧，满面通红，几乎要滚出来珠泪，勉强忍住了，默默无言。秋谷明知他的意思，只好反安慰他几句。从前的话，一字不提，又恳恳切切的劝了他一番。金月兰也甚是感激，在黛玉处住了两天，想上海立脚不住，又不做再入风尘，只得摒挡行李，仍到天津去了。到得天津，搭了宝华班的班子，生意甚好，居然车马盈门。这是后话，不必提起。

只先苦了黄伯润，后苦了一个潘吉卿。黄伯润花了八千银子把他娶到家中，真个是心坎温存，眼皮供养，徐娘媲㛹，正当碧玉之年，夫婿温柔，况有潘郎之貌，这也算得是一双两好，地久天长的了。谁知这金月兰得福嫌轻，自寻烦恼，不晓得他为了什么事儿，偏要想着方法，一溜烟逃走出来。可怜这位黄公子的爱情，那里一时就割舍得下，气到一个半死，醋得一个发昏，人财两空也还罢了，还落了一腔闷气，发泄不来。遇着了那月夕花朝，免不了就要长吁短叹。这还不必说他，最苦是潘吉卿，

他平日间千刁万恶无所不为，专靠着倌人倒贴的银钱，供给他日用起居的挥霍。他晓得金月兰是在中堂府内逃走出来，一定有些积蓄，便把生平吊膀子的手段施展出来，要想金月兰的倒贴。不想他运气不好，失了眼睛，非但倒贴不曾想着，反把自己的十余年积蓄贴在里头，被他卷得精光，还不说一个谢字。正是：

当年渔父，难寻洞口之春；旧日萧郎，肠断天涯之路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章秋谷有心试名妓　　王太史临老入花丛

且说潘吉卿妄想痴心，要想月兰倒贴，不料非但不能如愿，反被金月兰卷了几千银子的金珠首饰逃走出来。潘吉卿历年以来的积蓄，都被他一卷而空，自家想想花了无数的精神，拚着自家的性命去巴结那班妇女，方才得来的这点东西，一齐卷得干干净净尺寸不留。看官，你道这潘吉卿如何不急？看着金月兰这般样子，你想这班倌人何等狠心，那般辣手，那里还有什么天良？所以堂子里的倌人万万娶他不得，这些说话都是在下阅历有得之言，并不是信口开河，有心捏造。如今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

只说章秋谷自从到了上海，便有辛修甫等一班好友，一个个轮流接风，不知不觉的过了几天，看看节近中秋，金风送爽。秋谷这一节的局帐，止有王佩兰和陈文仙两处多些，其余都不过七八个局，或是一两台酒，为数不多。王佩兰家自从为了金水烟筒跳槽之后，一直没有去过，算来也是有限。只有陈文仙院中，有二十几台酒钱，八九十个局钱。秋谷约略算了一算，自家在常熟出来，带了几千银子，没有用掉多少，算起来尽够开销。局帐倒不过四百块钱的光景，倒是杨庆和银楼帐目有七百多些，就是拿了一支金水烟筒，也没有什么别的。秋谷一注一注的算了一回，大约连戏园、大菜馆、马车行这几处的零碎帐目

并在一起，差不多也要一千五百块钱。便开了皮包，取出一张一千二百两银子的汇票，到后马路钱庄上去兑了许多钞票回来，先到杨庆和去把帐算清，便回到兆贵里来。这几天将近中秋，大家收帐，堂子里头的生意狠是清淡。陈文仙恰好在家。秋谷进去坐了一回，忽然心上转了一个念头，暗想：上海的倌人只爱银钱，只要有了银钱，没有办不到的事体，就是倌人见了客人，装出多少假情假义，十分要好的样儿，这也是银钱买出来的，并不是倌人当真爱着这个客人。如今文仙的待我，总算不差，但是他究竟心上如何，我却无从晓得，何不趁着开销局帐的时候，想个法儿试他一试，只说我盘缠用尽，家里的钱还没有寄出来，你们这些局帐，只好一齐等到节后开销，现在却无从想法，看他听了我的说话，神色如何，那待我的心是真是假，就看出来了。

想定主意，就向陈文仙招手，叫他过来，自家脸上故意装出一付气闷的样子。陈文仙见秋谷招手叫他，慢慢的走过来，坐在秋谷肩下，问道："啥格事体，说喤。"秋谷假作皱着双眉，摇头不语，文仙连问了几声，见秋谷依然不答，发起急来道："耐今朝啥格道理，跑得来阴阳怪气，一付勿高兴格面孔，问耐闲话末，一声勿响，阿是倪得罪仔耐哉？"秋谷听了，方才抬起头来，把文仙的纤手握在手中，叹一口气道："你也没有什么得罪我的地方，这会儿我有我自家的心事。"文仙听了章秋谷的说话，抬起秋波，向他注视，果然见秋谷双眉深锁，一付不高兴的神情。陈文仙不知为了何事，反着实吃了一惊，连忙问他为甚事情，秋谷却默然不语，呕得陈文仙急了，赌气立起身来。秋谷方又叹口气道："我的事情和你说也没用。"便又顿住了不说下去，急得陈文仙媚眼微睃，金莲双

顿的埋怨他道："有倽格事体，豪燥点说喤，耐看格付架形，阿要讨气。"秋谷见陈文仙当真急了，暗暗好笑，方才附着他的耳朵悄悄的告诉他道："我到了上海已经一节多些，家里带出来的钱差不多将要完了。前天我寄了一封家信回去带钱，还没有接到回信，恐怕节前是来不及的了。不瞒你说，我节边的开销帐目共要一千多些，勉强借贷了些，却还只有一半，还有堂子里头的局帐，也要差不多五百块钱，实在想不出个法儿，这个秋节如何过得下去？你想现在已经逼近中秋，正是大家收帐的时候，那里一时想得出什么法儿；况且堂子里头的局帐，节边都要开销，更是有关场面，叫我心上怎生不急？"陈文仙听了方才明白，倒觉放下了心，嗤的一笑道："倪当仔耐倽格事体实梗格发极，一塌刮子少仔几百洋钱，也用勿着实梗样式啘，倪搭格局帐是倒无倽希奇，耐有末开销仔点，无拨末也勿要紧。"

秋谷听了，心中暗暗欢喜，索性逼紧一步道："你还没有晓得我的意思，你这里的局帐虽不要紧，但是这一班房间的娘姨大姐，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势利心肠，我若是到了节边局帐都付不出来，以后还有什么脸儿再到你院中行走？"说着，脸上做出那懊恼万分的样子，又向文仙道："我今天来了一趟，明天还要出去寻人设法。若是这几天之内借到了钱，还了你们局帐，我自然在你院中照旧往来；若是借不到钱，那就要直等家里的钱寄了出来，方能再到你院中走动。所以我今天特地到你这里来暗中和你说明，节前若是不来，你不必叫娘姨寻我。"说罢，又做出一付无奈的神情，对着陈文仙大有黯然销魂之意。陈文仙被秋谷这一番做作，不觉也把他的心事提了上来，蛾眉蹙黛，凤目含波，看着秋谷的样儿，也觉有些凄楚，便一把搀着秋

谷的手，梨涡低熨，檀口斜偎，似笑不笑的对他说道："耐慢慢交看喤，勿要实梗性急，就是局帐勿开销末，也无啥希奇啘。"秋谷又附耳向他说道："不是这般说法，这班带房间的相帮，掮带挡的娘姨大姐，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将来他们传说出去，还要说你做了恩客，所以连局帐都没有开销。你们做倌人的名气要紧，那里禁得起这样的一个名声，你想我这句话可是不是？"陈文仙听了，觉得章秋谷的说话果然不差，便也觉得为难起来。想了一会，忽然想着了一个主意，便咬着秋谷的耳朵说了一回。秋谷连连摇头道："这个办法不妥，况且我也不是这样的人。"文仙听了皱着双眉，又向秋谷耳边说了一会，秋谷还不肯答应。文仙不由分说，支开了房里的娘姨，取出首饰匣来，检了两件不知什么东西，忙忙的仍把首饰匣儿收好，跑过来就塞在章秋谷衣袖管内。秋谷看时，见是一只金刚钻戒指，一付蒜苗梗式的金镯头。暗想：陈文仙的为人果然不错，真是上海的平康队里数一数二的好人。

此时章秋谷的心上十分畅满，一时间心花大放，色舞眉飞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一笑，笑得个陈文仙摸头不着，疑诧异常。外房间的娘姨人等，听得秋谷放声大笑，不晓得他为的什么，一齐赶了进来，见文仙呆呆的立在秋谷旁边，也不开口，宝珠姐便问秋谷道："二少为啥实梗高兴，阿好说拨倪大家听听。"秋谷听了，把一只戒指，一付金镯在袖中掏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陈文仙看了着急起来，连连的咳嗽几声，似呼叫他不要说出来的意思。秋谷虽然听见，那里管他，对着宝珠姐等把方才的说话，讲了一遍，只把骂他的话掩过不提。又说自己要试试文仙的心，到底是真是假，所以掉了一个枪花，撒了一番大谎，"幸而你们先生果然是个好人，居然没有上当，要是

换了一个势利些的倌人，说话中间得罪了我一句两句，哈哈，我姓章的今天就要对你们不起了。”宝珠姐等听了，倒大家呆了一回，宝珠姐方才开口笑道：“阿唷，看耐二少爷勿出，倒直头来得利害哚，区得倪先生待耐二少是轧轧实实格一片真心，勿然是今朝推扳一点，露仔马脚出来哉。”

陈文仙到此方才恍然大悟。暗想：这个人的心思实在得刻毒，今天险些儿被他试了出来。不觉的桃花敛恨，柳叶含颦，佯嗔薄怒的对秋谷瞪了个白眼道：“耐倒好格，倪倽格地方得罪仔耐，洛里一样事体倪待耐勿是真心，耐倒说拨倪听听看，耐自从到仔倪搭直到故歇，说勿长久末也五六节哉，阿有倽两三年格老客人，勿晓得倪格脾气，想出格号挖掐心思来拨当倪上，阿要讨气？区得倪勿是格号坏人，只认得铜钱勿认得人格脾气，勿然是拨耐说起来也好哉啘，耐自家想想看，两三年工夫倪阿曾待错歇耐，勿要说是故歇，总算有点……”文仙说到此间，说了半句就顿住了口，似乎有些说不出来，两颊微红，横波斜溜，向着秋谷掩口而笑，又在秋谷肩上打了一下道：“耐格个人，就叫无拨良心。”说着又向宝珠姐等说道：“倪故歇想起来，上海滩浪格客人直头无拨良心，倪刚刚要是推扳仔俚一点，是只怕俚又要跳槽，跳到王佩兰搭去哉。”说得宝珠姐等大家笑了。那秋谷此时满心欢喜，倒也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只是细细的看着文仙，微微含笑。此时八月初旬，天气尚热，文仙穿着一身本色金阊纱衫裤，光艳照人，宝髻盘云，蛾眉掠月，真个是雪肤花貌，素口蛮腰。秋谷本来和文仙甚是要好，现在却凭空的添了几分爱情，文仙为了方才的事情，说是瞧不起他，不免还要咕噜几句，秋谷只得温存安慰了一番，文仙方才罢了。秋谷看着文仙十分清丽，十分快意，就十分的密爱幽

欢。这一夜，秋谷自然不回栈房，就在文仙院中住下。正是：

鹊桥乍渡，蟾月刚圆；宝帐低垂，炉烟不动。春掩铜屏之影，鞋风双翘；暗传膏沐之香，云鬟半卸。口脂微度，香融雀舌之酥；宝靥低偎，斜背春灯之影。嫣熏兰被，私语轻轻；冰簟银床，清宵细细。

真个是：

但为蝴蝶甘同梦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

如今且把章秋谷一边暂时按下。提起一位前辈的太史公来。这位太史公姓王，号叫伯深，却是常熟人氏，同章秋谷总算是个同乡，还是他的父执。这位王太史本来是寒士出身，家中一无所有，直考到五十多岁才点了翰林。留馆之后，他想着在京城里头当这个穷翰林，也没有什么趣味，况且当翰林的就同那外省的候补人员一样，是要倒赔浇裹的。京城里米珠薪桂，他那里当得起这个翰林？想来想去，想着了一条道路，托了一个同乡的京官，把他荐到上海道幕中，差不多就算是这上海道的顾问官一样。那时维新的风气未开，八股还没有废掉，这位观察公也是个守旧家，同王太史谈论起来，倒也意见相合，水乳交融，宾主之间，甚是相得。那江海关道是关道中著名的好缺，所以王太史的束修每年竟有二千余金。王太史喜出望外，索性把家眷搬到上海住在一起，手内有了束修银子，登时就花天酒地阔绰起来。

原来这班专读死书专做八股的书呆子，往往少年时节不敢荒唐，一到中年以后，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，自以为是功成名就的了，免不得就要嫖赌起来。却是不嫖则已，一经涉足花丛，定是那天字号的曲辫子；不赌则已，一经走到赌场，便是那专输钱的冤大头。这位王太史，少年寒素，没有中举人的时

候，抱着一部直省闱墨拚命揣摩，买了一部策府统宗，尽心摹仿，一天到晚，只想着怎么好中进士，如何能点翰林，把那心地中间本来所有的一点平旦之气，早已磨灭得干干净净，那里还有工夫来想这样的事情。现在点了翰林，处着这般优馆，又住在上海这花营柳阵的地方，自然也要不安本分起来，天天在四马路堂子里头碰和吃酒，闹得一塌糊涂，却又实在是个外行，弄出许多笑话，他自己还扬扬得意的不以为奇。正是：

放着个玉堂学士，须发飘萧；辜负他金雀丫鬟，风情旖旎。

还有王太史许多笑话，九尾龟出现新闻，都在下回分解

第六十五回

老风流艳福难销　　美少年名花独占

且说前回书中说起王太史的现状，免不得先把王太史的许多笑话一一的演说出来。只说王太史有一天，在人家席间看见了一个公阳里的姑苏金寓，不知怎的就十分倾倒起来。这金寓原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年纪已有二十五六的光景，虽然半老徐娘，却是尚饶丰致，更兼丰容盛鬋，皓齿明眸，应酬甚是圆融，谈吐也还不俗。只是有一件，脾气不好，爱做恩客，爱姘戏子、马夫，正经花钱的客人，反把他高高的搁在一旁，正眼儿也不去看他一看，往往惹得客人发起火来，从此绝迹。他却毫不放在心上，依然还是我行我素，不改丝毫。一连嫁过几回，都是贵家公子，殷实商人。嫁过去不到一年，便拚命的百般吵闹，寻死觅活，闹得个不可开交。人家被他闹不过了，赌气放他出来，凭他怎样，他却安安稳稳的重落风尘，琵琶再抱。你想这样的人，那里有什么良心？王太史却偏偏的看中了他。当夜席上转了一个局，翻台过来，就吃了一台酒，又连着碰了一场和，从此就天天在金寓院中走动，尽心竭力的报效起来。

王太史每年的脩金虽然也有二千多银子，那里禁得起他这样的狂嫖，免不得要向别人借贷。只要金寓说出来的说话，他无有不依，金寓说一声要上天，他就立刻去掇梯子；金寓说一

声要入地，他就立刻去挖深坑。总而言之，王太史待承金寓的这一番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光景，若用在父母家庭之内，便是那孝感动天的孝子，用在君臣纲纪之间，便是那精忠贯日的忠臣。王太史这样的待承金寓，只指望有些情愫到他，谁知金寓的心思却大是不然。看着王太史腰驼背曲，又留了一嘴的胡须，这样的神情，还要去勉强学那风流解数，嘻皮笑脸动手动脚的，心中甚是厌烦。凭着王太史万种温存，十分巴结，从没有一些儿笑面待他，只是冷冰冰的面孔，待理不理的样子。王太史那里晓得，还是在他身上拚命的花钱。依着金寓的意思，那里肯叫他沾着自家的身体，却被房间里娘姨苦苦相劝。为的生意起见，没奈何勉勉强强的留了王太史两夜。

王太史受了金寓的特别利益，自以为荣幸非常，看见了不论何人，见一个告诉一个，只说是自己这般年纪，居然也有和他相好的倌人，这真是难得的奇缘，一生的知己。差不多就是西子太真之遇，瑶台月府之逢。别人听了他这般说法，都在背地里笑他，只不好当面说破罢了。王太史那里晓得，只是昏昏沉沉的，一天到晚，除了办几件公事，拜几处客人之外，其余的工夫，都是销磨在金寓那边。自从三月间做起，直到四月尽边，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多两银子。在王太史的心上想来，可算得是和盘托出，竭尽绵薄的了。王太史的出身，虽然本是宦家子弟，却是家世清贫，看得这一千多两银子的人情，真是天大地大，无大不大，出了一身臭汗，忍着满心难过，方才高高的捧了出来。这要是除了金寓，换了第二个人，未必想得动他这一千银子。怎奈在金寓眼中看了，却是平淡无奇，看得他屁也不值一个。

有天晚上，这位王太史在金寓院中张筵请客，到了许多客

人，金寓却只是冷冷的样子，酒也不斟，曲也不唱，只懒洋洋的在王太史背后坐了一回。恰好别处有人叫局，相帮传了局票进来，金寓趁此霍地立起身来，换了衣服，也不招呼台面，竟是一言不发的翩然而去。台面上客人看了金寓这般慢客，一个个都有些代抱不平。王太史却是一毫不觉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，依然高兴非常，春风满面。众客人看见主人这般的大度优容，倒不好意思开口，只得罢了。及至金寓出局回来，仍是默然坐下，没有一句话儿。房间里的娘姨替客人装水烟，一个个一齐装到，独独的空过了王太史一个主人。

众人看见这样情形，十分不忍。就有一位姓陆的客人，叫做陆云峰，少年口快，慷爽非常，他见了王太史瘟得利害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向着他冷笑一声道："王伯翁，真好耐性，真是十年养气，方有这样的忍耐工夫。要是换了我们这班少年，早已对他不起的了。"王太史听了，还不甚明白他的意思，连忙问他说的是那一路的话儿。陆云峰又冷笑道："我们做客人的花钱吃酒，又不漂他的账，又不借他的光，为什么要受他们的这般闷气？"王太史还未开口，金寓早瞅了陆云峰一眼，微微笑道："陆大少勿要动气，倪是生来老老实实格脾气，无拨啥格多化瞎巴结，瞎应酬。刚刚碰着格王大人，搭倪一样格脾气，所以王大人到倪搭来，倪赛过当俚自家人，随随便便，总归是实梗样式，王大人也从来觜扳歇倪格差头格，像俚笃格排时髦倌人，嘴里向末说得蛮好，轧实肚皮里向一肚皮才是格枪花，格号样式倪是生来勿会格，只好请佲笃各位大少包涵点倪格哉。"陆云峰听了金寓的一番花言巧语，一时竟说不出什么来，只好冷笑一声，也就罢了。

只有王太史听了金寓的话，说是把他当作自家人一般看

待，这一喜，喜得非同小可，霎时间手舞足蹈，眼笑眉开，好似那甘露入心，醍醐灌顶，甜迷迷的，不知不觉直望耳朵里钻了进来。便对着众人说道："你们大家都说我是个瘟生，那里晓得我们的要好，你想倌人做了客人，把客人当作自己家里的人一般看待，要好到这个分儿，还要打算叫他怎样呢？"大家听了，虽觉好笑，却又不好当面驳他，只好放在肚里，勉强附和几声。金寓坐在王太史身后，听见他这般说法，忍不住把嘴披了一披，背过脸去，扑嗤一笑。偏偏的又被陆云峰看见，实在气他不过，对着王太史笑道："王伯翁的话儿果然不错，金寓和你十分要好，竟把你当作自己家人，这才算得你王大人的颜色。要是换了别人，那里有这般资格，恭喜恭喜，指日你一定要发大财。"这几句话说得刻毒，把一个王太史说得满面通红，又不好当真发作，只得说道："我们一向客客气气的，这是什么顽笑，真是岂有此理！"众人听了陆云峰的说话已是要笑，再看了王太史面红耳赤的那种样儿愈加好笑，由不得一齐放声大笑起来。笑得个王太史认真又不是，不认真又不是，面上越发红了，坐在席上，如生针毡，好生难过。亏得有两个懂些事务的客人，恐怕王太史恼羞变怒，连忙对着众人摇手，使一个眼风，止住了众人的笑声，又寻些别的话儿和王太史问答，方才把这一件事儿叉了开去，当下敷衍了一回。众人见时候已经不早，便请主人赐饭。王太史叫娘姨搬上干稀饭来，大家吃了些儿，谢过了扰，一哄而散。正是：

酒阑人散，灯回宝帐之春；漏尽更残，烟袅金炉之篆。

王太史坐着不走，心上自然要想金寓留他。金寓却总是一付无精打彩的样子，好像心上有什么心事一般。王太史猜不出他的

意思，只是陪着笑脸，挨近金寓身旁，贼忒嘻嘻的问长问短，金寓总不理他。

原来金寓新做了一个姓陈的客人，是现任通州知州的儿子，却是绮年玉貌，倜傥不群，顾影临风，风流自赏。这样的人物到了嫖界，不用说，自然到处沾光。从来鸨儿爱钞，姐儿爱俏。金寓自从做了这姓陈的客人，不多几天，已经有了相好，要好异常。王太史那里赶他得上？况且王太史这般年貌，满面的晦气，一嘴的髭须，和姓陈的两边比较起来，一边就是那控鹤监的傅粉郎君，一边便是那终南山的虬髯进士。又好比那戏上的岑彭马武一般，相形之下，实在是玉石攸分，妍媸愈判。你想那金寓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姝，眼中那里看他得上？又有个姓陈的和他比较，自然越发的厌恶起王太史来。

刚刚这一天晚上和姓陈的客人预先约定，叫他十二点钟之后一定要来。偏偏又撞着了王太史这个瘟生，也想在金寓院中住夜。只把个金寓恨得金莲暗顿，媚眼横睃，暗暗的心中咒骂，却又不好赶他出去，只得由他坐着，不去理他。反自走到窗前坐下，取出一付牙牌，点了一支洋烛，倒定定心心的打起五关来。王太史觉得有些没趣，讪讪的走到烟榻上边，和衣睡倒。金寓见王太史竟不肯走，也无可如何，只得由他睡着。直进到两点多钟，金寓心上甚是着急，恐怕姓陈的客人来了，看见有客在房，和他吃醋。想了一会，忽然计上心来，暗想：只好这般如此，方才遣得动他。想定主意，便走到榻旁坐下。

此时王太史已经有些迷迷糊糊的睡着，金寓把烟盘推过一边，软绵绵的和王太史并头睡下，脸贴脸的揉了一揉。王太史登时惊醒，金寓却笑迷迷的低声问道："辰光勿早哉，耐阿要转去罢，倍笃屋里向格太太，要骂倪格哩。"王太史起先见金

寓睡在身旁，杨柳垂条，花枝低亚，又是香肩并倚，玉体轻偎，悄语低言的和他说话。这位王太史公自从和金寓落了相好，花了无数银钱，受了许多冷淡，那里受过金寓的这般恩宠。现在见了他这样的一番做作，早把个王太史弄得好像雪狮子向火，融化了半边，不知不觉的心荡神摇，六神无主。及至听得金寓叫他回去，却不由的呆了一呆，便也低声说道："这个时候，你还要叫我回去么？我们又不是没有落过相好，就在你院中住了一夜，也不算什么希奇。"金寓听了，皱着眉头，勉强答道："勿是呀，耐格个人倍格实梗多心，倪倒是一片好心，为仔耐身体勿好，恐怕淘坏仔耐格身体呀。耐自家想喤，连浪几日吃酒碰和，总要到倍格辰光，一格人洛里有实梗几化精神，耐自家末无拨清头，倪倒有点替耐放心勿落。今朝勿要住来浪倪搭哉，豪燥点转去，养仔日把再出来罢。倪倒勿比格排倌人，单晓得自家寻开心。"金寓说到这一句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红晕两腮，娇羞满面，就顿住了口不说，用小手巾掩着樱唇，微微含笑。王太史听了他这般说法，真是灵犀一点，沁入心脾。那一时心上的快活，在下做书的也说不出来。但是见了金寓这样的风神旖旎，情话温存，却又舍不得自家回去，便含笑向金寓道："你的说话实是不错，我就听了你的话儿，在你这里借一夜干铺，明天回去如何？"

金寓见王太史老着面皮只不肯走，登时就烦恼起来，面上却不露声色的仍旧向他笑道："耐格人倍总是实梗介，倪搭耐讲格闲话，总归一句才勿肯听格，倪末来浪替耐发极，耐末倒杀死格糟塌自家身体，阿要讨气，说起来像煞还是倪勿肯。"说着，又微微的含笑。王太史本来已是心神撩乱，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，只见他星眼微朦，云鬓半卸，口脂低度，兰气暗

吹。忍不住心神荡漾，便把两手合抱拢来，把金寓搂入怀里肉麻了一会。金寓正色催他道："格歇辰光耐好去哉呀，勿想等歇点路浪转去受仔风寒，出起毛病来，倪倒耽当勿起。"王太史听得金寓连连的催他回去，虽然不敢不走，却免不得有些疑心，还是蝎蝎螫螫的不肯就走。惹得个金寓火冒起来，春山半蹙，秋水含嗔，似怒非怒的瞅着王太史道："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，倪是顾惜耐自家格身体呀，耐定规勿肯转去，像煞倪总归有点勿放心，耐勿肯听倪格闲话末，随便耐去那哼，本来勿关得倪啥事，倪阿好来管耐？"说着，坐起身来，推开了王太史的双手，掠掠头发，就要跑开。王太史见金寓翻起面来，便吓得他不敢开口，只得也洋洋的立了起来。

正是：

何郎年少，独看上苑之花；潘岳中年，仅有闲情之赋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苦温柔太史多情　　空缱绻秋娘薄幸

且说王太史听得金寓催他回去，虽是心中不愿，却又不敢不依。原来王太史少年时节功名心切，拚命的萤窗雪案，苦志用功，那里晓得什么迷香洞里的风情，温柔乡中的况味。所以现在见了金寓这般模样，由不得骨软筋酥，那敢违背，只得满口答应，立起身来，又叮嘱了金寓几句话儿，金寓只把头略点一点，秋气说道："晓得哉，勿要多烦哉，豪燥点去罢。"王太史方才没情没趣的走了。

又过了不多几日，早已是蒲艾盈门，榴花照眼，薰风送暖，午节将临。王太史免不得要在金寓那里报效几个双台，除了照例开销之外，金寓还格外向他借了几百块钱。上海滩上的红倌人是端阳节后照例要歇夏的，金寓也把公阳里的房子回了，在观盛里赁了两楼两底的房子，暂且收场，就搬到观盛里去。金寓忽然转了一个念头，要叫王太史替他开销用度。明晓得王太史是个头等瘟生，乐得骗他一骗，便立刻去请了王太史和他说明了，要在观盛里暂停一节；更兼自己做生意做得怕了，最好拣一个合意的客人，嫁了他，从此跳出风尘，脱离苦海，只是一时没有要他的客人。一面这般说着，却把一只媚眼注在王太史身上，目不转睛，只顾呆看。那一种娇羞的态度，一付憨媚的神情，王太史不看犹可，一见他这般模样，早已神迷目

眩，魄动魂销，不觉就要毛遂自荐起来。当下一口应允，替他开销门口，又露出些要娶他回去的话风。金寓也不答应，也不回绝，只说："格是倪一生一世格事体，勿是瞎来来格，慢慢里倪再商量，故歇除脱仔耐，倪总无拨倍第二格人，赛过就是耐格人哉。"王太史听了这几句说话，总算已经得了他的允许，就如捧了纶音凤旨一般，自然是感激涕零的了。

自此以后，金寓的开销日用，都是王太史一力承当。金寓还要拚命的敲他竹杠，今天要做衣裳，明天要打首饰，又要天天出去坐坐马车，吃吃大菜，看看一个多月，王太史已是所费不资。这金寓虽是出来歇夏，那观盛里的房租日用，却都是王太史出钱供给，差不多就是王太史包他一节一般。论理不该再和别的客人来往，金寓却只等王太史前脚走了，后脚便叫娘姨去寻了那姓陈的客人来，暗中双宿双飞，早已订了婚姻之约，只瞒着王太史一人。娘姨等虽然心上不以为然，却为的金寓本是自家身体，又不欠什么带挡，只好由他。可怜王太史那里晓得，还是妄想痴心，打算要娶他回去，托了许多朋友去和金寓做媒。金寓不得不暂时答应，只说要王太史先付一千银子，算做定钱，等到过了中秋，再行择吉，讲定了身价四千，一切费用，统通在内。那做媒的朋友听了，估量着不甚妥当，只得和王太史一一说明。那知王太史听了并不疑心，把他的说话当作千真万真，心上十分欢喜，果然先付了金寓一千银子。金寓收了他的定钱，也不写张收票，落得安安稳稳的用着王太史不心痛的银钱。从此以后，这金寓就要算是王太史的人了。

王太史因要谢谢媒人，有天晚上，约了几个客人，就在金寓那边吃酒。金寓心上老大的不愿意，却没有法子回他。王太史向来本与辛修甫相识，这一席酒，也把辛修甫请在里头。辛

修甫虽也有些风闻，却还不晓得他们的情节，接了王太史的请客条子立刻就来。走进房间，恰恰与金寓打了一个照面，修甫把金寓打量了一回，暗想：果然就是那公阳里的姑苏金寓，这是上海平康队里有名的辣手倌人，王太史那里是他的对手？心上这般打算，不好竟说出来。王太史见辛修甫来了，连忙立起相迎，修甫进房，招呼了一会，见请客已经到齐，有几个不认得的，免不得彼此请教姓名，敷衍一回。王太史请客入坐，众人一齐坐下，辛修甫一面应酬众人，一面留心看那金寓的举动，觉得他落落寞寞的，面上明露着一付不高兴的神情，好像在那里想什么心事。王太史搭讪着和他说话，他也是待理不理的样儿。修甫看了，甚是疑惑，却又不好问他。停了一会，那金寓忽然立起身来，走到王太史身旁，附着耳朵说了几句，王太史连连点头。

原来金寓对王太史说的话儿是心上烦热，要出去坐一回夜马车，王太史那敢拗他，就点头答应。偏偏的事不凑巧，陆云峰的坐位紧靠着王太史身旁，这几句话儿恰恰的被他听得明明白白。陆云峰的酒量本不甚高，今天多吃了几杯，已经有了七八分醉意，听得金寓要出去坐马车，明摆着是惹厌他们，要躲避出去的意思。不由得那腹中的酒直涌上来，按不住怒气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陆云峰把手内的酒杯向台上一放，冷笑道："我们这样的吃酒，有什么趣味，吃出一肚子的气来。你要出去坐马车，那一天不好去坐，偏要拣着今天，我们在你院中吃酒，你就要去坐起马车来，这不是明明的惹厌我们这班人物，故意要躲了出去么？你要晓得这里的房子是王大人租的，我们是王大人请来的客人，与你什么相干，难道我们吵闹了你么？"金寓本来一肚子的没好气，正要发作，巴得有人引动他，听了

陆云峰的说话，霎时间面泛浓霜，双眉倒竖，还没有开口，早听得王太史向陆云峰说道："陆云翁不可这般动气，你不晓得内中的细情。他近来的身体着实有些不好，一天到晚，只是恹恹牵牵的没有舒服的时候，好似有些暑病一般。我恐怕他郁出病来，所以叫他出去闲散闲散，坐坐马车，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你不要错怪了他。况且他现在是歇夏期内，又不做什么生意。他已经答应节后一定嫁我，总算已经是我的人，比不得先前挂着牌子，不能得罪客人，你们总要原谅他些才好。"陆云峰听了，倒说不出什么来，只在鼻子眼里哼了一声道："如此说来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"金寓还要开口，却被王太史拉了一把，金寓也乐得收篷，就立起身来，开了衣厨，换了一身衣服，扶着一个小大姐，竟是头也不回珊珊的去了。

辛修甫一旁看着，也有些不忿起来，便向王太史道："王伯翁，我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说话，依我看来，这位贵相好却不是什么一定的好人，你这样的待他，他却这般的待你，那心地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"辛修甫的意思，原想要说出一番利害，把王太史劝醒转来，免得受了金寓的骗局，原是一片热心。岂知王太史听了，心上竟大大的不以为然，登时就露出不悦之色，冷冷的答道："你们劝我的话儿，虽然也是好话，但是我已经五十多岁的人，那里就会上了别人的当？况且我再三再四的和你们说了几回，他是个有病的人，总要体贴他些，他现在又不做生意，你们怪他的，无非是说他目中无人，不肯应酬，殊不知他的不肯随便应酬，正是他的好处，你们众位见不到此，总是说他的坏话，又说他不是好人，真是'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'了。"辛修甫听了王太史这一番糊里糊涂的说话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待要再和他争论几句，却想着别人的事与自家什么相干，劝他不听也就算

了，何必这般起劲，做这个空头的冤家。想到此间，便佯笑了几声，不去和他分辩，大家闷闷的又饮了几杯。

忽然听得隔壁亭子间内有男女嬉笑之声，又像有人在那里密密切切的说话，座中惟有辛修甫最是留心，就侧耳而听。听了一会，仿佛好像就是金寓的声音，心上已是明白，正要开口问时，恰恰的陆云峰也听见了。陆云峰本来已经大醉，听见了这般声音，霍的立起身来，脚步歪斜，踉踉跄跄的走出房去，众人也没有理会他。那晓得陆云峰走了出去，一直踅到亭子间门口，巴着门帘，在缝内留心张看，只见一个少年男子朝外坐着，生得长眉俊目，白面朱唇。金寓却坐在那少年男子的身上，两人搂作一团，脸偎脸的不知在那里说些什么。陆云峰见了，气上心来，忍不住在房外大声说道："哈哈，你坐马车坐到亭子间来了。"说了这一句，便仍旧回身进去。这一声不打紧，把亭子间里的男女二人，齐齐的大吃一惊。那少年男子连忙把金寓推开，立起来，高声问道："什么人在这里窥探？"

这个时候，陆云峰已经走进内房，没有听见，却酒气冲冲的把方才看见的情形，对着大众诉说。王太史还不甚相信道："只怕你看错了罢，我看金寓总不是这样的人。"陆云峰听了，气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一把拉了王太史的衣服，叫他同去看来。两人一同举步，刚刚走出房门，劈面撞着金寓进来，把王太史一把拦住道："出去做倽，勿要瞎闯瞎闯哉，搭倪到里向去，好好里坐来浪。"说着，就仍把王太史拉了进来，捺他向交椅上坐下。好笑这位王太史虽然不信陆云峰的说话，却未免起了些疑心，原想要到亭子间去看看，究竟那少年男子是个什么样的客人。不料被金寓拉了一把，就不知不觉的慢吞吞跟了进来，身不由己的软洋洋坐了下去。陆云峰看

了这个样子，真是气破胸脯，却又无法可想，只得眼睁睁的看着他。

王太史坐了一会，免不得把那疑心又提了上来，吞吞吐吐的向着金寓问道："刚才亭子间内的客人是谁？"金寓听了，由不得面上一红，心头乱跳，定了一定神，方才说道："亭子间里格客人？"金寓说了这一句，又顿了一顿道："耐也勿必去问俚，耐王大人是蛮明白格人，一径体贴倪格，阿有啥勿晓得倪格难处，倪做仔倌人，吃仔格碗断命饭，总归有几化说勿出来格事体，像倪故歇实梗样式，阿好说是人家人，说出去别人阿肯相信倪？故歇想起来，顶好耐马上搭倪还清仔债，拿倪讨仔转去，依仔倪心浪，越快越好，巴勿得明朝就跟耐转去，省得别人总归讲倪格丘话，说倪无拨真心。"说着，双眉锁恨，杏靥凝愁，做出那一付幽怨不胜的样子。一双俊眼，水汪汪的剪水横波，好像是泪珠欲落。王太史听了这样的甜言蜜语，见了这般的弱态娇姿，禁不住魂魄齐飞，心神大乱，早把方才的一点疑心，撇在不知何处去了。倒反着实的安慰了他一番，又回身对着众人说道："何如，我早晓得他决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还有隐情在内，你们那里晓得这里头的细情。"众人虽然替他气愤，却是劝他不转，晓得无可如何，只得彼此默然不语，草草终席，也就散了。

又隔了一月有余，王太史正在家内和人代写寿屏，忽见陆云峰闯了进来。王太史因陆云峰几次要和金寓作对，心上有些怪他，又因陆云峰和他本有世谊，不能因此绝交，见他走进客堂，不免起身相见，淡淡的招呼几句。陆云峰不等让坐，劈头就问王太史道："这两天你在金寓那里，可打听着什么新闻么？"王太史见他开口又提金寓，心上更加不乐，冷冷的说

道："金寓那里，出了什么新闻，为什么要来问我？"陆云峰笑道："这样说来，料想你还没有晓得，我倒和你打听着一件新闻，特地到你这边说个明白。你可晓得金寓和一个姓陈的恩客订了婚姻，今天就要动身回去么？"王太史听了那里肯信，只向陆云峰道："你这个风声是那里去打听来的，真是虚无缥缈的事情。我昨天晚上还在金寓那边，他正在那里发着肝气，睡在床上坐也坐不起来，那里今天就会跟着姓陈的动身回去？你这个谎话也说得太不像了。"陆云峰顿足道："到了这步田地，你还是这样痴情，怪不得要上别人的当。如今也不必说别的话儿，竟算我是说的谎话，我和你到观盛里去看看他究竟如何。"这一来有分教：

隔断蓝桥之路，拥雨停云；重寻白板之门，桃花人面。

不知王太史肯同陆云峰一同去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桃花人面惆怅刘郎　　细雨斜风重寻关盼

且说王太史正在家中写字，恰恰的陆云峰走了进来，把金寓要嫁陈姓客人，当夜就要动身回去的话和他说了。王太史那里肯信，只向陆云峰冷笑道："你总是一厢情愿的话儿，不管事情的真假，你想金寓那边我天天过去，要真有这样的事情，我那有不晓得的道理。他嫁人不嫁人我不知道，难道你倒比我明白些么？"陆云峰听王太史只是一派的糊涂话，更加有气道："现在不用说什么别的，我只要同你到观盛里去看他一趟，要是没有这件事情，凭你怎生罚我。我是一片好意，特地赶来给你一个信儿，你们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，难道我打了你们的破败，就有什么好处不成？"王太史听了，只是不信道："无论你怎生说法，总而言之，他的病还没有全好，怎么就好嫁人，可不是笑话么？"这几句话，把个陆云峰气得昏了，一把拉着王太史的衣裳，定要和他同去看个明白。王太史没奈何，只得勉勉强强的换了衣裳，一同出门。

那时已有掌灯时候，陆云峰本来坐着包车来的，王太史就坐了自己的包车，一先一后，如飞的直往观盛里来。到了巷堂门口，停下包车，王太史和陆云峰一同进弄，走到门口，推门进去，王太史头一个进门，看那光景就觉有些不像。客堂里只点一盏壁灯，保险灯也不见了，楼上更是黑洞洞的没有灯光，

更没有一些声息。王太史见此光景，晓得事情不妙，口中只叫得一声“阿呀”，急急的奔上楼去。陆云峰跟在后边，一同走进房内，只见房内的木器家生，都是横七竖八的堆得满地。窗前梳妆台上，只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长颈灯台，结了一个大大的灯花，光焰摇摇，闪烁不定。大床上的被褥帐子已经不见，连金寓的四只衣箱也不知那里去了。衣厨的门开得壁直，内中也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。王太史见了这般形景，只气得目瞪口呆，默然无语。陆云峰立在后面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何如？”

王太史此时心上千回万转，也不知是苦是甜，是酸是辣，辨不出自家心上是个什么味儿。呆了一回，想不出什么主意，还是陆云峰提醒他道：“金寓虽然逃走，一定还有未曾带去的人，或是粗做娘姨，或是厨子之类，方才我们进门的时候，看那样儿不像一人没有的。你姑且叫他们一声，把他们叫了上来，问问他们，究竟是如何逃走，或者还可追得转来。”王太史听了，方才醒悟，便高声在楼上叫了两声，听得楼下厨房内隐隐的有人答应，却是厨子的声音。果然不多一会，就听得登登登的脚步声音，走上扶梯，直到房内，见了王太史，不觉呆了一呆。王太史见了厨子上来，连忙问道：“他们那一班人那里去了，怎么一个人都不见呢？”厨子听了，大为惊异，便从实说道：“我只晓得他们搬到归仁里去，不晓得什么别的事情。”王太史不等说完，急急的又问道：“他们既然搬去，为什么又单把你留在这边呢？”厨子道：“他们先把随身的箱子搬去，留下这些粗重的家具，叫我在这里看家，明天再来搬取，不晓得他们是到那里去的。”

王太史听了，半晌并不开口，陆云峰却代他气愤道：“他们既是走了，料想一定是往通州一路去的，此刻轮船还没有

开，我们赶到船上追问，一定寻得着他。”王太史一口气梗在胸口，透不出来，挣了半天，方才抽出一口冷气，问陆云峰道：“你怎么晓得他们是往通州一路，难道他们和你说过的么？”云峰道：“我还没有和你细说，那姓陈的客人是通州知州的儿子，年纪甚轻，品貌也好，所以金寓一心一意的定要嫁他。你虽然是个太史公，却已是五旬开外的人了，那里赶得上他们这一班少年浪子，专在倌人面上用那修饰的工夫，你想我们那里做得出这般模样？你当初不肯信我的话儿，如今懊悔已是嫌迟的了。”王太史听了，也不回答，呆呆的想了一回。陆云峰催他道：“怎么样？要去追问，却要快些，何必在此间耽搁？”王太史朝他摇摇手道：“我想这件事儿，还是我自己认些晦气，不要提起的为妙。你想金寓虽然答应嫁我，不过是一句话儿，又没有什么凭据；付那一千银子定银的时候，是我自己亲手交给他的，又没有一人见证，没有一个收条。就是赶到船上寻着了他，他若是老羞变怒，和我硬挺起来，也不能当真将他怎样，那时岂不是更觉坍台？所以我的意思，也不必再去追他，只算我瞎了双眼把他当作好人，上了他这样的一盘恶当。从今以后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，绝口不要提起，还要托你在朋友面前替我遮瞒一二，切不可逢人便说，弄得我没脸见人。”

陆云峰起初原是一团怒气，恨不得把王太史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，寻见了金寓，不知要打算将他怎样。及至听了王太史的一番说话，回心一想，觉得实是不差。金寓虽然口说嫁他，却自己又不是媒人，又不是见证，没有什么一定的凭据，那里说得过他？万一金寓翻转脸皮抢白几句，说他们霸阻从良，那时放手又不是，不放手又不是，难道真好不叫他嫁人不成？如此一想，便把那一腔烈火，一时间瓦解冰销，叹一口气道：“罢

了罢了，虽然不是我的事情，却实在替你气愤不过。你的说话也是不差，只是不去追他，就这般把他放走，却是便宜了这个良心丧尽的东西。”说着，不觉又埋怨王太史道：“都是你当初不肯听人说话，现在却弄到这个样儿。”王太史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不必提起，我也追悔不来的了。”说罢，回头见那厨子还自痴痴呆呆的立在一旁，听他们说话，王太史当时就分付了那厨子几句话儿。那些木器家伙本来都是租的，只消叫人搬去就是，又叫那厨子暂看一夜，明天叫人来搬，又把那房子退了，厨子也辞了自去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只说王太史自金寓逃走之后，心上虽然懊恼，那花柳场中的兴趣却是一毫不减，只想要再看一个比金寓好些的人。果然不到几天，又被他看中了一个东尚仁的花彩云，也是一个著名的老蟹。王太史却又偏偏的拣中了他，做了不多两日，吃过两三台酒，碰过三四场和。花彩云见王太史呆头踱脑的不甚内行，明放着是一个土地码子，便想放出辣手，弄他一注银钱，轻轻易易就和王太史做了相好。住过一夜，就撒娇撒痴的要嫁他。王太史见花彩云待他十分要好，不比金寓总是冷冷的样儿，心上就甚是欢喜，认定了花彩云是个好人，便请辛修甫和他做媒。辛修甫明晓得花彩云也不是个肯嫁王太史的人，又是一番骗局，恳恳切切的劝了他几次。怎奈王太史执意不从，口中只说：“花彩云决计不是金寓一般的人，你们不要胡说，你若是不肯和我做媒，我也不好勉强，只好待我去另请别人便了。”辛修甫听了无可奈何，只得和他去说，讲定五千身价，先付二千。这回的王太史却比前一回老到了许多，付定洋的时候，叫辛修甫从中经手，还要花彩云写了一张收条，画了花押，又叫吴鉴光看了一个合婚的吉期。王太史自以为是千妥万当的

了，不想到了吉期的前一天，又闹出花样来。

看官，你道是什么花样？原来花彩云接了王太史的定洋，打算要想个法儿逃走，不料事机不密，不知怎样的走了风声，被辛修甫打听了出来，不觉勃然大怒。好在付过定洋，立有婚书，不比金寓的逃走，一毫把握没有，所以不能追他，这花彩云既然出过婚书，又有收银的字据，和他出起场来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当下辛修甫得了这个信息，便立刻报了捕房，先派了一个警察来守住了花彩云的门口，随后修甫自己赶到彩云院中，当面问他不应这般混帐。谁知花彩云不慌不忙，一口咬定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，竟是赖得干干净净。修甫听了，也指不出个什么逃走的凭据来。花彩云倒逼住了辛修甫，问他这句话儿是那个同他说的，一定要修甫指出这个人来，倒说得修甫无言可答。花彩云又道："倪堂子里向嫁人勿嫁人，总归全靠一个名气，格号说话倪陆里担当得起？"修甫想了一回，方开口冷笑道："据我看来，你的说话还是老实些儿，不要大宽大转的远兜圈子，你既是不愿从良，这也不能勉强，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勉强不来的。与其嫁了过去，将来闹什么笑话出来，不如现在一刀两断，讲个明白的好。我看你把他付过的定洋还了出来，我到他那边说法，从此两不相关，免得你心中不愿，否则你今天这件事儿闹了出来，既有婚书，又有现成的收据，恐怕你到了公堂，难逃公道，不知你心上如何？"

花彩云听了，不觉红泛桃花，低头无语，半晌方说道："倪堂子里向格嫁人，勿是好弄白相格，故歇倪嫁王大人，外势大家才晓得格哉，一排老客人，听见说倪要嫁人，来也勿来，生意才无拨格哉。辛老拜托耐，去搭王大人说声，倪是打打算算嫁拨俚格，故歇俚翻过来说勿要末，只要俚摸摸良心，

自家说仔一声末哉。”修甫道：“你不要认错了我的意思，这件事情，王大人还没有晓得，这是我的主意，还要去同他商量起来。”花彩云道：“故歇也无啥话说，倪虽然做仔倌人，也勿见得自家挨上仔别人家格大门，老实说，要讨倪格客人也勿止王大人一干仔，俚耐勿要，倪也无啥希奇，只要俚自家想想，说末说仔一泡，弄到仔故歇，原是一场无结果，阿对倪得起？辛老倪格生意瞒耐勿过，耐看倪故歇阿有啥格生意，还要叫倪还俚二千洋钱，叫倪陆俚搭去变格二千洋钱出来？”辛修甫听了，也晓得花彩云的意思，无非想赖掉这一笔定洋，不拿出来。当下说来说去说了半天，又呼吓了花彩云几句道：“你若一定不肯，巡捕现在门口，我便叫他进来，先把你解到捕房再说别的。”花彩云吃了这一惊，怕吃巡捕官司，方才勉强答应。辛修甫便出了东尚仁，直到酱园弄王太史家，把花彩云要暗中逃走，自己叫了警察，看住了他的大门，又把花彩云的说话，自己的主意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在辛修甫的意思，以为花彩云既要逃走，就是勉强把他娶回家去，也要闹出笑话来，只有这样的一个法儿，叫他还出定洋，从此一刀两断，庶几不至吃亏。辛修甫在王太史的身上，也可算得是尽心竭力。那晓得王太史这两天，正在高高兴兴的准备着要做那芙蓉帐里的新郎、玉镜台旁的花侍。正是：

准备画眉之笔，京兆风流；安排荀令之香，萧郎旖旎。

那心上的欢喜，是不问可知的了。那里晓得辛修甫忽地跑来报了这个信息，好似青天霹雳，平地波涛，这一气直气得面青唇白，半晌无言。辛修甫又劝他道：“那花彩云本来是上海有名的辣手倌人，你就是把他娶到家中，也是养他不起，不如还

是听了我的说话，仍旧把定钱收了回来，还是你的运气。”王太史寻思了一会，却又舍他不得起来，似信不信的道：“既是这般说法，我们两人同到彩云院中，看他怎生打算，我们再打主意便了。”辛修甫晓得王太史有些呆气，不肯舍他，却也无可如何，只好同着他径到东尚仁去。花彩云见了王太史，登时做作起来，把眼睛挤得红红的，倒在王太史怀中。王太史见花彩云这般做作，娭光眇视，薄怒佯嗔，宝靥偎云，纤腰昵抱，又闻得一阵脂粉香水的味儿，早把个王太史弄得肢体皆酥，神魂欲化。头脑之内，不由得有些浑淘淘的样儿，一点主意也没有了。再经花彩云把方才对着辛修甫的说话，又对王太史说了一遍，更兼一手揪着他的胡须，一手扭牢他的耳朵，口中几哩咕罗的，倒把王太史抱怨一个不了。正是：

雕笼押羽，池边共命之禽；宝槛移花，墙外春风之根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花彩云有意骗痴郎　王太史两番逃爱宠

且说花彩云和王太史两人，扭作一团，揉成一块。王太史年纪高大，那里禁得起他这等的揉搓，早已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："你有话只顾好说，为什么要这般动手动脚，我们读书人那有这般的气力。"花彩云见了，也觉好笑，方才放松了他，口中咕噜道："别人家才来浪说倪逃走，倪好好里格人，为仔啥格事体要逃走？格号闲话勿知啥人格杀千刀，瞎三搭四说出来格，连搭仔倪自家也勿懂。"辛修甫此时正坐在旁边，眼睁睁的只好由他去骂。花彩云又接着说道："倪格嫁人是自家情愿格，也无拨啥人来吃牢仔倪嫁人，勿壳张里笃格挡码子，才来浪说倪格邱话，故歇索性说倪要逃走哉，耐去想吔，倪真格要逃走末，老早走脱格哉，陆里等到故歇？格号闲话，说得阿要勿色头？再有耐格饭桶，加二来得讨气，听仔别人家一句闲话，鸡毛当仔令箭，当仔真哉！说得明明白白格事体，耐故歇翻过来说勿要，耐阿晓得别样事体末好搂白相，格个嫁人格事体勿是好弄白相格，一歇说要，一歇说勿要，才是耐一干仔格花头，也无拨实梗容易㖿。虽然倪做仔倌人，名气倒要紧格，耐勿要末，勿见得倪就勿嫁仔人，不过耐自家想想，格个辰光耐搭倪那哼说法，故歇为仔一句无拨对证格闲话，弄得实梗样式，倪也勿来说耐，耐问问自家格良心好哉。"

花彩云这一席话，说得有开有合，面面皆圆。王太史听了，自己回心一想，果然觉得对不起他，暗想：这都是辛修甫无缘无故的造言生事，几乎离间了我的一场美满姻缘。心上这般想，面上却又不好怪他，只得对着花彩云极力辩白，说这件事儿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是别人告诉他的，又极意的温存慰劝了一回，花彩云方才罢了。把一个辛修甫气得满面通红，发作又发作不出，提醒又提醒不来，也只好怪着自家多事，按下不提。

只说王太史回去，过了几日，果然清音彩轿，灯担堂名的把花彩云娶了进来，王太史的得意，自不必说。花彩云自从嫁了过来之后，真个是随心贴意，百顺千依，把王太史哄得个死心塌地。这个时候，就是叫他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花彩云，大约他也没有什么不肯。隔了半个月，花彩云忽向王太史道："故歇倪嫁拨仔耐，总算是格人家人，倪嫁仔过来，承耐格情，待倪总算好格，倪屋里向有格娒姆来浪，倪想转去看看倪娒姆，叫里快活快活。说起来，总算是倪嫁耐一场，让倪转去绷绷场面，勿得知耐阿肯勿肯?"王太史此时已经被花彩云迷得神志昏迷，梦魂颠倒，把个花彩云恨不得一天到晚含在口中，擎在掌上，看得他就是神圣父母一般，那里敢违背他的说话？就连连的点头，一口应允。花彩云大喜。隔了一天，果然收拾了一个衣包，坐了马车，临走的时候，还向王太史横波一笑，又分付他道："倪今朝夜里向就转来格，耐勿要出去。"王太史诺诺连声的，一直送出大门，看他上车自去。

原来花彩云未走之前，已向王太史说明，他的娘家住在新北门内，马车坐到城门口，再换了轿子进城。王太史还不放心，叫一个当差的跟去伺候。岂知去不多时，当差的一个人先

自回来。王太史见了，急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奶奶进城，当差的回道："奶奶分付，恐怕家中有事，叫家人先自回来，到晚上十点钟再放马车去接。"王太史听了并不疑心，一直到了晚间，才慢吞吞的叫当差的配了马车到城门口去接那位新姨太太，王太史自坐在家中老等。那知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直等到两点多钟，连当差的也不回来了。王太史到了这个时候，方才觉得有些不妙，却还想不到花彩云竟是一去不来。看看将近天明，王太史十分着急，连忙自己坐着包车，也到新北门外探望花彩云的信息。到了城外河边，停下车子，四处一寻，只见自己当差的正在那里和马夫吵闹。马夫嚷着不肯再等，说："你们说的十二点钟卸载，现在将近三点钟了，等不着他的人，不回去可做什么？"王太史听了，晓得不妥当，急得心头火发，毛发烟生，看着这花彩云，竟是做了断线的风筝，出笼的黄鹄，那里还有一个影儿？王太史等到天明，没法儿只得打发马车回去。打开花彩云的箱笼看时，一只只都是空的，不多几件旧衣服，不值什么钱。

原来花彩云有心逃走，趁着王太史有时出去，暗暗的把衣裳首饰搬运一空。王太史那里想得他这般一着，花了五千银子不算，还惹了一肚子的腌臜。起初的时候，要是听了辛修甫的说话，也还不至吃亏。偏偏的王太史执迷不悟，拚命的和银钱做对，一定要多送几千银子，入了他的圈套才罢。你想，王太史虽然是个翰林，一时要借这三五千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到后来只落得泡影无常，电光一瞬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从此王太史为了金寓、花彩云两个倌人，负了一身亏累，惹了无数牢骚，你想可有什么趣味？

看官且住，在下做书的做到此间，却有一言奉劝，一班花

柳场中的坠鞭公子，走马王孙，且灰问柳之心，请听粲花之舌。大凡一班嫖界中人，必定要有嫖界的资格方才不至吃亏。什么叫做资格呢？第一要身段风流，第二要少年都丽，第三要郭家的金穴，第四是要嫪毒的大阴。这四件事儿，样样完全，桩桩不缺，方算得花柳丛中的飞将，温柔队里的班头。在下说到此处，就是人来问着在下道："从来说鸨儿爱钞，姐儿爱俏，你怎么把身段放第一，面貌倒放在第二呢？"在下就回答他道：这个话儿却不是这般说法，你且安心静听，待在下一一的道来。大抵堂子里的客人，只要有些阅历，自然随处占些便宜，那初出茅庐、一毫阅历没有的客人，自然到处要吃些亏苦。就是一味的少年美貌，也要有这一身功架帮衬着他，方才做得堂子里头上客。若是单靠着自家面貌，一些儿没有阅历，样样都是外行，那歌场酒阵的规模丝毫不懂，竟是个寿头码子、土地老儿，尽着在堂子里头，呆头踱脑的乱闯，枉可的生了一付面貌，那里占得着什么便宜？就如倌人的资格一般，相貌好了，还要看他的应酬；应酬好了，还要拣他的功架。若单是面貌好些，身段应酬一些没有，像了那虎丘山上的泥娃子，楚王宫里的息夫人，不言不语的默然相对，可有什么味儿？照这样的看起来，不得不把客人的功架推为第一，那面貌只好靠后些儿，算作第二的了。

至於嫖客的银钱，自然也是一件逢时利器，但尽有那些曲辫子的客人，看中了一个倌人，转着他的念头，往往花了一千八百，三千二千，倌人的身体也没有碰着一碰，可见虽然钱可通神，也有办不到的事体，所以这银钱一道，只好排在第三。再讲起那武则天的淫经，张昌宗的秘记，这却要先有了上面的这三桩资格，方才做得到这个分儿，不是和那倌人一见面儿，就可

以如此如此得的，那就不得不把这件事儿，排到第四去了。这是讲那做客人的资格。如今再提起倌人的现状来，倌人们的看待客人，本来都是虚情假意，这却不好怪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做的就是这个迎新送旧的生涯，暮李朝张的本分，若要做了客人，一个个都把真心相待，不敲他的竹杠，不要他的银钱，倌人的首饰衣服，动用开支，却叫他出在那里，难道要叫他倒贴了银钱，把自家的身体供给客人的顽笑么？从来说青楼妓女，只爱银钱，没有情意，这句话却是大谬不然。他做着这行生意，不要银钱，可要什么？就是客人上了他们的当，也是客人们自家情愿，伏伏贴贴的把大把的金银双手奉送，不放一个屁儿，他们做倌人的，难道好做了强盗，硬抢客人的钱么？这样的平心和气细细想起来，倌人们没有良心，实在怪他不得，只要做客人自家随处留心，不要上他们的圈套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栽了筋斗，埋怨地皮，可是懊悔不来的了。

最可怜的是一班大人先生，自家的年纪差不多将近中年，堂子的情形却又是一毫不懂，偏偏的要学那丝竹东山的谢太傅，戎装骏马的陈季常，一天到晚，尽着在堂子里头选舞征歌，追欢寻梦。提着那一身的精神气血，捏着那几根的八字胡须，在倌人面前扮出了许多丑脸，做尽了无数戎腔。在上司面前做不出的奴颜婢膝，只要一见了倌人，他就自然而然，不知不觉的没有一样不做出来。在他自己想来，我这样的降心迁就，屈意温柔，倌人面上可以告得无罪的了。岂知倌人们见了那班大老，面上虽然应酬着他，心上却在那里十分好笑，越是大人们卖弄风流，越是倌人们满心厌恶。见了他们那般动手动脚，嬉皮笑脸的丑态，不由得满身毛孔都皱了起来，成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这几句说话，实是在上海一个有名的倌人口内演说出来，并不是在

下自家杜撰。列位试想，这老入花丛可有什么趣味？如今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

只说王太史不见了姨太太，无可如何，只得把一肚皮的气，一齐发作在家人身上，把当差的大骂一场，说他为什么这般贪懒，先自回来，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城，以致闹出这般笑话。当差的一肚子的委屈，不敢回嘴，只好诺诺连声，连说："家人该死。"王太史骂了他一顿。还不出气，立刻把他撵了出去，方才完事。

王太史自从经了这两番笑柄，谁知他并不灰心，又在人家席上看中了陈文仙，一连叫了十几个局，吃了两三台酒。陈文仙虽然不比金寓、花彩云这一班辣手倌人，却总有些红倌人的习气，见了王太史这般年纪，须发皆苍，那里有什么真心相待，只是面子上淡淡的应酬他。王太史却看见陈文仙相貌甚好，身段玲珑，真是润脸呈花，圆姿替月，赵后回风之态，梁家七宝之妆。从前的花彩云和金寓两人的丰格，都觉得赶不上他。这位王太史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，每每的在陈文仙院中，一直坐到夜深还不肯走，微微的露出些仰慕的口风，要想陈文仙留他住夜。陈文仙那里睬他，只装着糊涂，不懂他的意思，就是这般一天一天的挨了过去。王太史初做陈文仙的时候，章秋谷正在苏州，所以秋谷并不曾晓得。到得章秋谷回来之后，因为借着中秋的局帐，试出陈文仙的真心，未免又加了几分情爱，每天晚上，竟不回去，十天之内，倒有六七天住在陈文仙的院中。

这一天正逢礼拜，秋谷晓得堂子里头，礼拜的生意总比别天好些，恐怕去得早了，有些碰和吃酒的客人还没有散局，一则陈文仙分不开身，二则呆呆的坐在那里，也觉得没有什么趣

味，有心去得迟些。直到十二点钟之后，方到兆贵里。在章秋谷的心上，以为这个时候一定没有什么客人的了。岂知到了那里，房间挤得满满的，一些没有空儿，大房间内有一个客人正在摆着双台，另外还有两三场和，碰得甚是热闹。秋谷去了，没有房间，只得在大房间背后一间小小的后房内权且坐下。秋谷见了这般光景转身要走，陈文仙赶了进来，一把拉住死也不放。秋谷只得坐下，和陈文仙讲不多几句说话，忽又听得楼下相帮高叫客人上来。陈文仙立起身来，往外便走，迎出房门。秋谷坐在房内，只听得陈文仙对那来的客人说道："王大人，对勿住，今朝房间勿空，阿好等一歇？"又叫宝珠姐姐道："耐到楼底下花丽卿搭去看看，阿有空房间？"宝珠姐答应自去，又听得那客人说道："既是房间不空，也不必去另借房间，我去一回儿再来也好。"那说话的声音是常熟口音，并且觉得十分相熟。正是：

　　谢太傅中年丝竹，别有深情；潘黄门两鬓霜华，犹多绮思。

不知来的客人，究竟是谁，静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兆贵里翰林出丑　　春申浦名士吟秋

且说章秋谷坐在房内，听那房外的客人声音送入耳中，十分相熟，但是一时之内，急切辨不出他是谁，便走到后房门口，巴着门帘向外张望。仔仔细细的打量那来的客人时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那著名蜡烛、第一瘟生的王太史。论起世谊来，王太史还是章秋谷的父辈，平日之间，章秋谷见了王太史的面儿，总是循规蹈矩，恭恭敬敬的按着后辈的礼数。这位王太史却是倚老卖老的，每逢见面的时候，总要说两句凿四方眼的话儿，一个不高兴，还要教训几句。章秋谷虽然年少才高，天资疏放，目空一世，睥睨不群，不把王太史放在眼内，却因为他是个多年的父执，不好去得罪他，碰了他几次钉子，心上也觉得有些不快。

刚刚的事有凑巧，今天和王太史混在一堆。章秋谷见了王太史，暗想：这个老头儿平日间满口道学，好像一个正派人儿，今天难得和他遇见，不如把他让进房来，大家坐在一起，塞了他的口儿，省得他一见了面，就要罗罗苏苏的，说那些道学的扳谈。想罢正要走出来招呼，忽见王太史转身要走，章秋谷连忙一手把门帘掀起，笑容满面的向王太史道："原来果然是老世伯，久违了，怪道说话的声音十分相熟，一时儿乎想不起来。今天他们这里的房间不空，老世伯何不就在这里坐一会

儿？”王太史无意之间，突然遇着了章秋谷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又不能一定要走，只好讪讪的进来坐下，满身的不得劲儿，和章秋谷讲了几句应酬话儿，脸上还有些红红的。好容易停了一回，方得自在。抬起头来，再看陈文仙时，只见文仙和秋谷并着香肩坐在一张榻上，纤腰斜亸，素手同携，和秋谷咬着耳朵，不知说些什么。说了一回，又看着王太史，回头匿笑，仿佛是在那里笑他，那一种要好的样儿，一时也说他不尽。更兼榻床对面，恰恰的摆着一面小小的墙镜，正照着陈文仙和章秋谷两个的影儿，真个是一对璧人，两株玉树。一个是飘烟抱雨，丽华杨柳之腰，一个是敷粉涂朱，平叔莲花之面。琼枝照夜，宝靥回春，赵家掌上之身，汉殿春风之影。

王太史不看犹可，一见章秋谷和陈文仙这般亲热，一股酸气，直从脚底下冒了起来，涌到心头，按捺不住，不由得冷笑一声对着秋谷说道：“老侄，我有一句话儿劝你，你可不要见怪，你们年纪轻轻的人，比不得我们年纪大了，自然只好借着到堂子里头走走，寻寻开心。老实说，我虽然老朽无能，却也挣了一名进士，点了一个翰林，读书一层，总算交代过了。你现在年纪方交二十，又没有成就功名，这个当儿，正是在窗下用功的时候，将来或者博得一个科名，不枉了你是个世代书香，宦家子弟，何苦尽着在堂子里头寻花问柳，弃掷了这些有用的光阴，我倒有些替你可惜。并不是我自己倚着多年的父辈，说这些倚老卖老的话儿，你可知去日苦多，书囊无底？我看你还是敛迹些儿的好。”

章秋谷本来不佩服王太史的学问，说他除了做八股策论，写白折试策之外，一样也不懂什么。现在听他居然教训起来，不觉满心火发，顾不得他是什么父执的了。当时便推开了陈文仙，

立起身来，鼻子管里笑了一声，向着王太史说道："世伯的话果然不错，小侄今天多多承教了，只是还有一句话儿不得明白，要求世伯指教。"王太史听了，一时也不得明白，便问秋谷道："你有什么不懂的话儿，要我指教？"章秋谷冷笑道："据世伯这样说来，像我们这般年轻的人，是不该在堂子里头顽耍的了。请问世伯，我们这样的年纪不该顽耍，难道直要到年纪大了，腰驼背曲、鹤发鸡皮的时候，才好在堂子里头顽耍么？如今的这班大人先生，年轻时候读了几句死书，一概的世故人情全然不懂，那里还有工夫来考察这嫖界中间的学问？到得上了年纪，自以为是功成名遂的了，免不得倒过头去，重新顽耍起来，却不想自家事事外行，那里有嫖界的资格，闹出许多笑话，惹了无数牢骚，把自家辛辛苦苦的银钱，大把儿撩在水中，讨不出倌人一个好字。更兼潘鬓将斑，何郎已老，勉勉强强的涎着脸儿去讨倌人的欢喜，费了自家的精力，博得那无谓的风情，应了那'一树梨花压海棠'的一句说话。如此的看来，到了这般年纪，何苦的还要自家卖弄风流，到头来落得一场没趣？不如还是趁着少年时节，及时行乐，春花秋月，尽是可怜，檀板金尊，居然无赖，也未尝不是一个消遣的法儿。要晓得来日无多，春华易晚，若是到了你老世伯这般年纪，方才要及时行乐起来，可是来不及了。"

章秋谷还未说完，陈文仙听他说得好笑，忍不住扑嗤的笑了一声。王太史听得章秋谷的话风，句句是说着自己，气得他双眉倒竖，两眼圆睁，嘴上的几根稀稀朗朗的胡子，一根根都直立起来。又听章秋谷朗然说道："至于学问一层，小侄虽然年幼，自问还不弱于人，不过时运不济，没有取得科名罢了。一个人的文章经济，都是在少年时节得来，若到了二十以外，

还要用什么功，读什么书，这个人也就是一钱不值的了。”

王太史自出娘胎，从没有受过别人这般教训，只见他的脸上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青黄不定，好似开了一个颜色铺子一般，直把他骂得气塞胸膛，火星直冒，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。看了半晌，方才说出一句话来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是好心劝你，你倒教训起我来，我活了五十多岁年纪，没有受过这般糟塌，你这个人真真的不知好歹，你想你在外面荒唐，与我什么相干？我不过念着你们尊大人和我的交情，所以这样的苦心相劝，想要保全你的名誉，不想你倒这样的把我顶撞，眼眶内看不起人。就算你是怎样的高才，我总算是你的父执，可该把我这样糟塌的么？”说着，气喘呼呼的，把一把象牙油纸扇儿不住的乱扇，头上的汗珠竟有黄豆一般大小，口内连说：“岂有此理！”章秋谷见了，甚是好笑，又见他气得这般模样，好像心上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起来，便含笑说道：“老世伯言重了，小侄怎敢这般大胆，糟塌起你老世伯来。但是小侄性情伉直，心上留不住一句话儿，所谓‘骨鲠在喉，吐之为快’，还求老世伯的大量海涵，不要和小侄一般见识才是。你老世伯是十年读书，十年养气，比不得我们这一班少年性急的人。”说着，便立起身来打了一躬。

王太史听了章秋谷的说话，虽然恨他切骨，却是无可奈何，只得顿住了口，默然不语。陈文仙此时走到前房，应酬客人去了。王太史坐了一刻，觉得心中余怒未平，坐在此间无谓，便起身要走。秋谷也不相留，任他先走。陈文仙赶到后房相送，王太史临走的时候，似笑不笑的向着陈文仙道：“恭喜你，有这样的漂亮客人在你院中来往，怪不得你要做他的恩客，果然生得不差，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儿，你面子上虽然一样应

酬，那心上究竟是勉强的。”陈文仙听了，变了面皮，正要回答，不料王太史晓得自己说他不过，三步并做一步，急急的走下楼梯，头也不回竟自去了。陈文仙又气又笑，回转后房，对着秋谷笑道：“耐听听看，格号闲话阿要气数？”章秋谷也不觉笑了。按下不提。

只说章秋谷在上海过了中秋，应办的事情，差不多将次完结，秋谷打算过了重阳，束装回去。恰恰的金小宝过了秋节不做生意，另外租了几间房子和贡春树住在一起，只留下章秋谷一个人住在吉升栈中。花朝月夜，甚是无聊，除了和几个知己些的朋友谈谈，便往陈文仙院中走走，每每整天整夜的不到栈房。

这一天，秋谷正在栈内检点往来的信札，忽然见王小屏走了进来，秋谷大喜，让他坐下。谈了一回，王小屏随意把案上的书本翻看，只见一本《玉溪诗集》，内夹着两张写过的冷金笺，写的一笔赵松雪行楷，甚是秀挺。第一张上面写着“秋词八章”的题目，下边写着“憔悴青衫客旅稿”。原来这憔悴青衫客，便是章秋谷的别名。王小屏看了，晓得是章秋谷的近作，便朗吟起来道：

十二阑干映画塘，水心亭子好招凉；
夜深独立无人问，一点流萤过曲廊。

画船载酒听湖歌，十里湖光压芰荷；
行到六桥烟外路，碧湖深处晚凉多。

珠帘不卷夜星低，独倚银屏望翠微；
坐久不知风露冷，满身香影湿罗衣。

一夜新凉透碧棂，谁家玉笛暗中听；
当时七夕真虚度，惆怅牵牛织女星。

三更凉露湿秋千，云母屏风隔半偏；
冰簟银床眠不得，碧天如水夜如烟。

锦帏半掩睡惺忪，昨夜轻寒力更慵；
八尺龙须人未起，月明庭院冷梧桐。

两岸溪光拥板桥，岸花开处泊兰桡；
可怜扶荔宫中柳，瘦尽当年一捻腰。

大堤残柳乱栖鸦，灯火帘栊月又斜；
一夜西风秋不管，隔滩闲煞白苹花。

王小屏念完，不觉击节叫好。秋谷道："你不要谬赞，还有几首秋闺怨集唐，好像集得好些，你一总看了再说。"王小屏听了，便又取过第二张来，高吟道：

倦倚东床白玉床，为谁销瘦减容光；
今宵始觉房栊冷，卧后清宵细细长。

露床风簟半欹斜，深掩妆窗卧碧纱；
二十五弦弹夜月，不知秋思在谁家？

象齿熏炉未觉秋，天河迢递笑牵牛；
想思一夜知多少，春入眉心两点愁。

深院沉沉独闭门，为君惆怅又黄昏；
一钩冷雾悬朱箔，金屋无人见泪痕。

月过花西尚未眠，月光如水水如天；
晚来怅望君知否，织女佳期又隔年。

已凉天气未寒时，桂魄初生秋露微；
直到想思了无益，残宵犹得梦依稀。

王小屏看完了，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拍案称赏，又把那两张诗，翻来复去的看了几遍道："你这秋词八首直是逼真的王渔洋，渔洋七绝，全取丰神，不食人间烟火，真个是锦心绣口，我们那里做得出来？"秋谷笑道："你这个人无论什么事情，总有一番谦逊，其实我们这样的交情，何必定要拘着这些俗套。你的著作我是拜读过的，真如大海长江，波澜万里，若令当世竖儒见了，一定要挢舌不下者三日。像我这样风云月露的才子，那里赶得上你的大才。"王小屏不等秋谷说完，哈哈大笑道："算了算了，你说我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一番谦逊，你为什么也要这般的谦逊起来？"正是：

折倒迂儒之论，名士高谈；狂吟子夜之歌，王郎绝唱。

不知王小屏还有什么说话，请看下回便知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好良宵诗征出阁词　　留学生弹打章秋谷

且说王小屏向章秋谷说道："你说我过于俗套，为什么你自己也要谦虚？我们大家只好算个扯直罢了。"秋谷不觉也笑起来。王小屏坐了一回，便向秋谷道："你可晓得辛修甫的令妹，就要出阁么？"秋谷惊道："我这几天没有见着修甫，不晓得这件事情，既是他家有喜事，我们还该备个公分才是。"王小屏道："我正为要约公分，特为来和你商量，你看还是怎么的一个约法？"秋谷道："据我看来，还是等他回门的那一天，送一班髦儿戏，大家热闹不好么？"王小屏即说道："我也是这般的想，既是你也是这个主意，好极了，我们就立刻写好帖子，我们两人为头，去约那一班朋友，可好么？"秋谷点头道："好。"当下就取过一付全帖，写好知单，交与王小屏，带去代发。那单上的人，差不多也有二三十位，一时不去提他。

只说不多几天，辛府吉期已到，秋谷等一班朋友，一齐穿着衣冠前去道喜。真个是车马盈门，十分热闹。隔了一天，新郎、新妇归宁，辛府中更加热闹。章秋谷和王小屏两人到得最早，不多一会，客人陆陆续续的到来。琼筵坐花，羽觞醉月，哀丝豪竹，添酒回灯。春开孔雀之屏，褥隐芙蓉之绣。整整的闹了一夜，直到四更将尽，方才宾主尽欢而散。章秋谷即席挥

毫，赋了八首出阁词。下笔如风，文不加点，一时传诵沪滨，脍炙人口。那诗是八首五律，做得深情如水，宛转关生，旖旎风光，一时无两。在下倒还有些记得呢，免不得背诵出来，给列位看官听听：

绮阁辞亲日，瓜瓤问字年；含情依阿母，掩泪整花钿。临镜还惆怅，妆成亦自怜；不知为底事，眉黛蹙湘烟。

自画檀蛾浅，梳妆拟大家；风前停玉佩，天上驻云车。宛转回鸾袖，逡巡换绣鞋；娇羞扶不起，妒煞海棠花。

萧管送星娥，天孙意若何；轻风吹鹊驾，微雨渡银河。红泪阑干湿，矜持宝靥酡；欹斜偎画烛，未敢展双蛾。

灯火拥楼台，端祥宝扇开；欢痕留晕脸，羞态压蛾眉。嫁得乘龙婿，应怜倚凤才；蓬山应早到，玉漏漫相催。

微觉口脂香，春风夜正长；寻声轻唤婢，背影暗窥郎。侧坐犹低首，迟徊未卸妆；却嫌红烛下，夫婿太轻狂。

背人无语处，睡意已惺忪；玉箸啼痕浅，鲛绡腻粉红。牢钩金屈戌，稳放玉玲珑；春梦迷何处，蓬山十二重。

妆台携手立，私语嘱殷勤；未必檀郎信，还防侍婢嗔。低鬟时敛笑，凝睇更含颦；珍重罗帏里，还疑梦里人。

此夜最魂销，银屏倚素腰；钗光和影颤，春色泥人

娇。惆怅温家镜，徘徊弄玉萧；怜他孤馆客，坐听雨萧萧。

再说辛修甫自从办了这桩喜事，倒整整的忙了半月有余，好容易才得料理停当，仍旧和章秋谷、王小屏等一班朋友，天天来往。这一天，到了午后三四点钟，大家到陈文仙院中，去寻章秋谷。寻到了秋谷，彼此谈了一回，秋谷就同着辛修甫、王小屏二人到一品香去吃大菜。陈文仙听了也要同去，秋谷答应，叫他随后就来。三人一同到了一品香，占了一间房间，恰好开出去就是洋台，甚是轩爽。秋谷和修甫随便坐下，谈了一回，听得隔壁房内的客人，高谈阔论的十分热闹，还夹着些倌人的燕语莺声。章秋谷留心听去，只听一个人的声音说道："你们都说日本妇女的面貌甚好，然而我却不爱他。你想他们身上穿着一身和尚一般的衣服，脚下又踏着一双高低不平的木屐，走起路来踢踢跶跶的像个什么？所以我在东京的时候，我始终没有陪着你们到堂子里头去过一趟，就是这个缘故。"又有一个人接着说道："我们中国妇女的打扮实在妖淫得狠，不要说是别的，你只看他们缠那一只小脚，走起路来，好似那出水荷花，随风杨柳，不由得令人魂魄俱销。中国的人，都是把些有用的精神，消磨在一班妇人身上，那里还做得出什么事业？你看他们这样的小脚，缠起来不知吃了许多痛苦，费了如许工夫，却只供得一班嫖客的玩具。"说着，忽听见倌人的声音嚷道："勿要哩，倍实概介？"

章秋谷听了他们起先的一番说话，晓得定是一班出过洋的留学生，听到此处，忍耐不住，便立起身来走到洋台上面，隔着玻璃窗看去。只见三个穿西人服式的少年，一式的都戴着金丝边眼镜，三个留学生倒叫了六个倌人。更有一个留学生把一

个倌人抱着坐在身上，一手在他胸前乱摸，丑态百出。那倌人挣又挣不脱，跑又跑不开，只把他急得满面通红，口中“阿唷阿唷”的喊个不住。又有一个把个倌人的粉面，双手捧住了，不住的在他脸上乱闻乱嗅，那倌人躲闪不过，急得几乎要哭将出来。其余的倌人见了，恐怕连累到自家身上，有的背过脸去暗笑，有的立起身来走开。秋谷见了他们这个样儿，大不入眼，冷笑一声，走了开去。辛修甫也在后面看见，跟了过来，一同倚在栏干上低头俯眺。辛修甫叹息道：“留学生是最高的人格，怎的现出这样的怪像来？这一班人，真是那留学生中的败类。”

秋谷此时，心上十分作恶，听了辛修甫的说话，由不得惹起他的议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你还没有晓得，我们中国的人，只有留学生的人格最高，亦惟有留学生的品途最杂，不论什么娼优皂隶，只要剪了头发，穿了一身洋装，就可以充得留学生的样子。你道这班留学生将来有什么用处么？他开口革命流血，闭口独立自由，平日之间专会吹牛皮说大话，不论你是个什么人儿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好像为了同胞的国民，真肯把自家的身命当作牺牲，去供那野蛮政府的刀锯鼎镬，其实到了那要紧时候，不要说是叫他流血，就是在公堂之上，轻轻的打他几下手心，他也要吓得屁滚尿流，汗流浃背。”

章秋谷说到此处，听得隔壁的门窗一响，那三个留学生一齐走了出来，走得皮靴声响咯支咯支的，也到洋台上来。却是一个个怒容满面，似乎已经听见了章秋谷的说话一般。辛修甫回头一看，晓得他们已经听见。那班留学生的性情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别人做不出来的，他都做得出来，便把章秋谷的衣服拉了一把，叫他不要再说的意思。那知章秋谷本来脸向那边，没有理

会，况且他向来胆大，那里顾得这些，接下去大声说道："虽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两个好人，看得清时势阽危，担得住支那全局，却是这样的人，一千个里头恐怕还拣不出一个，倒有九百九十九个，是这般的斯文败类，凉血畜生。"

章秋谷正在说得高兴，还要说下去的时候，忽然那边的留学生内，走过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，立在章秋谷面前。秋谷眼光一闪，早看见就是隔壁房间里的学生。只见他眼露凶光，眉横杀气，怒容满面的对着章秋谷道："你也是国民中的一分子，为什么要这样的毁骂同胞，难道我们一班留学生，都是像你口中说的这般败类么？"说着，把手在衣袋里头一摸，竟摸出一管小小的手枪来，抢上一步，对着章秋谷开机便打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章秋谷初时看见他这般样子，怒气冲冲的，早料定他不怀好意，急忙把身子腾开一步，却也还想不到他竟要拚起命来。当下见他在衣袋里头摸出手枪，擎在手中，正要开放。这一下子，可把那旁边的辛修甫，里面的王小屏，吓得一身冷汗，手脚慌忙，不约而同的齐叫一声："阿唷！"就这一声里，这个时候，章秋谷正是"会者不忙，忙家不会"，不等他手枪放出，早已把头一低，扑地一个箭步，穿到他的身旁，一手擎住他的手腕，趁势飞起一腿，不竖不斜，正踢在那人的臂弯上面。不由得骨节酸麻，手内一松，那弹子还没有放出来，早被章秋谷轻轻的一把将手枪夺去，顺手把他的颔下一叉，那人立脚不定，连退了几步，仰面朝天扑地一交。辛修甫和王小屏看了，方才放下心来。暗暗的叫了一声"侥幸"。再看章秋谷时，虽然似乎也有些惊慌的样子，却是面上不红，口中不喘，好像没有这件事儿，手中拿着一管手枪，微微含笑。那跌了一交的人也自家扒起，立在一旁呆呆的不发一言，却也并没

有惊惧的意思。

章秋谷并不动气，走过去笑迷迷的向他说道："方才我的说话虽是过于激烈了些，但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儿，算不得什么睚眦之怨，何至于要弄到这般的白刃相加，和我拚起命来呢？况且我说的是那一班无耻的学生，并不是指名说你，你只要不是这样的人也就是了，为什么要勉强把这些留学生的罪过，都揽在自己一人身上，又是个什么意思呢？"几句话，把那个人说得哑口无言，十分惭愧。秋谷又道："今天这件事，幸而遇见了我，没有受伤，若是换了别人，一时间定要闹出一场人命。你说我是国民的一分子，不该应毁骂同胞，难道你放枪打我，残害同胞，又是应该的么？你可知租界上边，那里容得你这般胡闹？本该把你扭到捕房，解堂问罪，但是我也不是这样多事的人，只要自家没有受伤也就算了，免得你们又要说我借着警署的势力欺压同胞。不过你虽然和我为难，我倒还有一句良言相劝，下次须要自己小心，切不可这般冒失，若是落在别人的手内，恐怕你没有这样便宜。"说着，便哈哈冷笑，羞得那人面涨通红，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秋谷又把方才抢下的手枪，替他放在衣袋之内。说声："少陪了。"便举步进房，不去管他。

辛修甫和王小屏接着秋谷道："今天真是你的运气，没有受伤。"秋谷笑道："我倒没有什么，恐怕你们的心上倒受了一个大大的惊吓。"正在说着，别处房间里的客人，听得有这般奇事，一齐拥了出来，都要看看这姓章的是何等人物。顿时洋台上拥了无数的人，连着一班侍者也挤在里边，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。再看那动手的学生时，早已不知去向，悄悄的溜回自己房中。

原来那两个同来的人，见同党无故行凶失利，也是出其不意，着实吃了一惊。拉既拉不住，走又走不开，都吓得回到房内，探头探脑的往外边张看消息。后来见章秋谷随随便便的还了他的手枪，并不鸣捕，方觉放心。恰恰的动手的学生溜了进来，连忙算了菜帐，打发了来的倌人，悄悄的鸦雀无声，抱头鼠窜而去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章秋谷坐在榻上，见拥了一大班人立在门口，咕咕浓浓的不知大家在那里说些什么。章秋谷正觉得有些厌烦，忽然门外走进一个人来，身体魁梧，丰仪高爽，一把拉了秋谷的手，哈哈大笑道："我听见他们说什么姓章的客人，就有些疑心到你，果然一点不差。"秋谷举眼看时，原来是他的同窗好友，是个常熟城内有名的富翁，差不多也有二三百万光景，年纪止有二十多岁，已捐了个浙江候补道，姓李，单名一个煜字，表字子霄。这李子霄虽是个富家子弟出身，却是精明得狠，差不多些的事情都瞒不过他，在上海开着几家钱庄，几处当铺，生平敬重的朋友止有秋谷一人。这一回到上海来，盘查帐目，就住在后马路自己的钱庄里头。今天同着一个朋友姓沈的，也在一品香吃大菜，听得隔壁人声嘈杂，便叫了侍者进来，问他为什么这般吵闹。侍者把留学生放枪打人，反被一个姓章的客人夺了手枪的事情，一一的朝他说了。李子霄听了，也要去看看这姓章的是什么一个样儿。所以也到门口窥探，不想一眼早看见了章秋谷，心中大喜，走进招呼。秋谷见是李子霄，也觉欢喜，便邀他一同坐下谈谈。李子霄不肯道："我那边还有客人，还是你到我那边去坐一回儿的好。"说着，不由分说，拉着便走。又让辛修甫、王小屏两个先走。秋谷见李子霄甚是爽直，只得依着他一同过去。正是：

偶失睚眦之意，白刃相加；重逢车笠之交，故人无恙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李子霄他乡逢旧友　　辛修甫谈笑讽良朋

且说李子霄不由分说，拉了三人就走，章秋谷因李子霄为人性直，便并不推辞，向着修甫、小屏招招手儿，一同跟了过去。李子霄先请辛修甫和王小屏二人坐下，他们素不相识，免不得彼此客套一番。章秋谷到了子霄那边，见还有一个客人，年约三旬，身材中等，倒也和霭近人，春风满面。秋谷便朝他拱一拱手，请教他的姓名，方知也是常熟富户，叫做沈仲思，因为他排行第六，大家都叫他沈六。秋谷应酬了他几句，正要坐下，忽见李子霄和沈仲思都是坐在两旁，主位上空着没有人坐，觉得有些诧异。正要问时，只听得莺声呖呖，从洋台上转进一个倌人，宝髻盘云，珠光照采，衣裳艳丽，态度妖娆。眉横远岫之烟，眼媚湘江之水，一步步的走到面前，好似那华月初升，春云乍展，仿佛惊鸿之影，依稀照月之妆，莲步移来，香风到处。倒把章秋谷的眼光提了一提，仔细看那倌人时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自家的相好，四大金刚里头的张书玉。暗想：这可糟了，我合他们闹到一起来了。张书玉见了秋谷，也不觉呆了一呆，停了一刻方开口道："倪当仔是啥人，想勿到就是耐。"说着向秋谷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便向主位上坐了下去。秋谷见了觉得诧异，忙问："为什么这般坐法，今天请客，可是你的主人么？"张书玉横波一盼，启齿嫣然，还未开口，李子霄

见张书玉和秋谷这般熟落，好似素来相识的一般，不觉疑惑起来，插口问书玉道："你和这位章大少可是一向认得的么？"

书玉听了李子霄这样口风，晓得他有了醋意，便连忙转口掩饰道："格位章二少爷，来浪上海滩浪，真真是多年格老牌子哉，稍微有点名气格倌人，陆里一个勿认得俚？勿要说是倪，就是金刚里向格林黛玉搭仔金小宝，也才认得俚格呀。"一面说着，暗中伸一只小脚，把章秋谷钩了一下，又微微的递了一个眼风，似乎叫他不要说穿的意思。秋谷会意，乐得假作不知，轻轻的几句话儿，就被他遮过去。李子霄听了，心上不觉释然。张书玉方回头过来，向秋谷道："今朝是倪专诚请格位李大人，搭仔沈大人，到该搭来吃大菜，难得碰着耐格二少，也肯赏倪格光，总算倪靠仔李大人格福气，今朝借花献佛，绷绷倪格场面。"秋谷听他说得文绉绉的十分客气，觉得好笑，便也调侃他道："阿唷，今朝书玉先生请客，是百年难遇格事体，倪阿好勿领耐格情，只怕倪无拨格号福气，吃仔耐格大菜，转去生起病来末尴尬哉。"这几句话说得好笑，修甫等一齐大笑起来。张书玉也忍不住抿着嘴儿好笑，笑了一回，书玉方才向秋谷说道："刚刚倪听见俚笃说，有两个外国人吃醉仔酒，拿仔洋枪打人，倪倒拨俚吓仔一跳，只怕外国人勿讲理性，瞎打一泡，打起倪来末，那哼弄法？勿壳张就是耐，耐倽格道理搭仔外国人两家头吵起来，阿好讲拨倪听听看？"秋谷听书玉说得夹七夹八的甚是可笑，不免约略和他说了一番。

正在还没有说完的时候，只见门帘起处，又走进一个倌人来。秋谷只道是陈文仙来了，正要叫他，却一眼看去，似乎要比陈文仙长些，缩住了口没有叫出来，再聚起眼光仔细看他时，秋水丰神，远山眉黛，西子凌波之步，夜来红玉之香，好像有

些认得，却又叫不出他的名字来。那倌人走到席间，先叫了沈仲思一声，又招呼了李子霄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向章秋谷等微微一笑，就在沈仲思身旁坐下。秋谷见了，晓得就是沈仲思做的倌人，见他年纪也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儿，风头却还甚好，两只眼睛，水汪汪的射来射去，甚是妖媚。秋谷暗暗的问张书玉，方晓得那倌人是兆富里的洪月娥。当下书玉便请各人点菜，秋谷和修甫等随意点了几样，秋谷向修甫道："文仙为什么这个时候还不见来？"修甫道："或者有什么客人，耽搁住了也未可知。"说着，又等一会，陈文仙方走了进来。张书玉因是主人，立起来招呼了几句。陈文仙就坐在秋谷左边，张书玉先开口向陈文仙道："刚刚耐阿晓得险格嗜！"

陈文仙并不晓得这件事儿，没头没脑的被张书玉这般一说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微笑答道："啥格事体，倪匆晓得啘。"张书玉便把方才的事和他说了一遍，倒把个陈文仙吓得来香汗淋漓，花容失色，半晌方透过一口气来。章秋谷见陈文仙这般关切，不觉触起心事来，低头默默，如有所思。陈文仙定一定神，急忙回头过来，问秋谷可曾被他打着，秋谷不觉哈哈笑道："若是被他打着了，我还能好好的坐在这里么？你怎么说出痴话来了。"修甫等听了都觉好笑。陈文仙自已觉得岔了话头，面上一红，趁势拉着秋谷的手和他不依道："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，倪搭耐说格闲话，总归一句也匆肯听，别人家匆好阿关得耐啥事？要耐去嗼嗼喤喤瞎说一泡，几乎弄出性命交关格事体。区得耐运气还好，覅拨俚笃打着，倘忙一格勿当心，拨俚笃打仔一枪，耐阿犯着掯脱仔自家格性命，去拚格排杀千刀格强盗坯。"文仙说着又道："格个辰光，耐来浪新马路打啥格流氓，阿记得倪劝仔耐几几化化格闲话，匆壳张耐一句也

勿听，总归原是格付脾气，格末乜叫真真无说法。”文仙说罢，不觉烦恼起来，背过脸去，佯佯不睬，秋谷和他说话，只是不理。秋谷没奈何，咬着陈文仙的耳朵说了几句，文仙故意嗔道：“晓得格哉，倍烦得来！”秋谷一笑，回过头来，搭讪着和李子霄谈了一回，当下照例点菜叫局，自不必说。

吃到十点多钟，方才散席。各人自到相好那边小坐，只有辛修甫不到西安坊，同着章秋谷到兆贵里去。到了院中，文仙先已回来，招呼坐下。文仙免不得又把章秋谷埋怨一回，秋谷只好笑而不辨。辛修甫向秋谷道：“今天这件事情，倒把我吓了一大跳，幸而文仙没有看见，不受虚惊，你没有见那当时的样儿，真正人也吓得坏的。”修甫说着，又向秋谷道：“我原晓得他们那班留学生，随便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没有一样做不出的，所以我暗中把你的衣裳拉了几回。你正是说得高兴，没有觉着，果然被他们听见，要和你拼起命来，你虽然没有被他打着，却也受了一个虚惊。究竟这样的人，正该把他送到捕房，问他一个凶器伤人的罪名，也好警戒警戒他的下次，怎么轻轻易易的竟是把他放走，可不便宜了他。”秋谷道：“你不晓得这当中的道理，我说出一个缘故来，你就明白了。他们开枪打我，自然情理难容，我们就把他送到当官，也算不什么罗织，但是他们和我没有什么冤家，不过听我骂他们的说话骂得刻毒了些，一时气极了，不顾利害，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究竟我和他们不是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，我既然没有受伤，放了他就是了，何必定要惊天动地的闹到当官，结这个无谓的冤家作甚？万一为了这事弄假成真，他们这一班留学生，当真的结了团体和我做起对来，从来暗箭难防，明枪易躲，我虽然不怕他们，却也防备他不尽，不如还是放他去了的好。我想他人非草木，此后也不

至于再来和我为难，你想我这话可是不是？”修甫听了恍然，不住的点头道是。

秋谷便对修甫说起打算就要回去的话，修甫也劝他不必久在上海，还是回去的好。文仙听了，急问秋谷道：“阿是耐说要转去？”秋谷点头，文仙又道：“格末倪搭耐讲格闲话，到底那哼？”秋谷微笑，朝他摇一摇头，文仙发急道：“耐格人啥格总是实梗，归格辰光，倪搭耐说格闲话，耐阿记得？故歇又是实梗搭倪格浆，倪定规勿成功。”说着，便柳眉颦蹙，杏眼含珠，着实的横了秋谷一个白眼。修甫在旁看了这个样儿，已经猜着了八九分的光景，只听得秋谷向陈文仙笑道：“你不晓得我的家事也有多少为难。第一，太夫人性情严厉；第二，我家计不过中资。如今若是趁了一时高兴，做了这件事情，将来万一有什么说话出来，我怎的对你得起？到了那个时候，不是要好，反是害了你的终身，你也要自家想想。”章秋谷这几句说话原是真心，不料陈文仙听了眼圈儿一红，反止不住掉下泪来。停了一回，方说道：“故歇倪也无啥说头，耐到陆里倪跟到陆里，随便耐叫倪那哼，倪总无啥勿肯。”秋谷又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我晓得自家福薄，消受不起你这样的人，所以不敢答应。”文仙听了他这样话风，生起气来道：“照样耐实梗说法，是拿倪当仔坏人，恐怕将来要出啥格毛病，耐倒自家想想看，倪阿曾有啥格地方待错仔耐，无拨真心拨耐看仔出来，耐倒说拨倪听听看。”秋谷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自从十七岁上出来，纵情花柳，歌场酒阵，整整的阅历了五年，做了无数的倌人，攀了许多的相好，没一个不是密意缠绵，深情宛转，赌神罚咒的定要从良，到得后来，一个也没有成功。所以你虽然一片真心，我却不敢相信。”

陈文仙听了气得粉面通红，蛾眉斜竖，逼着问道："耐既然实梗格念头，为倽倪问耐格辰光，一口答应，阿是拿倪(耐)来浪弄白相，寻倪格开心？嘴里向说出来格闲话赛过放屁。耐自家想想阿对得起人？故歇倪只有一句闲话，耐答应末也是实梗，耐勿答应末，也是实梗。阿有倽闲话说得明明白白，到仔故歇倒装起妈虎来哉，倪末白白里快活仔一泡，耐自家心浪，阿有点意勿过？"秋谷听了，自己回心一想，果然有些对不起他，但是要答应他，却又有好些的为难之处，没奈何，只得附耳和陈文仙细细的说了一番，指望他回心转意。不料陈文仙听了，愈加动气起来道："倪晓得自家格命苦，所以落到堂子里向做仔倌人，勿想嫁倽格大人老爷，过倽格好日脚，勿壳张碰着格客人，又是实梗样式。"说到此处，便咽住了，说不出来，眼中珠泪，一行行向下直挂。秋谷见了，心上觉得可怜，想要劝慰他几句，不想陈文仙倒动了真气，娇喘微微，泪流满面。

秋谷正在无可如何之际，辛修甫坐在旁边，呆呆的听着他们讲话，因为插不下口去，不便开言，见陈文仙气到这般模样，忍不住向秋谷道："这件事儿，却是你的不该，为什么既然答应了他，如今又要变卦，其实你们成就了这样好事，总算是一段美满姻缘，为何你一定不肯答应？"秋谷道："不瞒你说，并不是我不肯答应，实在有为难的事情，不好向你们细说的。况且他们堂子里头的人，总是吃惯用惯，我不过一个中人之产，那里供给得来？你想他们做着倌人的时候，把多少客人的家财精力，通通用在一人身上，尚且横不愿意，竖不称心，讨不着他们的欢喜，不要说一个人的财力，那里填得满无底的深坑？你想这件事儿，我那敢冒冒失失的就答应他？"修甫道："你的话虽然不错，我看陈文仙还不是这样的人，将来决不至于闹什

么笑话，你只顾放心就是了。”秋谷听了，正在踌躇，修甫忽然笑道：“我有一句话儿，你可不要见怪，你这个人，在朋友面上，极有义气，极有交情，若要讲到倌人面上的交情，却实在有些说不过去，委实的没有良心。”

秋谷听了，诧异起来，忙问：“你这话儿怎生说法？”陈文仙正在气得昏头搭脑的时候，忽听得修甫这样说法，也觉诧异，倒住了哭，呆呆的听他怎生说法。只听得修甫笑道：“大凡一个客人做着一个倌人，虽然不要处处认真，上了倌人的圈套，却也不好过于诈伪，学那王莽的谦恭。从来男女居室，人之大欲存焉，天下的事情，惟有这样地方，最是看得出一生的品行，若是一个人到了这等地方，还是满口胡言，满身诈伪，没有一点真心，这个人的居心就不可问了。你想花丛柳阵的地方，粉黛笙歌的境界，最容易激发真心，你虽然是个个中老手，却不能太上忘情，不过阅历既深，有些强制的工夫罢了。却不晓得资格渐深，天良渐泯，做了一个倌人，无论那倌人和他怎生要好，总是随随便便的没有真心，我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儿，像你这样的一个风流人物，又天天混在那脂粉丛中，绮罗队里，居然毫不动心，没有一些儿迷惑，不是那元奸巨恶，和曹孟德一样的行为，就是个木偶刍灵，和晋惠帝一般的人物。我劝你还要诚实些儿，宁可做一个明知故犯的瘟生，不要学那些奸巧刁钻的行径，你的意思以为何如？”这一席话，竟把一个能言善辩的章秋谷，骂得顿口无言，眼睁睁的看着修甫，看了半晌，忽然哈哈大笑道：“骂得好，骂得好！我自从出世以来，没有个人把我骂得这般结实，你今天的几句说话，却正搔着我的痒处，说到我心眼上来，真是佩服得狠。”修甫听了，也笑起来道：“我不是有心骂你，不过是议论现在的嫖客罢了，你

可不要多心。”秋谷笑道：“我也不是个怕骂的人，只要你骂得有理，就多骂几句何妨。”说着，两人又笑了一会，陈文仙又向修甫诉说道：“辛大少，耐想想看格号事体，俚阿对倪得起？”修甫听了，又委曲劝解了陈文仙一番，却向秋谷说道：“我看文仙狠可娶得，你不妨答应了他，不要学那李益一般，做那负心男子。”正是：

　　水殿春风之影，镜里情郎；摩登软幛之图，画中爱宠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章秋谷名花成眷属　　张书玉陌上遇萧郎

且说陈文仙对着辛修甫说道："俚耐说倪勿是真心，倪格心只有自家晓得，勿好挖仔出来拨俚看看，故歇倪只有两句说话，无啥别样花头，第一勿要俚格洋钱，第二随便俚那哼分付，闲话说到仔实梗样式，俚耐还要说倪勿是真心末，听凭俚自家格良心好哉。辛大少倪格事体瞒勿过耐，要讨倪转去格客人勿止一格，倪要无拨真心待俚末，老早嫁仔人哉，陆里等得到故歇。"修甫听了，点头叹息，便又开导了秋谷一会。秋谷此时见陈文仙果是真心，心上已有八九分懊悔，不该这样的回他，现在又被辛修甫劝了几句，自然顺水推船，一口应允。文仙见秋谷已经答应，方才眉锁重开，梨涡浅晕，收拾了一天烦恼，打叠起无限娇柔，喜孜孜的提起精神，应酬他们两个。秋谷便向修甫道："这件事情，我虽是已经应允，却还要回去一趟，和家内说明了委曲的情形，方能成就，现在却不能就这般草草的娶他。"文仙瞅了秋谷一眼道："耐格闲话，有点妈妈虎虎，勿好算数，倪倒勿相信耐格枪花。"秋谷道："这一回不比前番，有修甫在中间介绍，不是我们两个的事情，我若再要反悔，非且对不住你，并且对不住朋友了。"当下彼此商量一会，说明秋谷过了月半，回去一趟，至多耽搁一月，再回上海来办陈文仙的事情，三面讲得明白。文仙恐怕章秋谷还要反悔，

又问得着着实实的，估量着没有什么变动。好个陈文仙，当（上）时叫了娘姨进来，和他说明嫁人，叫相帮去把牌子除下。娘姨呆了一回，虽不愿意，但陈文仙不欠他们的带挡，不好拦他，只得骨都着嘴，自去分付。

辛修甫见文仙做事这般剪绝，暗暗称赞，秋谷见他如此，自是欢喜。文仙又当场叫了本家上来，叫他把帐算清，房钱认他一节，因是节后不多几日，不过四十几台菜钱，算起来倒还不甚吃重，又叫秋谷和他去看房子，预备搬场，回报了一个娘姨，一个大姐，宝珠姐仍旧暂时服侍。文仙还有一个小大姐，也叫他一同过去。秋谷替他算了一算本家的帐，约着不到一千块钱，便打了一张一千块洋钱的票子，交与文仙，叫他开销一切，又另外赏了房间里一百块钱。文仙起初还不肯要，秋谷道："你虽然不要我的身价，难道好趔反要你贴钱？况且我也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必这般客气。"文仙方才收了，章秋谷一连看了几天房子，在新马路租了一所两楼两底的洋房，把陈文仙搬了过去，自己也把吉升栈内的行李搬到新马路来，和陈文仙住在一起。正是：

花枝并蒂，春融秦女之萧；蛱蝶同心，月满温家之镜。双星无恙，碧落团圆；三千天女之场，一枕风流之梦。脂香满满，未销宝鼎之烟；人面田田，占尽柔乡之福。

章秋谷这边的事，按下不提。如今且把李子霄、沈仲思的来历补叙一番。

看官且住，在下这部小说，原名叫做《九尾龟》，又叫作《四大金刚外传》，如今做到五集，差不多就要结束全书，不得不把他们的事实，再细细的补叙一回。那四大金刚里头，陆兰芬已经死了，金小宝暂时收场，不做生意，却和贡春树住在

一处。林黛玉住在惠秀里内，算个住家，有向来相熟的客人，也可过去坐坐，他自己却竟是销声匿影的不大出来。只有张书玉仍旧住在新清和坊，艳帜高张，香名愈噪，真是枇杷花下，车马如云。每天牵算起来，总有五六场和，十余台酒，那生意比先前好了几倍。书玉得意扬扬，十分高兴。

有一天，书玉坐着轿子，在一品香出局回来，轿子走到大新街口，忽然迎面撞过一个客人，正在四马路走过，轿子走得甚快，那客人也低着个头直撞过来，恰恰的撞了一个照面。轿夫避让不及，彼此一碰，把那客人仰面朝天的跌了一交。那客人在地下扒了起来，心中大怒，一把扭住了轿夫的衣服，喝道："你走路不带眼睛的么？乱撞你娘的什么！"轿夫见那客人衣服丽都，气概出众，却也不敢得罪他，况且委实把他撞了一交，只得陪着笑面，说声："对不住，实在没有看见。"那客人那里肯放，要叫巡捕到来，把轿夫带到捕房里去。张书玉坐在轿中，一眼看见那客人的手上带着三个金刚钻戒指，晶莹夺目，光彩照人，身上穿着一身外国缎子的衣服，颜色配搭得甚是匀衬，更兼仪表轩昂，身材俊伟，生得倒还不俗。看了他这般气派，晓得定是个有钱的阔客，便有心要笼络着他，对他嫣然一笑道："大少对勿住，总是轿夫勿好，碰仔耐一交筋斗，勿得知身浪向阿曾碰痛？"说罢，星眸低漾，杏脸微红，含羞带笑的瞧了那客人一眼。这一个眼风，就把那客人的身体酥了半边，动弹不得，本来是一腔怒气，不肯干休，被张书玉这样一来，不知不觉的把心上的焦躁，一霎时销化个干干净净，连忙放了轿夫，笑嘻嘻的答道："不妨不妨，没有什么要紧。"那眼睛却紧紧的钉着张书玉看个不住。张书玉见了，晓得他已经入彀，又微微一笑道："晏歇点阿到倪搭去坐歇，倪来浪新清和

第三家。”那客人听了大喜道：“狠好狠好，停回儿我一定过去。”书玉笑道：“晏歇点要来格哩？”那客人连连答应，轿夫放开脚步，径自前行。临走的时候，书玉还欠起身来，回头一笑，略略的朝他点点头儿，一直回新清和去了。

那客人见张书玉径自去了，只觉得晃晃荡荡的好像神魂还没有归窍一般，虽然想起没有问他的名字，到清和坊那里去寻，便急急的那边一看，见张书玉的轿子，影影绰绰的还在前边，连忙三脚两步赶上前去，把轿后的龟奴一把扯住。轿夫倒吃了一惊，问他为什么这般样子。那客人便问他倌人的姓名，轿夫见他气喘吁吁的甚觉好笑，便替他说了。书玉坐在轿中听见，把跟局的娘姨金珠叫了过来道：“倪先坐仔轿子转去，耐同仔格位大少慢慢交来。”金珠答应一声，那客人更是欢喜，同着金珠在马路上慢慢的走着，一头夹七夹八的扳谈。大新街口到新清和坊本来不多几步路儿，不一刻已经到了。金珠在前引路，那客人跟在后边，上了扶梯，已见张书玉换了一身衣服，笑迷迷的立在楼门口道：“倪晓得耐就要过来，倪等仔耐一歇哉。”那客人到了此时，神魂飘荡，觉得身体虚飘飘的，好似在云雾中的一般。张书玉拉着他进了大房间，亲手替他宽了马褂，推他坐下，方才问他的姓名。你道这客人是谁？原来就是那李子霄。当下敬过瓜子，书玉着实的敷衍了他一番，当夜就摆了一个双台，闹到三更多天，方才散席。

自此一连几天，李子霄夜夜碰和，朝朝摆酒，闹得烟雾尘天，在李子霄的意思，原想要转张书玉的念头，无奈张书玉虽是待他要好，晚间却总不留他，李子霄也不好意思开口。论起这李子霄的为人来，却也甚是精明，随便什么世故人情，一概瞒

他不过，就是在嫖界里头，也着实的有些资格，不比那一班土头土脑的瘟生。但是有一桩毛病不好，见了倌人，一个个都是好的，并且一见了面，就想要转他的念头。虽然狠肯花几个钱，却自家打定主意，不肯落他们的圈套，所以有些倌人都要嫁他，他却咬定了牙齿不肯答应。不料一见了张书玉的面，就由不得神魂颠倒起来。那四大金刚的手段，名不虚传，他不想你的念头则已，想了你的念头，却总要比他人来得辣些。这几天，张书玉放出全身本事，把一个李子霄哄得一心一意都在张书玉的身上。张书玉却又拿定主意，不肯叫他轻易近身，故意打情骂俏的做出那一种亲热的样子，弄得李子霄这又不好，那又不好，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团团乱转。

有一天，李子霄在票号里头，刚刚起身，还未梳洗。张书玉要笼络李子霄的心，起了一个大早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丰态娇娆，带了一个娘姨，坐了轿子，竟到李子霄票号里来。其时刚敲十二点钟，由李子霄的家人引进房内，笑盈盈的叫了一声。李子霄见了，喜出望外，连忙叫他坐下，只听得张书玉道："李大人，耐倽格刚刚起来，阿是昨日仔辛苦哉。"李子霄听了一呆道："我除了碰和吃酒，没有别的事情，我有什么辛苦？"张书玉掩口笑道："勿是呀，作兴耐昨日仔到仔相好搭去住夜，辛苦仔点，所以今朝起来得晏哉，耐自家照照镜子看哩。"说着，又低声问道："李大人阿对？"李子霄听了笑道："你这说话甚是奇怪，我昨日若真个住在相好院中，现在这个时候怎么就得回来？况且我在上海除了你，那里还有什么相好？你倒说说我听。"书玉面上一红道："倪末陆俚有格号福气？"说着，就溜了李子霄一眼，李子霄见了，满心欢喜，一面洗脸，一面和张书玉天南地北的扳谈。书玉又见李子霄的头发蓬了，

便问他要出梳具来，要自己和他梳头。李子霄打着苏白笑道：“阿唷，书玉先生实梗格红倌人搭倪来打辫子，格是勿敢当格啘。”书玉听了，对着那个娘姨道：“耐听听看，说得阿要好听。”又向李子霄道：“李大人，耐勿要实梗客气，故歇倪搭耐打条辫子，耐就要搭倪客气，晏歇点……”张书玉说到此间，粉颊低垂，含羞微笑的说不下去。李子霄逼着问道：“你怎么说话只说半句？说下去。”张书玉又嫣然一笑，接下去道：“也客气勿尽啘。”李子霄听了这两句话儿，真是乐不可支，满心奇痒。当下张书玉和李子霄打了一条辫子，李子霄又留他在票号里头吃饭，书玉一口应允，并不推辞。

李子霄也是个老于此道的人，晓得倌人有时看望客人，不肯在客人那边吃饭，一定要客人在那倌人面上有了非常资格，方才做得到这般田地。张书玉看待李子霄虽然要好，却还只是那表面上的交情，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，今天居然破格赏光，肯在李子霄那里吃起饭来，也算得是李子霄特别的场面了。当时李子霄叫当差的去关照一声厨房，说有客人吃饭，叫他们另添几样菜来。当差的去不多时，已经开进饭来。本来是六碗饭菜，如今有了客人，添了四个热炒，四只荤盆，另外又是一壶绍酒。李子霄便让张书玉坐下，竟是两人对酌起来，那菜虽是不多几样，却做得甚是精致。张书玉竟不客气吃了几杯酒，又吃了一碗饭。因李子霄酒量颇好，书玉亲自与他斟酒，直至完了一壶，方才吃饭。当差的舀上一盆水来，娘姨拿出带来的镜匣放在桌上，书玉对着镜子，略略的添些脂粉，又揩了一把面，回头过来，见李子霄恰好吃完了饭，正要洗面，书玉便亲手绞了一把手巾，走过去和李子霄并肩一坐，一手搭着他的肩头，一手拿着手巾，和他揩了一把。李子霄只闻得一阵剩

粉残脂的香气，在那手巾上直透出来。正是：

碧城十二，相思六曲之屏；金粉三千，云雨前身之梦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

李子霄销魂春照夜　　沈剥皮拼命死贪财

且说李子霄闻得一阵香气，直钻入鼻孔里来，觉得今天张书玉陪他吃一顿饭，竟是破格的事情，心上十分高兴。张书玉又向他笑道："倪生意末做仔好几年，从来覅到客人搭吃歇过饭，今朝耐李大人说仔，倪勿好勿答应，晏歇点说起来，总说是倪搿仔耐李大人格台，换仔别人留倪吃饭，倪阿肯答应？"李子霄听了，更是欢喜。张书玉和他说说笑笑，甚是投机。直到傍晚时分，张书玉竟是坐着不走，李子霄暗觉诧异，问他可有什么话说，书玉佯嗔道："阿是无拨事体，倪勿好来格。"正在还要说下去的时候，早见书玉的相帮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搭局票递与娘姨，又说了一遍，无非是姓张的叫到聚丰园，姓李的叫到金谷春，要叫书玉早些回去。书玉故意皱着眉头，道："倍要紧呀，耐转去说。"转过来，又回头向李子霄道："格排客人末叫讨气，叫倍格断命堂差，倪难得今朝一日天，搭耐讲讲闲话，心浪倒蛮快活，刚刚俚笃又来叫倍格堂差，勿得知倍格道理，看见仔俚笃格付架形，就觉着心浪勿舒齐，说来说去，倪格碗堂子饭直头勿要吃哉，赛过勿是自家格身体，真真作孽。"

李子霄倒解劝了书玉一番。停了一回，书玉并不想走，院中接连来了两个相帮，说叫局的催过了两回，又有两起客人坐

在房内等他回去。书玉听了，把头一别道："倍格希奇勿煞，要悟笃实梗发极，一转两转吵勿清爽，阿怕倪勿晓得。"相帮听了，不敢开口，倒是李子霄看了不过意，便对书玉道："你院中既有客人，又要出局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应酬客人，不必在此间耽搁，不要回来脱了局，得罪了客人，要是闹些闲话出来，叫我心上怎么过意得去？"书玉听李子霄叫他回去，斜了他一个白眼，嗔道："耐倒好格！阿是来浪讨厌倪，赶倪转去。倪好心来看看耐，耐倒是实梗样式，耐格人阿有良心？老实说，格号客人，倪本来勿高兴做，脱仔局也无倍希奇，比方耐李大人叫倪格局，倪阿好勿来？像俚笃格排客人，倪生来勿去应酬，高兴末多来来，勿高兴少来来，倪也勿见得靠仔格挡码子绷倍格场面，李大人，耐说阿是？"李子霄见张书玉这般要好，不好再说什么，口内虽是这般说法，叫他不要得罪客人，心上却自是欢喜。

张书玉直坐到上灯以后，约有九点多钟，院中的相帮一连来了几趟叫他回去。书玉装出无奈的样子，又向李子霄叮嘱了无数的话，叫他今晚一定要来，李子霄自然答应。张书玉方才一步一回头的，坐了轿子走了。子霄又到别处去了一转回来，便直到书玉院中，当夜又摆了一个双台，请的客人，便是那沈仲思首座。

原来这沈仲思，本来是杭州人氏，寄籍虞山，他父亲名叫沈近园，足足的有二三百万产业，不要说是别的，就是常熟城内的田，竟被姓沈的占去十分之二，你想可利害不利害？这沈近园生了七个儿子，那五个都是少年夭折，只存了沈仲思兄弟二人。沈仲思还有一个兄弟，排行最小，名叫沈幼吾，因他排在第七人，都管着他叫沈老七。但是沈近园虽是个头等富家，生

性却十分吝啬，真是一毛不拔，算尽锱铢。你要和他商议别件事儿，他总没有什么不肯，若要和他商议到银钱上去，这却杀了他的头，他也不肯拿出一个钱来。他又有一件毛病，不肯把银子放到庄上去生利钱，只说这些钱庄都靠不住，他要是把我的银子拐在家里，自己却一溜烟跑了，我可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去呢？所以情愿把银子放在家里，再也不拿出来。在家里另外起造了一间房子，四边都是铁打的窗棂，只有一扇小门出入，这间房子专为存放银钱，除了他自己一个人，余外的任是什么人儿，也不放进这间密室。他放钱的法儿却又与众不同，也不是用保险钱箱，也不是用太平银柜，你道他怎生的放法？说也奇怪，他把那历年积蓄的洋钱一封一封的排在地下，又怕没有数目，自己年纪大了记不上来，他又想了一个法儿，把一万块钱堆作一排，整整的堆了数十余排，他却对人说道："我若不是这般排法，万一有贼进来，偷了三百五百，一千八百，我那里查考得出？像这样的一万洋钱一排，那做贼的任是再有通天本事，也拿不动这一万洋钱。"人家听了，都笑他是个痴子，他也不以为意。

沈近园虽然吝啬，家中倒有好几房的小老婆，头上插的，手上带的，都是金器，身上穿的，却又都是布草衣裙。有些好事的人问他道："你家里那几个如夫人，为什么插带的都是金器，穿的却又都是布衣？你既是舍不得钱给他们穿着，怎么又肯花钱打造首饰呢？"他却回答得好，说："你们晓得什么？我的算盘真是精益求精，你们那里想得这步田地？你想金银首饰带在他们头上身上，就是隔了十年二十年，也还是这般轻重，没有什么吃亏。那绸缎衣服，花了许多的钱做来着在身上，着了一年半载，最多的也不过三年五年，着得稀碎破旧的一个大

钱也不值，岂不是白白的赔钱？”那问的人听他这般说法，不觉哈哈大笑，佩服他的算计真是精明，出来对别人说了。从此就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沈剥皮”。

这沈剥皮虽然啬刻，他的那两个儿子却是著名的洋盘，在外边结识了一班篾片，一天到夜的各处乱闯乱跑，大把的银子捧出来，就像水一般的往外直淌。但是沈剥皮的家教极严，等闲不许他儿子走出大门一步。这两个宝贝，只是背着沈剥皮在外面打架闹事，无所不为，沈剥皮犹如醉在梦里一般，那里查察得着。但有一样，沈剥皮的银钱都是自家经手，这两个儿子摸不着他一个大钱。他们又想出一个主意，兄弟两个大伙儿商量，偷偷的叫了铜匠配了银房的钥匙，候着晚间，沈剥皮睡了，开了房门进去，偷了一个饱。又为偷得少了，恐怕被沈剥皮查了出来，索性一偷就是一排。偷了一万块钱出来，兄弟二人大家分用。这沈剥皮虽然算计精明，却只晓得要钱，别的事情都有些糊里糊涂的。他以为把历年积蓄的银钱放在这间密室里头，四边又是铁打的窗棂，就着生了翅膀，扁着身子，也不用打算进去，心上道是千妥万当的了，就是进去安放洋钱的时候，也不去查点数目，就是这样糊糊涂涂的过去。

这兄弟二人偷了一万洋钱出来，用完了便再进去偷，一连偷了好几回，见沈剥皮并不查点，越发放大了胆，索性多偷几排，挥霍一个畅快。又偷了几次，沈剥皮渐渐的有些疑心起来，对他两个儿子说道：“怎么我的洋钱，只有一排一排的堆上去，不见他一排一排的长出来，老是这个样儿，可是个什么原故呢？”他儿子听了，吃了一惊，连忙遮掩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多疑多虑，那里有这样的事情，难道我们这样的高房大屋，还有什么贼人进来么？”沈剥皮听了，想想儿子的说话不错，

也就罢了。沈幼吾又嫌家里的住房不好，在自己对门买了一块大大的地基，造起一座洋房，又怕被沈剥皮晓得了是不得了的，便叫一个手下的篾片，捏一个假名，径到沈剥皮家中拜会。见了沈剥皮，只说是苏州人氏，为的常熟地方甚好，所以买块地基起些房屋，算他是别业一般，现在工程将要落成，特来拜拜邻舍。沈剥皮听了甚是相信，反恭恭敬敬的送了他出去。隔了几天，沈剥皮穿得衣冠齐楚的过来回拜，恰恰的沈幼吾坐在中堂，高谈阔论的和那一班清客讲话。抬起头来，看见沈剥皮穿靴戴帽的走进中堂，只把他吓得屁滚尿流，一溜烟从后门逃了出去，却叫一个家人出来挡驾。沈剥皮还心中有气，说他瞧不起人。

沈剥皮一天到晚只是呆呆的坐在家中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，便是盘算银钱，别的事情一件也不在他心上。早晨不到天亮就要起来，晚间刚刚天黑就叫关了大门大家睡觉。临睡的时候，还要自己到各处门口细细的查看一回，又亲手把一重重的门通通锁得结实，方才放心。到了晚上，不许家人们点灯睡觉，他明说是小心火烛，其实却是节省灯油。大约沈剥皮的家里，从正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，也用不了一斤灯油。沈剥皮这样的小心防范，算得是顶真的了。谁知他那两位贤郎，候他睡了，拿出身边预备的钥匙，把一重重门上的锁一齐开了出去，直到三更四更方才回来，悄悄的仍旧把门锁好，一些也看不出来，沈剥皮那里晓得？

有一回，沈剥皮打发儿子沈仲思，到上海的一爿什么当店里头盘查帐目，顺便查查别处的什么钱庄、绸缎店的出入。沈剥皮以为他生出来的儿子，一定也和他自己一般，所以竟是放心大胆的叫他前去。不想这沈仲思在常熟的时候虽是荒唐，不免总有些

儿忌惮，恐怕沈剥皮晓得风声不是顽的。现在到了上海，真是海阔从鱼跃，天空任鸟飞，那里还有什么顾忌？更兼上海这个地方，是花天酒地的擅场、纸醉金迷的世界。沈仲思到了上海，便是拼命的狂嫖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嫖得昏天黑地，一塌糊涂，竟把好好的两处钱庄，一处绸缎号，一处洋货号，轻轻易易的盘给别人，顿时手头有了四五十万银子，越发的不想回去，只在上海地方昏昏沉沉的度日。沈剥皮连连的写信到来，催他回去，他也置之不理。

不知怎的，这件事情漏了风声，竟被沈剥皮晓得，只气得怒发冲冠，浑身乱抖，气到极处，圆睁两眼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一口气接不上，竟是一个鹞子翻身，跌在地下，晕了过去。家人们慌了，连忙去寻了沈幼吾回来，请了两三个医生，开方施救，直到半夜，方才渐渐的醒转，吐出一口浊痰，慢慢的说出话来。还是气得咬牙切齿的，想要亲自赶到上海去和他儿子拼命。无奈刚刚晕了过去，人的元气未复，手脚瘫软，一动也动不来，无可奈何只得罢了。却因儿子不肖，败了他的家财，恨入骨髓，预备了一条极粗的麻绳，要等沈仲思回来，用绳把他勒死，只恨的自己一时不能全愈，活动不来，发狠说："养好了病，定要亲到上海找他，这样的儿子还不如死了的干净。"照这样的说起来，沈仲思的一条性命，竟有些岌岌可危。幸而沈仲思的妻子在家，听了沈剥皮的说话，到底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不由的心惊胆战起来，急急的写了一封信，寄到上海和沈仲思说知缘故，叫他千万不可回来。

沈仲思得了这个信息，大吃一惊，晓得沈剥皮的脾气，别样事儿还好将就得过，惟有用了他的银钱，却是不共戴天的仇恨。他说得出来，却就做得出来，这件事儿，竟没有个挽回的方

法。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一个计较来，只急得咳声叹气，抓耳搔腮。就有一个篾片教他主意，叫他发信回家，装得自家病重，要叫家里一个人来。到得家人来了，竟用一口空棺，装些砖头石块，充作死人，停在公所，让那家里的来人，把棺材搬回家去。自己却有了银钱在手，没有什么做不得的事情，尽顾租了房子，长长久久的住在上海，一则免了家中拘束，二则躲了这场是非，岂不是绝妙的一个主意？沈仲思听了这个主意，心中大喜，连赞："好个妙计，他们那里想得出来？"当下果然就如法泡制的打了一个电报回去，假说自家病重，要叫他夫人赶紧前来，一面安排了一口空棺停在会馆里头，什么灵牌孝幔，一齐预备停当。这叫做"装龙像龙，装虎像虎"，免得别人看见样儿不像，要起疑心。那边沈剥皮接着了病重的电报，非但并不吃惊，反说："这样的不肖子孙留他何用，让他死了也罢。"沈仲思的夫人听了，倒大大的吃了一惊，连忙收拾收拾，要到上海去看仲思的病。正是

瞒天造谎，犹留鸿爪之痕；同室操戈，岂有天伦之义。

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

假病危瞒天造谎　　打官司教士分家

且说沈仲思假装病重，打了一封电报回去，他夫人那里晓得这个信是假的，认真的着急起来，收拾些随身衣服，便要到上海去。本来要想邀沈幼吾一同前去，路上好有些招呼，谁知沈剥皮深恨仲思，不许幼吾同去，只得罢了。当下沈仲思的夫人雇了一只快船，一路凄凄惶惶的赶到上海，偏偏又遇着了顶头逆风，足足的走了三天方才到了。船刚到岸，沈仲思夫人心急如箭，连忙打发了一个家人上去问信，自己随后上岸，也不坐轿子，只坐了一部东洋车赶上岸来。不料那家人赶到沈仲思的寓处一问，他们是预先计划好的，一见有人来问仲思的信，仲思便自己躲了起来，叫人回复道："沈某人已经死了两天，灵柩都停到公所去了，你还来问的什么信儿？"

原来沈仲思恐怕他兄弟同来，被他撞见，所以吩咐手下的人这般说法，想不到他兄弟不来，来的倒是他夫人一个。当下那来的家人听了，不觉大惊，连忙拔起脚来，飞一般奔回原路。恰恰的在半路上，遇见了少夫人的车子，只见他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的极声喊道："少奶奶，不好了，少爷已经过世了两天，连棺材都停在浙江会馆去了。"仲思的夫人听了，好似那高楼失足，大海沉舟，一霎时万箭穿心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只觉得烘的一声，三魂七魄，一齐飞出顶门，飘飘荡荡的不知散归

何处，几乎跌下车来。幸而跟来的一个娘姨有些见识，便向那家人说道："既然事已如此，也不必再到寓所去了，还是一直径到浙江会馆停灵的地方去了再说。"家人听了点头称是，便叫车夫掉过车头，回到浙江会馆。此时沈仲思的夫人坐在车上，就似木雕泥塑一般，那眼中的珠泪，一片汪洋往下乱滚。在马路上又不好放声大哭，恨不一步就跨到浙江会馆来。不一刻，到了门前停下，沈仲思的夫人三脚两步走了进去，问明了停灵柩的地方，扶着娘姨的肩头，一路哭着，直抢进去。只见一间灵室，高高的挂着孝幔，供着灵牌，两枝白蜡辉煌，一段香烟缭绕。沈仲思的夫人见了这般光景，止不住一阵心酸，号淘大哭，直抢进灵帏里面，抱着灵柩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泪干声尽。

这里沈仲思的夫人正在呼天抢地，痛不欲生的时候，忽地的灵帏一起，走进一个人来。旁边的娘姨抬起头来一看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直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一交跌在地上，色色的抖个不住，那喉咙口好像塞了一个棉团，要叫喊也叫喊不出。这来的人竟走到他夫人身畔，拍着他的肩头道："不要哭了，这棺材是个假的，我好好的现在这里，一些也没有什么，你且住了哭，定一定神再和你说。"沈仲思的夫人，正哭得发昏，忽听得有人和他说话，好象自己丈夫的声音，急忙勉强忍住了哭，抬头一看不觉也吃了一惊。你道来人是谁？原来就是沈仲思。他本来派了两个手下的人，在停灵地方照看香烛，又晓得家内有人到来，恐怕露了破绽，连忙叫一个人到浙江会馆去打听消息。到得那里，听见他夫人在那里号啕痛哭，甚是伤心，晓得叉了话头，却又不好上前去劝，只得急急的回去报知。沈仲思听了，连连顿足道："坏了坏了，都是我自己粗心，这是那里说起？"连忙的跳上马车，赶到会馆，早听见他

夫人在里面哭得伤心，打动了沈仲思的心肠，就也落了几点眼泪，大踏步走进孝幔，也不及说什么别的，只好先劝住了他的哭，再作计较。

他夫人抬头见了，不免也是一惊，忽然一个念头赶上来，把沈仲思拦腰抱住，哭道："我和你十余年的夫妇，你就是死了，我也不怕，我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味儿，你快些同了我去。"一面说，一面哭，倒把个沈仲思牵动情肠，十分感激，由不得也吊下泪来，连忙安慰他道："你不要这样的伤心，我实在并没有死。"就把自己有心装死，躲过这场是非的话和他夫人说了一遍。他夫人还不肯相信，沈仲思又重新把前事说了一番。他夫人又呆呆的想，想了多时，见沈仲思说话有声，行步有影，方才相信他真没有死。定了一定神，向沈仲思道："我这身体，觉得虚飘飘的一些也没有着落，倒底今天的事情是真是假，不要是我在这里做梦么？"沈仲思笑道："青天白日，好好的人，那里做什么梦？你放定了心，不要疑疑惑惑的。"他夫人听得这般说法，方得明白，却痛定思痛，喜极生悲，不觉又哭起来，沈仲思连忙劝住了。他夫人免不得要把沈仲思埋怨一番，沈仲思低头谢过，一同走出孝堂。娘姨在地上听了，方才扒起身来，跟着二人一同出去。见了沈仲思，还是做眉做眼的有些害怕。

那知走到中间，刚刚常熟来的两个家人也撞了进来，正和沈仲思撞了一个劈面。两个家人一见沈仲思在内走出，只认白日显魂，吓得个冷汗浑身，毫毛直竖。一个胆小的家人，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一个胆大些的，回过头去，撒腿便跑。沈仲思甚是好笑，正要叫他，恰好跟着沈仲思来的家人也走进来，拦住了他说明原委，方把他同了回来。又把地下的那一个也扶起来和他

说了。那两个家人立在一旁，兀是有些心惊胆战。沈仲思便同了他的夫人，回到寓处，住了一夜。大家商议停妥，沈仲思叫他的夫人假装穿孝，扶了灵柩回去，好瞒住那沈剥皮。他夫人起初不肯，沈仲思再三央恳，只得勉勉强强的应允了。沈仲思又和他夫人说明，回去之后，再想法子接他出来。他夫人当真搬了一具空柩，回到常熟。沈剥皮那里晓得，并不伤心，只说："这样没出息的东西，死了还是家门之幸。"沈幼吾本来和沈仲思兄弟不合，也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。沈仲思的夫人，又吩咐了带去的家人仆妇，不许乱说，果然一些破绽也看不出来。

谁知隔了多时，终久事机不密，被沈幼吾看了些儿毛病出来，便暗暗的盘问家人，被他问得个明明白白，便写一封信去给沈仲思，说他不应诈死骗人，干得好事。又吓呼他哥哥道："这件事儿虽是父亲没有晓得，究竟不该瞒他，回来万一晓得了风声，连我也担当不起，若要我替你遮瞒这事，每年须要津贴一万洋钱，总算你自己买条活命。"这封信到了上海，沈仲思见了又惊又气。想了一会，竟没有什么法儿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依了他兄弟的话，每年孝敬他一万洋钱，差不多就象纳贡一般，不敢推扳一点。直至后来沈剥皮死了，沈仲思方敢回来，要和他兄弟分家。不想沈幼吾又起了个独吞家产的念头，竟是咬定牙齿，一些不认，说："我哥哥已经死了几年，如今葬都葬了，这是大家晓得的，那里又跑出一个哥哥来，要分什么家产，这不是有心图赖么？"沈仲思听了他兄弟这般说法，心中大怒，便请了许多的公亲族长，来商议这件分家的事儿。有几个无耻的亲族，受了沈幼吾的贿赂，便帮着沈幼吾说话，有几个公正些的，只好两边劝解。无奈沈幼吾咬定牙齿坚不承认，只说他当初怎样的荒唐，沈剥皮要用绳子把他勒死，他着了急，方才

想出这一个装死的法子来，如今却又要承受遗产，那里有这样的事儿？又向沈仲思道："你开口闭口，总说一样的儿子，为什么承受不得遗产？你可晓得父亲存日，早已不把你当作儿子，你如何还要想来顶受家财？比如人家的儿子，已经贴了革条，革出祠堂，难道也好承受产业么？"议论了一天，也议不出个道理。沈仲思气极，便往常熟县告了一状。那知批出来仍是亲族理处。兄弟两个一连争闹了几天，究竟田房产业都在沈幼吾的手中，沈仲思竟闹他不过，没奈何回到上海和人计较。

又有一个人和他出主意，叫他拜在一个天主教士的名下，要请他出来帮忙，说明分家之后，把所有的家财产业，提出二成，捐入教会。那教士听了大喜，果然同了沈仲思径到常熟，先到县里拜了县官，和他说了，要他秉公审断。那知县大老爷见是外国人的事情，那敢违拗，诺诺连声的答应，立时立刻的出了一张传票，传沈仲思兄弟二人到案。沈幼吾听得有外国人帮着他哥哥出头打官司，登时就吓矬了一尺，要请几个亲族出来做个见证。那些亲族听见说有外国人在内，谁敢多事？一个个缩着头颈，死也不肯去。沈幼吾没奈何，只得硬着胆子，自己到案。县大老爷着实训饬了他几句，叫他听断具结，把父遗财产兄弟均分。沈幼吾不敢不听，只得当堂具下结来，兄弟二人一齐退出。此时沈仲思得意扬扬，沈幼吾垂头丧气，到了家中，邀齐亲族，把所有的现钱产业分作两分，兄弟二人各得一分。沈仲思得了这些财产，便在上海买了一处房子，把家眷接在一起，竟不想回到常熟去了。果然把那财产提出二成来，也有十多万银子，送与教士，一齐捐入教堂。算起来他们兄弟分家，只便宜了一个教士，轻轻易易的几句话儿，就卖了十数万银子，这叫做"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"。

看官试想，天下只有儿子死了，旁人瞒着他的父母不叫晓得。那有儿子现在好端端的活着，却瞒着父母说是死了的道理？这可是一件绝妙的新闻，更可笑的是沈仲思怕他兄弟在父亲面前漏了风声，每年孝敬他兄弟一万洋钱，买他个不开口，从古以来，只有将钱买命，那有花了银钱自家装死的道理？这样的笑话不要说是自家眼见，就是听也不曾听过，可算得少见多怪，无偶独有的了。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

只说沈仲思叫了个兆富里的洪月娥，一到台上便咬着沈仲思的耳朵，唧唧哝哝的讲个不住。李子霄晓得洪月娥和沈仲思是有交情的，看见他们台面上这般要好，不觉心上有些热剌剌的起来。张书玉坐在背后把李子霄的衣服一扯，李子霄回头过来，书玉低声笑道："耐看俚笃两家头恩得来。"李子霄微笑不语，一会儿看看洪月娥，一会儿又看看张书玉，书玉低问："看啥？"李子霄不答，只是呆呆的看。书玉伸手过来拧了他一把，背过脸去，却慢慢的回转秋波，偷看李子霄的脸面。不防李子霄也在那里看他，恰恰的四目偷窥，两心相印，书玉不觉低鬟一笑，脉脉含情，李子霄趁此也咬着书玉的耳朵说了无数的话。书玉只是含笑摇头，李子霄怃然若失，又见洪月娥和沈仲思恩爱缠绵，一直坐着不走，等到将要散席，逼着他一同回去。沈仲思还有些迟迟疑疑的，月娥一定不肯，把自己的轿子让与沈仲思坐了，自己坐了东洋车回去。李子霄见了甚是艳羡，忽然的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一连喝了几大杯酒，装作大醉的样儿，伏在桌上，连客人要走，他也装作不知，只是沉沉的打睡。只听得张书玉走近身畔叫了几声，李子霄不应，书玉低低的向姨娘们说道："李大人吃醉哉，搀俚到大床浪去靠歇罢。"就有一个娘姨帮着书玉，把李子霄搀到床上，轻轻的放他

睡下，又叫娘姨们小心伺候，自己到别处房间应酬客人去了。李子霄在大床上假装睡着，等得好不心烦，直等到十二点钟，书玉方才进来。一进房门，便问："李大人阿曾困醒？"娘姨答道："一径覅醒歇。"书玉轻轻的移步床上来，把手摸一摸李子霄的额角，又附耳叫了他两声，李子霄只是不应。书玉坐在床沿，低声向娘姨说道："格个李大人勿知那哼，吃仔几杯酒就醉得实梗样式，故歇头浪象煞有点发热，勿要吃多仔酒伤起风来，阿要喊应仔俚，问声俚看？"说着，便软绵绵也睡到床上来，又叫了他几声。李子霄听得张书玉对着娘姨这般说法，心上甚是感激着他。张书玉叫了两声，便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，开眼问道："有什么时候？"书玉道："一点钟也敲过哉，啥格耐一困就困到仔故歇，阿是有啥勿舒齐？"一面说着，一面把一双儿罗绵的纤手在他背上轻轻的挺了几下，又对他说出一番话来。正是：

玉软香温之夜，此福难销；金迷纸醉之天，深情如许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

撩云拨雨夜渡银河　　辣手狠心朝施毒计

且说张书玉对李子霄说道："耐刚刚倍格吃仔两杯酒，就吃醉哉，倪摸摸耐头浪，像煞有点发热，难下转勿要去瞎吃瞎吃，倘忙吃出仔点毛病，总是耐自家格身体吃亏，耐故歇一干仔来浪上海，夷无拨倍自家格亲人，有仔毛病，阿有倍人好来替耐，倪是白白里替耐发极，也无拨啥格用场，耐下转阿好当心点，勿要拿仔自家格身体弄白相，耐想倪格闲话阿对？"李子霄听了，满心快活，一时说不出来，暗想：我做的倌人也不知多少了，恰都是虚情假意的一些儿没有真心，我却也从来没有上过他们的当。如今看这张书玉的样儿实是和我真心要好，不是那虚情假意的人，但是我几次转他的念头，他终是糊里糊涂的含糊答应，不肯爽爽快快的应承，不晓得他是什么意见。今天且待我再结结实实的问他，看他怎生回答。若是他再有什么推三阻四，我也不必再在这里花这冤枉的银钱，决计撇下了他再寻别个。想罢，便低声向张书玉道："你的说话自然不差，但不瞒你说，我多吃几杯酒儿倒还没有什么，实是吃了你的空心汤团，所以心上觉得有些不快。"书玉听了，嗤的一笑，道："耐格人倍实梗呀，闲话勿说勿明，倪搭耐说明白仔，耐就晓得哉，倪人末做仔倌人，本底子也是好人家格囡仵，倪娘拿倪卖出来，吃仔格碗堂子饭，也叫无说法，再加仔

倪格抚蓄娘格末叫利害，勿知吃尽仔几化苦头。”

书玉说到此间，顿时眼圈儿一红，声音就低了好些，一对秋波含着一眶眼泪。李子霄见他说得好好的，忽然好像要哭出来，心上十分痛惜，连忙用手帕和他拭去泪痕，又款款轻轻的安慰一番。张书玉方才接下去说道：“故歇总算赎仔身体出来，自家做生意，耐想倪好好里格人家人，吃到仔格碗断命饭，阿要作孽？再有格排一厢情愿格客人，总说倪摆啥格架（牌）子，勿肯巴结客人，俚笃说起来，倒说倪既然挂仔招牌，做格行生意，勿管俚是倍人，只要有仔铜钱，大家才好进来，摆倍格时髦倌人格架子。轧实勿瞒耐说，倪十六岁出来做生意，故歇念三岁，做仔七八年格生意，有过歇相好格客人直头勿多几格，一节里向，一塌刮仔留仔两三格客人。老实说，格排客人才，勿勒倪心浪，客人见仔千千万万，总规无拨对劲格人，故歇碰着仔耐，勿知倍格道理，心心念念，放耐勿落，耐一日天勿来，像煞倪心浪掉脱仔倍格物事，横来竖去总归一格勿舒齐，倪格辰光见仔别格客人，一向勦有歇实梗样式，格当中倍格道理，连倪自家也解说勿出。想起来，要末是倪两家头前世有点缘分。”说着，就看着李子霄低头微笑，那眉稍眼角露出两朵红云，升起十分春色，星眸曼视，粉颈低垂，说不尽那许多的情态。张书玉做作了一会，又道：“故歇耐翻转来倒说倪拨空心汤团耐吃，倪怕耐淘坏仔自家身体，所以勿肯……”张书玉说了半句，那半句却咽住了，没有说出来。李子霄故意问道：“不肯什么？为什么说了半句就不说了。”书玉掩口一笑，把李子霄打了一下，却口中低低的咕哝道：“耐自家一声勿响，倒说吃仔倪格空心汤团，叫倪那哼好？”书玉说了这半句，又不说了。

李子霄明晓得张书玉的意思，已经许了他的特别利权，心中大喜，便乘势两手合抱拢来，把书玉搂入怀内。书玉半推半就的，听他轻薄了一回，推开李子霄的手，坐起来向他说道："耐刚刚吃醉仔酒，空心饿肚，身体陆里吃得消（光）？倪搭耐炖好莲心桂圆来浪，阿要吃仔点勒困。"李子霄此时，正觉得肚皮有些咕噜噜的作响，正用得着，便点一点头。书玉自己跨下床来，取了一只白磁盖碗，亲手把莲子壶里炖好的莲心盛了一碗，又取一个银匙，送到李子霄口边。不用李子霄动手，一匙一匙的和他送进口中，李子霄觉得这一碗莲子的滋味十分甜美，好像生平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。李子霄直把这碗莲子吃完，果然觉得精神抖擞，张书玉问他可还要吃些。李子霄摇一摇头，说："不要了。"又劝书玉自己吃些。书玉也吃了几匙，娘姨送上手巾，李子霄抹了一把，原来是预先留着的开水。当下张书玉含羞带笑的，向李子霄说道："难末勿要紧哉。"当夜张书玉就留李子霄住下。真是：

天上人间，花香月满。洞口桃花之浪，潭水清深；高唐神女之云，鸳鸯梦稳。

李子霄住了一夜，自然是恩情美满，云雨迷离，给了四十块钱住夜下脚，这且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书玉自与李子霄落了相好，心上想要借着他浛一个浴，便向李子霄说生意做得怕了，想要嫁人。隐隐约约的，露出些要嫁他的意思。怎奈李子霄虽然见色心迷，却毕竟是个花丛老手，有些见识，晓得上海的时髦倌人，不是可以娶得回去的人。拿定了主意，凭着张书玉怎生说法，他总不去兜揽。书玉竟弄得无可如何，暗想：我这个金钟罩，随便什么一等利害的客人，也跳不出我的圈套，怎么这姓李的竟是这般棘手？想了一

会，被他想了一个极恶毒的主意出来，你道是什么恶毒主意？下文再表，如今且不必说明。

只说李子霄在张书玉院中一连住了几夜，忽然有一天早上起身，吃了一碗莲子，觉得腹内大大的不受用，翻肠搅肚的响了一阵，竟是狠狠的泄泻起来。一刻儿的工夫就泻了有五六次，泻得他头晕眼花，四肢无力，倒在床上，只是喘气。把一个张书玉吓得手脚慌忙，泪流满面，蛾眉锁恨，杏脸凝愁的向李子霄说道："倪实梗格劝耐，叫耐保重点自家格身体，耐总归勿肯，故歇真格有仔毛病哉，叫倪那哼弄法，耐到底身浪向佮格勿舒齐，阿要请格郎中先生来看看？"李子霄见书玉两眼红红的含着一包珠泪，心上暗暗的赞他，却有气无力的说道："今天早上起来好好的，不知什么原故，一时间腹内绞痛起来，一连泻了几次，觉得头痛耳鸣，心头霍乱，睡了一会略略的好些，你且不要心慌，或者将息一天两天好了也未可知，医生且慢些去请。上海地方也找不出什么名医，药不对症，反要被他吃坏。"书玉听了点头称是，却只是愁眉不展，坐在床沿目不转睛的看着李子霄，好像真是十分关切，就是自家夫妇，也没有他这样的留心。停了一会，李子霄腹中又痛起来，皱着眉头，连叫几声"阿呀"，想要挣起身来，到床后去用便桶，不想泻了几次，浑身无力，再也挣不起身。书玉连忙用手相扶，一步一步的挨到床后，又是连泻了四五遍。李子霄有些来不得了，只见他冷汗直流，面皮雪白，两脚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中一般，勉强扶着书玉的肩头蹭到床上一头睡下。

李子霄睡了一回，定一定神，睁开双眼，自觉着这个病儿有些不妥，便对张书玉道："我这个病来势不轻，恐怕一时不得就好，你还是叫相帮们打乘轿子把我送回寓处，好待我安心

调理几天。”书玉听了，那里肯放，道：“耐故歇病得实梗样式，阿好坐倍轿子，就是转去仔，耐又无拨家眷来浪上海，一塌刮仔几个当差，倍人肯搭耐当心，好好里服侍耐，倪想起来，还是勿要转去格好，来浪倪搭住仔两日，养好仔病再说。老实说，倪搭人手多点，包耐服侍得勿差。”李子霄听了，又想了一会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是你们堂子里头比不得别处，我怎好占住了你们的房间？况且我是个病人，你又有别处的应酬，我住在这里，那里有回去的便当，再要累你这般服侍，我自家心上也觉得不安。”书玉见李子霄这样说法，便紧紧搀着他的手道：“耐故歇有毛病，勿要再去转倍格念头，倪搭仔耐两家头勿比别人，再有倍格客气？就是占仔倪一间房间，也勿算倍格事体。勿瞒耐说，倪看见仔耐生病，心浪几乎急杀快，再有倍格心想做格个断命生意，耐豪燥点自家养病，随便倍格事体勿要放勒心浪，耐想倪一生一世，总算做着仔耐实梗一个中意客人，正来浪要好头浪，夹忙头里耐咿生起病来哉，叫倪阿要发极勿要发极？”说着，就背过脸去，用手帕拭那泪痕，又道：“再加仔耐勿肯住来倪搭，定规要想转去，叫倪陆里放心得落？”说罢，又流下泪来。

李子霄见他这般关切，倒是十分感激着他。说话之间，李子霄又起来泻了两次，竟是支持不住起来，合着眼睛，喘个不住。慢慢的定了一回，方才睁开两眼。见张书玉半扒半坐的坐在床上，正呆呆的看着他，眼中的珠泪一滴一滴的下来，直淌到李子霄面上。李子霄见了，心中欢喜，就觉得精神好些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和书玉说道：“你不必这般着急，我这会儿觉得略略的好些。”书玉和他脸对脸的含泪说道：“倪明朝吃仔净素，替耐到大马路虹庙里向去烧烧香，求服仙方转来，等耐吃

仔试试看，保佑耐毛病好仔，倪再去替耐还愿。”又叫娘姨下去招呼相帮们一声，道：“耐下去关照俚笃一声，有局票来叫局末，说倪到仔苏州去哉，勿管啥格客人，勿要让俚进来，等李大人毛病好仔再说。”娘姨答应自去。李子霄在床上听见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便道：“你何苦为我一个客人，得罪他们这一班熟客，我看你还是出去应酬，留个娘姨在这里招呼招呼就是了。”书玉皱眉道：“耐勿晓得倪格心浪赛过来浪打结，看仔耐生病，替呷替耐勿落，呷无拨啥格法子好想，格个心浪，格末叫难过，陆里再有实梗高兴去做啥格生意。”李子霄听了，格外的意服心输，死心塌地。

张书玉果然这一天不做生意，把浑身的手段都使出来，用在李子霄一人身上。一天到晚，竟是坐在房中动也不动，连饭也不肯吃，只随意吃了些儿稀饭，只是愁眉泪眼的坐在床上看着李子霄。到了晚间，更是衣不解带的殷勤服侍，李子霄着实的过意不去，叫他略睡片时，他那里肯睡？一直坐到天明，便叫醒了娘姨，要早些梳洗到虹庙去烧香。当下梳好云鬟，只带一支押发，别的插带一些没有，穿了一身素服，觉得有些缟袂临风飘飘欲仙的丰态。此时李子霄睡了一夜，已经觉得好些，只腹中似乎还有些儿隐隐的绞痛，却比昨天好得多了。张书玉打扮好了，回身走到床前，携着李子霄的手道：“倪搭耐去烧香，求仔仙方来，保佑耐吃仔就好，耐定心仔靠一歇，倪去仔就来。”说罢，便飘然去了。

李子霄躺在床上，等人心焦，足足的等了两点多钟的时候，书玉方才回来，手内拿着一纸仙方给李子霄看。李子霄看了这个仙方，见是三钱薏米，三钱冰糖，开水煎送，明知是吃不好吃不坏的药品，见张书玉郑重其事的设着香案，恭恭敬敬

的煎起来，又指着自己的裙裤给李子霄看道："耐看倪格衣裳浪，跪仔两格影子，倪刚刚来浪庙里向，足足里替耐跪仔一点钟辰光。"李子霄听了，留心看他的膝盖，只见两边中衣上，果然沾了两个碗口大的灰尘影。此时的李子霄心上，已经二十四分服贴，没有一些疑心，看着张书玉把药煎好倒在碗内，凉了一凉，又亲自试了一试，方才送到李子霄口边。李子霄闻得一阵糯米香，觉得甚是开胃，便一口气吃了下去，甜津津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味儿。说也奇怪，这一碗仙方吃下肚去十分受用，登时的头目清凉，连声音都响亮了许多，竟慢慢的走下床来，勉强扶着书玉，走了几步，仍复回身坐下。书玉又炖好了燕窝粥给李子霄吃了一碗，精神更觉好些。这一天到晚，竟没有泻。张书玉欢喜非常，合着两手向空拜了几拜，道："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，总算好哉，几乎拿倪急杀快。"又一连过了几天，李子霄已经好了，张书玉又到虹庙去了一趟，算是和他还愿。正是：

相如善病，惊回倩女之魂；小玉多情，疗得檀奴之渴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假温柔瘟生中计　真潫浴名妓私奔

且说李子霄在张书玉院中，一连病了几天。张书玉服侍得十分周到，真是要长便长，要短便短，千依百顺的，奉承得李子霄好不欢喜。李子霄本来原没有什么毛病，不知怎样突如其来的泄泻起来，接连泻了十几遍，就也着实的有些支撑不住，却又不知怎的，吃了张书玉在虹庙求来的一服仙方，就是这样容容易易的好了。来也来得神速，去也去得稀奇，连李子霄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，只当是偶然受了风寒，腹中作怪。见张书玉这样的殷勤服侍，着急非常，好像恨不得自己替他的样儿，更兼趁着夜深人静，没有人在面前的时候，把李子霄灌了无数迷汤，说了许多好话。真是：

宛转枕屏之上，海誓山盟；缠绵五夜之情，怜声倚影。

直把个李子霄骗得心花怒开，看着书玉就是天下第一个好人，再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的了。心上这般一想，便觉得张书玉般般多好，色色俱佳，乱头粗服，随处增妍，浅笑轻颦，无时不媚。再加张书玉到了晚间，总是目不交睫，打起精神，彻夜伺候，凭着李子霄怎样的叫他安息，他只是不肯，反向李子霄说道："耐格病故歇总算好点，真真还是倪格运气，倪故歇来浪服侍耐，心浪倒蛮快活，辛苦点无啥希奇，耐一定要叫倪去

困，丢仔耐一干仔来浪，倪倒有点勿放心，耐故歇自家格身体还勦复元，勿要来管倪格事体，养好仔身体再说。”这几句说话，就是那春蚕自缚的情丝，大海钓鳌的香饵，把李子霄的心钩得牢牢结实，那里还撒手得开，果然心中快活，病也好得快些。李子霄病好之后，心中暗想：张书玉待我这般要好，服侍得这般殷勤，自己家中正少这样一个贴身伏伺的人，决计打算要娶他回去，料想他这般相爱，将来不至于闹什么笑话出来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和书玉说知，问他可肯嫁人，要多少身价，可有什么债项。张书玉见李子霄果然中了计策，甚是欢喜。暗想：这个主意，使得真是不差，凭你李子霄这般的主意坚牢，也跳不出我的圈子，还要乖乖的自己送上门来。

看官，你道张书玉使的什么计策，就把李子霄骗到这般？原来张书玉在上海滩上，专爱姘那一班不要脸的马夫、戏子，情愿倒贴银钱，只要马夫、戏子姘上了他，向他开口，他就大把的洋钱钞票，拿出来供给他们的挥霍，左右用的是那些曲辫子客人不心痛的银钱，那里放在心上？就是刚刚遇着他没有钱的时候，也要千方百计的敲了客人们的竹杠，拿来送给他们。近来张书玉姘了两个戏子，拿着整千整百的洋钱倒贴，贴到后来，为数大了，客人们也渐渐的晓得了风声，一个个绝脚不去。书玉的用度又大，收敛不来，一节下来，竟欠了五千多些的债，张书玉不免也有些着急起来。不期事有凑巧，刚刚做着了李子霄，晓得他是个虞山富户，在倌人身上花费一万八千，三千五千银子，不算什么，便有心要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杠。

倌人们要敲客人的大注竹杠，除了说要嫁他，更无别法。那知李子霄虽然是个富翁，在堂子里头也着实的有些阅历，任凭张书玉怎生打动，他却只是一口咬定，不放一点儿口

风，张书玉急了，便想了一个极恶毒的主意出来。你想李子霄好好的，可有什么毛病？他却忍心害理的，买了些巴豆夹和在莲子里头，一同煎好，大着胆子给李子霄吃了。果然就一霎时大泻起来，书玉趁着李子霄生病，做出那一心关切、着急万分的样子。到得隔了一天，书玉到虹庙去烧香，求了仙方回来，他那里真去求什么仙方，只在虹庙里头问香火要了一张吃不坏的仙方回来，装了恭恭敬敬的样儿，把仙方煎好，却暗暗把糯米饮搀在里头，这糯米饮是专解巴豆毒的，所以李子霄吃了，居然一天好似一天。他又不惜工本，殷殷勤勤的服侍了他几天，把李子霄骗得伏伏贴贴，那里想得到他做出这般恶毒的事情？看官，你想倌人们的心思，可刻毒不刻毒？

当下张书玉听得李子霄问他，心中暗喜，却又故意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说道："耐李大人格闲话，倪阿好勿答应，不过倪有一句闲话，故歇搭耐说明白仔，勿要等两日大家心浪勿高兴。"李子霄听了，倒觉一呆，急问他有什么话说，书玉却正正经经的说道："耐要讨倪转去，格是倪想也想勿到格事体，陆里再有啥格勿肯，不过倍笃格排男人才是无拨良心格多，倪人末做仔倌人，倒是老老实实格脾气，比勿得格排时髦倌人，今朝接仔姓张，明朝再接姓李，无啥希奇。再说起倍笃客人来，加二讨气，一个勿高兴，扳仔倪点差头，就要跳槽，说起来总是倪做倌人格勿好。耐勿要故歇一时辰光，高兴头上说得蛮好，拿倪讨仔转去，歇格一年两年勿高兴哉，丢脱仔倪再要去讨别人，格是倪勿成功格嘘，耐去想嘘，倍笃男人讨仔一格再讨一格无啥要紧，像倪嫁仔人阿好再要出来？"

李子霄听了，越发觉得张书玉身分比别人不同，更是一心一意的要娶他回去。便托了一个朋友出来做媒，一切讲得明明

白白，身价共是八千，先付一半，张书玉欢天喜地的一口允许。李子霄便在大马路赁了一处公馆，三楼三底的洋房，甚是齐整，拣了一个吉日，清音彩轿的把张书玉娶进门来。李子霄的一班朋友，也有送髦儿戏的，也有送酒席的，说不尽的筵开玳瑁，镜掩芙蓉，炉焚百和之香，春照双星之影。整整的闹了三天，方才安静。

张书玉自从嫁了过来，一心一意的装出人家人的样儿，没有一些不高兴的神气，在李子霄面上更是事事尽心，般般周到，李子霄冷眼看他，心中甚喜。有时倒是李子霄恐怕书玉在家气闷，要同他出去看看戏，或是坐坐马车，书玉反不肯天天出去，只对着李子霄道："故歇倪嫁拨仔耐，总算是人家人，比勿得做倌人格辰光，总归还是少出去格好。"李子霄听了，更是放心，但终久怕他不惯，勉强拉他出去散心。书玉嫁了李子霄半月有余，一共只出去了两次。这一天李子霄没有应酬，便坐在家中和书玉说说笑笑，甚是开心，觉得另有一种趣味。李子霄和张书玉商量道："我到了下月想要回去一趟，不知你可肯跟我回去？你若是心中不愿，就住在上海也好，我在常熟、上海两边走走却也无妨。"书玉含笑答道："倪靠仔耐格福气，嫁拨仔耐，总算无啥，故歇耐要转去末，倪自然跟耐转去，倪既然嫁耐，就算是耐格人，嫁鸡跟鸡，嫁狗跟狗，阿有啥耐转去仔，倪一干仔住来浪上海，也无拨格号道理哓。"李子霄听了，心中暗喜，又道："不是这般说法，你若是跟我回去，我家内却现有正妻，况且我家老太太的规矩甚严，恐怕你回去了过不来这般拘束的日子，所以我要和你商量一声。"书玉笑道："耐格闲话倒直头来得稀奇，勿知说到仔啥格地方去哉，倪既然嫁拨仔耐，早晏点总要转去，阿有啥一直勿转去格道理？就

是俉笃老太太凶点，倪只要规规矩矩，无拨倍格坏处，勿见得老太太有心来寻倪格事，倘忙有点啥格闲话出来，倪总归打定主意，骂仔勿开口，打仔勿动手，也才完结哉嘛。”李子霄大喜道：“原来你竟有这般见识，真算是贤德无双，但是要你回去，这般的陪着小心，我终久有些过意不去。”书玉笑着，把头一扭道：“倪搭耐两家头，再有倍格客气？只要耐将来勿要有仔别人，忘记脱仔倪好哉。”

自此李子霄和张书玉，又加了几分爱情，心上十分相信书玉是天下有一无二的好人，把自己的要紧物件、钞票、银洋、帐簿、珠宝，都交与张书玉收管。书玉起先还假意推辞不肯，李子霄再三的叫代收管，方才一一的收了下来，细细的查点了一番。李子霄因在客边，没有什么重大的物件，却还差不多有两万多的光景，张书玉心中暗喜。李子霄住在上海，打算一过满月，便同着书玉一同回去，不想平空的闹出一桩笑话来。

这一天晚上，李子霄出去应酬，回来得迟了些儿，约有十二点钟的光景。走到房内，见书玉不在房中，并连书玉贴身伏侍、在堂子里带过来的两个娘姨大姐，也都一个不见。李子霄见了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晓得事情不妙，中了张书玉的苦肉计儿。一时又惊又气，大声叫喊当差的上来，问他姨太太那里去了。当差的回说：“老爷刚刚出去不多时，姨太太说心中气闷，要到丹桂去看戏，套了马车，带了两个娘姨一同前去，叫家人等散戏场的时候套车去接。现在李升已经去了，家人因家内人少，所以没有同去，此刻差不多戏场已散，想来也好回来了。”李子霄听了，明知不妥，只得自宽自解，想书玉或者是真去看戏也未可知。又问家人：“为什么姨太太要一人出去，你们不来报我一声？”当差的回道：“平日间老爷尚且信他，家

人们怎敢拦阻?"李子霄听了，顿口无言。

等了一会，竟是石沉大海，那有什么人影儿回来?李子霄暴跳如雷，急叫当差的再到戏园去看，自己一面开了铁箱查点物件。巧巧的不见了张书玉的一张婚书，三千多洋钱的钞票，还有些翡翠玉器珠子也不见了，约摸着也值六七千银子，连自己帽子上的一个玻璃绿翎管也带了去。再开书玉的衣橱箱子看时，只有一只首饰匣被他带去，其余的衣服，整整齐齐一件不少。只把一个李子霄气得就如死人一般，坐在床上，两眼睁睁的看着保险灯一言不发。暗想:我自从二十多岁,在花柳场中混了十年，从没有上过倌人的这般恶当，不想如今上了张书玉的一场大当，把我好像三岁的孩子一般，由着他性儿撮弄。这本来是我自家不好，他们做倌人的那有什么良心，我却着了他的道儿,把他娶了回来。如今只叫作人财两空,还落了一肚皮的腌脏闷气。想起这堂子里头顽要，真真的没有什么味儿。

想了一会，忽然又想起当初的一场病,来得甚是蹊跷,不要是张书玉在饮食里头和了什么泻药，所以一时间拼命的大泻起来，他却假做出那一付关切的样儿，好叫我看了他这般要好，感激他的深情。那时吃了他的迷汤，真把一个张书玉轻怜痛惜，百种温存，感激他尚且来不及，那里想得到这步田地。想来想去，越想越是不差。又想：那张书玉竟是下得这般辣手，幸而我自家本元还好，不至于弄出性命之忧。倘换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，那里禁得起他一服泻药，就是这般容容易易的一条性命，送在他的手中，却向何处去伸冤理枉?越想越恨，恨得他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立刻把张书玉拿来打死。

正在无可奈何，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脚步声音，当差的已经回来，和那先去的李升一同走了进来，神色张皇，满头流汗，

失张落智的回道："家人们到丹桂门口候了多时，又到厢楼各处去寻了一遍，不见姨太太的影儿，现在戏场已经散了多时，家人们只得回来，请老爷的示下。"李子霄呆呆的半晌，长叹一声，又听家人还叫他是姨太太，不觉怒气直冲，一声喝住道："还叫什么姨太太，都是你们这班混帐东西不肯留心，闹出这样的事，你们还有脸来见我么？"两个当差的不敢开口，诺诺连声的，垂着手侍立一旁。李子霄又想了一会，方向当差的道："我开一张失单出来，你们立刻去报捕房，叫他派个包打听来，明天我再去拜上海县，存一个案，再想追缉的法儿。"当差的答应了一声。李子霄就在保险灯下，草草的开了一张失单出来，约莫已有一万开外，正要交给家人拿去，忽又转念想道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报了捕房，查缉出来，也没有什么好看，若是查缉不着，岂不是白白的坏了名声？这样的一想，便有些踌躇不决起来，向当差的道："今天已有两点多钟，捕房里头就明天去报也好，你们明天早上，赶紧到沈仲思沈大人那里，说我有事和他商议，请他立刻过来。沈大人在上海住了多年，料想一定有个主意。"当差的又连连的应了几声是，见李子霄没有什么话说，便退了下去。李子霄见时候不早，只得走到大床上，和衣略睡片时。正是：

一夜高唐之梦，神女成虹；十年杜牧之狂，青楼薄幸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楼空燕子神女成虹　帘卷西风檀郎懊恼

且说李子霄因张书玉忽然不见，懊恼万分，要等明天请了沈仲思来，和他商议一个办法。看看表上已是指到三点钟，只得就在床上和衣少睡。那知睡到床上，翻来复去，眼睁睁的再也睡不着。往日间是梦易醒，春宵苦短。金钗暗堕，香融被底之春；玉体横陈，软试怀中之玉。如今张书玉走了，只剩了李子霄一个人住在楼上，冷冷清清的鸳鸯瓦冷，翡翠衾寒，宝鸭不温，银釭无焰。辜负高唐之梦，商妇归来；凄凉锦瑟之歌，玉人何处？这一种的孤凄情况，李子霄那里销受得来？心上边万转千回的，就如蜘蛛结网，膏火自煎，不知怎样的才好。张着两眼，看着那一盏孤灯摇摇不定，更觉得窗外远远的，一阵一阵的风声，夹着些秋虫的声响，玻璃窗上，好像有隐隐的一股凉气，直透到床上来。李子霄暗觉诧异道：往日间书玉没有逃走的时候，只觉得睡到床上，一会儿天就明了，从来没有这样的孤凄，真是那俗语说的“欢娱夜短，寂寞更长”了。一直躺在床上，直到四点多钟还没有睡着，渐渐的窗上透进微微的亮光来，好容易盼到天色大明，李子霄方有些朦朦胧胧的睡着。正在神魂颠倒的时候，猛然又听得晓鸟呀的一声，便霍然惊醒。开眼一看，窗上已经有了日光，便也懒懒的起来洗面。当差的上来伺候，李子霄问：“沈大人可曾去请？”当差的回：“已经去

了。”李子霄便眼巴巴的等着沈仲思来，好告诉他这件事儿。

那知李子霄这边张书玉夜间逃走，出了这件事情。沈仲思也在洪月娥那边受了他的骗局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李子霄的欢喜冤家，一个是沈仲思的风流孽障。你道沈仲思怎样受了洪月娥的骗局？在下做书的一枝笔儿，提不得两家的事，只好撇了李子霄这边的事，先把沈仲思的事，一一的演说出来。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

只说沈仲思做了洪月娥，彼此十分要好。洪月娥因为沈仲思是个狠肯花钱的人，面子上不能不巴结，其实还是把他当作瘟生，沈仲思那里晓得。恰恰的到了礼拜那一天，沈仲思要同洪月娥去坐马车，洪月娥虽然口中答应，却不肯和沈仲思坐在一车，便向沈仲思掉了一个枪花道：“倪今朝有点头里痛，坐仔皮蓬马车只怕勿局，耐另外叫一部轿车阿好？”沈仲思听了，心上自然有些不快，便赌气说道：“你不去也没有什么，我就一个人去也好。”洪月娥见沈仲思动了气，便把口风翻了过来，连忙分辩道：“啥人说勿去呀，耐格闲话，倪阿曾勿听过歇，今朝耐勿要倪去，倪倒定规要跟牢仔耐一淘去，省得耐来浪瞎三话四，说倪勿肯。”沈仲思听了，回嗔作喜的道：“你不过怕和我坐在一车，有人说你做了我的恩客，这怕什么，你就是做了恩客，只要那客人不要你们倒贴，这也算不得什么。老实说，你若把我当作客人，我们便坐在一处同去，若要把我当作瘟生，你也不必客气，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。”洪月娥听了着急起来，赶过去拉了他的手道：“耐格闲话倒来得调皮笃啘，倪几时当耐瘟生，耐倒说拨倪听听看。”沈仲思笑道：“你既然没有把我当作瘟生，为什么不肯和我坐在一起？”洪月娥被他驳住了，没有话说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向沈仲思道：

“勿瞒耐说，倪勿肯同耐坐勒一淘，也有一格讲究，格辰光一排做倪格客人，才要倪同仔俚笃一淘坐马车，倪心浪勿高兴，回报仔俚两转，说倪从来勿搭仔客人一淘坐歇马车，格挡码子勿肯相信，搭倪反仔一泡，实梗格故歇有倍格客人叫倪坐马车，倪总规回报俚笃勿去。今朝耐沈大人搭倪说仔，倪勿好勿答应，不过倪想起来，勿要拨俚笃看见仔瞎三话四放倪格谣言，倪堂子里向名气要紧，耐沈大人是蛮明白格人，阿有倍勿晓得倪格苦。”说着就蹙着双眉，做出那一付幽怨可怜的样子。

沈仲思听了，想一想倒也不差，忽又问道：“你既然有这一层原故，为什么不早些和我说明？却定要藏头露尾的说什么头痛，可见你们的说话，真真的有些儿不老成。”洪月娥听了，一时回答不出来，顿了一顿方转口说道：“勿是呀，倪说仔真话，怕耐沈大人要生气，耐高高兴兴要倪一淘去坐马车，倘忙为仔倪勿去洛，光火起来，阿是无倍趣势，叫倪心浪也过意勿落喤。”好个洪月娥，一时间就捏出这许多说话，把沈仲思先前的盛气，不知说到那里去了。当下沈仲思听他说得婉转可听，又十分的情义动人，反连连的点头称是。洪月娥见沈仲思已经被他说动，反撒娇撒痴的和他不依道：“倪倒是一片格真心，耐再要说倪无拨真闲话，耐自家去想想看，耐来浪倪搭做仔一节光景，阿曾有倍洛里一句闲话勿替耐说，耐末再要当倪坏人，说起来真真讨气。”说着，便滚在沈仲思怀中，口内咕噜道：“倪勿来格，耐下转阿要实梗？”沈仲思被他一阵胡闹，心上也有些浑淘淘起来，觉得自家好像真有些对他不起，倒安慰了洪月娥一番，月娥方才顺水推船的罢了。沈仲思听了洪月娥的说话，果然多雇了一部马车，沈仲思自己独坐一车，洪月娥带着一个大姐同坐一车。到了张园，下车进去，泡了一碗茶，也有些

认得沈仲思的朋友，彼此招呼。坐了一会，又到四马路去兜了一转，便也回来了。这一夜沈仲思自然住在洪月娥院内，不消说起。

看官须要晓得这边的沈仲思，这几天夜拥名花，销尽温柔之福。那边的李子霄，便也是这几天春融金屋，新成鹣鲽之盟。沈仲思见了李子霄的请酒帖子，方才晓得这件事儿，又是羡慕，又是眼热，便鼓起兴来，约了许多朋友，大家出个公分，足足的在李子霄的新公馆里头热闹了三天。沈仲思天天被他们灌得大醉，过了一天，还觉得头目之中森然作晕。却为见了李子霄把张书玉娶到家中，玉暖香温，一双两好，更兼那一天晚上的情景，真是艳锦裁云，新绫织凤，画屏无睡，银烛摇红，把个沈仲思在旁看了，由不得自家心上，也跃跃欲试起来。暗想：他娶得张书玉，难道我就娶不得洪月娥？便把这个意思和洪月娥商量。须知洪月娥的巴结沈仲思，全是巴结他的钱，并不是看中他的人品，那些面子上的应酬，本来原是假的，在洪月娥心上，原不把沈仲思放在眼中。无奈月娥虽是自家身体，房间里娘姨的带挡洋钱，却欠到三千开外，娘姨有了带挡，自然倌人面上也作得来几分主意。从前沈仲思初做月娥的时候，月娥不肯留他，房间里娘姨为着生意起见，勉强着月娥把他留下，月娥又说不出一定要做恩客的这一句话，被娘姨们逼住了，只得委委屈屈的留下了他。娘姨们见沈仲思狠肯花钱，大家都二十四分的巴结。洪月娥面子上也只好敷衍着他，不敢得罪。其实月娥心上，没有一点真心。现在见沈仲思自家开口说要娶他，月娥心上自然不愿，却心中暗想道：他既自这般说法，我不妨应许了他，叫他和我将这些娘姨的带挡一概还清，省得他们有了些儿带挡，便要碍手碍脚的混出主意。只要把带挡还了，以后

的事，便好想个法儿，再作脱身之计，料想姓沈的决计防不到这一层。想定主意，便一口应允，并向沈仲思道："倪吃格碗把势饭，也叫无说法，只要耐肯讨倪转去，是再好无拨格事体哝，阿有啥倪倒勿肯格道理？轧实搭耐说仔，倪刚刚做耐格辰光，就转格条念头，只怕倪末一心一意看中仔耐，耐倒看倪勿中，翻转面孔来说声勿要，倪阿有啥格趣势？俉笃做客人格要讨倌人，倌人勿肯倒无啥希奇；倪做仔倌人挨拨客人，客人勿要，耐想倪阿坍得落格个台？"沈仲思听了更是欢喜，便叫了房间里人上来，细细的和他们说了。一班娘姨听得洪月娥竟肯嫁他，觉得诧异，都有些支支吾吾的不肯答应，一个个都看着月娥听他怎样。月娥暗暗的和他们递了一个眼风，方才一口应许，并不作难。

沈仲思大喜，也不用别人打话，竟是和着洪月娥等三面言明。月娥口口声声不要沈仲思的身价，只要替他还清了债务，就好跟他回去。沈仲思问他一共有多少债？月娥说："有六千洋钱。"其实月娥身上只有三千多债，衣裳首饰差不多也值四五千，沈仲思那里晓得？当下讲得明明白白，还债六千，开销二千，说明叫沈仲思先付六千，还有二千等轿子到门再付，沈仲思一一答应。洪月娥欢欢喜喜的叮嘱沈仲思道："故歇倪两家头格事体总算说定格哉，依仔倪心浪，巴勿得明朝就跟耐转去，省得倪勿做仔生意住来浪该搭地方，拨别人家说起来好像无啥好听，耐豪燥点去看好仔房子，等倪早点过去，也算完结仔一桩事体。"沈仲思本来性急，又被洪月娥这般一说，便急如星火的，先托人去看好了房子，瞒着家里的人悄悄的在外边布置。不几天，已经布置得十分妥贴，又看了一个吉期，便先打了一张六千洋钱的即期庄票，亲手交与洪月娥。还算沈仲思有些

见识，付了定洋，要问洪月娥取张婚据，洪月娥故作猛然省悟道：“勿错勿错，格样物事倒是要紧格。”说着，又想了一想道：“故歇倪搭无拨人来里，只好明朝写好仔再交拨耐，勿然末，就是耐搭倪写仔一张也无啥。”沈仲思笑道：“别的东西我都可以代写，独有这个婚书，却一定要你们这边的人写的，我怎的好代你写起婚书来？”洪月娥笑道：“倪是才勿懂格，洛里晓得格当中有实梗格几花讲究，要末耐只好明朝来拿仔罢，勿得知耐阿放心勿放心末？刚刚格张票子耐原带仔转去。”沈仲思道：“你真是说笑话了，我自从做你以来，直到如今，却差不多也有两个月的光景，何曾有什么不信你的地方？不要说这一张票子。”洪月娥听了，也便收了。沈仲思梦里也想不到洪月娥要骗他的六千银子，心上还在那里打算，到了那一天，怎样的风光，如何的热闹。正是：

准备着银屏金屋，销受他楚雨巫云；星娥七宝之妆，神女洛川之佩。

这沈仲思的高兴，是不言可知的了。

那知隔了一天，沈仲思又到洪月娥院中，要问他取那一张婚据。走到洪月娥房内，见情形不好，先就吃了一惊。只见房内坐着一个少年男子，月娥的本家坐在旁边，正在那里不知说些什么，却不见洪月娥的影儿。房间里也撒得乱七八糟的不像了样儿，连台上摆的自鸣钟和台花都不见了。沈仲思看了这般模样，心上晓得不好，只得怀着鬼胎，举步进房，本家见沈仲思进来，立起身叫了一声：“沈大人，来得刚好，格件事体勿关得倪啥事，倪开仔堂子，洛里担得起格号风火？”沈仲思听了本家的说话，真是夹七夹八的一句也不懂。便先问一声：“月娥到那里去了，为什么不见出来？”本家未及答应，早见那少

年男子立起身来，睁开两只龟眼，一脸的怒气，迎着沈仲思说道："你可就是姓沈的么？来得正好，我正要问你要人。"沈仲思抬头一看，并不认得他是谁，听他这般说法，不觉怒气直冲，高声答道："我和你并不认得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却来问我要人，真是诧异！"那少年男子听了，冷笑一声，说出一番话来。正是：

万金买笑，空余宝枕之香；七夕苍茫，望断银河之影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

洪月娥有心讹曲辫　　沈仲思同病劝瘟生

且说沈仲思在洪月娥家，见一个少年男子向他发话，沈仲思出身豪富，从来只有别人巴结着他，那里受过别人的糟塌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便也回骂了几声。不料那少年男子反是冷笑一声，对他说道："你自己干得好事，还要推说不知，老实对你说了罢，只我就是洪月娥的本夫，你鬼鬼祟祟的把月娥藏到那里去了？我好好的一个人，如今被你弄得踪迹全无，我不问你要人，却叫我再去问那一个？"沈仲思听了，摸头不着，好似当头打了一个闷雷，又听那少年男子的说话，没一句不是诬赖着他，口口声声的叫他把人交出，万事全休，不然便要把他扭到捕房，告他拐骗。沈仲思此时，真是一盆烈火直透顶门，须发皆张，双眉倒竖，大叫道："反了反了，你们做的好事，骗了我整整的六千洋钱，如今把他藏了起来，反来问我要人，难道我六千块钱，就是这般轻轻易易被他骗去，世上没有王法的么？"此刻沈仲思方才心中明白，澈底澄清，晓得是洪月娥有心哄骗着他，骗得银钱到手，自家却躲在一边，串通了娘姨本家和他白赖，只恨得咬牙顿足，恨不得一时跳破了天。

只见那少年男子听了沈仲思的说话，不慌不忙，微微冷笑道："据你口中的话，月娥骗了你六千洋钱，但是你和月娥也不过寻常的相好，并没有什么格外的交情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

给他六千洋钱，这句话儿，凭你说到随便什么地方，我也不来信你。你不说自家拐了他的身体，还要随口讹人，你未曾开口，也该打听打听我是个什么样人，可是讹得动的么？”沈仲思听了，更加大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不过是个乌龟罢了，也要来吓什么人？若要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给他六千洋钱，你那里晓得我们道的理，前两天月娥说明嫁我，讲定一共八千身价洋钱，六千还债，二千开销，要我先付六千给他还债，所以我昨天付了他一张庄票。当时原要叫他写个婚书，他却托故推辞，说什么无人会写，骗我今日来拿，我倒把月娥当作好人，并不疑心。谁知他骗了我的银子，自家背地私逃，还串出你们这一班人来通同图赖，难道他躲过了，就好白白的胡赖不成？”那少年男子听他这般说法，那里肯听，只冷洋洋的问道：“你倒说得好一篇道理，吹得好一口牛屄，我且问你，你付了六千洋钱，可有什么凭据，或当时有什么在旁看见的证人？”

沈仲思听了倒呆了一呆，这件事儿明明是自己过于托大了些，所以坏事。这六千洋钱的票子自委实是自己亲手交在洪月娥手中，如今洪月娥躲了起来，给你个无人对证，既没有托人经手，又没有取得收条，这样的事，就是到官司也是无凭无据的事情。明晓得有些尴尬，口中却不肯服输，高声嚷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房间里的娘姨和本家们大家晓得，我当着月娥的面和他们三面言明，你只要问他们就是了。”那人听了，回过头来正要问时，本家立在旁边听得明白，连忙抢先说道：“沈大人，勿是倪勿肯帮耐，就是月娥先生要嫁耐沈大人，倪本底子也勿晓得，原是耐沈大人叫倪上来讲倍格身价，难末倪刚刚晓得。勿瞒耐沈大人说，俚耐是自家身体，亦勿是倪个讨人，俚耐说要嫁人，倪也勿好说闲话，故歇耐沈大人说付过歇六千洋钱，倪轧

实勠看见，再加仔故歇月娥格人，勿知到仔陸里去哉，赛过死人无对证格事体，倪也勠看见啥格六千洋钱，连搭仔月娥到仔啥场化去，倪也勿晓得。倪开仔堂子，陸里耽得起实梗格风火？真真前世倒仔霉，碰着格号事体。"沈仲思见那本家的口风，明明的袒护着那少年男子和自己为难，心上虽然愤恨，却又驳不倒他，只得说道："照你这般说法，倒是我没有付钱，有心图赖你们的了。"本家急忙分剖道："勿是呀，沈大人付俚洋钱格辰光，倪轧实勠看见，阿好瞎说瞎说。"那本家正要说下去，被那少年男子一声喝住道："不要多讲，且待我来问他。"便从从容容向沈仲思说道："你说你付过六千洋钱，又拿不出付钱的凭据，你想六千洋钱的事情，虽然说大不大，说小却也不小，比不得六百六十不算什么希奇，那有付了六千块钱没有一个凭据的道理？况且本家们既然晓得这件事情，你付钱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他们叫上楼来，当面交代一个明白，却要鬼鬼祟祟的私相授受，你们大家听听，天下可有这样的痴子么？老实和你说，月娥这里，这一个月里头，除了你天天来往之外，没有什么别处的客人，现在无缘无故的月娥不知走到那里去了，不是你干的事儿，还有那一个？若说这件事儿不干你事，为什么他别的时候不走，偏偏拣了这个时候逃走呢？你好好的还我人来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哼哼，恐怕你难逃公道！"

沈仲思听了这般无赖的说话，只气得面泛浓霜，满身乱抖，明知自己失于检点，被洪月娥骗去了六千洋钱，却怕的沈仲思不肯干休，又想了这个极毒的主意出来，反客为主的一口咬定，问他要人。看那少年男子的样儿，挺胸凸肚，怒气冲冲，只想寻事，晓得没有理讲。那班本家娘姨们，又都是帮他说话，最苦的自己手中没有证据，说不出来，只得想暂时避过锋

头，再想翻本的计较，便忍着一口气，立起身来道："你们这一班人，真真的没有理讲，明明是你们通同一路，把月娥藏了起来，却还要这般说法，我今天也没有工夫和你讲理，明天再和你们说话就是了。"说着，匆匆的起身就走。不料那少年男子听他这样说法，又见他立起来便走，不觉勃然大怒，跳起身来，两手一横，把沈仲思去路拦住道："你倒说得这般轻可，容容易易的就想要走么？今天你不好好的交出人来，我便和你同到巡捕房去。凭你是什么大人老爷，我也不怕。从来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做官的人杀了人，就好不要抵命么？"一面说着，揎拳捋袖的，竟想要扭沈仲思的衣裳。

沈仲思见他真要动手，不觉慌了，大叫："岂……岂……岂有此理，这……这是那……那……那里说……说起，方……方才你……你说我……我……我付过六千块钱，没有什么凭据，难……难道我……我……我指使月娥逃走，又……又……又有什么凭据么？"那人冷笑道："我那管你有凭据没有凭据，只要问他们本家就是了。你天天贼形怪状的不知来说些什么，偏偏的这几天里头，就会不见了人，你还想要赖到那里去？今天我们的官司是打定了。老实说，我是个无名小卒，就是官司输了，也算不得什么，你却是个场面上人，看你怎样的坍台得起？"一面说，一面眼睁睁的就有个动手的意思。沈仲思见了势头不妙，要走又不能，不走又不好，竟十分的着急起来。暗想：他们的说话虽然可恨，情理却是不差，丢掉了六千块钱还在其次，倘然真个的拉拉扯扯动起手来，被他们扭到捕房，虽然真者自真，假者自假，自然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收场，但受了这般的糟塌，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再在上海见人？这样一想，便心中只想脱身。无奈那个乌龟怒目横眉的迎头拦住，心上正在忐忑，幸而那班本家和娘

姨，做好做歹的上来解劝，说："沈大人不是这样的人物，你不要瞎疑心，月娥虽然不见，我们慢慢的在外边访问，料想寻得出来。"那乌龟还是装腔做势的不肯。本家和哄着，又劝了一回，又把他拥出房去，那本家回头过来，向沈仲思飞了一个眼风，似乎叫他走的意思。沈仲思正在着急，巴不得立时就走，便三脚两步的走了出来，一路垂头丧气的回去。想了一夜，气得发昏。

隔了一天，沈仲思还是昏昏闷闷的无精打采，只恨着洪月娥没有良心。这一天沈仲思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，忽地传进一个李子霄的名片，说要请他立刻过去。沈仲思不晓得是什么事情，想着这几天受了一肚子的闷气，正想要到子霄那里和他谈谈，便在床上起身，梳洗过了，吃过点心，直到李子霄新赁的公馆里来。李子霄听得沈仲思来了，叫请楼上去坐，沈仲思就觉得有些诧异，暗想楼上是他和张书玉两个的卧房，怎么叫我楼上去坐？心上这般想着，就跟着家人走到楼上，径进卧房。沈仲思留心一看，见对面一间房门关着，这边房内却不见张书玉的影儿，连娘姨大姐都一个不见，沈仲思见了十分诧怪。刚刚走进房门，李子霄起身迎着，彼此招呼了一声，沈仲思见他面上一付无精打采的样儿，正要动问，李子霄早一团盛气的，迎着仲思把张书玉忽然逃走，并拐去许多的东西的事，说了一遍，并问沈仲思可有什么法儿，还是径去投报捕房，还是另想别法。沈仲思听了，方晓得书玉不见的缘故，原来也是落了他的圈套，和自家正是同病相怜，不觉哑然笑道："原来你也上了书玉的当，怪不得要这个样儿。但是你还没有晓得我的事儿，我被洪月娥骗去了六千洋钱，如今躲得人影也不见一个，反串同了一个什么流氓，说是洪月娥的本夫，翻过来吃住了我，要

我还他的人，我竟一时被他们逼住了，无言可答。幸得本家娘姨等大家相劝，才得脱身出来，你想想可是笑话不是？我为了这件事，整整的气了一天，正要赶到你这里来和你商议，不想事有凑巧，你这里也闹了这么一个乱儿。”

李子霄听了大怒，不待沈仲思说完，抢着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这般无用，竟被他们吃住了，一句口也不开。洪月娥既然逃走，就该问兆富里的本家要人，你花了六千块钱，难道就这样的罢了么？你既是这般胆小，待我来和你出头，若不把这件事儿追一个澈底澄清，我这李字也不姓了。”说着立起身来，要邀着沈仲思同走。沈仲思连忙止住他道：“你不要这般性急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且等我说完了我们再商议。”李子霄听了，方重新气愤愤的坐下，倒把自己张书玉逃走的事情放在一边，且听沈仲思的说话。只见沈仲思向他说道：“这件事儿实是我自家不好，过于大意了些，虽然付了他六千洋钱，却是我亲手交与月娥，此外并没有一人知道。现在月娥的人不知那里去了，不见我的面儿，却串出本家娘姨等一班人来，咬定口风，和我白赖，倒反问我要人。你想就是要打官司，也要有付钱的凭据，或者有什么证人，只是空口说白话，没有着实的收据婚书，这样的官司，凭你什么利害的人，也想不出个万全之策，何必为了一个倌人，惊天动地的坏了自家的名气？好在我们也不是吃亏不起的人，虽然花了几千洋钱，却也总算长了一番见识，自家认个晦气，叹口气儿，譬如自家病了一场，也就罢了。”

李子霄听了，细细想了一回，觉得沈仲思的话儿句句有理，便道：“你的事情总算就是这般罢了，我的事情你可有什么法儿替我想想？”沈仲思沉吟了一刻，道：“这件事儿，据我想来，倒也狠有些棘手。你的婚书已经被他带去，当初又没有

什么保人，就算报了捕房，把他退了回来，堂上的官员也不见得肯将他十分严办。但是在你这边想来，你娶了他不到半月，便被他卷物私逃，别人晓得了，显见得你是个瘟生，上了他的圈套。况且他已经逃走，就算追寻得着，也是没有真心，那时还是听凭他发堂择配，还是你自家仍旧收回？依我看来，这件事儿闹将起来，非但你没有什么好处，反是闹得通国皆知，还落了一个瘟生的名气，这又何苦呢？”李子霄听了，呆呆的瘫在椅子，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罢了，听你这般说法，果然闹将起来没有什么味儿，只得也和你一般认个晦气便了。”说着，还长吁短叹的十分不乐。沈仲思也想着了自家的心事，彼此默然，停一回方说道：“青楼妓女，本来十个倒有十一个没有良心，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番阅历，以后须要看破些儿，只好逢场作戏，随便应酬，断不可再上他们的当，那就明知故犯，一误再误了。”李子霄听了，不住的点头称是，两人又彼此互相劝慰了一番。从此李子霄、沈仲思两人看破了倌人的伎俩，把那寻花问柳的念头淡了许多，就是做个把倌人，也不过叫几个局，吃几台酒，应酬朋友，从不去转他的念头，倒成了败子回头，悬崖勒马。正是：

结束铅华之梦，禅榻西风；屏除丝竹之情，电光石火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论嫖界新小说收场　　结全书九尾龟出现

且说沈仲思和李子霄自从受了张书玉、洪月娥的骗局，居然的勘破痴情，忏除绮业，这也总算难得的了。看官听着：从来泡影无常，昙花一瞬；兰因絮果，一切茫茫。金尊檀板，销磨儿女之情；秋月春花，短尽英雄之气。或有五陵豪客，裘马轻狂；湖海词人，风情旖旎。貂裘夜走，桃叶朝迎。十年歌舞之场，一万缠头之锦。送客留髡之夜，誓海盟山；酒阑香烬之宵，飘烟抱雨。这样的风流艳福，自然是见者侧目，闻者倾心。但是上海滩上的倌人，覆雨翻云，朝张暮李，心术既坏，伎俩更多。将就些儿的人，入了他的迷魂阵，那里跳得出来？没有一个不是荡产倾家，身败名裂。在下做这部书的本旨，原是要唤醒诸公，同登觉岸。并不是闲着工夫，形容嫖界。所以在下这部书中，把一班有名的倌人，一个个形容尽致，怎样的把客人当作瘟生，如何敲客人的竹杠，各人有各人的面目，各人有各人的口风。总而言之，都是哄骗了嫖客的银钱，来供给自家的挥霍。那些千奇百怪的情形，一时也说他不尽。看准了那客人的脾气，便专用那一种手段去笼络他，定要把这个客人迷得他意乱神昏，敲得他倾囊倒箧，方才罢手。在下这部小说，把他们那牛鬼蛇神的形状，一样一样的曲笔描摹，要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书，一个个回头猛省，打破情关，也算是在下著书

劝世的一番好意。在下书中的这些说话，虽不免有些过分的地方，却这些事纪，一大半都是真情，并不是在下自家杜撰。做书的做到此处，便算是一部《四大金刚外传》的收场。如今且把这些闲话一齐收起。就是那章秋谷也暂且不提。先要提起那《九尾龟》的正文来，免不得要把他的出身来历，一一的补叙一番，好作个全书的结束。

且说无锡城内有一家暴发的乡绅，姓康，官名汝楫，表字己生。由附生出身捐了一个候补道，署了两任事，又放过一任关道，慢慢的升到了江西抚台。他老太爷倒是个进士出身，做过一任知府，在知府任上，不知怎的就弄了十几万银子回来。这位康太守有了钱就不做官了，一直回到无锡，就着这几个钱，收些利息，也运用不了，倒也无拘无束的十分自在。康太守中年无子，直到五十岁上方才生了这康己生，因为他是己年生的，所以就叫他己生。康太守得了这个儿子，欢天喜地，把这康己生好像明珠异宝一般的擎在手中，一口大气也不敢呵他。康己生长到五六岁上，便请了一个有名的孝廉公来做先生。无如这位康公子的心性，若明若昧的不甚明白，又不肯用心读书。先生见他不肯用功，晓得这个学生是东家溺爱的，便也不十分去做那空头冤家，首尾教了十二年，把这康己生也教了个半瓶醋的学问。

己生自六岁上学读书，到了十八岁上，那先生辞了馆地，这位康太守也糊里糊涂的不去考查儿子的学问。己生见康太守这般，乐得说些大话，满口胡吹，自以为自家的学问数一数二的了，看的那些举人进士就如在手心里一般。这年适遇督学按临，己生也要打算去考。这督学公是十科前辈，现任刑部左侍郎，姓王号佩兰，名体仁。性情甚是古怪，每到考的那一天，

他却一天到晚，顶冠束带的坐在大堂暖阁里头，把这些童生拘管得十分苦楚，背地里无不咒骂这位宗师。

且说康已生要去应考，府县两试，倒也不前不后的取在二圈里头，府县考过了，便去钻头觅缝的，打听了一位王大宗师的同年陆太史，放过一任福建学台，现在恰好丁忧在籍，平日间与王侍郎相与得十分稠密。原来王侍郎和陆太史都是现在余大军机的得意门生，所以他们两人的交情格外比众不同。不知怎样被康已生打听着了，花了五百两银子，托人去求了陆太史一封书信。到了江阴，谁知去得迟了两天，童生正场已经考过，后来的人一概不准补考，康已生急得没法，在寓中咒天骂地的，把带来的一班家人厨子，一个个骂得垂头丧气，胆战心惊。有一个得用家人，叫做石升，素来十分伶俐，最得这位少爷的喜欢，见已生甚是焦急，便悄悄的对已生道："据家人看来，少爷且把陆大人的信送进去，试他一试，看这位大人如何打发。虽说不准补考，从来打官话的，都是这般说法，那里就一定的不准补考了吗？就是学台当真的不肯通融，我们这里有的是银子，再花上些银子，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"已生听了心上大喜，高兴得直跳起来，笑道："我原说我带来的几个家人，就是你一个人靠得住，还能干些事儿，只是为什么不早替我说，害得我直急了半天，我们此刻马上送信进去。看他如何？"说着，就叫石升带了红缨大帽，穿了马褂，登上快靴，飞也似的赶到学院衙门投信。到了学院，直进号房，把陆太史的信交在号房手内，请他送进，自己便坐在号房候信。

且说号房投进书去，这位王侍郎拆书看了，心中狠有些儿委决不下，暗想道：这陆太史也狠糊涂。我向来规矩极严，从不受一些请托。况且正场已过，这康汝楫有意迟到几天，落得

回覆他去。忽又转念想道：若是叫他回去，却又碍着同年的脸面，不好看相，就是余老师分上也有些不好意思。想来想去，想了多时，究竟那皇上家的关防，抵不过同年的情分。正在踌躇未决之际，恰恰的事有凑巧，门上传了几个禀帖进来，原来是十几个外县童生，也为到迟了两天，不能补考，这班童生慌了，联名具禀，要求王侍郎补考大收，禀帖上说得十分恳切。王侍郎看了，暗想：既然如此，我也乐得听了陆太史的来信，做个顺水推船的人情。想定主意，便吩咐出去，叫康汝揖在外候着。

号房传出话去，那石升得了的一声，便飞跑出来，一路跑着，一路又打算主意，要想撒一个谎，骗他主人的钱。一口气跑至寓所，走进大门，看见这位少爷，正在房内踱来踱去，低着头不住的搓手，约摸着是心中在那里打算念头。猛一抬头，见石升气急败坏的跑进来，急问事情怎样。石升方才在路上的时候，已经打算得停停当当，此刻不慌不忙，对着康己生指手划脚的说道：“家人到了学院衙门，送信进去，王大人把家人叫进去，当面问了一回，便道：‘我这里的规矩，向来不准补考，你回去对你主人说，叫他下次来罢。’那时家人也不敢多说，只得退了出来。”石升还没有说完，康己生早急得瞪着眼睛，连说：“这怎么好，这怎么好！”石升又接下去说道：“家人退了下来，后来一想，要真是这样，不是少爷白白的来了一趟了么？家人便去寻着了文巡捕吴大老爷，再三的求他想法，这位巡捕老爷答应是答应了，只是有一句话家人不敢说，要求少爷宽恕了家人，家人才敢说呢。”说罢，把两手逼在背后，又请了一个安，直挺挺的站在一旁，一声不响。

康己生以前听得学院不准补考，已急得满头流汗，遍体生津，好容易听得巡捕肯替他想法，甚是欢喜，正在扯长了耳朵

听他说下去，见他说了一半就不说了，心上十分焦躁，连连的跺脚道：“糊涂东西，你不看见我在这里着急，怎么说了一半就不说了？”石升见他急得头红面胀，心中暗暗好笑，便凑上一步，又说道：“那吴大老爷开口定要五百银子，一些也不肯短少。家人好容易从一百两银子说起，一直添到三百银子，是再少不来的了，家人大胆，竟应允了他。现在他还在巡捕厅等家人的回信，不晓得少爷心上如何？”己生听了，呸的啐了石升一口，又骂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你去办了不结了么？三百银子，什么大事！还在我这里蝎蝎螫螫的，滚你妈的蛋罢。”骂得石升又羞又喜，口内连声应是。又立了一回，见己生不开口了，便侧着身子退出来，便走到同他主人来往的钱庄上，取了三百银子的洋钱，到街上各处去空走了一趟，便跑了回来。又把方才的银子藏得严严密密，方向己生说道：“银子三百两，家人已经当面交与吴大老爷的了，吴大老爷答应明后两天，便有信息。”己生听了欢喜非常，便磨拳擦掌的在寓中等候。

到了明日绝早，果然学院衙门高高的挂出了一扇牌来，一共补出十七个童生，康汝楫自然也在其内。到了补考的这一天，己生收拾考具，坐了轿子，几个家人前呼后拥的到学院衙门等候。不多一刻，里头升炮开门，王侍郎升坐大堂，点名给卷，康己生领了卷子，归号作文。原来这一回补考一共止有十七个人，王侍郎叫承差在大堂旁边安设桌椅，叫他们坐在两旁，封门之后，承差掮出一扇高脚牌来。上写着题目，首题是“生生以利说秦楚之王”，二题是“其至尔力也”。这原是王侍郎调侃康己生的意思，头题是明知那陆太史的一封书信，是花了重价得来，二题是说这来到江阴，是你的力量，下文明明的含着其中非尔力也的两句意思。虽然如此，这康己生原是个富贵公子出

身，那里晓得题目的命意，但是腹内空空的，要做这二文一诗，甚是吃力，倒也亏他，居然勉强做得出来。这正是破题儿第一次，当下勉强交卷去。

隔了几天，贴出酌覆的案来，康汝楫居然补在里头。康已生随众进覆，依然草草的敷衍完场。出场之后，随着出案，把康汝楫高高的取了第五名。已生喜欢得拍手打脚的笑个不了，好像痴子一般，拜了教谕，见过宗师，便收拾行李回到常州。得了一个秀才，便如天塌下来的一场富贵，那些亲戚朋友为他有钱，便一个个都去奉承他。奉承得这位新秀才十分欢喜，浑身骨节都觉得痒飕飕的，连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起来，竟是自己的文章换来的一般，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通通忘了。见了别人，把一个脸儿仰得高高的，一付得意的样儿，这可合着了一句骂人的俗语，叫做“龙门未折三秋桂，狗脸先飞六月霜”了。

闲话休提，只说康已生兴兴头头的，专等明年乡试，预备着乡会连科，却自从得了这领青衿，便把文章书籍一概丢去。不是寻花问柳，便是引类呼朋，却像这进士举人毕竟会自己飞到家里来的一般。康太守以前虽把这儿子看如珍宝，有时还拘束拘束他，现在看见他儿子得了功名，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秀才，常言秀才是宰相的根苗，便也自譬自解的不去管他，竟等封翁做了。

春来秋往，早已过了一年。到了秋间，又早是乡试的时候，康已生带了许多仆役，雇了一只大船，门枪旗灯，十分煊赫，就像是什么现任官员赴任的样儿。到了南京，寻了一所精致河房，他一人住下，那录科领卷的这些照例事儿，总不必去提他。只说录科已过，康已生专等入闱，却心上忐忑忐忑的，恐怕万一不中举人，如何是好，就打发家人四出寻访门路，自

己却只在钓鱼巷堂子里头住宿，整天整夜的也不回寓。就这般糊糊涂涂的过了两天，己生正住在钓鱼巷还未起来，石升同了一个长随打扮的人来找他，等了一会，已经午后，方见己生睡得铺眉蒙眼的，披着衣裳，趿着鞋子，口中不住的打着呵欠，走了出来，问道："有什么事，这时候就来寻我？"石升抢步上前，附耳说道："家人寻着了一家门路，是最稳当不过的，请少爷回寓去说罢。"己生一听大喜，便连忙走进去，穿好衣服，又走出来，那轿子是石升带来接的，便坐轿回寓。还未坐定，石升上来说道："这同小的来的，是桃源县郑大老爷的签押房家人，名叫陈贵，郑大老爷是翰林散馆出来，就放了甘泉县，现在又调到桃源县来。"正是：

生公说法，欲点顽石之头；阿堵无灵，销尽豪华之气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交代。

第八十回

通关节花钱遭巨骗　　捐道员拜客出风头

且说石升低低的向康己生说道："这郑大老爷今年点了第一房房官，又和副主考汪大人是同年，方才这个家人对小的说道，只要有银子，拿得定就是一个举人，并且还可以同着去见郑大老爷当面交代。家人想这条道路倒还稳当，所以同他来见少爷的。"己生听了，便说叫他进来。当下石升便去同了那陈贵进来。向着己生也把腿略弯一弯，算是请安，便站在旁首。己生看陈贵时，面目清秀，举动伶便，却像一个现任州县的亲随，当时问道："你同我家人说的那件事儿，你要多少银子？倒底稳当不稳当呢？"陈贵走上一步，轻轻的说道："这银子原不是家人要的，就是讲定了数目，交银子的时候，也得你少爷自己交给敝上，省得要经别人的手儿，只是这数目敝上说一定要三千银子，如或短少是不必去说的。"己生道："三千银子，我不好去捐个知县，不比买这个举人好的多么？"陈贵道："这是你少爷自己的名气，中了举人，体面却好得多了，即如少爷今年中了举人，明年还要中进士，点翰林，将来一样也好放得学台主考，这是不能说的，你少爷自己打主意就是了，我们当家人的，还能勉强着办么？"

己生听陈贵这一番说话，讲得十分中听，便道："只要一定靠得住，我就出三千银子也不算什么，但只能先付一半，放

榜之后，再行找足如何？”陈贵道：“这一半的说话，家人却不敢答应，请你少爷到我们公馆里头去当面说就是了。”已生道：“也可以，我立刻和你同去。”便换了衣冠，坐着轿子，因为恐怕招摇耳目，只带了石升一人，陈贵也跟在轿后。轿子走到武定桥左首，说是到了，只见陈贵抢先一步赶进大门。石升便拿着治晚生的名帖，跟着陈贵走了进去。那轿子就在大门外，暂时站住。已生在轿中看时，见这门楼高大，彩画辉煌，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，上写着“特授淮安府桃源县正堂郑公馆”几个大字，又有两张朱笺贴在两旁，写着“回避”，那字写得铁画银钩，十分的端丽，却像个玉堂中人写的。正在观看，忽听得远远的喊了一声请，便有十来个人，接接连连的喊出来，早听吱的一声，两扇中门，分开左右，陈贵立在门内，手中举着名帖，高声道请。已生的轿子便由中门进去，到了大门下轿，陈贵在前侧身引道，到了花厅，便又退出去了。

已生坐在花厅，等了好一刻，才见陈贵又来把帘子高高打起。那位郑大老爷顶冠束带的走了进来，背后跟着四五个当差的，已生连忙恭恭敬敬的行下礼去，郑公却止还半礼，起来让坐，早送上茶来，彼此又打一恭，方才坐下。郑公先开口道：“尊帖本不敢当，只因小价来说，吾兄有事来此商量，将来不免有个师生之谊，兄弟却有僭了些。”说罢，呵呵的笑了。已生又着实谦逊了一番，方才抬头看时，只见郑公花白胡须，方面丰颐，眉目清朗，举止凝重，言语安详，称得起个官场的品格，便又把要买关节的意思说了一番。说到先付一半的话，郑公便截住道：“这件事儿，原事大家取信，不必勉强。况且兄弟的意思，不过想要多收几个门生，并不是于中取利，既是我兄尊意不甚相信，竟请吾兄别寻道路，兄弟倒并不介怀的。”已

生碰了这个钉子，便慌了道："既是公祖这般说法，治晚何敢有违，立刻就将该项当面交割，省得另日叫人送来，不知公祖的心上怎样？"郑公听了道："这个也悉凭尊便，兄弟不便撺掇的。"当下己生主意已定，便叫石升进来，叫他到钱庄去开银票，石升飞一般的去了。不多时，已经回来，把一张银票双手递上，己生看了不错，立起身来双手又送与郑公。那郑公却不自己用手去接，只向着背后的家人把嘴努了一努，就有一个俊俏跟班上来接去，己生见话已说妥，便起身告辞。走出花厅，又说了两句叮嘱的话，大约是怕他落空的意思。不料这位郑大老爷却拂然不悦，冷笑一声道："老兄看得人太不值钱了，难道我这桃源县知县，止值这三千银子么？"己生吃了一惊，连声"不敢"，打拱告辞。他送到滴水檐前，就不往外送，遂把身子躬了一躬，大摇大摆的踱进去了。己生上轿回寓，虽然花了三千银子，心上却说不出的得意。

在寓中休息了几天，早已场期到了，石升便料理考篮、风炉、书本、茶食、油布、号帘，一一停当，初八日五更就叫了己生起来，五六个家人前后簇拥的出门而去。到了贡院，领了卷子，石升是来过几次的，便当先引路，掮着书箱，依着卷面上刻的字号，寻着了号子，替他解了考篮，钉好号帘，铺好号板，又把风炉拿出来，烧了炭，炖好茶水，方才一齐出去。己生到了号内，只见通共只有一张方桌的地方，吃喝睡觉都在里头，己生是在家受用惯了的人，何曾受过这般苦楚，觉得坐立不是起来，焦躁了一回，也是没法，只得捺住了心，勉强睡下，却倒睡着了。直睡到午后方醒，已经听得明远楼上的号筒不住的呜呜价吹，吹手不住的吹打，远远的又听得炮声，想是已经封门了。腹内却觉得有些饿起来，便叫号军取开水来，将

带的风米泡了两碗，又取出路菜火腿、薰鱼等胡乱吃了一顿，便又呆呆的坐在号中。听得外面的一班考生，呼朋唤友高谈阔论的十分热闹，已生也不去管他，到晚间又随便吃了些茶食，便自睡了。

约莫四更时分，已生正在睡熟，忽觉有人在他身上连连的推了几下。已生糊里糊涂的还认是在自己寓中，不知何人把他推醒，心中大怒，坐起身来方欲骂时，头上鏊鏊的一声，早把自己的头撞了一下。这一下，直撞出一个疙瘩来，方才记得是在场内，自己不觉好笑。连忙看时，却是号军送了题纸来了，便手接题纸，点起火来看时，只见头题是"大哉圣人之道"，二题是"此之谓大丈夫"，三题是"西子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"；诗题是"诸君何以答升平，得平字五言八韵"。已生看了，却呆了一会，觉得这几个题目不知从何处做起，只得铺下草稿，定心做去。

早过了一天，已是初十日午后了，已生刚做了头次二题，第三题尚未做完，早见邻号的人纷纷交卷，外面已放二牌。已生惟恐来不及抄写，便急忙忙的把一文一诗凑完，连忙取出卷子誊真。好容易誊到第二篇，正在闷着头写，忽见几个人掀起号帘来，抬头一看，见这一班人都戴着红缨大帽，又有一个拿着一个大号筒照着他的面孔，呜呜的吹。已生不知何故，倒着实的吃了一惊，急问时，方知是净场催缴卷的，心中越急，越写不上来，勉强潦潦草草的乱了一阵，抄完了去交卷时，场中早已静悄悄的，不多几个人了。连忙收拾了考具，叫号军掮着到龙门口，自有人接出大门。大门之外，石升带着众人，等得不耐烦，见主人出来，急抢上来，接过考具。坐上轿子，回寓便睡了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二三场一样的进场，草草完事。十六日出场，已生累得狠了，足足睡了两日，方才起来。又过了四五天，便收拾行李回到常州。到家之后，把那似通非通的文稿抄了几篇，送给亲友观看，自以为花了三千银子，这个举人是稳稳的，飞不到别处去了。那各亲友中也有有些见识的，见已生的文稿，多暗暗的摇头，却当面不肯说出，只是一味的奉承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过了九月十五，差不多要放榜了。到了放榜的前一天，算计五更可以得信，康已生便约了各家亲友，治了酒肴，大家欢呼畅饮的在那里等榜。已生做了主人，高谈阔论的只在那里背他的场作，又摇头摆尾的道："若说这样的文章试官不中，今年常州府内就没有可中的人了。"各亲友听了，免不得附和一番。大家饮酒至三更光景，又叫了几个土娼来陪酒，弹起琵琶，唱了几支京调小曲，说说笑笑的不知不觉已有五更。只见石升飞跑进来道："外面报房已经开报，我们还没有报来，只怕少爷中在五名之内呢。"说犹未了，早听得远远的锣声自北而南，镗镗的敲过来，已生不觉直立起身，竟向门外迎去，各亲友也随后跟来，到了大门之内，眼睁睁的看着那一班敲锣的报子走了过去，竟是头也不回。已生便觉得心上有些把不稳起来，却还倚着走过门路，不至落空，或者竟中在前面也未可定，便又大胆起来，重新进去，再邀亲友们饮酒。

众人见报人不来，心上都道是没分的了，面上还不肯露出来，依旧在那里敷衍着他，乐得开怀畅饮。只有已生等了一会，还没有信息，身子虽坐在席中，那心上就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，七上八落的，面色青黄不定，看他那个样儿，煞是难过。延挨了一会，早已天色大明，东方日出，众亲友见此光

景，料难再留，各自起身告别。免不得说几句套话，安慰已生道："功名迟早有定，下科一定高魁，那时再叨喜酒。"已生没精打采的送出大门，彼此一拱而别。已生回到书房，心上越想越气，便把石升叫来大骂了一顿，吓得石升诺诺连声，跪在地下，自家认罪。

原来这件事儿,却是南京的一班骗子做的圈套,石升并不得知，康已生又是个寻常纨绔，那里看得出什么人情世故，所以刚刚的着了道儿。当下已生把石升骂了一顿,也无可奈何,只得罢了，闷闷的坐在家里。坐了几天，就有一班朋友劝他不必应试，趁着现在捐例大开的时候，不如竟去捐一个官，你又不是捐不起的人，就是捐个道台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已生听了，如梦方醒，恍然大悟，便和他父亲康太守说了，想要捐个道台。这位康太守，素来溺爱已生，那有不听，果然拿出钱来交给已生，托人上兑。已生要图体面，索性加了一个二品顶戴，差不多也花到一万三四千银子的样儿,从附生上一直报捐道员,却是从来没有的，也算得一件奇文。更兼康已生自从捐官之后，自己想想不过花了一万多银子，居然就是煌煌的一个大员，十分得意,整天的带着珊瑚顶,拖着孔雀翎，大摇大摆的坐着轿子，在街上拜客。却想着自己现在是个道台，照例要坐绿呢轿子，方合大员的体制。无奈这绿呢轿子，无锡城内竟是借不出来。已生的性儿又是今天等不到明天的，十分性急，只得到丧衣店里头,赁了一乘绿呢四轿,坐着拜客,别人看见他这般怪相,没有一个不是掩口葫芦。康已生那里晓得？还是扬扬自得，荣幸非常。一连拜了几天客，便要打算进京，去办引见到省的事情。

那时已经有了轮船，甚是快当，不多几日,已到北京,暂住在一个同乡家内。这同乡也是一个京官，叫马申甫，少年点了

探花，不多两年，就用了军机章京，推升了达拉密，那一班军机处的王爷中堂们多器重他。康已生住在他家，晓得他是中堂们的红人儿，竭力拉拢，又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的亲侄儿，后来又不知怎的，康已生居然走着了章凤藻章中堂的门路，送了一分厚礼，把章中堂拜作老师。章中堂倒甚是器重这个门生，给他一个明保，康已生就顿时的显赫起来。不多几时，放了一任天津道，章中堂又在里面照应着他，便又调了江苏上海道。十多年的光景，康已生熬炼资格，论俸推升，竟直做到江西巡抚，这真是"孤始愿不及此，今及此，岂非天乎"了。康已生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，还有许多帷薄不修的丑事，传播官场，没有一个不晓得这位康观察的笑话。料想列位看官也有些晓得，用不着做书的在下替他一一宣扬，这一回书却就是《九尾龟》的全书结局，诸公若一定还要打听这位中丞的历史，或者待在下费些笔墨，再续他一部出来，现在却是限于篇幅，只得就着这些事迹，作个《九尾龟》五集的收场。本来在下这部小说虽然名叫《九尾龟》，不过是借着他作个楔子，究竟并不是嫖界醒世小说的正文。看官们不要认错了在下作书的宗旨，正是：

一把辛酸之泪，回首销魂；十年风月之场，现身说法。

第八十一回

演前文重见九尾龟　　醒迷途续成新小说

上回第五集书中，正说着那位康己生康观察乡试不中，便捐了个河南候补道到省候补，后来居然署了一任开归陈许道，又调补了直隶天津道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升授了河南按察使，得了直隶总督陆制军一个密保，便升补了江西布政司。到任不及两个月，刚刚的江西抚台德中丞调了热河都统，这位康方伯便升授了江西巡抚。这也算得是一帆风顺，宦运亨通了。如今在下且把康中丞的一面按下不题，再把章秋谷的事实演说一番，诸公静听，待在下慢慢的说来。

只说章秋谷自从娶了陈文仙之后，两个人自然是似漆投胶，如鱼得水，频伽共命，鹣鲽同心。凌华十五之年，初逢韩寿；碧玉小家之女，来嫁王昌。地久天长，一双两好。秋谷也怕文仙散诞惯了，坐在家里头要气闷，便也时常同他出去跑跑马车，看看夜戏。在上海约有住了三个月，忽然接了家里头太夫人的一封来信，叫秋谷快些回去。依着秋谷的意思，要想把陈文仙留在上海，自己回去省亲，倒是文仙不肯道："我既然嫁了你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如今回去，我自然应该跟你回去，那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的道理？"秋谷忽地哈哈的笑道："好呀，你索性把我比起畜生来了。"文仙听了一面笑着，瞪了秋谷一个白眼道："你这个人实在的难说话，一句无心的

话儿，你又要挑起眼来，难道我和你两个人还要这些过节儿不成？”秋谷笑道：“我们两个人自然用不着讲什么过节，我也不过是说说罢了。但是你既然要跟我回去，我现有老母在堂，家中又有正室，虽然没有什么别的，那礼数关节是不能错的，你是向来散淡惯了的人，那里受得起这般拘束？到了那个时候，万一有什么委屈你的地方，叫我心上怎样的对你得起？”文仙听了，把头一别道：“怎么你这样的明白人，也会说出这样的糊涂话来？你家里有老太太，有正室少奶奶，我是向来知道的，如今既然嫁了你，不跟你回去和老太太、少奶奶住在一起，难道倒要另外一个人住在上海，叫你身心两地不成？再说起什么老太太、少奶奶面上的礼数关节来，那更是我分内的事情，算不得什么，你只顾放心同我回去，不要这般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。”

章秋谷听了陈文仙的一番说话，低着头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说道：“你的说话自然不错，但是我心上好像总觉得有些不妥当，万一到了那个时候你受了什么委曲，或是闹了什么口舌，心上抱怨起来，那就懊悔嫌迟了。”文仙道：“这是我自己愿意跟你回去的，那有懊悔的道理？况且我们两个人住在上海，你的家眷又不在这里，不尴不尬的，究竟不是个长久的法儿，如今跟你回去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秋谷听了，心中暗暗的欢喜，故意再逼他一逼道：“你果然情愿跟我回去么？不要是一时高兴头上讲的顽话罢。”文仙正色道：“顽是顽，笑是笑，这样的事儿，那里好和你顽笑？”秋谷听了，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当下便和陈文仙商议了一回，把那些家具动用的东西，本来有一半是租的，便都退还了店家，自己的家具，拣好的带了回去，粗笨些的，便都丢掉了不要。商议定了，文仙倒忙忙碌碌的收拾了两天。

到了动身的隔晚，文仙把自己的东西和秋谷的行李都收拾得妥妥贴贴。陈文仙本来身体娇弱，又是一双凌波三寸的金莲，忙了一回，只把他累得娇喘微微，浑身香汗。章秋谷在旁边看着，只是微微的笑，也不开口，也不动手。文仙喘息了一回，便对着章秋谷道："你不来帮助我也还罢了，只顾看着我笑些什么？"秋谷一面嘻嘻哈哈的笑着，一面问道："你这两天忙些什么，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忙到这般模样？"文仙听了诧异道："原是你自己和我讲的，收拾了东西好同你回去，怎么你倒反来问起我来？难道你贵人忘事，已经忘了不成？"秋谷又笑道："看你这个样儿，真要收拾了东西同我一起回去么？"文仙听了，摸不着一些头脑，只得说道："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？你怎么平空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"秋谷听了，抢步过去，走到文仙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："多谢多谢。"

陈文仙见了章秋谷这般张智，更觉摸头不着，只得说道："你这个人不要是发了痴罢，怎么无缘无故又打恭作揖起来？"秋谷慨然说道："我章秋谷半生落拓，百事迍邅，天壤茫茫，竟没有遇着一个知己。不料如今居然娶着了你这样的一个人，既不贪我的钱，又不图我的势，却这样的和我一心一意，没有些儿势利的心肠，你叫我怎样的不感激，怎样的不欢喜？"说着，不觉言下黯然，大有独立苍茫，四海无家之恨。陈文仙本来是个情种，听了章秋谷这一番说话，不觉打动了他的情肠，流出两行珠泪，紧紧握了章秋谷的手，四目相视，脉脉含情，觉得心上千头万绪的，不知有多少话儿要说，却一句也说不出。停了一回，陈文仙方才笑道："我既然已经嫁你，我这个人就是你的，自然该应跟你回去，自己人还用得着这般么客气么？"秋谷在袖子里头取出一方丝巾来，和文仙拭干了面上的眼泪，口中

说道："你还没有看见上海地方，多少有钱有势的客人，娶了个倌人，不肯回去，住在上海的多得狠在那里，那里能一个个都像你这般贤德。"文仙道："说起贤德两个字来，我也不敢当，不过自己还保得定不至于闹什么笑话罢了。老实和你讲罢，那些嫁了人不肯回去、一定要住在上海的倌人，都是有心淴浴，不是真要嫁人。若果然真要嫁这个人，自然要和他想个安稳法儿，那有不肯住在一起的道理？"秋谷听了，微微一笑，便搀着陈文仙在榻上并肩坐下，恳恳切切的对他说道："既然如此，我却有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儿和你讲个明白，你却不要生气。"

看官，你道章秋谷是当真要同着陈文仙一同回去么？原来秋谷的太夫人陈氏，性情严厉，不许秋谷在外边娶妾，在下做书的在初集书中已经提过。如今秋谷在上海娶了陈文仙，原是瞒着他那位太夫人的，那里敢就是这般的同他回去？只因陈文仙自从嫁了章秋谷以来，虽然是倚影怜声，双心一袜；鸳鸯比翼，蛱蝶同心。但秋谷心上，毕竟还有些儿疑惑，想着文仙虽是一心嫁我，没有什么别样的心肠。但是如今是把他放在上海，吃的穿的用的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奢华豪侈，却也般般不缺，样样现成，既没有一些儿愁烦，又没有一些儿拘束，过着这样的日子，那里现得出什么真心，不如我假意和他说明，要把他留在上海，看他怎样的一个说法。章秋谷想定了主意，便常常的对着陈文仙说，家里头的太夫人家教怎样的方严，规矩又怎样的利害。陈文仙听了，只微微笑着并不开口，秋谷一时也看不出他心上的意思来。刚刚这个时候，太夫人写信叫他回去，秋谷便趁着这个当儿，假意去和陈文仙商量，要把他留在上海。那知陈文仙自家不肯，一定要跟着章秋谷一同回去，秋谷听了

心上自然欢喜，便细细的把自已家里头的事情和陈文仙说了一遍，又说明不能同他回去的缘故，叫文仙仍旧住在上海等他。

陈文仙听了，不觉俊眼横睃，蛾眉微蹙，睄了秋谷一眼道："你这个人的心不知是怎么生的？凭着别人向你呕出了心肝，你依旧是指东画西的不肯说一句真话。幸而我的嫁你还是真心，你试不出什么马脚，万一我心上存了一丝一毫的假意，被你试了出来，那还了得么？我平日待你究竟怎么样，可得罪过你没有！你自己去想想，如今无缘无故的，又要这般鬼鬼祟祟起来，你怎样的对人得起？"说着，便别转头去，洒脱了秋谷的手，一言不发，不觉有些烦恼起来。眉锁湘烟，眸回秋水，那一付含怨含颦的丰态，直似那雨中菡萏，霜里幽兰。章秋谷少不得深深的抚慰一番，又对着文仙说道："不是我这样的一番做作，也显不出你的一片真心，你又何必这样的动气呢？"文仙听了，方才破涕为笑，当下走到窗下一张梳妆桌上，对着镜子，重掠乌云。秋谷便站在陈文仙背后，细细的打量那镜子里头的陈文仙，只见他宝靥偎霞，蛾眉却月，西子捧心之态，太真倾国之姿。觉得真个是国色天香，一时无两，把一个章秋谷看得呆了。陈文仙在镜子里头，看着秋谷这般呆看，便在镜子里头对他笑道："你看些什么，难道到了如今，你还没有看够么？"说着，那两边颊上，不觉升起两朵红云，越显得十分媚妩。这一晚桥填乌鹊，水溢银河；雨殢阳台，云迷巫峡。檀奴归去，匆匆唱南浦之歌；凤女相思，缓缓结芳兰之佩。

过了一天，章秋谷安顿了陈文仙，把自已在上海经手首尾的事情料理了一番，又到辛修甫、王小屏、陈海秋等几个要好朋友那里去辞了一回行。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回去，如今听得秋谷说立刻就要动身，辛修甫怪他为什么早些不讲。秋谷道：

“我此番回去省亲，不多时就要出来的，你们不必挂念。”依着陈海秋，还要和他饯行，王小屏拦住道：“你不听见他说立刻就要动身么？那里还来得及饯什么行。”秋谷也向陈海秋拱一拱手道：“我们知己弟兄，相交在心，本来不必拘什么形迹，我心领盛情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便匆匆要走。辛修甫等都要到船上送他，秋谷拦阻不住，只得自己先回去，嘱付了陈文仙几句话儿。陈文仙也要送到船上，秋谷便同陈文仙同坐一辆马车，星飞电转的赶到常熟轮船码头上。秋谷是自己雇的一号快船，兼雇轮船拖带。当下秋谷同陈文仙上船坐下，刚刚讲得几句话儿，早见岸上远远的两辆马车，风一般的赶到秋谷船边停下。正是：

将离赠别，佳人南国之思；寸草春晖，游子天涯之感。

不知章秋谷此去何日再来，请看下回便知分晓。

第八十二回

送萧郎南浦赠将离　　返故乡天涯留别恨

且说章秋谷刚刚同着陈文仙上得船去，早见岸上两辆马车飞也似的赶来，秋谷知道是辛修甫等赶来送行，便自己跨出船头，拱手相迎。辛修甫和陈海秋、王小屏上得船来，秋谷便让他们进舱坐下。陈文仙见了，想要回避进去，秋谷叫道："我们都是知己朋友，你过来见见不妨。"陈文仙听了，便回过身来，慢款湘裙，轻移莲步，低着头向辛修甫等三人，一连道了三个万福，辛修甫也作揖相还。陈文仙道过万福，便低头立在一旁。辛修甫等偷眼看时，只见他体态依然，丰姿如昔，只身上穿着一身元色衣服，曳着一条元色长裙，淡扫蛾眉，薄施脂粉，铅华不御，芳泽无加；头上只带着一支珍珠押发，一个珠骑心簪，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些儿珠翠，低眉敛袖的立在那里，不笑不言，竟没有一些儿荡逸轻扬，全是一派的大家丰范。辛修甫见了，暗暗地十分赞叹。陈文仙略略的站了一回，便也转身进去。王小屏料想章秋谷和陈文仙一定还要说几句体已的话儿，我们不要在这里讨他的厌，便和辛修甫、陈海秋使一个眼色，大家立起身来告辞，彼此打了一拱，辛修甫等三个人，便自上岸去了。

这里章秋谷和陈文仙两个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一言不发。陈文仙只觉得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，一古脑儿都并到心上

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猛然听得轮船上呜呜的两声汽笛，秋谷便道："轮船将要开行，你上岸回去罢。"陈文仙听了，勉强点一点头。章秋谷便扶着陈文仙上了码头，说一声："你自家保重。"踊身一跃，早已跳上船头。船家把缆绳带在拖船的后面，呜的一声，轮船已经开动。章秋谷立在船头上，眼睁睁的看着陈文仙，陈文仙坐在马车里头，也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，直看到烟波浩渺，人影摸糊，陈文仙方才懒懒的回去。这且按下不题，

只说章秋谷立在船头上，直至望不见文仙的影儿，方才叹一口气进舱坐下。真个是风情霞思，凄凉南浦之歌；别恨离愁，辜负高唐之梦。那上海到常熟本来水路不多，不到五更，已经到了。章秋谷离家已久，也觉得要紧回去看看家里头的情形，便把船上的行李都交给那两个家人，自己便跳上岸去，赶到家中，见了太夫人，又见了他夫人张氏。秋谷见太夫人身体十分康健，心中自然欢喜，太夫人见秋谷回来，心中也十分欢喜，问问这样，问问那样，又把自己家里头几个月里头的事情，夹七夹八的告诉了秋谷一遍。秋谷在家里头休息了两天，不免出去到各亲友那里去应酬一番，一班亲友也有上门来探望的，也有备酒和他接风的，倒把个章秋谷忙了好几天。秋谷自回之后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只陪着太夫人讲讲闲话，叙叙家常。他夫人张氏，秋谷本来原是因他才貌平常，所以和他不合。幸而他这位夫人性情极是平和，脾气也还柔顺，倒深得太夫人的欢心。章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解劝，便也渐渐的两下和睦起来，所以秋谷在家，倒也狠不寂寞。

一连过了十余日，太夫人对秋谷讲起佃户的抗租不完来，秋谷道："这班种田的人，虽然种了几亩田，却往往穷得衣不遮身，食不充腹，想起来也狠可怜，若是欠得不多，不如听他

去罢。”太夫人道：“若是穷佃户欠租不完，自然不必去问他追讨。这个欠户，听说狠有钱的，靠着他儿子的丈人是县里头的差役，作威作福的狠不安分，种了我们五十几亩田，三年的工夫，一个大钱都不肯完，你想世上那有这般道理？要是一班佃户大家都学着他的样儿不肯完租起来，叫田主人怎么样呢？”秋谷听了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原来就是黄阿润这个混帐东西，去年他没有还租，我就要把他送县押追，一向只道他是个贫户，那晓得他竟敢倚着一个差役的靠山，抗不完租，这还了得！明天待我自己去拜常熟县刘大令，托他立刻提了黄阿润，押追欠租就是了。”太夫人道：“只要他好好的把租还了出来，或者先还一半，也就罢了，不必一定要把他送官押追，他们乡里人究竟吃不起惊吓。”秋谷听了，答应一声，便把收租的帐目查了一查，见欠租不完的，十个里头差不多倒有四五个，不觉怒道：“这都是大家看了黄阿润的样儿不肯完租，要不好好的办他一下子，明年的租就不用收了。”想着，便把几个欠户的名儿都开了下来。

到了明天，章秋谷换了衣冠，坐着轿子去拜那位常熟县刘大老爷。投进帖子，等不多时，只听得吱喽喽的一声，中门大开，一个执帖家人手中举着帖子，说一声“请”。秋谷的轿子，便直进二堂歇下。执帖家人，斜着身子，把帖子举得高高的在前引道，把秋谷让到花厅坐下。等不多时，这位刘大老爷便在里面走了出来，秋谷和他行过了礼，叙了几句寒温，便提起佃户欠租的事来，要请他出票提人。刘大老爷听了，一口应允，并不作难。秋谷不免和他说了几句客气的话儿，便端起茶碗来，喝了一口，起身告辞。刘大老爷送到轿旁，打过一拱，便走了进去。

章秋谷的轿子，便一直抬出大堂来。刚刚抬出暖阁，早看见对面飞也似的来了一乘青布小轿，一直抬到大堂上，便停下来。轿子里头走出一个少妇，不先不后，刚刚和章秋谷打了一个照面。章秋谷早吃了一惊，只见这个少妇凤目凝波，蛾眉锁翠，衣裳缟素，举止端详，狠像个大家命妇的风范，却是眼中含着一泡珠泪，面上又显着一派怒容，低着了头，直走出来。章秋谷看了，心上不由的疑惑起来。暗想：这样的一个人，狠像一个贵家命妇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个地方来，难道和人家打什么官司不成？看他脸上的那付形容，明摆着一腔冤愤，也不知他究竟是什么事情，不如在这里略等一回，看看他的情形，若是可以相助的地方，我也不妨帮他一下子。想着，便叫轿夫略停一停。秋谷坐在轿内也不出来，只仔仔细细看那少妇的举动。只见那少妇后面，还跟着两个差役，慢慢的走过来。那少妇回过头来，问那两个差役道："县大老爷在那里，快些儿请他出来。"那两个差役听了，微微冷笑道："你说得好容易的话儿，县大老爷是一方之主，也是轻易见得的么？你既然来了，且到官媒那里等候一回再说。"那少妇听了，着急道："既然县大老爷没有坐堂，为什么你们又把我撮弄到这个地方来呢？"一个差役又冷笑道："大老爷既然提你，自然有坐堂的日子，你只好好的等着就是了。"那少妇听了，更加着急道："依着你们这般说法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"一个差役又道："那我们也不知道，大老爷高兴几时坐堂理事，就是几时坐堂理事，我们当差役的那一个敢去催他？你只到官媒那里去好好候着，自然有你一个快活。"

那少妇听了差役的口风不对，不觉心中大怒，只见他抬起头来，厉声说道："你们两个人嘴里头，放的都是什么屁儿，

我一个寡妇，你们无缘无故的平空把我叫到这个地方，如今县大老爷又不肯坐堂，倒反要把我押起官媒来，那官媒家里是好好的人可以住的么？你们瞎了眼睛，难道把我也当作那班没骨气的人不成？”一面说着，虽然声色俱厉，却止不住两行珠泪直挂下来。连忙别转头去，自己拭干了眼泪，蛾眉倒竖，凤目圆睁，又高声对着那两个差役道：“到底怎么样，你们只请县大老爷出来就是了，若要把我押到官媒那里去，你们不要想昏了头，我是死也不去的。”两个差役听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彼此做了一个眼色，一个差役便呵呵的笑道：“伙计，你听听，好大的口气。老实对你说了罢，大老爷的吩咐，去不去由不得你，你愿意去也是要去，你不愿意去也是要去，我劝你还是好好的走罢。”章秋谷看了这样的一种情形，又听了那般的一番言语，虽然还没有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心上早瞧料了五六分，不由得怒从心起，便自己走出轿来，一直走到那少妇身旁站定，睁开两眼看着那两个差役。

那两个差役抬起头来，见平空来了这样的一个人，心上虽然有些诧怪，却也还不在心上，只恶狠狠的对着少妇说道：“怎么样，大老爷的话儿难道你竟敢不听么？怪不得祁乡绅对着大老爷说你是个泼妇呢。”那少妇听了，不慌不忙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原来就是祁八这个畜生干出来的事情，好好。”那两个差役道：“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只请你快快的走罢，在这里挨一会儿，也当不了事。”那少妇听了，忽然把眉头一皱。大声说道：“你们真要把我押到官媒那里去么？”那两个差役冷冷的说道：“岂敢，难道是和你取笑的不成？”那少妇忽地咬一咬牙齿，顿一顿金莲，飕的一声，从衣袖里头，掣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，望着自己喉咙便刺。两个差役见了，只吓得灵魂出

窍，毛骨皆酥（苏），口中一个字儿都喊不出来，两个人四只脚儿就如钉在地下生了根的一般，一步也走不上去。大堂上一班家人、差役见了这般形景，一个个也都大吃一惊，连忙七手八脚的赶过来想要去夺，那里来得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章秋谷这个时候已经立在那少妇身旁，见他一转眼的工夫掣出刀来，望着自己颈中便刺，饶你章秋谷这般胆大，由不得也吓出一身冷汗来。到了这个间不容发的当儿，那里还顾得什么男女的嫌疑，疾忙抢进一步，轻舒猿臂，只一把把那小刀夺了过来，凭你章秋谷这样的眼明手快，那刀锋已经刺入喉咙，约有一寸多深，血花飞溅，一个身体软瘫下来，坐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幸而还是章秋谷抢得快了些儿，那刀锋虽然刺进喉咙，没有割破食气两管，不至于有伤性命，却一时间怒气攻心，刀疮迸裂，鲜血直喷出来，晕了过去。正是：

　　邹衍下狱，天飞六月之霜；齐妇含冤，泪迸三年之血。

欲知这位少妇究竟是什么样人，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

风凄繐帐泣凤悲麟　月冷空房鸾孤鹄寡

上回书中正说着那位少妇在大堂上晕了过去，但是这位少妇究竟是个何等样人，为着什么事儿，要弄到一时短见，慷慨轻生？在下做书的都没有讲得明白，就是这样糊里糊涂，没头没脑的一来，看官们一时间那里弄得清楚，如今列位看官且休性急，待在下做书的一一说来。

只说那个时候，常熟县有一位致仕的乡绅，姓钱，叫做钱韬叔，是个一榜举人的大挑知县，做过几任州县，倒也狠有政声。无奈读书人出来做官，总带着那一点儿先天的书毒，一心想做好官，不肯巴结上司，上司因此和他不对，借着公事上的一些不合，便把他撤任察看，把这位钱大老爷只气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，索性告了个假不做官了。回到常熟地方，自己修一个小小的花园，种竹养鱼，栽花莳药，一天到晚的，只在自己的花园里头吟风啸月，饮酒赋诗，虽然地方不大，却也房廊曲折，花木萧疏，榆柳两行，梨桃百树，布置得狠有些儿丘壑。

钱大老爷夫人黄氏，早年就死了，钱大老爷伉俪情深，不肯续娶。黄夫人生了一子一女，儿子名叫康寿，女儿名叫纫秋，都生得目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真是两株玉树，一对璧人。这钱纫秋长到十七岁上，更长得如花如玉，倾国倾城，冰雪为肌，琼瑶作骨。更兼性情和顺，资质聪明，对着钱大老爷，真是千

依百顺的，从不肯叫钱大老爷生气。钱大老爷的钟爱这个女儿，真个也像是掌珠拱璧一般，自己教他读书识字，又请了一个绣娘教他女工刺绣。这位钱小姐一学就会，一会就精，不上五六年的工夫，钱小姐早已女工针刺无一般不会，诗词歌赋无一样不精。到了十七岁上，钱大老爷便和他对了一头亲事，是个本城贡生的儿子，名叫王芝宇，家况甚是贫寒。这王芝宇却生得白面长身，一表非俗，更兼天资卓越，学问渊深。钱小姐嫁了过去，自然意合情投，一双两好，闺房之乐，甚于画眉。这也不必去提他。

那知钱小姐嫁了王芝宇不及一年，钱大老爷忽然生起病来，医治不好，呜呼哀哉死了。钱小姐姊弟两个的哀痛迫切，也不必去说他。又过了几年，常熟县城内忽然倒了一家有名的钱庄，钱大老爷本来是个清官，一生所积的宦囊，一古脑儿都存放在这爿钱庄里头，如今被他倒得干干净净，那钱庄上的经理也逃得无影无踪，一个大钱也要不回来。钱康寿和钱小姐也无可如何，只好由他。从此之后，钱康寿便有些度日艰难起来，勉强敷衍了几年，越发支不住，只得把自己住的房屋和花园典给本城的祁彦文祁侍郎家，典了几千银子，钱康寿便捐了一个功名，到湖北去候补。

王芝宇本来是个寒士，家无担石之储，囊无一钱之蓄的，以前钱家有钱的时候，还可以常常的通融借贷；如今钱家穷了，王芝宇不免也更加拮据起来。若单是穷苦些儿也还罢了，谁知道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，大凡天心最妒忌的是男子一个才字，女子一个色字。所以古今来，往往才士坎坷，红颜薄命。如花美眷，消不得似水流年；绮思风情，辜负了良辰美景。十个里头倒有九个都是这个样儿。这还不必去说他，更有一件最

犯忌的事情，便是那倾国名姝，嫁着了个风流才子；江南名士，娶着了个燕赵佳人。像这样的一班人物，上天却断不肯轻轻易易的放过了他，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，把他磨折得九死一生，方才肯罢。

看官，你想王芝宇和钱小姐这样一对才貌相当的夫妇，一个具着这样的清才，一个生着那般的丰貌，那里能够就是这样安安稳稳的过去？平空的王芝宇又害起病来，急得钱小姐烧香拜佛，问卜求医，没有一件法儿没有想过，那里有什么用处？不上半个月，把一个王芝宇又送到阎王家去了。钱小姐呼天抢地，泣血捶心，几次三番的哭晕了去。家里头的人见了慌作一团，连忙七手八脚的把他救醒。

看官，可知道这一边王芝宇地下修文之日，正是那一边钱康寿玉楼赴召之时。原来钱康寿到了湖北候补了几年，没有得着一个差使，心中十分懊闷，得了病又没有好好的医生调治，不上几时，也跟着王芝宇一起儿往阎王家去了。钱小姐得了这个信息，更加痛不欲生，屡次的想要自尽，都被一班人看守得牢牢的，展不得手脚，也是无可如何。

刚刚事有凑巧，正在这个当儿，又接到钱康寿夫人一封来信，说钱康寿的棺木，现在还停在湖北省城一个古庙里头，要想扶柩回来，却一个大钱也没有。钱小姐看了这封来信，心上更加悲痛，不免又赶到王芝宇灵前去痛哭了一场。哭过之后，钱小姐定一定神，心中暗想：兄弟的棺木，现在停在湖北，路远迢迢的又没有盘费，一时那里搬得回来？虽然有几家族中叔伯，可以托他们料理，但是如今世上的人，都是势利不过的，听得钱康寿死在湖北，身后萧条，一个个早已躲得远远的，恐怕过了穷气，那里还肯来帮你们的忙？想想姓钱的一家，如今只剩

了自己一个，自己不去料理他的灵柩回来，还有那一个肯来多管这般的闲事？想着便把殉节的念头撇过一边。盘算了一回，想着钱康寿没有儿子，少不得要把族中的子侄承嗣，这是第一件大事，更兼搬取灵柩办理丧葬，免不得大大的要一笔经费，这一笔钱，一时又从那里去打算呢？呆呆的想了一回，忽然想起自己家里头的房子现在典给祁彦文住着，这祁彦文祁侍郎向来为人狠好，不如我自己亲去见他一趟，问他借几百银子，一起并在典价上算，料想他没有什么不肯的。况且靠屋借钱，向来就有这个规矩，不是我一个人闹出来的新样儿。想着，定了主意，便换了一身素服，雇一乘轿子，竟到祁侍郎大门上来。这个时候，王芝宇已经死了三个多月，一切丧葬的事情，已经办妥，所以钱小姐一心一意要办兄弟的事儿。

轿子到了门外，门上人问明来意，便放他进去，见了祁侍郎的夫人，含着眼泪把钱康寿死在湖北、棺木不得回来的情形，细细的说了一遍，要问祁侍郎借五百银子。祁夫人见他神色凄凉，言词宛转，心上也不觉恻然，便请了祁侍郎进来，见了钱小姐和他说了。那知这位祁侍郎本来是个财迷，一个大钱在他手里头拿出来，也要掂个分两，如今听得钱小姐一开口就是五百两银子，倒把他吓了一跳，口中支支吾吾的不肯答应。钱小姐便对他说道："这所宅子连着后面的花园，当初有人估价原是值一万银子，如今府上典价止有六千银子，再加上五百银子，也不过六千五百银子，有房屋在这里作抵，料想没有什么不妥当，请只顾放心就是了。"祁侍郎听了，沉吟一回道："五百银子的事情似乎数目大了些儿，一时也不能决定，请隔几天再来问信罢。"钱小姐听了，便起身告辞，先自回去。祁侍郎见他走了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头以心问口，以口问心的足足踌躇了

大半天的工夫，方才打定了主意道：他虽然向我借钱，这所房子却不止这个价钱，我只管借给他就是了。想着，便走出来，叫帐房先生去打五百银子的银票。那位帐房先生答应一声，正要走出去，忽听得外面有人说道："要五百银子做什么？"

祁侍郎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獐头鼠目的人，在外面大播大摆的走了进来。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祁侍郎的族侄，叫做祁祖云。做过一任福建道台，到任的时候，正碰着要和外国人划定地界，办起事来左右为难。要是帮着外国人和百姓为难罢，百姓大家不服，万一个聚众闹事，闹了个什么乱子出来，不是顽的；要是帮着百姓和外国人过不去罢，如今的世界都是外国人的势力圈，不但外国人不答应，做官的人担当不起，就是上司也要不答应的。祁观察到任之后，看了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好像个猴儿抓着了一把屎的一般，那里摆布得来？更兼外国人天天的朝着他絮聒，只说着他不肯出力，纵容百姓们和他为难，意思里头十分嗔怪着他，只把个祁观察急得手足无措，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儿。就有一个他自己幕府里头的人和他出了一个主意道："这件事情，横来竖去，总是不讨好的。要帮了他们外国人办事，不但坏了功名，而且还要受那万人的唾骂，不如索性转过头来，一味的帮着百姓和外国人硬挺，外国人一定不肯答应的。上司见外国人和我们不对，自然要想个法子把我们调到别处去，那时既躲过了这一场棘手的事情，又可保全了自己的声誉。人家说起来，只说是为着硬帮百姓和外国人不合，方才调到别处去的，这样的一来，岂不是名利双收么？"

祁观察听了，觉得他这一番话儿倒也狠是不错，仔细想了一想，连连的自己点头。暗想：这件事儿果然是办不好的，与其帮着外国人，弄到后来仍旧是一个丢官，不如还是咬着牙齿

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，丢掉了这个功名，也觉得荣耀些儿。想罢，心上究竟还有些舍不得这个功名，又问着那个幕府道："我们这样的办法，可以保得不至于丢官么？"那幕府大声说道："你要我保着你一定不丢官，那是我保不来的。不过依着我的意见想起来，做上司的碰着了这样的事情，要顾全外国人的面子，无非是一个调省察看，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撤任罢了。只要等这件事情冷了些儿，那时仍旧可以出来的，虽然暂时蹉跌一下子，却得了个天字第一号上好的名声，你道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？"祁观察听了，心上十分欢喜，便依着他的主意，处处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。果然外国人心中不对，一个电报打到福建省城去，给闽浙总督周制军，要请周制军参他的官。周制军便上了一个摺子，把祁观察参了个实降两级，不准抵销，立时挂出牌来，把祁观察先行撤任，派员接印，赶算交代，倒忙碌了一番。这一来，只把这位祁观察气得个脑胀头昏，要死不活拍着桌子，把周制军大骂了一顿，又要找那位幕府和他拚命。正是：

孤鸾寡鹄，结幻梦于三生；玉碎珠沉，了浮生于一瞬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

办交涉庸奴降秩　谄大官观察欺贫

且说祁观察得了周制军参他降级的信息，只把他气得一个发昏。在祁观察本来的意思，原是听着那位幕府的话儿，有心取巧，明晓得这个当儿事情十分难办，所以故意充个好汉，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，外国人不答应起来，预备着上头把他调任别处，或者把他调省察看，就是再顶真些，也不过一个撤任罢了，只要等这件事儿的风头过了，上头一定要大大的把他调剂一番。那知人有千算，天有一算。偏偏碰着了这位周制军，也不把他调任别处，也不把他调省察看，单单的把他降了两级，好好的一个道台，降了一个通判，你叫他如何的不气？

闲话休提，只说祁观察自从降官之后，便和那位幕府吵闹，说他出错了主意，那位幕府朝着他呵呵冷笑道："你不要这般模样，幸而我教了你这样的一个主意，方才落得这样的一个收场。若凭着你的主意，拼命的巴结外国人，做他的奴才，只怕百姓们大家不服，鼓噪起来，闹了个大大的乱子，那时你又怎么样呢？如今你虽然降了官，却得了个绝好的声名，将来总可以找个出路，你不感激我教你的主意也还罢了，还要平空的和我吵闹起来，这不是笑话么？"祁观察听了这一番说话，哑口无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得收拾收拾，回到常熟，做起绅士来。

这常熟县分，本来是个小地方，没有什么大绅士，祁彦文虽然是个侍郎，却向来不肯干预公事的。这位祁观察回到常熟，便干预起地方上的公事来。不但民间词讼争论的事情，他要插进去帮个忙儿，就是地方上的公款，常平仓里头的积谷，他也要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，出来混闹。地方上有了这般一个无耻的绅士，就有许多卑鄙龌龊的刁生劣监，挺身出来做他的走狗，在外面招揽词讼，把持衙门，无事生风，招摇撞骗，把常熟一县的人，弄得一个个叫苦连天，恨入骨髓。

刚刚这个当儿，两江总督刘制军和两广总督寿制军，连衔保奏祁祖云老成练达，才识兼优，便开复了原职。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，当了几年绅士，得着了滋味，觉得当这个绅士比出去做官的进款还要多些，便立定主意，不出去做官，也不进京引见，只拼命的在本地想着法儿，搜括银钱。这个时候，正碰着各省举行新政，房屋田地，都要加捐，祁观察借着这个名色，假公济私，行出许多新法，把这班百姓捐了又捐。捐出钱来，开办地方上的新政，又都是祁观察一个人经手，凭着他怎样中饱私囊，敛钱肥己，那一个敢道一个字儿？

这位常熟县刘大老爷又是一位不理民事的糊涂虫，他衙门里头有个通房的丫环，年纪止得十八岁，却生得山眉水眼，皓腕纤腰，刘大老爷收他做了通房，便想把他升做姨太太。不想刘大老爷在家乡带来一个侄儿，到了任上就叫他管理帐房。这位侄少爷年纪止有二十三四岁，翩翩年少，顾影自怜，不知怎样的一刮两刮，和这个丫环竟刮上了。偏偏的事情不巧，那一天两个人正掩在书房里面轻轻悄悄的说话，不料刘大老爷正在外面走过，听得书房里面有男女嬉笑的声音，便掩着身子从门缝里张了一张，不觉得心中大怒，那一把无明业火，从脚心底

下焰腾腾的直冲到顶门上来，按捺不住，当时就要发作。忽然转一个念头，想道：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件事情要是闹了出来，别人只说我没有家教，所以闹出这样的事来，我的面上怎么下得去？想到这里，便勉强忍住了。悄悄的走了进去，一个人坐在签押房里，想那处置的法儿。想着这个贱人，我何等的抬举他，想是他嫌我年纪大了，不愿意跟我，所以做出这样的事来；这个小畜生，尤甚可恶，他明晓得这个人是我收过房的，竟近起禁脔来。心上这般想着，越想越气，立刻把那位侄少爷叫了进来。反转脸皮，叫他收拾行李，立时回去。这位侄少爷见了这般声势，明知道是那件事儿发作，不敢多讲，只说帐房里头还有许多经手的事情，恐怕一时不能就走，要等料理明白了，方才好交代别人。刘大老爷大声说道："不用你这般小心，帐房里头不是你一个人，你只顾回去就是了，给我立刻动身，不许耽搁。"这位侄少爷听了，无可如何，只得拜别了刘大老爷，垂头丧气的自家回去。

刘大老爷撵走了侄儿，把这个丫环叫到面前，痛打了一顿，叫了一个家人，一个仆妇进来，叫他们带着这个丫环，到上海去卖给堂子里头。大家听了面面相觑，不晓得这位老爷是什么意思，这个仆妇便上前说道："禀老爷的话，仆妇的儿子高福已经三十岁了，还没有成过家，可否求老爷的恩典，抬一抬手，不要卖他到堂子里去，赏给仆妇做了儿媳妇罢，老爷要卖多少钱，仆妇情愿照数缴上来。"刘大老爷听了，心中大怒，拍着桌子，大声说道："你晓得什么，我正为这个贱人没有良心，所以要把他卖到堂子里头去，有意叫他受些磨折，吃些苦头，你们不准多话。"这个丫环听得要卖他到堂子里去，只吓得芳魂飞散，珠泪纵横，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苦苦哀求。刘

大老爷铁青了脸，一言不发。这一闹，闹得里头那位夫人也走了出来，也劝着刘大老爷道："你心上不喜欢这个人，好好打发他嫁人就是了，何必一定要把他卖到堂子里头去呢？这样的事情，不是我们做官人家做的，譬如做个好事，把他放了出去罢。"刘大老爷冷笑道："你不要来多管闲事，这件事情我主意已经打定，凭你什么人来说也是不中用的。"这位刘夫人本来性情懦弱，衙门里头的事情做不得主，听了刘大老爷说得这样的斩钉截铁，便也不敢多口，凭着他去胡闹。

当下刘大老爷立刻打发这一班男女动身出门，临出门的时候，还再三再四的吩咐他们，一定要卖到野鸡堂子里去，卖了二百五十块钱，刘大老爷方才出了这一口恶气。看官，你想这个卖良为娼，买良为娼，是照例禁止的，做地方官的人，碰着了这般的案子，一定要把犯罪的人重重的惩办他一下以儆后来。如今这位刘大老爷非但不能禁止，倒反自己把好好的良家女子，卖到堂子里去为娼，你想如今做官的人，还有什么交代？

闲话休提，只说刘大老爷到了常熟县任上，不到一年，就闹了一起诬良为盗的案子。本地的绅士大家联名出了公呈，到江苏巡抚朱中丞那里去告他。朱中丞想要把他撤任，刘大老爷听得这个消息十分着急，便求了祁观察和他设法。刚刚祁侍郎和朱中丞是同年，祁观察便不顾死活的求了祁侍郎的一封信给朱中丞，着实和刘大老爷讲了几句好话，朱中丞接了祁侍郎的信，便把这件事情搁了下来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，刘大老爷方才放下心来。自此以后，感激这位祁观察就如亲生父母一般，差不多常熟一县的公事，都要听着这位祁观察的指挥。以前祁观察在地方上把持公事，刘大老爷心上还有些不以为然，自从经过了这一番，祁观察做起事来越发顺手，没有一些儿阻碍的地

方。祁侍郎见他在地方上作威作福，也着实劝过他几番，见他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

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，祁侍郎正要叫帐房先生去打银票，恰恰碰着了祁观察进来，问起为什么要打银票，祁侍郎把钱小姐的事情和他说了。只见他把眉头一皱道："天下的事情，那有这般容易，他家里头死了人，与我们什么相干？要是典房子的人，大家都要找起价来，那里找得尽许多？"祁侍郎听了这一番说话，心上又舍不得那五百银子起来。便道："你的话儿，虽也不差，但是我叫他隔几天来听信的，倘若他一定要在房屋上靠借五百银子，却叫我怎样的回覆他呢？"祁观察听了拍着胸脯道："不要紧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就是了。就是靠屋借钱，也要两下情愿，难道好硬借不成？"祁侍郎听了，虽然觉得不甚妥当，但究竟心上蝎蝎螫螫的想要省这五百银子，便依着祁观察的话儿。等钱小姐来了，祁侍郎也不请他进去，自已也不出来，只请他在厅上坐着，叫人请了祁观察来，见了钱小姐，一口回绝。

钱小姐见了祁观察那般神气，大模大样的目中无人，心上早有了三分不快，便问他道："靠屋借钱是我们这里的常事，府上又不是拿不出钱人家，为什么不肯通融一二？"祁观察道："靠屋借钱也要两家愿意，我们不愿意借，便怎么样呢？"钱小姐听了，佛然不悦道："既然府上不愿意，这个房屋却是姓钱的产业，如今我要请府上外加五百银子的典价，那也算不得什么。"祁观察冷笑道："当初典屋的时候说明六千银子典价，原是两下愿意的，如今为什么平空的又要加起价来？"钱小姐道："我也不是无故加价，这里头也有一个不得已的苦衷……"说到这里，正还要说下去，不料祁观察早立起身

来，脸上现出一付不耐烦的神色，口中说道："不必多讲，我也没有工夫和你讲话。我只晓得出了钱典你们的房子，并没有一些儿亏负你们的地方，至于什么借钱不借钱，加价不加价，我一概不管。你还是快些回去罢，年纪轻轻的妇人，出来去头露面，也狠不便的。"钱小姐听得祁观察这一番说话，一味的不讲道理，只气得面罩浓霜，花容失色，不由得冷笑一声道："怎么平空的说出这般不讲理的话来，可不是奇事么？"祁观察听了，也怒道："我好好的和你讲话，是赏你的脸，你倒连我都冲撞起来，你说我不讲理，我就不讲理，看你可有什么法儿？劝你趁此早些回去，还好保全面上的光辉，如若不然，那就莫怪得罪了。"钱小姐听了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一时怒发起来，顾不得什么，立起身来，大声说道："天下的人讲天下的理，难道你们做官的人，就好不讲理的么？枉了你们还算都是世家子弟，原来一个个都是些不成材料的草包！"祁观察听他骂得尖利，也不由得心中大怒，高声喝道："你是什么东西，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，这个地方是容你放肆的么？"钱小姐听了，转觉得有些好笑。便又冷笑一声道："这个地方是我们姓钱的产业，你既然住了我们的房子，我和你便是宾东，难道你这个地方是皇上的紫禁城，我们到不得的么？"正是：

盲风怪雨，摧残上苑之春；叱燕嗔莺，惆怅金铃之使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

负奇冤烈女骂奸雄　　溅热血公堂飞白刃

且说钱小姐在祁侍郎家厅上，把祁观察着实抢白了一番，祁观察只气得白瞪着两只眼睛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只一叠连声的叫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！”就这几声里头，早有五六个家人在外面走进来，垂着手，站在一旁。祁观察把手指着钱小姐道：“快给我把这个泼妇撵出去。”众家人听了，面面相看，不敢动手。钱小姐听了，直气得浑身发抖，心肺俱伤，对着那一班家人道：“你们既然住了我的房子，我就是你们的房东，你们那一个敢动手？”说着顺手取过一个茶碗来，咬牙切齿的，对着祁观察劈头就掼过去。祁观察不及防备，吃了一惊，疾忙把头一侧，只听得飕的一声，一个茶碗从耳朵旁边飞了过去，又是豁啷啷的一声，茶碗落在地上打得粉碎。祁观察头上身上，却淋淋漓漓的泼得一身的茶。钱小姐不等他开口，赶过去把天然几上的一个大磁瓶用力一推，推在地下，也打得粉碎。祁观察急得双脚乱跳，对着那班家人大骂道：“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，叫你们撵一个人都撵不掉，倒反容他这般放肆起来，你们到底当的什么差使？”说着，便自己抢步上去，揎拳掳袖的想要动手。

那位祁侍郎本来是躲在里面听他们讲话的，如今见闹得不成体统，连连顿足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！”急急的走出来，对着祁

观察把手乱摇道："不要动手，有话好好的讲。"这个时候，钱小姐气到无可如何，已经把天然几上的东西，一古脑儿推在地下。见了祁侍郎出来和他讲话，便道："前天我们当面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今天又要变起卦来？"祁侍郎道："如今事已如此，不必说他，你只顾先请回去，我自然有个安顿的法儿。"钱小姐听了，头也不回，一直走了。这里祁观察见他走了，也气得目瞪口呆，拍着胸脯道："好一个利害的泼妇，我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"祁侍郎见一个花瓶和两个帽架，都跌在地下，跌得粉碎，觉得十分心痛，口中却说不出来。大家呆了一回，方才商议这件事儿，依着祁侍郎的意思，就依着他借给五百银子，并在房价上头核算。祁观察那里肯依，道："我们平空的被他这般糟塌，把厅上陈设的东西都打一个稀烂，难道罢了不成？若不好好的给他一个利害，我这个祁字也不姓了。"祁侍郎起先还劝他不要多事，祁观察不肯，只说："闹了什么事情出来，有我一个人承当，决不牵到二叔身上，二叔只顾放心就是了。"祁侍郎听了，也只得由他。暗想：凭着他去胡闹，我乐得省下五百银子。想着便不去管他。

祁观察立刻坐了轿子去拜常熟县刘大老爷，只说这个王钱氏是个女光棍，要想平空讹诈银钱，要他出签提人，提到了也不要坐堂审问，只把他押在官媒那里，吓呼他一下子，叫他以后不敢再来讹诈。这位刘大老爷听了祁观察的话儿，糊里糊涂的不问情由，便派了两名差役，去立提王钱氏到案审问。那两名差役便跑到钱小姐那里去，大呼小叫的立逼着钱小姐要走。钱小姐不慌不忙，问他们究竟为的什么事情。两个差役又不肯和他说，只逼着钱小姐立刻就走。钱小姐虽然心上不怕什么，却明晓得祁观察不是个好惹的人，如今自己得罪了他，恐怕他串通

了常熟县，有心和自己为难。便暗暗的取了一把小刀，放在袖子里头，预备见了刘大老爷，把自己的苦衷对他哭诉一番。那里晓得到了常熟县堂上，既见不着刘大老爷，又要把他押到官媒那里去，一时急气攻心，便拔出小刀想要寻个自尽。幸而遇着了章秋谷，把他手中的刀夺了下来。

当下章秋谷见钱小姐晕了过去，连忙指挥众人，取过一方白布，先扎了他颈上的刀伤，又叫取过热水来灌了一回，渐渐的醒转来。一面又叫自己的家人，赶回去取了刀伤药来，替他敷治；一面指着那两个差役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奴才，几乎闹出人命交关的事来，好得很，这才算会当差使呢！”那两个差役本来已经吓得昏了，如今被章秋谷骂了几句，看看章秋谷这般气派，料想是有些来历的，不敢开口。章秋谷回过头来，问着那大堂上的一班人役道：“这个人姓什么，为的什么事情，怎么无缘无故的要寻起自尽来？”那些人役还没有开口，早有秋谷自己的轿夫抢步过来，指手画脚的说道：“这件事儿，我都知道得明明白白，待我细细的讲给老爷听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便把这件事儿的始末根由，一一的说了一遍。

秋谷听了，不觉大怒，一言不发，回过身来，叫过号房，叫快去请刘大老爷出来，我有话说。号房答应一声，转身进去。不多时，便走出来，把秋谷请到花厅。只见那位刘大老爷慌慌张张的问道：“那王钱氏的刀伤怎么样，可要紧不要紧？”秋谷微笑道：“方才要不是治弟手快，赶紧把刀夺了过来，等到这个时候，再有一百个也死了。”刘大老爷连连向着秋谷打拱道：“有劳得狠，有劳得很。”秋谷又微笑一笑，连忙回礼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但是这件事儿，老公祖打算怎样的一个办法呢？”刘大老爷呆了一呆道：“只有且先把他送回家去，随后再讲别

的事儿。”秋谷冷笑道：“这件事儿，本来是祁绅不是，倚着乡绅的势力，在外面鱼肉乡里，欺负平民。老公祖不该听了祁绅的一面之词，冒冒失失的出差提人，几乎闹了个大大的乱子，老公祖以后还要小心些儿才是。”几句话把一个常熟县刘大老爷说得面红过耳，只得答应一声：“老哥的高论不差。”秋谷又说：“那两个差役，作威作福的十分可恶，方才这件事情，就是他们两个威逼出来的，要请刘大老爷惩办他们一下子，也好叫后来的人不敢效尤。”刘大老爷听了，一口应允，立刻坐出堂去，传了那两名差役上来，不问情由，每人打了一千板子。秋谷眼见这两个差役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心上十分痛快，便也辞了出来。

这个时候钱小姐虽然已经醒转，还有些昏昏沉沉的讲不出话来，刘大老爷已经叫人把他送回家去。章秋谷一路回来，心上甚是不忿，想着要和钱小姐帮个忙儿。过了几天，秋谷派了一个家人，出去打听钱小姐的事情，这个家人出去打听了一回，走回来便一一告诉了秋谷。

原来祁侍郎听得这个消息，心上也慌了，便托了人出来和解。钱小姐的刀伤本来不重，这几天的工夫，已经平复了五六分，便对着祁侍郎的来人说道：“我知道这件事儿，不是他的主意，统通是祁八这个畜生，一个人闹出来的事情，将来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叫他只管放心。但是我的事情，是我的事情；我兄弟的事情，是我兄弟的事情。如今他死在他乡，没有搬柩回籍的盘费，我不给他料理，还有那一个给他料理呢？我以前开口就说要借五百银子，如今仍旧还止要五百银子，把我兄弟的丧葬事情办妥，就算我身上的责成完了，别的事情，一概不必说起。”那来人听了，便如一如二的把这一番说话告诉了祁

侍郎。祁侍郎倒有心要照数给他，无奈那祁观察手下的一班走狗，要讨祁侍郎的好，便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。这个说这五百银子是白花掉的，那个又说这房子是钱家的产业，钱小姐虽然是钱家的女儿，却算不得钱家的人，不能听他的说话。祁侍郎本来有些色抖抖的，心痛这五百银子，听了众人的说话，心上也作不定主意起来。一连议了几天，还没有议决。

章秋谷听了这个信息，心中大怒，便亲自赶到祁侍郎那里打听情形。祁侍郎本来原是认得章秋谷的，如今见了章秋谷的面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一句话儿。秋谷开口便问钱小姐的事情，祁侍郎还没有开口，早有个走狗叫做康长龄的抢着说道："据晚生看来，这一笔钱，老先生可以不必拿出来。就是老先生格外体恤他们，给些丧葬银两，也用不着许多，至多给他一百两银子罢了。"说着，又有一个走狗叫做经伯成的，也插口说道："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要都像他们家里死了人，就来讹诈起来，那还了得！"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早见章秋谷霍地立起身来，剔起双眉，睁开两眼，大声说道："你们两位这般巴结，替祁府上省了银子，这银子可送给你们两位么？人家家里死了人，没奈何，靠屋借些银子，原是不得已的事情，又不是无故借贷，你们不知道帮衬些儿，也还罢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个一句，那个一句，打他们的破坏，你们的良心何在，天理何存？"几句话说得这两个走狗满面通红，一言不发。

章秋谷又接着说道："你们可知道祁府上多出几百银子不算什么事情，姓钱的得了这几百银子，却可以大大的办些事情，你们何苦一定要这般的无端拦阻，这是个什么原故？"说罢，越发把这两个走狗说得无缝可钻，十分难过。祁侍郎见了他们两个这般模样，便插口说道："他们两位也不过这般讲讲罢

了，兄弟今天已经打好了五百银子的银票，正要叫人送过去，老哥请不必生气。”章秋谷道：“并不是晚生善于生气，这件事儿，地方上的公论狠有些儿不平，想来老先生也该知道。”说着，便起身告辞。祁侍郎送出大门，便拱一拱手，自家进去。

章秋谷走出大门，正要举步，忽见祁观察远远的大踏步从对面走来，章秋谷一见了祁观察的面，就觉得怒从心起，恶向胆生，心上想要过去骂他几句。忽然转了一个念头，暗想：不如如此如此，叫他小小的吃些苦头。想着便低着个头，一直走将过去，看看至近，故意把身子一横，一个箭步抢过去，正和祁观察扑个满怀。章秋谷用力一撞，祁观察不曾防备，那里当得住？只听得祁观察口中“阿哟”一声，一个身体就如个皮球一般，直跌出去有七八步远近，仰面一交，躺在地下，只把个祁观察跌得浑身酸痛，骨节酥麻，口中哼哼的哼一个不住。章秋谷见了，心上暗暗的好笑，急忙抢步过去，把祁观察在地上扶将起来，口中连连的说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！对不起得狠。”祁观察被这一跌，只跌得头晕眼花，也看不清楚扶他的是什么人，直至定一定神，回过一口气来，睁开两眼，把章秋谷看了一看。正是：

瑶琴照夜，何来变徵之声；剑气凌云，谁是黄衫之客？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归故里堂上奉慈亲　　泛轻舟姑苏逢旧友

却说祁观察被章秋谷撞了一交，撞得昏头搭脑的，一时那里扒得起来。直至章秋谷抢步过去，把他扶起，祁观察定了一定神，方才抬起头来看时，认得是章秋谷，知道自己方才跌这一交，是章秋谷把他撞倒的，不觉心中大怒。待要发作几句，却又觉得脊梁上的几根骨头，一根根都像跌折了的一般，痛不可当，痛得他弯着个腰，嘴里头哼哼的哼成一片。更兼章秋谷赔着笑脸，再三认错，只说："方才实在没有留心，把尊驾撞了一交，不知跌痛了那里没有？"说着，又连连的自己说道："实在荒唐得狠，实在荒唐得狠。"祁观察见了章秋谷这样的赔着小心，一时发作不出，更兼背上实在痛得利害，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只恶狠狠的瞪了秋谷一个白眼。秋谷假意在祁观察背上抚摩几下，口中说道："可是跌痛了背上么？这都是晚生不好，老先生千万不要生气。"祁观察被他灌了一大饱的米汤，有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得熬着痛，勉强说道："多承老哥费心，幸而还没有跌伤致命的所在，大约还不要紧。"章秋谷听了，几乎要笑出来，连忙别转了脸，对着祁观察拱一拱手道："得罪，得罪！晚生先走一步。"说着，便头也不回的，一直走了回去。

祁观察吃了这个苦头，明知道章秋谷是有心撞倒他的，面

子上却讲不出来。见章秋谷走得远了，方才一步一步挨了进来，气喘吁吁的一屁股就在椅子上坐下，张开了口说不出话来。祁侍郎和经伯成、康长龄见了祁观察这般模样，大家都吃一惊，问他为什么事儿？祁观察坐着喘了一回，方才把章秋谷把他撞了一交的事情和祁侍郎等说了。又道："这个小畜生十分可恶，无缘无故的平空把我撞这一交，究竟我和他虽然认得，向来又没有什么冤仇，也不知他为了什么事情？"两个走狗正在恨着章秋谷无故把他们骂了一顿，想要翻他的本，出口气儿，便也把方才的事情和祁观察说了一遍，道："照这样的看起来，他竟是为着王钱氏的事儿，出来打抱不平的。所以今天跑到这里来，先把晚生们骂了一顿，又有意撞了八大人一交，像这样的混帐东西，不给他一个下马威，他也不知道八大人的利害。"祁观察听了，连连点头。

自此以后，祁观察和经、康两个人，把个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齿，好似那不共戴天的仇恨一般，便千方百计的想要借着别的事儿，陷害章秋谷。无奈章秋谷素来安分，又是个有名的旧家，那里想得出陷害他的法儿。依着祁观察的意思，还要叫祁侍郎不要出这五百银子，幸而祁侍郎究竟做人明白，不肯听他的话儿。这是后话，按下不提。

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住了几时，又有些静极思动起来，刚刚这个时候，贡春树在苏州写了一封信来，要请他到苏州去，说有房屋的事情和他商议。章秋谷见了这封来信，心中大喜，便拿着这封信给太夫人看了一看，说有个朋友请他到苏州去。太夫人看了，觉得心上有些不愿意，便问着秋谷道："如今已经差不多将要过年，大大小小的人家，总有些儿事情要料理料理，难道你要在外面过年不成？"秋谷见太夫人的意思有些不

以为然，便慌忙解说道："就是到苏州去上一趟，也不过几天的工夫，自然要回家过年的。"太夫人听了，也不说什么。秋谷又说(把)贡春树和自己的交情，怎样怎样的要好，贡春树的看待自己，又怎样怎样的真诚，如今他特地写信相招，一定有什么正事，常熟到苏州又止有八九十里路程，若一定不去，恐怕他心上见怪。几句话把太夫人心上说得活动起来，便点头应允，只叮嘱他早些回来。秋谷大喜，走到自己房中，便叫他夫人张氏和他收拾行李。他夫人听得秋谷又要出门，心上未免有些不高兴，却又不好怎样的拦他，只得把秋谷的衣服行李，一古脑儿收拾得停停当当。秋谷叫家人押着行李先上轮船，自己高高兴兴的别了太夫人，坐着轿子出城上船。

常熟到苏州的轮船本来止消半日，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已经到了阊门。秋谷见轮船已到码头，便自己先跳上岸去，寻着了贡春树，旧雨相逢，大家自然都十分欢喜。秋谷和春树讲了一回闲话，便问他什么房屋的事情，贡春树和他说了。原来贡春树在苏州有几处房屋，都是租给别人的，有一所护龙街的房子，租给一个候补人员做公馆，那知这位候补老爷穷得要死，住了三年工夫，只付了一个月租钱。贡春树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便自己上门去讨，讨得这位候补老爷急了，便假意对贡春树道："你不要着急，今天和你算结就是了，你带了房租摺子来没有？"贡春树道："房租摺子自然带来的。"说着，掏出摺子来，交给这位候补老爷拿了进去。贡春树在外面等不多时，只见这位候补老爷怒气冲冲的走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："我的房租都是按月给付的，不欠你们一个钱，怎么你无缘无故的来讨起三年的房租来，这不是个笑话么？"贡春树听了摸不着一些头脑，也大声说道："怎么，怎么？我这所房屋自从租给你们府

上以来，除了收过一个月房租之外，一个大钱也没有见你付过，怎么这会儿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你不信，只看这房租摺就是了。”那位候补老爷听了，一声冷笑，把一个摺子一直送到贡春树的面前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！摺子上写得明明白白的，怎么你还是这般说法？”贡春树听了心上十分诧异，便接过摺子来看时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只见这个摺子果然写得明明白白的，某时付房租若干，某时付房租若干，一个摺子上写得满满的，刚刚付到本年本月为止。照着这个摺子上看起来，果然一个大钱也不欠。贡春树见了，心上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大意，上了他的当了，却也料不到世界之上，竟会有这样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要想和他们争论几句，料想无凭无据的事，也争不出什么来，倒不觉哈哈的笑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！我一时冒失，上了你们的当，如今也不必去说他，但是你们府上既然困乏到这般田地，只该和我好好的商量，我也不见得不肯，为什么要做出这般的张智来。”说着，也不再去和他们争论，一路哈哈的笑着出来。回到自己寓所，要想一个对付他的法儿，一时竟想不出来。忽然想着章秋谷现在常熟，何不写封信去请他到来，一则借此和他畅叙一番，二则也好叫他出个主意。

当下贡春树把这件事儿和章秋谷说了，要他想个法儿，秋谷呸了他一口道：“这样的小事情，也要来劳动起我来。”正说着，忽然春树的家人走进来回道：“护龙街的韩老爷现在已经委了浏河厘局总办，不日就要到差了。”秋谷听了，便对春树道：“恰好他委了厘差，你的房租可以去向他索取的了。”春树拍着手道：“你不要说得这般容易，收房租是要凭着房租摺子的，如今我的房租摺子被他这样的一来，那里还好去向他要钱？”秋谷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笨到这般田地，难道除了死

法，没有活法的么？”春树笑道：“你不要张口就骂我，且请问你这个活法是怎么一个法儿？”秋谷道：“像这样的人也不是有心要赖你的钱，无非到那实在没有法儿的时候，只得老着脸皮和你混赖，究竟并不是他的本心，如今他既然得了差使，料想不至于要赖这一笔钱。但是以前既然有了这样的一层情节，你若要彰明较著的问他追讨房租，恐怕他老羞成怒，脸上不好意思，你只要核计一下，三年的房租统计若干，写封信去，问他借一笔钱，不必提起以前的事情，叫他心上自家明白，又彼此不伤和气，你道我这个主意何如？”贡春树想了一想，点头微笑道：“主意呢，果然不错，只是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落一个问他借钱的名气呢？”秋谷也笑道：“这件事儿只怪你自家不好，一时上了人家的圈套，到了如今，还有什么法儿！你可晓得如今世界上的事情，只要有钱，怕什么名气不名气？人家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要借钱，借不到的还多得狠呢！”贡春树听了点头称是，便当时提起笔来，写了一张条子，加上一个封套，叫自己的家人送去。隔了一天，果然这位韩老爷叫个家人送了一封回信来，里头装着一张四百块钱的瑞昌庄票，并把贡春树的原信附回。贡春树核计起来，每月十块钱的房租，三年的房租合起来三百几十块钱，他却送了四百块钱过来，算起来还多几十块钱，春树便和秋谷商量，买了些官礼送他，又送了他一桌官席。这且不必提他。

只说章秋谷在苏州住了一天，便想到上海去看陈文仙，春树苦苦的留他再住一天，秋谷起先不肯，还是春树和他说道：“这里庙堂巷有一个私货，生得曼丽非常，名字叫做阿娟，年纪止得十九岁，那一双眼睛更生得十分秀媚，真个是回眸一笑，百媚横生，直是那勾魂摄魄的兵符，拨雨撩云的照会。你

既然来此，不可不去赏鉴一番。”秋谷听了贡春树说得这般好法，心中未免有些不信，便一口答应下来，要看看这个阿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。

当下章秋谷在贡春树那里吃过了午膳，猛然想起那位东方小松来，便一个人走到小松家里头去，指望要和小松两个人畅叙一番。那知半个月之前，两广总督李制军把他聘请去了，秋谷不觉惘然，只得回过身来，到抚台衙门里头去看那几位亲戚。原来秋谷有两位亲戚都是太史公，一个姓曾，叫做曾祖述；一个姓邓，叫做邓振邦。现在都在江苏巡抚幕府里头管理摺奏事件，两个人见章秋谷来了，大家谈了一回，就把秋谷留住在衙门里头吃了一顿夜膳。这一来有分教：

韦郎未老，香留白袷之衣；倩女多情，春满流苏之帐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

实风情陌路遇萧郎　　感华年高楼圆好梦

只说章秋谷被那两位太史公留着吃了晚饭，忽然想起贡春树约他在阿娟那边吃酒，便苦苦的辞了出来，两位太史公留他不住，只得由他。章秋谷大踏步走将出来，出了抚署头门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贡春树寓所，一路慌慌张张的走过来。到了道前街，想着抄小路走近些，便回过头来抄入南面一条巷内。这个时候已经八点多钟，路上十分黑暗，章秋谷心中性急，便不顾好走不好走，低着头放开脚步，飞一般的向前直冲。猛然听得对面马蹄声响，耳边有个人吆喝一声，章秋谷抬起头来不觉大吃一惊，只见对面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，也是飞一般的直冲过来。那马把头一昂，早已碰着章秋谷的肩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章秋谷躲避不及，退让不来，这个骑马的人一时又收勒不住，这匹马正在放开四蹄，腾云驾雾的一般向前跑去，那里收得住。眼看着十分危险，两下都急出一身冷汗来。好个章秋谷，真是“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”，把身体往后一仰，伸出右手来，霍地把马口内的嚼环揪住，轻轻的一个转身，早已转到马头的左首，把手内的嚼环用力一凝，那马便停住四蹄，屹然不动。秋谷睁开双眼，看那马上的人时，只见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，穿着一身时式的衣服，面上显着一付油滑样儿。秋谷伸过左手，抓住他的衣服往下一拉，这个少年身体一歪，坐不住鞍

鞯，扑的跌下马来。秋谷正要骂他几句，忽听得对面一家人家的门内，发出一种轻清婉妙的声音，低低的一声“好”。

章秋谷听了这一声脆生生娇滴滴的声音，好似那乳燕呢喃，春莺宛转，不由得心中一动。闪过眼光，往对面仔仔细细的看时，恰好这个地方，有一个路灯闪闪烁烁的照着，只见门内立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女子，朱唇半启，香辅微开，眼波莹莹的正对着秋谷细看，却生得不长不短的身材，不瘦不肥的态度，云鬟宝髻，皓腕纤腰，润脸呈花，圆姿替月。比赵家之飞燕，宜喜宜嗔；方洛浦之灵妃，倾城倾国。掩着半个脸儿，立在门内，后面还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丫鬟。

章秋谷不看犹可，一看了这个女子的样儿，觉得眼光一闪，好似一道电光射将过来，闪闪烁烁的耀得眼光都有些模糊起来。一时间章秋谷的眼睛里头，好像有十百千万个美人的影儿，前后左右的耀着他的视线，登时一个心七上八下的在腔子里头乱跳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，从心窝里头发越出来。把那方才的一团烈火，都不知化到那里去了。只得勉强定一定神，对着那骑马的人正色说道：“你跑马有跑马的地方，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？马项上又不带响铃，就是这样的横冲直撞，你难道不懂规矩的么？今天幸而遇见了我，没有受伤；要是撞着了别人，那里有这般急智？闹了人命出来，你又怎么样呢？”秋谷口中虽然在那里和人说话，一双眼睛却不住的望着门内溜过来。

那女子见了，知道秋谷已经有意，对着章秋谷低鬟一笑，飞了秋谷一个眼风，却故意别转头去，举起一双纤手，把头上这云鬟慢慢的整理一番。这个时候，章秋谷心中的快活，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他不出来，只觉得心花怒开，心窝奇痒，浑身的

四肢百体，无一处不畅快，四万八千毛孔，无一孔不熨贴。比那寒士登科，穷人暴富，觉得还要快活些儿，那里还顾得和那骑马的人说话。那骑马的人在旁边看了这个情形，也觉得十分好笑，便对着章秋谷说道："我的马上虽然没有响铃，你的走路却也太慌迫了些，我们两下都有不是，也不必再去提他。"依着这个骑马的人的意思，无故被章秋谷在马上掀了一交，心上好生不伏，还要想和他理论几句，但看着章秋谷这样的身材灵便，手脚玲珑，晓得他一定是个精通拳棒的惯家，便也不敢去惹他。说了这几句话儿，便不问情由，腾身上马，把缰绳一拎，这马放开四蹄，向前便走，口中高声说道："得罪，得罪！我要先走了，今天这一撞，倒便宜了你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吊膀子罢！"

章秋谷心上糊里糊涂的也不知这个骑马的人和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儿，只呆呆的看着那门内这女子，两下眉来眼去，卖弄风情。直至那骑马的人上马走了，说了几句取笑他的话儿，方才抬起头来看时，听得马蹄得得，只看见一个影儿早已走了一大段路。秋谷自己也觉得心中好笑，只见那门内的女子，也用手帕掩着樱唇，对着他嫣然巧笑。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知道大事将成，心上要想一个和他说话的法儿，却一时想不出来。只见那女子对着秋谷，瓠犀微露，媚眼横斜，举起手来做了一个手势。章秋谷猛然心生一计，竟大踏步进门来对着那女子笑道："对不起，请问一声，刚才我不见了一点儿小东西，给那马平空的一冲，不知落到那里去了，可好容我在这里找一找么？"说着，便抢步过去，深深的一恭到地。那女子也不回礼，只微微一笑，背转脸去，红上桃腮，春生宝靥，口中说道："这个不妨，只顾请便就是了。"那丫环在背后插口说道："倒客气

得狠。”那女子举起手来，轻轻的打了丫环一下道：“不许多说。”章秋谷见了这般模样，便故意蹲下身去，两手在地上乱摸，渐渐的一步一步直接过来，一直摸到那女子的脚下。章秋谷趁势撩起他的裙来，把一只左手在他脚上碰了一下，那女子格的一笑，口中说道：“在这个地方，规矩些儿，不要这般啰唣。”秋谷也笑道：“在这个地方要规矩些儿，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不规矩呢？”

那女子听了一言不发，瞪了秋谷一个白眼，回转身来往里便走。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色胆如天，竟是不分好歹，跟在女子的后面闯将进去。那女子虽然觉得章秋谷跟在他的后面，却头也不回，带着丫环一直的走进去。章秋谷跟进门内，仔细看时，原来不是大门，好像人家的后门的样儿。那女子放轻了脚步，走过一层院子，转一个弯，便是一个扶梯。那女子走上扶梯，秋谷大着胆子也跟上去。到了楼上，章秋谷举目看时，见是一并三间的屋子，上首一间，垂着门帘。那女子掀开门帘，走了进去，章秋谷也走进来，又是深深一躬。那女子到了这个时候，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低着头还了个万福，背着保险灯远远的坐下。

秋谷到了房内，先看屋内的样儿。只见一张楠木大床，朝外摆着，不多的几张桌椅，疏疏落落的排着，梳妆台上，却排着几部小书、笔砚瓶花，位置得十分济楚；上首一带，略略的有几件箱笼陈设；当门排着一张小小的条桌，上面还摆两盆梅花，疏影横斜，暗香骀荡。衬着这个灯下的美人，名花倾国，相映生辉。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觉得一个身体，有些虚飘飘的样儿，如入天台，如登仙府，便不分好歹，走过去拉了他的纤手，拉他立起身来，向灯下并肩立着。再从头至脚的看时，只

见他头上低低的挽着一个髻儿，插着不多的几件簪饰，穿一件蜜色皮袄，趁一条元缎长裙，一双尖尖瘦瘦的金莲，一捻凌波，纤不容握，穿着一双宝蓝绣花的弓鞋，都丽非常，丰神绝世。真个是说不尽的千般婀娜，写不出这万种风流。

章秋谷见他羞怯怯的低着头不肯开口，便先问他的名姓，方才知道他姓楚，小字叫做芳兰。秋谷自己也通了名姓，朝他又打一恭道："我章秋谷的一双眼睛，阅人多矣，从没有遇见你这样的一个人，真是天上神仙，人间珠玉。"芳兰听得秋谷这样的赞他，便回眸一笑，对着秋谷低低的说道："你不要只管打恭作揖的做这许多怪相，人家要说你是痴子的。"秋谷紧紧的一把搀住了他的手，觉得兜罗一握，入手如绵，口中还对他说道："别人叫我痴子，我一定的不答应，惟有你就是叫我痴子，我也狠高兴的，还恐怕我没有这般的福分呢！"正说着，忽听得下面人声喧嚷起来，好像有三五人的脚步声音，望着楼下直走进来。章秋谷吃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认着又是什么仙人跳，有意诱他进去的，便推开了芳兰的手，揎拳掳袖的，要想打下楼来。芳兰一把把他拉住道："不要紧，你不用着急，这是我父亲在外面回来，他们都不到这间房里的，你只坐在这里，不要声张就是了。"

秋谷听了他的话儿；便悄没声儿的坐在那里，不敢开口，心上却还狠有些儿疑惑，侧着耳朵往下面听时，果然听得下面的人喧嚷了一回，却没有一个人上来。只听得有人说道："老爷回来了，给老爷预备点心。"听得有个人答应一声，又听得有个人叫"来，来"的声音，又有几个人答应嗻嗻的声音。闹了一回，渐渐的没有声息，章秋谷方才放下了心，暗想这个样儿，一定是个本省的候补官，所以有这般势派，但是他女儿为

什么又是这样呢？想着便问着芳兰道："方才回来的可是令尊么？"芳兰点一点头，秋谷道："你们令尊是什么班次？想来是这里苏州的候补人员了。"不料章秋谷一句话儿刚刚出口，芳兰早急地变了脸儿烦恼起来，一霎时粉面生红，蛾眉紧蹙，对着秋谷把手摇了两摇，默然不语，眼波溶溶的好像要流下泪来。秋谷见了他这般模样，便也不好再去问他，两个人默然相对。秋谷又放出眼力，细细的注视他的面庞，只见他虽然皓齿明眸，雪肤花貌，却眉目之间，明显着一段牢骚，十分幽怨，好像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暗想：方才问他父亲是么什功名，便登时心上这般不高兴起来，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，等会儿待我来把他好好的盘问一番，看他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。想到这个地方，觉得芳兰这般模样狠有些儿可怜，更兼见他含情带恨，脉脉无言，眼眶中擎着两行珠泪，好似那风吹杨柳，雨打芙蓉，便深深款款的安慰了一番。正是：

> 三生慧业，一见倾心；刘郎之丰度依然，凤女之深情如许。琛钗暗堕，春融翡翠之衾；宝髻宵慵，香暖珊瑚之枕。

有分教：

> 巫云楚雨，十年小杜之狂；玉软香温，一枕高唐之梦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

章秋谷意外得奇逢　　贡春树开筵宴良友

且说章秋谷和楚芳兰邂逅相逢，良缘偶会，这一夜的恩情美满，鱼水和谐，海誓山盟，缠绵缱绻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这些故事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他，只讲章秋谷过了一宵，早是红日东升，鸡人报晓。秋谷恐怕迟了不能出去，便急急的起身，芳兰也不留他，只握着秋谷的手，说一声："后会有期，前途保重。"说到这里，那声音早有些哽咽起来，咽住了喉咙，说不下去。秋谷见了，不觉牵动了自家的万斛愁肠，半生心事，也陪着他凄楚起来，便安慰他道："我们以后还可以想着法儿大家见面，你不必这个样儿。"芳兰也不开口，只对着秋谷摇一摇头。秋谷摸不着头脑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张仁和的庄票，刚刚五十块钱，放在芳兰手内，口中说道："这一点儿算不得什么，你留着赏人用罢。"芳兰一见了秋谷手内的一张银票，不知又是怎样的平空凄楚起来，眼圈儿红了一红，止不住泪珠滚滚，就如断线珍珠一般往下乱滴，呜呜咽咽的对着秋谷说道："你若把我还当个人，请你不要把我这般糟塌，我这般命苦，难道你还忍心糟塌我么？"说着，几乎要放声哭将出来。这一下把个章秋谷也说得十分难过起来，想着：天壤茫茫，置身无地；青衫落拓，红粉飘零。扬意不逢，知音难得；才名画饼，忧患如山。就也不知不觉的洒了几点英雄眼泪。

停了一回，芳兰含着一汪珠泪，把那一张庄票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，对着秋谷说道："你还是走罢，在这里挨一会儿也不中用，倒弄得两下心中难过。"秋谷听了，觉得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儿，又恳恳切切的对着芳兰说道："你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？为什么我昨夜这般问你，你咬定牙齿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的风来。我们两个人一番相遇，也算是个意外的姻缘，你有什么心事，什么话儿，何不讲出来？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，或者我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，也未可知。不是我自家夸口，我章秋谷一身侠骨，万斛奇才，无论你身上再有什么天大的事儿，也要和你想一个万全的方法。"芳兰听了，叹一口气道："多谢你的盛情肯和我这般的出力，但是我的事儿是苦在我自己的心里，叫做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，就是和你说了，也没有什么法儿。我只恨着我自家命苦，两年以前没有遇着你这样的一个人，到了如今也是无从说起的了。"说着只见他把牙关一咬，毅然决然的对着秋谷说道："你去罢，我不留你了。"秋谷听了芳兰的一番说话，觉得一字一句里头都含着无限的辛酸，迸着许多的血泪，心上已经明白了几分，知道他自家心上，一定有天大的冤苦说不出来。想着他不肯要钱，又不便勉强他，要想送他一个戒指罢，秋谷向来又是不带戒指的。想了一想，便从身旁取出一个金表来，表上还带着一条黄澄澄的金链，递在芳兰手内道："你好好的收着，算个我们的记念罢！"芳兰看也不看，口中说道："你方才送我五十块钱我尚且不收，如今又送起金表来，你把我当作什么样人？难道我也是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，只晓得问你要钱不成？"

这几句话倒把章秋谷说得闭口无言，只得转口说道："这是我错了，这是我错了，如今依你的意思便怎么样呢？"芳兰

听了，便把秋谷手内用的一方全白丝巾拿了过来，放在自家袖里，把自己日常用的一方湖色丝巾，换给了秋谷，又在自己手上脱下一个赤金嵌宝的戒指，也替秋谷带在左手小指上，叮嘱他不要送给别人。秋谷见了，只得在表链上解下一个全绿的翡翠猴儿来，放在芳兰手内，芳兰方才收了。又催着秋谷快走，秋谷看看表上已经将近八点钟，没奈何只得一步懒一步的要走，芳兰握着秋谷的手送到扶梯旁道："但愿上天保佑，我们两个人后来再得相逢。我们两 个 人 要好一场，我只有一句话儿相劝，你是个读书人，家里头只要有一碗粥吃，千万不要出去做官，就是连粥都没得吃，情愿在家里头饿死，也千万不要出去做官。你若是记得我这个人，务必把我这几句话儿到处劝人，叫人知道这个官是万万做不得的，我也不白白的糟塌了……"说到这个地方，说了半句，再也说不下去，眼中又流下泪来。秋谷看了，实在代他凄惨，却又找不出什么话儿劝他，见那丫鬟立在旁边，眼圈儿也揉得红红的，秋谷便从袋内取出十块钱给他，口中说道："昨天辛苦了你，你拿去买些花戴罢。"一面说着，一面把手内的丝巾和芳兰揩拭泪痕，芳兰珠泪纵横，玉容惨淡，停了一回，方才长叹一声道："咳，苦呀！"这一声好似那巫峡哀猿，衡阳孤雁。章秋谷听得十分酸鼻，不由的又落下泪来。芳兰一言不发，放开了秋谷的手，把手指着扶梯叫他下去。章秋谷一步一回头的走下楼来，那丫鬟在前引路，喜得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，章秋谷悄悄的走出后门，那丫鬟便自掩门进去。

章秋谷走到街上，回过头来看时，楼阁依然，玉容深掩，倾城何处，梦境都非。心上觉得十分怅惘，低着头往前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又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六扇黑漆大门和那昨夜的后

门也隔得不多几步，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，写着“楚公馆”的几个字儿，上面还写着许多官衔，秋谷见了，把舌头一吐，心上已经明白了五六分，便急急的走回贡春树寓所来。

贡春树刚刚起来，洗脸漱口，见了章秋谷，便嚷道：“你昨天晚上往那里去了一夜？害得我在阿娟那里直等了大半夜，一班客人都空着肚子等你一个人，究竟是个什么原故？”秋谷听了，微微的一笑道：“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狠，你且不要乱嚷，等一回儿和你慢慢的说。”贡春树听了，走近身来，把秋谷脸上仔仔细细的打量一回，笑道：“我看你的样儿，一脸的不尴尬，既带着一团高兴，却又有些牢骚郁勃的样儿，一定是昨天晚上，到仓桥滨去寻你的老相好，吃了败仗回来了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你不要这般混说，难道我也像你常常的打汇票不成。”

春树听了，呆了一呆，不晓得秋谷讲的是那一路的话儿，一时顿住了口，说不出什么来，只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的脸儿。章秋谷见了他这个样儿，只笑得拍手打脚的，口中说道：“何如今天你也居然有给我难倒的时候。”贡春树实在不懂什么叫做打汇票，只得也笑道：“今天算我输了，你且把这‘打汇票’的三个字儿，细细的给我讲一讲。”秋谷哈哈的笑道：“你也总算是个上海的老白相，怎么打汇票的这句话儿都不懂是什么讲究？真是个不中用的饭桶，怪不得金小宝要说你中看不中吃呢。”春树听了，不觉脸上红了一红道：“这句话儿是从那里来的，难道是金小宝自己告诉你的不成？”秋谷把一个右手的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，口中说道：“岂敢，不是小宝自己朝我说的，难道是我说谎的不成？”贡春树不听这句话儿犹可，一听了这句话，脸上越发的红起来，把秋谷呸了一口道：

"你这个人，真不是个好人。"秋谷见春树有些当真着急起来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"算了算了，你不用这等疑心，虽然小宝对我实在有这句话儿，却是我和他两下取笑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儿。我和你这样的交情，决不剪你的边，方才你自己说我到老相好那里去打了败仗，如今我不过回敬了你几句，你就要急得这个样儿，难道只许你和我取笑，不许我和你取笑的不成？"贡春树听了，自己也不觉好笑起来，对着章秋谷说道："算了，不用说了，就算我说你不过，怕了你如何？"秋谷道："你本来说我不过，为什么要就算？"春树道："你这个人，怎么一个字眼儿上，都不肯将就些儿吃一点亏，一定要自己占了便宜才罢？"秋谷道："这是如今世界上优胜劣败的公理，没有什么说的。"春树道："优胜也罢，劣败也罢，你且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细细的和我说来。"

秋谷方才把昨天遇着芳兰的情节，一字不遗的和贡春树说了一遍。贡春树方才明白道："原来你果然有了这般奇遇，今天罚你在阿娟那里吃一台酒，罚你的无故爽约，你道如何？"秋谷道："罚我吃台把酒，算不得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心上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。"说着，便把自己如何的心中疑惑，如何的盘问他，芳兰如何的死不肯说，临走的时候芳兰又是怎样的依依不舍，好像以后不能见面的一般，一一的和贡春树说了。又道："看他的丰姿体态，绝没有一丝一毫的轻贱样儿，不知他心上究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没奈何方才把他逼到这般田地。但是既然如此，要和我再图相会也是狠容易的事情，为什么听他的口气，又像有什么阻碍的一般。难道第一次没有阻碍，第二次倒有了阻碍么？你和我想一想，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原故？"贡春树听了，心上也觉得狠是诧异，大家猜想了一回，终久猜想

不出来，便也只得由他。

章秋谷的心上究竟还觉得有些依恋，一时撇不下来，好像心上忘了一件最紧要的大事一般，狠有些儿闷闷不乐，连午饭都不高兴吃，只略略的吃了些儿便放下了。到了晚上，依着秋谷的意思，还要到芳兰那里去候他，希冀他和昨日一样的出来。贡春树因为已经约好了一班朋友，再三的不肯，硬拉着他望庙堂巷阿娟家里来。秋谷一面走着，一面口中说道："这个地方都是些候补人员的公馆，怎么会住着这样的人家？"春树道："苏州地方，那些半开门的私窝子，门口贴着个公馆条子，假充候补官公馆的多得狠呢。"说着，已经走到一家门首，看看大门上倒也贴着一张公馆条子，上面写着"余杭马公馆"的几个字儿。贡春树便当先走进，秋谷和着春树的几个朋友也跟在后面走进来。走过了小小的三间花厅，便是三间上房，春树不分好歹，领着众人直闯进去，只见房间里头空空的不见一个人，春树高声叫道："客人来了，怎么人都没有，快给我滚一个人出来。"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，早听得房后莺声呖呖转出一个丽人。正是：

春风无恙，可怜白纻之歌；旧雨不来，辜负蓝桥之约。

不知出来的是什么人，下文交代。

第八十九回

闯房间流氓横索诈　　惩无理名士怒挥拳

且说贡春树正在嚷着，叫滚出一个人来，早听得房后莺声呖呖，转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丽人。未曾走到，早有一股香水的味儿，和着那一阵的脂香粉气芬芳馥郁的直透入众人鼻观中来。秋谷见了，知道一定就是阿娟。只见他轻移莲步，慢拢湘裙，直走到贡春树的面前，故意嗔道："阿贡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，啥格滚出来勿滚出来，倪倒一径勦滚过歇，勿晓得那哼格滚法，请耐滚拨倪看看。"说罢，回过头来，把一双俊眼前后左右的四围的飞了一转，方才把手掠一掠头上的鬓发，对着众人笑道："各位老爷请坐哩。"章秋谷听了，便先叫一声好，阿娟又飞了章秋谷一眼道："倪是勿好格，请佴笃各位包涵点。"章秋谷也打着苏州白讲道："阿呀，耐勿要客气哩，依仔倪看起来，是样样好式式好，格末叫好得来呒淘成。"阿娟听了，把头一扭道："好哉好哉，勿要勒浪钝哉，耐格位老爷倍实梗格介。"

秋谷也不再说，只是上上下下的细细的看他，只见他穿一件铁青色摹本缎的皮袄，下面衬着一条品蓝绉纱的裤子，湖色缎子的弓鞋不盈四寸，蛾眉掠月，宝髻堆云；丰彩惊鸿，佩环回雪。那一双俊眼就如一泓秋水的一般，秋剪双瞳，横波欲活，一颦一笑，顾盼生姿，虽然算不得什么倾城倾国的丰神，

却也态度鲜妍，容光飞舞。暗想贡春树的眼力总算不差，但是和昨日的芳兰比较起来，却还觉得差了些儿，赶他不上。正想着，忽听得阿娟开口对他说道："格位老爷尊姓，阿就是章老爷？"秋谷还没有开口，春树在旁边接下去说道："不错，这位就是章老爷。"娟阿道："阿呀，章老爷昨日仔倍勒勿来介，阿贡搭仔几化客人等得来大家格肚皮才要饿杀快，阿是倪间搭小场化，章老爷勿肯过来？"秋谷不等他说完，便指着他的脸道："你这个人，真有些岂有此理。"阿娟听了不懂道："倍格岂有此理，岂有此外介，倪才勿懂啘。"秋谷道："姓贡的和我们一样的客人，为什么你见了他口口声声的叫他阿贡，难道我们就不是客人么？"阿娟听了，对着章秋谷把嘴一披道："阿呀，章老爷，勿要扳倪格差头哩。"

刚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外面许多脚步的声音直拥进来，不由分说，竟一直闯进房内。贡春树和那几个人早吃了一惊，章秋谷不慌不忙，举目看时，只见七八个短衣窄袖的流氓从外面乱闯进来，都是身上单穿着一件皮马褂，敞着了怀，把一条腰带系在外面，一个个揎拳掳袖，怒目横眉，好像要寻人打架的样儿。为首的一个约有三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面目凶横，对着章秋谷一班人点点头道："对不起，你们已经来了多时，如今请你们到外面去坐一坐，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开个心儿。你们要是懂事的，快快的给我出去，万事全休，如若不然，哼哼，那时却莫怪我们粗鲁。"

有几个客人听了那班流氓的口风，明晓得他是有心寻事，一个个心上都怕起来，立起来站在地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要想逃走出去。早听得秋谷大声说道："你们不要害怕，有我在这里一面承当。"说着，便向众人喝道："你们这班奴才，平

空闯进来做什么？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！你们睁开狗眼认认我是个什么样人，不要想昏了你们的头。”章秋谷这几句话儿方才出口，那个为首的流氓，早勃然大怒，高声叫道：“你们看看他倒骂起人来，不给他一个利害，他也不知道。”说着，便俯身下去，在快靴统里头掣出一把冷森森明晃晃的尖刀拿在手内，大踏步走近章秋谷的身旁，睁开两眼，厉声说道：“老实和你说，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来的，你们通共出了一块钱来打个茶围，你们打算要坐到什么时候？老子们有的是钱，今天也要来打个茶围，你们好好的出去，是你们的便宜。”说罢，把手内的小刀用力往桌子上一插，只听得铮的一声，那把小刀插进桌子约有一寸深，这一来，把那几个贡春树的朋友吓得魂飞魄散，骨软筋麻，觉得一股冷气从脚底下直透起来，一个个只吓得浑身乱抖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更兼那一班流氓，耀武扬威七张八嘴的嚷道：“老大，还有这样的工夫去和他讲话？只拖了他们出去就是了。”

章秋谷坐在那里动也不动，只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微微的冷笑。那为首的流氓见了秋谷这般模样，心上焦躁起来，便对着秋谷喝道：“出去不出去？”秋谷微微的冷笑道：“我正要看看你们这班奴才有什么本领，我不出去，看你们这些奴才可有什么法儿。”那为首的流氓，听了章秋谷这般说法，由不得心头火发，鼻孔烟生，抢过来一把抓住了秋谷胸前的衣服，想要撵他出去。早被章秋谷伸出右手，接住了他的手臂轻轻的一拧，这班流氓本来都是些鸦片烟鬼，大风都吹得倒的，那里当得起秋谷的神力，被他轻轻的把手臂一拧，拧得他“阿呀”一声，身不由己的跪在地上。秋谷顺手一送，早把他跌了一个狗吃屎，倒在地下扒不起来。那同来的一班流氓见了，一齐怒

道："什么东西！竟敢这般可恶，我们大家上去打他一顿。"说着，便七手八脚的拥上来。章秋谷见了，觉得实在好笑，慢慢的立起身来，把两手一拦，当头的两个流氓立脚不住，跌倒在地，后面的人看了，就立住了不敢上来。秋谷哈哈的笑道："像你们这般没用的东西也敢出来讹诈？你们胆大的只顾上来。"一班流氓听了，面面相看，不敢动手。那起先跌倒的三个也都扒起身来，呆呆的站在一旁，秋谷对他们说道："你们怎么样，怎么七八个人，一个都不敢上来？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，不要在这里现世，快些给我滚你妈的蛋罢。"那一班流氓听了，不敢开口，只得垂头丧气的出来，连那方才插在桌子上一把小刀都不敢拿，一哄的都走了。

秋谷见他们走了，回过头来看那几位贡春树的朋友时，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，唇青面白。贡春树站在秋谷背后，虽然也有些心上惊慌，却向来知道章秋谷的本事，料想这几个人不是章秋谷的对手，所以也还不至于十分胆怯。只有阿娟一个人见那班流氓拥进门来，早吓得他香汗淋漓，花容失色，不顾三七二十一，四七二十八，连忙趁着大家扰乱的当儿，躲进床背后小房里去，和两个小大姐紧紧的把房门关上，不敢出来。直至章秋谷打退了一班流氓，他在里面听得明白，心中大喜，便开了门出来，对着众人说道："格排杀千刀格强盗坯，也勿知倍格路道，倪拨俚吓得来人野吓杀快。"又对着秋谷说道："谢谢耐帮仔倪格忙，今朝区得耐勒浪倪搭，赛过救仔倪格性命。"秋谷笑道："不要说是这两个人，就是来得再多些儿，也不放在我的心上。"贡春树是见惯的不以为奇，只有那几个人在旁边看着秋谷的样儿，气宇安闲，丰神潇洒，好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般，如今见他三拳两脚的打退了一班流氓，觉得心上十分

诧异，大家都对着秋谷说道："今天幸而秋翁先生和我们同在一起，没有吃他们的亏，如若不然，今天就不可问了。"秋谷也随意谦逊了几句，趁便走过去拉着阿娟的手道："你以后不要叫我章老爷，只要叫我一声二少就是了，不信你问阿贡，我在上海，那些堂子里头的人，都是叫我二少的。"阿娟听了，斜着眼把秋谷一看，只见他朱唇粉面，猿臂蜂腰，举止安详，丰神俊雅，眉宇之间，觉得另有一种英气，奕奕照人。不觉面上一红，别转头去，口中说道："晓得哉，格末就是二少。"秋谷又低声和他讲道："我今天和你打退了这班流氓，你该应怎样的谢我？"阿娟听了也不开口，只慢转秋波，暗中飞了秋谷一眼，横波一转，脉脉含情。秋谷见了，倒把头低了一低，放开了阿娟的手。

回转身来，刚刚同贡春树打了一个照面，春树对着他微微一笑道："你这个人真有些岂有此理，剪别人的边也还罢了，怎么剪起我的边来？"秋谷听了，也笑道："我和你两个人认得了多年，你几时见我剪过朋友的边？难道我章秋谷也和你姓贡的一般，不顾朋友的交情，一味的混闹不成？"贡春树还没有开口，早被阿娟走过来拉着他的手不依道："倍格剪边勿剪边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，倪勿来格。"说着，便坐在春树身上，扯着他一个耳朵，口中咕噜道："倪勿要，耐下转阿要实梗？"春树被他扯住了一个耳朵，扯得他口中叫道："你有话好好的说，不要这般动手动脚。"秋谷对着阿娟笑道："你好好的扯他一下，问他以后还瞎说不瞎说？"阿娟果然听了章秋谷的话儿，用着气力把他的耳朵扯了一下，扯得个贡春树抱着头直跳起来，口中乱叫道："耳朵耳朵，扯掉了耳朵是没有价钱的。"阿娟一面格格的笑着，一面口中说道："倍人叫耐实

梗呀，耐下转阿要实梗瞎三话四哉？”春树脱了阿娟的手，连忙走过一边道：“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，我又不来管你的闲帐，你何必就要这般着急。”阿娟听了，不由的着起急来，红着脸赶过去要和春树不依。春树见了连忙抱着头逃过这一面来，对着阿娟把双手乱摇道：“算了算了，总算我的不是，讲错了一句话儿，我还要留着耳朵摆个样儿呢。”一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起来，阿娟也笑道：“耐自家勿好吮，耐下转阿敢哉？”春树朝着阿娟恭恭敬敬的打了一拱道：“千不是，万不是，总是小生不是。”说得秋谷哈哈大笑，对着阿娟道：“他既然这样的自家认错，你就饶了他罢。”阿娟听了，方才一笑走开。春树见了，又拍着手道：“到底章二少说的话儿，比我灵应得多。”阿娟瞅了春树一眼道：“狗嘴里勿会出象牙，倍人来理耐呀。”春树正要开口，秋谷止住他道：“时候已经不早，叫他们摆起台面来罢。”春树听了，便和阿娟说了几句，两个大姐走过来调开桌椅，摆上菜来。原来苏州的规矩，私窠子是没有什么摆酒不摆酒的，有时候客人要摆酒请客，便自己去叫菜。今天这一席菜是贡春树在三雅园叫来的，肴馔十分精致。正是：

桃花春水，谁家有蛱蝶之图？珠箔银屏，何处是天台之路？

要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

银汉仙槎刘郎惆怅　　秋风莼菜张翰归来

上回书中说着章秋谷和贡春树在阿娟那边晚膳，一时间觥筹交错，履舄纵横。那几个客人，也每人叫了一个和阿娟一样的开门的私娼，只有秋谷不认得这些人，无从叫起。贡春树要和他代叫一个，秋谷执意不要，也就罢了。当下开筵坐花，飞觞醉月。直闹到三更左右，方才散席。大家都辞了主人先走，只有秋谷和春树两个人，已经微微的有些醉意，还坐在那里。只见阿娟走过来和春树咬了一回耳朵，春树沉吟一回道："一时找不出地方，搬到那里去呢？"秋谷听了，不晓得他们说的什么，便问着春树道："什么搬不搬的，你们那一个要想搬家？"春树听了，便把这里头的情形和秋谷讲了一遍。

原来苏州地方的规矩，一班堂子里头的倌人，开着一个门面，每每有许多地方上的流氓，跑到堂子里头去想他们的好处，一班倌人见了这一班流氓，一定要送他几块钱，还要对着他们说上许多好话，方才肯好好的出去。如若不然，这班流氓就要糟塌他们的房间，得罪他们的客人。这班客人，都是一班有身家的，见了这班流氓如何不怕？自然大家都吓得不敢再来。这些流氓一味的拼命混闹，闹得一个天翻地覆，一定要拿着了钱才罢。除了租界上的堂子，这班流氓怕吃巡捕官司，不敢去闹。其余城里城外的那些开堂子的人家，都是他们的衣食饭碗。这些倌

人见了那班流氓，没有一个不是怕得心惊胆战，非但一毫不敢得罪，而且还要好好的敷衍他们。若是那一班半开门的私娼，本来没有多少客人走动，这班流氓要是不知道，也就没有法儿，万一个给他们打听了出来，一定也要带着几个人进来啰唣，想要讹诈客人们的钱。阿娟住在这个地方还不到一年，所以起先他们还不知道阿娟是个私娼，如今被他们晓得了风声，便大家闯进来想些好处。不料刚刚碰着了章秋谷，非但想不着好处，倒反吃了一个大亏，但是一时间虽然有个章秋谷挺身出来把他们打退，慢慢的他们一定要来翻本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章秋谷不能常常的在这里保护他们，只剩了阿娟一个人，那里受得他们的糟蹋，所以阿娟和春树计议要想搬到阊门马路上去，做个么二住家。春树想着，一时找不出这样的一处房子，有些踌躇起来。

当下春树和秋谷说了这个缘故，秋谷想了一想道："也不必搬到城外去，你不是有几间房子在胥门里头么？现在正还空着没有人住，你何不就借给他住了，将来有起事来，你是个房主人，也可以出来讲话的。"春树想了一回，点一点头道："这个主意倒也不差，只得暂时搬去，避过他们的耳目也就是了。但是这班流氓地痞是到处有的，万一搬了过去，又有人去吵闹起来，这便怎么样呢？"秋谷道："那倒不要紧，只要客人们出进的时候自己小心些儿就是了，那里顾得许多，就使再有流氓闹事，你如今是他的房东，也可以出来说几句话的。"春树听了，觉得秋谷的话不差，便打定了主意，又和阿娟说了些体己的话儿。秋谷要催着他回去，春树道："时候已经不早，我们大家在这里借个干铺罢。"秋谷听了，拿出表来看时，果然已经三下多钟，便依着春树在阿娟那边借了一夜干铺。

到了明天，贡春树要请章秋谷到仓桥浜高桂林家吃酒，曾

太史和邓太史两个人又写了一封信出来，约秋谷进城吃饭，秋谷一概都回了不去，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两位太史公，只说已经动身回去。秋谷自己一个人却走到道前街巷内楚公馆的大门外面，来来往往的走了数十余次，要想候着芳兰出来，见他一面，再续前缘。那里知道呆呆的等了多时，只看见有几个家人出入，连芳兰的影儿也看不见。一直等到二更以后，方才无精打彩的回来。到了第二天，又去那里候他，刚刚走到楚公馆的门口，心上吃了一惊，只见大门上挂着红绸，中间的屏门开着，大厅上点着灯烛辉煌的，却静悄悄的不见有什么人。秋谷在门外踱了一回，想不出什么原故，见门口没有人，便轻轻的蹑步走进，早听得有几个人的声音，在门房里头谈论得十分热闹。秋谷侧耳听时，只听得一个人的声音说道："我们老爷做起事来，总有些鬼头鬼脑的，不知道是个什么原故。你们想今天小姐出嫁总算一件喜事，为什么要这般藏头露尾的不叫同寅们知道，好像把小姐送给人做姨太太的一般，你想可奇怪不奇怪？"秋谷听了这几句说话，心上好似触着了电气的一般，再仔细的听下去时，又听一个人说道："我们老爷真是瞎了眼睛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去配给这样一个姑爷，又黑又丑，还是一脸的大麻子，走起路来一只脚又有些拐的，老爷不知怎样的平空拣中了他，不知小姐看了这样的姑爷，心上怎样的烦恼呢？"说着，又听得一个人接下去大声说道："你们讲的都是些隔壁帐的话儿，我们老爷拣中这个姑爷，难道是拣他的才貌么？我们老爷的性情本来是势利不过的，见了他有财有势，所以连忙把女儿嫁他。将来一则好问他借几个钱，二则还好靠着他的势力，自己弄个差使。只可惜我们小姐这样的才貌，却嫁着了这样的人，真是好块肥羊肉掉到狗口里去了。"众人

听了，哈哈的笑起来。章秋谷听到这里，心上早明白了七八分，觉得一股酸气从丹田底下直冲到鼻子里来，一个心乱七八糟的也不知是什么味儿，也不再听下去，大踏步走了回来。真个是：

银汉仙槎，桃花人面；牵牛西北，孔雀东南。凄凉巫峡之云，懊恼高唐之梦；红楼隔雨，魂销娄尾之春；珠箔飘灯，肠断相思之字。

章秋谷当下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回来。春树见了，问他为什么这般模样，秋谷懒懒的也不开口，便上床睡了。这一夜的千般别恨，万种离愁，螺肠九回，珠丝百结，思佳人而不见，望秋水兮潆洄，这些情事，也不必去提他。

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动身的时候，预先和太夫人说明，说到苏州去一两天就回来的，如今在苏州一连耽搁了五天，还要想到上海陈文仙那边去打个转身，算起日子来，已经十分急促，便别了贡春树，立刻上了轮船往上海去。轮船走了一夜，天还没有亮就到了上海。秋谷在大餐间里头，直睡到八点钟方才起来。一直赶到陈文仙那里，文仙迎着笑道："我只道你今年不来的了，你倒居然没有失信，你们府上太夫人和少奶奶怎么倒都肯放你出来？"秋谷把别后的事情，约略告诉了陈文仙一遍，只瞒了苏州的事情没有提起。秋谷坐了一回，便问起陈文仙年底有多少开销，陈文仙屈着指头算了一算道："这里倒没有什么开销，就是年底下要用几个钱也看得见的，倒是那些店家的店帐，以及你堂子里头的酒帐局帐，只怕通算起来，倒也不少呢。"秋谷故意假作吃惊的样儿，口中说道："我这一次来一个大钱都没有带，这便怎么样呢？"陈文仙瞪了秋谷一眼道："你看你看，又来了，这样的假话只好对着人说上一次两

次，人家或者还有些相信你的话儿。到了后来，听得惯了，耳朵里头的老茧都听了出来，那里还有人相信？我劝你不要这样的装腔作势罢。”

秋谷听了，自己也好笑起来，便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张一千块钱的银票，交给陈文仙道：“我今天就要动身回去，一班朋友那里我也不去惊动他们，还有那些店帐和堂子里头的帐，我核算起来，大约差不多也要七八百块钱，你等他们来了发票，便一一的和他们算清了，省得拖欠他们的钱。堂子里头，这一节本来不多，只有公阳里的陆丽娟，西鼎丰的梁绿珠，有几台酒几个局，你叫车夫去抄了局帐来，就叫车夫送去。我今年自从娶你进门以后，堂子里头没有去住过夜，所以没有欠什么钱。”陈文仙看着秋谷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只怕不见得这样的克己罢。”秋谷也笑道：“看你这个样儿，难道要我跪下来，赌一个咒不成？”陈文仙道：“你们男人差不多大家都是这个样儿，见了家里头妻妾的面，一味的甜言蜜语，拼命哄骗，等到转过身来，便把方才的话儿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”秋谷道：“我向来不会骗人的，你看我平日之间可曾骗过什么人？况且你又不是一味吃醋不通道理的女人，我又何必要骗你呢？”陈文仙听了笑了一笑，也不开口。秋谷又问他新年里头要钱用不要钱用，陈文仙道：“我一个人住在上海，要用什么钱？自从你回去以后，我通共止出了一回门，是出去买洋货的，连马车都没有坐过一趟，你不信，只看那马车行的帐单就是了。”秋谷听了，心上十分欢喜，却故意说道：“新年上没有什么事儿，虽然我不在上海，你一个人也好出去坐坐马车，吃吃大菜，或者戏园子里头去听听戏，借此消遣消遣开个心儿，不要呆呆的坐在家里，闷出病来倒不是顽的。”陈文仙道：“我本来不喜

欢这些顽耍的事情，况且你不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出去有什么兴趣。”秋谷听了陈文仙这般说法，自然甚是放心，匆匆忙忙的叮嘱了陈文仙几句，便上了原来的轮船，赶回苏州。又趁上常熟的轮船，回到家里，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了。太夫人见秋谷回来，不免还要埋怨他几句，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，秋谷随口掩饰了几句，便过去了。秋谷到了家里，少不得要料理些年事，到了新年上又要出去拜年，还有许多亲戚请秋谷去吃年酒，一连应酬了半个月，方才清静些儿。

光阴如驶，日月如飞。早又过了一个二月，这位章秋谷在家里住得腻烦起来，勉强过了一个三月，实在忍不住，便又告禀了太夫人要到上海去散散心，顺便算些帐目。太夫人心上本来不愿章秋谷出去，但是眼见他恹恹悒悒的过了一春，提不起一些高兴，恐怕他闷出病来，便轻轻易易的一口应允。秋谷大喜，便急急的赶到上海来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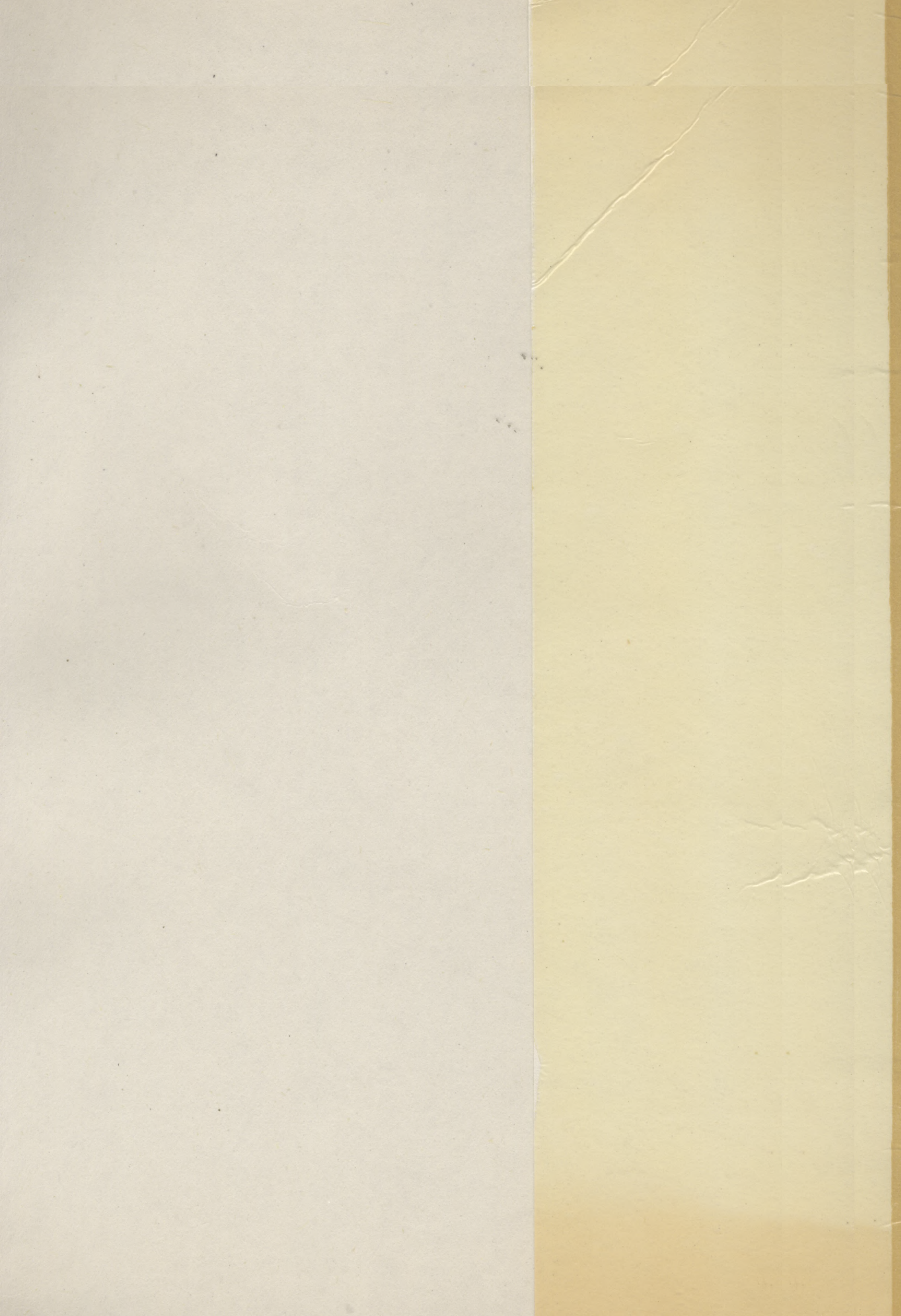
桓司马重来灞水，风景依然；习凿齿再到襄阳，山河无恙。

不知章秋谷到了上海，又有什么事情，下文交代。

（本卷校点者：王继权、贺圣遂、钱振民　责任编委：周榕芳）

中国近代小说大系

书　　名　九尾龟（上）
作　　者　漱六山房
出版发行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（南昌市新魏路5号）
经　　销　江西省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　江西新华印刷厂
开本850×1168　1/32　印张20.625　插页7
1991年3月第1版　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字数460,000　印数1—5,050册
ISBN7-80579-098-1/I·80
定　　价　9.30元



ISBN 7-80579-098-1/I·80
定价：9.30 元